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五輯

外紀

十四

第十四册目錄（總第134册）

心世ヲ

滅國四十

四傑

耶律楚材

興一利不若除一害

琴劍書史耳

庸奴爲之

與金絶

太祖遺策破金

漢土歷代

二十一史略卷之六

言梁　藤田久道　編次

岳陽　增田貢　校正

元（自世祖庚辰宋亡始一統、終順帝丁未、十主共八十八年。○自太祖丙寅起至世祖己卯、凡帝七十四年、共一百六十二年）

太祖姓奇渥温名鐵木眞蒙古（先號[illegible]）部人建元法天啓運聖武在位二十二年壽六十歲○太祖能用兵滅國四十平西夏定疆域臣如木華黎博爾朮博爾忽赤老温太祖號爲掇里班曲律（猶中國言四傑也）○耶律楚材者初仕金降于元文事武備罕與倫比太祖傾心任之楚材嘗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其卒也家藏惟有琴劍書史而已○先是蒙古嘗貢歲幣于金金主使衛王允濟受其貢太祖見允濟不爲禮允濟怒會金主殂允濟嗣位有詔至元太祖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此等庸奴亦爲之耶自是與金絶及病革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難以驟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許我我乃下兵唐鄧直擣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千里赴援人馬疲弊破之必矣言訖而瞑後太宗卒用其策以破金

太祖殂

有天下之二

賦簡刑清

晩年不振

中外離心

謝枋得死節

老母在堂

識休觀節

可愧不忠者

太宗名窩闊台太祖子在位十三年○太宗遵太祖遺命恃太弟拖雷約宋滅金有天下三分之二信任楚材崇儒興學賦簡刑清號稱太平惜晩年不振遂致奸人弄柄皇后竊權

定宗名貴由太宗子在位六年○時太宗后乃馬眞氏當朝四年尚未立帝定宗任事不三年政皆決于后海迷失法度不一中外離心

憲宗名蒙哥太祖之孫拖雷之子也在位九年

世祖名忽必烈憲宗之弟即位十九年始滅宋一統建元中統至元又十五年共在位三十四年壽八十歲○魏天祐執宋臣謝枋得至燕五日而卒初枋得與程雪樓書略云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其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老母在堂耳先妣今年棄世苦塊餘息心死形存忠臣論事必識大體君子取人先觀大節執事不可稱非其人而孤大元求才之意也又與魏容齋書略云上有堯舜下有巢由上有湯武下有隨光夷齊惟願速死與周夷齊漢

人與文遜文山
徵趙孟適等
熊禾不仕
葉李優劣
劉因不仕

龔勝同垂青史可以愧天下後世為臣不忠者(鄒叔子云書辭失體元為周武雖為尚紂耶予觀其全書辭氣亦弱即同垂青史數語殊涉矜張疊山之人與文較文山稍遜矣)○帝素聞趙孟適葉李名至是遣程文海(學士)訪求人才諭必致此二人文海復薦趙孟頫(宋宗室)及吳澄揭奚斯楊載虞集等帝皆擢用時徵熊禾獨不赴禾力學授徒學者稱勿軒先生○帝嘗問留夢炎葉李優劣于孟頫孟頫優留而黜李帝曰夢炎為狀元官至宰相當賈似道誤國依阿取容李以布衣伏闕上書是賢于夢炎也(孟頫之顏赧矣)○帝徵劉因為贊

精義不止此
靜修
人心如板
太子眞金卒
安童伯顏許衡等

善太夫因辭歸因天資絕人初為經學究訓詁註釋之說歎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邵程朱之書一見即曰我固謂當有是也愛諸葛亮靜以修身之語扁所居曰靜修(丁氏曰許衡吳澄仕元君子少之獨劉因不仕)○太子眞金嘗問王恂以守心之道恂曰嘗聞許衡言人心猶印板板本不差雖摹千萬紙皆不差太子仁孝恭儉中外歸心既而阿合馬之黨謀危太子太子憂懼而卒○帝御極以來安童為相伯顏典兵許衡姚樞廉希憲王磐竇默等後先登用○許衡嘗語其子曰我

學者以治生為先務
商賈可為
定曆
完澤不忽木

死後勿請謚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及卒從其治命(衡之言亦自知其仕之非也)衡又言為學者治生最為先務苟生理不足則于為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作官嗜利者殆亦窘于生理之所致也(衡嘗謂士君子當以農務為生商賈雖為逐末亦有可為果處之不失義理或以姑濟一時亦無不可)○帝定授時曆製渾天儀(郭守敬製)通海運(以海盜朱清張瑄為之)開通惠河○帝欲用不忽木為相不忽木曰完澤可尚者籍阿合馬家其賂遺近臣皆有簿籍惟無澤名澤又嘗言桑哥為相必敗國事今果如其言是

好遠征
犯日本
封僧人貶孔子
元氣索
蠲租

以知其可也○帝好遠征如雲南交阯高麗八百媳婦連年用兵悉皆臣伏又發大兵犯日本北條時宗擊破之十萬兵生還者僅三人而已○帝封僧人為帝師貶孔子為中賢分江南人為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貴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後之者卑之也)自寵任桑哥等鉤考錢穀元氣已索頻年征討民不聊生矣

成宗名鐵木耳世祖太子眞金之第三子也改元元貞大德在位十三年壽四十二歲○帝詔蠲租江浙省臣言貧者佃富人之田歲輸其租令

恩及富室　建寺五臺山　李元禮不可者五　財不天降　福不祈而至　郭守敬

所鐲特及田主其佃民輸租如故是恩及富室
而不被貧民也宜令佃民當輸田主者亦如所
鐲之數詔可○太后建寺五臺山將臨幸御史
李元禮疏言不可者五騎從經過蹂山禾稼一
也親勞聖體經冒風日二也天子舉動必書簡
冊書而不法何以垂後三也財不天降皆出于
民勞民傷財四也佛以慈悲為教不須供獻今
太后為民求福而先勞聖體使天子曠定省之
禮五也伏望回轅中道端處深宮不祈福而福
至矣○時欲開鐵幡竿渠郭守敬議須廣七十

郭太史真神人　禁釀酒　仁山先生　進封孔子　阿沙不花

步執政吝費縮其廣三之一明年大水渠不能
容漂没人畜無算帝謂省臣曰郭太史真神人
也○御史請禁諸路釀酒○蘭谿處士金履祥
以學于王柏何基得朱熹之傳居仁山下學者
稱仁山先生○帝末年寢疾宮闈預政宰執擅
權是時妖異疊見

武宗名海山世祖之孫改元至大在位五年壽三
十一歲○帝加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阿
沙不花相見帝容日悴乃進曰八珍之味不知
御萬金之身不知愛惟麯糵是好姬嬪是耽是

兩斧伐枯樹　蕭先生　宦者為大司徒　仁慈重士　郝天挺　陳七事　不喜珠璣

猶兩斧伐枯樹未有不顛仆者也○處士蕭𣂏
力學三十年不求進有鄉人暮行遇盜詭曰我
蕭先生也盜驚愕釋去○帝加宦者李邦寧大
司徒

仁宗名愛育黎拔力八達武宗之弟改元皇慶延
祐在位九年○仁宗恭儉仁慈尊賢重士誅戮
羣奸權不下移○郝天挺御史陳七事曰惜名爵
抑浮費止括田久任使禁奸邪獎農務本勵學
養士○有言賈人售美珠者帝曰我服御雅不
喜飾珠璣生民膏血不可輕耗汝等當廣進賢

宦者為大學士　四時躬享　赦不可屢下　忽都魯兒　拜住　櫛風沐雨

才不可以奢靡相導○帝加宦者續元暉昭文
館大學士是仁宗之失也

英宗名碩德八剌仁宗之子改元至治在位三年
○帝將以四時躬享太廟命禮官議禮詔曰追
遠報本之道毋以朕勞于對越而有所損乃備
法駕服袞冕恭詣太廟行禮時廷臣言祀禮畢
宜赦帝曰赦不可屢下也殺人獲罪死者何辜
○忽都魯兒學士譯進大學衍義帝曰修身治國
無踰此書○帝謂丞相拜住安童孫也曰朕幼冲嗣
業錦衣玉食何求不得惟我祖宗櫛風沐雨曾

三畏　槃圓水圓　卻七寶帶　張養浩直諫　殺諫臣觀音保　鐵失弒帝　誅鐵失等　受佛法

有此樂耶卿元勲裔當無忝爾祖拜住曰創業維艱守成不易陛下委臣以大任臣有三畏畏辱祖宗畏天下事大識見未周畏年少不克負荷帝嘗問今亦有唐魏徵之敢諫者乎對曰槃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帝善之○有獻七寶帶者因侍臣以進帝曰朕登大位不聞卿進賢而為人獻帶是以利誘朕也卻之○帝欲以元夕張燈張養浩中書諫曰宮掖嚴邃亟宜戒慎帝怒既而曰非張希孟字養浩不敢言命罷之賜幣以旌其直

○時敕建西山佛寺觀音保御史以東作方興上書極諫帝殺之○帝任法無私果于誅戮於是奸黨不自安值帝自上都還駐蹕南坡鐵失等殺拜住遂弒帝于行幄

泰定帝名也孫鐵木兒世孫曾孫也改元泰定致和在位五年○帝初封晉王及英宗遇弒以文廟入繼帝統帝既立誅逆賊鐵失等以揚朶兒觀音保皆忠臣為奸逆所戕槩予恩恤○帝受佛法于帝師是時災異屢見

明宗名和世㻋武宗長子在位八月○初武宗傳

鐵木迭兒奸　燕帖木兒誅逆　大兄在北　圖帖睦爾弒明宗　迎西僧　孛术魯翀　儒人師　范梈

位于弟仁宗約以次傳之和世㻋仁宗崩奸相鐵木迭兒固位取寵議立仁宗子英宗乃封和世㻋為周王出鎮雲南仍居北部封武宗次子圖帖睦爾為懷王出鎮海南後徙江陵泰定崩丞相燕帖木兒謀逆迎圖帖木爾襲位圖帖木爾詭辭曰大兄在北當有天下必不得止當明著朕志布告中外以揖位之意於是遣使迎明宗明宗即位于和寧遣使立圖帖睦爾為太子明宗次于旺忽察都圖帖睦爾入見明宗暴崩圖帖睦爾弒之也圖帖睦爾襲位是為文宗

文宗名圖帖睦爾明宗之弟改元天曆至順在位五年○帝以西僧輦真吃剌思為帝師命朝臣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為動惟國子祭酒孛术魯翀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予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笑而起衆為悚然○以張養浩為曹室御史中丞尋卒養浩自幼能行義勤學業○范梈工詩文歷官清正謹身守法蔬食水飲泊如也

寧宗名懿璘質班明宗之子初封鄜王年甫七歲

燕帖木兒横　順帝　雨毛雨血　張寛　黒鷹豕食　許謙　吳萊　作文如用兵　貶伯顔　巙巙　修史

在位二月而殂。未改元。

順帝名妥歡帖睦爾。明宗長子。改元元統至元至正。在位三十六年。○先是。燕帖木兒挾震主之勢。肆行無忌。取泰定后為夫人。女伯牙吾氏為順帝后。弟撒敦為榮王。撒敦之子唐其勢。叉伯顔相殺之。是時天示奇變。雨血。著衣皆赤。雨毛。如線。民謠云。天雨線。民起怨。中原地事必變。○武陟縣禾將熟。有蝗自東來。縣尹張寛祝曰。寧殺縣尹。毋傷百姓。俄有黒鷹群飛。豕食之。○許謙制行甚嚴。應世有道。介而不矯。通而不隨。身

在草萊。心存當世。其教人以五性人倫為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為先。○吳萊以著述為務。嘗云。作文如用兵。兵有正有奇。正者法度也。奇者不為法度所縛也。○伯顔專權。其從子脫脫憂之。乃與帝謀。貶伯顔于南恩州。死于路。○巙巙學士勸帝務學。一日帝閲宋徽宗畫稱善。巙巙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事。曰。獨不能為君耳。宜其身辱國破也。○帝詔修遼金宋三史。以脫脫。歐陽玄。掲傒斯等為總裁官。脫脫嘗問掲傒斯曰。治道何先。曰。儲才為先。養之于學

以回天意　虞集　論海運　萬夫耕　兒暴長　石人一隻眼　劉福通等作亂　張士誠起兵　明太祖起兵　陶安　陳友諒陥安慶余闕死之　蝗落塹平　宋濂　劉基　徵海運糧

望未隆之時。用之于周密庶務之後可也。○朱公遷翰林勸帝親賢遠佞。以回天意。公遷用力于聖賢之道。時黄溍學士最少許可。特敬愛公遷。○虞集學士學探本源。其經綸之妙。一寓于文集。論海運曰。東南運糧。實竭民力。今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宜築堤捍水為田。富民欲官者。合其衆分以地。以萬夫耕。命為萬夫長。以千夫耕。命為千夫長。三年而征其税。則可以省海運矣。○棗陽婦人張氏。生男甫周歳。暴長四尺許。先是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黄河天下反。及開河果

得隻眼石人。時役民開河。民思亂。○妖人劉福通等作亂。以紅巾為號。○泰州張士誠起兵。據高郵。○明太祖起兵。耆儒陶安獻言曰。方今豪傑並起。攻城屠邑。非有撥亂救民之心也。明公應天順人。天下不足平矣。○陳友諒陥安慶。余闕孤軍不支。自經死。闕妻及子女皆赴井死。○關中等處蝗飛蔽天。人馬不能行。蝗落溝塹盡平。民大飢○明太祖兵克處州。有薦劉基宋濂者。即以書幣徵之。創禮賢館處焉。○帝遣使以御酒龍衣賜張士誠。徵海運糧。自是士誠每歳運十萬石。

陳友諒稱帝 張士誠稱王 友諒敗死 明太祖建國曰吳 弘吉剌氏殂 陳友定 執張士誠 順帝北去 應昌捷 布衣起兵 朱升

至京○陳友諒稱帝國號漢張士誠自稱吳王○明太祖與陳友諒大戰于鄱陽湖友諒敗死其子陳理走據武昌是役也用火攻友諒弟友仁等皆焚死○明太祖建國號曰吳陳理降徐達（公）等勸進太祖即吳王位諭達等曰禮法立則人志定建國之初此為先務○皇后弘吉剌氏殂后以禮法自持嘗從帝時巡上京次中道帝遣内官傳旨欲臨幸后辭曰夜暮非至尊往來之時帝賢之○明遣湯和（將軍）攻福建克之元陳友定死之○明徐達常遇春大破元兵於洛水北元梁王阿魯温以河南降○明兵執張士誠以歸○明太祖兵至通州帝集后妃太子議避兵夜半開建德門出居庸關北去明年駐應昌府未幾殂明兵襲應昌皇孫買的里八剌及皇妃寶玉皆被獲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從數十騎遁去

明（傳十五帝共一百七十六年）

太祖姓朱名元璋句容人以布衣起兵代元都金陵建元洪武在位三十一年壽七十一歳○帝召朱升（學士）問策升曰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

以不殺人為本 君臣相保難 立東宮官 求遺書 定律令 立法貴簡 諭縣官 修女誡 不許宦官預政

馬皇后嘗謂帝曰方今豪傑並爭雖未知天命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為本帝嘗謂侍臣曰朕念皇后起布衣時同甘苦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也罷朝因以語馬后馬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馬后又嘗謂帝曰法屢更必弊法弊則姦生民數擾必困民困則亂生○帝立東宮官謂詹同（尚書）等曰連抱之木必以授良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舉賢任才立國之本也○帝求遺書嘗曰吾每于宮中無事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也○帝命劉基（中丞）陶安（參知政事）等定律令諭之曰立法貴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奸貪之吏得以夤緣為奸非良法也○時天下府州縣官來朝陛辭帝諭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要在安養生息之惟廉者能約己而利人貪者必朘人而厚己當深戒之○帝命朱升修女誡謂之曰治天下者修身為本正家為先后妃雖母儀天下不可使與政事政由内出未有不為禍本者○帝禁宦官不得典兵預政并制内侍不許讀書識字（不數傳而王振汪直劉瑾魏忠賢輩預政典兵）

尚古文　常遇春　元史成　鐵冠道人　楊憲　無相器

梵設圖于闍寺祖宗之訓其可忽哉○帝謂詹同曰古人為文以明道德通世務自令翰林為文毋事浮藻○常遇春公初依大盜劉聚為聚所愛重聚鹵莽無遠志遇春薄之遂歸帝遇春所向輒捷自言能將十萬横行天下人稱常十萬○元史成帝疏張中十事命宋濂作傳中精數學從帝在軍中言未來事無不奇中嘗戴鐵冠人稱鐵冠道人○帝欲以楊憲為相劉基誠意伯與憲素厚以為不可帝怪之基曰宰相者持之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憲有相才無相器帝曰

譎危素　黄昮死　危素不死　謂文天祥來　三事未了

無踰先生基曰臣疾惡太深又不耐煩劇○危素與黄昮幼同學元末素官學士昮官待制徐達大將軍克燕京素與昮約死于難昮投井死素走報恩寺亦投井寺僧挽出之素因不死達乃以素歸帝以為學士一日帝坐東閣側室素至履聲橐橐徹簾内帝問為誰對曰老臣危素帝曰是爾耶朕將謂文天祥來也素惶恐頓首帝曰素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看守余闕廟去遂謫素和州逾年素卒○帝欲征沙漠謂諸將曰今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一歷代傳國璽在

懸々一璽　劉基卒　天子氣　吾子房

元未獲懸懸一璽何也二統兵王保保未擒三元太子不聞音問○胡惟庸相素恨劉基基善相地以談洋有王氣欲圖為祖基請加重辟帝不聽但奪基禄已而基卒基通天文元末舉進士授高安丞未幾投劾去嘗遊西湖見異雲起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我當輔之人以為狂基歸田著郁離子十卷帝定金華基陳時務策帝嘗曰伯温基字吾子房也正德間賜詔曰劉基學為帝師才稱王佐孔明之任豈聞人言敬與之謀不負所學占事考祥明有徵驗運籌畫策動中機宜渡江策士無雙開國文臣第一受爵辭祿懷辭金蹈海之風成功不居從辟穀

胡惟庸伏誅　醴泉湧　内史雲奇　臂將折指第　械宋濂　置錦衣衛　僧道衍

封留之請可謂明哲允矣靖貞特贈爾為太師諡文成○胡惟庸謀逆誑言所居第井中醴泉湧出邀帝往觀駕出西華門内使雲奇衝蹕道言狀氣方勃舌駃不能達意左右撾捶亂下右臂將折猶指惟庸第帝悟登城望其第刀槊林立即發兵掩捕磔于市株連死者無算宋濂學士之孫宋慎亦坐胡黨誅並械濂至京欲誅之馬皇后救之得發茂州安置○帝置錦衣衛及鎮撫司凡有重囚下衛司推勘○帝詔選高僧入待諸王命道衍往燕王府道衍姓姚名廣孝祝削也髮妙智庵通兵機靖難

李文忠　善惡之報　解縉　虎圖詩　賜李善長死　求張三丰　語本忠孝　去孟子配享　錢唐　彭友信　虹霓詩

兵起皆廣孝所贊成也○李文忠公帝甥也從帝徵討屢建奇功文忠卒子景隆襲封○侍臣有言善惡之報多爽者帝曰為惡或免于禍然理無可為之惡為善或未蒙福然理無不可為之善○庶吉士解縉嘗草封事萬言帝嘉之又召其父至諭之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晩成其以爾子歸益進其學靖難後成祖召縉入閣辨事仁宗在東宮火成祖歎適成祖出虎顧衆彪圖令縉題句縉題曰虎為百獸尊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歩一回顧成祖見而生感○帝大殺京民之怨逆者李善長請免其親戚數人帝怒賜善長死復命楊靖肅清逆黨殺功臣十九家○帝詔求仙人張三丰三丰入武當山修煉浩浩自如時稱為張邋遢對人或終日不語語則皆本忠孝或數月不食一食升斗輒盡○帝以孟子草芥寇讎之說太甚欲去孟子配享且命金吾射之錢唐尚書袒胷受箭曰臣得為孟軻死帝命醫療其箭瘡孟子配享得不廢○彭友信以貢至京遇帝微行占虹霓詩二句云誰抱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天腰命友信續之友信應聲曰玉皇昨夜鑾輿出萬里長空駕綵橋明日召入朝授北平布政司

竄吳從權　胡瑗教授　太子薨立允炆　藍玉伏誅　年老狥教　置鐸及鼓　福壽死節　淮右布衣　齊泰黄子澄參國事　方孝孺　取周翦燕　燕齊告變

○學政吳從權等至京帝問民間疾苦皆對曰守職在學于民事無知帝曰胡瑗為教授教以治兵治民等事汝所教何事耶其竄之極邊為學校戒○太子薨立允炆為皇太孫以黄子澄修撰待東宮講讀○蔣瓛指揮告藍玉公謀反磔玉于市坐黨死者二萬人○帝命天下人民每鄉里各置木鐸一選年老者每月六次持鐸狥于路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郷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又令每村置一鼓遇農種時月清晨聞鼓聲皆會田所及時力田○帝停遼東海運詔議屯田法○初元御史福壽死節帝禮葬之○帝以淮右布衣託身皇覺寺倡大義入濠遂成帝業真天授也

建文帝

建文帝乾隆元年追謚建文帝為恭閔惠皇帝名允炆太祖之孫改元建文靖難兵南下遜位在位四年○帝以齊泰黄子澄参國事以方孝孺直文淵閣○廢周王橚太祖第五子為庶人時有告周王與燕湘代岷四府謀不軌者帝召子澄泰謀之泰欲先削燕子澄曰宜先取周翦燕之手足燕乃可圖也○時燕齊皆有告變者帝問子澄曰孰當先討對

圖燕　曾鳳韶卓敬　北平彊幹　燕王還國　高煦無賴

曰宜亟討燕召泰問曰燕王善用兵討之計將
安出對曰但以防邊為名發軍戍開平其燕府
護衛精鋭悉調出塞去其羽翼無能為矣帝然
之○燕王入覲登陛不拜曾鳳韶（御史）劾燕王不
敬帝弗問卓敬（侍郎）密奏曰燕王酷類先帝北平
者彊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封南昌以絶
禍本帝不聽已而燕王還國○太祖小祥燕王
遣世子高熾及高煦高燧入臨齊泰請留之子
澄不可世子兄弟皆徐輝祖（公）甥也輝祖亦請
留之且言高煦無賴他日必為大患帝竟遣還

取良馬去　罪湘齊代　燕王稱兵靖難　斬昺貴　張信母　法周公

高煦陰入輝祖廐中取其良馬馳去○廢岷王
楩執湘王柏柏闔室自焚又廢齊王榑幽代王
桂○命宋忠（都督）率兵三萬選燕府護衛精鋭悉
隷麾下屯開平密勅張昺（侍郎）謝貴（都督）圖燕燕靖
難兵起矣時昺貴圍府弟燕王以計擒斬之先
是齊泰以張信（指揮）為燕王所信任密勅信執燕
王信以告母母曰汝父嘗言王氣在燕分不可
也信乃具告燕王燕王乃誓師（去建文年號仍稱洪武三十二年）
言欲法周公輔成王上書請誅齊泰黄子澄
於是帝命耿炳文（侯）等帥兵北征赦程濟出獄

不殺叔父　真定大敗　趙括復見　李景隆敗　鐵鉉

充軍師帝諭諸將曰昔蕭繹舉兵入京令其下
曰一門之內自極兵威不祥之極今爾將士與
燕王對壘務體此意毋使朕負殺叔父之名炳
文與燕王戰于真定大敗於是子澄薦李景隆
代之燕王聞之呼景隆小字曰李九江膏粱豎
子耳趙括令復見矣燕兵攻大寧景隆敗子澄
等匿不以聞○景隆與燕王戰白溝河平安（指揮）
瞿能（都督）直前搗陣燕王馬三被創瞿能幾及之
會旋風起南軍亂景隆大敗適鐵鉉（參政）自臨邑
還悉力捍禦事聞擢鉉兵部尚書召景隆還朝

盛庸　張玉没陣　夾河大敗　藁城大潰　謫齊泰黄子澄　息兵書　不可紿三尺兒

以盛庸（都督）代景隆總兵事○盛庸鐵鉉等與燕
王戰于東昌庸軍圍燕王數重朱能（燕指揮）突圍
翼王出張玉（燕指揮）没于陣燕王大慟○盛庸與
燕兵戰于夾河會北風起飛沙漲天庸大敗○
燕王又與吳傑戰于藁城會大風起發屋拔樹
南軍大潰（白溝夾河藁城燕凡三得風勝）○帝謫齊泰黄子澄
（實使出外募兵）諭燕罷兵燕王乃上息兵書帝遣薛嵒
（少卿）齎報書往燕師燕王問嵒臨行上何言嵒曰
上言殿下旦釋甲謁孝陵暮即旋師燕王曰嘆
是不可紿三尺兒嵒不能對左右欲殺嵒燕王

父子兄弟可間　許王世子　誣世子　幾殺吾子　建庶人

令護嵩歸○時師老餉匱方孝孺言于帝曰燕父子兄弟可間也世子見疑王必北歸王歸而我事濟矣帝善之乃作書許王世子燕地遣張安(千戶)如燕世子得書不啟封遣人押安俱至王所時黃儼(燕官)素附高煦即馳使告世子且反燕王疑之問高煦煦曰世子固善太孫語未竟書至燕王啟視歎曰嗟乎幾殺吾子○皇少子文圭生(靖難後廢為建庶人幽于中都廣安宮之鳳陽年已五十餘矣出禁目不識牛馬)○燕兵日南徐輝祖奉命援山東與何福(總兵)等大破燕兵俄而召輝祖還

執李景隆　大兄洞見　京師陷　馬后死　建文出亡

何福孤軍無援卒敗于靈璧○燕王誓師渡江帝召方孝孺問計孝孺即班中執李景隆請誅之曰壞陛下事者此賊也帝遣諸王如燕師請割地講和燕王曰諸弟試謂斯言誠偽諸王曰大兄洞見之矣○燕兵薄金川門李景隆開門迎燕王入城徐輝祖迎戰敗績帝命發火焚大內皇后馬氏赴火死帝欲自裁程濟止之適內官舁一紅篋至曰此太祖所遺(劉基留也)曩受命臨大難則發於是發篋得度牒及袈裟剃刀程濟曰數也乃為帝祝髮從水關出亡從亡者

程濟從　結茅白龍　嚴震直縊　稱朱允炆　願歸骸

楊應能(教授)葉希賢(御史)俱祝髮稱比丘程濟稱道人自神樂觀啟行往雲南至西平侯沐晟家已而結茅白龍山時嚴震直(尚書)奉命容訪忽與帝遇于道中相對而泣帝曰何以處我對曰臣自有處是夜震直自縊于郵亭中正統五年帝出雲南語寺僧曰我建文皇帝也僧白官府迎至藩堂南面趺坐自稱朱允炆曰前胡濙(給事)名訪張邋遢實為我也衆悚然問所欲曰我願歸骸鄉土耳藩司以聞于朝乘傳至京師則老僧也命經侍太監吳亮審視一見即曰吳亮耶亮曰

食子鵝　老佛　半邊月兒　懿文建文新月詩　不得團圓相　影落江湖

非是曰我御便殿食子鵝遺片肉于地爾以手據地餂之豈遽忘乎亮伏地哭是夜亮自縊死於是迎入大內號稱老佛程濟曰今日方終吾臣職矣往雲南焚庵散其徒後帝以壽終葬西山○帝頂顱頗偏太祖嘗撫之曰半邊月兒知其不克終太祖嘗命詠新月懿文太子詩曰昨夜嚴陵失釣鉤何人移上碧雲頭雖然未得團圓相已有清光徧九州帝詩曰誰將玉指甲搯破碧天痕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太祖覽之不悦以俱非吉兆也○燕王清宮詰問帝所

殺齊泰黃子澄
方孝孺鐵鉉等死節
背立廷中
探舌血
成王安在
劉璟

在宮人指后尸應焉命出尸灰燼中哭之曰小
子無知乃至此乎○燕王殺齊泰黃子澄方孝
孺鐵鉉練子寧副都卓敬暴昭尚書高翔御史皆族誅
泰子澄妻發教坊司孝孺朋友門生坐死者八
百七十三人鉉被縛至背立廷中令一顧不可
得遂磔之子寧被執語不遜斷其舌燕王曰吾
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子寧探舌血書地上曰成
王安在卓敬臨刑歎曰變起宗親略無經畫敬
死有餘罪神色凜然○劉璟長史逮繫至京見燕
王猶稱殿下且曰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箇簒

連楹
劉端
梅殷
景清死節
文曲犯帝座
噀血御衣

字下獄辮髮自經死○連楹御史立金川門下數
燕王命收之延頸受刃白氣沖天尸僵立不仆
○劉端寺丞被執不屈命劓其鼻燕王笑曰作如
此面目還成人否端曰我猶有面目可見皇祖
遂捶殺之○梅殷都尉擁兵淮南燕王迫公主嚙
指血作書招之殷還燕王迎謂曰駙馬勞苦殷
曰勞而無功燕王慚之○燕王殺景清時諸臣
既死清獨委蛇侍朝人皆疑之至是緋衣入朝
會司星者奏文曲犯帝座甚急燕王乃收之得
所帶利刀詰之清毒罵不已抉其齒噀血御衣

鐵帚刷肉
選新進士
周忱
增二十九人
訪異人
定交阯
出一對

燕王命以鐵帚刷其肉至盡
成祖名棣太祖第四子都北京改元永樂在位二
十二年壽六十五歲○帝命解縉學士等選新進
士有才識者就文淵閣肄業得二十八人庶吉
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帝曰有志之士也增
忱二十九人命縉領其事○胡濙奉命搜訪異
人張三丰垂十年始還不為三丰也○安南黎季犛
逆命帝命朱能公張輔侯等討平之改安南為
交阯定為十七府○帝幸東苑觀射皇太孫連
中帝大喜時文武群臣四方朝使畢集帝出一對曰萬方玉帛風雲會皇太孫對曰

帝親征北虜
勒功
賑飢糧數
隋不開倉
阿魯台納款
黃淮

一統山河日月明○帝命丘福等征本雅失里福全軍
覆沒帝親征次元石坡勒銘曰維日月明維天地壽玄石勒銘與之悠久次長清塞表南望北斗至幹難河本雅失里戰敗遁去遂班師次擒胡山勒銘曰幹海為鐔天山為鍔一掃胡塵永清沙漠次清流泉勒銘曰於鑠王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户
部奏報賑給饑民糧數帝曰國家儲蓄豐年則
斂凶年則散隋饑文帝不開倉末年計所積可
供五十年倉廩雖豐民心不固煬帝無道遂至
滅亡令後但遇水旱民饑即行賑給○阿魯台
遣使來納款請併女真吐蕃諸部屬其約束帝
以問侍臣侍臣多請許之黃淮大學士曰此輩狼

如立高岡　周新　有此好人　徙高煦　一猪尚不肯捨　廣縉失節　生女無疑　解縉女截耳　北征遂崩　賜銀圖書

子野心使各為心則易制併為一則難圖矣此舉實其姦謀也帝顧左右曰黄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帝殺周新（按察）新以劾奸被殺帝悟其寃問侍臣曰新何處人對曰廣東帝歎曰廣東有此好人枉殺之矣○帝賜陳懋（侯時鎭守寧夏）書曰邊鎭須有備大抵禦寇之道堅壁清野最上計也○漢王高煦不法帝欲殺之太子救之徙封高煦安樂州○初燕兵入城胡廣解縉等約同死于難既而縉使人伺廣廣方呼家人曰外間鬧甚可看猪縉聞而笑曰一猪尚不肯捨況肯捨性命乎縉與廣嘗同侍文淵閣帝曰縉廣少同業仕同官縉業已有子廣宜妻之以女廣曰臣妻有娠未卜男女帝曰定生女無疑矣後果生女遂許縉子貞亮既而縉遇讒死舉家戍邊廣欲使女改適女竊入室以刀截耳乃曰薄命之婚皇上主之父面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其後禎亮蒙宥女卒歸解氏○帝北征途次不豫下令將士嚴部伍謹哨瞭遂崩

仁宗名高熾成祖子改元洪熙在位一年壽四十八歲○帝賜蹇義（少傅）等銀圖書各一其文曰繩

黄福　寛黨禁　楊士奇　免税糧之半　持不決論　恤民寧過厚　交阯罷置　二十年勤勞　叛服不常　冊封陳嵩

愆糾繆凡政有闕失即用此印密奏○初黄福（尚書）治交阯獨民所好祛民所惡至是召還交人號泣○帝寛黨籍之禁謂侍臣曰方孝孺輩皆忠臣也宜從寛典○帝閲廷臣誥命謂楊士奇（少保）等曰朕行有未善卿等當盡言○帝聞淮徐民乏食召楊士奇草詔免税糧之半士奇曰可令戸部工部與聞帝曰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論其即書詔帝覽畢命用璽遣使齎行左右言地方千餘里其間未必盡無收宜有分別帝曰恤民寧過厚

宣宗名瞻基仁宗子改元宣德在位十年壽三十七歲○帝御文華殿蹇義夏原吉（尚書）楊士奇楊榮（少保）侍帝曰交阯用兵生靈荼毒今欲仍使自為一國歳奉常貢如何義原吉對曰文皇帝二十年勤勞不可棄也士奇榮曰交阯自漢唐以來雖嘗為郡縣叛服不常喪師費財不可殫述漢元帝罷珠崖前史稱之帝曰朕素志如此本不係用兵之如何也既而冊封陳嵩為安南國王○帝諭夏原吉曰近年有司不體人情苟有饑荒必須申報展轉勘實賑濟失時民多饑死

鉤鎔　高煦反　令獻倡謀　勾帝仆地　黎利反　何忠　山雲

河南新安縣鉤鎔先給後聞能稱任使毋拘文法責其專擅○漢王高煦反帝親征以書諭之曰張敖失國本之貫高淮南受誅成于伍被王若能悔過即擒倡謀者來獻高煦不答已而官軍執高煦以獻遂廢為庶人繫大内逍遙城一日帝往觀高煦出不意伸一足勾帝仆地帝大怒命舁銅缸覆之高煦有力負缸起乃積炭缸上燃火銅鎔而死○交阯黎利圍鎮城藩帥使何忠（知州）懷奏請王師忠夜出城遇害○帝命山雲（都督）鎮守廣西雲最廉廣西帥府老隸鄭牢性

如新潔白袍　老隸鄭牢　林碩　廢胡后　夏原吉

鯁直雲問之曰世謂將不忌貪我亦可貪否牢曰公初到如一新潔白袍一沾汙點墨終不可湔洗也雲又曰人言土夷饋送苟不納彼必疑且怨奈何牢曰居官黷貨則朝廷有重法乃不畏朝廷反畏蠻子耶雲笑而頷之（太祖開國初用皂隸業春黄興宗後有天下以其人皆不貪除春參政除興宗知府）○林碩（按察浙江）被裴可力（中官時督事浙江）誣奏帝命逮碩至親問之令碩復任勅責可力○帝廢胡后胡后無過帝亦悔之○夏原吉嘗夜閲文卷撫几太息其夫人問之原吉曰此歲終大辟奏也吾筆一下死生決

汚賜衣　汚可浣　雅量推第一　況青天　求賢　陳瑄 周忱　濟農倉

矣原吉天性和平嘗有從隸汚所服織金賜衣隸懼欲逃原吉曰汚可浣也何懼焉有吏壞所寶古硯匿不敢見原吉召吏諭曰物皆有壞也慰遣之當時卿大夫雅量推原吉第一○況鍾為蘇州知府剔弊除奸蘇人呼為況青天○帝令北直地方民間新墾田永不起科○帝下詔求賢出御製擬猗蘭操及四言招隱詩賜諸臣○陳瑄（伯）開漕渠罷海運○周忱（巡撫）奏定濟農倉之法耕種之時貧民每户給米二石秋成照數還官遇水旱令各郡大發濟農倉米賑貸

閲武　宥王振　廖謨案　二揚互争　皆有私意　招撫内閣之過

英宗

名祁鎮宣宗子改元正統十四年北狩景泰元年還居南宮○帝以王振（太監）掌司禮監事閲武于將臺（土木之禍基之）○太皇太后張氏宣王振至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法今賜汝死帝跪請宥之得免○時福建僉事廖謨杖死驛丞揚溥欲坐以償命揚士奇欲擬以因公致死互爭不決請裁于張太后王振因進言謂溥與驛丞同鄉士奇與僉事同鄉未免皆有私意償命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僉事為府同知張太后韙之自是振漸招撫内閣之過是時揚榮已死得無

薦苗衷　楊溥深慮　尚吾輩入　老先生　劉球劾王振　吳中妻

問言○王振嘗謂三楊曰天下事多虧三位老先生然三公亦年高倦勤矣後當何如溥乃薦苗衷等入內閣士奇不悅溥曰一日內閣出片紙指其某入閣吾輩束手矣此數人尚是吾輩人也士奇服其言（初溥繫獄十年勵志讀書或止之曰讀書何用溥曰朝聞道夕死可也）○帝嘗呼王振為老先生○王祐（侍郎）貌美無鬚振一日問曰侍郎何無鬚祐曰老爺無鬚兒安敢有鬚○雷擊奉天殿鴟吻劉球（侍講）疏言王振專權振下之獄使小校持刀斷球頭○吳中（少師）性貪鄙其妻甚嚴正一日迎詰其妻呼

翰林代草　無清廉字　薛瑄　詣振謝　劾下獄　李時勉

子宣之問曰此誥辭是主上自言耶是翰林代草耶曰亦翰林代草耳妻歎曰翰林先生果不虛吳中一篇誥文止說他平生為人何嘗有清廉二字中聞之雖恚仍彊作笑容○初王振問楊士奇曰吾鄉人誰可大用士奇薦薛瑄乃以瑄為大理卿或勸瑄詣振謝瑄曰安有受爵公朝拜恩私室耶已而振嗾言官劾瑄下獄大臣申救得免（瑄舉鄉試第一登進士潛心道學）○王振往視大學李時勉（時為祭酒）不為禮振誣以事枷時勉于國學門時勉與陳敬宗（南京祭酒）齊名時稱南陳北李○

于謙　河決張秋　瓦剌入寇　英宗北去　張輔等死　鎚殺王振　伯顏帖木兒

于謙（巡撫）忤王振貶為大理少卿仍留巡撫任謙每入京無土宜餽當路○羅亨信（巡撫）上言也先侯釁入寇宜設備不報○時河決張秋入海尋決滎澤入淮○瓦剌也先大舉入寇王振挾帝親征百官伏闕懇留不聽駕至土木為也先擄去先是北兵夾攻尚書曠埜（曠一從鄺埜一從野）請駕疾驅入關而嚴兵為殿王振不從遂留北庭百官死者張輔曠埜曹鼐（學士）等凡數百人軍士死者無算王振在圍中將軍樊忠持鐵鎚鎚殺之○帝至敵營盤膝面南坐或勸也先殺之伯顏帖

大明天子安得害之　郕王總機　繫王山　議南遷

木兒大怒呼也先為那顏（華言大人也）曰那顏安用此人在旁開口大明天子安得害之當報中國遣使來迎衆皆曰者（者然辭也）於是送帝居伯顏帖木兒營（伯顏也先之弟也）○孫太后命郕王權總萬機以于謙為兵部尚書○籍王振家繫其姪王山于市族屬無少長皆斬之

景帝名祁鈺英宗之弟初封郕王英宗北去奉孫太后命即位遙尊英宗為太上皇帝改元景泰在位七年○也先寇紫荊關廷臣議南遷于謙厲聲曰言遷者可斬也靖康覆轍奈何蹈之謙

于謙守策　不天之讐　于謙功大　也先議和　英宗還　李賢忠言　商輅　耕守策　太子更代　東宮生日

遣兵馬司悉燒城外倉場草料曰無以資寇也○許貴（大同參將）言也先請和下兵部議于謙曰曩者遣使財賂方入穹廬而敵騎已至關口中國與也先有不共戴天之讐理不可和也先貪而多詐勢不可和若能使彼欲不得逞上皇自必還矣（土木之變謙之功大矣當也先擁英宗諭下大同守者登陴謝曰國有君矣彼挾英宗為奇貨而我淡淡應之則其氣已奪謙謀豈不偉哉不然鮮不為南宋矣）○也先遣人來議和命楊善（御史）往報之善至也先甚喜於是設宴餞英宗伯顏亦餞焉伯顏送至野狐嶺哭曰皇帝去矣英宗至京與帝相持而哭英宗居南宮○淮徐大饑王竑（僉都）不待奏報大發倉儲賑之○李賢（郎中）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警戒嗜慾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勉貴近振士風結民心○商輅（學士輅鄉試會試廷試皆第一）上言口外田地極廣守邊之要且耕且守如漢趙充國諸葛亮羊祜皆有明效○帝立皇子見濟為皇太子（未幾卒）改封皇太子見深（英宗太子）為沂王初帝欲易儲語金英（太監）曰七月初七日東宮生日也（謂見濟）英曰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謂見深）帝默然○廖莊（少卿）章綸（郎中）鍾同（御史）疏請帝朝

鍾同諫死　王文　石亨等謀　英宗復位　揚言敵至　薄南宮　殺于謙　袁彬　襄王瞻墡　耿九疇　大雷電

英宗于南宮復汪皇后于中宮（景泰三年廢居別宮）復沂王于儲宮帝怒俱予杖鍾同杖死○帝不豫王文（內閣）與王誠（太監）謀欲取襄王世子立為東宮其事漸洩興安（太監）諷群臣請復立舊東宮王文曰安知朝廷之意在誰群臣乃請早擇元良以安人心奏上不允石亨（侯）知帝疾必不起乃與徐有貞（副都）曹吉祥（太監）謀迎英宗復位遂揚言敵騎且薄都城又言王文于謙取金牌敕符迎襄王世子去矣吉祥入白孫太后命亨等率兵以迎吉祥收取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遂薄南宮毀垣壞門而入掖英宗升輿遂復位已而殺于謙及王文等籍其家廢帝仍為郕王未幾郕王薨○英宗之留北庭也隨侍者袁彬哈銘調護甚至至是俱擢指揮

英宗復位改景泰八年為天順元年在位又八年前後共二十二年比狩一年居南宮六年壽三十八歲○襄王（瞻墡）來朝帝送至午門襄王頓首曰願皇上省刑薄斂為天下自愛○耿九疇（都御史）李賢（內閣）等皆下獄曹吉祥等陷之也俄而大雷電風拔吉祥門外樹翌日九疇等皆赦出○

謫揚瑄　謫岳正　呉與弼　貶徐有貞　石亨謀反死　李賢　何必奪門

揚瑄（御史）劾曹吉祥石亨恃迎立功恣横謫瑄遼
東○岳正（修撰）言吉祥等恐為變謫正肅州○呉
與弼（處士）被召至京授左諭德與弼以秩卑不就
職李賢薦之（與弼跋石亨族譜自稱門下士）○于謙之殺也徐
有貞實陷之至是帝悟謙冤深惡有貞遂發金
齒為民初帝嘗密謂于謙曰徐有貞奸邪豈堪
為祭酒恐被教壞後生心術○石亨謀反下獄
死亨姪彪（侯）同謀亦伏誅○帝一日與李賢言
及迎駕奪門之功賢對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
豈可示後景泰不諱陛下宜復位何必奪門且

曹吉祥伏誅　阿羅入河套　漢之定襄　茹文中　禁嬪御殉葬

内府之門豈可奪使當時景泰左右先知之亨
輩何足惜不審置陛下于何地帝曰然此輩不
過貪圖富貴耳○曹吉祥謀作亂伏誅○阿羅
入河套寇延綏河套地肥可耕桑即用之朔方
漢之定襄郡趙元昊所據以為國者也明初残
元諸部落居漠北延綏無事正統以後漸失其
險始渡河犯邊○茹文中年一百十歳文中究
心書史而淡于勢利帝召見温旨褒之○帝不
豫諭勿以嬪御殉葬

憲宗名見深英宗子改元成化在位二十三年壽

王淵上言　翁父之稱　盛顒　劾石亨　清宦店　貶羅倫　徵船鈔

四十歳○時宦官用事王淵（給事）等上言近有無
恥大臣結交内臣或行叩頭之禮或有翁父之
稱今後請嚴結交之禁大小政事斷自宸衷惟
與館閣大臣計議天下幸甚（周制以冢宰統閹事漢制以丞相監
宮中宋以宦官屬宰相樞密制閹宦之法莫良于宋）○初盛顒（御史）劾石亨
不法謫知東鹿縣顒治縣有聲縣介真定保定
二府間鄰境爭赴貿易郊外有荒地遂聚以成
市人因目為清宦店○李賢奔父喪還京乞終
喪不允命入閣視事羅倫（脩撰）劾之帝惡其狂貶
之○帝復徵湖廣金沙洲江西九江船鈔（舊制此二

項忠　坐困策　朱英　從何取給　置西廠　商輅劾汪直　覃吉

處無收船鈔之例景泰中始設後以歳歉商賈不通議停至是復徵）○固原土官
滿四反官軍討之失利既而項忠（都御史）等討擒
之忠堅主坐困之策故捷○帝復設蕪杭鈔關
以户部奏京庫歳用不足也○朱英總督兩廣
積羨四十餘萬悉付司計者不上聞或問之英
曰若進以希寵一有亟需從何取給英毎有建
白皆以愛民為主○帝置西廠命汪直（太監）提督
官校刺事商輅（相）疏直罪惡帝革去西廠已而
仍復西廠命汪直仍前刺事○覃吉（東宮内官）輔導
東宮動作舉止悉道以正嘗曰吾老矣安望富

阿丑詼諧
汪大監來
不知有天子
仗兩鉞 馬文升
項忠下獄

貴但願天下有賢主足矣○阿丑(中書)善詼諧一日作醉人狀一人佯曰某官至佯罵如故曰駕至亦如故曰汪太監來矣即帖然或問何故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時王越(都御史)陳鉞(都御史)媚直結為死黨丑復作直持雙斧而行或問故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指王陳也)○馬文升(都御史)整飭邊務汪直嫉之下文升獄○帝命汪直討建州(弄兵之禍始此)○汪直使郭鏜(給事)等劾項忠下忠獄忠廷辯慷慨得除名時王越尹旻(尚書)等謁直皆作叩頭禮長跪稟事獨項忠馬文升不

王信
罷西廠
陳憲章
徐鏞劾汪直
林俊直言
王恕 懷恩

少屈○王信(湖廣都督)上言湖廣苗蠻實無能為但我軍利其竊發可以邀功今但慎隄防其患自息○帝復罷西廠先是永樂中設東廠以刺奸至成化設西廠以別東廠也○陳憲章(檢討)究心理學嘗曰為學須在靜坐中養出箇端倪○徐鏞(御史)等劾汪直與王鉞戴縉(尚書)等結為心腹天下知有西廠而不知有朝廷於是罷直幷其黨○林俊(員外)疏斥僧繼曉欺罔梁芳(太監)陰狠帝大怒下俊獄王恕(尚書)抗疏申救懷恩(太監)助之得解俊之下獄也事且不測懷恩望大臣疏救不至

忠義斯人也
懷恩忠
外臣無人
陳選
騎驢出都門
鄒智直言

見恕疏歎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章瑾以進奉寶石授鎮撫司命懷恩傳旨懷恩不肯傳帝命覃昌傳之懷恩從余子俊(尚書)進諫子俊謝不敏懷恩歎曰吾固知外臣之無人也(時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謠)○陳選(廣東布政)布衣韋帶客至瓦器蔬食無愧色之官廣東騎驢出都門其志以聖賢自期海內欽仰之

孝宗名佑樘憲宗子改元弘治在位十八年壽三十六歲○帝詔求直言(時星變)鄒智(庶吉士)言星變者陽不能制陰之象也宜進君子退小人萬安

王恕王竑彭韶
法太祖
焚葉讀書
丘濬
劉棉花 李東陽

(相)劉吉(相)尹直(尚書)小人也王恕王竑(尚書)彭韶(都御史)君子也君子不進小人不退宦官陰主之也願陛下法太祖以待宦官法太宗以任內閣智四川人年十二能文章家貧居龍泉庵掃樹葉焚之讀書達旦舉鄉試第一成進士(智獄中寫懷詩云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真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辭朝詩云盡披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丘濬上所著大學衍義補○劉吉屢被彈章仍加官進秩人稱為劉棉花(言愈彈愈起也)○帝命李東陽參與機務(東陽四歲能作大字景帝召見抱置膝賜珍果)○帝籍李廣(太監)家搜得

黃白米　倚任劉大夏　劉健直諫　延壽之道　畫鵰詩

一收簿其送黃米幾百石其送白米幾百石（黃米金也白米銀也）科道請出簿按名究問諸人爭赴壽寧侯張鶴齡求救事得解○帝倚任劉大夏每召入內廷議政雖元勳輔相有不與聞者○帝命建延壽塔劉健（相）等諫曰梁武餓死臺城宋徽身斃五國皆信佛之君也方今天災民窮賑濟無措若省寺塔之費活生靈之命豈非延壽之道○初進士李文祥與萬安孫弘璧同年安欲引文祥附己使弘璧延款于家屬題畫鵰文祥作詩曰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己恩安

劉大夏劾劉瑾　韓文　收王岳　東西廠　諸閹益橫

銜之

武宗名厚照孝宗子改元正德在位十六年壽三十一歲○帝新即位劉瑾（舊東宮太監）等用事○劉大夏劾劉瑾欲置之死李東陽救之得釋○韓文（尚書）劉健等請誅劉瑾等王岳（司禮監）范亨（大監）等助之帝乃詔捕瑾等下獄瑾反訴岳等交通外臣肆行無忌帝立命收岳等繫獄已而命瑾掌司禮監丘聚（太監）提督東廠谷大用（太監）提督西廠諸閹益橫○先是朝臣共攻瑾等期在必誅許進（尚書）曰此屬疏斥足矣若竟此事恐有甘露之

許進先見　詩嘲東陽　戴銑　謫王守仁　佯投江　李夢陽　楊一清

變已而果貽縉紳之禍○劉健謝遷（相）罷歸李東陽祖餞泣下（有士賦東陽出投以詩云才名直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又西回首湘江春水綠鷓鴣啼罷子規啼○時無東陽善類盡矣朕良鼓舌小人之尤）○戴銑（給事）等請黜權閹俱繫獄王守仁（主事）疏救廷杖五十謫龍場驛丞（在途有人隨偵將致之死至錢唐守仁知不免遂乘夜佯投江冠履浮水上浙司信之家人亦成服守仁潛附商舟浮海至閩入山遠遁或問之曰爾有親在未免為累乃赴龍場）○初李夢陽（主事）下獄書片紙與康海曰對山（海字）救我惟對山為能救我海詣瑾夢陽得釋○楊一清（總制）下獄王鏊（相）李東陽救之得釋○時有投匿名帖于丹墀者帖言劉瑾亂

暴烈仆死　劉瑾伏誅　流賊橫行　江彬入京　梁儲

政瑾收五品以下官三百餘人出午門跪聽處分暴烈日中仆地死者十餘人至暮悉械送錦衣衛追究東陽力言于瑾得釋○張永（太監）言于帝曰劉瑾反形已具宜早擒之且曰少遲我輩皆虀粉矣帝命禁兵執瑾詔多官廷鞫坐瑾謀反凌遲三日○時流賊橫行命谷大用討之賊舟至狼山遇颶風舟覆賊盡死谷大亮（大用兄也）等冒功曆爵○帝命調邊兵入衛京師於是江彬（大同遊擊）入京○秦王維焯請關中田為牧地廷臣請勿與帝怒令內官促草制梁儲（相）上制草曰

不畀藩封　不利宗社　若是可虞　至宣府　捧氣毬　家裏　宸濠反　孫燧許逵　王守仁擒宸濠　不用婦言而亡　帝稱大將軍

昔太祖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客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姦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令朕念親親畀地于王王毋多養士馬毋聽姦人誘為不軌危我社稷帝覽制駭曰若是可虞其勿與○朱寧（都督即錢寧也本內臣家人被寵賜國姓後籍寧家胡椒至三千五百石）江彬（都督亦賜朱姓）誘帝出居庸關至宣府令僧與婦人共車婦人各捧氣毬車既馳交擊僧頭或相觸而墮帝大笑初彬于宣府治行宮輦豹房珍玩實其中帝樂焉每稱曰家裏○寧王宸濠反殺孫燧（巡撫）許逵（副使）宸濠信帝星明

江漢之言聽舉人劉養正計（養正講道學）率兵攻安慶○王守仁（巡撫）起兵討宸濠（是時守仁已奉命往平福建之亂）入南昌宸濠還救守仁敗之于鄱陽湖宸濠保樵舍守仁縱火燒之妻妃及宮人皆赴水死宸濠就擒歎曰昔紂用婦人言而亡我不用婦人言而亡（初宸濠蓄異志妻妃泣諫不聽至是守仁求妻妃屍葬之）○帝下詔南征時王守仁捷書未至諸邊將在豹房者皆獻擒宸濠之策於是帝自稱大將軍江彬張永張忠（太監）皆稱將軍所下璽書改稱軍門檄未幾守仁奏至江彬欲縱宸濠俟帝親擒之守仁不

守仁之忠　守仁入九華山　學道人　禁殺猪　王都堂不可犯

聽遂檄宸濠由浙河進守仁見張永備陳利害永然之遂以宸濠付永永見帝備言守仁之忠時張忠譖之曰守仁必反試召之必不來永密報守仁守仁被召即就道忠復拒之守仁入九華山宴坐永復以聞帝曰王守仁學道人也○是時帝在南京禁民間養猪及貨賣宰殺（以朝廷姓朱與猪同音也旬月之間刲處戕價殺賣）○先是帝命張忠捕宸濠餘黨江西苦之守仁待北軍以禮北軍曰王都堂不可犯也○帝班師賜宸濠死已而帝寢疾豹房崩帝無嗣迎興獻王世子厚熜即位

論謚號　大禮議　張璁　非繼嗣

世宗名厚熜憲宗之孫興獻王之子改元嘉靖在位四十五年壽六十歲○帝命議興獻王稱號毛澄（尚書）請于楊廷和（相）廷和書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授之乃議以益王子厚炫嗣興獻王稱孝宗為皇考興獻王為皇叔父興獻王妃為皇叔母帝曰父母可互易若是耶其再議於是張璁（學士）等疏言時議欲考孝宗而叔興獻王者拘定陶濮王陳迹耳漢哀帝宋英宗育于宮中有父子之道今皇上乃繼統非繼嗣也況興獻王惟生皇上一人不可以為人後孝宗本有武宗

楊廷和　為本生　大呼高帝　逮何孟春等　皇考聖母　在斷不斷　王守仁平叛蠻　一肩分南顧之憂

為之子不應重為之後於是帝尊興獻為太皇帝尊妃母為太皇后楊廷和堅持己説封還御批會乾寧宮小室災廷和以為興獻帝后加稱未協帝心動乃議以孝宗為考以興獻為本生既而桂萼(主事)疏言當考興獻帝母興國太后而朝臣附廷和攻張璁桂萼於是何孟春(侍郎)楊愼(修撰廷和之子)等跪伏左順門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聲徹大内帝命録為首者下獄愼等乃撼奉天門大哭哭聲震闕(世稱愼有學問此是何學問耶)帝怒逮何孟春等分別戍邊予杖(有杖死者)已而定議稱孝宗曰

皇伯考孝宗后曰皇伯母獻皇帝曰皇考皇太后曰聖母○帝謂侍臣曰朕觀唐書見宦官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輩皆恃功驕恣然代宗去之甚易惟在人君斷與不斷耳漢末宦官尚無兵權唐世以兵授之遂刼脅天子廢立在其掌握使無威福可以動人豈能為患○王守仁(伯安)討平廣西叛蠻捷聞桂萼忌之論守仁挾詐專兵霍韜(詹事)言守仁撫勦得宜以一肩分聖明南顧之憂乃不以為功反以為罪乎傳曰閫以外將軍制之又曰大夫出疆苟可以安國家利社

張璁秉政　林希元論荒政　賑貸六急　有六禁　易像為主　賜名孚敬　六漸　真人少師　倭寇　曾銑劾仇鸞　殺曾銑夏言

稷專之可也況有便宜行事之旨乎疏入不報○時張璁(進士大學士)秉政盡革天下鎮守太監民變更生○林希元(評事)上荒政叢言其言曰救荒有二難用人難審戸難有三便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垂死貧民急饘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水已死貧民急埋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權借官錢以糴糴權興工作以助賑權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戒遲緩戒

拘文戒遣使○帝改稱孔子為先師易像為主○帝改張璁名孚敬(璁奏公守正第果子自是人以之少之)○張延齡(鶴齡之弟皆慈壽皇太后弟也初李夢陽疏陳六漸末言貴戚驕横之漸指鶴齡兄弟也)以睚眦殺人下獄論死其兄壽寧侯鶴齡削爵○帝詔加秉一真人禮部尚書陶仲文(方士)少師○時浙東有倭寇朱紈(巡撫)捕斬通倭者九十四人而言官劾紈紈暴卒○曾銑(巡撫)劾仇鸞(總兵)罪既而俺荅掠邊西嚴嵩(相)誣奏銑開邊啟釁夏言(相)附會誤國詔殺銑奪言爵(銑力請復河套言力主其議嵩怨言鸞怨銑遂因銑以傾言)未幾並殺言(言獄鸞嵩百計照之言始無子)

謫沈鍊
三矢射三奸
開馬市
仇鸞誅
楊繼盛劾嚴嵩
遺蚺蛇膽
張氏
臨刑詩
鄢應龍
嚴嵩死
斬世蕃
海瑞
玄修謬妄

妾有孕，燕夫人嫁之，言死，迎妾所生子歸。○沈鍊經歷 劾嚴嵩，謫鍊保安。鍊在保安，嘗為木偶人，一李林甫，一秦檜，一嚴嵩，時時發三矢射之。嵩聞大恨，後嚴世蕃誣鍊殺。○楊繼盛員外 劾仇鸞結俺荅開馬市，詔貶繼盛狄道縣典史。已而俺荅入寇，乃罷馬市，鸞伏誅，陞繼盛武選司。繼盛復劾嚴嵩十罪五姦，詔杖繼盛一百，未幾殺繼盛。繼盛之杖也，有遺蚺蛇膽者，服之可禦杖。繼盛笑曰，吾自有膽也。繼盛妻張氏上疏，請代夫死，為嵩所持，不得上。繼盛臨刑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海賊犯江浙，命趙文華侍郎 祭告海神。文華嚴嵩心腹也，所至索賄，比海賊尤酷。⊙鄢應龍御史 劾嚴世蕃侍郎嵩子、嚴鵠千戶世蕃子、嚴鴻舍人世蕃子、嚴年世蕃家奴、羅龍文世蕃門客 等不法，因言嵩父子濟惡，詔嵩致仕。未幾寄食故舊家而死 世蕃發雷州衛充軍，鵠、鴻等邊遠充軍，年錮獄追贓。世蕃未至雷州而返，林潤御史 劾之，詔斬世蕃，籍嵩家，其黨萬寀大理卿、袁應樞副使、鄢懋卿侍郎 俱充軍。○海瑞主事 疏言朝政日弛，玄修謬妄，詔杖六十。

穆宗名載垕，世宗子，改元隆慶，在位六年，壽三十

戚繼光
復海運
張居正
帝鑑圖說
薰蕕水鏡
高山覆轍
衣蟒佩刀
執王大臣
保高拱
會勘
盡出保口
問主使

六歲。○徐階相 等奏罷提督團營太監。○帝以戚繼光為薊鎮總兵。○高拱相 疏言兵乃專門之學，預養人材，當自兵部始。又言邊臣有功，宜加以不測之恩。○王宗沐總兵 請復海運，從之。

神宗名翊鈞，穆宗子，改元萬歷，在位四十八年，壽五十八歲。○張居正相 進帝鑑圖說，疏曰，人求多聞，事必師古，謹呈帝鑑圖說，善惡並陳，勸懲聿著，譬諸薰蕕異路，而臭味頓殊，水鏡澄空，而姸媸自別，庶幾稽古驗今，因人自考，高山可仰，毋忘終簣之功，覆轍在前，永作後車之戒。○帝出乾清宮，見一男子衣蟒趨走，張皇，侍衛執之，袖有佩刀，太監馮保鞫問何人，曰三屯營兵王大臣。保請下大臣東廠究問，隨令家僕辛儒教之曰，但言自閣老高拱處來，欲陰行刺上，獄遂具。已而楊博尚書、葛守禮都御史 共詣張居正，力保拱無他。居正言于上，命馮保、葛守禮、朱希孝都督 會勘。希孝使校尉密詢大臣何自來，曰自馮保來，語盡出保口。校尉曰，汝若吐實，可免罪。及會勘，加大臣刑，大臣曰，初許我富貴，何刑也。保問誰主使，大臣曰，爾使我。保問，爾言高相國何也

大臣論斬　潘季馴　淮鳳頻災　張居正卒　追論籍産　誤作背

曰爾教我言希孝問蟒刀何來大臣言馮家僕辛儒所給保懼遂罷審既而大臣論斬拱得白此爲保誅害高拱也野史以証居正謬也○時河決崔鎮等處居正等薦潘季馴都御史往治季馴築隄建閘踰年告成○帝謂張居正曰淮鳳頻年告災何也對曰此地荒多熟少元末之亂實起于此今當大破常格急加賑濟以安民生○居正卒羊可弘御史追論居正罪詔籍其家產不及嚴嵩二十分之一其子欲脩自縊死潘季馴奏居正有八旬老母衣食不周詔有司保全之初帝在經筵讀色勃如也誤作背居正厲聲曰當作勃帝

申時行　今日急務　儉僕之則　海瑞卒　常欲静攝

由是憚之居正業禍人比之曹氏驂乘○申時行相等疏言連日以來陰陽失調伏奉諭旨務去妨害民生之政以圖消弭天災之實請略陳今日之急務一曰緩催徵以蘇民困一曰省刑獄以保民命一曰信詔命以修政事一曰節用以挽末俗之敝尤望皇上以身率先儉如夏禹樸如漢文○海瑞卒于官檢篋中僅十五金○帝在毓德宮召申時行等至西室時行等進云近來聖體常欲靜攝臣等久不瞻仰天顏但一月間或三四次臨朝亦足慰群情之望也○兵部言邊務久廢請

閱視九邊　日本兵入朝鮮　損兵費餉　日本關白　鄭貴妃賑飢民　王錫爵直言　戒怒　主之精神

于九邊各差科臣一員閱視從之遼東之失今此○朝鮮與遼接壤日本擁師入朝鮮朝鮮危急乞援遣李如松劉綎等發兵救之損兵數萬費餉數千萬遂無成功會日本關白平秀吉歿而其師退○播州宣慰使楊應龍叛劉綎討平之○帝覽河南饑民圖鄭貴妃侍側見之惻然出私蓄五千金賑之帝稱善並以內帑五千○王錫爵乞歸臨行陳數事一宜戒怒天子怒匹夫聖人怒愚人怒之無益望皇上怒發能制怒後不遷一人主之精神無日不通于天地祖宗而郊廟

大臣恭代　習勞勤政　患其浮　老成進　老成人之元氣　求利害半　邊臣任重

二祀乃所籍以聯屬精神者然祖宗較天地更親切近來每遇廟享以大臣恭代萬無可感格之理望皇上習勞勤政先自此始一今日議論不患其多而患其浮以虛實爲是非以是非爲賞罰則道聽途說者詘老成長慮者進一章奏留中與久不御朝使人相疑相伺于影暗之中其害甚大一老成人乃國家之元氣亟宜愛惜一方今最苦乏財多方求利害必參半畢竟節用較爲穩著一令天下爭談兵臣以爲不在募兵而在練兵一令內外諸臣惟邊臣任最重心

邊才難得
畏議論
孫丕揚等
東林黨議
李三才疏
密如牛毛

最苦亦惟邊才最難得而論事者輕以筆舌侮弄之使邊臣不畏敵而畏議論人人灰心解體邊事愈不可為（此條尤痛切熊廷弼之殺以此明之亡以此）○沈一貫入相孫丕揚（都御史）鄒元標（都御史）趙南星（尚書）等與政府相抗時顧憲成（郎中）講學東林元標等附之是為東林黨議之始而一貫等遂立浙黨其後更相傾軋垂五十年○帝詔開礦礦使之害偏天下○李三才（巡撫）疏言礦稅繁興萬民失業征榷之使急于星火搜括之令密如牛毛內使沿途掘墳得財方止如此景象天下安有不亂

官富商子
殺李贄
楚宗相訐
不當勘
罷正域
東宮已立
捕妖書

者○富商吳時修獻銀十四萬兩詔官其子為中書舍人○張問達（給事）奏妖士李贄所撰藏書惑世誣民詔逮繫獄贄自經死○楚王華奎與宗人華越等相訐華越奏王非恭王子郭正域（侍郎）以為非勘不明沈一貫以為親王不當勘時正域右宗人而姚文蔚（給事）疏言正域搆陷王己而帝以王為真罷正域官○時東宮已立忽有投匿名文書于各署者大約言鄭妃欲危太子事題曰續憂危竑議於是捕妖書甚急沈一貫以楚獄事恨郭正域嗾錢夢皐（給事）等直指為正

先生容我
李化龍
礦稅害
魚遊人家
葉向高
邊事危急
囚至千人

域所造捕捉多人偪辱不堪皇太子遣內監語一貫曰先生輩容我乞全郭侍郎（正域為太子講官知其清直）○李化龍（總督）郭子章（巡撫）等以平播功進爵有差○趙世卿（尚書）言礦稅貂璫隨帶多人掘墳墓姦子女成何世界○南京九卿等揭帖皆稱時雨連綿衢市盡成長河魚鼈游于人家二百年來未有之災也○葉向高（相）疏言邊事危急而請餉不給令內帑充盈傳于中外有如戎馬一至誰為皇上守此者○時刑部缺員請旨推補日久未允獄囚積至千人莫為問斷○各省卿

謀弒逆
擁福王
葉向高
廊廟江湖
黨禍終始
刀詩教

試主考官闕臣屢疏上請至七月終命始下場期皆誤○王日乾（百戶）告孔學（百戶）等謀害皇帝及東宮擁立福王帝震駭葉向高請勿問既而御史以他事斃諸姦于獄○葉向高疏言近日藩籬未破攻擊不休非但不廣抑亦不祥古人居廊廟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出處雖異設心則同而門戶一分猜嫌四起漢唐宋黨人之禍與國運相終始伏望皇上迅發雷霆之勇俾人心翕服議論自息○刀詩教（給事）言今日之爭始于門戶門戶始于東林東林倡于

自賢自姦　張差處死　挺擊一案　齊楚浙黨　大小東　當關虎豹　熊廷弼　左光斗楊漣　王安忠直　通利藥　紅丸一案

顧憲成于王立(郎中)附焉憲成自賢王立自姦賢姦各還其人而奔競招搖關通大內操縱朝權憲成而在寧願見之○有張差者持棗木梃闖入東宮打傷內官皇太子奏聞發刑部審問詞連龐保(太監)劉成(太監)并侵鄭妃弟鄭國泰帝不欲窮其事諭將張差龐保劉成處死此外不許波及一人○是時有齊楚浙黨務以排東林攻道學為事因為大東小東之說以東宮為大東東林為小東帝已三十年不御朝惟此諸人久居要地時有當關虎豹之目○擢熊廷弼經略遼東○帝疾大漸皇太子不得入楊漣(給事)左光斗(御史)語王安(東宮內侍)曰上疾甚而不召皇太子非主上意也安素忠直東宮多賴其調護

光宗名常洛神宗子改元泰昌在位僅一月壽三十九歲○帝不豫內醫崔文昇下通利藥一晝夜三四十起楊漣劾文昇用藥之誤帝召諸臣入諭以國事復諭冊封李選侍為貴妃已而李可灼(寺丞)進紅丸帝服之是夜崩(時中外嘖嘖可灼殆有別情)

熹宗名由校光宗子改元天啟在位七年壽二十四歲○光宗既崩李選侍猶在乾清宮左光斗

移宮一案　諏選侍八妹　忠直著昭　選侍威挾　溫綸之褒　周嘉謨等　宮禁肅清　楊漣乞休　惠世揚　論熊廷弼　疏辨請罷　待亡之遼　勘廷弼

奏請移宮選侍乃移居仁壽殿既而流言曰起楊漣因疏言臣等奏請選侍移宮所以正體統也乃移宮之後竟有捏稱選侍欲自縊者並有稱皇八妹失所至于投井者臣不得不言帝曰登極移宮事極公正楊漣甚忠直著昭示中外以釋群疑從前選侍威挾朕躬有垂簾聽政之意臣工私于李黨不顧大義并諭群臣知之漣又疏言頃臣發明移宮始末旋荷溫綸之褒臣實不安當時首請御殿者周嘉謨(尚書)等也臣俯慚卑末豈可掩人于朝仰藉清平何可貪天為力宮禁自就肅清社稷有何杌隉而聖諭以志安社稷為言君幸有子不憂杞國之天臣獨何人敢捧虞淵之日臣引分自思亟宜乞休望放臣為急流勇退之人帝許之○惠世揚(給事)劾方從哲(相)無君當誅○馬三元(御史)疏論熊廷弼無謀欺君廷弼疏辨因請罷職張修德(御史)復論廷弼破壞遼陽廷弼疏言自神宗皇帝以半殘已壞且夕待亡之遼交付臣手保全至今修德奈何矢口枉舌耶時魏應嘉(給事)等復論廷弼廷弼復疏辨帝即令應嘉等往勘楊漣奏請勘事勿

勘者即言者
揮霍雄才
朱童蒙
護廷弼
精力在於此
起廷弼
逮化貞
殺廷弼
魏忠賢殺諸
血肉狼藉
六君子

遣言官若使勘者即言者就令勘得偏真誰肯心服帝改命朱童蒙(給事)往勘童蒙回奏廷弼有揮霍之雄才有沈毅之雅度擔人之所不能擔忍人之所最不忍任事纔十餘月而遼陽頽塌之城如新喪膽之人復定臣入遼陽官民士庶遮道而愬謂數萬生靈皆廷弼一人之所留是其精力在於此其得謗亦在於此也言官得之風聞臚列入告廷弼盛氣相加屢疏致辨非所以待言官亦非大臣所以自待也及帝復起廷弼為經略廷弼為王化貞(巡撫)所牽制無所措其

手足於是化貞逮問而廷弼亦聽勘鄒元標等會審謂廷弼與化貞俱應斬而顧秉謙(相)與魏忠賢(太監)俱丞欲殺廷弼廷弼遂不免(廷弼舉郷試第一)(進士)廷弼之殺也汪文言(舍人)為廷弼求緩決許忠賢四萬金既而不與時忠賢欲殺楊漣左光斗諸人遂誣文言求脱廷弼罪偏賂漣等於是按名追贓諸人備受楚毒血肉狼藉己而斃漣光斗魏大中(給事)于獄周朝瑞(少卿)袁化中(御史)顧大章(副使)俱死(世稱六君子)方廷弼之朝審也喬允升(尚書)欲從輕議大中持不可(君子之累也廷弼死而大中亦死矣)初漣疏

忠賢二十四大罪
周起元等斃于獄
顏佩韋五人墓
侯震暘
煬竈借叢

忠賢二十四大罪忠賢深憾之○李實(太監)誣奏周起元(巡撫)託名道學與周宗建(御史)繆昌期(諭德)周順昌(員外)高攀龍(都御史)李應昇(御史)黃尊素(御史)親密大肆貪婪遂俱逮問皆斃于獄(順昌削籍被逮郷人素德順昌捕騎至顏佩韋等倡衆擊之其後顏佩韋等五人皆斬葬於蘇州虎丘號五人墓)○初魏忠賢夤縁入宮與帝乳母客氏通忠賢嫉王安剛正遂與客氏謀殺安時侯震暘疏言皇上于客氏始而徘徊眷注稍遲其出猶可言也出而復入不可言也中涓群小煬竈借叢王聖寵而煽江京李潤之姦趙嬈寵而搆曹節王甫之

開内操
銃炸帝危
魏客印文
天鑒録
進同志録
建忠賢生祠

禍可為寒心帝不納忠賢開内操設萬人衷甲出入王俊(内監)試銃帝前銃炸帝幾危憑貴人勸帝罷内操客魏矯旨賜死既而帝賜忠賢印文曰顧命元臣客氏印文曰欽賜奉聖夫人時崔呈秀(侍郎)附忠賢書東林黨人姓名進天鑒録葉向高韓爌(相)趙南星楊漣高攀龍左光斗等又進同志録黃尊素李應昇等等又眞心為國不附東林顧秉謙(相)魏廣微(相)等於時各省巡撫建忠賢生祠祝釐崇報稱九千歲其祝讃有云堯天巍蕩帝德難名又云至聖至神中乾坤而立

要典
與孔子並尊
毀周程祠
海寇鄭芝龍
錢元慤
梟獍姿

極乃文乃武同日月以長明監生陸萬齡謂孔子作春秋忠賢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忠賢誅東林黨人（是時風節半出東林小人無忌乃至此乎）宜建祠國學西與孔子並尊方議舉行會帝崩而止又江西建祠毀周程三賢祠益其地且鬻澹臺滅明祠碎其像比疏至懷宗已登極且閲且笑○海寇鄭芝龍蔭子等入犯銅山寨

懷宗名由檢熹宗之弟改元崇禎在位十七年○錢元慤（主事）上言魏忠賢本梟獍之姿先帝假以事權羣小蟻附稱功頌德布滿天下如王莽之

昇及乳臭
三窟郿塢
鉤黨壁後
錢嘉徵
魏忠賢伏誅
客崔戮屍

符命列爵三等昇及乳臭如梁冀之一門五侯偏植姦黨分置要津如王衍之三窟輿珍輦寶藏聚肅寧如董卓之郿塢廣開告訐誅鋤士類如曹節王甫之鉤黨陰養死士陳兵自衛如桓溫之壁後置人皇上待以不死宜勒歸私第○錢嘉徵（貢生）疏忠賢十罪帝命內侍讀疏使忠賢聽之忠賢震恐伏地不能起○魏忠賢伏誅磔其屍（未幾帝又寵太監張彝憲等矣）客氏及崔呈秀皆伏誅並戮其屍○阮大鋮（太常卿）論忠賢之罪且言三朝要典臣雖與名由忠賢抑勒使然也毛羽健（御史）

一柄兩操
逆案定罪
削錢謙益籍
流賊起
毛文龍
磔袁崇煥

劾大鋮黨邪害正大鋮免官○帝曰先朝分遣內臣協鎮要地一柄兩操甚無謂也其罷之○帝詔逆案以七等定罪首逆魏忠賢客氏首逆同謀崔呈秀等餘以次定罪○溫體仁（尚書）言錢謙益先年主試浙江賄中錢千秋詔削謙益籍○延安大饑不沾泥楊六郎等率饑民掠富家粟有司捕之急遂羣聚為盜李自成張獻忠從之帝起袁崇煥總督薊遼軍務崇煥邀毛文龍（總兵）觀射縛而斬之奏聞帝殊駭念文龍已死遂暴其惡以安崇煥心既而下崇煥獄磔於市以

清兵入邊
孔友德反
文龍部卒
尚可喜降清
范叔泰陳時政
生財有道
廟朝犴狴

朝士論崇煥引敵脇和也○清主皇太極親統諸軍入邊會於太凌河城中大困未幾祖大壽（大將軍）降○帝以洪承疇總督三邊○孔有德反有德與耿中明皆毛文龍帳下卒也文龍死（登州遊擊）走入登州孫元化（巡撫）用為遊擊至是反未幾降清尚可喜（廣鹿島副將）遣人齎書詣瀋陽納款清主以為總兵○范淑泰（給事）陳時政一曰臣工懷苟且之思主勢孤也一曰生財有道今日設處明日捐助祇增金銀之聲價大小臣工旦而廟朝夕而犴狴殊汙聖世之衣冠國體卑也一曰

宸斷偏　盧象昇　楊嗣昌討賊　賊移檄　君非甚暗　脂膏竭　士無報禮之心

自臣下不能副君上之求。致君上漸有疑臣下之意。宸斷偏也。一曰自督責過嚴。人情疑畏。內外因循。妄思規避。臣節偷也。○盧象昇(總督)抵昌平。力戰而死。○帝命楊嗣昌督師討賊。既而嗣昌聞襄王福王遇害。憂憤而卒。○是時賊移檄遠近。有云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賄通宮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戚紳。閭左之脂膏盡竭。又云獄囚纍纍。士無報禮之心。征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讀之者扼腕。○帝諭諸勳戚大璫。求助餉。周奎(嘉定伯)

謝無有　周遇吉死節　徵兵勤王　無一士分憂　朕志已定　李自成陷京師

謝無有。王之心(太監)最富。僅獻萬金。後賊拷王之心。追十五萬。周奎抄見銀五十三萬。○賊薄寧武關。周遇吉(總兵)悉力拒守。已而兵敗。闔室自焚。李自成歎曰。使守將盡周將軍。吾安得至此。○帝詔徵天下兵勤王。或請南遷。帝怒曰。國家至此。無一忠臣義士為朕分憂。而所謀乃若是。國君死社稷。朕志已定。毋復多言。因召諸臣問方略。或言當今之急。無如考選科道。帝默然。既而歎曰。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皆亡國之臣也。○李自成抵京師。內城陷。帝命進酒。連沃數觥。歎曰。

周后自經　懷宗死社稷　王承恩殉　不入殉節家　吳三桂　清兵入京

苦我民爾。命以太子永王定王。分送外戚家。周后至。撫太子二王慟甚。帝命之出。周后自經。帝召公主至。曰爾何生我家。揮刀斷左臂。手慄而止。(尚衣監何新送公主至國文府。未幾抱恨而死。)遂登萬歲山壽皇亭。自經。太監王承恩對縊。○先是杜勳(太監)降賊。入城報賊勢。復出語王則堯(內臣)曰。吾輩富貴自在也。賊入京。恣意拷掠搶奪。惟奉李自成令。不敢入殉節諸臣之家。清攝政王因吳三桂(遼東總兵)乞師。遂入京。崇懷宗帝后諡號。○李自成陝西人也。崇禎初。秦中疊饑。會四方勤王兵潰。因與饑

賊首綽號　蹂躪直省　卜胎兒　煮孩子　舉人往投　十八孩兒

民合勢。嘯聚山澤。其賊首有滿天星。闖塌天。過天星。八大王。不沾泥。混世王。橫天王。一字王等。號不可勝數。蹂躪直省。無虛日。殺戮之慘。天地為黑。有縛人夫與父。而淫其妻女者。有裸孕婦於前。共卜腹中男女。剖而驗之。為戲者。有以大鍋煮油。擲孩子於內。觀其跳躍啼號。以為樂者。自成初入。不沾泥黨。洪承疇擊破之。會河南等饑。民多附之。舉人牛金星亦往投焉。有卜者進圖讖。云十八孩兒當主神器。自成喜。遂率眾攻永寧。殺萬安王。入洛陽。焚福王府。執福王。置酒

福祿酒　自成僭號　射天字　當中分天下　偽勸進表　目眩頭暈　吳三桂

大會以王為俎雜鹿肉食之號福祿酒尋陷西
安秦王遇害遂稱王僭國號大順改元永昌由
昌平陷京師自成入承天門關弓指門榜語諸
賊曰我一矢中其天字必一統射之中天字下
自成愕然牛金星趨進曰中其下當中分天下
自成投弓而笑時有官民勸進其表文有比堯
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慚德之句自成大喜
檄召百官朝賀陞御座輒目眩頭暈自成之陷
昌平也朝廷飛檄趣吳三桂入關比入關京師
己陷三桂乞師清而後長驅以入自成急脅三

三桂敗賊　定鼎　太子二王　殺自成　獻賊　左良玉　焚皇陵

桂父襄作書招三桂三桂致書絕父自成盡戮
襄家三十八口三桂誓殺賊大敗賊于一片石
自成狼狽還京誅諸勳戚率衆西行太子二王
挾之而去清世祖代明都燕京自成兵敗後過
通城羅公山邨人殺之（或曰自成在黔陽邨邨民殺之）○張獻
忠亦陝西人也號八大王初由河南掠江北尋
入楚與羣盜羅汝才合遂入蜀又出走襄陽焚
襄王府執王殺之獻忠拔鄖西左良玉（將軍）擊之
獻忠乃東馳焚皇陵樓殿所松柏三十萬株殺
守陵太監六十餘人將百姓盡斷一臂男左女

斬臂焚之　執楚王　沈楚王　賀逢聖殉之　武昌魚不可食　陷楚破蜀　大砲擊天

右弁衆嬰兒百千環薪焚之聽其哀號以為笑
樂尋復入楚破漢陽直逼武昌執楚王掠宮中
金數百萬初三司長史貸王金贍軍王不應至
是楚人咸恨王之愚也賊以篋輿籠王沈之西
湖賀逢聖（相）闔門殉難獻忠脅戮士民數百萬
浮尸蔽江而下踰月江上人脂厚累寸武昌魚
幾不可食獻忠據王府全楚俱陷拆桂王府至
長沙造偽殿又遣將分陷江西已而入蜀破重
慶瑞王合宮被難時雷雨晦冥獻忠仰面詬曰
我殺人何與天事用大砲向天叢擊俄而天霽

斬獒所嗅　蜀王沒　磔進士　筆墨丘冢　斬獻忠　福王由崧　史可法死節　乞兒題詩死

每朝會拜伏呼獒數十獒所嗅者引出斬之名
曰天殺獻忠進陷成都蜀王率宮眷沒于井獻
忠即偽位國號大西僭元大順獻忠惡文人大
索全蜀紳士至成都皆磔之又懸榜試士遠近
爭赴至則以兵擊之凡二萬二千三百人皆挾
策而死棄筆墨若邱冢獻忠之仇視川人也屠
戮幾盡會清兵至漢中斬獻忠于順慶之金山
鋪○京師既陷懷宗兄由崧居南京一年時左
良玉傳檄討馬士英未幾卒既而楊州城陷史
可法自殺有百川橋下乞兒赴水死乞兒題詩

綱常在阜田

黃道周

瞿式耜死明亡

橋上曰三百年來養士朝如何文武盡皆逃綱常留在阜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條聿鍵居福州一年時黃道周圖恢復不遂阮大城投崖死士英等伏誅由榔居廣州遁入緬甸尋遇害瞿式耜張同敞俱死

漢土歷代二十一史略卷之六終

漢土歷代　二十一史略卷之七

言梁　藤田久道　編次

岳陽　增田貢　校正

清　自世祖甲申明懷宗亡始一統至穆宗壬申八主共二百三十年○自太祖丁巳起至太宗癸未二十七年共二百五十七年

立國滿洲
發祥長白山
削平諸部
取遼廣地
遺甲三十副
矢中項
伐外蘭

太祖高皇帝姓愛親覺羅氏諱弩爾哈赤顯祖宣
皇帝塔克世子東韃靼女真部人建元天命國
號滿洲在位十一年○其先布庫里雍順發祥
于長白山傳為天女所生帝生而龍姿鳳目舉
止非常雄謀大畧用兵如神又能至誠御物剛
果有斷年十九繼母納喇使分居時諸國紛亂
爭為雄長帝威恩並行順者以德服逆者以兵
臨削平諸部而統一之始攻明取遼東廣寧諸
地○癸未年蘇克蘇滸河部尼堪外蘭構明兵
害帝之祖父景祖父顯祖帝思復讐以顯祖遺
甲三十副兵百餘人伐外蘭破走之○甲申年
攻兆佳城李岱擒之宥其死○征董鄂部焚城
樓而還尋攻瓮哥落城矢中項創甚遂克之○
丙戌年進兵又伐外蘭明人執送外蘭使誅之
明因誤害二祖歲輸銀八百兩蟒緞十五匹通

開互市
國勢日盛
立后
蜚英東●
略鴨綠江
破九國兵
創立滿文
牛录額真
后崩
神武尊號
與明通好

和好○丁亥歲取巴爾達城時招徠各路出國
產之東珠人參紫貂玄狐之屬互市於明撫順
清河寬奠靉陽四關國勢日盛○納葉赫國女
是為孝慈高皇后○攻王甲城克之斬城主戴
度墨爾根○以蜚英東及何和里為一等大臣
又以扈爾漢為養子賜姓覺羅○辛卯年略長
白山之鴨綠江路盡收其衆○葉赫哈達呉喇
輝發科爾沁席北卦爾察朱舍里納殷路之九
國合兵來侵帝據古勒山接戰破之斬四千級
自此軍威大震遠近懾服○甲午年北科沁部
蒙古國明安貝勒喀爾喀五部老薩貝勒始遣
使通好○戊戌年征安楮拉庫路盡招徠之○
己亥年以蒙古字集為國語創立滿文○辛丑
歲以服諸國編三百人為一牛录每牛录設額
真一○癸卯年移于黑圖阿喇築城居之○皇
后崩帝傷悼甚殉以四婢及牛馬各百致祭梓
宮停禁內三載○丙午年蒙古五部落之使來
貢尊帝為神武皇帝○丁未年克呉喇國斬首
三千獲馬五千○與明通好會遼東副將刑白
馬祭天誓畢建碑于沿邊○辛亥年取東海兀

伐吳喇
玉皇廟
設八旗
建元天命
降撫順
大敗楊鎬
取開原
征葉赫
水濱三萬
斬七將

揔部之烏爾古宸木倫二路○壬子年吳喇國布占泰貝勒復背盟以鳴鏑射所娶帝女帝怒伐之破其六城○癸丑年伐葉赫焚其廬舍收降衆而回○乙卯年始建佛寺及玉皇諸廟○設八旗先是有黃白藍紅四旗至是以四旗鑲之爲八○置理政聽訟大臣五人○元年上尊號爲覆育列國英明皇帝建元天命○三年帝率步騎二萬伐明圍撫順城游擊李永芳降○八旗兵破廣寧總兵張承廕獲馬九千匹又攻清河城拔之○四年明經略楊鎬統山海保定

遼陽廣寧及朝鮮葉赫兵來侵號四十萬帝自戰界凡山大破之總督杜松劉綎等陣沒鎬遁走明兵死者十余萬我兵僅損二百○帝自率兵取開原城又破鐵嶺城斬游擊李克泰等○帝征葉赫降之大拓疆土○蒙古遺書云統兵四十萬蒙古國主巴圖魯恩吉汗問水濱三萬人滿洲國英明皇帝安寧無恙也○六年水陸並進取瀋陽破明兵七萬斬賀世賢等七將又攻遼陽克之明經略袁應泰何廷魁等死之遼河東七十余城官民薙髮降乃遷都遼陽○七

熊廷弼遁
遷都遼陽
取旅順
寧遠不下
帝崩
福金殉
七歲掌家
破朝鮮
攻錦州
征多羅特
巴林降
殪五虎
榜式

年陷廣寧城明總兵劉渠等六將死之全軍盡沒大小四十余城迎降尋向山海關經略熊廷弼棄守而遁○築城于遼陽東創建宮室遷居之名曰東京○九年遷皇祖皇考陵墓于東京○十年攻旅順城取之○十一年攻經畧袁宗煥于寧遠城不克帝自舉兵所向必克惟寧遠不能下不懌而還○帝不豫幸清河坐湯已而大漸乘船順太子河而下途崩年六十有八大福金殉焉吳喇國女美丰儀而心不純善帝恐後爲亂豫以書遺諸貝勒令福金從死

太宗文皇帝諱皇太極太祖第八子改元天聰崇德在位十七年○帝狀貌奇偉勇力絕倫幼而聰睿秉性寬仁七歲以後太祖即委以家事○天聰元年使大貝勒阿敏伐朝鮮所過城堡望風皆潰國王李倧遁江華島○帝親征破寧遠城兵又攻錦州不克而還○蒙古敖漢奈曼二部落舉國內附○二年親征多羅特部俘獲一萬千余人○巴林部貝勒台吉來降喀喇沁部亦脩和○親征蒙古察哈爾國○帝出獵親殪五虎○命大海榜式翻譯漢字書籍榜式文人

考試　屠遵化　破北京兵　陷永平　造紅衣砲　征皮島　禁婚娶陋習　取大凌河　定儀仗　命習射

之稱也○大設享宴陳滿蒙漢鮮四國樂舞○初考試儒生乙丑年太祖察出明紳衿謂種々可惡皆在此輩遂悉殺之其時隱匿得脫者約三百人至是考試○克遵化盡屠城中官民巡撫王元雅死之命殮之○破明北京城南兵斬滿桂孫祖壽擒黑雲龍麻登雲置書于德盛安寧二門外與明君臣議和○四年攻永平黑夜交戰城中火藥爆發多焚傷我兵乘機齊登兵備道鄭昌知府鄭昌死之兵備道白養粹等降○五年大貝勒阿敏守永平明兵大擧來攻阿敏殺降人白養粹等及城中百姓收其金帛而走○五年始造紅衣砲成鐫曰天佑助威大將軍○征毛文龍所據之皮島○設立六部○禁止婚娶繼母伯母嫂與弟婦侄婦○帝聞明祖大壽築大凌河欲乘我兵未至告毀急征之張春四萬人來救迎戰擒春等四將尋城中粮盡多餓死祖大壽等降副將何可剛死之○六年定旂傘鼓樂諸儀仗禁以錢及貨物賭博○親征察哈爾察汗敗走○遺書與明主議和○命牛录額真令所屬長幼于春夏秋三季習射○

孔耿降　取旅順　尚可喜降　鄂爾羅斯部　盛興二京　較射角觝　宗室名號　山猟親射　祀嘛佛　國號大清　朝鮮降

明元帥孔有德總兵耿仲明降二人毛文龍部下文龍死後無所屬有德叛登州受明兵之討故來降避害○定衣帽制○取旅順口又略山海關一帶前後俘獲萬余人○命官往朝鮮互市○廣鹿島副將尚可喜來降○征虎哈部○八年集外蕃各蒙古貝勒禁其陋習○黑龍江六姓及鄂爾羅斯部桑阿爾來朝○定官名又改瀋陽為天眷盛京黑圖阿喇城為天眷興京○命新附蒙古較射角觝用明和順之意○遣將略宣府克保安州又略山西代州大軍抵大同講和而還○九年使犬部索鎖科來朝○定宗室名號太祖庶子俱稱阿格六祖子孫俱稱覺羅稱某阿格某覺羅○納察哈爾大福金○太祖實錄画圖成○帝出獵親射殪虎鹿野猪共一百二十八○祀嘛哈噶佛盂庫地方送此來命造銀塔藏骨置殿側○阿魯喀爾喀部初來朝○置内國史院内秘書院内弘文院○建國號為大清改元崇德○封諸兄弟子姪為王貝勒○親征朝鮮臨津江氷結堅甚大軍不勞而渡進陷江華島降王妃二王子王宗被圍于

頒曆　厄部貢　理藩院　破濟南　攻松山　征索倫　圍錦州　考取秀才　破洪承疇　傷八人　洪承疇降

南漢城八道人民流離四散倧遂出降定歲貢額數尋又封倧為朝鮮王○二年頒滿洲蒙古漢字曆○厄魯特部來貢烏朱穆泰部來歸○三年親征喀爾喀喀酋聞師至大惧遠遁○明沈志祥率石城島之衆來歸○定蒙古衙門為理藩院○更定八衙門官制○遣兵征明左翼兵破濟南府克三十四城敗敵十七陣俘獲人口二十五萬七千八百右翼兵克十九城敗敵十六陣俘獲二十萬四千四百○朝鮮進獻侍女○四年親征攻松山城堞盡毁不能入命撤

兵○遣兵畧錦州寧遠連山○五年遣蒙古兵征索倫部○編新滿洲入八旂兵男女倶六千七百余名口○六年遣兵更番圍困錦州錦州蒙古為内應我兵入關虜四千三百人○考取滿漢蒙古秀才○親征明明總兵洪承疇率八鎮兵十三萬人來援錦州大軍掘濠絶松山杏山之路掩明兵沿海至塔山斬殺五萬三千七百人獲馬七千四百四十匹我兵僅傷八人○七年松山副將為内應我兵進攻拔城捡洪承疇曹變蛟等錦州總兵祖大壽降明遣使求講

兩日出　赦諸罪　六歲嗜書　伐寧遠　征厄爾喀　迎達賴　兵三桂乞援　破李自成　服明帝喪　福王立　焚化梓宮　定樂章

和○夏四月有二日並出○拔塔山屠俘獲七千人杏山城亦降○八年上不豫赦大辟及責罰諸罪尋崩壽五十有二

世祖章皇帝諱福臨太宗第九子建元順治在位十八年○帝生而神靈志量非常稍長聰明英睿六歲即嗜書史即位後以和碩鄭親王濟爾哈朗睿親王多爾袞輔政○遣兵伐明寧遠斬游擊吳良弼又拔前屯衛斬總兵李賦明○順治元年遣兵征厄爾喀部○遣使迎達賴喇嘛于厄魯特其汗奏功德甚大也○譯遼金元三

史成○命多爾袞往定中原錫以御用纛蓋等物大兵次翁後明平伯吳三桂致書請合兵滅流賊王報書令來歸師至山海關三桂出迎進爵為平西王○師薄山海關賊首李自成率二十萬來戰大兵奮擊破走之○多爾袞入燕京諭令官民為崇禎帝服喪三日除服後遵制薙髮又遣使祭明諸陵○明福王由松自立江南改元弘光○以國禮焚化大行皇帝梓宮○車駕至燕京○大兵招降山西兵二十七萬○全星書現○更定樂章名為始平景平咸平壽平

衍聖公　河清　更先師號　祀歷代帝王　克揚州　擒福王　敗自成　除剃脚筋法　回回來貢

嘉平○以孔子六十五代孫胤植襲封衍聖公顔紹緖曾聞達孟聞璽仍襲五經博士○封多爾袞為皇叔父攝政王○大兵破平陽賊斬四千人降偽副將康勛○陝西漢中府合郡降○二年河清二日○偽吳山伯馬世堯守潼關以七千人來降○更孔子神牌為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從李若琳請也○泰屬州縣三十八城降○遣使祭歷代二十一帝及配享功臣四十一人○給故明殉難太監王承恩香火地○濟寧州進瑞麥報曰時和年豐即是禎祥不在瑞麥○豫親王多鐸克揚州斬史可法福王潛走師至南京魏國公徐州爵禮部尚書錢謙益等降進克淮安○福王走蕪湖章京圖賴栽其去路明兵皆墮水死黄得功力戰中矢没田雄縛王及妃來降○大兵連破李自成自成欲取南京水陸並進師躡其後追及鄧州等七處大捷八次俘自成兩叔并妻妾○除剃脚筋法○各壇及太廟讀祝停讀漢文止讀滿文○回回國來貢○官兵伐故明新昌王於雲台擒之斬三千級又破金聲于徽州斬之○原任陝西道

求蓄髮　唐王稱帝　平西安　廷試貢生　用錢謙益等　李孜降　斬馬士英　誅阮大鋮　武進士　唐王亡　斬張獻忠　芝草生

孔聞謤疏求蓄髮詔革其職○新曆全書成欽天監正西洋人湯若望所修也○明唐王聿鍵稱帝于福建魯王朱以海稱監國于紹興○三年逆寇賀珍以兵七萬攝西安官兵伐之殲滅殆盡西安古長安也○以順天巡撫宋權為大學士○廷試天下貢生百十八人○以故明禮部右侍郎錢謙益禮部尚書王鐸仍原官掌內翰林學士皆無廉恥者也○尚書覺羅郎丘大破賊于夷陵自成弟李孜等三十九人降○除貫穿耳鼻刑○貝勒博託勦太湖斬馬士英吳日生又克金華衢州斬明蜀王樂安王等全浙底定○明兵部尚書阮大鋮等八十余人投誠責其不忠誅之○賜武舉進士郭士衛等及第出身有差○章京阿濟格尼堪等攻下建寧延平等府明唐王朱聿釗走汀州追斬之總兵姜世希來襲汀州我兵擊斬萬餘人韓泰等取興化漳泉趙布泰克福州福建悉平○肅親王豪格襲張獻忠於蜀之西充斬之四川略定○以芝草生嵩山表賀帝曰時和歲稔方為祥瑞芝草何必稱奇○命直省文武官員勅書及精微

斬聿鐭
多鐸輔政
鄭成功起
桂王稱帝
桂王敗走
金李叛

批兼書滿漢字○總督佟養甲斬唐王之弟聿
鐭號紹武者于廣州南邊底定○大清律成○
冊和碩德豫親王多鐸爲輔政叔德豫親王罷
和碩鄭親王濟爾哈郎輔政○禁佛朗西國人
入省止令商人載貨下粤貿易○明鄭成功不
從父芝龍降遂起兵據廈門○明桂王由榔稱
帝於肇慶改元永曆○四年定南大將軍孔有
德破武岡桂王敗走廣西○定三載考績之制
○五年江西總兵金聲桓殺巡按董成學叛廣
東總督李成棟亦叛各擁兵十余萬○五年天

妖婦謀亂
姜瓖叛
大同平
斬何騰蛟
多爾衮卒
瞿式耜死

津妖婦張氏稱故明天啓帝后謀不軌所執伏
誅○許滿漢官民之婚姻○大同總兵姜瓖叛
扇動秦晉逆受桂王之封號○李成棟寇贛州
高進虎拒戰破之○六年郡王博洛圍大同城
中食盡斬姜瓖獻城降○明何騰蛟援長沙徐
勇擒而斬之○將軍譚大陷南昌金聲桓自殺
李成棟赴援乘醉上馬渡江溺死○攝政王多
爾衮出獵薨于喀喇城年三十九追贈帝號廟
號成宗後逆事覺奪封撤享○七年孔有德陷
桂林明大學士瞿式耜被執不屈而死之桂王

兩廣平
魯王敗走
桂林陷
釋奠先師
親試進士
祭明殉難臣

走安隆兩廣悉平○八年遣使招鄭成功不從
遂攻漳州降守將劉國軒○總督陳錦取舟山
魯王朱以海走廈門投鄭成功○九年明李定
國襲破孔有德陷桂林有德自刎○吳三桂與
明劉文秀戰大敗東西兩川陷○幸大學釋奠
先師○定號砲警備之制○十年命內院飜譯
五經○命漢官冠服遵滿式○帝親試吏部侍
郎成克鞏等及內三院學士編檢以上官六十
二員試題君子懷德論一篇請立常平倉疏一
通也○遣使祭明末殉難諸臣范景文等一十

禁習漢書
立鐵牌
親試武擧
黃梧施琅降
荷蘭貢
俄羅斯寇

六人各予謚○十一年祀先農行耤田禮○停
止宗室子弟習漢書諭云朕思習漢書入漢俗
漸忘我滿洲舊制今思旣習滿書卽可將飜譯
各漢書觀玩○十二年傳諭學臣訓督士子○
立內十三衙門鐵牌以制宦官○親試武擧人
騎射持弓謂群臣曰我朝定天下此弓也念此
不忘○鄭成功將黃梧施琅降以成功用法甚
嚴畏罪也○荷蘭國朝貢○十四年命學習土
白特書法○初御經筵○十五年俄羅斯黑龍
江之老寨犯邊○吳三桂破李定國入曲靖○

師入雲南　桂王入緬　鄭成功取台灣　誅鄭芝龍　殺桂王　鄭成功卒　禁女裹足　李定國死　取金厦　定與馬賞

十六年三桂等連勝入雲南桂王走永昌○鄭成功取鎮江入金陵總兵梁化鳳大破之○十七年桂王入緬甸國信郡王卓爾等凱還○諭兵部武科取士以後試馬步箭論策其開弓舞刀掇石俱不必試○十八年帝崩于養心殿年二十四○鄭成功破荷蘭甲必丹取臺灣據之

聖祖皇帝諱元曄世祖次子改元康熙在位六十一年○康熙元年誅鄭芝龍及弟芝豹子世恩世廕于寧古塔從謀反例○呉三桂陳進取桂王之疏入緬城緬王莽應時執桂王致之三桂遂害之於是明全亡稱永曆者凡十四年○明監國魯王朱以海鄭成功相踵卒于臺灣長子經代立猶奉永曆之號○令元年以後所生之女禁止裹足○總兵許龍擒成功弟鄭成賜于厦門○雲南巡撫袁懋功疏報偽晋王李定國走景線病死○二年耿繼茂與荷蘭船會破鄭經取金厦兩島○三年將軍富容禪自西安進斬偽安東王朱盛蒗東川平○定例公以下副都統以上出征臨陣接戰時墜馬人有以馬與騎者奬賚銀一百兩參領以下銀六十兩平人

暹羅貢進　擒王耀祖　定衣服　誅蘇克薩哈　用八股文　罷鼇拜　封肝療父　寬刑　恤流人　起居注　道在不擾

銀二十兩○靖西將軍穆里瑪討蜀賊李來亨平之○四年暹羅國王具表進貢○復科場經書策論三場舊制從侍郎黃機言也○迤東土酋王耀祖據新興僭號大夏總督卞三元戕擒之○五年添設六科滿漢給事中各一員○六年定王貝勒等執事人役衣服俱用綠色○諸大臣奏太子太保內大臣蘇克薩哈不職之二十四罪鼇拜強奏竟處絞○七年命鄉會試復以八股文取士○以西洋人南懷仁為欽天監副以其節氣占候符合也○內大臣鼇拜太師遏必隆專權有罪革職○八年山東邱縣孝子王昌祚封肝療父父病立起特旨給旌後不為例○九年諭刑部盜案內論死者甚多其為誣引株連亦連有之宜詳勘至夾根乃慘痛之刑必不得已而後用之流徙尚陽堡寧古塔罪人衣絮單薄凍斃於路甚為可憫自今十月至正月及六月俱勿遣○十年命翰林院學士傅達禮掌起居注○十一年召講官諭曰從來與民休息道在不擾與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朕觀前代君臣每多好大喜功

尚可喜請老　吳耿請撤藩　三桂反　甘文焜殉　朱三太子

勞民傷財紊亂舊章虛耗元氣上下訏囂民生日蹙深為可鑒○十二年平南王尚可喜請歸老遼東得旨嘉獎吳三桂亦請撤藩其實探朝旨以冀其慰留耿世忠亦請之其意與三桂不異而朝議皆聽之兩藩失望矣○吳三桂殺雲貴巡撫朱國治以所部兵反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以明年甲寅為周王元年貴州提督李本深叛應之總督甘文焜馳至鎮遠被圍自殺賊進入楚境○奸民楊起隆稱朱三太子糾黨謀反約于京城內外放火舉事官兵往捕獲

誅吳應熊　耿精忠孫延齡反　傅宏烈討賊　甘肅陷

其黨陳益等數百人起隆逃去○命多羅順承郡王勒爾錦為寧南大將軍討三桂拿其子應熊于京師誅之○十三年陝西提督王輔臣叛于平涼耿精忠亦執總督范承謨叛于福建陷江西諸州將軍孫延齡殺巡撫馬雄鎮叛于廣西皆應三桂○故慶陽知府傅宏烈募義勇討三桂奉新知縣董宏毅破精忠所遣之兵萬餘人○三桂姪吳之茂與王屏藩合兵破甘肅謀取關中與將軍多羅貝勒相持武關○大將軍圖海與順承郡王為南北聲援與三桂相持岳

王輔臣降　殺范承謨　尚之信降　下親征令　三桂死

州○十四年甘肅提督張勇與王輔臣相持力攻三年輔臣勢窮乞降○十五年康親王傑書大破耿精忠兵進歷城而陣精忠遂殺范承謨滅口而降○安親王岳樂圍長沙遇三桂來援敗績江湖之險復為賊所據○十六年尚之信悔罪請降三桂怒攻之敗績○臺灣將劉進忠以潮州降鄭經回廈門貝子傅喇塔亦卒于軍○十七年帝怒賊不平下親征令賊悉銳圍統領碩岱于永興忽援營去則三桂已死其孫世璠又改元洪化○十八年安親王岳樂等三路

海澄陷　殷化行殿　破鄭經　傅宏烈遇害　誅尚之信

討吳世璠兵破之○將軍莽依圖傅宏烈大破賊復廣西○臺將劉國軒陷海澄總督黃芳世死之已而福建總督姚啓聖大破國軒走之○將軍鄂午濟與滇賊胡國柱戰永寧敗績副將殷化行以孤軍殿且戰且退十二晝夜竟全軍而還○十九年水師提督萬正色與鄭經戰澳寨破之經棄金廈而遁○馬承蔭叛執傅宏烈送於滇世璠欲用之不屈遇害已而莽依圖討承蔭斬之○尚之信復謀不軌為將軍賴塔所執詔賜死○二十年大軍會攻滇城四川提督

趙良棟功 兵世皆亡
誅耿精忠
御書清愼勤字
游釣燕適
臺灣平
登泰山
主闕里
御書額
鄂人請和
武昌變亂
南巡閱河
親征噶虜

趙良棟善戰破賊世璠窮困自縊發三桂墓折骸骨雲貴底定○鄭經卒其下忌長子克壓之賢殺之立次子克塽○二十一年耿精忠降後鞅々復謀不軌伏誅○帝以雲南平躬詣盛京陵寢告祭回京御書清愼勤三大字頒賜各督撫以示警箴○帝避暑瀛臺命群臣以游釣見一體燕適之意○提督施琅諳臺灣之地理故獻進取之策始敗於雞籠後克於澎湖鄭克塽遂降凡三十八年而平矣○二十三年帝登泰山書普照乾坤四字懸于孔子小天下處遂幸江寧○二十四年副都御史張可前請駕幸闕里御書萬世師表扁額勒石頒給各省府州縣學縣掛從之○二十五年革尚書薩穆哈侍郎穆額職以勘河回奏失寔也○二十六年土謝圖汗奏鄂羅斯遣使請和已抵臣境乃命薩布素統兵還黑龍江○二十七年武昌標兵夏逢龍乘裁汰兵索餉之變作亂據城湖廣提督朱治都討平之誅逢龍○二十八年南巡閱河遂至會稽蠲江南賦○二十九年大清會典告成○親征噶爾丹裕親王福善等遇虜於烏蘭布

巡察蒙古
日長夜短
不至甚暗
鄂人進貢
待草發青
二征噶虜
三征噶平
幸五臺山
閱河工
停宗室考試
仆魏閹碑
科道沽直

通破之會不豫班師○三十年上親巡察邊外蒙古編立喀爾喀七旗與四十九旗等○三十一年尚書勒納奏黑龍江日長夜短雖晩日落不至甚暗不知何故上曰黑龍江極東北之地日出日入皆近東北方所以如此○三十二年鄂羅斯察漢汗遣使進貢○三十三年約準噶爾會盟不報侵喀爾喀益甚○三十四年噶爾丹肆掠納木爾陀音詔待塞草發青討之○三十五年親征噶爾丹疾趨克魯倫河噶酋望見龍纛拔營夜遁帝親追之三日不及大將軍費揚古亦大破虜于昭莫多帝勒功于拖諾山而凱還○三十六年復征噶爾丹噶酋進退無地遂仰藥死所部盡降凡三駕而朔漠平○三十七年上巡幸山西五臺山○三十八年上重河工親幸閱視遂至杭州○三十九年諭大學士九卿令科場鄉會令宗室考試宗室朕素加恩何患無官嗣後停其考試○四十年御史張瑗言西山碧雲寺後有前明太監魏忠賢墓幷碑兩座乞行仆毀從之○四十一年諭大學士曰朕觀諸臣任科道時多有敢言沽直聲以得陞

朕言可記　至杭州　探河源　誅李天極　廢太子

遷者又為大僚輒不敢言問以小吏皆云不知
前後頓不相符因顧起居注官曰朕言可詳記
之○四十二年巡視南河登泰山至杭州○遣
尚書席爾達等赴湖廣招撫紅苗○四十三年
侍衛拉錫探崑崙之河源歸奏狀○四十四年
南巡閱河遂駐西湖行宮又陸行幸江寧府○
四十五年昆明人李天極長髮稱文興年號雲
貴總督貝和諾執誅之○四十七年皇太子允
礽暴虐多不法帝泣廢之○四十八年復立允
礽為太子猶不改過又廢之○四十九年行皇

土國來貢　增雲貴進士　請立太子　進明史　潘至善功　禁天主教　佛爾勒戰死

太后七旬慶賀○五十年土爾扈特來貢○五
十一年增雲南貴州進士各一名○五十二年
都御史趙申喬奏請冊立太子上以建儲關係
甚重未可輕定召集諸大臣明諭之○五十三
年原任户部尚書王鴻緒進所撰明史列傳二
百八十卷○五十四年厄魯特入寇至哈密城
下游擊潘至善帥二百人破其二千人○五十
五年尚書富寧安請肅州迤北地方之開墾從
之○五十六年廣東總兵陳昴請禁天主教從
之○五十七年將軍佛爾勒與屬酋托布齊戰

伐西藏　岳鍾琪　伐厄魯特　朱一貴亂　千叟宴　陳恪勤卒

相持月餘兵疲矢竭遂歿于陣○五十八年以
皇子允禵為撫遠大將軍伐西藏叛酋達籟占
巴視軍青海副將岳鍾琪擒其三千人餘部落
納款○五十九年征西將軍祈里德擊厄魯特
破之擒其酋吳梁海等○六十年臺灣知府王
珍稅歛苛虐朱一貴作亂水師提督施世驃總
兵藍廷珍航海討之擒一貴○詔行千叟宴○
帝崩壽六十九太子胤禛即位

世宗憲皇帝諱胤禛聖祖第四子改元雍正在位
十三年○元年河道總督陳恪勤盡瘁罹病卒

陳青天　孫嘉淦疏　破青海　祭明陵　封明裔　岳鍾琪大功

廉幹得民心呼曰陳青天○大學士張鵬翮等
不職免之○國子司業孫嘉淦上親骨肉停捐
納罷西兵之事帝嘉之○大將軍年羹堯分遣
諸將討青海叛酋羅卜藏丹津破之○二年以
李紱為廣西巡撫制陳法鍊兵備民倚以為重
○遣使祭明太祖陵及昌平十三陵封明裔眞
定知府朱之璉為一等侯世襲○四川提督岳
鍾琪以五千騎星行五千里襲虜帳十萬于青
海抵喀喇烏蘇戰斬千餘人乘勝兼行襲羅酋
帳于烏蘭木呼兒大破之斬其八萬人追羅酋

立昭忠祠　罷年羹堯　幽太弟　平狆苗　平烏蒙　褒田文鏡　誅曾静　建賢良祠　才德完節　傅爾丹敗　破策零　罷傅爾丹

至桑駱海而班師○詔立昭忠祠祀捐命立功之臣○三年諸大臣奏大將年羹堯之九十二大罪以青海有功賜自盡○太弟允禵引允禔允䄉及術士陰謀不軌執而幽之○貴州狆苗負嵎叛雲貴總督鄂爾泰討平之○四年吏部尚書隆科多挾勢貪婪有贓罪擬斬決特宥死革職令料理阿爾泰邊務○四川烏蒙土司祿萬鍾反川陝總督岳鍾琪討之擒萬鍾○六年諭内閣田文鏡自到河南忠誠體國公正廉明以此上感天和據前三年收成豐稔而本歲八

府各州二麥復登大有吏治民風之善寔為直省第一○七年湖南靖州人曾静怒落第家居圖不軌捕誅之○八年詔建賢良祠祭漢大臣才德著聞完節者○九年大將軍傅爾丹征準噶爾與其酋噶爾丹策零戰大敗軍得還者僅二千人郡王額附策凌軍别進大破小策零岳鍾琪亦襲烏魯木齊破之○十年策零傾國入冦額附策零出其不意大破之追至燕然山而還○虜把烏孫珠爾傅爾丹再戰敗績責其罪褫公爵○雲南思茅土司刁興國叛元江把總

哈元成功　禁象牙　噶酋請和　領命　召楊名時　破貴州苗　發穀濟飢　靖州苗平　奸吏引去　雷鋐侍學

康天錫討之戰死○十一年貴州苗九股上下數百寨偕叛提督哈元成連戰破之○十二年禁廣東進象牙以其華麗也○噶爾丹策零請和因以阿爾泰山為界○十三年黔苗復起焚掠鎮遠思州命揚威將軍哈元成討之○帝大漸以寳親王為皇太子命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輔政而崩太子弘曆即位

高宗皇帝諱弘曆世宗第四子改元建隆在位六十年○元年雲南巡撫楊名時年七十七應特

徴入為禮部尚書是年卒○湖廣總督張廣泗受七省經畧之命大破貴州苗燒千二餘寨俘斬四萬餘自是南夷不復反○三年以孫嘉淦為直隸總督會水災奏發山東穀三十萬石由海達圻輔以濟飢民○四年帝親策試貢士○靖州猺横嶺苗與廣西猺同叛貴州總督張廣泗擊平之○五年以王安國為左都御史粤東奸吏聞其至多望風引去○六年以雷鋐為編修侍皇子學以其躬行為主也○七年以沈起元為直隸布政使令州縣舉孝子悌弟義夫貞

準部亂
鄂相卒
固原兵叛
金川叛
誅張廣泗
岳鍾琪平金川

婦○十年準部亂殺那木札爾汗帝議大舉雪
兩朝之敗○大學士鄂爾泰卒為相進賢退不
肖士有學行者多禮之○十一年固原標兵叛
攻提督署游擊任舉擊破之○十二年金川土
司莎羅奔叛張廣泗兵三萬征之阻險不能進
○十三年張廣泗老師不能克參將敗死軍士
解體三千兵不戰而潰詔誅廣泗賜死于視師
大學士訥親岳鍾琪統別路兵獨大破金川鑾
立功○十四年岳鍾琪率從者十三人入苗營
諭莎羅奔降之金川始平○十五年西藏酋珠

將酋斬珠酋
羅酋報仇
紫光閣像
治決河
緬國土國入貢
岳鍾琪卒

爾默特陰通準噶爾左副都御史拉布敦固原
總督傅清相謀召致手刄之其黨羅卜藏丹津
縱火執仇二人遂死之○詔畫國初以來功臣
五十人像于紫光閣○十六年帝奉皇太后幸
盛京尋又巡幸江南○十七年命戶部舒赫德
治馬路口之決河○兵部尚書岳鍾琪擒雜谷
叛土司蒼旺誅之○十八年緬甸酋麻哈祖遣
使入貢○十九年土爾扈特使復由俄羅斯入
貢○岳鍾琪討墊江賊卒于資州年六十九鍾
琪岳飛之後其文武之畧有祖先之風矣○阿

擒羅酋
伊犂四部
阿酋叛
兆惠被圍
準部平
召王昶
和酋敗

睦撒納內附封親王○二十年阿酋誘將軍班
第破準部擒青海叛酋羅木藏丹津詔宥其死
○阿酋恃功欲為主于伊犂四部不允怒遂叛
襲殺班第及鄂容安○二十一年命將軍達爾
黨阿伐阿酋逸之詔逮黨阿罪之○二十二年
將軍兆惠伐阿酋被圍于特訥格命侍衛圖倫
楚馳援解圍連戰破阿酋阿酋走俄羅斯途為
回酋所殺準部平○帝南巡召江蘇王昶試弟
一賜中書協辦侍讀○命靖逆將軍雅爾哈善
伐回酋和卓木和酋敗走據山城師圍之遇欵

誅哈善
黑水圍
祭潘思榘
新霍酋兄弟
陳宏謀拜
耕籍田
回部亂

攻六百人沒回酋脫逸帝震怒誅雅爾哈善○
二十三年將軍兆惠孤軍久駐伊犂東征霍霍
軍大至連戰雪中食盡受圍黑水阿里袞援之
解圍乃夾擊大破之○南巡遣使祭故福建副
都御史潘思榘○二十五年將軍兆惠富德兵
三萬伐霍集占兄弟破之虜斬二酋首來降者
十萬○二十八年以陳宏謀為兵部尚書其在
外任三十餘年歷二十一所所莅政必舉故有
此拜○二十九年親耕籍田登觀稼臺○回部
烏什氏怨駐札辦事大臣蘇成驕淫不治事作

納世通克　烏什平　緬人入寇　誅楊應琚　明瑞破緬　明瑞自殺

亂殺之參贊納世通赴援戰克虜執首逆來降○三十年回部烏什小伯克又別聚五百人焚掠據城作亂將軍明瑞夜攻陷之虜縛首逆四十二人來降烏什平○緬甸孟艮酋犯車里破總兵劉得成總督劉藻蒙譴自刎○帝巡幸江浙○三十二年大學士楊應琚伐緬甸數戰不利鄂寧奏其貪功掩敗詔賜死○將軍明瑞伐緬甸蠻兵列象陣當之明瑞力戰破走之○三十三年明瑞乘勝深入被圍於小猛育血戰不解遂自殺帝怒額爾登額鄂寧不往援誅之○

觸瘴多僵　緬人納貢　土爾來歸　四庫全書館　攻小金川　溫福中砲

三十四年大學士傅恒討緬甸連戰雖勝士馬觸瘴多僵恒亦疾會緬酋欲我返木邦孟養哈國與單騎入營定議而還緬人始納貢○三十六年帝東巡遣使南皮祭周尹吉甫墓○土爾扈特酋握巴錫苦俄羅斯征調來歸○特命開四庫全書館○大將軍伐諸土司通金川者破之內大臣阿桂亦入小金川攻布勒山五閱月不能下及冬水落始襲破之○三十八年溫福進軍沮險駐木果木小金川酋來襲溫福中砲死喪三千人阿桂由別路轉戰復小金川又伐

破大金川　王倫亂　臨清陷　阿桂功　府庫闕乏　封暹羅　開俄互市

大金川破之○兗州壽張奸民王倫以清水教治病集黨取臨清城據之帝在熱河聞報命大學士舒赫德率吉林索倫之善射五千討之陷臨清倫自燔死誅其黨千餘人○四十年阿桂進師六戰勝其酋索諾木降大金川平命誅索魯○四十一年戶部奏天下州縣府庫之闕乏帝怒欲盡罷州縣不職者以筆帖式代之以大學士劉統勳之言遂輟○四十三年封鄭華為暹羅國王華復緬之侵地來貢告捷故封之○四十四年復開俄羅斯哈克圖之互市○四十

回教亂　明心[illegible]　平蘭州　回民亂　臺灣叛

五年廣東巡撫李湖偵盜魁以中元歸祀之日擒誅二百餘人自是海賊斂跡○四十六年循化之回徒馬明心傳朗誦號新教與默誦之舊教相仇殺百餘人總督勒爾謹捕明心下獄其黨二千人犯蘭州城兵戰不利賊據山官兵萬餘又敗阿桂至築長圍絕汲道遂破平之○四十九年甘肅回民張阿渾又圍伏羌大學士阿桂來討進圍石峯堡阿渾窮蹙乞降○五十一年安南國相阮惠作亂逐其王黎維祈○臺灣民林爽文居彰化結天地會黨又受逮捕遂叛

柴大紀守　擒林爽文　破安南　孫士毅敗　廓酋寇

攻諸羅總兵柴大紀固守不下外援皆為賊所破將軍海蘭察航海連破賊將軍福康安亦會勦賊屢敗遂擒爽文臺灣平○五十二年兩廣總督孫士毅出安南問罪之師直擣王京大破阮惠于壽昌市毬富良之三江走之復立黎維祈為王○五十三年詔班安南師孫子毅貪窮討阮惠之功不還惠乘元旦張宴突至破走士毅惠亦懼再討遣使入貢○五十五年後藏舍馬爾巴怨其兄之仲巴煽廓爾喀令入寇侍衛巴忠擅以虜降飾奏諷廓酋私許歳幣而背約

刊十三經　六戰勝　平藏地　劉賊變　貴苗叛　乾州敗

廓酋怒復入寇巴忠畏罪投水死○五十六年詔石刊十三經于大學以垂永久○五十七年將軍福康安進征六戰勝盡復藏地廓酋震怖請降乃班師留番漢兵四千戍藏自是廓人貢獻不絶○五十八年奸民劉之協唱邪教授徒徧川陝湖北遂圖不軌發覺其黨皆伏誅而之協獨遁○六十年貴州銅仁府苗石柳鄧乾州鎮筸苗吳半生叛陥永綏命雲貴總督福康安四川總督和琳合兵勦之破黄瓜之苗而總兵福寧亦有乾州之敗其酋吳八月者據平隴稱

英人來聘　効力相援　再舉千叟宴　斬石酋　朱桂政化

三桂後僭王號尋雖就擒其子廷禮亦負嵎不下○英吉利國使來聘且曰倘嗣後有需用西洋兵願効力相援○帝傳位于皇太子永琰年六十一

仁宗皇帝諱永琰高宗第十五子改元嘉慶在位二十五年○元年尊高宗曰太上皇帝及初四日再舉千叟宴○大學士福康安罹瘴卒于金川軍中額勒登保合剿斬石柳鄧呉廷義金川平○以朱桂為安徽巡撫楚豫多邪教多潛伏者桂政尚簡明彊内感化○湖北枝江奸民張

白蓮徒亂　謝振定罷　杖之焚車　殺和珅　四川亂　遇則避之　劉青天　欲行三年喪

正謨唱白蓮教陥當陽湖廣總督畢沅討之殺五千餘人○御史謝振定途捕乘違制車者乃大學士和珅妾弟也乃杖之焚車竟坐罷之及珅敗亦起用○帝親政六日罪大學士和珅之專横下獄尋又賜死○四川南充奸民王三槐倡白蓮教作亂知縣劉清兒畜士民故人樂為死數破賊而賊亦敬清遇則避之四川總督宜綿遣清招撫清投賊營諭之三槐乃降已而復叛後三槐就俘對訊曰四川好官惟有劉清天謂清也○二年太上皇崩帝欲行三年喪朱珪

畢沅撫苗
姚林之叛
王文雄功
關中亂
羅思舉奇功
阿桂卒

為言止之○湖廣總督畢沅撫諭乾州苗給還耕種苗皆感泣歸業沅留辰州撤兵備稚獐卒○襄陽奸民姚之富與白蓮教首林齊集數萬人侵樊城南陽總兵王文雄連戰破之引兵蒞關中賊亦不敢東窺徐州○徐天祿冷天祿亦以白蓮徒並起關中犯興安總督宜綿破之徐天德亦起達州總督英善討擒之○夔州千總羅思舉張賊旗襲王三槐殺四千人又獨入豐城寨燒賊墜崖死者數萬人名震四川○大學士阿桂沈毅多謀知人多薦是年卒○三年將

拂崖縋士
明亮捷
劉清諭
川北平
斬八酋
破海賊

軍額勒登保圍冷天祿于安樂坪三月不下羅思舉拂崖縋死士縱火大破之川東賊衰○將軍明亮德楞泰殲賊于三岔河林齊姚之富投崖自斃斬其首傳被害之三省○劉清復至羅其清營諭降留宿受其享徧說諸酋皆迎送盡禮然恃衆竟不降○德楞泰破冉文儔于通江斬之川北悉平○福寧總兵朱射斗連戰破羅其清于儀隴隣水開縣等斬驍酋八人又力疾移兵伐陝西賊大破之○浙江巡撫阮元破海賊蔡牽于太平牽又寇平陽又擊破之○四年

平六賊
明亮楊遇春功
劉權之等
召武君億
阮元統會試
朱射斗王文雄戰死

額勒登保平羅其清冷天祿等之六賊明亮亦斬張漢徐天德王廷登悍而逸與驍賊冉天元合楊遇春進勦擒廷登○以劉權之為左都御史董誥為文華殿學士各稱其職○前博山知縣武君億多善政以忤和珅去官至此召之已卒○嶺南道蔣攸銛治廣昌會匪之亂平之○以阮元為戶部侍郎總裁會試得士稱盛○五年朱射斗屢破張世隴追至蓬溪為別賊所圍不能脫手刃十餘賊馬陷坎遂死之○固原提督王文雄破高二馬五又被圍于法寶山身受

楊遇春捷
擒勦二冉
傅鼐勦苗
李長庚功
朱珪卒

亂刃死之○五年甘州提督楊遇春擒冉天士勦冉天元于蒼溪戰甚危遇春殊死奮鬭賊遂敗走○廣西巡撫孫玉庭治潮州械鬪之俗遂近肅然○六年貴州石峴苗叛知府傅鼐進勦破諸寨苗退據上下潮死守鼐夜襲攻殪二千余人○八年浙江總督李長庚連破蔡牽牽佯請降颺去長庚追擊沒其六艦牽又造巨艦刼台灣米商合朱濆破溫州又以八十船侵閩長庚迎戰洋中大破之○十年體仁閣大學士朱珪持躬正直服官五十餘年至是卒年七十六

王杰卒
寧陜兵叛
楊芳平賊
傅鼐平苗
飛隊

〇東閣大學士王杰持大體贊廟謨立朝四十餘年至是卒年八十〇寧陜鎮營士陳達順陳先倫怒停米銀之給殺副將楊之震反推蒲大芳為帥提督楊遇春入朝途聞變歸討遇伏于方柴關大敗次日總兵楊芳至自請單騎至賊營諭大芳大芳遂執達順先倫降〇十一年傅鼐專用明沈希儀勦法大小百戰貴州苗悉平又仿苗法之輕捷兼習藤牌閃躍法得精兵千人稱飛隊故所向無不克〇蔡牽復犯台灣沈船鹿耳門阻塞官軍之進路李長庚至不得入

火攻破牽
百齡降海賊
幾擒牽
長庚中丸
罷吳熊光
越南封

別乘澎湖船進攻俘千餘人別隊焚洲仔尾牽返援長庚火攻斃數萬人〇十二年巨冦張保擁數萬人畏兩廣總督百齡之威名百齡偵知從十餘人入數百艦中見保諭之保乃降〇總兵許松年已殲朱濆牽黨敗散長庚窮追當牽大艦躍入幾擒牽者再牽奴素識長庚面狙而發銃丸中喉死之牽因走安南〇十三年英吉利酋度路利牽兵船十三入黄浦兩廣總督吳熊光諭之令歸而遷延至十月詔罷熊光謫伊犂〇阮福映復安南全境入貢依其請封越南

王丘之功
平蔡牽
戴衢亨卒
停英人市
林清變
殺強克捷
太監為應

國王〇十四年福建提督王得祿福建提督丘良功以李長庚部將大破蔡牽于黑水洋牽自燔船溺斃閩浙二洋始平〇十六年大學士戴衢亨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是年卒〇西巡幸趙州五臺山〇英吉利船擅入内洋兩廣總督蔣攸銛命停貿易〇十八年帝獵木蘭河南滑縣天里教賊李文成林清謀反二人聚財結黨至數萬清邑近京故賄内侍作亂殺知縣强克捷其黨在長垣東明曹州定陶者同時起陷城清使其黨潛入北京内城太監劉金等為内應賊

沮雨驚至
誅林清
圍滑城
二楊平文成
稱明裔

遂犯大内皇次子貝勒綿志拒戰破之〇帝行沮雨于白澗而賊警至乃回蹕下自罪之詔是日捕清黄村駕還宮磔清及金等傳首圻内〇李文成又使其黨圍濬縣奪運河之糧陜西提督楊遇春河北總兵楊芳至破賊圍滑城城堅粟足文成逃出將據太行險楊芳大破之文成放火自燔死官軍攻滑久不利楊芳歸來穿隧發火城遂陷斬二萬人而滑縣平〇十九年豫州邪教餘黨朱毛俚稱明裔謀逆江西巡撫阮元擊平之〇二十一年内閣學士湯金釗督學

不患無才　學行結知　董敎曾卒　嚴如熤治　邺婺局　林青天　孫玉庭除　張格爾反　楊遇春捷　楊芳捷

政于江蘓帝曰江蘓士子不患無才但須植德其勉力訓誨務得真才以佐國政○二十三年體仁閣大學士劉權之以學行結主知歷京秩五十餘年是年卒○二十五年帝崩于熱河

宣宗皇帝諱綿寧仁宗第二子改元道光在位三十年○元年閩浙總督董教曾弘毅明果有聲績是年卒○嚴如熤為陝西按察使抵任七日卒治績曾顯漢中秦民巷哭如失父母○兩廣總督阮元嚴捕盜賊奏設邺婺局又請禁洋商之鴉片○閩浙總督趙慎畛就地勢聯結土團劇盜所發所在就獲○三年以林則徐為江蘓按察使決獄平恕民稱曰林青天○四年河決高家堰兩江總督孫玉庭以治河無効除名○六年回部酋張格爾反將軍慶祥戰敗敖罕酋亦起援回人陷喀城參贊楊遇春進伐擒斬數萬人追至渾河乘大風沙又大破之○甘肅提督楊遇春合軍大破張格爾追至葱嶺遇浩罕之伏鏖戰得脫帝責諸將深入召還遇春以芳代之芳誘致張酋大戰克喀城追擒之回部平○雲貴總督阮元綏撫猓蠻教屯種南甸隴川

受回俘　敖罕反　朱楨桂治　蔣攸銛卒　俄人拒敖援　趙金龍反　盧坤捷　林則徐治　呉熊光卒　林則徐治　黄爵滋疏　焚鴉片

土司皆降○八年帝御午門受回部俘命誅張格爾○九年敖罕安集延之勇萬餘人焚掠喀什噶爾伊犁參贊容安觀望不進勇能颺去命誅容安○朱楨桂為廣東巡撫獷俗向化洋商奉約束○大學士蔣攸銛兼掌塩政不舉坐為侍郎召還途卒○十一年敖罕聞官軍至乞援俄羅斯見拒始請納貢通商詔許之○十二年永州猺趙金龍叛殺湖南提督海陵阿桂楊猺亦起援之滿洲騎兵不習山險副將游擊討之皆戰没湖廣總督盧坤召鎮筸苗兵習險者破金龍斬之○連州猺作亂總督李鴻賓討之陷伏而敗提督余步雲再攻遂降之○以林則徐為江西巡撫會呉中洊飢奏免逋糧籌賑鄉盡結京控諸獄○十三年前湖廣總督呉熊光性朴直多治績是年卒○十七年林則徐為湖廣總督荊襄歳苦水患命築堤防躬自監視○十八年林則徐入覲命為欽差大臣莅廣東經理海務○十九年鴻臚卿黄爵滋疏請禁鴉片烟○林則徐為兩廣總督責英吉利商舩悉使出所齎之鴉片示衆焚之獨絶英商之互市故英

英人寇
陳佛
擒英王女
謫林則徐
返英王女
定海陷
乍浦陷
陳化成中丸
鎮江陷
定和議
臺民殺英人

人怒驅兵艦來逼請復互市則徐固執不許英將蘇容多還侵廣東及香港○二十年江南提督陳化成守呉淞備英寇拊循部曲嫗呴如家人軍中呼為陳佛○英人侵浙東大將軍伊里布赴援英船入餘姚膠沙不能前乃迫擊擒其王女之帥○二十一年英人請還王女不報遂詣京請和命欽差大臣琦善往廣東議之○二十一年兩廣總督林則徐革職謫伊犂及和議起忌者中傷之也○琦善伊里布受英人之刼返王女而和亦不成命免官○英印度將僕鼎

查陷香港厦門進攻定海總兵葛雲飛王錫朋赴援大與英人力戰死之○二十二年英人陷乍浦都統長喜同知韋逢申力戰死之○英人攻呉淞化成督戰放礮壞數艦會制軍牛鑑先潰化成留戰中丸死之○英人攻鎮江將軍齊慎夜遁欽差裕謙副將海齡力戰死之○英人迫金陵復起伊里布琦善會僕鼎喳出鴉片償金割與香港以定和議○臺灣民惡英人擒殺其遇颶者英將怒問罪總兵洪達為之坐免官○新寗守備李沅發作亂千總鄧紹良擊擒之

起林則徐
回賊叛
滇治
廣民逐英人
花縣天教
釋洪秀全
秀全叛
大求賢
号太平王
林則徐卒
張必祿卒
向榮代軍

○二十五年起林則徐為陜甘總督擊野蠻寇平之○二十六年緬寗回賊馬國海結雲州回賊馬登霄亂邊徼雲貴總督李星沅討平之○二十七年林則徐遷為雲貴總督積年劇賊皆就勦撫滇人綏服○廣東民逐在留英人報怨英將怒襲諸砦取之總兵謝罪事始定○廣東花縣天主教徒洪秀全謀亂廣西集衆二千桂平知縣貫令寗擒捕送潯州獄巡撫鄭祖琛老懶嗔其多事遂釋之○三十年洪秀全放歸叛金田陷廣西諸城楊秀清石達開等歸之得數千人○提督向榮與千總鄧紹良犄角數破洪秀全賊竄潯州○帝崩皇太子奕佇立

文宗皇帝諱奕佇改元咸豊在位十一年○元年詔天下大求賢才大學士致仕潘世恩薦林則徐姚君瑩有封疆才○洪秀全自號太平王侵桂平入象州○雲貴總督林則徐輿疾討洪秀全賊聞之半散秀全謀遁海則徐途卒於廣寗提督張必祿蜀中名將討賊未戰而亦疾卒於廣西營兩廣總督向榮代之治軍所向奏捷○大學士賽尚阿督師召秀水知縣江忠源忠源

江忠源楚勇
一日七勝
烏蘭泰捷
擒大全
烏蘭泰中礮
道州敗
秀全敗
桂陽陷
殪蕭酋
岳州陷
漢陽陷
武昌陷

募郷兵五百人號楚勇與弟忠濬忠濟擊賊下
永安破之○洪秀全回新墟賽尚阿所募川楚
兵與都統烏蘭泰會勦一日七勝殺三千人賊
遁據險而官軍遂敗賊勢復振○都統烏蘭泰
以地雷破賊于莫家村燒殺數千人其後賊望
其旂不敢近○二年烏蘭泰又復永安州擒洪
大全磔之○賊酋馮雲山犯桂林烏蘭泰赴援
破之中礮死江忠源亦至破賊解圍又遮賊湖
南殪雲山○楊秀清犯廣西巡撫鄒鳴鶴城守
拒戰郤之○賊入道州湖南提督餘萬清弃城
走賊進破桂陽江忠源來戰破之○洪秀全敗
入永安會郴州李嚴通作亂敗歸秀全俱突圍
逸併力攻桂陽知州李啓詔被執罵賊死○巡
撫駱秉章被圍長沙江忠源等赴援殪賊酋蕭
朝貴○洪秀全以十萬兵圍岳州有内應者而
城陷湖北提督博勒恭武敗走賊恣掠而去○
洪秀全乘勝長驅以地雷破漢陽知府董振鐸
知縣劉宏死之○將軍向榮大破賊武昌遇水
潦引還是夜賊俄至登城知府常大淳失守自
盡○大學士杜受田公忠正直有輔導之力是

順天戒嚴
賊去武昌
興國陷
九江陷
安慶陷
金陵陷
中原震
向榮捷
金陵捷
將襲北京
南昌圍
江忠源援
揚州敗
堅壁清野
開封守

年卒○順天尹翁心存簡民兵壯聲援北來之
賊不敢近○三年洪秀全滿載貨寶去武昌向
九江官軍代入城不敢追賊陷興國知府李源
死之○洪秀全犯九江壽春總兵恩長戰死兩
江總督陸建瀛失守走金陵○洪秀全以九江
城空弃去取安慶殺巡撫蔣文慶直侵金陵以
地雷壞城陸建瀛走被害提督珠隆阿將軍祥
厚死之賊據此以為巢窟即明南京也○金陵
陷覆中原震動帝撰呉文鎔為湖廣總督至則
湖州已危赴援解圍○欽差大臣向榮攻金陵
克通濟門取鍾山殺萬餘人○林鳳祥陷鎮江
取揚州將由淮安襲北京大學士琦善等攻伐
連克賊勢稍衰○賊圍南昌侍郎曾國藩遣湘
勇軍援南昌不利遂大造戰艦以得制勝○知
府林福祥被圍南昌勢日急湖北按察使江忠
源星夜赴援力戰破走胡以晄以解圍○參將
師長鏕製樓船攻揚州城不利總兵雙來戰死
○詔各省行堅壁清野之法使賊進無所掠退
無所歸○吉文元圍開封巡撫陸應穀捍戰郤
之○懷慶被圍久知府余炳固守不下大學士

殺吉酋　賊入晉　賊入趙　復深州　賊入燕　江忠源敗

勝保赴援射殺吉文元傷林鳳祥○賊深入山西垣曲殺河東巡撫張錫蕃又破曲沃據平陽詔勝保討山西賊○林鳳祥李開芳由潞城入直隸境進至深州詔免直隸總督訥爾額以惠親王為大將軍以僧格林沁為參贊以討賊○賊侵欒城勝保率突騎破之復深州城○賊別部直侵天津太沽守備已嚴長蘆塩官文謙督戰破之賊北來所犯則古韓魏燕趙之地也○江忠源與賊戰田家鎮敗績李源等戰死○秦日綱破舒城刑部侍郎呂賢基死之○賊圍江

崇陽圍　江忠濟捷　鐵鎖斷江　李續賓捷　鄧紹良捷　迫天津　佟謝戰死　誉屠揚州

忠源于崇陽江忠濟赴援力戰大破之湖北平○賊又圍江西穿隧城幾陷數次知府江忠濟力戰全之○直隸知州李續賓與賊戰半壁山賊十萬列陣鐵鎖斷江衆失色續賓斬退者軍心始固遂大破之取田家鎮會秦日綱來爭又破之於孔壠○江南提督鄧紹良連戰破賊于東壩及黃池○勝保追賊迫天津衛賊殊死返衝蒙古副都統佟鑑邀擊破之乘勝進馬踣為賊所殺知縣謝子澄救之亦歿于陣○詔誉使屠揚州賊會賴漢英來救城賊潰圍走帝聞震

罪敗將　廬州圍　江忠源殉　以圍為攻　吳文鎔殉　會勦議

怒免琦善誅敗將馮景尼謫師長鏈○江忠源援鳳隸屠賊又援廬州入城助守胡以晄大軍合圍城中兵僅三千糧械皆乏忠源力疾登陴逾月賊穿隧城陷忠源血戰被七創投水而殉焉○四年欽差大臣勝保以官兵屢挫建以圍為攻之策屢獲成效進衝獨流之賊窟破走之○兩湖總督吳文鎔壁堵城再破賊巡撫羅綸不給械糧故三戰致敗文鎔下馬向北拜投水死之詔逮綸綸懼自盡○曾國藩建三省會勦之議大造船艦募水勇自統之水師發衡州進

岳州捷　鄭張殉難　斬曾首　武昌二陷　塔齊布捷　施五采帆

討賊聲勢大張○賊陷岳州巡撫駱秉章破之喬口曾國藩次長沙使弟國葆破賊寗鄉○賊犯金鄉知縣楊鄭白失守全家殉難賊乘勝又陷臨清知州張積功死之○賊逸臨清據曹縣勝保連戰破之斬僞相曾立相東境悉平○自賊據漢陽武昌勢危居民悉遷兵不滿陴遇攻忽陷布政使岳興阿按察使曹懋堅死之○賊復攻岳州總兵陳輝龍戰死提督塔齊布力戰破之斬曾天養○曾國藩討武昌賊賊萬檣蔽江施五采帆國藩令獲一帆者與十萬錢士爭

焚二百船
武漢同日復
破陳玉成
李孟羣捷
李鴻章捷
下鶴城
上海賊平

奮立焚二百船塔齊布陸軍同時燒連壘破賊大戰兩日遂抜武昌彭玉麟楊昌泗別攻漢陽同日下之會陳玉成來拒武昌軍羅澤南塔齊布並破之玉成又據孔壠李孟群水師攻之七勝悉焚潯陽船○巡撫福康安使編修李鴻章取含山賊鴻章三戰勝遂抜之○李兆受數萬據鶴城徽寧道何桂珍召土兵三千徼以忠義攻破降之○五年土冦謝安邦劉麗川通洪秀全久據上海不下江蘇巡撫吉爾杭阿破之斬二賊○僧格林沁克連鎮擒林鳳祥送京凌遲

河北平
武昌三陷
復徽歙
扎拉芬戰死
揚霈敗
廬州捷

復擒李開芳等八酋誅之河北賊平○賊據漢口俄來突武昌之虚胡林翼等在外不遑返救城忽陥巡撫陶恩培知府多山死之○徽州土冦誘賊陥治城知府石景芬請援巡撫何珪清連戰破賊遂復徽歙婺源○西安將軍扎拉芬統兵至襄陽會賊犯隋州與之戰斬千餘人賊來益多遂負傷陣歿賊乘勝破德安府豫州戒嚴湖廣總督楊霈亦敗于廣西詔以荊州將軍官文代之復雲夢應城軍威稍振○欽差大臣和春攻廬州大小數百戰火箭破城焚五千人

塔齊布卒
復義寧
胡林翼捷
破石首
瑞州敗
斬驍鋭
湯金釗卒

○湖南提督塔齊布在湖南屢著戰功又傳令攻九江城病起卒○賊陥義寧都司呉錫光赴援全軍戰沒羅澤南代之進破賊遂復城○湖北巡撫胡林翼將攻武昌與賊戰金口擒僞相陳大為乘勝遂復漢陽○石達開乘虚入義寧羅澤南與胡林翼協撃大破之○賊犯瑞州知府劉希洛戰死曾國藩遣副將周鳳山赴援破賊斬驍鋭六百人○六年鎮江賊復陥揚州鄧紹良赴援破之○太子太保致仕湯金釗品行端正兩朝恩眷無比至是卒年八十四○知府

江忠濟戰歿
羅澤南中礮
胡林翼功
向榮苦戰
彭玉麟功
官文合勦

江忠濟連戰破賊遂敗于通城陣歿勇兵三千殉之無一降者○羅澤南破賊武昌賊又乘霧掩至澤南復撃破之進至城下中礮死○石達開入江西陥諸郡古隆賢亦來援武昌巡撫胡林翼設伏破之達開聞之來援林翼又撃大破之○江蘇巡撫吉爾杭阿攻金陵力戰死之○鎮江溧水賊合軍俄來突江南大營向榮苦戰脱圍退保丹陽○賊據南康之衝要總兵彭玉麟攻之焚其戰艦復城○石達開怒撲口敗入漢陽官文與胡林翼合勦大小數十戰皆勝○

向榮卒　邊錢會賊　沈葆楨守　賊酋相殺　李鴻章捷　武漢又同日克復　胡林翼捷　李續賓捷　曾國藩喪　水為赤　李成謀捷　太湖捷

賊犯丹陽向榮病篤提督張國樑勵軍迎戰破之榮遂卒于丹陽軍○江南提督和春破賊三河參將程智泉深入戰沒○邊錢會賊起江西圍廣信城巡撫沈葆楨拒戰破之○向榮已死金陵賊酋相慶楊秀清有自立意洪秀全使韋昌輝殺之而又殺昌輝石達開恐而夜逃○李鴻章破巢縣賊復城湖中賊來援鴻章又擊斬七千人○官文胡林翼以襄樊賊平乃大擧官文圍漢陽拔之殺七千人林翼攻武昌又殲萬餘人二城同日而克復○浙江巡撫曾國荃伐安福賊斬驍悍數千人○曾國藩援南昌至九江勞軍○陳玉成犯鄖州武昌大振胡林翼聞警潛軍出龍山大破之○賊掠江西沈舟塞湖口按察使李續賓戰梅花洲大破之○七年曾國藩以喪解任總兵楊載福代領其軍○總兵鮑超與賊戰王家河斬五千人水為之赤知府李續宜亦克黃岡斬三千人○陳玉成率數百艦入華陽鎮總兵李成謀旬日轉戰千餘大破之○江西賊數萬犯太湖都統多隆阿鮑超迎戰斬四千人李續宜彭玉麟水陸夾擊又殲六

鄧紹良殉難　焚英館　英佛入天津　許互市　秣陵捷　磔林酋　金陵危困　攻金陵　重圍成　突出欲走　百餘壘潰　復揚城　六合城守

千人○浙江提督鄧紹良已破黃池賊援浙江別賊伺虛俄突我橋紹良不支整冠向北拜自焚死○廣東吏捕其民犯令役英船者英人拒之吏怒焚館英領事亦怒焚省城廷議出償金成和○八年英佛二國協議入北河破諸砦直入天津命穆親王至天津許其諸港互市等之事二國兵引去待約○和春張國樑進攻金陵克其外蔽之秣陵關馘六千人○林啟榮據九江已十年百計死守李續賓彭玉麟率十六軍陷之磔林啟榮○洪秀全出兵雨花臺欲解圍和春豫設伏大破之○起復曾國藩往浙江辦理軍務○洪秀全愈危困出兵于神策太平二門犯大營欲潰圍而走副將馮子材大敗之和春復攻金川門破賊○賊圍建寧府曾國藩出師援之○金陵重圍成此如長城周廻至百餘里秀全益窘全軍突出欲走張國樑奮戰破之賊又退守○陳玉成自上游來犯汊河百餘壘望風齊潰賊長驅陷揚州尋張國樑領大軍夜攻破賊復城○陳玉成入鄂州長江重城望風瓦解運使温紹原以六合孤城大小百戰屢破

溫紹原殉難　李曾殉難　李吳殉難　號六十萬　胡林翼功　石賊敗

賊保守六年至是玉成俄來圍而外援絕紹原攜妻子赴水而死○石達開援金陵陷溧水總兵張玉良張國樑擊之前後斬萬餘人○浙江布政使李續賓同知曾國華與陳玉成李世賢之十萬衆大戰三河集軍敗死之○九年陳玉成陷廬州前布政使李孟郡生員吳毓衡力戰死之○石達開犯湖南攻寶慶衆號六十萬胡林翼使李續宜往援破賊解圍林翼又與玉成戰小池驛大破之○石達開敗後尚據東南路李續宜劉長佑大戰賀家坳破之○洪秀全不

張德勝功　多隆阿捷　袁甲三代　石賊伺蜀　申明大義　拔上下關　杭城陷

得逞志於盱眙來犯清壩營官張德勝破之手斬其驍賊吳汝孝○十年陳玉成結河南捻匪張樂形衆十萬自廬州來犯多隆阿力戰斬七千人○以勝保軍挫代以袁甲三為欽差大臣討賊復鳳陽臨淮○石達開伺蜀不能入轉犯廣東連山鄉勇迎戰破之○和春申明大義解散賊黨泰國禮謝茂廷投降請攻上下關為內應張國樑赴期遂拔兩關○李秀成襲杭州城守陣兵少而忽陷巡撫羅遵殿布政使王友端死之○和春增築長圍謂平賊在旦夕及援浙

和春傷卒　張國樑中丸　蘓省陷　徐有壬殉　曾國藩為兩廣　楊衆十萬　晝夜血戰

江軍餉不繼士生離心洪秀全偵之檄外賊合攻大營破之和春負傷走丹陽途卒賊就圍丹陽國樑出戰中伏賊之丸手刃數人投河而死○蘓省東南財賦之區歲輸數百萬金以充餉以常州為屏蔽賊先拔常及蘓蘓兵脆弱不習戰有應賊者而城陷巡撫徐有壬死之○以曾國藩為兩廣總督加尚書○賊犯湖州道員趙景賢自蘓馳歸援知府瑞春守城破賊斬數千人圍三日而解尋蘓州陷楊輔清十萬來犯景賢晝夜血戰圍始解及杭州再被圍景賢馳援

趙景賢三次解圍　應寶時功　曾國藩督江南　突騎遇礮敗　英佛突北京　避寇熱河

破賊圍始解而湖州又告急即回援賊解圍遁詔以三次解圍之功賞按察使○賊據松江伺上海直隸同知應寶時乘其不備斬關入殪千餘人奪七十艘遂拔府城○以曾國藩為欽差大臣督江南軍務命駐軍所門以壯徽寧聲勢○英佛兵自天津入仙河郡王僧格林沁以突騎破之遂遇礮敗還又戰東沽大敗兩國兵入通州滿兵擊之復為礮所破兩軍乘勝突北京滿兵拒戰復敗帝避寇熱河后妃諸王皆從使恭親王奕忻留守兩軍入京乃還俘囚出償金

與英佛和　壽州圍解　周天受死守　祈門再犯　秀成傷走　吳熊父子殉　趙榮祺父子殉

定市場和議始成曾國藩胡林翼日夜謀入援
事遂止○陳玉成圍壽州擁二十萬衆巡撫翁
同書拒戰郤之○李秀成攻寧國府提督周天
受死守至七十餘日粮竭援絶與道員福咸死
之○曾國荃駐祈門汪懷忠來犯道員張運蘭
出戰斬之李秀成又來犯運蘭又與總兵鮑超
戰柏莊嶺斬吳桂先秀成傷走○石達開竄蜀
未果犯湖南陷綏寧知縣吳熊父子死之又陷
東安知縣趙榮祺父子亦死之賊轉圍建昌總
兵左宗棠破之○賊長驅争湖口又攻彭澤曾

祈門捷　陳李猖獗　義民破賊　曾國荃捷　左宗棠捷

國藩檄諸將赴援破之○李秀成古隆賢賴裕
新攻祈門曾國藩分兵斷其後大破之自此不
復來窺○陳玉成十萬衆犯霍山破副將余際
昌又取黄蘄二州勢極猖獗李侍賢亦陷婺源
左宗棠連戰破之侍賢又陷常山江山二縣義
民團聚擊破之再至犯范村宗棠復擊破之○
陳玉成屯集賢關勢復振彭超成大吉合勦破
之○浙江巡撫曾國荃攻安慶諸賊多降獨吳
定才不屈來犯國荃環擊斬六千人○太常卿
左宗棠追李侍賢破之于桐樹嶺復景德○總

復武昌　安慶淪陷　桐城要道　負嵎待援　旗幟冒裝　胡林翼卒

兵彭玉麟道員蔣凝學破李秀成復武昌通城
○陳玉成與楊輔清合十餘萬犯太湖總兵胡
祐發赴援斬千餘人圍始解○安慶省城淪陷
九年曾國荃鋭意圖之陳玉成來援國荃攻圍
奮戰達旦斬三千人○桐城為七省要道安慶
咽喉城堅而高賊負嵎待援陳玉成擁衆數萬
來往于集賢關曾國荃恐其與桐城合相機進
勦殪二千人○玉成亦破鶴山取官軍旗幟冒
裝馳入黄隨陷之又圍皖城胡林翼力主復皖
之議桐城盧舒隨克復而林翼病卒○隋州遺

破捻匪　全浙糜爛　秀全蹙　杭城陷　王韜獻策

孽連豫州捻匪犯襄陽欽差大臣使劉岳昭破
之殺萬餘人○時賊勢猖獗浙江全省為之糜
爛因以兩江總督曾國藩兼掌浙江軍務○諸
省攻剿重城連復金陵勢蹙洪秀全怖甚乃令
李秀成等以分官軍兵力故秀成攻杭城兩月
而陷巡撫王有齡等死之○帝崩太子載淳即
位

穆宗皇帝諱載淳文宗長子改元同治在位十四
年○元年吳郡長州奇士王韜獻策曰招募洋
兵人必餉貴不如以壯勇充數而請洋官領隊

洋法教演
膽壯力奮
常勝軍
英佛米三將
合擊破賊
取梁山金柱二關
斬陳玉成

平日以洋法教演火器務令精練西官率之以進則膽壯力奮似亦可收効於行間上海帥用之遂有洋鎗隊之設號為常勝軍是年賊犯上海所催之米人華爾英人何伯佛人卜羅德以輪船開礮合擊破之○左宗棠破楊輔清于開化斬藍以道曾貞幹破賴文鴻于繁昌斬吳大觜曾國荃取梁山關彭玉麟取金柱關二關皆金陵之鎖鑰賊勢大沮○大學士勝保大克壽州擒陳玉成陳士才斬之玉成與李秀成賊中驍健秀全倚為左右手○陳得才深入陝西犯

賊入秦
佛將中丸死
趙景賢被執
取秣陵大勝二關
常勝軍功
賊突上海

武關參將阿揚阿擊破之得才又犯滑南知縣曹士鶴死之參將李恒嵩率米人華爾大破賊復青浦佛人卜羅德別破南橋賊中丸死英人何伯亦攻寧波鎮海賊破之○李世賢譚紹洸圍布政使趙景賢于湖州城中援絕粮盡食雀鼠樹皮又竭城遂陷景賢自刎為人所持遂陷賊詈罵不屈○曾國荃又取秣陵大勝二關鮑超攻寧國之楊輔清斬六千人○賊圍松江巡撫李鴻章米國提督華爾率常勝軍破青浦泗涇賊陳炳文六萬人又來突上海總兵程學啓

米將中丸死
英將克
賊入楚走秦
破陳得才
號六十萬
九洑戰
胡蕭大捷
涇縣戰

等擊走之○米人華爾攻慈溪復之會中砲死英人何伯破譚紹洸復嘉定紹洸又犯重固鎮李鴻章破之擒斬數萬人○陳得才之入楚也穆正春破之應城多隆阿破之樊城訥欽破之鄖陽得才又走入陝西○李秀成親率偽王十三人號六十萬來援金陵曾國荃力戰數日遂破走之秀成復來圍九洑洲提督李世忠擊破之○石達開入侵四川提督胡中和蕭慶高等合勦殪二萬餘人○二年元旦楊輔清七萬圍涇縣鮑超赴援大破之陳得才入陝陷興安圍

丘監生
誅樂形
三賊連敗
趙景賢死節
石達開平
顧山捷

總監生丘振家夜攻復城○河南捻匪張樂形受洪秀全偽封擾楚豫江皖僧格林沁大小數百戰遂擒樂形誅之○譚永洸圍常熟李鴻章破之李侍賢攻金柱關鮑超破之李秀成犯石澗埠曾國荃破之○福建布政使趙景賢在賊中一年罵賊不屈遂遇害○石達開犯蜀自陷絕地總兵唐友耕火攻殺萬餘人楊應剛追擒達開凌遲之○曾國荃攻金陵之雨花臺拔九壘尋取九洑洲賊勢益衰○李秀成合偽五王內犯統領李鶴章戰顧山大破之擒偽王侯百

諸將連勝
洋將勝
青陽圍
援軍四合
李鶴章援
擒陳酋
古酋降

餘人李鴻章亦破花涇港賊復呉江震澤尋江
忠義之文橋李鶴章之江陰蔣益澧之富陽皆
破賊立功而洋將戈登厖發亦破李秀成於蘇
州○黃文金等七悍酋擁十餘萬衆圍青陽守
將朱品隆病篤將陷會曾國藩所撥之援軍四
合破賊殺萬餘人圍始解○李鴻章攻無錫李
侍賢來援而敗李秀成又提十餘萬來李鶴章
來援擒黃隆芸賊乃引去總兵程學啓亦破五
龍橋擒陳得勝○古隆賢等懼青陽之捷以石
埭太平旗德三城來降楊文清等亦以高淳來

復蘇城
誅三賊
賊用洋人
劉銘傳功
賊取漢中
劉蓉功
破捻匪

降○李秀成據蘇城四年悉精銳守之李鴻章
率常勝軍以炸礟破城秀成夜逃蘇城竟復李
鶴章亦拔無錫擒黃子澄左宗棠亦克餘杭斬
鄧光明高連升○賊用西洋人飛爾復來輪船
圍奔牛鎮總兵劉銘傳赴援破走李秀成斬萬
餘人○三年陳得才據漢中府當金陵圍急洪
秀全令回援陝西巡撫劉蓉偵知急攻破走之
復府城○得才欲援金陵結皖豫土賊合衆十
餘萬入棗陽總兵趙充彰被圍總兵楊朝林赴
援破之捻匪犯河南者僧格林沁官文共擊破

復杭城
擒賴酋
攻金陵
秀全自殪
城陷
誅李秀成等
燒秀全屍

之○總兵蔣益澧洋將德克碑水陸並攻破杭
州賊復城○巡撫李鴻章擒陳坤書于常州總
兵詹啓綸擒賴桂芳于丹陽唐義訓亦破李侍
賢于巖州○協辦大學士曾國藩節制四省軍
務令諸將合攻金陵浙江巡撫曾國荃盡破其
外援大舉圍城洪秀全以城危服毒自殺賊立
其子福瑱守之國荃晝夜苦攻火發于隧城遂
陷李秀成突圍不能出福瑱據牙城燒巢夜逃
提督蕭孚泗擒秀成洪仁達江仁發凌遲傳首
各省發秀全屍凌遲燒之秀全兄仁政弟仁玕

誅洪福瑱
告成禮
陳得才自殺
左李大捷
江浙平
僧王戰死
視師襄陽

亦就擒磔之按察使席寶田擒福瑱于廣信山
中凌遲之帝以金陵平修告成之禮祭諸陵又
命曾國荃祭明太祖之孝陵○僧格林沁與官
文合勦連破陳得才得才窮窘仰毒死發屍戮
之○黃文金十萬衆尚據湖州左宗棠李鴻章
大破之斬文金江蘇浙江悉平○四年總兵郭
松林擊漳州賊閩浙總督左宗棠擊嘉應賊共
平之○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與湖北捻賊戰
曹州軍敗死之○五年以曾國荃爲湖北巡撫
勦捻匪視師襄陽○曾國藩自徐州啓行討山

國藩罷病 平捻匪 天津民殺佛人 誅罪首出償金 李鴻章為直隸總督 國藩卒 鴻章請遣使日本 王凱泰請設領事 太后聽政 祠鄭成功 俄英條約

東賊，罷病臨淮乃疏請李鴻章代視軍○六年以李鴻章為湖廣總督擊捻匪平之○七年以曾國藩為武英殿大學士尋為直隸總督以馬新貽為兩江總督○天津民殺佛人焚天主堂遣曾國藩辦理誅罪首十五人出償金事始得平○帝以兩江任重又以曾國藩為總督以李鴻章為直隸總督○十一年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卒年六十二謚文正賜御製祭文○十三年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建議請遣公使於日本及西洋通商各國○福建巡撫王凱泰建議請通商各國於都城設公使於行省設領事○帝崩無子醇親王子載湉入嗣位改元光緒

今上皇帝名載湉宣宗帝庶孫也其入立出皇太后之旨而年尚幼故皇太后垂簾聽政○光緒元年閩浙總督李鶴年等請於閩省台郡建明延平王鄭成功之祠以獎勵忠義之風詔許之○俄羅斯可汗致使請互市條約詔許之○二年命直隸總督李鴻章會英吉利公使改通好互市之條款尋使禮部侍郎郭嵩燾於英國駐

妖教入蜀 教徒州民之亂 焚天主像自免 左宗棠伐喀什噶爾 請禁鴉片 請禁厚葬 日本使救飢民

其京龍動以為領事○重慶天主教徒之亂作先是妖教之入蜀誘民編名教會籍勢逞奸而教主為佛朗西人范若瑟遂寃諸縣病之訟官而事格故群起而殺教徒以洩忿教徒亦放火燒舍以報怨於是鄉民又燒會館殺教徒而遠近風靡者十余萬人遂入府城欲盡燬教堂以除患重慶知府百計切諭令解散佛之教主以曲在巳執首謀出之而府員亦捕倡亂者徇之已而教徒又投毒於井以害州民州民又怒逐江北之教徒數千人城中教徒三百處勢不可敵自焚天主像更立天地君親師位之教而事始得鎮靖○三年使陝甘總督左宗棠伐喀什噶爾先是其可汗阿古柏梟勇有謀畧取隣部克拉沙而屢犯西邊宗棠奉命帥五萬人征勦師至蘭州而阿酋會病死虜勢稍衰宗棠鬪之益進兵天山以圖犂虜庭○欽差大臣郭嵩燾自英國上疏請會英官嚴禁鴉片烟帝聞而嘉之○兩江總督沈葆楨請禁民之厚葬以令免發掘之患詔納之○畿輔山西河南大飢其明年日本國使來饟飢氓以粟○四年使翰林侍

通好日本

講學士何如璋等通好日本駐其國都以固和親○命恭親王奕訢解攝政之職令總領軍機以寶鋆為首揆大學士○五年陝甘總督左宗棠擊喀酋古立柏破之餘孽遠遁

喀境平

喀境自道光二十八年滋事至此始收復底定喀什噶爾漢烏孫國也○陝甘總督左宗棠會俄羅斯使臣

定清俄界

定漢北之境界詔割伊犁之地與俄國而邊事始靖伊犁漢疏勒國也○曾國藩之舊校李揚

李揚材作亂廣西

材作亂廣西淪陷郡縣徵聘遺賢賑恤窮氓其志固不小非忽國而叛也揚材嘗從國藩擊

洪秀全有功故頗長戰略朝廷憂之命兩廣總督馮子材便宜為勦撫揚材颺去而遠入安南境

漢土歷代二十一史略卷之七終

跋

世稱涑水資治通鑑。雖飛燕外傳。開元天寶遺事等小說。亦不遺之。此著錄之所當師倣也。友人增田伯享清史擥要。所參證極博。蓋清可稱史者。僅有三朝

實錄而已。而伯享蒐羅諸書。薈萃成編。亦涑水之匹儔歟。今又節約其書。以附藤田顯甫漢土歷代史略後。其體不襲曾先之氏之轍。而別成一例。近世以撰述名家者。不一而足。然往往私

立門戶。妄定襃貶。以為皮裏春秋。蘇老泉所謂非僭則亂。較之伯享之撰。大有徑庭矣。

明治庚辰三月大鄉穆識

鼎山人書

版權免許　明治十二年五月廿四日

同盟書館出版

廿一史畧

東西館藏

編次人　長野縣士族　藤田久道　東京府下下谷區徒町三丁目七十五番地

出版人　東京府平民　青木輔清　同府下日本橋區濱町二丁目十一番地

同府平民　東生龜治郎　同府下同區通旅籠町二番地

同盟舍
出版發
賣書肆

東京馬喰町二丁目　石川治兵衛
同　本町三丁目　柳川梅治郎
同　日本橋通三丁目　丸屋善七
同　本石町二丁目　江島喜兵衛
同　大傳馬町三丁目　東生龜治郎
同　横山町二丁目　内田彌兵衛

那珂通世 編

支那通史

明治二十一年（一八八八）東京刻本

據明治二十一年（一八八八）

東京刻本影印

那珂通世編

支那通史

東京　中央堂發兌

支那通史序

四書五經者支那之精神命脈也舍是而支那之事不可得而知也其他温公通鑑可以鑑治亂得失之事實馬氏文獻通攷可以審典章灋度之沿革皆必用之書也吾輩少年時得肆力經史由于當日洋学未興也至今日則士子當学之科目甚多以故四書猶有未全讀者况五經乎况通鑑通攷乎余竊以為海内士子有甲乙二種甲為専門学科之士乙為随意学問之士士子之欲為甲者當授之以四書及簡易之支

那史。然後專從事于洋学。其欲為乙者。涉獵十三經念二史可也。研究梵筴可也。讀希伯來書可也。廣通諸國方言可也。所謂隨意者。非吾之所得而限也。今世所行。支那史之簡易者。如十八史略。通鑑擥要。非不良善。但止于紀事實而不及典章法度。此為可憾。那珂通世氏此書。紀事實而及制度畧古代而詳近世。不獨釆於支那史。而兼收洋人所録。簡易明白。一覽了然。甲種士子便用之書也。四書既卒業。則若此書者當次而讀焉。中央堂刻此書。求余題言。于是乎書。

明治廿一年四月　敬宇中村正直撰

支那通史序

漢土史書之體大要有二曰紀事曰典故上古之史二者出于一而後世岐而二之故尚書春秋紀事之書也而自巡狩朝覲禮樂兵刑之大至天文地理田賦物產之類具見于典謨誓誥之中而周室班爵之制列國封疆之等會盟征伐之法左氏所記歷歷可徵故曰

周禮盡在魯此古之史法也及司馬遷變史體紀事則係之紀傳典故則別載以書班固以下相沿不改二體之分蓋昉於此然猶曰就一書而分之也其後荀袁司馬之於紀事杜氏馬氏之於典故各自為體不得會通於是二者截然如割鴻溝其勢然也方今文教大開學官所須科目繁多其入庠校者課業有程不能復專攻一科如往時則依古史之意并合二體以便循覽豈非今日之要務乎那珂通世氏有見於此尚書春秋而下採摭諸書兼參西洋史例排纂數年勒成一書名曰支那通史其為書舉歷代治亂存亡之跡與夫地理風俗朝章國故之要會萃而類別之詳而不蕪簡而有要今日適

用之書莫過於斯編矣憶余往年與其先人梧樓君交文酒徵逐從談古今常至燭跋燈灺君嘗編小學讀本未暇及其他而歿忽忽十餘年堂搆有人能成斯書以紹述先志若使君而在其喜可知已及其請序一則欣然以喜一則愴然以悲也

明治二十一年戊子重陽後二日書于大碕

之綠畫邨莊

島田重禮

序

清國在亞細亞最爲大邦創闢亦先於萬國至今蓋四千有餘歲矣自古相繼有國者二三十世或有不能統而一之偏安於方隅者皆有史述焉然且不下數千卷學者苦不能徧覩而悉記之況乎吾邦近歲傳西人之學士大夫皆儲精於彼之政有考於清國治亂興廢之跡力不遑給因亦

宜也那珂子通世有憂於此爲撰此書略以便後進之士此書也非特紀治者得失之蹟凡山川形勝與夫典章文物及學藝風習隨時變遷之觀皆分門收錄又副以西人講論之言令讀者易於通覽其設心抑亦忠且厚者矣蓋吾邦中世禮樂刑政皆取則於唐氏自茲厥後歷世相承所以施政敷化董師億兆者盡先王之舊

也今則多依倣西人之所爲而先王之法度禮制廢然幾于熄矣夫務觀於異邦之書者將以輔乎我也學者倚西人之言天文曆數至几百技藝究精博固善矣然若禹域非獨堯舜仲尼之道爲萬世達之模楷在古治化文爲之盛及當時士子制行之懿固多足以志特以後世論爲左衽之域也鄙而棄之亦非君子多聞擇善之道且與我風壤相接凡事多酷相近者是學者固不能無取於彼邦也果然此書也亦足裨於後生小子豈不至大乎刻既成通世問序於予因書以告讀此書者

明治戊子十二月

甕谷岡松辰撰并書

支那通史卷之一目錄

支那通史總目錄畧

支那通史卷之一

首篇 總論

第一章 地理概畧

盛岡 那珂通世 編

節一 支那帝國又名大清國亞細亞洲之大國也土地之廣亞於露英人民之衆冠於列國東隔東海與我日本國相望南臨南海接壤安南南掌緬甸西南以喜馬拉山與印度分界東北有烏蘇里江黑龍江北有阿爾泰山西有天山葱嶺皆以與露國分界東西千三百餘里南北八百餘里面積凡七十二萬方里幾居亞細亞三分之一

節二 東南一大部支那本土也縱橫各五百餘里面積二十五萬方里大於我日本十倍其地屢經朝家之興亡國號隨變無一定之稱國人自稱曰中國蓋以爲居天下之中也又曰中華或曰華夏猶言文明之邦也此皆對夷狄之稱而非國名也大

清者今代之國號卽所以別於前朝也與外國相對亦用此稱外人概謂之支那此非國人所自名昔秦皇帝威震西夷故西北諸國遂呼其地曰秦後轉爲支那也漢朝代秦有國四百餘年其後唐朝興有國殆三百年皆遠通外國故又曰漢曰唐稱其民曰漢人或曰唐人

節三 國中連山大者數條槪皆與崑崙山脈相連崑崙在天山之南喜馬拉山之北羣峯東趨分爲數支東南入中國爲雪嶺雲嶺岷山岷山又分二支相並而東南支爲劍山爲漢南諸山至荊山而極北支爲朱圉嶓冢終南太華又東爲熊耳嵩高山勢南折爲方城桐柏諸山又轉而東至天柱而極西人謂之北嶺北嶺支脈北出者曰吳山隴山橋山雲嶺之東南有越城騎田大庾諸嶺九疑武夷諸山蜿蜒數百里達于東海之濱謂之南嶺騎田大庾之間有大支脈北出其高峯曰衡山崑崙之一支稍北者曰祈連山東過中國之北爲賀蘭山陰山興安嶺又東爲醫巫閭山長白山又有山東山西諸山山西諸山與陰山相連其長嶺曰大行高峯曰恒山霍山山東諸山自爲一羣不與諸大嶺相連其高峯曰泰山沂山

節四 國中有二大川曰河曰江河水發源崑崙之東斜過中國西北隅北出塞外遇陰山而東折謂之北河轉而南復入中國過大行橋山之間謂之西河遇北嶺而東謂之南河又轉東北謂之東河終注于渤海其水溷濁帶黃色故號黃河長凡一千餘里下流多水患流域屢變古時自南河轉北入大陸澤東北會于濕水而河東別有濟水畧同今河道其後河流漸東徙與濟合遂轉東南以會于淮至三十餘年前復轉從東北今河道是也其支川大者左有汾水右有渭水洛水三水皆名著於史江水出于河源之西東南入中國名金沙江轉而東北與岷江合始稱大江東流并洞庭鄱陽兩湖之水注于東海下流一名揚子江長凡千三百餘里大船可航四百里小船可遡七百里實爲

亞細亞第一巨流支川大者十餘皆大於我石狩川而漢水最顯漢朝漢土之號實本於此水名其外大川甚多濕水一名永定河發源大行之西北并河北諸川注于渤海淮水發源桐柏山并河南諸川滙爲洪澤注于東海粵江發源金沙江之東南東流三百里入南海大次江河

節五 南北二嶺橫絕中國地勢分爲三帶北嶺淮水以北爲北帶其南至南嶺爲中帶中帶之南爲南帶清朝置十八省以分轄中國其六省在北帶曰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甘肅直隸爲清之畿輔京城位其北在永定河之左七省在中帶曰江蘇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唯江蘇安徽北境踰淮入北帶四省在南帶曰福建廣東廣西雲南一省跨中南二帶曰貴州南帶之南有二大島曰臺灣瓊州臺灣隸福建瓊州隸廣東頃聞清朝將建臺灣爲一省未詳其果然否

節六 各省有異名直隸曰燕山東曰齊山西曰晉河南曰豫陝西曰秦甘肅曰隴江蘇

曰呉、安徽曰皖、江西曰江、四川曰蜀、貴州曰黔、雲南曰滇、又合稱陝西甘肅曰陝甘、江蘇安徽曰江南、江南江西曰兩江、湖北湖南曰湖廣、又曰楚、福建浙江曰閩浙、廣東廣西曰兩廣、又曰粤、雲南貴州曰雲貴、

七節　北帶者支那人種之所刱建帝國也、歷代國都多在此中、黄河左右、自古稱爲中原、治世則常爲文物之會、亂世則必爲兵爭之地、中帶之民、勢力常遜北人、而土田之美、水運之利、却勝北地、支那之富源、實在于茲、故戶口繁殖、殆倍北帶、而四倍南帶、江蘇安徽浙江三省、人煙最稠密、幅員不大於我邦、而人口殆三倍之、南帶昔時爲荒裔之地、自西國通商以來、埠頭並設、賈舶雲集、遂爲富盛之地、

八節　直隸省之東北一部、曰滿洲、雖在塞外、爲清朝直轄之地、置盛京吉林黑龍江三省、謂之東三省、朝鮮國在滿洲之南、斗出於東海日本海之間、北以圖們江長白山界吉林省、西北以鴨綠江界盛京省、南端近接我邦、距對馬島直徑僅十五里、

九節　中國之西北一帶、東至興安嶺、西至葱嶺、南至喜馬拉山、地勢隆起、爲一大高原、平地出於海面、約數千尺、或至一萬餘尺、其地去海甚遠、羣嶺遮蔽其東南、太平印度二洋所發之雲氣、莫能達之、是以土壤乾枯、少雨露之澤、有大沙漠、橫亙九百里、起興安嶺、達于崑崙之阯、土人名曰戈壁、漢人或謂之瀚海、

一〇節　高原諸部落、地界不甚明、大別之曰蒙古、伊犂、青海、西藏、又有甘肅省所轄地、斗入諸蕃部之間、西包羅布泊、北據天山、其東爲蒙古、其西爲伊犂、其南爲青海、蒙古跨沙漠、分爲二部、漠南曰內蒙古、漠北曰外蒙古、伊犂跨天山、亦分南北二部、北曰新疆、一名天山北路、南曰回疆、一名天山南路、青海湖名也、今爲河源地方之總稱、西藏在青海及崑崙之南、地最高、山最峻、金沙江及南亞細亞諸大川、瀾滄江潞江布喇麻普特喇河印度斯河發源于茲、其地分東西二部、曰前藏後藏、此大清疆域之大畧也、

第二章　人種之別

一一節　清國人民、概屬西人所謂黄色種者、骨格容貌、與我邦人不甚相異、而種類甚多、其大者六、曰支那種、曰韓種、曰東胡種、曰韃靼種、曰圖伯特種、曰江南諸蠻種、支那種者、卽漢人也、自稱曰華人、創開支那者、此人種也、初居北嶺之北、夙敷文化于河濱、後繁衍于江淮、遂達于南海、十八省皆爲其占據、塞北海外、亦多遷居、漢人甚重文字、士大夫講學、專務文藝、所奉教法有三、曰儒、曰佛、曰道、有文學者、皆崇儒教、無學之民、或奉佛教、或奉道教、或併奉佛道二教、而二教之徒、亦大抵崇儒、又有奉基督教者、其徒未衆、

一二節　韓種又名高麗種、今朝鮮人是也、文化夙進、亞於漢人、學者專用漢文、又有國字、稱諺文者、猶我邦有假字也、崇儒奉佛、與漢人同、而道教不甚行焉、韓人對外國、稱自主之國、然世奉朝貢于清、爲其與國、

一三節　東胡種者、謂滿洲及露國東止比利土人也、有數種焉、稱滿洲種者獨盛、清朝祖宗、自此而興、帝室宗戚、及諸旗人、遷入中國者、已與漢人混和、儀容風俗、殆無大異、

一四節　韃靼種分爲二種、一曰蒙古種、居內外蒙古及青海、以畜牧爲業、屢逐水草、轉移風俗朴陋、信奉佛教、二曰土耳其種、又名回回、居回疆及中西亞細亞諸國、或遷居中國、皆摩哈麥教徒也、回疆之民、土著勤耕牧、或事商販、風俗比於蒙古、爲稍優、蒙回二種、俱出於古匈奴、勇悍善鬪、東亞細亞諸人種中、大著名於西史者、此二種也、

一五節　圖伯特種、居前後兩藏、自稱印度刹帝利種之裔、蓋韃靼印度兩種相混者也、多事耕織、又善工藝、信佛教甚深、有教王、曰喇嘛、尊崇如神、蒙古佛徒、亦多崇奉之、滿洲韃靼皆有國字、與漢文異、圖伯特人以國字譯佛經、卷帙頗多、韃靼圖伯特諸部、皆臣屬清朝、而政教多從其民俗、不用中國制度、唯羈縻之而已、

一六節　江南諸蠻、小種落甚衆、不暇枚擧、其稍著者三種、一曰苗、居湖南貴州二

曰猺、居湖南兩廣、三曰獠、居雲南、諸種皆性極頑陋、在衆夷中爲最劣、蓋皆太古土人遺裔、及漢人繁殖、退據山谷者也、清朝設土司、任其自治、雖悉屬各省之轄、而不與郡縣同制、

一七節 各種民口不詳、大約漢人三億六七千萬、滿人韓人各千餘萬、韃靼圖伯特各數百萬、江南諸蠻數十萬、統計全國、蓋不下四億、而其十分之九漢人也、今宇內之民、殆十有五億、分爲數百種、獨漢人以一種居其四分之一、其繁殖之盛、五洲無比、支那史者、漢人之史也、漢人爲之主、而韃靼東胡參之、遞爲盛衰、以成東亞細亞之沿革、至近世、韃靼種稍衰、滿人以東胡遺種大興、遂定今代之業、今以其民口較諸漢人、不過百分之三、然既秉主權、稱爲貴種、漢人雖衆、勢力反不及之也、

第三章　朝家廢易（附史分三紀）

一八節 支那者宇內之舊邦也、開創以來數千年、異姓更王、興亡相踵、

統一中國者、凡十四代、曰唐虞夏商周秦漢晉隋唐宋元明清、據一方而爲帝王者、周末有七王國、（秦楚齊燕趙魏韓）漢晉之際、有魏漢吳三國、晉時有五胡十六國、（成前趙後趙前秦後秦西秦前燕後燕南燕北燕前涼後涼南涼北涼西涼夏）晉隋之際、宋齊梁陳相繼爲南朝、後魏北齊後周爲北朝、唐宋之際、有梁唐晉漢周五代及九國、（前蜀後蜀吳南唐吳越閩楚南漢北漢）五代及宋之時、遼金相繼爲北朝、北朝之西、有西夏西遼、其外僞朝小國、倏起倏滅者、不可勝數、（歷朝興亡禪代圖見卷末附錄、）

一九節 歷朝帝王、率皆漢人也、周漢之際、韃靼種頗强盛、然未敢稱尊號、至晉時、韃靼東胡諸種、始入據中國爲帝王、是爲五胡、後魏遂以東胡種、剏建大國、北齊後周、以其種類繼之、隋唐之際、韃靼復盛、後唐後晉、以其支裔帝中原、遼以東胡種、又雄于北邊、金又繼之、中國之大半、屬於東胡、及元起于韃靼、滅金并宋、混一華夷、全國始歸胡人之統轄矣、明逐元人、而中國復戴漢主者、殆三百年、清朝起于東胡、取明代之、迄今二百餘年、基業鞏固、華夏之民、遂屈從於胡人矣、

二〇節 漢人談治、必稱唐虞三代之隆、三代者、謂夏商周也、其文化之盛、雖不盡如漢人所稱、而當四隣皆純夷之時、漢土獨爲禮樂之邦、政教風俗、已擅美於東洋、足以觀古代開化之一例矣、秦漢以下、二千餘年、歷朝政俗、殆皆一樣、文化凝滯、不復進動、徒反復朝家之廢興而已、其間戰亂攘奪、不可勝紀、而其禍最慘烈者、在胡漢陵轢之時、然而胡人已取漢土、則捨其舊習、輒從漢俗、失其爲異種之實、蓋支那建國甚久、成俗極固、其開化之度、亦非四夷之可及、故胡人或能以其武勝漢、而以其文則必自服於漢、雖胡君在上、其國則依然漢唐之中國也、國民之情態、一定不變、無進無退、恰如在範型之中、此支那開化之所大異於西國也、

二一節 然其間有治朝、有亂世、如秦晉隋、雖暫成一統、其業不長、漢唐宋運祚久延、政俗又有可觀者、故昔人或稱之爲後三代、其後元明清、相踵皆爲隆盛之朝、此亦足稱近世三代矣、然則古三代之後、二十六朝、（秦漢三國晉宋齊梁陳後魏北齊後周隋唐五代遼宋金元明清、）其可稱盛

世者、卽兩次三代也、故今圖編述之便、假分古今爲三大紀、自唐虞三代、至六國并於秦、二千餘年、是爲上世、自秦歷漢唐至宋金之衰、千四百餘年、是爲中世、自元初歷明至今、六百八十年、是爲近世、中世近世、又各因其三代、分爲三紀、每紀以一卷充之、以敍歷代治亂分合之概畧、庶幾初學之徒、或得由以察我隣邦開化之大勢矣、

上世史

第一篇　唐虞

第一章　唐虞

唐虞之國勢

二二節　支那開化甚古、較之亞細亞西南諸舊邦、最在其先、唐虞之世、距今四千一百餘年、先於我邦紀元、一千六百餘年、漢人之祖先、既爲土著之民、號稱華夏、本業稼穡、樹藝五穀、桑麻織布帛錦綺、製陶器漆器、冶鑄諸金、雕琢珠玉、營宮室、作舟車、設市場、交易百貨、有文書曆算律度量衡、諸大族各據城邑、爲君長、謂之羣后、卽諸侯而小者也、其數甚衆、號爲萬邦、而戴一帝、以爲宗主、謂之元后、又稱天子、禮樂刑賞之制、皆畧備、

二三節　其聲教之所及、四百餘里、分爲九州、一曰冀州、在河之北、今直隷山西也、二曰兗州、在河濟之間、今直隷南境、山東西北境也、三曰青州、自渤海至泰山、今山東中部以東也、四曰徐州、自泰山至淮、今山東南境、江蘇安徽北境也、五曰揚州、自淮至南海、今兩江閩浙也、六曰豫州、自南河至荊山、今河南及湖北北境也、七曰荊州、自荊山至衡山之南、今湖廣也、八曰雍州、在西河之西、今陝甘也、九曰梁州、在華山西南、今陝西南境及四川也、冀兗青徐豫雍六州、皆在北帶、揚荊梁三州在中帶、而兩廣雲貴、未入州域也、

二四節　國都在冀州西南、傍近之地、可方百里、曰甸服、天子之國也、甸服之外、有侯服、侯服之外、有綏服、皆羣后所國也、綏服以內、殆三百里、文化先被之地、古所謂中國也、綏服之外、有要服荒服、各種夷狄居之、因其方名之、東曰夷、南曰蠻、西曰戎、北曰狄、在九州中、爲羈縻之部落、時時貢其方物、

第二章　數十世開創

二五節　自唐虞而上、邈不可考、古書有三皇五帝之號、而不指名其人、史家或以大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爲五帝、或以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爲五帝、或以大皞炎帝黃帝爲三皇、以少皞顓頊帝嚳堯舜爲五帝、或以天皇地皇人皇爲三皇、以大皞炎帝黃帝堯舜爲五帝、或曰大皞炎帝黃帝直相承而帝、或曰大皞傳十五世、炎帝傳八世、衆說紛紛不定、

二六節　所謂天皇地皇人皇者、非實有其人、後人徒設其名、以表三才開始之序也、舊史記大皞炎帝黃帝之事者、亦多雜荒誕之說、今莫由辨其眞僞、其敘三帝開創之功甚詳、曰大皞始畫八卦、造書契、制嫁娶、結網罟、養犧牲、造琴瑟、曰炎帝始造耒耜、教民耕稼、嘗百草、製醫藥、教民日中爲市、曰黃帝始作器用、作貨幣、作舟車、制衣冠、營城邑、命蒼頡制文字、大撓作甲子、容成作曆、隷首作算數、伶倫作律呂、元妃嫘祖教民育蠶、凡人生利用之事、悉以爲出於太古羣聖人之制作、至於巢居火食衣木皮之類、亦舉其創制者、然當草昧之世、華夏之民、亦不過爲一種夷族、豈有所謂羣聖者哉、其稱制作者、蓋非出於一人一世之造意、積數世之經驗、而後成、特足以徵民智漸開之度而已、

二七節　今由唐虞國勢之隆、以意推之、支那之嚮於開化、蓋已歷數百千年矣、且漢人恐當非支那土人、夫北帶之地、雖稱爲中原、固不如中帶之沃饒而暖和、然而漢人不先居中帶、而自北帶起者、蓋由其本土在西方、沿河流而東遷也、當其入支那、江淮已有諸蠻散處、故先據河北、漸拓地于南疆、及種民益繁、智力益進、則攘斥四夷、營城設邑、遂開絕大帝國、分劃九州、統一萬邦、此必數十世開創之業、而年代世系、不可得知、至於唐虞時、人文既開、庶績咸熙、歷代之史、自是可得而述也、

第三章　堯舜事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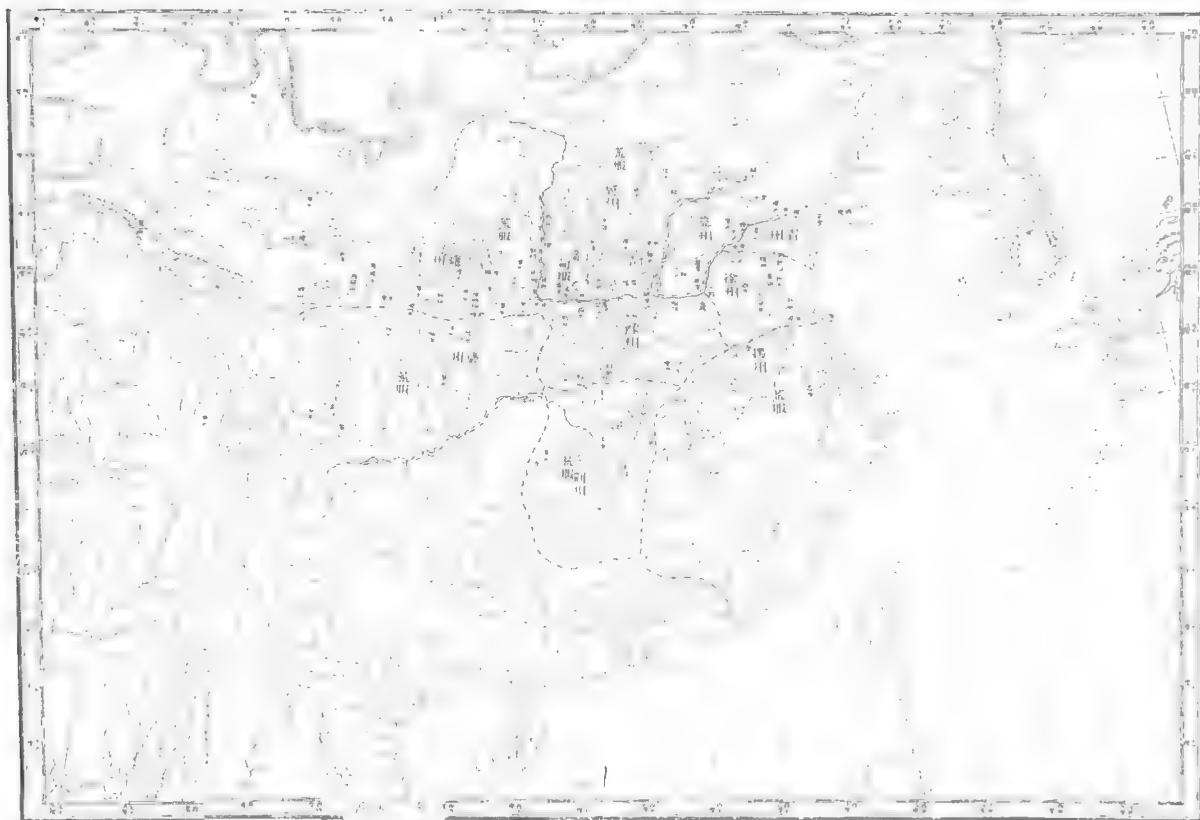
二八節　堯舜者、儒者之所最稱述、支那百王所爲儀範也、然其言行、多出於後人假托、可擇而取、堯之事業、較可信者有二焉、其一、定曆法也、堯命羲和、主曆象、測日行一周天之期、定爲三百六十六日

以月行十二回爲一年、置閏月以正四時、後世作曆、皆原於此法而加修正也、其二治洪水也、當堯之時、洪水横流、氾濫於國中、民不得定處、堯命崇伯鯀治之、九歳功不成、聞虞舜之賢、舉以爲相、舜使鯀之子禹平水土、卒以成功、

二九節　舜者瞽瞍之子、世邑于虞（今山西蒲州府）、父頑母嚚、弟象傲、舜耕稼陶漁、以事父母、克諧以孝、使不至姦、堯妻以二女、嬪于虞、舜遂相堯、攝國事、巡狩四嶽（東嶽泰山、南嶽衡山、西嶽華山、北嶽恒山）、覲羣后、協時月、同律度量衡、修羣后朝聘之禮、五歳一巡狩、羣后四朝、有治功者、賜以車服、罪人用五種刑、曰墨劓剕宮大辟、五刑之可宥者、以流放代之、輕罪又用鞭朴、鞭爲官府之刑、朴爲學校之刑、或得出金贖其罪、謂之贖刑、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鯀、四罪而國民咸服、共工驩兜與鯀、皆事堯得罪、三苗者湖南苗猺之先也、據荆揚之間（今江西九江府、湖北武昌府及湖南東境）、負險作亂、故執其渠酋竄逐之也、堯初居陶（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一説曰今山西汾州府平遥縣）、後遷于唐（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故號陶唐氏、及爲帝、都平陽（今山西平陽府）、堯子丹朱不肖、因遜位於舜、堯崩、舜陟帝位于虞、號有虞氏、

三〇節　舜時官制略可得考、禹初爲司空、此掌土之官也、後宅百揆、謂總理庶政也、棄爲后稷、播百穀、契爲司徒、敷五教於民、五教者、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也、皐陶爲士、主五刑、垂爲共工、治百工、伯益爲虞、掌山澤、伯夷爲秩宗、典祭祀之禮、夔典樂、諧八音、以教胄子、胄子者、謂世家子、八音者、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龍爲納言、出納帝命、我大納言之職、卽本之也、三歳考功、三考乃行黜陟、九官皆協其職、而禹皐陶稷契益最顯、故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舜亦以其子商均不肖、遜位于禹、

禹貢九州圖



第二篇　三代

第一章　夏后氏

三一節 禹之治水也、居外八年、三過其門、而不入、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決九川至海、濬畎澮至川、通道路、開水運、因定九州貢賦、立五服之制、萬邦乂安、四夷來王、唯苗民桀驁不服、禹奉舜命、攻逐之、自是苗種益衰、不能復抗華夏、舜崩、禹受禪爲元后、號夏后氏、都安邑（今山西解州夏縣）不稱帝而稱王、王亦至尊之號也、是後三代之君皆稱王、禹令九牧貢金、鑄九鼎、圖百物之形、三代相傳、以爲王者寶器、

三二節 禹崩、子啓賢、能承繼禹業、諸侯有扈氏無道、啓與戰于甘、滅之（扈國今陝西西安府鄠縣、甘扈之南郊）啓子太康淫放失國、遷于河南而崩、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夏后氏衰、有窮后羿遂相而代夏政（窮國今山東濟南府德州）用寒浞爲相、羿善射、荒於遊畋、寒浞專國、外內咸服、羿爲家衆所殺、浞因羿室、生澆及豷、後使澆用師、滅斟灌斟尋氏（斟灌故城在山東青州府壽光縣東北、斟尋故城在山東萊州府濰縣東）殺夏后相、相妃有仍氏女方娠、逃歸于有仍、生少康焉、及長、爲有虞庖正（虞舜後封國今河南歸德府虞城縣）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以撫夏衆、夏遺臣靡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國名在山東萊州府城西北）使其子季杼滅豷于戈（國名所在不詳）夏復興焉、少康崩、季杼嗣位、

三三節 自杼歷六世至孔甲、夏亂、孔甲後三世曰癸、暴虐、號爲桀、伐有施氏、有施以末喜女焉、有寵、所言皆聽、崇侈縱慾、以殫民財、關龍逢諫、桀殺之、國人大崩、遂爲商湯所滅、夏后氏有國十有七世、凡四百有餘年、（世系見卷末附錄、以下商周及周末諸大國皆同）

第二章　商之興亡

三四節 湯子姓、契之後也、契爲唐虞司徒、封于商（今陝西商州）傳十餘世至湯、居亳（今河南歸德府治）與葛（今歸德府寧陵縣）爲隣、湯事之、葛伯放而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而奪之、不授者殺之、湯

始用師征之、征十一國、而諸侯無敵者、初莘（國名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人伊尹見桀、有所告不用、伊尹去之湯、湯使人聘之、乃歸湯、凡五就桀、五就湯、遂相湯伐桀、放之南巢（今安徽廬州府巢縣）諸侯奉湯爲天子、是爲商王成湯、號伊尹曰阿衡、事在我紀元前千九十餘年、湯孫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桐（今山西絳州聞喜縣）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乂、以聽伊尹之訓、尹乃奉歸于亳、太甲脩德、諸侯歸之、廟號太宗、

三五節 自太甲歷四世至太戊、用伊陟爲相、勤於政事、商道復興、廟號中宗、太戊之後、商寖衰亂、然十餘世間賢君三作、曰祖乙盤庚武丁、盤庚遷于殷（今河南河南府偃師縣）自是商又號殷、武丁久勞于外、學于甘盤、及卽位、三年默以思道、使人求四方之賢聖、有傳說者、隱于傅巖（在山西解州平陸縣東北）築道以供食、武丁擧以爲相、殷大治、諸侯咸朝、伐鬼方（夷狄之大國所在不詳）三年克之、廟號高宗、

三六節 自高宗歷四世至武乙、遷于河北（今河南衛輝府淇縣）武乙無道、陵侮天神、曾孫帝辛號爲紂、有智辯、材力過人、伐有蘇氏、獲妲己、嬖之、厚賦稅、重刑辟、縱淫樂、爲長夜之飲、國民怨望、諸侯畔之、

三七節 是時西伯昌興于雍州、昌姬姓、后稷棄之後也、后稷仕唐虞、教民稼穡、封于邰（今陝西乾州武功縣）子孫世爲后稷、以服事有夏、及至不窋、夏衰不復務農、不窋以失其官、自竄於戎狄之間、不窋孫公劉遷于豳（今陝西邠州）復脩后稷之業、庶民懷之、歷八世至古公亶父、獯鬻（北狄大國）攻之、乃去豳、邑于岐山之下、國號周（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豳人慕其仁、從從焉、亶父長子曰太伯、少曰季歷、季歷娶太任、生昌、太任賢、教昌有方、古公卒、太伯不嗣、逃奔蠻夷、以讓季歷、歷立、稱公季、公季卒、昌立、

三八節 昌施仁政、諸侯歸之、紂召昌、囚於羑里（城名在河南彰德府湯陰縣北）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懼而歸之、命爲西伯、得專征伐、伯者諸侯之長也、虞（今山西解州平陸縣）芮（今解州芮城縣）之君爭田、久而不平、乃朝周、見周人貴禮讓、慙而去、俱讓其田、以爲間原、昌禮賢下士、泰顛閎夭散宜生之徒、皆往歸焉、伯夷呂望避紂、居海濱、聞西伯善養老、亦歸之、西伯

伐崇（國名在陝西西安府鄠縣）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因作豐邑（在鄠縣豐水上）徙都之、商王已失民心、周德日盛、西土咸服、澤被江漢、三分支那有其二、以服事殷、

（三九節）昌卒、太子發嗣爲西伯、以呂望爲太師、號師尚父、時紂暴虐不止、庶兄微子啓去而之其封國、王族箕子佯狂爲奴、諸父比干諫而死、於是西伯發東至孟津（津名在河南懷慶府孟縣南）大會諸侯、會者八百國、遂率以伐殷、師尚父督師、戰于牧野（殷都南郊）殷師潰、紂自焚死、微子降、商爲王六百有餘年而亡、紂於湯爲十六世孫、其間兄終弟及者甚多、凡三十世、

第三章　周之盛衰

（四〇節）我紀元前四百六十二年、西伯發代商爲王、追尊古公曰大王、公季曰王季、謚昌曰文王、大封建宗族功臣、封太師呂望於齊、封王弟周公旦於魯（齊魯見次篇第二章）立紂子武庚爲殷後、使王弟管叔蔡叔霍叔監之、王問道于箕子、箕子以洪範授之、洪範猶言大法、上世

治道之要目也、傳以爲上帝所錫禹、王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子孫爲箕氏、有國九百餘年、當時所謂朝鮮者、今朝鮮西北境也、箕子施教、夷俗丕變、朝鮮開化自此始、

（四一節）王已克殷、東夏未靖而崩、謚曰武王、子成王誦幼、周公爲太宰、攝政當國、召（邑名在陝西鳳翔府岐山縣西南）公奭爲太保、保王躬、管蔡流言曰、周公將不利於孺子、遂與武庚爲亂、奄徐淮夷並興（奄國故地在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東、徐夷故城在安徽泗州、淮夷淮南之夷）周公東征、殺武庚管叔、放蔡叔、伐奄三年、討其君、淮徐皆平、封微子於宋（見五二節）以紹殷祀、夏商盛時、雖稱治平、而世猶質朴、禮制未甚明、周公多才藝、制禮作樂、更定制度、周之文物、於是燦然、漢人至今豔稱、以爲極盛之世、

（四二節）初武王作鎬京於渭南、謂之宗周、此後世長安之地、今爲陝西首府、曰西安、武王又將營東都、未果、成王遷殷民於洛濱、因作洛邑、周公興工築王城、是爲東都、此後世洛陽之地、今河南府治之、王至東都、受諸侯朝、命周公留治、而還鎬京、自陝（原名在河南陝州西南）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德化大行、成王崩、子康王釗立、時周公已卒、召公與畢（邑名在西安府城西北）公高相之、畢公者武王庶弟也、成康之際、國內安寧、史稱刑不用者四十餘年、

（四三節）康王崩、子昭王瑕立、昭王南巡狩不返、子穆王滿立、世傳昭王濟漢、漢濱人以膠船載之、中流船解、王溺死焉、穆王將征犬戎（西戎一種）祭公謀父（周公之胤、國在河南開封府鄭州東北）諫曰、先王耀德不觀兵、王不聽、征之、自是荒服者不至、穆王肆意周遊、謀父作詩諷之、以止王心、王是以得沒於宮、

（四四節）自穆王歷共王懿王孝王夷王至厲王、悅榮夷公、以爲卿士、卿士者執政也、榮公好專利、以教王、諸侯不朝、厲王虐、國人謗王、王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曰、吾能弭謗矣、召公虎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其害甚於防川、王不聽、三年國人作難、王流於彘（邑名在山西霍州東北）王子靖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以其子代靖死、靖因得脫、諸侯釋位以間王政者十餘

年、及厲王死於彘、奉靖即位、是爲宣王、

（四五節）是時四夷皆已畔周、玁狁（北狄大國）內侵逼京邑、宣王命尹吉甫伐之、追至太原（今山西太原府）又命方叔南討荊蠻、召公虎出平淮夷、王親率六師征徐夷、樊仲山甫輔王、賦政于外、王職有闕、山甫補之、王化復行、周室中興、既而政稍衰、魯武公以二子括戲見王、王命少子戲爲魯太子、仲山甫諫曰、是教逆也、王不聽、武公卒、戲立、是爲懿公、魯人殺之、而立括之子、於是宣王伐魯、立懿公弟孝公、稱諸侯從是而不睦、

（四六節）宣王崩、子幽王宮湦立、幽王討褒（姒姓國、今陝西漢中府褒城縣）褒人納女、曰褒姒、王嬖之、廢申后、以褒姒爲后、生伯服、虢（文王弟虢叔所封、今河南陝州盧氏縣）公石父以謟佞得幸、爲卿士、褒姒與之比、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宜臼奔申（姜姓國、今河南南陽府）申其母國也、王欲殺之、求諸申、申侯不與、我紀元前百十一年、王伐申、申人繒人召犬戎以攻周、殺王於驪山下（今西安府臨潼縣）鄭桓公死之、晉文侯衛武公秦襄公帥師救周（鄭晉衛秦俱見次篇）破犬戎、與鄭武公共迎故

太子立之、是爲平王、以西都逼於戎、徙居洛邑、以岐豐之地(今陝西鳳翔府西安府)與秦、自武王至幽王、凡十二世、三百五十二年、而周乃東遷、自是稱爲東周、是後周室衰微、王命不行、五霸(齊桓公、宋襄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迭興、主諸侯之會盟、以其事載於春秋書、謂之春秋之世

第三篇　諸侯本末

第一章　周代封建之制

(四七節)支那諸侯、古稱萬國、其初不過族長部酋也、歷世相兼并、漸生大國、夏有有窮(見三二節)昆吾(今直隸大名府開州)商有大彭(今江蘇徐州府)豕韋(今河南衛輝府滑縣)皆乘王政之衰、據有東夏、迭爲雄長、商湯之時、諸侯尚有三千、及周初爲千八百國、周公相武王克商、滅國五十、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三十八人、異姓之得封者亦十有八人、姜姓最顯、世爲王舅、姒姓出於大禹、封于杞(今河南開封府杞縣)子姓出於成湯、封於宋、號二王後、黃帝堯舜之後、皆新受封、(四八節)列爵惟五、曰公侯伯子男、公侯之國、稱方百里、支那里法甚短、其百里者、當我十里內外、是爲大國、伯半之、稱方七十里、是爲次國、子男又半之、稱方五十里、是爲小國、不能五十里、不達於王、附於諸侯、曰附庸、此建邦分土之常例也、但如齊魯衞、或因元勳、或因

懿親、特賜大邦、加以附庸、爲東方雄藩、此不拘常例、王有三公九卿及大夫士、諸侯亦有卿大夫士、士分上中下三等、王之上士、特稱元士、諸侯之卿、大夫之命於王者也、或曰、唯公侯有卿、伯子男無之、九州五服、率沿禹制、甸服之地、西自岐山、東至洛汭(今陝西鳳翔府以東、河南河南府以西)北包河內(謂南河之北、今河南懷慶府)河東(謂西河之東、今山西西南境)東西百三十里、南北五六十里、稱方千里、謂之王畿、以充王官采邑、公卿受地視公侯、大夫視伯、元士視子男、故又稱畿內諸侯、(四九節)古者戰用兵車、故兵賦以車算之、一成之田、當方一里許、出車一乘、卒數十人、百成爲同、以封公侯、其賦百乘、王畿百同、其賦萬乘、王曰兆民、諸侯曰萬民、兆百萬也、九州人口、蓋以千萬數、而甸服之民、居其什一、諸侯之民、平均可萬餘人、然雄藩巨邦、或據數同之地、有民數十萬、兵車千乘、其功德隆盛者、王特錫命、爲衆諸侯之長、謂之元侯、或曰侯伯、制軍之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

爲師、五師爲軍、軍一萬餘人、王作六軍、以征不庭、元侯作三軍、以承王命、諸侯或一軍、或無軍、師教衞、以佐元侯、伯子男無軍、無教衞、師賦以從、諸侯有巡狩朝覲會同之禮、以修上下之交、王合諸侯、則元侯率之、以見、元侯合諸侯、則侯率子男、以見、諸侯能治其國、則有慶、慶以地、其國不治、則有讓、貶爵削地、或加討伐、此宗周立國之大勢也、(五〇節)當其盛時、王畿千里、固結爲一大國、同姓諸侯、列據四方、以禦外侮、異姓與諸姬相婚媾、亦不敢離畔、然諸侯各私其土、子其民、所謂王土王臣者、有名而無實、朝政能行於甸服、而不達于外服、及周室衰、異姓大國、先生心焉、諸姬亦已疏遠、自相鬩爭、畿內諸侯、亦有圖自立者、王命梗塞、諸侯力攻、強并弱、大吞小、至平王時、兼并益熾、唯存百七十國、有爵列於伯子而地倍蓰於公侯者、其大夫之大者、采地踰小國、號爲百乘之家、列國爭興軍旅、不復遵王制、齊楚秦晉最强盛、皆擁三軍、或作六軍、并

國二十若三十、勢威陵王國、其後弱國愈滅、遂爲二十許國、其大者七、曰秦楚齊燕趙魏韓、各有地百里或至三百里、皆稱萬乘之國、而東周削弱、爲一小國矣、

第二章　十四國起原及位置

五一節　列國與周同姓者、魯衛晉鄭吳燕韓魏最著、魯、侯爵、周公旦之所封也、在徐州北境、今山東兗州府也、都曲阜(今兗州府曲阜縣)　周公相王室、元子伯禽就封、次子仕周者、世爲公卿、稱周公、衛、侯爵、武王弟康叔封之所封也、在冀州南境、今河南衛輝府也、初都殷紂之墟、後屢遷、晉、侯爵、成王弟唐叔虞之所封也、初國于汾水上流、後遷于其下流、至文侯仇定平王、至文公重耳(文公從曾孫)　大興、世霸諸侯、有冀州大半(今山西省及直隸南境河南北境)、都絳(絳有二、故絳今山西平陽府翼城縣、新絳平陽府曲沃縣)　鄭、伯爵、宣王弟桓公友之所封也、在周之東、都新鄭(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吳、子爵、太伯之後也、據揚州(今兩江之大半)、故都在太湖東、今名蘇州府、江蘇首府也、燕、伯爵、召公奭之所封也、據冀州東北(今直隸河間府以北)、都薊、今京城之地也、召公之胤仕周者、世爲公卿、稱召公、魏、畢公高之後也、畢公國絕、苗裔畢萬事晉、邑于魏(今山西解州芮城縣)、爲魏氏、後世爲諸侯、初有冀州南境(今山西西南境及河南北境)及雍州東境(今陝西北境)、都安邑、夏后舊都也、後喪地於秦、更開疆東方、跨冀兗徐豫四州(今河南東北境及直隸南隅山東西隅江蘇安徽西北隅)、遷都大梁、今河南首府開封也、韓、晉之支族也、邑于韓(故城在陝西同州府韓城縣南)、爲韓氏、後爲諸侯、取鄭、都之、其地環繞東周、與秦楚趙魏相接(今河南之半及山西東南境)、

五二節　列國與周異姓者、齊宋楚越秦趙最著、齊、姜姓、侯爵、太公望之所封也、都臨淄(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　至桓公小白、霸業隆、後爲田氏所簒、田氏媯姓、虞舜之胤、陳侯之支族也、本稱陳氏、後改爲田、事齊、遂代之、有青州及兗徐之半、大抵今山東省也、宋、子姓、公爵、微子啓之所封也、在豫州東境、都商湯之墟、曰商丘、今河南歸德府也、至襄公茲父一霸、楚、芊姓、子爵、其先熊繹事周成王、康王封于荊蠻、至熊通、始大、是爲武

王、至莊王旅、霸諸侯、後愈大、當其盛時、有荊揚二州及徐豫南境(今湖廣兩江及河南東南境)、都郢、今湖北荊州府也、越、姒姓、子爵、夏后少康之後也、在吳之南、今浙江紹興府、其故都也、秦、嬴姓、伯爵、系出於伯益、益之苗裔蜚廉、以材力事殷紂、周公驅於海隅而戮之、其後有非子、爲周孝王牧馬、馬大蕃息、邑諸秦(今甘肅秦州清水縣)、在渭水上流、至襄公(非子五世孫)　救周有功、平王封爲諸侯、至穆公任好(襄公五世孫)、霸西戎、其後稍衰、而復大興、有雍梁二州(今陝西四川)、初都雍、今陝西鳳翔府也、後遷咸陽、今西安府咸陽縣也、皆在渭濱、趙、與秦同姓、祖蜚廉、有居趙城者、(今山西霍州趙城縣)爲趙氏、子孫事晉、與韓魏同爲諸侯、有冀州之半(今直隸西南境及山西大半)、都邯鄲、今直隸廣平府邯鄲縣也、

五三節　自楚子始僭王號、吳越相繼倣之、其後齊魏秦燕韓趙宋皆自稱王、自是王號始輕、吳爲越所滅、晉爲韓魏趙所分、韓取鄭、齊取宋、楚取越、取魯、秦終滅周室、并列國、而爲皇帝、於是三代之諸侯盡亡、

第四篇　春秋

第一章　齊桓宋襄之霸

五四節　鄭桓公爲周司徒、死於犬戎之難、其子武公、孫莊公、爲平王卿士、平王欲分政於虢、莊公怨王、王崩、孫桓王林立、以虢公忌父爲卿士、遂奪鄭伯政、鄭伯不朝、桓王以蔡衛陳伐鄭、敗績(蔡、侯爵、蔡叔度之後、今河南汝寧府上蔡縣、陳、媯姓、侯爵、虞舜之後、今河南陳州府)、鄭人射王中肩、王威不振如此、

五五節　桓王生莊王、莊王生僖王、僖王時、齊侯小白始霸、初小白長兄襄公無道、鮑叔牙知亂將作、奉小白奔莒(己姓子爵之國、今山東沂州府莒州)、管夷吾召忽奉小白兄公子糾奔魯、襄公斃於亂、小白自莒入而立、是爲桓公、魯莊公伐齊、納子糾、齊人敗之、鮑叔言於魯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魯乃殺子糾、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以薦桓公、公重用之、號爲仲父、管仲爲政、使士農工商異其居處、寄軍令於國政、士養義勇、民殖財利、國以富强、諸侯懾服、

五六節　桓公

霸功之大者、在攘夷狄、以救諸夏、是時白狄居雍州東北、(今陝西鄜州以北、)赤狄居冀州內部、(今山西潞安府)白狄別種居其北、(今直隸定州正定府)山戎諸部、又居其東北、(今直隸東北境)江淮之地、未脫蠻夷之俗、自楚武王崛起於荊蠻、文王滅息、(姬姓侯爵之國、今河南光州息縣、)滅鄧、(曼姓侯爵之國、今河南南陽府鄧州、)滅申、(見四六節、)豫州南境(今湖北北境及河南南境)屬楚、成王受之、令尹鬬穀於菟爲政、有賢聲、國益强大、寖逼中國、周惠王時、山戎攻燕、燕人苦之、狄屢攻邢、(侯爵、周公之胤、今直隸順德府)又伐衛、滅之、衛人出廬于曹、(衛邑、今河南衛輝府滑縣)邢人亦潰、桓公北伐山戎、破之、命燕伯納貢于周、又遣師逐狄、遷邢于夷儀、(故城有二、一在順德府城西、一在山東東昌府城西南、不知孰是、)具其器用、而還之、城楚丘、(衛地、在滑縣東、即隋衛南縣、)而封衛焉、史稱邢遷如歸、衛國忘亡、美其善恤亡國也、遂帥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伐楚、(許、姜姓之國、今河南許州、曹、武王弟曹叔振鐸所封、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楚成王使問師故、管仲責以貢不入王室、楚使屈完如師、與諸侯盟于召陵、(楚邑、今許州郾城縣)(五七節)桓公雖威制諸侯、不敢失尊王之義、周惠后寵王子帶、將廢太子鄭、而立之、桓公帥

諸侯、會王太子于首止、(宋地、在河南歸德府睢州東南、)以寧周室、惠王崩、太子立、是爲襄王、襄王元年、卽我紀元十年、宰周公及諸侯會齊侯于葵丘、(宋地、在歸德府考城縣東、)王使周公賜齊侯胙、胙祭肉也、王祭祖宗、賜其肉、優禮也、且以齊侯老、命無下拜、齊侯辭不敢、當下拜登受、遂盟諸侯、令皆歸于好、王子帶召伊洛之戎、(西戎入居伊洛二水之間者、)伐周、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饗夷吾、夷吾辭之、受下卿之禮而還、徵諸侯戍周、以備戎難、(五八節)五霸桓公爲盛、九合諸侯、一匡中國、管仲之力也、仲死、桓公親近小人、寺人貂易牙開方專權、公又好內、內嬖如夫人者六人、皆有公子、公囑公子昭於宋襄公、以爲太子、五公子皆求立、公卒、亂作、易牙與寺人貂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太子奔宋、桓公尸在床六十七日、尸蟲出於戶、宋襄公以曹伯衛人邾(曹姓子爵之國、今山東兗州府鄒縣、)人伐齊、齊人殺無虧、宋師敗齊、立孝公昭而還、(五九節)初、襄公爲太子、請立庶兄目夷、父桓公命之、目夷辭而退、襄公以爲仁、授之政、於是宋治、襄王十三年、襄公合諸侯于盂、(宋地、在歸德府睢州、)楚成王會之、執襄公以伐宋、已而釋之、明年、宋楚戰于泓、(水名、在歸德府柘城縣西北、)目夷請及楚人未盡濟擊之、公不可、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遂爲楚所敗、國人咎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世笑以爲宋襄之仁、

第二章　晉文秦穆之霸

(六〇節)宋襄公霸業不成而死、晉文公踵興、文公之父曰獻公、獻公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爵、王季弟虞仲之後、今山西解州平陸縣、虢見四六節、)虞公許之、宮之奇諫、不聽、百里奚不諫去之秦、晉滅虢、虢公醜奔周、遂襲虞滅之、晉始大、(六一節)獻公嘗克驪戎、(姬姓之戎、居驪山、)獲驪姬、嬖之、卒殺太子申生、公子重耳奔白狄、公子夷吾奔梁、(嬴姓伯爵之國、今陝西同州府韓城縣、)獻公卒、晉亂、二君殺死、夷吾求入立、以重賂許秦穆公及晉大夫、齊桓公使隰朋會秦師納之、是爲惠公、惠公入而背外內之賂、晉饑、秦

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戰于韓原、(在韓城縣西南、)虜晉侯、既而歸之、其歲、晉又饑、秦伯復餼粟、重耳在外十九年、從狐偃趙衰賈佗魏犨等、周遊諸侯、秦伯召之於楚、及惠公卒、其子懷公立、秦伯納重耳于晉、晉人殺懷公而奉之、是爲文公、(六二節)王子帶以赤狄攻襄王、王出居于鄭地、告難于諸侯、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文公從之、帥師納王、殺子帶、王厚饗之、賜南陽(今河南懷慶府)之田、文公請隧、隧者、王之葬禮也、王不許、曰、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六三節)楚成王使令尹成得臣與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宋告急于晉、襄王二十年、(我紀元二十九年、)晉侯以齊宋秦之師、與楚人戰于城濮、(衞地、在山東曹州府濮州南、)敗之、王自至踐土、(鄭地、在河南開封府滎澤縣西北、)策命晉侯爲侯伯、諸侯盟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魯衞陳蔡鄭許曹邾皆從晉、是後百有餘年、晉世霸中國、(六四節)秦穆公使孟明視襲鄭、蹇叔諫、不聽、孟明聞鄭有備、滅滑、(姬姓伯爵之國、在河南河南府偃師縣東、)而還、時晉文公卒、未

葬其子襄公墨縗與姜戎（姜姓之戎居晉南境）敗秦師于崤（山名在河南府永寧縣北）虜孟明旣而逆之自是秦晉構兵七十年矣穆公能用賢嘗擧百里奚於市以爲相秦由是而興又信任蹇叔公孫支得由余于戎而問計孟明百里奚之子也穆公以崤之敗深自罪猶用孟明增脩國政并國二十遂霸西戎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

（六五節）晉有三軍其將佐皆卿也中軍帥常執國政謂之元帥襄公以趙盾（趙衰之子）爲元帥公卒盾立太子夷皐而相之是爲靈公周頃王匡王之際晉政在趙氏靈公不君趙盾驟諫公患之將殺盾不克却遭弑盾逆襄公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爲成公

第三章　楚莊之霸（附吳始興）

（六六節）楚莊王成王之孫也卽位初國大饑庸（今湖北鄖陽府竹山縣）麇（今鄖陽府治）叛之莊王帥秦人巴（姬姓國今四川重慶府）人伐庸滅之羣蠻百濮皆服（濮亦蠻夷種名）又伐陸渾之戎（西戎一種入居河南府嵩縣）遂至于洛觀兵于周疆周定王使王孫滿勞

之莊王問鼎之輕重似有圖周之意者滿對曰輕重在德不在鼎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六七節）莊王擧蔿艾獵爲令尹施教安民平羣舒（偃姓諸夷故地在安徽廬州府）盟吳越楚國治强陳夏徵舒弑靈公莊王伐之謂陳人無動將討夏氏遂入陳殺徵舒因縣陳諸侯縣公皆慶申叔時獨不慶王讓之對曰人有言牽牛蹊田田主奪牛蹊者信有罪矣奪之牛罰不已重乎王曰善乃復封陳

（六八節）鄭已服楚又徼事晉周定王十年（我紀元十四年）莊王圍鄭十旬克之鄭襄公肉袒牽羊以降莊王以鄭伯能下人退師數里而許之平晉景公使荀林父帥師救鄭不及與莊王戰于邲（鄭地在開封府鄭州東）敗績莊王使申舟聘于齊過宋而不假道宋人殺之王聞之投袂而起馳圍宋宋告急于晉晉不救宋與楚平

（六九節）莊王卒子共王立齊頃公伐魯又敗衛師魯衛乞師于晉景公使郤克救之敗齊侯于鞌（齊地在山東濟南府界內）共王使叔父令尹嬰齊帥蔡侯許男侵衛侵魯以救齊遂與魯成公及齊秦等十國之大夫盟于蜀（魯地在山東泰安府城西）晉畏楚衆而避之

（七〇節）楚申公巫臣奔晉令尹嬰齊等有怨於巫臣殺其族人巫臣怨之請晉侯使於吳吳子壽夢悅之乃通吳于晉教之車戰使之叛楚自是吳屢伐楚取蠻夷屬楚者吳始大

第四章　晉業復盛（附子產相鄭）

（七一節）周簡王時晉厲公與秦楚爲成秦楚皆叛盟厲公帥諸侯伐秦敗之楚共王侵鄭鄭叛于晉簡王十一年（我紀元八十六年）厲公伐鄭共王帥東夷救之戰于鄢陵（鄭地今河南開封府鄢陵縣）敗績王傷其目

（七二節）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使胥童殺三郤（郤錡郤犨郤至三卿）欒書荀偃殺胥童遂弑厲公逆襄公曾孫周于周而立之是爲悼公悼公少而賢使韓厥荀罃（荀林父孫）爲政以士魴趙武（趙盾孫）魏絳（魏犨孫）爲卿擧不失職爵不踰德民無謗言霸業復盛

（七三節）周靈王時無終（山戎國今直隸順天府薊州）子嘉父納虎豹之皮于晉以請和山戎諸部悼公

欲伐之魏絳曰勞師於戎諸華必叛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因陳和戎之三利公悅使絳撫諸戎

（七四節）鄭間於晉楚連年被兵或事晉或事楚鄭人侵蔡楚人討之鄭人欲從楚或欲待晉救終與楚平悼公帥諸侯伐鄭鄭恐行成諸侯皆不欲與楚戰乃許鄭成師還楚又伐鄭乃從楚悼公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盡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行儉省用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盟十二諸侯于鄭地赦鄭因禮而歸之晉民大和諸侯遂睦

（七五節）悼公卒子平公立士匄逐欒盈（欒書孫）殺其黨後盈入曲沃（欒氏邑今山西絳州聞喜縣）晝襲絳不克奔曲沃晉人圍之滅欒氏士匄爲政諸侯之幣重趙武代之令薄其幣而重禮之復諸侯喪邑靈王二十三年（我紀元百十二年）秦晉爲成後三年晉楚爲成趙武與令尹屈建盟于宋宋平公及齊魯等十國之大夫會焉約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晉楚爭霸八十餘年至是始平

節七六 周景王時、鄭罕虎授公孫僑政、僑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從政三年、輿人誦之、僑爲人恭敬、養民以惠、擇能而使之、爲辭命、裨諶草創之、遊吉討論之、公孫揮脩飾之、而僑潤色之、以應諸侯、鮮有敗事、沒僑之世、晉楚無敢加焉、以鄭有禮也、

第五章　春秋末諸大事（楚靈驕而敗、齊晉公室微弱、王室之亂、吳楚構兵、孔子相魯）

節七七 楚共王卒、子康王立、康王時、與晉和、王卒、子郟敖立、叔父圍爲令尹、殺郟敖而自立、是爲靈王、靈王使伍舉如晉、求諸侯、請如宋之約、晉平公欲勿許、女叔齊曰、不可、晉楚唯天所授、不可與爭、楚王方侈、君其脩德、以待其歸、平公從之、諸侯會靈王于申（楚地、故申侯國）、王率以伐吳、遂滅賴（子爵之國、在河南光州商城縣南）、取鄫（魯邑、本鄫國、今山東兗州府嶧縣）、

節七八 陳哀公之弟招殺太子偃師、哀公縊、靈王使弟棄疾奉偃師子圍陳、滅之、放招于越、靈王又誘蔡靈侯殺之、遂滅蔡、殺太子有、爲犧牲以祭岡山、城陳蔡不羹（故城在河南南陽府舞陽縣西北）、使棄疾爲蔡公、又遣師圍徐、以懼吳、王次于乾谿（楚地、在安徽潁州府太和縣東南）、以爲之援、周景王十六年（我紀元百三十二年）、陳蔡不羹叛王、奉蔡公入郢、殺太子祿、王將還師、途而潰、王縊、棄疾立、是爲平王、復封陳蔡、

節七九 齊欒施高彊與陳無宇鮑國鬭、欒高氏敗、陳鮑分其室、晏嬰謂無宇必致諸公、無宇盡致之、而老于莒（故莒子國、見五五節）、景公與之高唐（今山東濟南府禹城縣）、陳氏始大、無宇召諸公族嘗被逐者、而皆反其邑、公族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困者、私與之粟、大其家量、以貸粟於民、而以公量收之、齊民多歸心焉、晏子恭儉、善與人交、立強臣之間、以禮自守、人不敢犯、景公重斂繁刑、晏子屢托事規諫、公能納之、然公室已微、不能復救、

節八〇 晉平公卒、子昭公立、諸侯事晉者、皆有貳心、楚靈王死之歲、昭公奉周卿士劉（邑名、在河南府偃師縣西南）文公、合諸侯于平丘（衞地、在直隸大名府長垣縣南）、大治兵、以示威、甲車四千乘、然是後霸業卒衰、不復振矣、昭公卒、子頃公立、

節八一 周景王寵王子朝、欲立之、王崩、王子猛立、王室亂、卿士單穆公劉文公與

子朝之黨戰、猛卒、謚悼王、弟敬王匄立、子朝入王城、尹文公立之、敬王居外、晉頃公令諸侯輸王粟具戍人、知文子（荀罃孫躒）、趙簡子（趙武子鞅）、帥師納王于成周、子朝奔楚、頃公卒、子定公立、魏獻子（魏絳子舒）、韓簡子（韓厥曾孫不信）、合諸侯城成周、成周在洛邑東、王城下都也、

節八二 楚平王信讒、欲殺太子建、執其師伍奢、奢有子尚及員、王以免其父召之、尚謂員曰、吾智不逮爾、我能死矣、爾能報之、尚至、王并殺之、員將亡、謂其友申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勉之、我必復之、員奔吳、吳王闔廬立、用員之謀伐楚、楚始病焉、平王卒、子昭王立、昭王失禮於蔡昭侯、昭侯如晉、請伐楚、周敬王十四年（我紀元百五十五年）、晉定公奉劉文公、合十七諸侯于召陵、以侵楚、無功而還、晉於是乎失諸侯、蔡侯從吳、伍員導吳師伐楚、敗之于柏舉（楚地、今河南汝寧府西平縣）、五戰及郢、昭王奔隨（姬姓侯爵、楚屬國、今湖北德安府隨州）、伍員發平王墓、而鞭其尸、申包胥如秦乞師、秦哀公未許、包胥哭于秦庭、七日夜、勺飲不入口、秦乃出師、明年、包胥以秦師至、大敗吳師、昭王入于郢、賞功臣、包胥曰、吾爲君也、君既定矣、又何求、遂逃賞、

節八三 敬王十九年、魯定公以孔丘爲中都（今山東兗州府汶上縣）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爲司寇、相定公、會齊景公于夾谷（魯地、在山東泰安府萊蕪縣南）、齊人欲劫魯侯、孔子以禮卻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汶陽者、齊所侵魯地也、齊侯將享魯侯、孔子又以禮沮之、乃不果享、齊人歸魯侵地、

節八四 魯有三大家、出於桓公、謂之三桓、三桓專國、公室卑弱、季氏最驕僭、孔子使門人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三都者、三家之邑也、敬王二十二年、叔孫氏墮郈（叔孫氏邑、故城有二、一在山東泰安府東平州南、一在沂州府城東）、季氏將墮費（季氏邑、今山東沂州府費縣）、費人襲魯、定公入于季氏之宮、費人攻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伐之、費人北、國人敗之、遂墮費、孔子爲政魯國、大治、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去魯、歷

聘諸侯、門人多從之、後十餘年、季康子以幣召之於衛、乃歸魯、然魯終不能用孔子、

（八五節）晉自昭公以來、公室卑弱、范知中行趙魏韓氏、皆大號爲六卿、范氏即士氏、知中行氏皆荀氏也、孔子去魯之明年、范昭子（士匄孫吉射）中行文子（荀偃孫寅）伐趙簡子、簡子奔晉陽（趙氏邑、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知文子言於定公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不鈞矣、請皆逐之、知文子與韓簡子魏襄子（獻子之孫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二氏敗、韓魏以趙氏爲請、趙簡子入于絳、

第六章　吳越之興亡（附齊弒二君）

（八六節）吳伐越、越王勾踐敗之于檇李（越地、在浙江嘉興府城西）吳王闔廬傷而死、子夫差立、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爾忘越王之殺爾父乎、周敬王二十六年（我紀元百六十七年）敗越于夫椒（山名、在江蘇常州府無錫縣太湖濱）勾踐以餘兵保于會稽（山名、在浙江紹興府城東南）使大夫種行成、請爲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員曰、不可、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勾踐能親而好施、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讎、今不取、後雖悔之、不可及已、太宰嚭受越賂、勸夫差許越成、員退告人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勾踐既免、使大夫種守國、入宦於吳、三年而釋歸、日與范蠡治兵事、圖吳、

（八七節）齊景公卒、國夏高張立少子荼、陳僖子（無宇之子乞）逐國高、廢荼而立其兄悼公、悼公失歡于吳、敬王三十五年、吳王帥魯哀公邾子郯子（嬴姓國、今山東沂州府郯城縣）伐齊、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王乃還、齊人立悼公子簡公、明年簡公伐魯不利、吳王又伐齊、敗之于艾陵（齊地）簡公寵闞止、欲除陳氏、陳成子（僖子之子恒）殺闞止、遂弒簡公、而立其弟平公、成子專齊、封邑大於公所食、是後陳氏改稱田氏、

（八八節）吳之將伐齊也、勾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吳員懼曰、是豢吳也、入諫、王不聽、員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夫差反自艾陵、聞之怒、使賜之屬鏤之劍以死、夫差欲霸中國、敬王三十八年、與單平公晉定公魯哀公、會于黃池（在河南衛輝府封邱縣南）勾踐乘虛

興師伐吳、獲太子友、遂入吳都、夫差急盟而歸、與越平、周元王元年（我紀元百八十六年）越圍吳、居二年、吳師潰、夫差上姑蘇（山名、在江蘇蘇州府城西）使行成、越王曰、昔天以越予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予越、吾敢逆天而聽君乎、夫差自殺、越已平吳、北征上國、宋鄭魯衛皆入朝、范蠡功成、辭位而去、乘輕舟浮于太湖、莫知其所終、大夫種後以讒死、

（八九節）周自東遷、至元王崩、凡十五世、三百有二年、而王室愈微、諸侯亡滅者百五十國、是後韓魏趙氏分晉、齊田氏代姜氏、越衰於南、而燕興於北、與秦楚俱爲七雄、號稱戰國、

第五篇　戰國上

第一章　三晉田齊興

（九〇節）周貞王十一年（我紀元二百三年）晉知襄子（文子之孫瑤）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氏地、以爲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反攻公、公奔齊、道死、知伯立懿公、而專晉政、

（九一節）知伯貪而愎、求地於魏桓子（襄子之孫駒）韓康子（簡子之孫虎）皆與之、又求於趙、趙襄子（簡子之子無恤）不與、知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之、初襄子父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以輕賦稅、簡子謂襄子曰、晉國有難、必以晉陽爲歸、至是襄子出奔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竈產蛙、民無畔意、貞王十六年、趙孟使人潛出、說韓魏、韓魏與之約、共敗知伯軍、滅知氏而分其地、是時田襄子（陳成子之子盤）相齊、使其兄弟宗人盡爲都邑大夫、與趙韓魏通使、蓋三家且有晉、而田氏且有齊也、

（九二節）周貞王崩、長子哀王去疾立、弟思

王叔襲殺哀王而自立、少弟考王嵬又攻殺思王而自立、考王崩、子威烈王午立、威烈王二十三年、（我紀元二百五十八年、）晉三卿魏斯趙籍韓虔、以周命列爲諸侯、號曰三晉、斯桓子之孫、是爲魏文侯、籍襄子兄伯魯之曾孫、是爲趙烈侯、虔康子之孫、是爲韓景侯、

（九三節）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爲師、每過段干木之閭必軾、四方賢士多歸之、嘗使樂羊伐中山、（白狄別種國、在直隸正定府、）三年克之、使西門豹守鄴、（邑名、今河南彰德府臨漳縣、）河內稱治、李悝教民盡地力、作平糴法、衛人吳起善用兵、文侯以爲將、拔秦五城、起與士卒同衣食、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士卒樂爲之死、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嚮、

（九四節）趙烈侯好音、命相國公仲連賜鄭歌者二人田人萬畝、公仲諾而不與、或教公仲進牛畜荀欣徐越三士、畜侍以仁義、明日欣侍以舉賢使能、明日越侍以節財儉用度功德、而賜與、烈侯悅、止歌者之田、

（九五節）周安王十一年、（我紀元二百七十年、）田襄子之孫和遷齊康公于海上、使食一城、其後

會魏文侯、求爲諸侯、文侯爲之請於周、周許之、和爲齊侯、號太公、及康公卒無子、田氏遂幷其邑、

（九六節）魏文侯卒、子武侯立、吳起與魏相不合、去之楚、楚悼王以爲相、起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以養戰士、要在强兵、而貴戚大臣多怨起者、及悼王卒、攻殺之、安王二十六年、魏武侯趙敬侯韓哀侯共廢晉靖公、而分其地、明年韓滅鄭、因自陽翟（今開封府禹州）徙都焉、

（九七節）齊侯因齊太公之孫也、後稱王、是爲威王、初立時、國不治、諸侯來伐、周烈王六年、（我紀元二百九十一年、）威王召卽墨（邑名、故城在山東萊州府平度州東南、）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今山東兗州府陽穀縣、）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至、然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餒、趙攻甄、（今山東曹州府濮州、）子不救、衛取薛陵、（故城在陽穀縣東北、）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羣臣悚懼、莫敢飾非、齊國大治、諸侯不敢致兵者二十餘年、

第二章　秦孝公興（附申子相韓孟軻出仕楚幷越）

（九八節）當周顯王時、河山以東、强國六、（河謂西河、山謂終南太華之屬、）淮泗之間、小國十餘、秦僻在西陲、與楚魏接界、諸侯皆擯秦、以夷狄遇之、不得與中國之會盟、秦孝公發憤脩政、欲以强秦、顯王八年、（我紀元三百年、）孝公令國中曰、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强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衛公孫鞅好刑名之學、西入秦、見孝公、說帝道、說王道、次說霸道、而後及强國之術、孝公大悅、與議國事、定變法之令、使民爲什伍、而相糾察、若不糾舉、則相連坐、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有軍功者、各以率受爵、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戮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家者、倍其賦、宗室非有軍功、不得爲屬籍、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立一木於國都南門、募民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

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乃發令、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然君嗣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家給人足、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鞅曰、此亂法之民也、盡遷之於邊、民莫敢議令、築冀闕宮庭於咸陽、徙都之、幷諸鄉聚爲縣、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廢井田、開阡陌、更爲賦稅法、平度量衡、秦國富强、

（九九節）申不害者、故鄭之賤臣也、與衛鞅同時、其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以干韓昭侯、昭侯以爲相、內脩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强、

（一〇〇節）顯王二十八年、魏惠王伐韓、韓昭侯請救於齊、齊宣王使田忌孫臏伐魏、大破之馬陵、（魏地、在直隸大名府城東南、）殺其將龐涓、虜太子申、覆軍十萬、明年衛鞅言於孝公曰、魏破於齊、諸侯畔之、因此時伐魏、魏必東徙、然後秦據河山之固、東嚮以制諸侯、此帝王之

業也、公從之、使鞅伐魏、魏使公子卬禦之、鞅遺卬書、佯和、與會飲、伏甲虜之、因破魏師、惠王恐、獻河西之地以和、去安邑、徙都大梁、秦封鞅商(今陝西商州)於(在河南南陽府淅川縣西)十五邑、號曰商君、(一〇一節)商君用法嚴酷、嘗臨渭論囚、渭水盡赤、爲相十年、人多怨之、孝公卒、太子立、是爲惠文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之、商鞅之魏、魏不受、納諸秦、秦人攻殺之、車裂以徇、(一〇二節)魏惠王軍屢敗、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顯王三十三年、孟軻至梁、說以仁義、惠王不能用、明年、惠王卒、子襄王立、孟子去梁適齊、齊宣王以爲卿、(一〇三節)自越王勾踐沒、越久不聞、至王無彊、伐齊、又伐楚、楚威王大敗之、盡取故吳地、越以此散、諸公族或爲王、或爲君、居閩浙之地、服屬於楚、

第三章　蘇張從橫之謀

(一〇四節)秦國已強、宣力東方、諸侯非戮其力、殆不能制秦、而秦之利又在諸侯相離、於是合從連衡之說作、從、縱也、南北爲縱、衡、橫也、東

西爲橫、故六國相合、謂之從、六國不合、各連和於秦、謂之橫、或衡、(一〇五節)周人蘇秦與魏人張儀、俱事鬼谷先生、學從橫之術、蘇秦見秦惠文王、陳幷諸侯之策、不用、秦乃去、顯王三十六年、(我紀元三百二十八年)北說燕文公曰、燕之不被秦兵、以趙蔽其南也、與趙從親、六國爲一、則燕必無患矣、文公從之、資秦車馬、以至趙、說肅侯曰、秦不敢舉兵伐趙者、畏韓魏議其後也、韓魏入秦、則趙危矣、臣竊爲君計、莫如六國合從、以擯秦、肅侯悅、厚賜賚之、以約於諸侯、秦乃見韓宣惠王、魏襄王、齊宣王、楚威王、所至逞雄辯、以說從之利、諸侯皆聽、之約曰、秦攻一國、則五國救之、有不如約者、五國共伐之、於是蘇秦爲從約長、幷相六國、北報趙、車騎輜重擬於王者、既而秦使公孫衍欺齊魏、以伐趙、趙侯讓蘇秦、秦恐、請使於燕、必報齊、秦去趙、而從約皆解、(一〇六節)張儀入秦、惠文王悅之、以爲客卿、儀伐魏、取蒲陽、(今山西蒲州府)復以與魏、因說魏襄王曰、秦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

魏盡入上郡十五縣、(春秋白狄地、今陝西延安府及鄜州綏德州)以謝焉、儀歸爲秦相、復伐魏取陝、(今河南陝州)既而免相、出相魏、以爲秦、(一〇七節)燕文公卒、子易王立、蘇秦說易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在齊則燕重、乃僞得罪、奔齊、爲客卿、勸宣王侈欲、以弊齊、後爲齊人所殺、(一〇八節)周慎靚王三年、(我紀元三百四十三年)楚趙魏韓燕同伐秦、攻函谷關、(秦之東關、在河南陝州靈寶縣)秦出兵逆之、五國皆敗走、明年、秦破韓趙、斬首八萬、諸侯振恐、張儀說魏哀王曰、諸侯約從、結爲兄弟也、今親兄弟尚有爭財相殺傷、而欲恃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哀王乃背從約、請成於秦、儀歸復相秦、巴(目六六節)蜀(今四川成都府)相攻、俱告急於秦、時有韓寇、儀欲伐韓、惠文王用司馬錯之說、伐蜀取之、因遂取巴、秦益富強、(一〇九節)惠文患齊楚從親、使張儀說楚懷王、絕齊、請獻商於之地、懷王信之、陳軫曰、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絕齊、則楚孤、秦奚與之地哉、王不聽、閉關絕約於齊、齊湣王怒、與秦合、楚遣使受地於秦、其地東西

數十里、以當時里法稱之、曰六百里、儀見使者曰、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懷王聞之、大怒、欲攻秦、陳軫復諫、王又不聽、伐秦、大敗、失漢中地、(今陝西漢中興安二府)(一一〇節)周赧王四年、(我紀元三百五十年)秦欲得楚黔中地、(今四川酉陽州湖北施南府等)請以武關(秦之南關、在陝西商州東)之外(卽商於等地)易之、懷王曰、不願、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儀請行、因楚嬖臣幸姬、以得免死、因說懷王曰、爲從者無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不格明矣、今王不事秦、秦劫韓驅梁而攻楚、則楚危矣、王誠聽臣、臣請使秦楚長爲兄弟之國、懷王已得儀而重出地、乃從之、儀遂之韓、說襄王以事秦、而攻楚、襄王許之、儀歸報惠文、封以六邑、號武信君、復使往說齊湣王、趙武靈王、燕昭王、連衡以事秦、皆許之、儀歸未至、而惠文王卒、子悼武王蕩立、悼武不說儀、諸侯聞之、皆畔衡、復合從、儀出相魏、尋死、蘇張皆以遊說致身富貴、遊士爭慕傚之、又有公孫衍蘇代蘇厲周最樓緩之徒、皆以辯詐相高、紛紛徧於四方、(一一一節)秦悼武王卒、弟稷立、是爲

昭襄王或畧言昭王、昭王少、母宣太后芈氏治國事、任異父弟魏
冉爲政、赧王十六年、昭王遺楚懷王書、願與會武關、面相約結、昭
睢曰、秦虎狼也、不可信、王子蘭勸王行、秦人執之以歸、楚人立太
子橫、是爲頃襄王、懷王卒於秦、楚人憐之、如悲親戚、

第四章　燕齊之勝敗 (附孟嘗君事)

一二節 燕易王卒、子噲立、噲專任其相子之、終以國讓之、子之南面行
王事、而噲反爲臣、國大亂、齊宣王伐之、五旬而舉之、噲死、子之亡、
齊因取燕、時孟子在齊、教宣王謀於燕衆而置君、王不聽、燕人畔、
齊立太子平、是爲昭王、孟子不遇於齊、致爲臣而去、昭王弔死問
孤、與民同甘苦、厚禮以招賢者、爲郭隗築宮而師事之、士爭趨燕、
樂毅自魏往、王以爲亞卿、任以國政、一三節 齊王族田嬰事威王宣
王、任職用事、宣王卒、子湣王立、封嬰于薛、(在山東兗州府滕縣) 號靖郭君、嬰有
賤妾之子曰文、通儻饒智畧、勸嬰散財養士、賓客爭譽其美、嬰卒、
文嗣爲薛公、號孟嘗君、招致諸侯游士及有罪亡人、食客常數千
人、秦昭王聞其賢、使請於齊、以爲丞相、丞相秦官、猶周太宰也、或
謂昭王、孟嘗君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王囚文、欲殺之、文逃歸而相
齊、文怨秦、與韓魏共伐之、入函谷關、秦割河東三城以和、一四節 湣
王負強、南敗楚、西摧三晉、時宋王偃淫虐、世呼曰桀宋、湣王滅之、
廣地數十里、王益驕、諸侯皆害之、孟嘗君以薛附魏、周赧王三十
一年、(我紀元三百七十七年) 燕昭王使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
敗之濟西、燕師長驅入臨淄、湣王奔莒、燕封毅爲昌國君、留徇齊
城未下者、楚將淖齒率兵救齊、因爲齊相、齒欲與燕分齊地、執湣
王殺之、樂毅整軍、禁侵掠、禮逸民、寬賦斂、除暴令、祀桓公管仲於
郊、齊民喜悅、六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獨莒卽墨不下、淖齒爲莒
人所殺、齊亡臣求湣王子法章而立之、是爲襄王、保莒城、(在江蘇海州贛榆縣西) 卽墨人推田單爲將以拒燕、一五節 樂毅留于齊五歲、二邑未服、

赧王三十六年、昭王卒、子惠王立、惠王自爲太子時、不快於毅、田
單乃縱反間曰、樂毅欲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以待其事、齊唯
懼他將之來、卽墨殘矣、惠王聞之、使騎劫代將、毅奔趙、將士憤惋、
田單用火牛之計、大敗燕師、殺騎劫、逐北至河上、七十餘城皆復
爲齊、乃迎襄王入臨淄、王以單爲相、封安平君、孟嘗君中立爲諸
侯、無所屬、襄王畏之、與連和、及卒、諸子爭立、齊魏共滅之、趙惠文
王欲與樂毅謀伐燕、毅泣辭之、王乃止、封毅于觀津、(在直隸冀州武邑縣東南) 竟
死於趙、號望諸君、

第五章　趙武靈王及藺相如

一六節 趙武靈王欲拓地於北疆、與肥義謀、胡服騎射、以教國民、畧狄
地、至代、(今直隸宣化府蔚州) 雲中、(今內蒙古歸化城土默特地) 西及九原、(今內蒙古毛明安及烏喇忒地) 傳國少子何、
是爲惠文王、使肥義相之、自號主父、北破林胡樓煩、(北狄二國、山西保德州寧武府及太原府嵐州等、樓煩故地也、林胡又居其北) 欲自雲中九原直南襲秦、不果、攻中山、(見九節) 滅之、嘗
詐爲使者入秦、秦昭王怪之、使人逐之、則已脫關矣、初武靈廢太
子章而立惠文、旣而憐章、欲王之於代、未決、章作亂、殺肥義、公子
成李兌討滅之、遂圍主父、使餓而死、一七節 惠文得楚和氏璧、秦昭
王請以十五城易之、惠文欲不與、畏秦強、欲與之、恐見欺、藺相如
願奉璧而往、城不入則完璧而歸、王遣之、獻璧、秦王無意償城、相
如乃紿取璧、使從者懷之、間行歸趙、身待命於秦、秦王賢而歸之、
一八節 田單復齊之歲、秦王與趙王會于澠池、(今河南府澠池縣) 藺相如從、及
飲酒、秦王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相如請秦王擊缶、秦王不肯、相
如曰、臣請得以頸血濺大王、左右欲刃之、相如叱之、皆靡、秦王爲
一擊缶、秦終不能有加於趙、趙亦盛爲之備、秦不敢動、趙王歸、以
相如爲上卿、位在將軍廉頗右、一九節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多軍功、
以相如素賤人、徒以口舌居己上、羞爲之下、欲見相如辱之、相如
聞之、不肯與會、每朝常稱病、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

爲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强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鬭、其勢不倶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頗聞之、肉袒負荊、至門謝罪、遂爲刎頸之交、

第六篇　戰國下

第一章　秦連攻三晉（附秦滅周、平原信陵春申始終）

一二〇節　秦丞相魏冉舉白起爲將、白起善用兵、嘗敗韓魏于伊闕（山名、在河南府城南）、斬首二十四萬、又伐魏至軹（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取六十一城、田單復齊之歲、起伐楚取鄢（今湖北襄陽府宜城縣）鄧（今河南南陽府鄧州）、明年拔郢、燒夷陵（楚陵墓之地、今湖北宜昌府）、楚頃襄王徙都陳（故陳侯國、今河南陳州府）、秦封起爲武安君、明年定巫（今四川夔州府）黔中（今四川酉陽州湖北施南府及湖南西北境）

一二一節　赧王四十五年（我紀元三百九十一年）、秦人伐趙圍閼與（故城在山西遼州和順縣西北）、廉頗樂乘皆曰、道遠險狹難救、趙奢曰、道遠險狹、猶兩鼠鬭於穴中、將勇者勝、惠文王使奢救之、秦師敗還、王賜奢號馬服君、與廉藺同位、

一二二節　魏人范雎嘗從中大夫須賈使於齊、齊襄王聞其辯口、私賜之金、賈疑雎以國陰事告齊、歸告魏相魏齊、齊怒笞擊之、折脇拉齒、置廁中、雎佯死得逃出、魏人鄭安平匿之、變姓名曰張祿、秦謁者王稽至魏、潛載與歸、薦於昭王、雎教以遠交近攻之策、王悅、以爲客卿、時宣太后及穰（邑名、即楚鄧邑）侯魏冉擅國、雎說王廢太后、逐穰侯、而代爲丞相、封應（邑名、在河南汝州寶豐縣西南）侯、

一二三節　范雎既得志、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魏使須賈聘於秦、雎弊衣間步往見之、賈驚曰、范叔無恙乎、取一綈袍贈之、雎爲賈御至相府、曰、我爲君先入通於相君、賈見其久不出、問於門下、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鄉者吾相張君也、賈知見欺、膝行入謝罪、雎曰、爾所以不死者、以綈袍戀戀尚有故人之意耳、乃使歸告魏王曰、速斬魏齊頭來、不然且屠大梁、賈還以告魏齊、齊出走而死、雎薦王稽爲河東（今山西平陽府）守、召鄭安平爲將軍、

一二四節　楚黃歇侍太子完爲質於秦、及頃襄王疾病、歇使太子亡歸、而自請賜死、秦昭王怒欲聽之、應侯曰、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王從之、楚王卒、太子立、是爲考烈王、以黃歇爲相、號春申君、

一二五節　秦武安君伐韓、拔野王（今河南懷慶府治）、上黨（赤狄故地、今山西潞安府）路絶、請降于趙、趙孝成王受之、赧王五十五年、秦

王齕攻上黨、拔之、遂伐趙、廉頗軍長平（今山西澤州府高平縣）、堅壁不進、應侯使人爲反間曰、秦獨畏馬服君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使括代頗、藺相如曰、括徒能讀父書、不知合變也、王不聽、括少學兵法、自思天下莫敢當、嘗與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也、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趙若將括、必破趙軍、及括將行、母上書言括不可使、括至軍、果爲白起所敗、中矢死、卒四十萬人皆降、白起盡坑殺之、後二年、秦王陵攻邯鄲、少利、昭王欲使白起代陵、起曰、秦雖勝於長平、士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絶河山而爭人國都、取敗必矣、辭疾不肯行、乃遣王齕、

一二六節　趙孝成王使弟平原君勝求救于楚、平原君好士、食客數千人、欲擇門下文武備具者二十人與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薦、平原曰、士之處世、若錐處囊中耳、其末立見、今先生處門下三年、勝未有所聞、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末見而

已平原乃與之俱至楚與考烈王言合從之利半日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王怒叱之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且以楚之強天下不能當白起小豎子耳一戰而擧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趙之所羞合從爲楚非爲趙也王曰唯唯乃與楚王歃血定從而歸平原君曰勝不敢復相士以遂爲上客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

一二七節 魏安釐王亦使晉鄙救趙秦王使謂魏曰趙旦暮且下諸侯敢救者必移兵擊之魏王恐止晉鄙留兵壁鄴使新垣衍說趙欲共尊秦爲帝齊人魯仲連在邯鄲見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彼卽肆然帝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因痛論帝秦之害衍再拜曰先生天下之士也吾不敢復言帝秦矣

一二八節 魏王弟無忌愛人下士食客三千人號信陵君其姊爲平原君夫人趙急使者冠蓋相屬責救於信陵君信陵屢請於王且使賓客遊說萬端王終不聽信陵素厚遇隱士侯嬴嬴教信陵禱王幸姬竊得晉鄙兵符且薦力士朱亥與俱謂晉鄙合符而疑則擊殺而奪其軍信陵一如嬴言得兵以進

一二九節 楚魏救至秦軍屢卻白起曰不聽吾言今何如秦王聞之怒廢起爲士伍起與應侯有隙竟賜劍而死明年信陵君大敗秦師王齕解圍走鄭安平以二萬人降趙信陵君不敢歸魏使將將其軍以還平原君欲封魯連連笑曰所貴於士者爲人排難解紛而無取也卽有取是商賈之事也辭去終身不復見

一三〇節 秦王既用應侯之策連攻三晉周人恐赧王五十九年與諸侯約從以伐秦爲秦所攻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是歲赧王卒周亡此當我紀元四百五年也貞王以後周擁空號存於強國之間者凡九世二百十三年自武王克商至于此合八百六十七年傳世三十有七

一三一節 明年（秦昭襄王五十二年楚考烈王八年齊王建十年燕孝王三年趙孝成王十一年魏安釐王二十一年韓桓惠王十八年）秦王稽坐與諸侯通棄市昭王臨朝而歎曰武安君死而鄭安平王稽皆畔內無良將外多敵國范睢懼燕辨士蔡澤聞之西入秦見睢曰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商君吳起大夫種何足願與說睢以全身名之道睢薦澤於王謝病免相王以澤爲相數月而辭之號綱成君

一三二節 楚使春申君取魯魯頃公遷于莒尋爲楚所滅春申君好士與孟嘗平原信陵齊名皆爭招致賓客以相傾奪平原使人於春申使者爲玳瑁簪刀劍室飾以珠玉欲以誇楚春申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見之趙使大慙

一三三節 秦昭襄王卒太子柱立是爲孝文王孝文卽位三日而卒子莊襄王楚立莊襄王元年（楚十四年齊十六年燕王喜六年趙十七年魏二十八年韓二十四年我紀元四百十二年）以呂不韋爲相國不韋陽翟大賈也莊襄以昭王庶孫爲質于趙因不韋之助得入立是以尊寵無比封以河南（今河南府）十萬戶號文信侯

一三四節 秦蒙驁破魏魏王患之使人請信陵君於趙

信陵畏得罪不肯還客毛公薛公見曰魏急而公子不恤一旦秦克大梁夷先王宗廟公子何面目立於天下乎信陵趣駕還復爲魏將諸侯聞之皆遣救信陵帥三晉楚燕之師敗蒙驁于河外（謂河之南）追至函谷關而還

第二章　秦幷六國

一三五節 秦莊襄王卒太子政立後號爲始皇帝政生十三年矣國事皆決於文信侯號稱仲父秦攻伐無已時三晉地益削諸侯患之秦王政六年（楚二十二年齊二十四年燕十四年趙悼襄王四年魏景閔王二年韓三十二年我紀元四百二十年）楚趙魏韓衛合從伐秦楚考烈王爲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秦師出五國皆敗走楚去陳遷于壽春（今安徽鳳陽府壽州）春申幸李園妹有娠納之考烈王生幽王悍李園使盜殺春申而專楚政秦王政母本邯鄲舞姬呂不韋初娶之既而獻諸莊襄王生政及爲太后時時與不韋私通政既長太后嬖人嫪毐作亂而誅不韋坐免相王遷太后于雍齊客茅焦

諫王、乃迎歸咸陽、不韋後恐誅、飮酖死、(一三六節)秦宗室大臣議曰、諸侯人來仕者、皆爲其主游間耳、請一切逐之、於是大索逐客、客卿李斯亦在逐中、行且上書、論其非計、王乃召李斯、復其官、除逐客令、李斯勸王陰遣謀士、遊說諸侯、離間其君臣、然後使良將隨其後、竟以幷六國、(一三七節)初趙李牧事孝成王、守北邊、時匈奴始强、屢爲邊患、牧養士習騎射、設奇陳、大破之、匈奴奔走、不敢近趙、及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廉頗亡去、王召牧爲將、王卒、子幽繆王立、秦之十三年、(楚幽王四年、齊三十一年、燕二十一年、趙幽繆王二年、魏九年、韓王安五年、)桓齮破趙、斬首十萬、幽繆王以牧爲大將、戰于宜安、(邑名、在直隸正定府藁城縣西南、)秦師敗還、王封牧爲武安君、明年、韓王安使韓非聘于秦、請爲藩臣、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善法術之學、秦王悅之、李斯嫉而間之、下吏治、斯遺非藥、使自殺、十七年、內史騰滅韓、虜王安、明年、王翦伐趙、李牧禦之、秦人與趙嬖臣金、使言牧欲反、趙人殺牧、明年、遂滅趙、虜幽繆王、王兄嘉自立爲

代王、(一三八節)初燕太子丹質于秦、秦王政不禮焉、怒而亡歸、聞衞人荊軻勇、厚禮之、奉養無不至、欲遣軻劫秦王、時秦將樊於期得罪亡在燕、軻請得樊將軍首及燕督亢(燕膏腴地、在直隸順天府涿州東南、)地圖、以獻秦、丹不忍殺之、軻私見於期、以意諷之、於期慨然自刎、丹奔往伏哭、遂函其首、置利匕首於圖中、裝遣軻、至咸陽、秦王喜見之、軻奉圖進、圖窮而匕首見、把王袖揕之、未至身、王驚起、軻逐之、王拔劍斬軻、遂體解以徇、王大怒、益發兵伐燕、二十一年、(楚王負芻二年、齊三十九年、燕二十九年、魏王假二年、代王嘉二年、)王翦拔薊、燕王喜奔遼東、(今盛京省東境、)斬丹以獻、(一三九節)明年、王賁(翦子)滅魏、殺王假、又明年、王翦大破楚、殺其將項燕、又明年、虜楚王負芻、楚自武王以來、王南疆二十五世、凡五百餘年而亡、又明年、王賁滅燕、虜王喜、還滅代、虜王嘉、初齊王建母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且秦連歲攻五國、五國各自救、以故建立四十餘歲、不受兵、君王后卒、齊客多受秦金、爲反間、不修戰備、不助五國攻秦、二十六年、王賁入臨淄、王建降、遷之于共、(今河南衞輝府輝縣、)餓而死、於是諸侯皆亡、唯衞猶存、至秦二世皇帝元年、廢衞君角爲庶人、

第三章　四夷遠斥

(一四〇節)唐虞之世、中國廣袤不滿三百里、九州域內、夷狄居其大半、雖曰聲教所及、莫不來王、其俗陋而性獷者、未化也、周建兩都、王畿跨三州、河濟淮漢之濱、皆列置侯國、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諸夏之盛、軼於前代矣、然而戎狄之雜居冀雍、蠻夷之蟠據江淮者、猶未變於華、華夷之疆界、與虞夏無大異也、(一四一節)周已衰、平王避戎東遷、而雜戎往往入居畿甸、春秋初、戎狄强盛、齊桓公攘之、僅得以綏諸夏、是時冀州有山戎、赤狄、(共見五六節、)及衆狄、(居直隸西境、山西北境、)山戎雖名戎、亦狄種也、雍州有白狄、(見五六節、)及大茘、(今陝西同州府朝邑縣、)義渠、(今甘肅慶陽府、)諸戎、豫州有伊洛之戎、晉惠公歸自秦、誘瓜州(今甘肅西北境、)之戎、處之中國、自是伊洛之濱、又有姜戎陰戎陸渾之戎、當時所謂戎

狄者、非盡與漢人異類、姜戎與齊同姓、晉獻公所滅驪戎者、與周同姓、又有大戎者、與晉同出於唐叔、唯其禮俗與戎伍、故謂之戎、猶東南之徐楚吳越、皆出於漢種、而號爲蠻夷也、(一四二節)春秋中、戎狄漸衰、晉襄公敗白狄、獲其君、景公滅赤狄諸國、悼公和山戎諸部、昭公滅肥(今直隸正定府藁城縣、)頃公滅鼓(今正定府晉州、)二國、皆白狄別種也、陸渾之戎、亦爲頃公所滅、其別部蠻氏、(居河南汝州地、)至春秋末、楚昭王滅之、戰國初、秦厲公伐大茘、取其王城、伐義渠、虜其王、趙襄子北畧狄土、韓魏滅伊洛陰戎、餘種西走、自是戎狄益遠矣、(一四三節)東南之夷、雖極蠢愚、非如戎狄之倔强難制、及楚之盛、羣蠻莫不慴服、吳踵起淮濱、諸夷皆屬焉、徐夷在西周盛時爲强國、至春秋而微、遂爲吳所滅、蠻夷已屬吳楚、風俗漸變、其不從化者、或匿於山谷、或逃於海濱、而江淮遂爲衣冠之鄉矣、(一四四節)是故戰國之時、雖支那甚亂、夷狄之遠斥、勝於三代盛時、其後秦惠文王幷巴蜀、昭襄王滅義渠、

趙武靈王破林胡樓煩、（見一六節）燕將秦開擊却東胡、三國皆大拓土疆、築長城以拒諸胡、及秦幷六國、華夏之地、東漸于海、西據隴山、北包恒山、南達南嶺、縱橫四百里、夷狄殆絶蹤、而南嶺之南、（今福建兩廣）百越散處、巫黔之西南、（今湖廣西境四川東南境及貴州雲南二省）土蠻據之、隴蜀之西、（今甘肅四川西境）氐羌諸部居之、俱無甚大者、唯東胡匈奴月氏、並在塞外、爲夷狄强國、東胡卽山戎、今滿洲諸種之先也、月氏居甘肅西北境、（甘州府及肅州安西州）古瓜州之地、蓋與晉惠公所誘來者同類也、匈奴狄之一種、蓋與殷周之獯鬻玁狁同類、今韃靼諸種之先也、諸胡皆無城郭、常處以畜牧射獵爲業、貴壯賤老、不知禮義、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亦取其妻、故漢人賤斥、至以爲犬猪之類、

第七篇　世態及文事

第一章　名字姓氏及世族

（一四五節）夏商之世、有名有姓、而無字與謚、亦無氏、貴賤皆呼其名、不相諱、至周世、呼字之俗起、丈夫二十、冠而命字、自稱以名、稱人以字、而不相呼名、唯於臣子及幼賤者則名之、（一四六節）謚法亦自周始、人死則誄其行、以立謚、而諱生時名、有物與死者同名、臣子必易其物名、秦始皇一廢謚法、漢尋復之、周漢之際、制謚用一二字、唐宋以來、帝王謚號字數益多、至累二十餘字、且君父之名、雖生時諱之、併同音之字盡避之、此周制所未有也、（一四七節）姓者生也、所以明世系所出、而別種族也、氏者猶家、所以表家門也、故一姓分爲數十百氏、姓之起在太古、據古史、五帝皆有姓、唐虞時種族甚多、有百姓之稱、及周興、姬姓繁衍於華夷、異姓漸絀、然猶有二十餘姓、周衰、姜芊嬀嬴踵興、與諸姬相軋、而他姓愈微、（一四八節）氏始於以地名、冠名自周以前亦有之、然非人人必用之、周時王子王孫公卿諸侯、大抵以國邑爲氏、後裔雖亡其地、亦襲稱之、諸侯子孫稱公子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族、世臣率以邑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族者氏之支別也、通謂之氏、男子冠名以氏、而不稱姓、姓者婦人所稱也、故其字多從女、如姬姜嬀嬴之屬、及戰國時、婦人亦不稱姓、而姓之用廢、自是謂氏族曰姓、姓與氏無有異義、（一四九節）古俗甚重世系、羣姓皆稱神聖之裔、唐虞大臣、如禹皐陶稷契之屬、皆出於名族、唯在商世、伊尹傅說、自匹夫陞於宰輔、實爲駭世之事、至周世、封建世祿之制益備、王朝公卿、莫非有土之君、諸侯執政、亦皆世臣、成例相沿、視爲當然、士庶人各守其業、雖有俊傑、不得進爲卿相、以孔子之賢聖、一用於魯、亦不過位大夫、積弊漸甚、暴君濫用世傳之權力、强臣大族、又篡弑相仍、禍亂無已、民苦水火、其勢不得不變、數百年間、諸侯吞滅殆盡、其卿大夫亦與亡

益促、於是吳起孫臏樂毅廉頗白起王翦等、白身而爲將、蘇秦張儀藺相如范睢蔡澤等、徒步而爲相、卿相之位、不復屬世家之專有、及秦幷六國、世侯世卿之家、亡滅無遺、遂開後世布衣將相之局、是古今國勢之一大變也、

第二章　嫁娶之制（附宮妾宦官）

（一五〇節）周人娶女、必於異姓、若有娶同姓者、世以爲失禮之大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恐其同姓也、故同姓之國、雖氏族已別、疏遠至數十世、不相通婚、魯昭公娶吳姬、爲二十世兄弟、自嫌其違禮、不謂之姬氏、而曰孟子、子者宋姓也、異姓相婚者、雖甥舅之親、不必避之、故如齊之於周魯、世相婚媾、常爲重親、（一五一節）此俗非始於周、其所由來尚矣、夏商皆稱女以姓、姓之用、殆似爲嫁娶設者、蓋支那之始立國也、羣后列據四方、不相混和、王者雖能以德與力盡服九州、然異姓之相競爭、竟不可遏、其於王家、亦非如宗藩之親

附無間、而求萬邦協和甚難、故由嫁娶以合異姓者、在當時爲切要之事、從是歷代因仍成俗、遂爲不易之法矣、後人從爲之說曰、同姓之不娶、爲重親不育也、重親不育、或有其理、然同姓之婚則以其重親嫌之、而異姓之重親則不以爲非禮、此上世和異姓之便法、而非出於避重親之意也、漢人至今猶守此禮、不敢娶同姓、然今之姓、古之氏族也、其稱異姓者、縱令同其遠祖、亦得相婚、故拘避不如古之嚴也、

一五二節 太古男女無別、知母而不知父、及嫁娶之禮起、而配偶始定、然一夫配衆婦、妻妾之名義不明、傳曰、帝嚳有四妃、其號唯曰元妃次妃等、而不言妻妾也、舜娶堯二女爲妃、虞思妻夏少康以二姚、亦不聞有嫡庶之分也、周時、王之嫡妻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內子、皆與其夫齊位、羣妾莫敢與爲匹、於是嫡庶之分始嚴矣、

一五三節 諸侯嫁女列國、使同姓二國、以其女媵之、三女皆以姪娣相從、姊妹姑姪、並爲列妾、故國君一娶得九女、

夫人早死、則繼之以媵、或以姪娣、而不再娶、王納后妃、蓋亦如此、而其制不詳、王及諸侯、皆以其羣妾爲內官、王之內官、凡一百餘人、有夫人嬪御世婦等之號、其貴寵者、位視公卿、王立六宮、諸侯三宮、以處衆女、至戰國時、諸侯拘女益衆、大國累千、小國累百、怨氣常盈宮中、

一五四節 王侯宮庭有宦官者、閹人也、國法罪人有宮刑、故國多閹人、因以供宮中使令、或監守羣妾、周時謂之寺人、戰國以後謂之中人、又曰宦官、宦官本刑餘之人、不得齒於士人、然常出入宮禁、以得侍王侯、接后妃、動輙用事於中、朝士畏憚之、齊桓公死而國亂、由寺人專權也、秦之帝業亦由宦者而敗、其後漢唐明、皆被宦官之禍、歷朝皆知其爲國害、而不能去之、蓋人主畜私無度、宮掖猥濫、非用此輩、無可以治內事也、

第三章　喪祭之禮 附卜筮仙術

一五五節 支那上世甚重祭祀、以爲國家之大事、天地日月星辰山川林澤、皆神而祭之、不營神祠、不設神像、或作主、或望祭之、天神最尊者、曰昊天上帝、或唯言天、王稱天子、謂代天治民也、諸侯滅王而代其位、必稱受天之命、王者築壇于國都南郊、燔柴祀之、以其祖配食焉、謂之郊祀、郊祀者、王之大禮、諸侯以下不得行之、尊次上帝者、爲社稷、社、土神、后土配之、稷、穀神、后稷配之、社稷則諸侯亦得立之、又有州社里社、蓋其所祭之神、與王不同也、又有大采朝日、少采夕月之禮、以日月之食爲災變、孟夏日食、則王爲之不舉、伐鼓於社、以責羣陰、王祭九州名山大川、諸侯祭境內山川、山崩川竭、及有水旱之災、則君降服撤樂、祝用幣、史用辭、以禜羣神、自漢魏以來、祀地祇于北郊、其禮視南郊、天地羣神從祀兩郊、又祀日于東郊、祀月于西郊、於是四郊皆有祭壇、

一五六節 支那喪禮之厚、他國之所未見也、周公立制、節目詳備、哭泣擗踊、皆有法、人死則必先復、復者呼魂之禮也、次有沐浴飯含小斂大斂之禮、衣衾棺

槨、務盡其美、棺厚五寸餘、槨稱之、自王至庶人皆然、大斂終則殯、不敢輙葬、王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殯、五月葬、大夫士三日殯、三月或踰月葬、喪期甚長、爲父母斬衰二十五月、謂之三年之喪、其次齊衰十三月、謂之期喪、其次有大功小功緦麻之服、自九月至三月、王崩、羣臣諸侯皆居喪三年、嗣王不親政、謂之諒闇、百官皆聽於冢宰、諸侯薨亦準之、

一五七節 自王至士、皆立廟、歲時修祭、以致孝敬、徼福祉、有事必告焉、王有七廟、二祧及四親廟爲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夏祖禹、商祖契、周祖后稷、皆郊祀配天、其主百世不遷、祧者、遷主所藏之廟也、親廟親盡、則遷其主於祧、而致新主於廟、諸侯五廟、無二祧、以太祖之廟爲祧、大夫三廟、士一廟、庶人無廟、祭於寢、

一五八節 祖考之祭、必擇族人、使服死者遺衣服、以象其生時、坐神主之側、名之曰尸、祭者北面事之、獻奠致禮、謂鬼神憑尸來格也、凡祭以牛若羊豕爲犧牲、以黍稷爲粢盛、王

侯行親耕之禮、以勸農事、取其田之收、以供粢盛、后夫人行親蠶之禮、以勸蠶事、繅其繭絲、以爲祭服、此二禮歷代帝后多遵行之、至今不廢、

〔一五九節〕卜筮之法、傳自太古、灼龜甲而視其兆、以占吉凶、謂之卜、設揲蓍之法、察數以占、謂之筮、王侯藏大龜於宗廟、以爲寶器、國有大事、必卜之於廟、列國有卜筮之官、列於大夫、又有星占之術、察日星之變、以推人事之吉凶、兼候雲氣、言其災祥、總謂之天道、此太史所職也、

〔一六〇節〕戰國時、燕人宋毋忌羨門子高之徒、稱有仙化之術、怪迂之士爭傳習之、且言海中有三神山、曰蓬萊方丈瀛洲、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齊威王宣王燕昭王皆信其言、至使人入海求之、自是神仙之說行於世、燕齊海上多方術士、

第四章　陰陽五行之說

〔一六一節〕支那神道、以陰陽五行爲本根、其說起於太古、浸淫於人心甚深、儒墨道法兵醫諸家、皆不能脫其範圍、以爲天地有二元氣、此造化之兩極也、謂之陰陽、天陽而地陰、日陽而月陰、晝夜寒暑死生動靜、無非陰陽、於人爲男女、於禽獸爲雌雄牝牡、於位爲君臣上下、於德爲剛柔、萬物皆由二氣而成、卜筮者敷衍此理者也、以爲陰陽各分爲老少、謂之四象、（少陽老陽少陰老陰）四象又生八卦、（乾坤震巽坎離艮兌）龜兆之所示者、卽是也、遂以八卦相重、爲六十四卦、卦有六爻、以極造化之變、揲蓍以得卦爻、因定吉凶、是周易筮法也、

〔一六二節〕五行者、謂水火木金土也、其說曰、木火屬陽、金水屬陰、而土居其中間、五者運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聲、章爲五色、方有五位、歲有五時、人有五事、以脩五德、天有五徵、休徵咎徵、各應五事之得失、且言、太古神人爲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封爲上公、祀爲貴神、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后土卽配王之社者也、又以太古聖帝、配之五行、大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

少皞配金、顓頊配水、五帝分主五方五時、而五官爲之佐、或言、天有五行之神、佐成上帝、曰青帝赤帝黃帝白帝黑帝、是爲五帝、而大皞之屬配焉、故亦云帝、秦自襄公文公皆祭白帝、其後祭青帝黃帝赤帝、各作其時、漢高祖入秦、作北時、以祭黑帝、於是雍有五時、

〔一六三節〕又有五德終始之說、曰、五行更旺、終始相生、王者易代、取法於斯、大皞首以木德王、火土金水相繼代之、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或曰、五行相勝、王者以其所勝相承也、秦始皇漢武帝用相勝之說、後代皆從相生之說、相勝相生之次序如左圖、

五行相勝　木德（金勝木）　金德（火勝金）　火德（水勝火）　水德（土勝水）　土德（木勝土）

夏——商——周——秦——漢

五行相生　木德（木生火）　火德（火生土）　土德（土生金）　金德（金生水）　水德（水生木）

大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

帝嚳——帝堯——帝舜——夏——商

周——漢——新／魏／吳——晉——宋／後魏

南齊——梁——陳

北齊／後周——隋——唐

〔一六四節〕五行之說、至漢儒益敷衍之、舉天地變異災祥、皆分其類、而歸之於五行之力、乃以人事之吉凶、而曲爲之配、且儒家之於五常、醫家之於五臟、天文家之於五星、皆無不依五行爲說、凡支那事物、多以五成者、蓋由其强配五行也、爰據周漢人所說、作五行配當之圖、附記於左、

五行	五臭	五味	五聲	五色	五方	五時	五事	五德	五徵＊	五嶽	五星	五帝 天帝	五帝 人帝	五官神	五祀	五臟	五常	五蟲	五數
木	羶	酸	角	青	東	春	視	明	燠	泰	歲星	青帝	大皞	句芒	戶	脾	仁	鱗	八
火	焦	苦	徵	赤	南	夏	言	從	暘	衡	熒惑	赤帝	炎帝	祝融	竈	肺	禮	羽	九
土	香	甘	宮	黃	中央土用		思	睿	風	嵩	塡星	黃帝	黃帝	后土	中霤	心	信	贏	五

＊休徵曰時、如時燠時暘、咎徵曰恆、如恆燠恆暘、

金	腥	辛	商	白	西	秋	聽	聰	寒	華	太白白帝少皞蓐收	門	肝	義	毛	七
水	朽	鹹	羽	黑	北	冬	貌	恭	雨	恒	辰星黑帝顓頊玄冥	行	腎	智	介	六

第五章　文書之沿革

一六五節 支那文字之作、在唐虞以前、摸寫形體、以表庶物、謂之象形、如日月山水是也、其數凡六百餘、形之難象者、以符號表其義、謂之指事、如數字及上下左右是也、其數凡一百餘、合二字、幷取其義以表新義、謂之會意、如日月爲明、口鳥爲鳴是也、其數凡七百餘、合二字、一取其義、一取其聲、謂之諧聲、如江河皆水、而工可爲聲、崑崙皆從山、而昆侖爲聲是也、太古始制字、主指事象形、而兩間事物、不可一一作新形以表之、故以會意補之、以諧聲成之、諧聲甚多、鳥獸蟲魚草木金石之名、殆皆是也、漢言以一音成義、西人名之曰單音語、單音一千餘、各具其義、又有一音而兼數義、則製數字以表其義、例如白之一音、有許多義、先因象形作白字、又假其字爲聲、以作伯柏泊舶等字、上加一、則爲百、百又從阜、則爲陌、

一六六節 蓋上世所用文字、已不下五千、其後歷代增加、至五萬餘字、上世有筆墨、而未有木皮紙、或書於木、或書於竹、故札檄等字從木、篇籍等字從竹、或用縑帛爲紙、故紙字從糸、典籍大抵以漆液書竹簡、以韋編之、卷而藏之、故算書冊、以卷數、秦始皇時、內史蒙恬始精毛筆之製、至後漢世、宦者蔡倫造意、用樹皮弊布等、擣抄作紙、文書之用、於是益便、古文變體極多、字畫率皆糾繞蟠屈、殆類畫圖、其以漆液書者、頭圓大而尾細、形似蝌蚪、故名蝌蚪文、周宣王時、太史籀作篆書、又名籀文、秦丞相李斯等、增損籀文、作秦篆、世謂之小篆、謂籀文爲大篆、獄吏程邈、繼造隸書、字畫從省簡、施之徒隸也、自漢以來、楷行草三體又作、書樣較篆隸、更簡捷、自是三體長爲常用之書、而印璽及碑刻、則用篆隸、

字體變遷圖

	古文	篆書	隸書	楷書	行書	草書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左	左	左	左	左	左	左
右	右	右	右	右	右	右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鹿	鹿	鹿	鹿	鹿	鹿	鹿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馬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魚
鳥	鳥	鳥	鳥	鳥	鳥	鳥

第六章　先秦典籍

一六七節 支那典籍最古者、爲詩書易春秋、詩者、周時之歌也、有三類、曰國風、曰雅、曰頌、國風、諸國之歌謠、雅、燕饗朝會之樂歌、頌、宗廟之樂歌也、今存者三百五篇、雅頌作者、大抵周名臣也、

一六八節 書、又名尚書、三代史官記大政大事者也、夏書四篇、堯典記堯舜政治、皐陶謨記舜禹皐陶訓戒之言、禹貢記禹成功、甘誓記啟征有扈軍令、四篇之作、蓋在四千年前、天下古史存於世者、恐莫舊於此、其次商書五篇、周書十九篇、合二十八篇、文辭皆極奇古、與周末文頗異、

一六九節 易者、蓍筮之書也、列記卦爻之辭、以示吉凶、相傳以爲周初之作、故曰周易、有傳十篇、謂之十翼、蓋儒流好易者所加也、上世重龜卜、甚於蓍筮、而卜書不傳、

一七〇節 春秋者、魯史記也、孔子筆削之、正名顯實、以討僭亂、儒者重之、以爲王法寓之、然文辭甚簡、不足以考史事、公羊穀梁左氏、各爲之傳、左氏三十卷、敍事最詳、東周二百五十年、五霸功業、列國盛衰、歷歷可觀、又有國語戰國策、國語記春秋列國之言談、與左氏相表裏、國策記戰國人之策謀、多從橫權詐之言、周末之史、可得考者、賴此三書存也、

一七一節 儒者立六經之目、謂詩書禮樂易春秋也、樂書失傳、其論散見於

於禮書中、故又稱五經、禮有周禮儀禮禮記、謂之三禮、皆成於戰國或漢初、周禮擬周制、叙天地四時六官、天官大冢宰、地官大司徒、春官大宗伯、夏官大司馬、秋官大司寇、冬官大司空、之職事、儀禮因古禮遺文、記冠昏喪祭燕射朝聘之禮、禮記彙輯諸儒雜著者也、多論禮制之義、唐代立五經於學官、禮獨取禮記、後人多從之、禮記四十九篇中、有大學中庸二篇、俱論脩身治人之道、辭理精妙、踰於他篇、宋儒表出之、以配論語孟子、謂之四書、四書五經、儒家所奉以爲聖典也、

（一七二節）論語二十篇、孔子及門弟子之語、而後人所輯而撰錄也、孔子不著書、經傳諸子載其語者、多出假托、故可見孔子之眞者、莫如此書、孟子者、孟軻所自著也、軻戰國大儒、後世以孔孟並稱、軻之後有荀況、亦儒家之名世者也、其書曰荀子、

（一七三節）先秦諸子之書、流傳於世者數十部、儒家之外、有道家墨家法家兵家從橫家等、老子莊子列子三書、道家尊奉之、號爲眞經、墨子及晏子春秋、墨家之所主、管子商子韓非子、法家之所宗也、三家大旨、畧載於次篇、又兵家有孫吳尉繚子、從橫家有鬼谷子、孫子者、孫武之書、吳子者、吳起之書也、吳起仕魏楚、見第五篇、孫武與尉繚、出處不明、或曰、武事吳王闔廬、建軍功、然左氏詳叙吳事、絶不見武之名、恐非事實、孫子文辭精絶、頗多格言、故不獨兵家尚之、文士亦愛讀不措、鬼谷子、即所謂鬼谷先生、蘇秦張儀之師也、其書專論陰謀權術、以上諸書、皆支那文籍之英華、後世學者以爲不可及、文士取材於斯、哲學士求道於斯、皆無不誦讀講究、

第八篇　先秦諸子

第一章　學風之變動

（一七四節）唐虞時、契爲司徒、敷五教、夔典樂、以教胄子、此支那教育之始見於書者也、三代立學之制、國都有國學、鄉邑有鄉校、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校者教也、庠者養也、序者射也、皆鄉校也、國學則三代共曰學、學校庠序、皆以禮樂射御書數爲教科、謂之六藝、時時舉行養老之典、以教民孝弟、

（一七五節）周代尚文、禮樂之盛、過於夏殷、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制度典章、拘綴繁碎、士大夫終世局促於玉帛鐘鼓之間、不遑考察物理、論議政法、其習射御、亦主講禮、非以養勇武、此皆周家防亂之術、而其所以流於文弱者、亦由是也、春秋時、雖周制已壞、學者猶崇尚舊風、專攻詩書禮樂、其諳典故識名物者、謂之博物、列國史官、世守家學、不敢有所變通、君臣徒修威儀事虛文、而無補於治、人心益壞、不可復救、春秋之末、孔子出世、大振作學者、儒學自是興焉、然亦不敢創立新說、專由古道而修飾之也、老聃蓋有所見於時弊、違世離俗、欲求道德於禮義之外、而矯枉過直、去眞理益遠、然開異說之端、以鼓動人智者、實老子之書也、

（一七六節）及戰國時、支那大亂、士競智勇、於是學者各造新說、以訴於世、學校雖廢、文學未墜於地、楊墨之徒、出與儒者相抗、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又有述黃帝之道者、有爲神農之言者、列莊騁虛無之辯、申韓衒法術之學、孟軻道性善、荀卿論性惡、宋研尹文騶衍愼到之屬、亦各有所主、兵家論兵、從橫家說權謀、正邪相混、純駁並陳、然各出卓見、不敢蹈襲前人、支那人智之活動、未有盛於此時也、

（一七七節）漢晉以後、老莊之說、流爲道教、與佛法共行於愚俗、而士君子大抵誦法孔子、歷朝治體、專本儒教、自是經義制抑人心、學者莫敢捨古道發新義、百家論著累千萬部、而諸經之註釋衍義幾居其半、其不依儒旨者、如道法諸流、亦皆淵源於先

秦少有出於後人創見者故欲觀支那之學風者要先知先秦諸子之主論也、

第二章　孔子畧傳

(一七八節)孔丘字仲尼魯人也生而好禮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魯周公之後也周禮盡在焉士大夫皆嫻於禮儀孔子長於其間見聞甚熟夙以知禮聞爲人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動容周旋皆中禮、(一七九節)孔子博學而多能詩書六藝無所不通少時貧賤嘗爲委吏矣則會計當嘗爲乘田矣則牛羊蕃息比三十餘歲避魯亂適于齊齊景公欲待以卿而不果反于魯以詩書禮樂教弟子四方來學者彌衆後爲魯司寇定公用之不終事見第四篇孔子周遊列國所至不遇畏于匡(鄭邑今直隸大名府長垣縣)厄於宋彷徨于鄭衛窮于陳蔡之間六十八歲而歸魯修禮正樂筆削春秋以周敬王四十一年(紀元百八十二年)卒時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門人皆心喪三年魯人從

家而居者百有餘家因名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諸儒講禮於家側後世因其故堂作廟藏孔子衣冠琴書號爲聖廟、(一八〇節)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其崇禮樂重喪祭敬鬼神畏天命皆師古也孟子曰孔子集大成謂集古意而構成儒道也其言平易而極簡核無浮辭其說治國必本之於脩身脩身治國不二其道故少言及政術者論德而不論性說人道而不說天道其所常言孝弟忠信禮義勇智之事而以仁爲衆德之宗以恕爲求仁之方詩書禮樂皆爲養德之具也、(一八一節)孔子誨人諄諄不倦弟子蓋三千矣知名者七十餘人顏回最賢貧而樂道早死孔子哭之慟曰噫天喪予曾參閔損皆純孝孔子稱之冉耕冉雍有德行與顏閔齊名宰予端木賜善爲說辭冉求仲由長於政事言偃卜商長於文學有若顓孫師公西赤之徒亦各有所得諸子出處不詳仲由冉求冉雍皆嘗爲季氏宰端木賜言偃皆仕魯仲由後仕衛孔氏死於其難卜商字子夏孔子沒後居西河教授魏文侯所師者是也孔子生鯉先卒鯉生伋字子思學於曾子名顯於諸侯孔子裔孫達者頗多歷代帝王奉孔子爲先師求其後尊以爵秩以祠聖廟至今不絕、

第三章　老子及楊墨列莊

(一八二節)李耳字聃世謂之老聃楚苦邑(今河南歸德府鹿邑縣)人也與孔子同時仕周爲藏書室之史見周衰去之西至關關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老子乃著一書而去莫知其所終其書五千餘言後人名曰道德經其文簡奧難解大旨言道存於自然不假人爲仁義者道之廢也禮樂者德之薄也柔弱謙下虛靜無爲是謂玄德柔能制剛弱能勝強謙下不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虛靜之極萬物自化是無爲而無不爲也聖人使民無知無欲故善治也老子不尙唐虞三代之治世謂其說本於黃帝遂有擬作黃帝書者故號曰黃

老之道及方士之徒作爭言長生飛仙之術道教由之而興推老子爲教祖號太上老君以爲天神之化生、(一八三節)自老子一唱異說楊朱墨翟列禦寇莊周之徒相繼起焉楊朱之說主自愛逸身樂生不要名利從性而遊不逆萬物損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以謂人人不損一毛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楊朱不知何處人其書不傳、(一八四節)墨翟宋大夫也其說主兼愛嫌世之侈靡尙儉約節用論聲樂之弊辨厚葬久喪之害又信鬼神之賞罰而非天命前定之說稱禹之形勞汎愛博施不避窮苦雖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也其徒甚衆生不歌死不服衣褐穿蹻奔走四方墨子書今存五十三篇又有晏子春秋蓋墨子之徒撰之晏嬰以儉名於世故墨者述其行事以明己術也、(一八五節)列禦寇鄭人也當周安王時其說宗老子一死生齊是非虛靜無爲以求合於道莊周宋之蒙(邑名故城在河南歸德府城東北)人也爲蒙漆園吏博學善屬文著書十

餘萬言、率寓言也、說同列子、而更高妙、離儒墨之是非、洸洋自恣、文極奇變、

第四章　孟荀及同時諸子

一八六節　孟軻、騶（春秋邾國、今山東兗州府鄒縣）人也、後於孔子百有餘年、與莊子同時、而不相知、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適魏、魏惠王不能用、遊事齊宣王、在三卿之中、不遇而去、往來于宋魯滕薛（二國故城、皆在兗州府滕縣）之間、求行道之地、而不得、退與萬章之徒、作孟子七篇、

一八七節　孟子之言、雄偉明快、冠於諸子、辨王霸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常鄙桓文之霸業、罵功利之徒、以爲民賊、說齊魏之君、以行仁政而王、然戰國方務富强、聞所謂王道之說、莫不以爲迂濶、孟子已不得志於諸侯、以明儒教爲己任、痛斥楊墨之說曰、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孟子唱性善之說、謂人皆有仁義禮智之端、後儒談性理者、皆宗之、

一八八節　孟子之時、學士論

客甚衆、蘇秦張儀公孫衍等、遊說諸侯、亦在此時、宋鈃尹文、尚名法、而惡攻戰、上說下教、見侮不辱、忍飢寡欲、急於救民、頗類墨者、尹文居齊稷下、（稷山名、在齊都南、）稱能言者、著尹子二卷、稷下者、齊宣王置賓客處也、宣王好文學遊說之士、賜列第、尊寵之、淳于髡騶衍慎到田駢騶奭之徒、七十六人、皆爲大夫、不治事而議論、於是稷下學士盛、且數百千人、淳于髡、學無所主、博聞强記、稱爲多智、騶衍之言、怪迂而閎大、然要歸於仁義、後爲燕昭王師、慎子述名法、非世之尚賢、田駢騶奭、皆著書、今不傳、又有詭辨之徒、飾辭巧譬、倒是非、淆眞僞、繳紛爭言、以相樂、魏相惠施、趙人公孫龍、其雄也、

一八九節　戰國學士、長於論辨、而乏雅趣、古樂已壞、無復雅頌之作、獨屈原以楚辭著焉、屈原、楚世家也、爲懷王左徒、志潔行廉、明於治體、王甚任之、後以讒見疏、作離騷、以自怨、頃襄王又遷之于江南、竟投于汨羅、（水名、在湖南長沙府湘陰縣、）而死、屈原之辭、悽惋動人、怨而不恚、紹風雅之遺音、爲後世辭賦之祖、

一九〇節　荀況、趙人也、少遊學于齊、齊襄王時、荀卿最爲老師、後適楚、春申君以爲蘭陵（春秋魯國、今山東兗州府嶧縣）令、不大用、而沒、荀卿之書、論禮最詳、率述周制、排擊墨子之尚儉非樂、以爲不知文、其斥神怪災祥形相之說、在當時爲卓見、論性正與孟子相反、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僞者矯飾之謂也、人從其性、則必歸於亂、聖人起禮義、以矯飾之、使皆出於治、合於道、遂詆子思孟軻、以爲飾邪說、與慎墨宋惠之徒、并排之、後儒多疵之、

第五章　法家諸子

一九一節　法家以李悝爲祖、申不害商鞅次之、韓非又次之、四子之事、畧見戰國篇中、管子書、雖託名管仲、蓋成於後人、述管仲治國之術、雜以陰陽五行之談、虛靜因應之說、其言非盡仲父之眞、然其重賞罰、任法而不任智、及富國强兵之策、法家多祖尚之、

一九二節　李悝集諸國刑書、著法經六篇、商鞅傳之、改法爲律、支那歷代法律、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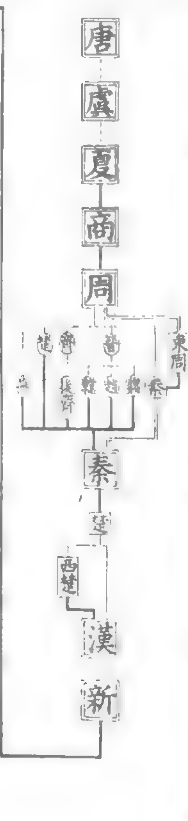
原於此書、申商皆有著書、申子今不傳、商子之論、畧同管子、而加刻薄、正與鞅行事相類也、韓非併取申商之意、其言曰、商鞅爲法而無術、申子有術而法不一、法者、官之所師也、術者、主之所執也、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非之學、有所得於老子、假其虛靜之說、以神法術之用、蔑仁義、厲刑名、慘皦刻深、大悖人性、然其言峭直、而不迂、求適時勢、以尚古爲陋、不恃鬼神、不信卜筮星占、識見頗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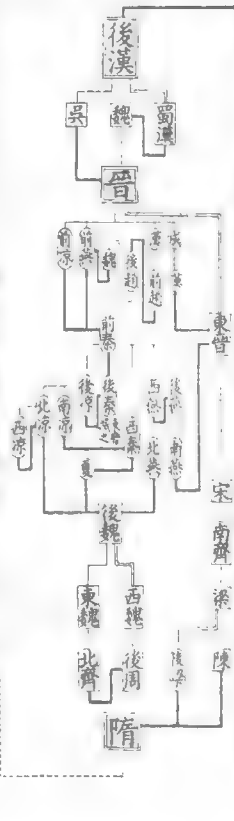
一九三節　抑法律者、經國之要典也、雖三代之崇禮樂、政刑之具不備、不能致治、然而齊魯之儒、說治道者、唯禮樂是講、賤視刑法、不屑學之、周制五刑之屬三千、學者無有傳之者、自李子論法、商君受之、以佐秦、致富强、漢高祖入秦、約法三章、悉除苛法、以收民心、然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奸、乃命蕭相國、掇拾秦法、作律九篇、太常叔孫通、又增爲十八篇、於是刑名畧定、法律之學、隨起焉、其後歷朝修飾、矯其峻刻、漸近於中正、遂至與儒學並行、而不相悖矣、

附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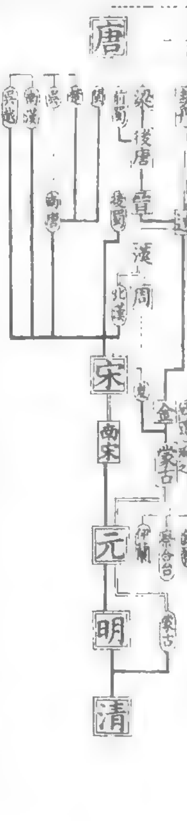
歷朝興亡禪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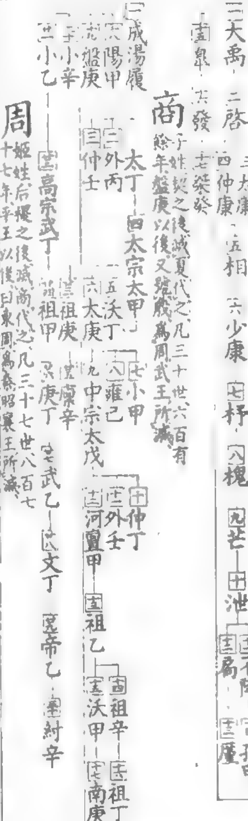
符號例　一統之朝用重方圍▢　偏安之朝及割據之大國用方圍▢　割據之小國用圓圍○
禪讓簒奪用點線┆　克勝兼幷用大線┃　分裂離叛用細線│　繼統及改號用複線‖





支那通史卷之一　附錄　歷朝興亡禪代圖　五十二





古公(大王)亶父—公季(王季歷)—西伯(文王)昌—一武王發—二成王誦—三康王釗—四昭王瑕
五穆王滿—六共王伊扈—七懿王囏—九夷王燮—十厲王胡—十一宣王靜—十二幽王宮涅
八孝王辟方
十三平王宜臼—太子洩父—十四桓王林—十五莊王佗—十六僖王胡齊—十七惠王閬—十八襄王鄭
十九頃王壬臣—二十匡王班—二十二簡王夷—二十三靈王泄心—二十四景王貴—二十五悼王猛—二十六敬王匄—二十七貞王介
二十一定王瑜
二十八元王赤—二十九哀王去疾
三十思王叔
三十一考王嵬—三十二威烈王午—三十三安王驕—三十四烈王喜
三十五顯王扁—三十六愼靚王定—三十七赧王延

齊晉及七國世系

齊

侯爵、姜姓、呂氏、太公望之所封、至桓公霸諸侯、有國三十二世、七百五十年、爲田氏所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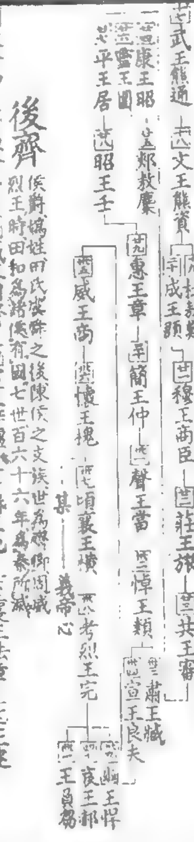
十五桓公小白—十六孝公昭
十七武孟無虧
十八惠公元—二十頃公無野—二十一靈公環—二十二莊公光
二十二景公杵臼—二十六悼公陽生—二十九簡公壬
二十七晏孺子荼—三十平公驁
三十一宣公積—三十二康公貸
十九昭公潘—二十舍
二十一懿公商人

晉

侯爵、姬姓、武王子唐叔虞之所封、至文公始霸、有國二十九世、七百二十年、爲魏趙韓氏所分、

二十三文公重耳—二十四襄公驩—二十五靈公夷皐
二十六成公黑臀—二十七景公獳—二十八厲公州蒲
桓叔捷—惠伯談—二十九悼公周—三十平公彪—三十一昭公夷
三十二頃公去疾—三十三定公午—三十四出公鑿
桓子雍—忌—三十五懿公驕—三十六幽公柳—三十七烈公止—三十八孝公頎—三十九靜公倶酒

支那通史卷之一　附錄　三代及九國世系　五十三



[?]文公—[?]易王—[?]王噲—[?]昭王平—[?]惠王—[?]武成王—[?]孝王—[?]王喜

秦 伯翳嬴姓伯益之後東周初襄公始封至穆公覇西戎至政二十八世而爲皇帝

[九]穆公任好—[十]康公罃—[十一]共公和—[十二]桓公—[十三]景公—[十四]哀公—太子夷公—[十五]惠公

[十六]悼公—[十七]厲共公—[十八]躁公—昭子—[二十一]獻公師隰—[二十二]孝公渠梁—[二十三]惠文王駟

[十九]懷公　[二十]簡公—[?]惠公—[?]出子

[二十四]悼武王蕩

[二十五]昭襄王稷—[二十六]孝文王柱—[二十七]莊襄王楚—[二十八]王政是爲始皇帝

周秦列王在位年數

周 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

武王 爲西伯十二年在王位七年　成王 三十七年　康王 二十六年　昭王 五十一年　穆王 五十五年

共王 十二年　懿王 二十五年　孝王 十五年　夷王 十六年　厲王 五十一年　宣王 四十六年

幽王 十一年　平王 五十一年　桓王 二十三年　莊王 十五年　僖王 五年　惠王 二十五年

襄王 三十三年　頃王 六年　匡王 六年　定王 二十一年　簡王 十四年　靈王 二十七年

景王 二十五年　悼王 不踰年　敬王 四十四年　元王 七年　貞王 二十八年　哀王 不踰年

思王 不踰年　考王 十五年　威烈王 二十四年　安王 二十六年　烈王 七年　顯王 四十八年

慎靚王 六年　赧王 五十九年

秦 六王百有四年

惠文王 周顯王三十一年立爲秦君顯王四十四年稱王在王位十五年　悼武王 四年　昭襄王 五十六年其五十一年并周

孝文王 一年　莊襄王 三年　王政 在王位二十五年明年稱皇帝

支那通史卷之一終

平山政太郎書
江川八左衛門刻

明治二十一年九月一日印刷
同年九月八日出版
同年十二月廿五日誤字訂正印刷再版

編者　東京府士族　那珂通世　神田區小川町四十一番地

發行兼印刷者　東京府士族　宮川保全　日本橋區通塩町八番地

發行所　中央堂　仝所

大賣捌　金港堂　仝區本町三丁目

支那通史卷之二目錄

支那通史卷之二

盛岡　那珂通世　編

第一篇　秦

第一章　始皇之政

（一九四節）夏后殷周之盛、地不過百里、其外爲諸侯夷狄、及秦王政兼六國、禹跡所及、始悉爲王家之直隸矣、是時諸侯稱王已久、王號不足以表至尊之義、於是議尊號、采三皇五帝之名、更號曰皇帝、命爲制、令爲詔、自稱曰朕、追尊考莊襄王爲太上皇、制曰、太古有號無謚、死而以行爲謚、則是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又推五德之運、以爲周得火德、勝火者水、定爲水德、服色尚黑、數以六爲紀、是歲秦之二十六年、我紀元四百四十年也、（一九五節）丞相王綰等言、燕齊楚地遠、不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皇帝下其議、廷尉李斯曰、周武王所封子弟同姓甚衆、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皇帝曰、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以郡縣敷治、北帶置關內（今陝西西安同州鳳翔三府及邠乾鄜三州）及二十七郡、（隴西北地上郡河東上黨太原雁門代郡雲中九原邯鄲鉅鹿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齊郡東郡碭郡薛郡琅邪泗水三川潁川南陽漢中）中帶置六郡、（巴郡蜀郡南郡長沙九江會稽）後踰南嶺、取南帶地、置三郡、（南海桂林象郡）凡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收民間兵器、聚之咸陽、（秦京、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銷以爲鐘鐻銅人、徙諸郡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一九六節）二十八年、皇帝東行郡縣、封泰山、禪梁父、（山名、在泰山南）封禪者、祭天地而告成功也、遂遊海上、禮祠八神、（天地兵陰陽日月四時）所至立石、頌秦德以明得意、方士徐市等上書、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神仙、乃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之、時人相傳、周鼎沒于泗水中、帝南過彭城、（縣名、屬泗水郡、今江蘇徐州府治）禱祠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不得、渡淮浮

江、至湘山、（在湖南長沙府湘陰縣北洞庭湖中）祠、逢大風、問博士、湘君何神、對曰、堯女舜妻、帝大怒、使刑徒伐樹赭其山、（一九七節）明年、復東巡、韓人張良、以其父祖相韓五君、（祖開地相昭侯宣惠王襄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及韓亡、欲爲報仇、帝至博浪沙中、（在河南懷慶府陽武縣東南）良使力士操鐵椎、狙擊之、誤中副車、帝驚、大索不得、（一九八節）帝好巡遊、大治馳道、東窮燕齊、南極吳楚、道廣十餘丈、又使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收河南地、（謂北河之南、今內蒙古鄂爾多斯地）增築長城、起臨洮、（縣名、屬隴西郡、今甘肅鞏昌府岷州）達于遼東、（郡名、今盛京奉天府南境及錦州府西境）踰山跨谷、延袤七百餘里、號萬里城、城壁高厚各二丈許、每六十間設堡寨、置戍兵、又略取南越、以謫徙民五十萬人戍五嶺、（大庾騎田都龐萌渚越城、皆南嶺之諸嶺也）秦威振胡越、（一九九節）帝以爲咸陽人多、先王宮庭小、乃營朝宮渭南上林苑、（在西安府城西北）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二百間、南北四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四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山巓以爲闕、爲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刑徒七十餘萬人、分作諸宮、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立石東海上、以爲秦東門、令咸陽之旁二十里內、宮觀複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帝所居宮、不使人知、有言其處者、罪死、羣臣受事者、悉於咸陽宮、（二〇〇節）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書曰、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誇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法令者、以吏爲師、制曰可、（二〇一節）帝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鍊求仙藥、有二生相與譏帝、因亡去、帝大怒、使御史案問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帝大怒、使扶蘇北監蒙恬軍

於上郡、(郡名、今陝西鄜州以北地)帝爲人剛戾自用、國事無大小皆決於己、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不得休息、

第二章　秦民離畔

(二〇二節)秦自孝公以來、世以刑法御下、刻削無仁恩和氣、國民雖懾其威、而不心服、始皇重之以驕暴、內事土木、外威四夷、賦斂愈重、戍傜無已、禍亂之機、已隱伏於中、三十六年、東郡(郡名、今直隸大名府山東東昌府及臨清州)有隕石、民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遣御史逐問、莫服、盡誅石傍居人、燔其石、(二〇三節)明年、始皇出遊、少子胡亥丞相李斯從、途得病而崩、李斯秘不發喪、宦者趙高與斯謀、詐爲受詔、立胡亥爲太子、遣使賜扶蘇蒙恬死、至咸陽發喪、胡亥襲位、是爲二世皇帝、

(二〇四節)二世皇帝元年、(楚隱王陳勝、趙王武臣、齊王田儋、燕王韓廣、魏王咎元年、我紀元四百五十二年、)帝東行郡縣、還謂趙高曰、吾欲悉耳目之好、窮心志之樂、以終吾年、壽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陛下嚴法刻刑、盡除故臣、更置所親信、則高枕

肆志矣、帝然之、更爲法律、務益刻深、諸公子大臣多戮死、(二〇五節)楚人陳勝吳廣將戍漁陽、(郡名、今直隸順天府東境)率衆作亂于蘄、(縣名、屬泗水郡、故城在今安徽鳳陽府宿州南)詐稱公子扶蘇楚將項燕、號大楚、取陳、(春秋陳都、秦置縣、屬潁川郡、今河南陳州府治)據之、魏名士張耳陳餘屬之、諸郡縣爭殺長吏以應勝、勝自立爲楚王、使吳廣監諸將、以擊滎陽、(縣名、屬三川郡、今河南開封府滎澤縣)或以反者聞於秦帝、帝怒下之吏、召諸儒問之、叔孫通曰、羣盜鼠竊狗偷、何足憂也、帝喜、以通爲博士、通因亡去、陳王以所善陳人武臣爲將軍、張耳陳餘爲校尉、使徇趙地、又使周市徇魏地、使周文西擊秦、秦帝大驚、遣章邯拒之、走周文、武臣至趙、自立爲趙王、使韓廣畧燕地、廣亦自立爲燕王、

(二〇六節)會稽(郡名、今江蘇大江以南及浙江省)守殷通、欲起兵應陳勝、以項燕之子梁爲將、梁使兄子籍斬通、佩其印綬、舉吳、(春秋吳都、秦置縣、爲會稽郡治、今江蘇蘇州府治)中兵得八千人、籍字羽、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籍、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梁乃教籍兵法、畧知其意、又不肯竟學、籍身長有力、才器過人、至是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徇下縣、

(二〇七節)沛(縣名、屬泗水郡、今江蘇徐州府)人劉邦、豁達有大度、不事家人產業、沛中子弟多欲附者、沛令欲以沛應陳勝、縣吏蕭何曹參勸令召劉邦、邦已有衆數十百人、令悔、閉城、沛父老率子弟殺令、迎邦立爲沛公、蕭曹等爲收衆、得三千人、以應諸侯、後張良來屬、數說邦以太公望兵法、邦善之、常用其策、良與他人言、輒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遂從不去、

(二〇八節)齊人田儋、故齊王族也、與從弟榮橫皆豪健、能得人、儋自立爲齊王、畧定齊地、楚將周市定魏地、迎魏公子咎於陳、立爲魏王、二世二年、(楚懷王心、趙王歇、齊王田市、魏王豹、韓王成元年、燕二年、)章邯連敗楚軍、周文走死、吳廣陳王皆爲其下所殺、趙將李良殺武臣以降秦、張耳陳餘求故趙之後、得趙歇、立爲趙王、

(二〇九節)項梁渡江而西、黥布劉邦以其兵屬之、居巢(縣名、屬九江郡、今安徽廬州府巢縣)人范增、年七十、好奇計、往說梁曰、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謂大江東南之地)楚蜂

起之將、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梁然之、求得楚懷王孫心於民間、立爲楚王、取祖謚爲號、謂之懷王、都盱眙、(縣名、屬九江郡、今屬安徽泗州)張良勸梁立韓後、梁使良立韓公子成爲韓王、西畧韓地、章邯伐魏、齊楚救之、齊王田儋魏王咎周市皆敗死、田榮立儋子市爲齊王而相之、

(二一〇節)秦帝數讓李斯、如何令盜如此、斯恐懼、乃阿帝意、教以嚴行督責、稅民深者爲明吏、殺人衆者爲忠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積於市、秦民益駭懼思亂、趙高說帝曰、天子所以貴者、以羣臣莫得見其面也、帝乃不坐朝廷、事皆決於高、高與李斯有隙、譖曰、丞相長男李由爲三川(郡名、今河南河南開封懷慶衛輝四府及陝州汝州)守、與楚盜通、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斯上書言高罪、帝下斯吏、具五刑、腰斬咸陽市、夷三族、高以中人爲丞相、稱中丞相、

(二一一節)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不聽、與章邯戰敗死、懷王徙都彭城、立魏咎弟豹爲魏王、秦軍破趙、圍趙王于鉅鹿、(縣名、鉅鹿郡治、今直隸順德府平鄉縣)懷王以

宋義爲上將、項羽爲次將、以救趙、二世三年、(楚趙齊魏韓二年、燕三年、)義至安陽、(縣名、屬碭郡、故城在山東曹州府曹縣東、)不進、羽斬之、領其兵渡河、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大破秦軍鉅鹿下、虜其將王離、(王翦孫、)是時諸侯軍救趙者十餘壁、莫敢縱兵、諸將皆自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呼聲動天地、諸侯軍皆惴恐、羽由是爲諸侯上將軍、章邯等以其軍降羽、

第三章　沛公入關

(二一二節)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時秦兵強、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殺項梁、奮願入關、諸老將皆曰、羽爲人慓悍猾賊、獨沛公寬大長者、可遣、王乃遣劉邦伐秦、(二一三節)邦過高陽、(里名、在河南開封府杞縣西、)高陽有老儒酈食其、知邦騎士、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畧、此眞吾所願從遊、騎士曰、沛公不好儒、客冠儒冠來者、輒解其冠溲溺其中、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令騎士入言之、邦

召生於傳舍、生入、邦方踞床、使兩女子洗足、而見生、生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邦輟洗起攝衣、延生上坐、問計、生爲邦說下陳留、(縣名、屬三川郡、今屬開封府、)後常爲說客、張良以韓兵從邦、邦畧南陽、(郡名、今河南南陽府、及湖北襄陽府北境、)引兵而西、(二一四節)秦中丞相趙高欲專權、恐羣臣不聽、乃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爲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高陰中諸言鹿者以法、羣臣皆畏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爲、既而秦兵數敗、劉邦攻屠武關、(在陝西商州東、)高恐誅、使人弑二世、立二世兄子子嬰爲秦王、不復稱皇帝、子嬰既立、刺殺高、夷三族、(二一五節)劉邦敗秦軍嶢關、(在陝西西安府藍田縣東南、)明年、(秦王子嬰元年、楚趙齊魏韓三年、燕四年、西楚霸王項籍漢王劉邦齊王田榮元年、我紀元四百五十五年、)至霸上、(霸水名、在西安府城東、霸上今名白鹿原、)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封皇帝璽、降軹道旁、秦亡、秦自惠文以來、稱王百有三年、爲皇帝止二世、十有五年、子嬰爲王四十六日而降、諸將或言誅子嬰、邦曰、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

(二一六節)邦西入咸陽、見秦宮室帷帳重寶婦女、欲留居之、樊噲諫曰、此皆秦所以亡也、願急還霸上、無留宮中、邦不聽、張良曰、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願聽噲言、邦乃還霸上、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與諸侯約、先入關中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民皆安堵如故、秦人大喜、

第二篇　楚漢

第一章　項羽爲霸王

(二一七節)項羽已定河北、率諸侯兵、欲西入關、計秦降卒不服、至關必危、夜擊坑二十萬人新安、(故城在河南府澠池縣東、)城南、行至函谷關、(在河南陝州靈寶縣南、)劉邦遣兵守關、羽大怒、攻破之、進軍鴻門、(道名、在西安府臨潼縣、)期旦日擊邦、范增曰、沛公居山東、(謂大行及崤函之東、)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急擊勿失、(二一八節)羽伯父項纏素善張良、夜馳往告良、欲與俱去、良要纏入見邦、邦奉卮酒爲壽、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守關者、備他盜也、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背德、纏許諾、曰、旦日不可不早自來謝、纏去、具以告羽、且言、人有大功、擊之不義、不如因善遇之、羽許諾、旦日邦從百餘騎至鴻門、見羽謝、羽留邦與飲、范增數目羽、舉所佩玉玦者三、羽不應、增出使項莊入前爲壽、請以劍舞、因擊邦於坐、項

纏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邦、莊不得擊、張良出告樊噲以事急、噲帶劍擁盾直入、瞋目視羽、頭髮上指、目眥盡裂、羽曰、壯士、賜斗卮酒、生彘肩、噲立飲、拔劍切肉食盡之、羽曰、壯士、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天下皆叛、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勞苦功高、而將軍欲誅之、此亡秦之續耳、切爲將軍不取也、羽無以應、命之坐、須臾邦起如廁、因招噲出、間行趨霸上、令張良留謝、持白璧一雙獻羽、玉斗一雙奉亞父、亞父者范增也、增置玉斗地、拔劍撞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

（二二九節）居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降王子嬰、掘始皇帝冢、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寶貨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韓生說羽曰、關中地肥饒、而四塞可都、以霸、羽見秦殘破、又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耳、韓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烹韓生、

（二三〇節）羽使人致命懷王、王曰、如約、羽怒曰、懷王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得專主約、乃陽尊爲義帝、徙江南、都郴、（縣名、屬長沙郡、今湖南郴州）羽自立爲西楚霸王、（時人名郢爲南楚、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羽都彭城、故國號西楚）王梁楚地、（戰國末魏楚之地、今江蘇省及山東■南境、河南東境、安徽北境）都彭城、立劉邦爲漢王、王巴、（郡名、今四川重慶順慶保寧綏定夔州五府）蜀、（郡名、今四川成都潼川二府）漢中、（郡名、今陝西漢中興安二府及湖北鄖陽府）都南鄭、（今漢中府治）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三人、（章邯爲雍王、司馬欣爲塞王、董翳爲翟王）以距塞漢路、徙趙魏燕齊故王、（趙王歇爲代王、魏王豹爲西魏王、燕王韓廣爲遼東王、齊王田市爲膠東王）更立諸將九人爲王、（楚將黥布爲九江王、番君吳芮爲衡山王、義帝柱國共敖爲臨江王、趙將司馬卬爲殷王、趙相張耳爲常山王、張耳嬖臣申陽爲河南王、燕將臧荼爲燕王、齊將田都爲齊王、故齊王建孫田安爲濟北王）漢王怒、欲攻羽、蕭何曰、大王王漢中、養民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秦三將所封、咸陽以西爲雍、咸陽以東爲塞、上郡爲翟）天下可圖也、王乃就國、以何爲丞相、遣張良返韓、項王以韓王成無功、廢而殺之、良間行歸漢、良多病、未嘗特將、常爲畫策臣後、項王使人擊殺義帝于江中、

第二章　楚漢分爭上

（二三一節）淮陰（縣名、屬九江郡、今江蘇淮安府清河縣）人韓信、家貧無行、常從人寄食、人多厭之、及項梁渡淮、信從之、又屢以策干羽、不用、亡歸漢、漢王亦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漢王至南鄭、將士皆歌謳思東歸、多道亡者、信度何已數言王、王不我用、卽亡去、何自追之、人言丞相何亡、王怒如失左右手、何來謁王、王罵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追亡者耳、曰、誰、曰、韓信也、王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如信國士無雙、王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王能用信、信卽留、不然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王欲召信、何曰、王素慢無禮、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信所以去也、於是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諸將皆喜、以爲得大將、及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漢王用信計、部署諸將、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引兵出畧三秦、

（二三二節）項王已王諸將、而田榮陳餘不得王、皆怒、榮發兵擊幷三齊、（齊及膠東濟北）自立爲齊王、時彭越擁衆在梁地、無所屬、榮使越擊楚、

大破其軍、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之項王、以故無西意、而北伐齊、楚漢之二年、（我紀元四百五十七年）陳餘與齊兵襲常山、（故趙地、今直隸正定順德廣平三府）王張耳、耳敗走漢、趙王歇立餘爲代（今直隸宣化府蔚州及山西北境）王、餘留傅趙王、而使夏說守代、項王前立鄭昌爲韓王、以距漢、漢王遣韓公孫信畧韓地、信急擊降昌、漢立信爲韓王、項王破齊、齊王榮走死、項王坑其降卒、所過多殘滅、齊民聚叛、

（二三三節）漢王渡河、西魏（今山西南境）王豹降之、虜殷（殷紂故國、今河南北境）王司馬卬、初陽武（縣名、屬三川郡、今屬河南懷慶府）人陳平、家貧好讀書、事魏王咎、不用、去事項羽、得罪亡、歸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王與語悅之、拜爲都尉典護軍、平受諸將金、周勃灌嬰等言之於王、王召讓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無益勝負之數、王何暇用之乎、王又讓平、平曰、臣躶身來、不受金無以爲資、誠臣計有可采、願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王乃

謝厚賜之、拜護軍中尉、盡護諸將、二二四節漢王至洛陽（周王城下都、秦三川郡治、故城在河南府城東北）新城（鄉名、在河南府城南）三老董公遮說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項羽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請與討項羽、二二五節田榮弟橫立榮子廣爲齊王、以拒楚、項王留連戰、漢王率五諸侯（河南王申陽、韓王鄭昌、魏王豹、殷王司馬卬、代王陳餘）兵五十六萬伐楚、拜彭越爲魏相國、畧定梁地、漢王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聞之、自以精兵三萬還擊、大破漢軍、漢軍入穀泗睢水、死者二十餘萬人、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晝晦、漢王乃與數十騎遁去、漢王家室在沛、父母妻子爲楚軍所獲、後常置軍中爲質、諸侯皆背漢、復與楚、漢王至滎陽、諸敗軍皆會焉、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悉詣滎陽、漢軍復振、何守關中、爲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事以便宜施行、計關中戶口、轉漕調兵、未嘗乏絶、

第三章　楚漢分爭下

二二六節魏王豹叛漢、韓信擊虜之、定西魏地、信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絶楚糧道、漢王許之、遣張耳與俱、破代兵、擒夏說、楚漢三年、（我紀元四百五十七年）信耳擊趙、趙聚兵井陘口、（道名、在直隸正定府井陘縣東）號二十萬、李左車說陳餘曰、井陘道極險狹、願假臣奇兵、從間路絶敵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鬭、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陳餘不從、韓信諜知之、乃敢下、用奇計、大破趙軍、斬陳餘、擒趙王歇、募生得李左車、解縛師事之、用其策、遣辯士奉書于燕、燕從風而靡、二二七節漢隨何說九江（國、跨安徽江西）王黥布畔楚、楚攻之、布間行歸漢、漢王方踞床洗足、召布入見、布悔怒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食飲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大喜過望、後封爲淮南（卽九江國）王、二二八節酈食其勸漢王立六國後、王曰、趣刻印、張良來謁、

王方食、具以告良、良曰、天下遊士離親戚、棄墳墓、從大王遊者、徒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後、遊士各歸事其主、大王誰與取天下乎、且夫楚唯無強、六國撓而從之、大王焉得臣之乎、誠用客謀、大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二二九節陳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輩數人耳、行間以疑其心、破楚必矣、漢王與平黃金四萬斤、不問其出入、平多縱反間、楚圍漢王于滎陽急、漢王請和、范增欲急攻下之、項王疑增不聽、增怒請骸骨歸、疽發背而死、紀信誑楚、自稱漢王出降、王因得遁去、項王燒殺紀信、二三〇節漢王軍成皐（縣名、今河南開封府汜水縣）項王拔滎陽、遂取成皐、漢王逃北渡河、入趙壁、奪張耳韓信軍、令耳守趙、後封爲趙王、使信收趙兵未發者擊齊、酈食其爲漢往說齊王田廣下之、蒯徹說韓信曰、將軍擊齊、而漢發間使下之、寧有詔止將軍乎、且酈生伏軾掉三寸舌、下七十餘城、將軍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信遂渡河、楚

漢四年、襲破齊、齊王烹酈生而走、二三一節漢王復取成皐、就敖倉食、與楚皆軍廣武（山名、在開封府滎澤縣西）楚食少、項王患之、乃爲高俎、置漢王父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羽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卽汝翁、必欲烹汝翁、幸分我一杯羹、楚漢久相持不決、項王欲與漢王獨身決戰、漢王曰、吾寧鬭智、不鬭力、因數羽十罪、項王大怒、伏弩射漢王、傷胷、

第四章　漢滅楚

二三二節楚使龍且救齊、龍且曰、韓信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跨下、無兼人之勇、進與信挾濰水而軍、信夜使人囊沙壅水上流、旦渡擊且、佯破還走、且追之、信使決水、且軍大半不得渡、信急擊殺且、虜齊王廣、田橫自立爲齊王、戰敗走梁、二三三節信遣使請爲假王以鎭齊、漢王怒罵之、張良陳平躡王足附耳語、王悟、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眞王耳、何以假爲、立信爲齊王、徵其兵

擊楚、項王使人說信、欲與連和、三分中國、信謝曰、漢王授我上將軍印、言聽計用、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蒯徹亦切勸自立、信猶豫、遂謝徹、

二三四節 項王少助食乏、信又進兵擊楚、楚患之、乃與漢約、二分中國、鴻溝（今名汴河、在開封府中牟縣）以西爲漢、以東爲楚、歸漢王父母妻子、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曰、漢有天下大半、楚兵飢疲、今釋不擊、此養虎自遺患也、王從之、

二三五節 楚漢五年、（我紀元四百五十九年）漢王追項王至固陵、（楚地、在河南陳州府太康縣西）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不至、張良勸王以梁楚地許兩人、兩人皆引兵來、淮南王黥布亦會焉、項王至垓下、（楚地、在安徽鳳陽府靈璧縣南）兵少食盡、戰敗入壁、漢圍之數重、項王夜聞漢軍四面楚歌、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悲歌忼慨、左右皆泣、莫能仰視、夜從八百騎潰圍南走、渡淮迷失道、漢追及之、至東城、（縣名、故城在鳳陽府定遠縣東南）騎能屬者二十八人、項王謂之曰、吾起兵八歲、七十餘戰、未嘗敗北、今卒困於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快戰、乃馳潰圍、殺數十百人、至烏江、（大江津名、在安徽和州城東北）烏江亭長艤船待、曰、江東雖小、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王笑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下馬步戰、自刎而死、漢王以魯公禮葬羽、哭之而去、馳入韓信壁、奪其軍、分項氏地爲梁（今山東西境及河南東境）楚（今江蘇省及山東南境）二國、更立信爲楚王、彭越爲梁王、諸侯王尊漢王爲皇帝、是爲漢高祖、更王后曰皇后、王太子曰皇太子、都洛陽、兵皆罷歸家、

第三篇　前漢上

第一章　漢業初定

二三六節 高祖置酒洛陽南宮、問羣臣曰、吾所以得天下者何、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畧地、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鎭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人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擒也、子房者、張良字也、

二三七節 田橫與其徒五百餘人入海島、帝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舉兵加誅、橫與二客乘傳至洛陽城東自剄、帝以王禮葬之、二客自剄從之、島中五百人聞之、皆自殺、

二三八節 初季布爲項羽將、屢窘帝、羽滅、帝購求布、敢有舍匿、罪三族、魯俠士朱家匿之、之洛陽、見夏侯嬰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耳、且以布之賢、漢求之急、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嬰言於帝、乃赦布、召拜郎中、布母弟丁公亦嘗窘帝、帝急顧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乃還、至是謁見、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爲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遂斬之、

二三九節 齊人婁敬說帝曰、洛陽天下之中、有德則易以興、無德則易以亡、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此扼天下之肮、而拊其背也、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洛陽之利、張良獨是敬說、帝卽日西徙關中、賜敬姓劉氏、後定都長安、（周鎬京、今陝西西安府治）

二四〇節 漢旣滅楚、臨江（春秋楚國、今湖北荊州府）王共驩不降、漢遣劉賈盧綰擊虜之、燕王臧荼反、帝自將擊虜之、以盧綰爲燕王、漢之六年、（我紀元四百六十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諸將曰、發兵坑豎子耳、帝問陳平、平危之曰、古有巡狩會諸侯、陛下第出僞遊雲夢、（湖北大澤名）會諸侯於陳、因擒之、此一力士之事耳、帝從之、信來謁、帝令

武士縛之、信曰、果如人言、狡兎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遂械繫以歸、赦爲淮陰侯、（二四一節）後帝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帝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帝曰、君何如、信曰、臣多多益善、帝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擒、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能將將、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二四二節）帝剖符封諸功臣、酇（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湖北襄陽府光化縣東北、）侯蕭何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獵乎、追殺獸者狗也、發縱指示者人也、今諸君功狗也、如蕭何功人也、（二四三節）張良亦無戰功、帝使自擇齊三萬戸、良曰、臣始與上會于留（縣名、屬沛郡、故城在江蘇徐州府沛縣東南、）願封留足矣、封爲留侯、留侯素多病、杜門導引不食穀、曰、家世相韓、及韓滅、爲韓報讎、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戸侯、此布衣之極、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赤松子者時人所傳仙人號也、蓋留侯自託於神仙、以避盛滿之禍也、（二四四節）帝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餘爭功不決、諸將畏不得封、往往相聚語、留侯勸帝先封雍齒、齒者帝平生所憎也、諸將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帝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蕭何第一、曹參次之、賜何劍履上殿、入朝不趨、是歲、尊父太公爲太上皇、

第二章　高祖諸政（制朝儀、與匈奴和親、異姓王廢滅、南越稱臣、陸賈著書、大封宗室、）

（二四五節）高祖去秦苛儀、爲簡易、羣臣飲酒爭功、或妄呼拔劍擊柱、博士叔孫通說帝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願徵魯諸生、共起朝儀、帝從之、七年（我紀元四百六十一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賀、謁者治禮、引諸侯王以下、以次奉賀、莫不振恐肅敬、禮畢、置法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莫敢喧嘩失禮者、帝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拜通太常、初秦納六國禮儀、擇其尊君抑臣者存之、及通制禮、大抵襲秦故、由是後世朝儀、比諸三代、皆偏於尊主、（二四六節）初匈奴畏秦北徙、及中國亂、復稍南渡河、胡言稱其君曰單于、猶漢言天子也、諸王侯隸屬之、疆土極廣、頭曼單于有太子曰冒頓、壯武有權數、射殺頭曼、自立爲單于、滅東胡、走月氏、復蒙恬所奪故地、高祖徙韓王信于太原（郡名、今山西太原汾州二府、忻代保德三州、）以備禦之、匈奴圍信于馬邑（縣名、屬雁門郡、時爲韓國治、今山西朔平府朔州、）信降匈奴、於是帝自將擊信、破其軍、匈奴佯敗走、漢悉兵逐之、帝先至平城（縣名、屬雁門郡、故城在山西大同府城東、）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山名、在大同府城東、）七日、帝用陳平計、使厚遺閼氏、冒頓解圍去、閼氏者單于之妻、猶漢言后妃也、帝還過趙、趙王張敖、景王耳之子也、尚帝女、執子壻禮甚卑、帝慢罵之、趙相貫高等怒、陰謀殺帝、事覺、敖坐廢爲侯、韓王信後爲漢將所斬、（二四七節）匈奴數擊漢、九年、帝遣劉敬往結和親、名宮人爲公主、以妻單于、約爲兄弟、歲遺繒絮酒米食物各有數、敬又說帝徙齊楚大族豪傑十餘萬口以實關中、（二四八節）十年、趙（高祖庶子隱王如意所封、）相國陳豨反、帝自將擊之、明年、淮陰侯信舍人弟上變、告信與豨通謀、皇后呂氏與相國何謀詐言豨已敗死、紿信入賀、使武士縛信斬之、信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遂夷三族、帝敗豨還、詔捕蒯徹、徹至曰、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時臣唯知韓信、非知陛下也、帝釋之、陳豨後爲樊噲所擊斬、（二四九節）梁王彭越太僕得罪、走漢告越謀反、帝使人掩越捕之、廢爲庶人、呂后曰、此自遺患、勸帝殺之、夷三族、醢越肉、以賜諸侯、淮南王黥布見漢殺韓信、醢彭越、自疑禍及身、遂反、帝自將擊之、十二年、布敗走長沙（今湖南之東半、）王吳臣誘殺之、燕王盧綰陰與陳豨通謀、帝召之、不至、遂亡入匈奴、（二五〇節）秦平南越、置南海（今廣東省、）桂林（今廣西東境、）象郡（今廣東廉州雷州二府及安南國、）秦亂、南海尉趙佗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爲南越王、高祖遣陸賈往說佗、令稱臣奉漢約、漢之威令、始達南海矣、賈歸報、拜大中大夫、（二五一節）賈時時前

說詩書、帝罵曰、乃公馬上得天下、安事詩書、賈曰、陛下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嚮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有之、帝曰、試爲我著古今成敗得失、陸生著書十二篇、每奏一篇、帝稱善、號曰新語、

二五二節 秦之亂也、齊楚三晉舊族復起、然皆不數年而敗亡、漢所立之王、唯韓王信出於王族、其外六國、（趙景王張耳、楚王韓信、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長沙文王吳芮、燕王盧綰）與漢皆自庶姓崛起、於是周末世家之餘澤、莫復存者、高祖懲秦無藩輔孤立而亡、封子弟同姓爲王、約曰、非劉氏不得王、是後諸皇子悉封王、其異姓王、或誅或廢、六七年間皆絶滅、唯長沙吳氏、以國小而忠、得久存、帝之末年、劉氏王者九國、（齊悼惠王肥、楚元王交、趙隱王如意、梁王恢、淮陽王友、代王恒、淮南厲王長、吳王濞、燕靈王建、除吳楚外、七王皆高祖庶子也）皆置百官宮觀、同制京師、其最大者爲齊代吳楚、齊（今山東濟南泰安青州萊州登州五府）悼惠王肥、及代（今山西汾州府以北）王恒、皆帝之庶子也、吳（今江蘇淮水以南安徽大江以南及浙江江西二省）王濞、帝之兄子也、楚（今江蘇徐州府及海州山東兗州沂州二府）元王交、帝之弟也、四王皆有數

郡之地、列峙東北、爲漢大臣所畏憚、漢所有唯十五郡、（內史、隴西、北地、上郡、雲中、河東、河南、河內、東郡、潁川、南陽、南郡、漢中、巴郡、蜀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舉全國租賦入漢朝者、蓋不過三之一、故漢初之政、雖多襲秦故、其立藩國、則倣周制、而封疆甚大於周之公侯、

第三章　高后當國及諸呂之亂

二五三節 戚姬有寵於高祖、生趙隱王如意、呂后見疏、太子盈、后所生也、爲人仁弱、帝謂如意類己、欲廢太子而立之、以大臣不服、乃止、帝擊黥布、時中流矢、疾甚、呂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死、誰可代之、曰、曹參、問其次、曰、王陵、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可使爲太尉、安劉氏者、必勃也、帝在位十二年崩、號曰高皇帝、太子盈卽位、是爲孝惠皇帝、尊皇后曰皇太后、

二五四節 孝惠帝元年、（我紀元四百六十七年）太后鴆殺趙隱王、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瘖藥、命曰人彘、召帝觀之、帝驚、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二年、相國何卒、曹參代之、參嘗師蓋公、治黃老之術、爲相三年、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較如畫一、曹參代之、守而無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參卒、王陵爲右丞相、陳平爲左丞相、周勃爲太尉、

二五五節 惠帝在位七年崩、太子卽位、史失其名、呂太后臨朝稱制、元年、（我紀元四百七十四年）太后議立諸呂爲王、王陵不可、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陳平周勃以爲可、陵罷相、遂王呂氏、四年、太后廢帝、幽殺之、立其弟弘爲帝、以太后稱制、不改元、諸呂擅權用事、

二五六節 八年、太后崩、諸呂欲爲亂、齊哀王襄、悼惠王之子也、發兵討諸呂、相國呂王產、（呂后兄子、封於梁、改梁爲呂國）使大將軍灌嬰擊之、嬰留屯滎陽、與齊連和、時趙王呂祿、（呂后兄子）將北軍、呂王產將南軍、太尉勃不得主兵、平勃使酈寄、（酈食其從子）說祿解印、以兵授勃、勃入軍門、令曰、爲呂氏者右袒、爲劉氏者左袒、軍中皆左袒、乃令齊王弟朱虛（縣名、屬瑯邪郡、故城在山東青州府臨朐縣東）侯章擊產殺之、分部捕諸呂、無少長皆斬之、諸

大臣迎立代王恒、殺少帝、代王卽帝位、是爲太宗孝文皇帝、尊母薄氏曰皇太后、孝文元年、（我紀元四百八十二年）平勃爲左右丞相、灌嬰爲太尉、

第四章　文帝仁儉

二五七節 文帝既立、益明習國事、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沾背、帝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帝曰、君所主者何事、平謝曰、陛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鎭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職焉、帝稱善、勃大慙、謝病免、漢人自古觀天地災祥、以爲國政善惡之應、故擧宰相之職、首言燮理陰陽也、

二五八節 南越王佗、自呂后時稱武帝、役屬閩越駱越、（俱南蠻種名、閩越居福建地、駱越居安南地）東西數百里、稱制與漢侔、文帝使陸賈復往賜佗書、佗恐、謝罪、去帝制、稱臣奉貢、匈奴冒頓單于嘗遺書嫚呂后、呂后謙辭以謝之、至是冒頓

死子老上單于立文帝以宗室女妻之使宦者中行說傅之說降單于教以無變其俗遺漢書倨傲其辭屢入邊侵掠漢唯防備之而已、（二五九節）文帝時諸侯太驕齊哀王之弟濟北（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王興居發兵反敗死帝弟淮南（今安徽江淮之間）厲王長謀反廢徙蜀道死吳王濞招致郡國亡命者採豫章（郡名今江西省）銅以鑄錢煮海水爲鹽故不賦而國富頗不循漢法齊楚二國亦皆强僭梁（文帝子懷王勝所封）太傅賈誼上疏陳治安之策數條首痛論諸侯之害言大國之王負强難制莫如定制割地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其次言漢奉匈奴首足倒懸宜急解之末段論大臣當以禮遇之初高祖與蕭曹等起於微賤視大臣如家僕蕭相國嘗觸上怒下廷尉械繫文帝亦以嫌疑下絳（春秋晉新都漢置縣屬河東郡今山西平陽府曲沃縣）侯周勃於廷尉受獄吏侵辱故賈生以此譏帝帝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不敢戮辱大臣又及齊王嗣絕分齊爲六國盡立哀王諸弟爲王自是悼惠之族力分而弱唯至制匈奴之策則

帝不敢從恐其勞民也帝素愛賈生才嘗議以位公卿生年少氣銳大臣多短之故不大用而死、（二六〇節）古有肉刑墨劓剕宮是也虧損人體頗爲慘刑三代沿而不改至秦刑法最酷一人犯罪舉家坐之或爲收孥有大罪者夷三族漢興因之文帝即位除收孥諸相坐律令然族誅之法則不除終漢世每輕用之帝又除肉刑唯宮刑沿舊當黥者髡鉗而爲徒當劓者笞三百剕罪輕者笞五百重者棄市於是有輕刑之名而入死者却多其受笞者亦率多死至景帝時繼述帝意減其笞數自是笞者始得全云帝好黃老之道躬修玄默禁網疏闊罪疑者予民張釋之爲廷尉執法公平不阿刑罰大省至於一歲斷獄止四百制度雖未善美而用法寬厚大愈於前後諸帝、（二六一節）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宮苑車服無所增益嘗有獻千里馬者帝以其無用却之下詔曰朕不受獻其令四方勿來獻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金百斤帝曰中人十家之產也何以臺爲身衣弋綈所幸愼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感賈誼重農之說與親耕之古禮以勸獎農業又用鼂錯策募富民入粟得以拜爵畜積歲增遂至除田租帝舅將軍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羣臣往哭之昭自殺近臣如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張武等受賂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當時公卿大夫質樸淳厚恥言人過上下成俗吏安其官民樂其業是以國內安寧家給人足後世鮮能及之、（二六二節）古俗甚重國喪王侯死百官羣吏盡行三年之喪不得飲酒食肉祠祀嫁娶至秦其制更嚴其營陵墓窮極壯麗文帝患厚葬重服之弊臨崩遺詔短喪令到吏民出臨三日皆釋服自當給喪事者已葬三十六日釋服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是帝仁儉之德及死後者也然以其違古禮後儒或却譏之景帝元年（我紀元五百五年）丞相申屠嘉等奏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廟宜

爲太祖孝文廟宜爲太宗制曰可、

第五章　景武抑損諸侯

（二六三節）孝景帝名啓孝文長子也爲太子時鼂錯爲家令得幸太子家號爲智囊太子即位錯屢請間言事輒聽寵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嘉自紲嘔血而死錯爲御史大夫、（二六四節）文帝時吳太子入見得侍景帝飲博爭道不恭景帝引博局提殺之吳王稱疾不朝文帝賜以几杖鼂錯屢言吳過可削文帝不忍至是錯說景帝曰吳王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帝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時楚趙有罪皆削一郡膠西（國名今山東萊州府高密縣）有姦削六縣及削吳二郡書至吳王遂反楚王戊者元王之孫也趙王遂者高祖庶子幽王友之子也膠西膠東（今山東萊州府平度州）菑川（故城在山東青州府壽光縣西南）濟南（今山東濟南府）之王皆悼惠王之子也六國皆起兵應吳以誅錯爲名、（二六五節）初文帝知條（縣名屬勃海郡今直隸河間府景州）

侯周亞父有將才臨崩戒景帝曰卽有緩急亞父眞可任將亞父者絳侯勃之子也至是拜爲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伐吳楚錯素與袁盎不善盎密言於帝曰獨有斬錯復諸侯故地兵可無血刃而罷帝乃殺錯族其家遣盎諭吳吳王不拜詔亞父太破吳楚兵諸反皆平亞父後爲丞相以諫忤帝意謝病免後又爲人誣告下獄不食而死帝忌刻少恩擧用酷吏郅都甯成然用心刑獄節儉愛民能遵孝文之業以故國家殷富

二六六節 景帝既平七國之亂摧抑諸侯王不得自治民補吏令内史治之減黜其百官又留列侯於京師不使就國帝在位十六年崩太子徹立是爲世宗孝武帝武帝下推恩之令使諸王裂地封子弟爲列侯以屬漢郡不行威讓而藩國自析又作左官附益之法禁網漸密漢法王侯歲獻黃金助祭宗廟謂之酎金武帝時列侯坐酎金不如法奪爵者百餘人自是王侯盡失權勢無撫字之責唯得衣食租稅幾同廩祿其後

省內史令相治國國相與郡守名異而職同侯國亦有相改所食縣鄉長吏爲之而其職如舊故景武以後雖有王侯之稱郡縣之政行於全國漢民悉從一君之命矣

第四篇　前漢中

第一章　武帝好儒又信神仙

二六七節 孝武帝建元元年（年號始於此當我紀元五百二十一年大化建元以前七百八十四年）詔擧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帝親策問治道廣川（縣名屬渤海郡故址在直隸河間府故城縣）董仲舒對策其一論德教之功言人君宜正心以正百官萬民其二願興大學以養士使列侯郡守貢賢人其三請宗儒道以滅絕異說帝善其對以爲江都（帝兄易王非之所封今江蘇揚州府）相丞相衛綰奏所擧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奏可

二六八節 漢興孔子之學未盛武帝好儒始置五經博士令郡國擧孝廉親策賢良文學又徵吏民習儒術者置博士弟子五十人以任官擇吏通一藝以上者以補右職自是官吏彬彬多學士矣莊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枚臯等以材智俊異寵用並在左右每令與大臣辨論相如特以辭賦得幸朔臯好詼諧帝以俳優畜之朔時直諫有所補益帝兄河

間（今直隸河間府獻縣）獻王好古學以金帛求四方善書多得古文經籍董仲舒公孫弘皆以治春秋進弘自布衣出爲丞相孔安國以孔子之裔爲侍中作尚書傳太史令司馬遷作史記經術文章至是始盛

二六九節 帝又好神仙之說有方士李少君善爲巧發奇中見帝曰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帝信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少君死帝以爲化去而燕齊怪迂之士爭來言神仙事矣或奏天神貴者曰泰一泰一佐爲五帝蓋泰一者上帝異名也於是立泰一及五帝祠壇于甘泉（山名在陝西邠州淳化縣西北）三歲一郊見又好巡遊屢行海上求神仙封泰山禪肅然（山名在泰山東北）作明堂于汶上（今山東泰安府治）以祠上帝北巡遼西（郡名今直隸永平府東境及盛京西境）五原（郡名秦九原郡今内蒙古毛明安烏喇忒地）南巡江漢登天柱所至崇祠祀率無虛歲

二七〇節 帝嘗惑方士少翁之術拜爲文成將軍以客禮之已而覺其詐誅之後又以方士欒大爲五利將軍封樂通侯妻

以公主大亦以詐誅方士公孫卿寵信尤久卿言仙人好樓居帝乃大營宮觀作通天莖臺高四十丈會柏梁臺災更作建昌宮千門萬戶東鳳闕西虎圈北太液池池中有漸臺三神山南設玉堂璧門立井幹樓神明臺共高四十丈臺上有銅仙人舒手掌捧銅盤盤大十圍號承露盤以承雲表之露和玉屑飲之云可以長生帝屢獲奇物以爲祥瑞如白麟朱鴈寶鼎靈芝皆爲樂章薦之郊廟有司又言元宜以天瑞命乃追定卽位以來年號年有號自此始

第二章　武帝窮兵拓疆

（二七一節）武帝雖好儒喜仙亦甚嗜武事自恃才畧欲耀威于四表嘗用大行王恢議遣恢等將兵匿馬邑旁谷中使間誘匈奴單于入塞而擊之單于覺而去自是匈奴屢攻漢塞唐蒙上書請通南夷帝拜蒙中郎將將兵入夜郎（南夷國名今貴州遵義府近傍）夜郎聽約乃置犍爲郡（今四川叙州嘉定二府及其附近之地至貴州仁懷廳）又拜司馬相如爲中郎將通西夷邛筰冉駹（三國皆在四川地邛今寧遠府筰今雅州府清溪縣冉駹今茂州）皆内屬匈奴入上谷（郡名今直隸宣化府）帝遣車騎將軍衛青等擊逐之青本人奴由姊受帝寵得起身然有將才善遇士衆屢伐匈奴每出有功遂取河南地置朔方郡（今内蒙古鄂爾多斯地）匈奴右賢王屢侵朔方元朔五年（武帝卽位十七年我紀元五百三十七年）青率七將軍擊走之帝以青爲大將軍尊寵無比公卿皆卑奉之獨汲黯與抗禮青愈賢黯遇之加於平日（二七二節）初黯爲謁者以嚴見憚以屢切諫不得留内遷東海（郡名今山東沂州府南境及江蘇海州）太守好清靜病臥不出而郡大治入爲九卿帝方招文學嘗曰吾欲云云黯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傚唐虞之治乎帝怒罷朝曰甚矣黯之戇也他日莊助譽黯帝曰古有社稷臣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雖貴有時侍中帝踞床側而見之丞相公孫弘燕見帝或時不冠至黯帝不冠不見也淮南王安（厲王長之子）謀反曰漢朝大臣獨汲黯守節死義難惑以非如丞相弘等說

之如發蒙振落耳黯後坐法免（二七三節）衛青甥霍去病亦屢北伐多軍功爲驃騎將軍親貴比大將軍矣元狩四年（武帝二十二年）兩將軍分道擊匈奴大破之驃騎絶大漠封狼居胥山（在外蒙古喀爾喀地）而還單于遠遁漠南無王庭其後路博德楊僕等擊南越平之獲其王建德（趙佗玄孫）置九郡（南海蒼梧鬱林合浦珠崖儋耳交趾九眞日南）其交趾九眞日南三郡秦象郡之地今安南國也（交趾今山南以北九眞今清華乂安順化日南今廣南）郭昌等又平西南夷置五郡（武都汶山沈黎越嶲牂牁）楊僕等擊東越（卽閩越今福建省）越人殺其王以降漢徙其民于江淮之間（二七四節）帝已滅南越欲觀兵塞北然後封禪元封元年（武帝三十一年）親帥大軍出長城登單于臺（蓋在内蒙古歸化城土默特界内）遣使告烏維單于（老上單于之孫）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今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烏維讋不敢出是歲遂行封禪也（二七五節）初月氏爲匈奴所破餘衆西遷擊破拔克特利分其地而居之武帝遣張騫往使騫徑匈奴中單于得之留十餘歲騫得間亡西踰葱嶺歷大宛康居至大月氏及拔克特利而還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逃歸初行時百餘人唯騫與一奴得還（二七六節）是時匈奴西邊（今甘肅安西州西境鎭西府西境迪化州及新疆回疆）小國二十餘葱嶺以外大國七八漢人總稱西域大宛康居大月氏皆居阿毋河北（大宛今浩罕塔什干等地康居今撒麻兒干以北大月氏今布哈爾東南境）其地今屬露國號爲中亞細亞方匈奴之盛也康居以東諸國率皆服屬之匈奴日逐王置吏領西域賦稅取足焉拔克特利在阿毋河南岸今阿富汗國北境也希臘人來主之秦時國勢甚盛及敗於月氏稍衰漢史謂之大夏大夏西隣有怕提亞國今波斯地也亞施克氏世王之爲西亞細亞强國漢史謂之安息安息者亞施克之轉也大夏之東南爲印度漢史謂之身毒地廣民殷富厚亞於漢土（二七七節）張騫自月氏還具言西域諸國風俗曰大宛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身毒在大夏東南數千里度其去蜀不遠矣帝遣騫因蜀道求身毒國莫得通通滇國（今雲南雲南府）會匈奴渾邪王叛降漢加以單于北遁自河以西至鹽澤（今名羅布泊）

空無胡人、西域道可通、騫請結烏孫（西域國名、今新疆地）以斷匈奴右臂、乃遣騫等使西域諸國、西至帕提亞、南至印度、於是西域始通于漢矣、漢於渾邪王故地（今甘肅西北境）置四郡（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徙民以實之、絕匈奴與羌（西羌之大種、居青海地）通之道、又遣郭昌擊滇降之、置益州郡（今雲南之大半）遣趙破奴擊樓蘭（西域國名、在甘肅安西州敦煌縣西）虜其王、遂擊破車師（西域國名、今甘肅鎮西府西境及迪化州）

二七八節 朝鮮（今朝鮮北境及盛京東南境）箕氏傳世四十有一、至箕準而衰、漢初燕人衛滿聚黨出塞、攻逐準、自立爲朝鮮王、役屬眞番（今滿洲興京之地）臨屯（今朝鮮江陵府）傳至孫右渠、襲殺漢邊吏、武帝使楊僕等擊之、朝鮮殺右渠以降、漢以其地爲四郡（眞番、臨屯、樂浪、玄菟）

二七九節 元封六年（武帝三十六年）烏孫王遣使請娶漢女、結爲昆弟、帝許之、以宗室女爲公主、往嫁烏孫、是時漢與西域使聘往來不絕、帝每巡狩、悉從外客、散財帛、以示漢富厚、然諸國猶畏匈奴、待其使過於漢使、

第三章　武帝暴政及晚年悔改

二八〇節 武帝比歲征伐、國用不給、乃設買官、名曰武功爵、令民得無功而買之、以白鹿皮爲皮幣、雜造銀錫爲白金、孔僅桑弘羊之徒、以善理財擢用、興利以佐經費、置鹽鐵官、禁民私鑄鐵器煮鹽、算緡錢舟車、悉課稅、設均輸法、置平準於京師、令遠方各以其所饒之物爲賦、而相灌輸、官自賣之於其所無之地、以奪商賈之利、禁民酤釀、官自開置、名曰榷酤、又令死罪得納錢贖之、

二八一節 帝所用丞相、初惟田蚡以王太后之弟、稍專權、餘皆充位而已、公孫弘後、國家多事、丞相大臣連誅死、公孫賀拜相、至涕泣不肯拜、亦卒得罪而族、帝好尊用酷吏、嘗使張湯趙禹定律令、務在深文、義縱王溫舒杜周之屬、皆峻刻爲能、然湯縱溫舒亦皆誅焉、用刑雖嚴、吏民益輕犯法、東方盜賊滋起、帝遣使者衣繡衣、持斧發兵擊之、所至得擅斬二千石以下、誅殺甚多、二千石者、謂郡守國相內史等、以其秩皆二千石也、

二八二節 太初二年（武帝三十八年、我紀元五百五十八年）遣趙破奴擊匈奴敗沒、又遣李廣利擊大宛、不克、明年大發兵、使廣利率之、圍宛、宛降、之得善馬數十匹、帝欲乘勝遂困匈奴、會且鞮侯單于（烏維單于之弟）新立、恐漢襲之、遣使朝獻、然衛霍已沒、漢威不如昔日、北征常少利、李陵李廣利降于匈奴、

二八三節 中郎將蘇武使匈奴、單于欲降之、不屈、乃徙武北海（今俄國境內貝加爾湖）上無人處、使牧羊、武掘野鼠食草實、臥起持漢節、單于使李陵勸武降、曰人生如朝露、何自苦如此、武不肯、至昭帝時、匈奴國亂、乃與漢和親、歸武等、武留胡地十九年、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漢拜爲典屬國、

二八四節 武帝時、方士巫覡多聚長安、變幻惑衆、女巫往來宮中、教羣妾度厄、埋木人祭之、征和二年（武帝五十年）帝疾、江充言祟在巫蠱、帝在甘泉宮、以充爲使者、治巫蠱獄、坐而死者數萬人、充與太子據有隙、入宮求蠱、云於太子宮得木人尤多、據懼、捕充斬之、白母衛皇后（衛青姊）發兵、帝怒、使丞相劉屈氂討之、皇后自殺、據敗走自經死、田千秋訟太子冤、帝悟、族江充家、作思子宮、

二八五節 武帝受文景豐富之後、好大喜功、窮兵於四夷、內事土木、重歛繁刑、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爲盜賊、晚年幸東萊（郡名、今山東萊州府治及登州府）欲自浮海求神仙、遇大風不果、至泰山修封禪、既而謂羣臣曰、朕即位以來、所爲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者、悉罷之、乃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後每對羣臣、自歎鄉時愚惑、罷議輪臺（西域地名、在甘肅迪化州界內）屯田、下詔深陳既往之悔、令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脩馬復令、以毋乏武備、由是不復出軍、

第四章　霍光輔政（附霍氏之敗）

二八六節 武帝已喪戾太子、愛少子弗陵、多知、欲立之、察羣臣、唯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乃使人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光者去病異母弟也、弗陵母鉤弋夫人無罪而賜死、謂侍臣曰、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驕淫自恣也、及病篤、立弗陵爲太子、以霍光爲大司

馬大將軍受遺詔輔政、帝在位五十四年崩、太子卽位、是爲孝昭帝、昭帝始元元年（我紀元五百七十五年）皇兄燕王旦以長不得立、謀反、漢赦不治、誅其黨與、武帝末年、國內虛耗、戶口大減、霍光爲政、首問民疾苦、振貸貧民、罷榷酤官、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百姓充實、稍復文景之業、（二八七節）昭帝姊鄂（縣名、屬江夏郡、今湖北武昌府武昌縣）邑長公主、左將軍上官桀、桀子車騎將軍安、御史大夫桑弘羊等、忌大將軍光、欲除之、與燕王旦通謀、令人詐爲燕王上書、言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帝時年十四、聰明不惑、上書者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帝曰、小事不足、遂帝不聽、桀黨有譖光者、帝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莫敢復言、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而立旦、安又謀誘旦殺之而立桀、事覺、詔捕桀安弘羊等、并宗族盡誅之、長公主燕王自殺、（二八八節）大將軍光以朝無舊臣、張湯之子安世、自武帝時爲尚書令、志行純篤、乃白帝用爲

右將軍兼光祿勳、以自副焉、又以杜周之子延年有忠節、擢爲太僕、光持刑罰嚴、延年常輔之以寬、（二八九節）昭帝在位十三年崩、無嗣、皇后上官氏、安娶霍光女所生也、安等敗、后以光外孫、得不廢、至是光以后詔迎武帝孫昌邑（故城在山東濟寧州金鄉縣西北）王賀立之、尊后爲太后、賀旣立、淫戲無度、光率羣臣奏太后廢之、殺昌邑羣臣二百餘人、（二九〇節）初戾太子遭巫蠱事、男女妻妾皆遭害、獨孫病已在生數月、亦繫獄、丙吉治獄、得免死、且擇謹厚女乳養之、月給米肉、視遇甚有恩惠、及長、高材好學、亦喜遊俠、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光等奏、孝武皇帝曾孫病已、節儉慈仁、可以嗣孝昭皇帝後、迎入卽位、後改名詢、是爲中宗孝宣帝、宣帝本始元年（我紀元五百八十八年）光請歸政、帝謙讓不受、諸事皆關白光、然後奏、（二九一節）自昭帝時、霍氏子弟諸壻外孫、皆貴、黨親滿朝、及賀廢、光權益重、光夫人顯欲貴其少女成君、使女醫陰毒殺許皇后、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而止、顯因勸光

納成君爲皇后、地節二年（宣帝六年）光卒、帝及太后親臨、喪賜、喪具如乘輿制度、帝以張安世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魏相爲丞相、丙吉爲御史大夫、時霍氏驕奢放縱、帝收其兵權、以安世爲衞將軍、領諸軍、霍氏懼、謀反、誅坐而夷滅者數十家、霍皇后坐廢、

第五章　宣帝中興

（二九二節）霍光旣卒、宣帝始親政、勵精爲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自政事文學法理之士、至技巧工匠之徒、咸精其能、拜刺史守相、輙親見問、常曰、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爲太守吏民之本、屢變易則下不安、故二千石有治效、輙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授爵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于定國爲廷尉、民無冤枉、與張釋之並稱、趙廣漢朱邑龔遂尹翁歸韓延壽黃霸張敞之屬、皆治民有美績、漢代良吏、於是爲盛、（二九三節）魏相好觀漢故事、屢條

漢興以來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施行之、與丙吉同心輔政、帝皆重之、吉爲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絶口不道前恩、相卒、吉爲丞相、尚寬大、好禮讓、不親小事、時人以爲知大體、吉卒、黃霸于定國相繼代之、霸爲相時、司農中丞耿壽昌白、令邊郡皆築倉、貯穀、隨貴賤而糶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二九四節）帝倣武帝故事、謹齋祀、增置神祠、頗好神仙、京兆尹張敞上疏、請斥方士、帝由是罷尚方待詔、又脩飾宮室車服、盛於前朝、外戚許（許皇后家）史（祖母史良娣家）王氏（母王夫人家）貴寵、諫大夫王吉上疏、請述舊禮、明王制、帝以其言爲迂闊、吉謝病歸、帝方用刑法爲治、信任中書宦官、司隸校尉蓋寬饒奏封事、謗之、帝下之吏、寬饒自剄、衆庶憐之、趙廣漢韓延壽、亦以微罪誅、吏民號泣者數萬人、識者以爲善政之累、然良吏旣衆、宰輔皆得人、不失爲中興之令主、在位二十五年崩、

第六章　漢威震絶域

二九五節　自武帝耀武以來、塞外諸國皆慴漢威、昭帝時、樓蘭王死、匈奴遣其質子歸爲王、霍光遣傅介子、齎金幣、揚言賞賜外國、至樓蘭、誘新王刺殺之、持其首歸、漢送其弟降在漢者立之、更名其國爲鄯善、　二九六節　初冒頓破東胡、東胡餘衆散保烏桓（山名、在內蒙古東部）及鮮卑山（在內蒙古科爾沁右翼西）爲二族、其後烏桓部衆漸強、屢侵漢塞、霍光遣范明友出遼東擊破之、又募郡國徒築玄菟城、以備東邊（玄菟、武帝滅朝鮮所設之郡、故城在今興京界內）　二九七節　宣帝初年、匈奴連擊烏孫、烏孫請救於漢、宣帝遣五將軍、與烏孫夾擊匈奴、奔遁、校尉常惠護烏孫兵、擊獲名王以下四萬級、馬牛羊驢七十餘萬頭、單于復擊烏孫、會大雪、人畜凍死、丁零（北狄別種、居外蒙古西北境）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諸屬國皆瓦解、而漢邊少事矣、　二九八節　元康元年（宣帝九年、我紀元五百九十六年）馮奉世使西域、會莎車（西域國名、故地在回疆葉爾羌近傍）叛漢、奉世諭諸國、發兵攻拔其城、更立王而還、漢議封奉世、少府蕭望之以爲擅矯制發兵、不可以爲法、卽封奉世、後奉使者、

要功萬里之外、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帝善其議、　二九九節　初車師附匈奴、侍郎鄭吉擊破之、使吏卒往田其地、匈奴屢遣兵擾田者、吉上言、願益田卒、帝欲因匈奴衰弱、擊其右地、使不復擾西域、魏相諫曰、臣聞救亂誅暴者、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大矜衆、欲示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閒者匈奴未有犯邊疆、雖爭車師、不足致意、今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也、按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八人、此非小變、左右不憂此、乃欲報纖芥之怨於遠夷、殆孔子所謂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帝從之、使鄭吉還屯渠犂（西域國名、所在不詳）　三〇〇節　神爵元年（宣帝十三年）先零（西羌種名、居青海地）與諸羌畔、漢侵金城（郡名、今甘肅蘭州西寧二府）帝使問後將軍趙充國、誰可將者、充國年七十餘、對曰、無踰老臣、復問度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遙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帝乃遣充國擊西羌、充國至金城、上奏曰、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擊之、不便、願罷騎兵、留步兵萬餘屯田、帝報曰、卽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孰計復奏、充國上狀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故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因陳屯田便宜十二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初是其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魏相請用其計、帝從之、明年、充國振旅而還、諸羌降、漢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　三〇一節　匈奴日逐王先賢撣（且鞮侯單于之孫）與單于屠耆堂（烏維單于之曾孫）有隙、帥其衆降于漢、鄭吉發渠犂龜茲（西域國名、今回疆庫車地）諸國五萬人迎之、率詣漢京、吉威振西域、西域有南北二道、吉初護南道諸國、至是又護北道、在車師以西者、號都護、立幕府烏壘城（在龜茲城之東）督察烏孫康居等三十六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　三〇二節　屠耆堂暴虐好殺、失衆而滅、五單于爭立、遂分爲二國、呼韓邪單于（俱虛閭權渠單于之子）與郅支單于（且鞮侯單于之曾孫）相攻、呼韓邪敗走、降漢稱臣、請朝正

月、漢有司議其儀、丞相御史以爲、單于朝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蕭望之曰、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帝從之、甘露三年（宣帝二十三年）呼韓邪朝漢、漢以客禮待之、贊謁不名、還居五原塞下、自是烏孫以西諸國近匈奴者、咸尊漢矣、　三〇三節　帝以外國賓服、思股肱之美、乃畫其人於麒麟閣、霍光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　三〇四節　黃龍元年（宣帝二十五年）郅支單于擊破烏孫、北并堅昆（北狄別種、居阿爾泰山地、今吉利吉思族、其裔也）留都之、元帝初元元年（我紀元六十三年）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故地、五年、郅支殺漢使者、西走康居、明年、呼韓邪北歸庭、其後西域副校尉陳湯、發兵與都護甘延壽、襲擊郅支于康居、殺之、傳首至京、懸藁街十日、呼韓邪入朝、請爲漢壻、元帝以宮女王昭君妻之、自是匈奴後裔、世稱漢甥、

第五篇　前漢下

第一章　元帝任宦者

三〇五節 孝元帝名奭、孝宣長子也、初爲太子、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繩下、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雜霸王道、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實、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然以太子許后微時所生、而帝少依許氏、及卽位、許后以弑死、故弗忍廢之也、臨崩、以外屬史高（宣帝祖母史良娣之兄子）爲車騎將軍、太子太傅蕭望之爲前將軍、少傅周堪爲光祿大夫、並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

三〇六節 元帝卽位、望之堪皆以師傅舊恩見信任、宗室劉向明經有行、望之選使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史高充位而已、由是與望之有隙、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元帝多疾、以顯中人無外黨、遂委以政、貴幸傾朝、顯巧慧習事、與史高爲表裏、望之等患、許史放縱、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爲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議久不定、恭顯奏望之堪向朋黨、數譖毀貴戚、欲以專權、不忠不道、請召致廷尉、時帝未知召致廷尉爲下獄、可其奏、後帝欲召堪向、聞其繫獄、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令出視事、恭顯使高說帝、竟免三人、後帝欲以望之爲相、顯等讒之、逮捕望之、望之自殺、恭病死、顯爲中書令、

三〇七節 顯威權日盛、與少府五鹿充宗中書僕射牢梁結爲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會日食地震、劉向京房等以爲顯等擅權所致、向嘗上書請遠佞邪、房見帝有所諷諭、帝亦知之、而不能退也、帝徵用儒生、頗改前朝之政、韋玄成匡衡皆以儒進爲丞相、而帝徒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第二章　政歸王氏

三〇八節 元帝在位十六年、崩、太子驁卽位、是爲孝成帝、尊母后王氏爲皇太后、以元舅陽平（縣名、屬東郡、今山東東昌府莘縣）侯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成帝建始元年（我紀元六百二十九年）、石顯免官歸故郡、道死、其黨悉廢黜、於是宦官失勢、而政歸外戚焉、是歲王鳳弟崇封安成（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河南汝寧府城東南）侯、其後五弟譚商立根逢時、同日皆爲列侯、世謂之五侯、鳳專權、谷永杜欽等諸儒爲之羽翼、王氏子弟分據勢官、京兆尹王章見成帝、勸退鳳、帝不忍、卻殺章、自是公卿皆側目視鳳、光祿大夫劉向極諫、以爲王氏與劉氏勢不並立、帝不能用、鳳卒、從弟音爲大司馬、

三〇九節 王太后兄弟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其子莽幼孤、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遊相高、莽折節爲恭儉、勤身博學、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永始元年（成帝十七年）、封新都（縣名、屬廣漢郡、今屬四川成都府）侯、爲侍中、位益尊、而躬愈謙、聲譽傾諸父、大司馬音卒、王商代之、商卒、王根代之、

三一〇節 特進張禹以帝舊師、嘗爲丞相、及罷、帝猶與議政、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王氏專政所致、帝至禹第、密以示禹、禹畏王氏、謂帝曰、災變之意、深遠難見、鄙儒所言、宜無信用、帝雅信禹、由是不疑王氏、魯國朱雲好奇節、見帝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勵其餘、帝問誰也、對曰、安昌（縣名、屬河內郡、故城在河南懷慶府溫縣東北）侯張禹、帝大怒曰、小臣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雲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爭之、帝意解、及後當治檻、帝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三一一節 成帝荒於酒色、政在外家、漢業愈衰、王根薦姪莽代己爲大司馬、莽聘賢養士、愈爲儉約、以飾名、成帝無子、立姪定陶（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王欣爲太子、在位二十六年崩、太子卽位、是爲孝哀帝、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追尊生父定陶恭王曰恭皇、太皇太后使莽避哀帝外家、莽罷就國、於是丁傅二氏（哀帝母丁姬、祖母傅太后之族）用事、侍中董賢美而佞、帝寵幸之、貴震漢廷、帝屢誅大

臣欲以強主威然信讒疾直漢祚遂微

三一二節 哀帝在位六年崩太皇太后遣使馳召莽董賢自殺以莽爲大司馬領尚書事迎元帝庶孫中山(今直隸定州)王箕子入卽位年甫九歲後改名衎是爲孝平帝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擬上世諒闇之制令百官總己以聽於莽平帝元始元年以孔光爲太師王舜爲太保光孔子十三世孫舜音之子也莽爲太傅號安漢公是歲我紀元六百六十一年西洋紀元元年也四年聘莽女爲皇后采伊尹周公稱號加莽爲宰衡位諸侯王上莽奏起明堂靈臺辟雍明堂者所以出教化靈臺者所以望雲氣辟雍者所以行大射養老之禮皆倣周制也益博士員爲學者築舍萬區徵異能之士前後千數

三一三節 五年孔光卒成哀以來張禹孔光等以名儒爲三公與時俯仰諂諛成風公卿咸稱莽功德比之周公吏民上書頌莽者至四十八萬人遂策命莽以九錫九錫之名古無聞然亦本於周命侯伯之盛禮也

是歲莽進毒弑帝元帝世絕徵宣帝玄孫嬰爲皇太子號曰孺子因周成王幼時之號也莽居攝踐祚祭贊曰假皇帝民臣謂之攝皇帝漢自高祖五年爲帝至是十三世(高帝惠帝二少帝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二百有七年乃爲王氏所簒居攝二年(我紀元六百六十七年)東郡太守翟義起兵討莽不克而死明年莽卽眞皇帝位定國號曰新更號其姑漢太皇太后曰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後五年崩

第三章 王莽敗滅

三一四節 新帝莽始建國元年(我紀元六百六十九年)封孺子嬰爲定安(縣名屬北地郡今陝西慶陽府寧州)公立漢宗廟于其國莽策命羣司文倣典誥更定官爵倣虞周之制置四輔三公四將悉封宗屬爲侯伯子男漢諸侯王皆降爲公後皆奪爵四夷稱王者皆更爲侯漢時豪民兼并貧富懸隔殊甚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闌於是莽用古井田法更名民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鄉里後莽知民愁怨詔許賣買王田及庶人

三一五節 莽恃府庫之富欲立威匈奴改匈奴單于爲降奴服于命諸將北征單于知者呼韓邪之子也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背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遣兵入塞北邊始多事西域皆叛知卒弟咸立陽與新和莽改號匈奴曰恭奴單于曰善于然匈奴侵盜不止

三一六節 莽銳思於地理變更地名疆界一郡至五易名而復其故制禮作樂講合六經論議連年制度不定吏緣爲姦獄訟究結屢改造錢貨增減其價民私鑄錢及非沮寶貨以抵罪者不可勝數託名古制設五均六筦以奪民利榷酒酤禁挾弩鎧法令煩苛賦斂重數農商失業食貨俱廢荊揚青徐(四州名共見四三六節)之間盜賊羣起州郡不能制莽以五石銅鑄作北斗狀名曰威斗斗者漢人所祠爲軍神也欲以厭勝衆兵出入使人負之以行遣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東討衆賊青州賊樊崇等皆朱其眉號赤眉匡丹兵所過放縱

東方爲之語曰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

三一七節 荊州賊據綠林(山名在湖北安陸府當陽縣東北)五年分爲下江(謂大江下流)新市(地名故城在安陸府京山縣東北)兵新市兵入南陽平林(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湖北德安府隨州東北)兵起應之景帝六世孫劉演與弟秀起兵于舂陵(鄉名屬南陽郡蔡陽縣故城在湖北襄陽府棗陽縣東)與新市平林兵合力下江兵亦來附衆已十餘萬無所統一諸將議立劉氏以從人望下江將王常等欲立演新市平林將帥憚演威明沮之時演同族舂陵劉玄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軍諸將貪其懦弱立爲漢皇帝南面朝羣臣羞愧流汗擧手不能言改元更始置公卿演爲大司徒漢軍徇昆陽定陵郾(三縣皆屬潁川郡昆陽故城在河南南陽府葉縣南定陵故城在南陽府舞陽縣北郾故城在河南許州郾城縣南)下之又攻取宛(縣名南陽郡治今南陽府治)漢帝入都之是歲新之地皇四年(王莽卽位十五年漢帝玄更始元年)(我紀元六百八十三年)也

三一八節 新帝遣王尋王邑大發兵平山東以長人巨毋霸爲壘尉又驅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兵四十二萬旌旗百餘里不絕漢諸將見新軍盛走入昆陽兵僅八九千尋邑縱兵圍之劉

秀至郾定陵悉發兵自將步騎千餘爲前鋒與新兵戰斬首數十級諸將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連勝而前無不一當百秀與敢死者三千人衝其其中堅尋邑陳亂漢兵乘銳崩之遂殺尋城兵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新兵大潰會大風雷雨滍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溺死者以萬數關中聞之震恐四方豪傑響應殺其牧守用漢年號旬月之間遍於國內演秀威名益盛漢帝忌演殺之秀不敢服喪唯枕席有涕泣處又未嘗伐功帝慙拜秀爲破虜將軍封武信侯成紀（縣名屬天水郡今甘肅秦州秦安縣）隗囂起兵應漢徇下天水（郡名今甘肅鞏昌府東北境及秦州北境）隴西（郡名今甘肅蘭州府南境及鞏昌府大半）諸郡公孫述起兵成都（縣名蜀郡治今四川成都府治）自稱輔漢將軍益州牧後自立爲蜀王（三一九節）漢兵入武關三輔（見四三六節）豪傑並起應之進攻長安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明日衆兵入斬莽分其身節解臠之傳首至宛莽稱帝十

五年而亡漢別將拔洛陽帝玄徙都之尋遷于長安封宗室功臣爲王凡二十人羣小膳夫皆濫授官爵徵隗囂爲右將軍

第六篇　後漢上

第一章　光武復漢

（三三〇節）漢帝玄以劉秀行大司馬事使徇河北所過除莽苛政南陽鄧禹說秀曰更始常才諸將皆庸人帝王大業非凡夫所任明公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秀悅令禹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三三一節）邯鄲（縣名戰國趙都漢爲趙國治今屬直隸廣平府）卜者王郎詐稱成帝子子輿漢宗室劉林立之爲帝徇下幽冀（二州名見四三六節）州郡響應更始二年（我紀元六百八十三年）劉秀北徇薊（縣名戰國燕都漢爲廣陽國治今京城地）薊中應王郎秀促駕出城晨夜南馳至蕪蔞亭（在直隸深州饒陽縣東北）馮異上豆粥渡滹沱河遇大風雨入道旁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秀對竈燎衣異進麥飯時郡縣皆已降王郎獨信都（郡名今直隸冀州）和戎（郡名今直隸正定府晉州）不肯從秀馳至信都發旁縣兵移檄擊邯鄲郡縣復應秀秀披輿地圖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得其一子前言天

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殽亂人思明君猶赤子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大小也（三三二節）上谷漁陽諸將將兵會秀于廣阿（縣名屬鉅鹿郡今直隸趙州隆平縣）秀進拔邯鄲殺王郎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者數千章秀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秀部分吏卒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謂馮異也異爲人謙退不伐諸將論功異常獨屏樹下故有此號（三三三節）漢帝遣使立秀爲蕭（縣名屬沛郡今屬江蘇徐州府）王令罷兵還耿弇說秀以自立秀乃不就徵辭以河北未平秀擊銅馬諸賊降之諸將未信降者降者亦不自安秀令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按行部陳降者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秀以降人分配諸將南徇河內（見四三六節三河註）赤眉入潁川（郡名今河南開封府禹州汝州東境及許州）遂西攻長安秀欲乘釁并關中遣鄧禹將兵而西禹薦寇恂守河內恂調糇糧治器械以供軍未嘗乏絕秀自引兵北徇燕趙（謂今直隸之地）（三三四節）更始三年（漢光武帝建武元年）方望立前定安公劉嬰爲帝據臨涇（縣名屬安定郡）

（今甘肅涇州鎭原縣）帝玄遣丞相李松擊斬之、蕭王秀敗羣賊還、至鄗（縣名屬常山郡故城在直隸趙州柏鄉縣北）諸將立王爲皇帝、改元建武、是爲漢世祖光武帝、是歲我紀元六百八十五年也、光武歸河內、遣吳漢等圍洛陽、赤眉樊崇等立劉盆子爲帝、入長安、帝玄敗走、已而降赤眉、尋被殺、光武遙封玄爲淮陽（今河南陳州府）王、招降洛陽、入都之、（三二五節）鄧禹西渡河、師行有紀、百姓望風相攜負、以迎軍、禹停車勞來之、垂髫戴白滿車下、禹名震關西、建武二年、赤眉大掠而西、禹乃入長安、赤眉復還、禹戰不利走、帝遣馮異代禹、明年、禹慚無功、要異共擊赤眉、大敗、禹脫歸、異收散卒、堅壁、已而大破赤眉于崤（山名在河南府永寧縣北）、底餘衆東向宜陽、（縣名屬宏農郡今屬河南府）帝勒軍待之、樊崇以劉盆子及丞相徐宣等肉袒降、帝陳兵馬、令盆子君臣觀之、謂曰、得無悔降乎、宣叩頭曰、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賜崇等田宅關中、餘寇悉平、

第二章　光武平羣雄（附外夷叛服）

（三二六節）光武之初立也、蜀王公孫述已稱帝、號成家、隗囂歸天水、稱西州上將軍、竇融據河西（謂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五郡之地今甘肅蘭州凉州甘州三府及肅州安西州）稱五郡大將軍、秦豐據黎丘（城名在湖北襄陽府宜城縣北）稱楚黎王、李憲據廬江（郡名今安徽安慶廬州二府）稱淮南王、後稱帝、漁陽太守彭寵叛漢、自稱燕王、劉玄所立梁王劉永稱帝于睢陽（縣名周爲宋都今河南歸德府治）立董賢爲海西（縣名屬東海郡在江蘇海州南）王、張步爲齊王、其他羣盜猶衆、光武遣將軍吳漢等東伐睢陽、人斬劉永以降、將軍耿弇等北伐彭寵、奴斬寵以降、弇東擊張步、（三二七節）建武四年、（我紀元六百八十八年）隗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援與述舊、謂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陳陛衞、以延援、禮饗甚盛、援語其屬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何足以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囂乃使援奉書洛陽、初到、光武在殿廡下、岸幘迎笑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眞也、（三二八節）五年、援歸、囂問東方事、援曰、上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辨、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法度、又不喜飲酒、囂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乎、（三二九節）囂聞班彪曰、戰國從橫之事、將復起于今乎、彪著王命論、以諷之、囂不聽、彪避地河西、竇融甚禮重之、彪爲融畫策、使之專意事漢、馬援將家屬歸漢、囂遣辨士說融、以自立、曰、高可爲六國、下不失尉佗、融不從、帝以融爲凉州（見四三六節）牧、賜璽書、有曰、議者必有任囂教尉佗之計、書至河西、皆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三三〇節）漢將軍朱祜急攻黎丘、秦豐出降、送洛陽斬之、

帝自將擊董賢及叛將龐萌、走之、耿弇連破齊兵、拔諸城、帝至臨淄（周末齊都漢縣爲齊郡治今屬山東青州府）自勞軍、謂弇曰、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弇遂追張步、降之、齊地悉定、六年、將軍馬成等拔舒（縣名廬江郡治今安徽廬州府廬江縣）獲李憲、吳漢等擊斬董賢、龐萌、江淮山東悉平、惟隴蜀未平、帝積苦兵間、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馮異自長安入朝、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吾披荊棘、定關中、勞異曰、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三三一節）其後隗囂稱臣於公孫述、述立囂爲朔寧王、八年、帝自將擊囂、馬援在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軍所從徑道、帝曰、虜在吾目中矣、竇融率五郡太守、會之、遂共進軍、囂奔西城（西縣屬隴西郡故城在甘肅秦州西南）會潁川盜起、帝馳還、征之、寇恂前驅、賊悉降、百姓遮道曰、願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鎭撫、大兵不戰而還、九年、囂病死、子純嗣爲王、十年、漢軍攻降之、隴右平、（三三二節）十一年、帝遣大司馬吳

漢將兵會征南大將軍岑彭伐蜀、彭至荊門（山名、在湖北荊州府宜都縣西北）裝戰船、吳漢欲罷之、彭不可、上書言狀、帝報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荊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爲重而已、彭戰船並進、所向無前、述使賊刺殺彭、吳漢繼進、明年至成都、擊殺述、蜀平、詔竇融與五郡太守入朝、拜融爲冀州牧、（三三三節）王莽時、安定（郡名、今甘肅平涼府及涇州）盧芳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起兵、更始亡、匈奴迎芳、立爲漢帝、屢爲邊郡患、後降漢、爲代王、已而復反、奔匈奴而死、匈奴與烏桓鮮卑屢連兵侵漢、後匈奴連年饑疫、人畜死亡大半、烏桓乘其敝、擊破之、匈奴北徙數百里、漢南地空、（三三四節）先是西域諸國苦匈奴重斂、皆願屬漢復置都護、光武以中國新定、不許、莎車王賢再遣使奉獻、光武賜賢都護印綬、邊郡守上言、夷狄不可假以大權、詔奪還之、更賜大將軍印、賢恨、猶詐稱大都護、諸國悉服屬焉、賢驕橫、欲兼并西域、諸國懼、鄯善車師等十八國遣子入侍於漢、願得漢都護、帝厚賜

之、還其侍子、賢知都護不出、擊破鄯善、攻殺龜茲王、鄯善車師復附匈奴、（三三五節）匈奴南邊八部立日逐王比、爲南單于、款漢塞内附、比者、單于知之子也、於是匈奴分爲南北、自相攻擊、漢徙南單于於西河（郡名、今山西汾州府西境、寧武府偏關縣、陝西榆林府東境及北邊外）美稷（縣名、西河郡北境、故城在内蒙古鄂爾多斯左翼中旗東南）置使匈奴中郎將、將兵擁護之、北匈奴亦遣使求和親、漢却之、及再來許之、南單于比卒、弟莫立、帝遣使授璽綬、賜以衣冠繒綵、後以爲常、

第三章　光武諸政

（三三六節）光武年二十八始起兵、三十一爲帝、四十二歲悉平羣雄、六十二歲崩、在位三十三年、帝雖以征伐濟大業、及國既定、乃退武臣、而進文吏、明愼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故能恢復前烈、身致太平、嘗幸南陽、會宗室、置酒作樂、諸母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惟直柔耳、乃能如此、文叔、帝字也、帝聞之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三三七節）帝在兵間久、厭武事、蜀平後非警急、未嘗言軍旅、北匈奴衰困、臧宮馬武上書請攻滅之、鳴劍抵掌、馳志於伊吾（又曰伊吾盧、匈奴之地、今甘肅鎭西府哈密廳）之北矣、帝報書、告以黄石公記、曰、柔能勝剛、弱能勝強、自是諸將莫敢言兵、閉玉門關（漢之西關、在甘肅安西州敦煌縣西）謝絶西域、保全功臣、不令以吏職爲過、收其兵權、皆以列侯就第、故諸將皆以功名自終、祭遵先死、帝哀念不已、來歙岑彭死鋒鏑、卹之甚厚、吳漢貫復終於帝世、漢質厚少文、而有智略、帝在河北、鄧禹屢薦漢、帝漸親重之、漢在軍、或戰不利、意氣自若、帝歎曰、吳公差強人意、隱如一敵國、每出師、朝受詔、夕則就道、及卒、帝臨問所欲言、漢曰、臣愚無所知、惟願陛下愼無赦而已、貫復從征伐、未嘗喪敗、帝曰、貫督有折衝千里之威、嘗戰被重傷、帝驚曰、我不令復別將、爲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子邪、我女嫁之、生女邪、我子娶之、其撫羣臣如此、（三三八節）惟馬援死之日、恩意

頗不終焉、援嘗曰、大丈夫當以馬革裹屍、安能死兒女子手、交趾女子徵側徵貳作亂、諸蠻應之、馬援以伏波將軍討平之、植銅柱于日南、表漢界而還、武陵（郡名、今湖南西境及貴州東境）蠻叛、援又請行、帝愍其老、援被甲上馬、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乃遣之、軍至壺頭（山名、在湖南辰州府城東北）不利、援中暑卒、帝壻梁松有恨援、構陷之、收新息（縣名、屬汝南郡、今河南光州息縣）侯印綬、援前在交趾、常餌薏苡、能勝瘴氣、軍還、載之一車、後有追譖之者、以爲明珠文犀、帝益怒、得朱勃上書、訟其寃、乃稍解、帝於贓罪無所貸、大司徒歐陽歙嘗犯贓、歙所授尚書弟子千餘人守闕求哀、竟不免、死於獄中、（三三九節）帝所用羣臣如宋弘等、皆重厚正直、帝姊湖陽（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河南河陽府唐縣南）公主嘗寡居、意在弘、弘入見、主在屏後、帝曰、諺言、富易交、貴易妻、人情乎、弘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主曰、事不諧矣、主有蒼頭殺人、匿主家、吏不能得、洛陽令董宣候主出行、奴驂乘、叱下車、格殺之、主

入訴、帝怒、召宣欲捶殺之、宣曰、縱奴殺人、何以治天下、臣不須捶、請得自殺、卽以頭叩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叩頭謝主、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帝勅曰、强項令出、賜錢三十萬、（三四〇節）前漢末、讖緯之學起、附會天文曆數、以豫言後事、王莽甚尚之、時人希旨、爭作讖文、上之、號爲符命、以助莽之逆、光武亦惑其說、用人行政、多以符命決疑、晚年封泰山、禪梁陰（謂梁父山之陰）、亦由感讖也、因下詔宣布讖書於國中、儒臣桓譚嘗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以爲非聖無法、至欲斬之、自是讖書大重於世、與儒書相爲經緯、名儒如馬融、鄭玄、皆采其說、（三四一節）王莽時、名德之士多隱遁、不食其祿、光武初立、訪求耆儒卓茂、擢爲太傅、封褒德侯、又徵處士周黨、嚴光、黨入見、伏而不謁、博士奏詆之、帝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賜帛罷之、光嘗與帝同學、帝物色得之、累徵乃至、拜諫議大夫、不肯受、去耕釣於富春山（一名嚴陵山、在浙江嚴州府桐廬縣西）、中東漢多清節士、自此始、

（三四二節）光武素好儒學、諸功臣亦皆讀書、有儒者氣象、旣平中原、首起太學、稽式古典、修明禮樂、遂起明堂、靈臺、辟雍、每旦視朝、日昃乃罷、引公卿郎將、講論儒書、夜分乃寐、太子莊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道、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

第四章　孝明孝章之治

（三四三節）光武帝崩、太子莊嗣立、是爲顯宗孝明帝、明帝亦好儒、太子王侯及羣臣子弟、皆授儒經、用弟東平（今山東泰安府東平州）獻王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及光武廟樂舞、親臨辟雍、行大射養老之禮、禮畢、引諸儒升堂、執經問難、冠帶搢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億萬計、又命工圖中興功臣於南宮雲臺、鄧禹爲首、吳漢、賈復、耿弇、寇恂、岑彭、馮異、朱祜、祭遵等次之、凡三十二人、唯馬援以皇后之父、不與焉、（三四四節）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遣使之印度、求其道、得佛經及二僧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爲宗、貴慈悲不殺、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務在脩練精神、以至爲佛、教祖釋迦牟尼、沒於周景王二年（我紀元百十八年、西洋紀元前五百四十三年）、其教傳播遍於西域諸國、至是始入支那、帝爲立白馬寺、庶兄楚（今江蘇徐州府）王英最先好之、（三四五節）帝遵奉光武制度、無所變更、后妃家不得封侯預政、館陶（縣名、屬魏郡、今屬山東東昌府）公主（光武帝女）爲子求郎、帝不許、賜錢十萬、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當時吏得其人、民樂其業、遠近畏服、戶口滋殖焉、然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公卿大臣屢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楚王英得罪自殺、窮治其黨、累年、坐死徙者數千人、冤濫甚衆、（三四六節）明帝在位十八年崩、太子炟立、是爲肅宗孝章帝、章帝繼前朝察察之後、知人厭苛切、事從寬厚、愼刑省徭、民賴其慶、又尊師重學、親詣曾祠孔子於闕里（孔子所居之里、在山東兗州府曲阜縣城中）、作六代（黃帝、唐虞、夏商周）之樂、孝宣嘗會羣儒於石渠閣、論定五經同異、章帝修其故事、詔諸儒集議於白虎觀、親稱制臨決、

作白虎通、又欲定漢禮、知諸儒拘攣、衆論難一、命侍中曹褒依叔孫通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上之、

第五章　漢威復震西北（附羅馬通漢）

（三四七節）匈奴旣分南北、兵勢寖衰、明帝患其相交通、置度遼營于五原、以阻之、耿秉（耿弇之姪）請擊北匈奴、謂宜如武帝通西域、斷匈奴右臂、帝嘉其言、以秉及竇固（竇融之姪）爲都尉、出屯涼州、永平十六年（我紀元七百三十三年）、秉等與諸將分道北伐、固追敵至蒲類海（今名巴爾庫勒海、在甘肅鎭西府城西北）、取伊吾盧地、留吏士屯田、（三四八節）固遣假司馬班超使西域、超到鄯善、其王禮之甚備、會匈奴使至、忽更疏懈、超會吏士三十六人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夜奔匈奴營、斬其使殺從者百餘人、鄯善震怖、超告以漢威德、勿復與匈奴通、初于寘（西域國名、今回疆和闐地）、連破莎車、殺其王、雄張南道、至是超又使于寘、寘王畏其威、殺匈奴使以降、龜茲王倚恃匈奴、據有北道、攻殺疏勒（西域國名、今回疆喀什噶爾地）王、以其臣兜題王之、十七

年、超至疏勒、使吏劫縛兜題、因立故王兄子忠爲王、於是諸國皆遣子質於漢、西域復通、超虎之子也、兄固及妹昭、皆博學善屬文、超獨以武功著、（三四九節）竇固耿秉出擊車師、定前後兩部（前部今甘肅鎭西府吐魯番廳地、後部今鎭西府奇台縣及廸化州地）、而還、漢以陳睦爲都護、耿恭（秉之從弟）爲戊校尉、關寵爲己校尉、分屯車師地、十八年、明帝崩、是歲焉耆（西域國名、今新疆喀喇沙爾地）龜茲攻沒陳睦、北匈奴圍耿恭關寵、章帝遣兵救之、建初九年（我紀元七百三十六年）寵敗沒、漢兵迎耿恭歸、罷都護及戊己校尉官、徵還班超、時疏勒于寘皆不欲超去、號泣請留、超乃還疏勒、擊斬其叛者、超欲遂平西域、上疏請兵、章帝知其功可成、給兵千餘人、八年、拜爲將兵長史、明年、疏勒王忠反、超更立王、討忠斬之、（三五〇節）是時北匈奴衰耗、黨衆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章和元年（章帝十三年）、鮮卑擊斬優留單于、匈奴大亂、五十八部降漢、和帝永元元年（我紀元七百四十九年）竇憲擊匈奴大破之、降二十餘萬人、登燕然山（今名杭愛山、在外蒙古賽因諾顏部界内）、命班固刻石勒功而還、三年、憲復遣兵擊破匈奴于金微山（在外蒙古界内）、北單于走死、鮮卑徙據其地、匈奴餘種留者十餘萬落、皆自號鮮卑、鮮卑由此漸盛、及憲誅、班固坐逮、死獄中、固嘗著漢書、未就、詔妹昭踵成之、（三五一節）章帝末年、班超發于寘諸國兵、擊莎車降之、後月氏龜茲諸國來降、漢因以超爲都護、居龜茲、永元六年、超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擊破焉耆、於是西域五十餘國、至裏海之濱、悉納質内屬、九年、超遣掾甘英、西使羅馬國、其所跋涉、皆前世所未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怪焉、（三五二節）超在西域三十年、以功封定遠侯（以漢中郡治之西鄉爲定遠國、故城在陝西漢中府西鄉縣南）、年老乞歸、和帝許之、以任尚代爲都護、尚請教、超曰、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宜蕩佚簡易、尚私謂人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超到京一月而卒、尚後果失邊和、如超言、至安帝永初元年（我紀元七百六十七年）竟棄西域、不復置都護、（三五三節）西域既絕於漢、北匈奴復驅役諸

國、畧有北道、遂寇河西、永寧元年（安帝十四年）、邊郡守請擊之、鄧太后聞班超之子勇有父風、召問計、勇曰、要功荒外、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也、敦煌（郡名、今甘肅安西州）舊有營兵、今宜復之、又宜遣西域長史、出屯樓蘭西、太后從之、復敦煌營兵、其後安帝以勇爲西域長史、將兵五百出屯柳中（車師前部之地、在今吐魯番廳東）、勇擊逐匈奴田車師者、又擊車師後部、獲其王及匈奴使者、順帝永建元年（我紀元七百八十六年）、勇發諸國兵擊匈奴走之、於是西域服于漢、惟焉耆未降、明年、漢遣張朗與勇俱攻之、朗先期入焉耆、受降而還、勇以後期徵下獄免、勇去、後漢之威令不復行于西域矣、（三五四節）當漢之世、羅馬統一歐邏巴、南并亞非利加北土、東兼小亞細亞及叙利亞、與怕提亞接界、幅員民衆與漢相若、漢人傳謂其人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稱爲大秦、其國距漢甚遠、未嘗交通、甘英之西也、亦唯達于其東部耳、未入歐邏巴地也、史稱英抵條支、臨大海、不渡而還、條支者謂叙利亞、大海者謂地中海也、希臘羅馬舊書云、東方有大國、名設利迦、美錦産焉、此指漢土也、西亞細亞行賈、時時有踰葱嶺達于漢邊者、羅馬富人由此得漢之錦綺、甚珍之、至以黄金與之比重而相易、於是設利迦之名、高於西土、羅馬帝常欲通使於産錦之國、而怕提亞又欲以東貨與羅馬交市、故遮遏使不得自達、漢桓帝時、怕提亞侵羅馬東邊、羅馬帝抹喀坱勒流安拖尼納、命將東伐大敗之、乃遣使由海路聘于漢、延熹九年（桓帝二十年、我紀元八百二十六年、西洋紀元百六十六年）、詣日南、歐邏巴人通於支那、始見於此、而其後復絕、蓋西使入漢、不得要領而還也、

第七篇 後漢下

第一章 外戚擅權及宦官蠹國

（三五五節）前漢時外戚負勢專橫、呂霍上官、幾危國者數矣、孝元王后、四世爲國母、羣弟更持國柄、竟致新莽之簒、光武中興、親攬大權、明帝繼之、最愼任使、貴戚皆遵法度、莫敢自恣、明德馬后、援之女也、賢明好學、明帝之致治、頗賴后內助、然性謙謹、不敢以家私干政事、章帝卽位、尊爲太后、愈戒飭親屬、以盛滿爲戒、故諸馬雖封侯、而退居私第、迄無禍敗、及章帝寵竇后、諸竇貴盛、傾馬氏、再開外戚預政之端、其後皇統屢絶、權歸女主、外立者五帝、（安帝殤帝質帝桓帝靈帝）臨朝者六后、（章德竇后和熹鄧后安思閻后順烈梁后桓思竇后靈思何后）定策帷帝、委事父兄、貪立孩稚、以專其威、於是外家權勢太盛、其不肖者、輒驕恣不軌、其賢者、亦爲衆忌所歸、禍敗相踵、國隨淪亡、古來外戚之禍國、莫甚於漢、而外戚受禍之頻、亦莫如漢者、兩漢后妃之家著聞者、凡四十餘氏、非身遭害、則家罹禍、大者夷滅、小者放竄、其得身家俱全者、蓋不過五六也、（詳見卷末附錄）

（三五六節）章帝初立庶子慶爲太子、章德竇后（竇融之孫勳尚光武女沘陽公主生后）譖殺其母、廢慶爲清河（今直隸廣平府清河縣及山東臨淸州東境東昌府北境）王、養梁貴人子肇、以爲太子、又忌梁貴人、譖殺其父、貴人以憂死、章帝在位十四年崩、太子肇立、年甫十歲、是爲孝和帝、竇后爲太后、臨朝、太后兄憲以侍中用事、陰殺宗室、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太后許之、憲北伐有大功、入爲大將軍、專權驕縱、父子兄弟並爲卿校、充滿朝廷、和帝既長、知其逆謀、與中常侍鄭衆定議、勒兵收憲印綬、迫令自殺、黜其黨與、以衆爲大長秋、封鄛鄉侯、太后以永元九年（我紀元七百五十七年）崩、帝始聞知其非太后出、追尊梁貴人曰恭懷太后、（三五七節）和帝在位十八年崩、和熹鄧后（鄧禹之孫）無子、迎庶子隆、卽位、生百餘日、是爲孝殤帝、后爲太后、臨朝、明年、殤帝崩、太后與兄鄧騭、定策迎清河王慶之子祜、以爲和帝嗣、年甫十三、是爲孝安帝、太后猶臨朝、騭爲大將軍、（三五八節）漢承秦制、以閹人爲中常侍、然亦參用士人、光武中興、悉用閹人、不復雜調士流、明帝以後員數稍增、及鄭衆立功、和帝與之議政事、宦官用權自此始、鄧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任用閹人、通命兩宮、宦官權益重、（三五九節）是時諸羌侵擾西州、南匈奴叛于西河、與烏桓鮮卑爲邊患、且遭連年水旱、內郡困弊、永初四年、（我紀元七百七十年）鄧騭欲棄涼州、幷力北邊、郎中虞詡以爲不可、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烈士武臣、多出涼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者、以涼州在後故也、衆皆從詡議、騭由是惡詡、會長歌賊（縣名屬河內郡今河南衞輝府淇縣卽殷紂故都）攻殺長吏、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爲長歌長、故舊皆弔之、詡笑曰、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此吾立功之秋也、到官募壯士、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伏兵殺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綵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輒擒之、賊駭散、縣境皆平、（三六〇節）元初二年、（安帝九年）鄧太后聞詡有將帥之畧、以爲武都（郡名）

（今甘肅階州及秦州南境）太守、詡馳至郡、郡兵不滿三千、而叛羌萬餘、攻圍數十日、詡令軍中、潛發小弩、羌侮之、幷兵急攻、於是使二十强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震退、詡因出城奮擊破之、乃築營壁、招還流亡、一郡遂安、（三六一節）安帝少號聰明、故鄧太后立之、及長多不德、稍不可太后意、帝乳母王聖慮有廢置、與宦者李閏江京共毀短太后、帝忿懼、建光元年、（安帝十五年）太后崩、宮人有誣告太后兄弟有異謀、帝怒悉黜諸鄧、鄧騭不食而死、以舅耿寶（安帝嫡母耿貴人之兄）監羽林車騎、閻皇后兄弟並爲卿校、江京李閏王聖聖女伯榮等用事、煽動內外、競爲侈虐、太尉楊震屢上疏諫之、不聽、震弘農（見四三六節）人、貧而好學、諸儒稱爲關西孔子、鄧騭嘗辟之、置於幕府、竟爲三公、耿寶閻顯皆有請託、震不從、羣小譖之、策收印綬、震飮酖死、寶爲大將軍、（三六二節）初閻后無子、安帝立庶子保爲太子、江京等與后讒之、廢爲濟陰（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卽前漢末定陶國）王、帝在位十九年崩、后爲太后、臨朝、與兄顯等定策

迎安帝從弟北鄉侯懿入即位顯忌大將軍寶諷有司奏貶之寶自殺王聖母子徙雁門(郡名今山西代州西境寧武府東境朔平府東南境大同府西境)諸閻擅作威福是歲懿崩中常侍孫程等夜斬江京擁立濟陰王年十一是為孝順帝收諸閻殺之遷太后於離宮尋崩宦官封侯者十九人後許以養子襲爵(三六三節)順帝既長立梁貴人為皇后后恭懷太后姪商之女也以商為大將軍商卒其子冀代之縱暴自恣姻族滿朝帝遣杜喬周舉張綱等八人分行州郡察吏治得失綱埋其車輪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劾奏梁氏無君之心十五事帝知綱言直而不能用他使所劾亦多冀及宦者親黨事皆寢遏冀恨綱欲中傷之時廣陵(郡名今江蘇揚州府及淮安府南境)賊張嬰寇亂揚徐間十餘年乃以綱為廣陵太守綱單車之職徑詣嬰壘門請相見懇諭之嬰率萬餘人降綱入壘宴散遣其衆南州晏然綱卒於郡嬰等五百餘人為之行喪(三六四節)順帝在位十九年崩太子炳立年二歲是為孝沖帝梁后

為太后臨朝明年沖帝崩太后徵清河王蒜及樂安(今山東青州府北境)王鴻之子纘至京師皆章帝玄孫也蒜為人嚴重公卿歸心梁冀與太后共立纘年八歲是為孝質帝蒜罷歸國質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深惡之使左右進毒以崩在位一年餘冀召公卿議所立太尉李固大鴻臚杜喬欲立清河王冀白太后策免固迎章帝曾孫蠡吾(縣名屬中山國今直隸保定府博野縣)侯志即位年十五是為孝桓帝清河王貶為侯自殺固喬下獄死(三六五節)大將軍冀凶恣日積秉政十九年威行內外延熹二年(桓帝十三年我紀元八百十九年)桓帝與中常侍單超等謀勒兵收冀印綬冀自殺梁氏無少長皆棄市收其財貨斥賣得三十餘萬萬錢以充國用減本年稅租之半超等五人封侯世謂之五侯超為車騎將軍以卒其後四侯轉驕橫置獄於北寺刑殺在其手兄弟姻戚宰州臨郡肆行貪虐與盜無異阿附權勢者自宮或宮子以圖榮達帝又好淫侈采女五六千人侍使倍之耗費莫有紀極當時名臣如黃瓊楊秉相繼陞三公國民屬望然皆制於閹寺不能一振朝綱而沒

第二章　東漢多清名之士

(三六六節)安帝時汝南(郡名今河南汝寧府及陳州府南境光州北境)太守王龔好才愛士以袁閬為功曹引進黃憲陳蕃等黃憲年十四時潁川荀淑遇於客舍竦然異之曰子吾之師表也見袁閬曰子國有顏子閬曰見吾叔度耶叔度憲字也陳蕃周舉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矣太原郭泰亦深服其器憲不就官而卒王龔後為三公以病免(三六七節)荀淑少博學有高行當世名賢李固李膺皆師宗之為朗陵(侯國屬汝南郡今汝寧府確山縣)相涖事明治稱為神君八子皆有名時人謂之八龍李膺性簡亢無所交接唯以淑及陳寔為師友寔嘗為太丘(縣名故城在河南歸德府永城縣西北)長修德清靜吏民追思之至靈帝末年卒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三六八節)郭泰博學善談論初遊洛陽李膺見之曰

吾見士多矣其聰識通朗高雅密博未有如郭林宗者也遂與為友泰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周遊郡國陳留(郡名今河南開封府東境及衛輝府南境)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申屠蟠家貧傭為漆工泰皆見而奇之勸令從學後皆為名士自餘因泰獎進成名者甚多泰嘗舉有道不就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然猶周旋京師誨誘不息豫章高士徐稺以書戒之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泰感其言以為師表(三六九節)順帝時尚書令左雄管掌貢舉公直精明能審覈眞偽郡守坐謬舉免黜者十餘人唯陳蕃李膺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桓帝時朱穆為冀州刺史令長望風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貪污宦者趙忠歸葬父僭用玉匣穆案驗剖其棺出之桓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上書訟穆謂中官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銜天憲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志清姦惡臣願代穆罪帝赦之陶又上疏請以穆及

李膺夾輔王室、書奏不省、穆後上疏請罷中官、觸帝怒、憤懣發疽死、

(三七〇節)梁冀既誅、黃瓊爲太尉、辟汝南范滂、滂少厲清節、州里服之、爲清詔使、案察冀州、守令贓汚者皆解印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衆議、瓊罷、楊秉爲太尉、秉震之子、立朝正直、中常侍侯覽兄參爲益州(見四三六節)刺史、殘暴貪婪、秉奏徵之、參於道自殺、閱其車重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秉奏請斥覽、帝不得已免覽官、(三七一節)秉卒、陳蕃代之、時李膺得罪輸作左校、蕃屢言其寃、以爲司隷校尉、宦官畏之、鞠躬屏氣、不敢出宮省、是時朝廷日亂、綱紀頹弛、而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云、

第三章　黨錮之禍

(三七二節)桓帝爲侯時、受學於甘陵(縣名、清河國治、故城在山東東昌府清平縣南)周福、及卽位、擢爲尚書、時同郡房植有名、鄉人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成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始於此、

(三七三節)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爲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晊爲功曹、皆褒善糾違、滂尤剛勁、疾惡如讐、二郡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及潁川賈彪爲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强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於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朝臣皆畏其貶議、

(三七四節)延熹九年(桓帝二十年、我紀元八百二十六年)成瑨及太原太守劉瓆收捕宦官之黨、於赦後殺之、皆徵下獄、當棄市、山陽(郡名、今山東濟寧州南境及兗州府)太守翟超以張儉爲督郵、破宦官踰制冢宅、東海相黃浮案殺宦官族人犯法者、宦官訴寃、超浮皆得罪、陳蕃爭之、帝不聽、瑨瓆竟死獄中、

(三七五節)李膺亦於赦後案殺宦官之黨、宦官教人上書、告膺等養太學遊士、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帝震怒、下郡國逮捕黨人、案經三府、陳蕃卻不肯署、帝愈怒、下膺等北寺獄、辭連太僕杜密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使者四出追捕、蕃復極諫、帝策免之、朝臣震慄、莫敢復爲黨人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洛陽、說皇后父竇武(章帝玄孫)令上疏解之、膺等獄辭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白帝赦黨人、書名三府、禁錮終身、

(三七六節)膺等已廢錮、而名聲愈高、范滂南歸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車數千輛、海內之士更相標榜、爲之稱號、以竇武陳蕃劉淑爲三君、君者、一世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俊者、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勳巴肅等八人爲八顧、顧者、能以德行引人也、張儉翟超岑晊劉表等爲八及、及者、能導人追宗也、度尚張邈等爲八廚、廚者、能以財救人也、

(三七七節)桓帝在位二十一年崩、無子、竇皇后爲太后、臨朝、與父武議、迎章帝玄孫解瀆亭侯宏、卽位、年十三、是爲孝靈帝、靈帝建寧元年(我紀元八百二十八年)武爲大將軍、陳蕃爲太傅、博徵名賢李膺杜密尹勳等、皆列於朝、國民想望太平、蕃與武謀、將誅中常侍曹節王甫

等、宦官知之、夜歃血共盟、擁靈帝出御前殿、王甫執蕃殺之、將禁兵圍武、武自殺、親姻悉誅、遷太后于南宮、徙武家屬于日南、尹勳劉淑魏朗巴肅等、前後皆死、曹節等七人爲列侯、(三七八節)二年、節又諷有司奏捕諸鉤黨、李膺杜密范滂等百餘人、下獄考死、妻子徙邊、凡與宦官有隙者、一切指爲黨人、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遂考黨人門生故吏親族在位者、悉免官錮、及五屬、郭泰私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泰雖好臧否、而不爲危言覈論、故處濁世而禍不及焉、初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屈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申屠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乃絕跡自晦、及難作、唯蟠超然免於評論、

第四章　漢末大亂

三七九節鉅鹿（今直隸順德府東南境及廣平府東北境）張角奉事黃老、呪符水以療病、號太平道、遣弟子遊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衆數十萬、置三十六方、大方萬餘、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靈帝中平元年、（卽位十七年、我紀元八百四十四年、）角等一時俱起、皆著黃巾、所在燔刼、旬月之間、諸州響應、帝懼黨人助賊、急解黨禁、遣皇甫嵩等討黃巾、嵩與曹操合兵、大破賊、操沛人也、少機警有權數、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汝南許劭有高名、好覈論鄉黨人物、操往問曰、我何如人、劭不答、操刼之、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操喜而去、至是以討賊起、張角病死、嵩與角弟梁及寶戰、皆破斬之、自黃巾之亂、所在盜賊縱橫、太常劉焉建議、以爲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輕、宜改置牧伯、選重臣任之、朝廷從之、焉自求爲益州牧、州牧之任自此重、三八〇節靈帝在位二十二年崩、皇子辯卽位、年十四、母何太后臨朝、后兄大將軍何進錄尚書事、袁紹勸進誅宦官、太后未肯、紹等畫策、召四方猛將、使引兵向京、以脅太后、時將軍董卓擁兵在河東、（見四三六節三河註、）進召之、未至、進爲宦官所殺、紹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皆殺之、凡二千餘人、卓至與帝辯語、語不可了、乃與皇弟陳留王協語、問亂由、協年九歲、答無遺失、卓欲廢立、紹不可、卓怒、紹逃奔冀州、卓遂廢帝爲弘農王、酖殺何太后、立陳留王爲帝、是爲孝獻帝、三八一節獻帝初平元年、（我紀元八百五十年、）關東州郡起兵討董卓、推袁紹爲盟主、紹司徒袁安之玄孫也、袁氏四世五公、家門富盛、紹壯健有威容、愛士養名、賓客輻湊、從弟術亦以俠氣聞、至是皆起、卓遷都長安、殺諸富民、沒入其財物、驅餘民數百萬而西、燒洛陽宮廟民家、發諸陵墓、收其珍寶、三八二節長沙太守孫堅起兵北上、與袁術合兵、術據南陽、以堅領豫州刺史、是時關東州郡、務相兼幷、以自强大、紹術亦自相離貳、二年、術遣堅擊破董卓兵、堅至洛陽、脩塞諸陵而還、紹逐冀州牧韓馥、自領州事、以曹操爲東郡（今直隸大名府開州山東曹州府北境及東昌府南境、）太守、術又使堅擊荊州刺史

劉表、表兵射殺之、三八三節董卓凶暴滋甚、自爲太師、車服僭擬天子、宗族並列于朝、築塢於郿、（縣名、屬右扶風、今屬陝西鳳翔府、）積穀爲三十年儲、金銀錦綺奇玩積如丘山、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以老、三年、司徒王允等密謀誅卓、中郎將呂布膂力過人、卓愛信之、常以布自衞、嘗小失卓意、卓手戟擲布、布避得免、允因結布使爲內應、卓入朝、允等伏勇士於宮門刺之、卓墮車、大呼呂布、布曰、有詔討賊臣、應聲持矛刺卓、出懷中詔板、以令吏士、吏士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卓宗族皆爲其下所殺、卓黨在東者、率軍入長安、殺王允、呂布走依袁術、又歸袁紹、曹操據兗州、（見四三六節、）自領刺史、四年、擊袁術、破之、術走據壽春、（縣名、九江郡治、今安徽鳳陽府壽州、）領揚州事、三八四節涿郡（今直隸順天府西南境保定府東境及易州、）劉備字玄德、其先出於景帝、少孤貧、以販屨爲業、有大志、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河東關羽、涿郡張飛、與備友善、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備嘗與公孫瓚同學、因往依瓚于北平、（郡名、今直隸永平府西境、順天府薊州及遵化州、）瓚使備徇青州有功、以爲平原（王國名、今山東濟南府西北境、及武定府西境、）相、備使羽飛分統部曲、曹操擊破徐州牧陶謙、興平元年、（獻帝五年、）備往救謙、謙使備屯小沛、（卽沛縣、屬沛國、今屬江蘇徐州府、）謙卒、衆迎備領徐州、時呂布取濮陽、（縣名、東郡治、今直隸大名府開州、）兗州郡縣皆應布、二年、曹操擊破之、布走歸備、三八五節初孫堅從軍於外、其子策、權等留家壽春、策年十餘、已交結知名、舒人周瑜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迎策居舒、有無通共、及堅死、策往見袁術、得父餘兵、東渡江、轉鬬所向皆破、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及策至、軍士奉令、一無所犯、民大悅、

第五章　曹操定中原

三八六節董卓餘黨構兵相攻、關中大亂、獻帝逃至安邑、（戰國魏都、漢置縣、爲河東郡治、今山西解州夏縣、）建安元年、（獻帝七年、我紀元八百五十六年、）遂至洛陽、潁川荀彧、淑之孫也、爲曹操謀士、說操曰、昔晉文公納襄王、而諸侯景從、高祖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今鑾駕旋軫、東京榛蕪、誠由此時奉主上、以輸大順、秉公

義以致英俊、四方雖有逆節、何足恤哉、操從之、將兵入朝、遷帝于許、（縣名、屬潁川郡、今河南許州）遙授袁紹以太尉、操自爲司空、以彧爲侍中尚書令、呂布據下邳、（縣名、屬下邳國、今江蘇徐州府邳州）攻破劉備、備走歸操、操以爲豫州牧、遣東屯沛、二年、以袁紹爲大將軍、督冀青幽并四州、（共見四三六節）

三八七節 袁術以纖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蓋術字公路、而術亦道也、故以爲當塗之義、議稱尊號、孫策以書諫之、術不聽、遂稱帝、遣將攻呂布、布擊破之、三年、布復攻劉備、備敗走、復歸操、操擊布、圍下邳、引沂泗灌之、布困迫而降、操殺之、備從操還許、操重禮之、袁術淫侈滋甚、資實空盡、不能自立、四年、自燒宮室、欲奔青州、操遣備邀之、術走還、歐血死、

三八八節 袁紹連攻公孫瓚、進圍易、（縣名、屬河間國、今直隸保定府雄縣）獲瓚斬之、紹戰勝、心益驕、簡精兵十萬、騎萬匹、欲以攻許、沮授諫曰、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竊爲公懼之、紹不聽、操分兵守官渡、（城名、在開封府中牟縣東北）與紹相拒、

三八九節 車騎將軍董承稱

受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操一日從容謂備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袁紹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驚失匕箸、値大雷、詭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會操遣備邀袁術、備因取徐州、五年、董承等謀洩被殺、操擊備、破之、擒關羽、備奔袁紹、紹遣顏良攻白馬、（縣名、屬東郡、今衛輝府滑縣）操使張遼關羽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遂解白馬之圍、初操察羽無留意、使遼以其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操義之、及羽殺良、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備于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

三九〇節 孫策既定江東、欲襲許迎漢帝、密治兵未發、策出獵、爲怨家所射、創甚、呼弟權、佩以印綬、謂曰、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擧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遂卒、權代領其衆、

三九一節 袁紹攻曹操於官渡、操襲破其輜重、袁軍大潰、劉備以紹兵在汝南、六年、操擊之、備奔荊州、歸劉表、紹慙敗軍、發病嘔血死、二子譚尚爭國、相攻、九年、操乘釁攻取鄴、（縣名、爲魏郡治、今河南彰德府臨漳縣）自領冀州牧、治鄴、譚敗死、尚奔烏桓、十二年、操擊烏桓、破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烏桓遂衰、尚奔遼東、遼東太守公孫康斬尚首送之、於是北帶諸州、皆從操之威令、

第六章　漢土三分

三九二節 瑯琊（郡名、今山東青州府諸城縣及沂州府東境）諸葛亮寓居襄陽（縣名、屬南郡、今湖北襄陽府治）隆中、（山名、在襄陽府城西北）每自比管仲樂毅、襄陽龐德公素有重名、亮每至其家、獨拜床下、德公從子統、少樸鈍、德公重之、嘗謂亮爲臥龍、統爲鳳雛、劉備訪士於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亦言孔明臥龍也、將軍願見之、則宜枉駕顧之、備三詣其廬、乃得見亮、問策、亮曰、曹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國險而

民附、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用武之國、益州險塞、沃野千里、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內修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

三九三節 建安十三年、（獻帝十九年、我紀元八百六十八年）曹操爲漢丞相、仍居鄴、南擊劉表、表卒、其子琮擧荊州降操、劉備奔江陵、（縣名、南郡治、今湖北荊州府治、即春秋楚都）操將精騎急追之、及於當陽（縣名、屬南郡、今屬湖北安陸府）之長坂、（在當陽縣東北）備與數十騎走、張飛拒後、據水斷橋、瞋目橫矛呼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操兵無敢近者、備走夏口、（浦名、在湖北武昌府城西）

三九四節 操進軍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往見孫權、說以協力破操、權大悅、時操遺權書曰、今治水軍八十萬衆、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羣下、羣下失色、皆欲迎操、魯肅獨以爲不可、勸權召周瑜、瑜至曰、請得精兵數萬、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使瑜督三萬人、與

備并力逆操、進遇於赤壁、（山名、在武昌府嘉魚縣東北）下、操軍次江北、瑜部將黃蓋曰、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鬭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艘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士皆指言蓋降、去北軍十餘町、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煙焰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鋭、靁鼓大進、北軍大壞、操狼狽走還、後屢加兵於吳、不得志、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兒子、豚犬耳、（仲謀、權字、景升、表字）也、

（三九五節）劉備徇下荊州江南四郡、（武陵、長沙、桂陽、零陵、今湖南省及貴州東境）建安十五年、周瑜上疏於權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宜徙備置吳、權不從、瑜方議圖北方、會病卒、魯肅代領其兵、肅勸權以荊州江北、（今湖北荊州宜昌二府北境及安陸府地）借備、與共拒曹操、

（三九六節）備以龐統守耒陽、（縣名、屬桂陽郡、今屬湖南衡州府）

令不治、魯肅遺備書曰、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備用統、親待亞於諸葛亮、是時劉焉之子璋據益州、民殷國富、統勸備取之、十六年、備留關羽守荊州、自引兵泝流、自巴入蜀、據涪城、（涪縣屬廣漢郡、今四川綿州）十八年、襲劉璋、龐統中矢卒、備遂入成都、自領益州牧、孫權使人從備求荊州諸郡、備不與、遂爭之、二十年、備求和、分荊州、以湘水爲界、權使魯肅屯陸口、（陸水之口、在武昌府嘉魚縣西南）權將呂蒙、初不學、權勸蒙讀書、魯肅後與蒙論議、大驚曰、卿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卽更刮目相待、及肅卒、蒙代之、

（三九七節）初荀彧佐曹操、推賢進士、決機發策、以能削平羣雄、及操黨議九錫、彧獨非之、操不悅、彧飲藥而死、操遂爲魏公、加九錫、正爲簒位之地也、二十一年、進爵爲王、用天子車服、出入警蹕、二十四年、劉備擊破魏軍、取漢中、自立爲漢中王、關羽自江陵出攻樊城、（在襄陽府城北漢江）北取襄陽、自許以南、往往遙應羽、威震中原、魏王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鋭、司馬懿曰、劉備孫權、外親內踈、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之、操從之、呂蒙亦勸權圖羽、襲取江陵、魏軍救樊、羽撤圍走還、吳兵獲羽斬之、操表權領荊州牧、權上書稱臣於魏、

（三九八節）關東諸將、本以討董卓起、已而各圖自立、互相攻鬭、終皆爲曹操所并、唯孫劉二氏猶存、漢土分爲三國、是時承東漢尚氣節之餘風、人才甚盛、三國之主、各能用人、操則以權術相馭、策權則以意氣相感、備則以誠待人、衆士仰慕、惟備有地最晚、人才已爲魏吳收盡、故得人較少、然諸葛亮才器絶世、備獨得之、由是能與二國並立、成鼎足之勢、

（三九九節）建安二十五年、（魏文帝黃初元年）魏武王操卒、太子丕嗣立、爲丞相冀州牧魏王、魏羣臣言魏當代漢、見于圖緯、魏王乃使獻帝禪位於己、奉爲山陽（縣名、屬河内郡、今河南懷慶府修武縣）公、是歲我紀元八百八十年也、獻帝在位三十一年、禪位後十四年卒、漢自世祖興復、至是十三世、（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殤帝、安帝、少帝、順帝、沖帝、質帝、桓帝、靈帝、獻帝）百九十六年、通前後漢、凡二十六帝、合王莽劉玄之世、歷年四百二十有二、

第八篇　三國

第一章　諸葛相蜀漢（附孫權稱帝）

四〇〇節　魏王曹丕受禪於漢、陞帝位、是爲高祖文帝、改元黃初、追尊父武王曰太祖武帝、都洛陽、黃初二年（漢昭烈帝章武元年、我紀元八百八十一年）蜀中訛傳漢帝已遇害、於是漢中王劉備發喪制服、謚曰孝愍帝、羣臣競言符瑞、勸王稱帝號、是爲漢昭烈帝、改元章武、都成都、以諸葛亮爲丞相、史謂之蜀漢、以別於全漢、

四〇一節　漢帝恥關羽之沒、自將擊孫權、羣臣諫不聽、權求和不許、權使陸遜督諸軍拒守、遣使降魏、魏封爲吳王、三年（漢二年、吳王孫權黃武元年）漢帝自巫峽（道名、在四川夔州府巫山縣東）連營至夷陵（縣名、屬南郡、今湖北宜昌府治）界、與吳相拒累月、陸遜攻破其四十餘營、漢軍崩潰、帝夜遁入白帝城（在夔州府城東）、魏帝遣使責吳任子、不至、怒擊之、吳王改元黃武、臨江拒守、遣使聘于漢、漢吳復通、

四〇二節　四年（漢三年）漢帝病篤、謂丞相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帝又勅太子禪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傚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帝崩、禪卽位、改元建興、政事咸決於亮、乃約官職、修法制、教羣下參署違覆、勿遠小嫌、亮遣使修好于吳、吳遂絕魏、專與漢和、

四〇三節　五年（漢帝禪建興二年）魏帝自率舟師擊吳、吳列艦于江、江水盛長、帝臨望歎曰、我雖有武騎千羣、無所施也、乃旋師、明年又以大軍臨江、見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不戰而還、

四〇四節　南夷（諸蠻居雲南者）叛、漢丞相亮討平之、有孟獲者、素爲夷漢所服、亮生得之、使觀營陳、縱使更戰、七縱七擒、猶遣獲、獲不去曰、公天威也、自是終亮之世、夷不復反、

四〇五節　魏文帝在位七年崩、太子叡立、是爲烈祖明帝、以將軍曹眞（太祖族子）陳羣（陳寔之子）司馬懿受遺詔輔政、明帝大和元年（漢五年、我紀元八百八十七年）漢丞相亮率諸軍出屯漢中、以圖魏、臨發上表、陳出師之由、告漢

帝以政治之要、旨意懇切、世謂之出師表、二年（漢六年）漢軍攻祁山（在甘肅鞏昌府西和縣西北）、戎陳整齊、號令明肅、初魏以昭烈既死、數歲寂然無聞、略無所備、猝聞亮出、朝野恐懼、天水（郡名、今甘肅鞏昌府東境及秦州北境）南安（郡名、今鞏昌府中部）安定（郡名、今甘肅涇州及平涼府）皆叛應亮、關中響震、魏帝遣張郃拒之、亮以馬謖爲先鋒、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郃大破之、亮乃還漢中、已而復上表、有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坐而待亡、孰與伐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引兵出散關（在陝西鳳翔府寶雞縣西南）、圍陳倉（縣名、屬扶風郡、今寶雞縣）、糧盡而還、

四〇六節　三年（漢七年、吳大帝黃龍元年）吳王孫權稱帝於武昌（縣名、武昌郡治、今屬湖北武昌府）、是爲太祖大帝、追尊父堅曰武烈帝、兄策曰長沙（郡名、今湖南長沙岳州二府）桓王、初大帝城秣陵（縣名、丹陽郡治）、以爲治所、改號建業、後徙武昌、至是遷都建業、自是建業爲東南大都、東晉南朝及明初皆都焉、今爲江寧府治、江南總督所駐也、

四〇七節　五年（漢九年、吳三年）漢丞相亮擊魏、圍祁山、魏帝命大將軍司馬懿督諸軍禦之、懿不肯戰、賈詡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進戰大敗、亮以糧盡退軍、懿使張郃追之、郃中伏弩而死、亮還漢中、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在陝西漢中府褒城縣北）、治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

四〇八節　魏青龍二年（明帝八年、漢十二年、吳嘉禾三年）亮悉衆十萬、由斜谷出、遣使約吳同時大舉、亮至郿（在鳳翔府郿縣西南）、軍五丈原、司馬懿引軍拒守、亮以前者屢出、皆運糧不繼、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吳帝發大軍、由三道入魏、魏帝敕懿堅壁莫戰、自將擊却吳軍、

四〇九節　懿與亮相守百餘日、亮屢挑戰、懿不出、亮乃遺巾幗婦人之服、亮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煩簡、使者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所噉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食少事煩、其能久乎、未幾亮病卒、長史楊儀整軍還、百姓奔告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懿斂軍退、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仲達者懿字也、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

不能料死故也、亮嘗推演兵法、作八陣圖、至是懿案行其營壘、歎曰、天下奇才也、（四一〇節）亮爲政開誠心、布公道、循名責實、信賞必罰、邦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馬謖素爲亮所任、及敗軍、流涕斬之、而卹其後、廖立李平皆爲亮所廢、及聞亮喪、立垂泣曰、吾終爲左衽矣、平卒發病死、漢帝謚亮曰忠武侯、亮有二兄、瑾誕、瑾爲呉名臣、官至大將軍、誕仕魏、爲鎭南將軍、

第二章　司馬氏世秉魏政（附呉之權統及廢立、魏人放達成俗）

（四一一節）漢末董卓以公孫度爲遼東太守、度到官、東伐高句麗、（朝鮮古時三國之一、）西擊烏桓、（據今朝鮮北境及興京東邊、）自稱平州牧、傳子康、以至孫淵、屢與呉通、魏明帝遣將擊之、無功、呉大帝遣使拜淵爲燕王、淵知呉遠難恃、斬其使者、獻首于魏、魏封淵爲樂浪公、已而叛魏、自立爲燕王、景初二年、（明帝十二年、漢延熙元年、呉赤烏元年、我紀元八百九十八年、）明帝遣太尉司馬懿擊淵、圍襄平、（縣名、遼東郡治、今盛京奉天府遼陽州、）克之、淵突圍走、懿擊斬之、遼東帶方（今朝鮮黃海京畿二道地、）樂浪（今朝鮮平安道西南境、）玄菟（見一九三節、）四郡皆平、（四一二節）明帝沈毅明敏、將相咸服其大畧、然性好奢靡、耽於內寵、宮女數千人、婦官秩石擬百官之數、屢起土功、既作許昌宮、（在河南許州東北、魏改許曰許昌、）又治洛陽宮、從長安鐘鐻橐駝銅人承露盤於洛陽、盤折、聲聞數里、銅人重不可致、乃大發銅鑄銅人二、龍鳳各一、工役無輟、農桑失業、又起土山於芳林園、使公卿羣僚皆負土、諫者皆不納、（四一三節）帝寢疾、召太尉懿入朝、以曹爽爲大將軍、與懿受遺詔輔政、爽眞之子也、帝在位十三年崩、子芳立、年八歲、爽白芳以懿爲太傅、自以其諸弟爲將軍侍從、出入禁闥、芳之正始五年、（漢七年、呉七年、我紀元九百四年、）爽大擧入漢中、漢大將軍費禕督諸軍邀之、魏軍退走、失亡甚衆、關中爲之虛耗、（四一四節）爽擅朝政、多樹親黨、驕奢無度、太傅懿稱疾不與政事、嘉平元年、（帝芳十年、漢呉十二年、）爽與諸弟從帝芳出外、懿與其子師昭謀、以皇太后令閉諸門、勒兵據武庫、奏免爽等官、以侯就第、尋誣其謀逆、并其黨與皆夷三族、懿爲丞

相、後二年卒、師爲大將軍、（四一五節）呉大帝以子和爲太子、又愛和弟魯王霸、禮秩與和無殊、霸黨共譖太子、帝惑焉、丞相陸遜屢諫之、帝不聽、遜憤恚而卒、帝既惡太子、又害魯王結朋黨、遂廢太子、賜魯王死、立少子亮爲太子、帝有疾、令大將軍諸葛恪總統國事、恪瑾之子也、嘉平四年、（漢十五年、呉帝亮建興元年、）大帝崩、太子亮立、恪爲太傅、恪築兩城于東興、（堤名、在安徽廬州府巢縣東南、）魏人來爭、恪擊走之、遂有輕敵之心、明年、發大軍擊魏、敗還、復嚴兵欲向青徐、侍中孫峻因衆怨、構恪於呉帝、伏兵殺之、羣臣表峻爲丞相大將軍、峻驕暴、國人側目、（四一六節）魏太常夏侯玄有重名、以曹爽親故、不得在勢任、居常怏怏、中書令李豐與之親善、魏帝芳屢召豐語、司馬師知其議、已殺之、收玄等皆族之、帝意不平、左右勸勒兵黜師、帝懼不敢發、師廢帝、迎明帝姪高貴鄉公髦立之、帝芳在位十五年、廢爲齊王、及晉篡魏、降爲邵陵公以卒、（四一七節）魏帝髦正元二年、（漢十八年、呉五鳳二年、我紀元九百十五年、）揚州（見四三九節、）都督毋丘儉、刺史文欽起兵討司馬師、師擊敗之、以諸葛誕都督揚州、是歲師卒、弟昭爲大將軍、已而加號大都督、假黃鉞、甘露二年、（帝髦四年、漢二十年、呉太平二年、）諸葛誕亦據州擧兵、昭奉魏帝擊之、時呉孫峻已卒、從弟綝輔政、發兵救誕、敗還、三年、（漢景耀元年、呉景帝永安元年、）昭拔壽春、斬誕、（四一八節）呉孫綝恃勢倨傲、帝亮親政、多所難問、綝懼稱疾不朝、亮陰謀誅之、綝以兵圍宮、廢亮爲會稽王、迎亮兄瑯邪王休立之、是爲景帝、綝爲丞相、又無禮於新君、遂被誅、（四一九節）魏帝髦在位六年、自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謂侍臣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率殿中宿衞蒼頭官僮、鼓譟而出、討昭、昭之黨賈充入與帝戰、成濟抽戈刺帝、殞于車下、昭以太后令罪狀帝、追廢爲庶人、迎立文帝姪常道鄉公璜、更名奐、是爲元帝、（四二〇節）初何晏（何進之孫、）有才名、好老莊之書、謂六經爲聖人糟粕、與夏侯玄王弼之徒、競爲清談、士大夫爭慕傚之、遂成風流、明帝惡其浮華、抑而不用、曹爽

輔政引晏爲腹心遂與爽被殺其後有嵇康者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與阮籍籍兄子咸山濤向秀王戎劉伶相友號竹林七賢皆崇虛無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時人以爲賢謂之放達鍾會方有寵於司馬昭聞康名而造之康箕踞而鍛不爲之禮會深銜之譖康嘗欲助毋丘儉且言康等有盛名而放蕩亂教宜因此除之昭遂殺康

第三章　司馬氏滅蜀吳

四二一節 漢姜維負其才武每欲大舉擊魏費禕不從曰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不如保國治民謹守社稷及禕死維當國出兵北伐司馬昭患之元帝景元四年（漢炎興元年吳永安六年我紀元九百二十三年）遣鄧艾鍾會擊蜀會入漢中維退守劍閣（道名在四川保寧府劍州東北）會攻之不能克艾自狄道（縣名屬隴西郡今甘肅蘭州府狄道州）進至陰平（郡名今甘肅階州文縣及四川龍安府北境）行無人之地數十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

崖魚貫而進達于江油（漢置戍處屬陰平郡今龍安府江油縣）以書誘漢將諸葛瞻瞻亮之子也斬其使列陳綿竹（縣名屬廣漢郡今四川綿州德陽縣）以待艾大破之瞻與其子尚皆死之

四二二節 漢人不意魏兵猝至不爲城守乃遣使奉璽綬請降敕維降會皇子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乎哭於昭烈之廟殺妻子而自殺艾至成都帝禪面縛輿櫬降蜀漢二帝（昭烈及禪）四十三年而亡艾矜功專制會嫉之內有異志維勸之反會密奏艾有反狀魏詔以檻車徵艾會遂反將士襲殺會及維艾亦爲監軍衛瓘所殺魏封劉禪爲安樂公

四二三節 初魏帝芳加司馬懿九錫辭不受帝髦又以昭爲相國封晉公加九錫昭九辭之元帝又累其命昭三辭然後受之已而進爵爲王咸熙元年（元帝六年晉武帝泰始元年吳帝皓甘露元年我紀元九百二十五年）王卒太子炎嗣使元帝禪位於己帝在位五年降爲陳留王魏凡五帝（文帝明帝廢帝芳廢帝髦元帝）四十六年而亡炎稱皇帝是爲晉世祖武帝追尊懿曰宣帝師曰景帝昭曰文帝後定廟號宣爲高祖景爲世宗文爲太祖

四二四節 吳景帝以魏咸熙元年崩故太子和之子烏程侯皓立皓驕暴好酒色刑罰放濫奢侈無度晉使羊祜鎮襄陽吳陸抗都督諸軍與祜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疾祜與之成藥抗卽服之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祜務布德信以懷吳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掩襲抗亦告其邊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抗遜之子也吳帝不修德政而欲兼并屢侵盜晉邊抗諫不聽抗卒祜上疏請伐吳議者多不同唯杜預張華贊之祜病求入朝面陳其計晉帝欲使祜臥護諸軍祜曰取吳不必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祜疾篤舉杜預自代而卒

四二五節 吳帝淫虐日甚上下離心晉益州刺史王濬請速征之杜預亦促之晉帝乃決意大舉六道擊吳預出江陵濬下巴蜀太康元年（武帝十六年吳天紀四年我紀元九百四十年）諸軍並進所向皆克濬等平上流諸郡預

指授羣帥方畧徑造建業濬戎卒八萬方舟百里鼓譟入石頭城（在江寧府城西）吳帝皓面縛輿櫬降晉賜爵歸命侯是歲我紀元九百四十年也吳稱帝四世（大帝廢帝亮景帝及皓）凡五十二年而亡晉代魏十有六年而并江南自漢末中國分裂至是八十餘年始復一統

第九篇　制度畧

第一章　官制沿革

（四二六節）虞舜九官之設、既見前卷、是支那上古之官制可得徵者也、左氏之傳有唐虞以前官制之談、以爲大皞命官以龍、共工（相傳以爲太古霸主之號、在大皞炎帝之間、）以水、炎帝以火、黄帝以雲、少皞之時有鳳凰之瑞、故以鳥紀、以鳳燕鳩雉等名官、此不過爲後人附會之俗說、又曰、古有五官、修五行之政、亦不可詳其所掌何事、至舜命九官、載在尚書、職務頗分明、雖其制甚簡、亦足以應當時之需也、（四二七節）夏商官制、又不甚明、至周時、制度大備、有太師太傅太保、號三公、以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爲其職、而不與吏事、官不必備、以待有德、又有少師少傅少保、以貳於公、家宰宗伯司徒司馬司寇司空、謂之六卿、又并三少稱九卿、家宰又名太宰、總庶政、實首相之任也、宗伯掌祭祀禮樂及宗屬之事、猶虞之秩宗兼典樂也、司徒掌教民、如虞之舊、

司馬掌兵馬之政、虞無此官、蓋古者有事、公卿羣后皆爲將帥、故不別設武官也、司寇掌刑獄、職與虞之士同、司空掌土、且治百工、猶虞之司空兼共工也、中葉以降、公卿秉政者、概稱卿士、亦首相之任、而員不必限一人也、（四二八節）春秋列國之官、大抵擬周之制、而省其員、晉以三軍將佐稱六卿、而元帥當首相之任、太師太傅之屬、皆從其舊、楚設令尹司馬、分掌文武之政、百官皆與周及列國異名、至戰國時、文武重臣、概稱將相、將相位望高者、有相國大將軍之號、（四二九節）秦設丞相官、以總庶政、或進位爲相國、御史大夫貳之、其掌兵者曰太尉、職如周司馬、而任較重、諸卿則有奉常掌祭祀禮樂、郎中令掌宮殿掖門、衛尉掌門衛屯兵、太僕掌輿馬、廷尉掌刑獄、典客掌賓客、宗正掌宗屬、治粟内史掌錢穀以供國用、少府掌山澤之税、以供帝室費、（四三〇節）漢承秦制、設丞相御史大夫、謂之二府、或稱爲三公、太尉尊與丞相等、或置或省、武帝罷太尉、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大司馬大將軍、位在丞相上、成帝改御史大夫爲大司空、與丞相大司馬備三公、官俱稱宰相、哀帝改丞相爲大司徒、於是周六卿之三、爲漢三公、而無掌教掌兵掌土之別、平帝於三公之上、置太師太傅太保、此出於王莽之意也、莽篡位、以太師太傅國師國將爲四輔、位上公、而三公如舊、光武帝置太傅、亦位上公、以授耆德、無常職、改大司馬爲太尉、與司徒司空爲三公、又稱三司、（四三一節）漢初更名奉常爲太常、武帝改郎中令爲光祿勳、典客爲大鴻臚、治粟内史爲大司農、與衛尉太僕廷尉宗正少府、稱九寺大卿、東漢以三司分部九卿、太常光祿勳衛尉屬太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屬司徒、宗正大司農少府屬司空、九卿之稱、魏晉皆因之、而無分屬之事、（四三二節）秦時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法書、謂之尚書、令僕射爲之長、漢因之、武帝用宦者、充其職、改曰中書謁者、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自是尚書事爲樞機

之任、元帝時、宦者弘恭石顯相繼爲中書令、權寵陵壓公卿、成帝罷中書宦官、復用士人爲尚書、掌圖書祕記章奏之事、及光武躬親吏事、衆務轉歸尚書、出納王命、敷陳萬機、三公唯受成事而已、然品秩甚卑、猶爲少府之屬吏、（四三三節）東漢諸帝多幼年嗣位、於是老臣以太傅錄尚書事、與三公稱四府、其人死則省之、霍光以後、外戚輔政者、往往爲大將軍、與太尉別爲一官、位在三公下、而權出其上、和帝初、竇憲以大將軍輔政、公卿希旨、奏憲位在太傅下三公上、嗣後梁商梁冀皆因之、終漢之世、大將軍常爲貴戚之官、而太傅亦權不甚重、迨曹操柄國、復漢初制、罷三公官、專設丞相御史大夫、自爲丞相、而大權悉歸於己矣、（四三四節）魏文帝代漢、復設太傅及三司、然不常置、且皆不與朝政、又有大司馬及大將軍、各爲一官、位在三司上、別置中書監令、並掌機密、號爲專任、而尚書之權稍減、其後帝芳置丞相、元帝置相國、特以處司馬氏也、晉初

置太宰太傅太保稱上公此依周三公而避景帝諱師以太宰之名代太師非周冢宰之任也上公位尊居者甚寡又有大司馬大將軍太尉司徒司空并上公爲八公而以中書執政如魏之初

四三五節 漢皇后宮置大長秋謂之皇后卿多用閹人爲之又爲太后置衞尉少府太僕皆隨太后宮爲官號謂之皇太后卿位在大長秋上及其職吏皆閹人也漢初中常侍不過一二人東都增其員重用宦官竟以蠹政敗國及袁紹殲宦官之後掖庭永巷皆用士人閹閽出入莫有禁切中外雜錯醜聲彰聞不久而復用閹人魏文帝立法宦者官不得過諸署令魏晉太后三卿及大長秋皆以九卿兼之

第二章　州郡牧守

四三六節 支那域內自古分爲九州（見前卷二三節）及周末諸侯分爭州界失跡於地圖秦削平六國更劃地界設三十六郡（見一六五節）以守治民以尉典兵以御史監之關內百里不屬郡內史管之漢亦置內史守尉而省監郡御史景帝以守爲太守尉爲都尉都尉不遍置邊劇之郡則設之事權比太守

四三七節 武帝攘胡越疆土益廣於是立州部以統諸郡以古冀州地爲冀（今直隸保定府以南）幽（今直隸北境及盛京省朝鮮國北境）并（今山西省除西南隅）三州以雍州西境爲涼州（今甘肅省）其東北境（今陝西鄜州以北）屬并州改梁州曰益州（今陝西漢中興安二府湖北鄖陽府及四川雲貴三省）嶺南新設交趾之州（今兩廣及安南國）與兗（今山東西境及河南開封衞輝二府）青（今山東東北境）徐（今江蘇大江以北及山東境沂州府安徽泗州）豫（今河南東南境及安徽淮水以北）荆（今河南南陽府及湖廣）揚（今江蘇江南安徽淮南及江西閩浙）爲十二州州置刺史以巡察郡國文帝嘗遣丞相史出刺諸郡刺史之名本之又三分內史地設京兆尹（管今陝西西安府東南境）左馮翊（管今陝西西安府北境及同州府）右扶風（管今西安府西南境及鳳翔府）謂之三輔三輔與弘農（郡名今陝西商州河南陝州及河南府西境）三河（謂河南河東河內三郡河南今河南府東境及開封府西境河東今山西平陽蒲州二府及解絳吉隰霍五州河內今河南懷慶府及衞輝府西北境）不屬州部置司隸校尉督察之此漢之畿甸也刺史任重而位卑於守相成帝以其輕重不相準更爲州牧位次九卿漢興以來以秦郡太大漸割而加置且四邊多開新郡諸王國又析爲衆小國於是郡國益多哀平之際凡一百有三凡言郡國謂郡與王國也列侯國小皆屬郡治故不與郡對稱也

四三八節 光武都洛陽改河南太守爲尹復改州牧爲刺史前漢時刺史乘傳周行無適所治中興始定治所舊制州牧奏守相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按驗光武用法明察不復委三府故權歸刺史靈帝時重臣出宰州者特稱州牧至獻帝時羣雄多自領州牧儼然如古諸侯魏晉復爲刺史任重者爲使持節都督輕者爲假節或加以將軍之號郡不置都尉太守亦加將軍

四三九節 三國鼎立魏有司隸涼并幽冀青兗徐豫及荆揚北境（荆今湖北北境河南南陽府及陝西興安府揚今安徽鳳陽廬州二府及滁州六安州）以漢三輔及涼州東境（今甘肅東境）置雍州以涼州南境（今甘肅南境）置秦州凡十三州吳有荆揚交三州交州卽交趾之州也後分其北境置廣州（今兩廣但廣東廉州雷州瓊州三府仍屬交州）蜀漢所有唯益州戶口最少分其東北置梁州（今陝西漢中府四川東北境及甘肅階州）司馬

氏滅蜀傾魏分幽之東爲平州（今盛京省及朝鮮西北境）分益之南爲寧州（今雲南省）及平吳合兩荆兩揚各爲一州以司隸所部爲司州凡十九州（司雍秦涼并冀幽平青兗徐豫荆揚廣交梁益寧）其郡國增至百七十有三此非地大於兩漢徒以州郡分析益細也

第三章　爵封品秩（附印綬之制）

四四〇節 周設五爵以建諸侯皆有封土公卿大夫皆受地視諸侯秦制爵二十等自徹侯至公士（徹侯關內侯大庶長駟車庶長大上造少上造右更中更左更右庶長左庶長五大夫公乘公大夫官大夫大夫不更簪褭上造公士）以賞戰功唯徹侯有地其次關內侯雖有侯號而無封國唯受稟祿而已其十八等自大庶長以下皆將帥軍吏也受徹侯之封者前後僅數人亦不聞有傳世者

四四一節 漢沿用秦爵然大庶長以下不常授之徹侯改稱列侯或食縣或食鄉亭大者萬餘戶小者五六百戶皆世襲其國得臣其吏民一歲之租戶率銅錢二百萬戶之君歲入二百萬錢列侯之上有諸王雖以王爲號其實

古諸侯也、故謂之諸侯王、其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小者亦兼數縣、倍徙大侯、號爲藩國、其傳曰太傅、相曰丞相、又有御史大夫、羣卿、皆秩二千石、百官皆如漢朝、漢朝惟爲置傳相、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之、至七國反後、漢抑損諸侯、改丞相爲相、省御史大夫、減羣卿、諸官皆自漢置之、不得自置、其後太傅亦除、太字且諸大國或誅滅、或分析、列侯亦廢置頻仍、王侯皆失主宰之權、不爲吏民所尊、勢與富室無異、而四方悉輻輳於京師矣、

四四二節 魏晉封爵有王及公侯伯子男、皆開國、其下有鄉侯亭侯關內關外等侯、關內侯以下皆爲虛封、魏諸帝疎忌骨肉、諸王國皆寄地空名、其所食不過一縣、刻削遷徙、殊無寧日、且禁防甚嚴、不許出國、悉錮宗室、絕仕進之路、故權歸大臣、以至移國祚、晉武帝欲矯其弊、大封宗室、授以職任、且許其自選國中長吏、藩國之强、稍似漢初、

四四三節 周以命數辨官爵之高卑、一命作士、九命位極人臣、漢以祿秩定官等、自中二千石至百石、十有四等、（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千石、比千石、六百石、比六百石、四百石、比四百石、三百石、比三百石、二百石、比二百石、百石、）石者、斛也、因一歲所賜俸米名之也、丞相太傅三公大將軍驃騎車騎衛將軍在此外、大抵秩倍中二千石、中二千石、中者猶滿也、月俸漢量百八十斛、約當我二十斛、其次二千石、月俸百二十斛、當我十三斛餘、降至百石、月俸十六斛、當我一斛八斗、俸額不必與名相符、且時有增減、或雜給錢帛、前漢以御史大夫九卿執金吾爲中二千石、以太子太少傅詹事將作大匠大長秋典屬國三輔司隸校尉諸校尉州牧郡守王國傅相等爲二千石、後漢沿之、更置度遼將軍爲二千石、陞太子太傅河南尹三輔爲中二千石、降諸校尉爲比二千石、

四四四節 魏晉祿秩之制不詳、魏分官位之高下爲九品、晉沿之、以八公爲一品、四征四鎮車騎驃騎衛將軍爲二品、九卿光祿大夫太子保傅詹事大長秋侍中常侍尚書令僕射諸尚書中書監令祕書監司隸校尉河南尹

等爲三品、侍中尚書等在漢時屬少府、秩僅千石、若六百石、至此與九卿比肩、在漢二千石上、而刺史降爲四品、守相降爲五品、雜號將軍甚衆、三品四品五品皆有之、

四四五節 上世無印章、諸侯朝王、執圭璧以爲信、其制隨爵有等差、戰國始有佩印之事、諸侯各以賜其臣、秦始皇以藍田（山名、在陝西西安府藍田縣東、）白玉作璽、螭虎紐、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是皇帝之印也、秦滅入漢、號曰傳國璽、歷代傳受、以爲重寶者、千有餘年、至後唐而亡、漢以印綬分貴賤之等、皇后之印、金璽螭虎紐、後改爲玉璽赤綬、諸侯王金璽綟綬、列侯將相金印紫綬、御史大夫以下、至比二千石、銀印青綬、比六百石以上、銅印黑綬、比二百石以上、銅印黃綬、魏晉印綬之制、大抵沿漢、漢官佩金銀印者、及魏晉四品以上官、略與我勅任官相當、其銅印及五品以下、則當我奏任以下官也、

附錄

秦漢三國世系

秦 嬴姓、伯益之後、本周之諸侯、後稱王、六世、幷周室、滅六王、始立皇帝之號、凡三世、十五年、降于漢、

莊襄王 —（一）始皇帝政 —（二）二世皇帝胡亥
　　　　　　　　　　 — 其 —（三）王子嬰

漢 劉氏、唐堯之後、滅秦平楚、爲皇帝、凡十三世、二百七年、爲王莽所簒、漢兵滅莽、光武中興、是爲後漢、凡十三世、百九十六年、禪位於魏、

（太上皇）楚 —（一）太祖高皇帝邦 —（二）孝惠帝盈 —（三）少帝某
　　　　　　　　　　　　　　　　　　 — 四 少帝弘
　　　　　　　　　　　　　　 —（五）太宗孝文帝恒 —（六）孝景帝啓 —（七）世宗孝武帝徹 — 戾太子據 — 史皇孫（悼考）進 —（九）中宗孝宣帝詢 —（十）孝元帝奭 —（十一）孝成帝驁
　　　 — 定陶恭王（恭皇）康 —（十二）孝哀帝欣
　　　 — 中山孝王興 —（十三）孝平帝衎
　　　　　　　　　　　　　　　　　　　　　　　　　　　　　　　　 — 昌邑哀王髆 — 廢帝海昏侯賀
　　　　　　　　　　　　　　　　　　　　　　　　　　　　　　　　 —（八）孝昭帝弗陵
　　　　　　　　　　　　　　　　　　　　　　 — 長沙定王發 — 春陵節侯買 — 春陵戴侯熊渠 — 利 — 子張 — 更始帝玄
　　　　　　　　　　　　　　　　　　　　　　　　　　　　　　　　　　 — 鬱林太守外 — 鉅鹿都尉回 — 南頓令欽 —（一）世祖光武帝秀 —（二）顯宗孝明帝莊 —（三）肅宗孝章帝炟 —（四）孝和帝肇 —（五）孝殤帝隆
　　 — 清河孝王（孝德皇）慶 —（六）孝安帝祜 —（八）孝順帝保 —（九）孝沖帝炳
　　 — 千乘貞王伉 — 樂安夷王寵 — 渤海孝王鴻 —（十）孝質帝纘
　　 — 濟北惠王壽 — 七 少帝懿
　　 — 河閒孝王（孝穆皇）開 — 蠡吾侯（孝崇皇）翼 —（十一）孝桓帝志
　　　 — 解瀆亭侯（孝元皇）淑 — 解瀆亭侯（孝仁皇）萇 —（十二）孝靈帝宏 — 廢帝弘農王辯
　　 —（十三）孝獻帝魏山陽公協

魏 曹氏、受漢禪、凡五世、四十六年、降于晉

魏武王（太祖武帝）操—（一）高祖文帝丕—（二）烈祖明帝叡—（三）廢帝（齊王、晉邵陵厲公）芳
　　　　　　　　　　　　—東海定王霖—（四）（廢帝）髦
　　　　　　　　　　　　—燕王宇—（五）元帝（晉陳留王）奐

蜀漢 劉氏、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凡二世、四十三年、降于魏

（一）昭烈帝備—（二）後主（晉安樂思公）禪

呉 孫氏、凡四世、五十二年、降于晉

烏程侯（武烈帝）堅—（一）太祖大帝權—南陽王（昭獻帝）和—（四）（晉歸命侯）皓
　　　　　　　　　　　　—（二）廢帝（會稽王）亮
　　　　　　　　　　　　—（三）景帝休

諸帝在位年數及年號

秦 二帝、一王、十五年、

始皇 在王位二十五年、在帝位十二年、　二世 三年　王子嬰 不滿年、

漢 前漢十三帝、二百七年、後漢十三帝、百九十六年、通前後、併王莽劉玄之世、二百二十二年、

高帝 在王位四年、在帝位八年、　惠帝 七年　少帝某 四年　少帝弘 四年　文帝 二十三年

景帝 十六年　武帝 五十四年、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各六、太初、天漢、太始、征和各四、後元二、　昭帝 十三年、始元六、元鳳六、元平一、

宣帝 二十五年、本始、地節、元康、神爵、五鳳、甘露各四、黃龍一、　元帝 十六年、初元、永光、建昭各五、竟寧一、　成帝 二十六年、建始、河平、陽朔、鴻嘉、永始、元延各四、綏和二、

哀帝 六年、建平四、元壽二、　平帝 五年、元始五、　新王莽 攝位三年、居攝二、初始一、簒位十五年、始建國五、天鳳六、地皇四、

帝玄 在位三年、王莽地皇四年立、滅莽、更始三、　光武帝 三十三年、劉玄更始三年立、在位三十三年、建武三十一、中元二、

明帝 十八年、永平十八、　章帝 十三年、建初八、元和三、章和二、　和帝 十七年、永元十六、元興一、　殤帝 一年、延平一、

安帝 十九年、永初七、元初六、永寧一、建光一、延光四、　少帝懿 不踰年、　順帝 十九年、永建六、陽嘉四、永和六、漢安二、建康一、

冲帝 一年、永嘉一、　質帝 一年、本初一、　桓帝 二十一年、建和三、和平一、元嘉二、永興二、永壽三、延熹九、永康一、　靈帝 二十二年、建寧四、熹平六、光和六、中平六、

獻帝 三十一年、初平四、興平二、建安二十五、

魏 五帝、四十六年、

文帝 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受禪、在位七年、黃初七、　明帝 十三年、太和六、青龍四、景初三、　廢帝芳 十五年、正始九、嘉平六、※帝髦立不踰年、而改元、故正元元年、即帝芳之嘉平六年、而其二年、實髦之元年也、後凡言實止幾者、皆改前帝末年為元年之也、

廢帝髦 六年、正元二、實止一、甘露五、　元帝 五年、景元四、咸熙二、實止三、

蜀漢 二帝、四十三年、

昭烈帝 魏文帝黃初二年稱帝、在位三年、章武三、　後主 四十年、建興十五、實止十四、延熙二十、景耀五、炎興一、

呉 四帝、五十二年、

大帝 魏文帝黃初二年為王、明年改元、在王位八年、黃武七、魏明帝太和三年稱帝、在帝位二十四年、黃龍三、嘉禾六、赤烏十三、大元二、　廢帝亮 六年、建興二、實止一、五鳳二、太平三、　景帝 七年、永安七、實止六、　皓 十六年、元興一、實景帝永安七年也、寶鼎、建衡、鳳凰各三、天冊、天璽各一、天紀四、

兩漢后家多破滅

高祖 呂后 生惠帝及魯元公主、惠帝尊為皇太后、惠帝崩、立二少帝、稱制八年、姪台及產封呂王、姪祿封趙王、台子通封燕王、后崩、產為相國、祿女為少帝后、大臣誅諸呂、無少長、悉斬之、　薄姬 生文帝、文帝尊為皇太后、景帝尊為大皇太后、 身家俱全 但弟昭、文帝時為車騎將軍、有罪自殺、

惠帝 張后 惠帝姊魯元公主之女、庶弟偃封魯王、諸呂滅、后及魯王皆廢、

文帝 竇后 生景帝及長公主嫖、景帝尊為皇太后、武帝尊為太皇太后、 身家俱全 但從子嬰、景帝時為大將軍、武帝時為丞相、後忤田蚡棄市、

景帝 薄后 薄太后之族、寵衰而廢、　王后 生武帝、武帝尊為皇太后、 身家俱全 異父弟田蚡、為太尉、又為丞相、

武帝 陳后 景帝姊長公主嫖之女、坐巫蠱廢、　衛思后 生戾太子及二公主、弟青為大司馬、大將軍、姊子去病為大司馬、驃騎將軍、姊夫公孫賀為丞相、青去病已卒、巫蠱事起、賀父子死獄中、夷其族、二公主及青子長平侯伉坐誅、后及太子自殺、後去病異母弟光為大司馬、大將軍、輔昭宣二帝、宣帝以戾太子之孫入立、追諡后曰思后、光少女為皇后、光卒、光子禹為大司馬、與母顯謀反、坐而誅滅者數千家、　趙倢伃 生昭帝、賜死、昭帝追尊為皇太后、

昭帝 上官后 祖父桀為左將軍、父安為車騎將軍、父子謀反、宗族悉誅、后以霍光外孫得不廢、昭帝崩、光等尊后為皇太后、元帝尊為太皇太后、

宣帝 祖母史良娣 戾太子之妾、生史皇孫、死巫蠱獄、宣帝追尊為戾夫人、 家全 弟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輔元帝、　母王夫人 史皇孫之妻、死巫蠱獄、宣帝追尊為悼后、姪商成帝時為丞相、王鳳構陷之、嘔血死、　恭哀許后 生元帝、霍光夫人顯弑之、 家全 父叔延壽、宣帝時、延壽子嘉、元帝時、並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嘉女為成帝后、　霍后 霍光之女、霍氏謀反、坐廢、後自殺、　卬成王后 元帝尊為皇太后、成帝尊為太皇太后、 身家俱全

元帝 王后 生成帝、成帝尊為皇太后、哀帝尊為太皇太后、哀帝崩、迎立平帝、后臨朝、兄鳳、從弟音、弟商及根、姪莽相繼為大司馬、哀帝立、莽號安漢公、以女為皇后、竟篡漢而敗滅、　傅昭儀 生定陶恭王、哀帝以恭王之子入立、尊為皇太太后、從弟喜及晏相繼為大司馬、晏女為哀帝后、哀帝崩、傅氏悉免官爵、歸故郡、平帝立、王莽奏貶后號、

成帝 許后 恭哀后之族、趙倢伃譖廢之、後賜死、　趙后 哀帝尊為皇太后、平帝時、王莽奏廢之、自殺、

哀帝 母丁姬 定陶恭王之妾、哀帝尊為帝太后、兄明為大司馬、驃騎將軍、哀帝崩、丁氏悉免官爵、歸故郡、平帝時、王莽奏貶后號、　傅后 傅太后之族、平帝時、王莽奏廢之、自殺、

平帝 母衛姬 中山孝王之妾、平帝雖為中山王後、王莽悉滅衛氏族、　王后 王莽之女、帝崩、莽尊為皇太后、莽簒位、降為定安太后、莽滅時、自焚死、

光武 郭后 生沛獻王輔、寵衰而廢、為沛太后、 家全　光烈陰后 生明帝、明帝尊為皇太后、 身家俱全

明帝 明德馬后 子養章帝、章帝尊為皇太后、 身家俱全

章帝 章德竇后 子養和帝、和帝立、后為太后、稱制四年、兄憲為大將軍、父子兄弟並為卿校、和帝與宦官謀而誅之、宗族免官、歸故郡、

和帝　陰后 光烈后之從曾孫，坐巫蠱廢，以憂死，父特進綱自殺，家屬徙日南。　和熹鄧后 和帝崩，與兄[illegible]以太后臨朝，[illegible]立安帝，稱制十七年，騭爲大將軍，后崩，騭遭讒自殺，一門七人死，遺族徙故郡。

安帝　嫡母耿姬 清河孝王之妻，安帝尊爲甘陵大貴人，兄寶爲大將軍，閻顯[illegible]貶之，自殺。　安思閻后 安帝崩，后爲太后臨朝，以兄顯爲車騎將軍，迎立北鄉侯，鄉侯崩，宦官立順帝，殺顯等，兄弟家屬徙日南，后遷離宮。

順帝　順烈梁后 以商兄冀相繼爲大將軍，順帝崩，沖帝立，后爲太后臨朝，沖帝崩，迎立質帝，冀弑之，迎立桓帝，以妹爲皇后，稱制六年崩，桓帝與宦官[illegible]謀，誅冀，冀及妻孫壽自殺，梁氏孫氏無少長皆棄市。

桓帝　懿獻梁后 順烈后之妹，寵衰，憂恚而崩。　鄧后 和熹后之族孫，以[illegible]廢，憂死，從父萬世、從兄會[illegible]死。

桓思竇后 章德后從祖弟之孫，桓帝崩，后爲太后臨朝，與父武迎立靈帝，武爲大將軍，謀誅宦官，不克而死，后遷于南宮，家屬徙日南。

靈帝　母董氏 解瀆亭侯萇之妻，靈帝尊爲孝仁皇后，[illegible]事爲驃騎將軍，帝崩，何進收重，免官，重自殺，后憂怖暴崩。　宋后 以[illegible]死，父[illegible]並被殺。　靈思何后 生子辯，兄進爲大將軍，進弟苗爲車騎將軍，靈帝崩，辯立，后爲太后臨朝，進謀誅宦官，不克死，進黨殺苗，董卓廢辯，因鴆殺后。

獻帝　伏后 曹操幽殺之，兄弟宗族死者百餘人。　獻穆曹后 曹操之女，獻帝禪位，降爲山陽夫人。

支那通史卷之二終

平山政太郎書
江川八左衛門刻

明治二十一年十月一日印刷　版權所有
同　年　十月九日出版

編者　東京府士族　那珂通世
神田區小川町四十一番地

發行兼印刷者　東京府士族　宮川保全
日本橋區通塩町八番地

發行所　仝　中央堂

大賣捌　仝所　金港堂
仝區本町三丁目

支那通史卷之三目録

中世史中

支那通史卷之三

中世史中

盛岡　那珂通世　編

第一篇　西晉

第一章　晉室失政

（四四六節）晉武帝魏名儒王肅之外孫也、家本傳禮、故郊廟之禮多從肅說、其喪文帝及王太后、素冠疏食、以終三年、優遇宗室、務存禮意、然性極奢縱、嘗詔國內、權禁嫁娶、取良家女五千餘人入宮選之、號哭之聲聞於外、及并吳、又選吳伎妾五千人入宮、常乘羊車、恣其所之、宮人競取竹葉插戶、鹽汁灑地、以引帝車、至便宴寢、皇后父楊駿用事、交通請謁、勳舊多被疎退、與群臣語、未嘗有經國遠謀、自吳既平、謂天下無事、盡去州郡武備、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塞內諸郡、屢因忿恨殺害吏民、侍御史郭欽上疏、謂宜及平吳之威、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帝不聽、卒爲中國患、

（四四七節）皇太子衷性不慧、武帝爲納賈充女爲妃、妃多權詐、太子嬖而畏之、衛瓘嘗侍帝宴、陽醉跪於前、以手撫床曰、此座可惜、帝意悟、悉召東宮官屬設宴、而密封尚書疑事、令太子決之、賈妃大懼、倩外人代對、令太子自寫以上、帝悅、因得不廢、

（四四八節）武帝在位二十五年崩、太子立、是爲孝惠帝、賈妃爲皇后、預政、武悼楊后、惠帝母武元后之從妹、武元早崩、入繼室、惠帝尊爲太后、父駿爲太傅大都督、賈后殺駿而廢太后、殺太宰汝南（國名屬豫州今河南汝寧府）王亮（文帝庶子）、殺太保衛瓘、殺衛將軍楚（國名屬徐州今江蘇徐州府）王瑋（武帝庶子）、用張華裴頠王戎並管機要、華以文學才識名重一時、后雖凶險、猶知敬重、與頠同心輔政、數年之間、雖暗主在上、而朝野安靜、（四四九節）王戎竹林七賢之一也、立朝無所匡救、與時浮沈、性復貪吝、田園遍諸州、執牙籌晝夜會計、家有好李、恐人得其種、常鑽其核、凡所賞拔、專事虛名、阮咸之子瞻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遂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

（四五〇節）是時王衍（戎之從弟）樂廣皆善清談、朝野爭慕傚之、衍神情明秀、少時山濤見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衍弟澄及阮咸畢卓等、皆以任放爲達、醉狂裸體不以爲非、卓嘗爲吏部郎、比舍郎釀熟、卓夜至甕間盜飲、爲守者所縛、旦視之、乃畢吏部也、樂廣聞而笑之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初魏時何晏等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衍等愛重之、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弊、亦不能救也、

（四五一節）賈后淫虐日甚、太子遹非其所生、后廢殺之、永康元年（惠帝十一年、我紀元九百六十年）、征西大將軍趙（國名屬冀州今直隸趙州）王倫（宣帝庶子）矯詔勒兵入宮、廢后殺之、殺司空張華尚書僕射裴頠、自爲相國、淮南（國名屬揚州今安徽鳳陽府及滁和二州廬州府治）王允（武帝庶子）率兵討倫不克而死、倫加九錫、明年逼帝禪位、黨與皆爲將相、奴卒亦加爵位、每

朝會貂蟬盈坐、時人語曰、貂不足狗尾續、齊（國名屬青州今山東青州府）王冏（武帝之姪）鎮許昌（縣名潁川郡治今河南許州）、成都（國名屬益州今四川成都府）王穎（武帝庶子）鎮鄴（縣名魏郡治今河南彰德府臨漳縣）、河間（國名屬冀州今直隸河間府獻縣）王顒（宣帝姪孫）鎮關中、共舉兵討倫、倫伏誅、冏入輔政、驕奢擅權、太安元年（惠帝十三年）、顒檄長沙（國名屬荊州今湖南長沙府）王乂（武帝庶子）使擊殺之、

（四五二節）二年、顒與穎舉兵反、乂奉帝擊與穎兵戰、永興元年（惠帝十五年）、東海（國名屬徐州今山東沂州府南境及江蘇海州）王越（宣帝之姪）在京、慮事不濟、收乂納外兵、使顒將張方殺乂、穎入京爲丞相、尋還鄴、顒表穎爲皇太弟丞相如故、乘輿服御皆遷于鄴、顒爲太宰大都督、越奉帝討穎、穎擊敗之、迎帝入鄴、越走歸國、幽州（今直隸北境及盛京省）都督王俊起兵擊穎、穎戰敗、奉帝還洛陽、時顒遣張方救穎、方擁帝及穎趨長安、顒廢穎、更立豫章（國名屬揚州今江西南昌瑞州臨江三府）王熾爲太弟、二年、越起兵于徐州（今江蘇大江以北及山東沂州府安徽泗州）、范陽（國名屬幽州今直隸順天府涿州及易州）王虓（宣帝之姪）自許昌應之、光熙元年（惠帝十七年）、越遣將西入長安、奉帝還洛陽、越爲太傅輔政、虓爲司空鎮鄴、穎自武關（在陝

（西南州東）東奔、途被執、送于鄴、幽之、會虓卒、虓長史殺穎、顒亦爲南陽王模（東海王越之弟、宣帝之姪、）所殺、（四五三節）惠帝極昏愚、値凶歲、百姓餓死、帝曰、何不食肉糜、方賈后專政、時人知亂將作、索靖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荊棘中耳、趙王倫亂後、宗室迭相殘滅、晉國分崩、諸王與事者前後八人、（汝南王亮、楚王瑋、趙王倫、齊王冏、成都王穎、河間王顒、長沙王乂、東海王越、）世謂之八王之亂、惠帝在位十七年、食麵中毒而崩、或曰太傅越鴆之也、太弟熾立、是爲孝懷帝、

（國名、屬荊州、今河南南陽府、）

第二章　夷狄亂晉

（四五四節）匈奴自漢以來、臣事中國、入居塞內、以先世爲漢壻、冒姓劉氏、魏武分其衆爲五部、左賢王劉豹、單于於扶羅之子也、爲左部帥、居太原（郡名、屬幷州、今山西太原汾州二府、）茲氏、（縣名、今汾州府治、）豹子淵、幼而雋異、博習經史、嘗曰、吾恥隨陸無武、遇高帝而不能建封侯之業、絳灌無文、遇文帝不能興庠序之教、豈不惜哉、於是兼學武事、及長、膂力過人、姿貌魁偉、初爲任子、在洛陽、豹死、武帝以淵代爲左部帥、既而爲北部都尉、五部豪傑、幽冀（幽州見前、冀州今直隸中部及山東北境、）名儒多往歸之、（四五五節）成都王穎鎭鄴、表淵監五部軍事、使將兵在鄴、淵從祖右賢王宣謂族人曰、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無復尺土、自餘王侯、降同編戶、今我衆雖衰、猶不減二萬、奈何斂手受役、奄過百年、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左賢王英武超世、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矣、乃相與謀推戴之、淵說穎、請歸發五部來助、既至左國城、（故城在山西汾州府永寧州東北、）宣等上大單于之號、胡晉歸之者愈衆、淵謂羣臣曰、吾漢氏之甥、約爲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乃稱漢王、追謚劉禪曰孝懷皇帝、祭漢三祖（高祖、世祖、昭烈、）五宗、（太宗、世宗、中宗、顯宗、肅宗、）時惠帝永興元年也、淵子聰、驍勇絕人、博涉經史、善屬文、族子曜、早孤、養於淵、亦有文武才、至是皆爲淵將、又有石勒者、上黨（郡名、屬幷州、今山西潞安澤州二府及沁州、）武鄉（縣名、今屬沁州、）羯人也、羯、匈奴別部、勒父祖爲其小帥、幷州（今山西省除霍州以西南、）饑亂、勒被掠賣爲人奴、主

人奇其狀貌而免之、乃結壯士爲羣盜、已從漢、勒有勇力、善騎射、淵以爲輔漢將軍、（四五六節）惠帝時、氐羌屢侵擾關隴、且歲荐饑、略陽（郡名、屬秦州、今甘肅秦州東北境、）天水（郡名、屬秦州、今秦州治及鞏昌府東境、）諸郡民流移就食于漢川、有李特者、其先巴西（郡名、屬梁州、今四川保寧府、）賨種也、特祖始遷略陽、號曰巴氐、特兄弟有材武、以流民入蜀、據廣漢、（郡名、屬梁州、今四川成都府漢州及潼川府、）特自稱大將軍益州（今四川西南境及貴州大半、）牧、刺史羅尚擊斬之、弟流代領其衆、勢復盛、流死、特子雄代之、攻走羅尚、取成都、（縣名、蜀郡益州俱治之、）劉淵稱王之歲、雄亦稱成都王、後稱帝、國號曰成、（四五七節）漢魏間、匈奴已衰、鮮卑轉繁盛、部族甚多、至晉世、有段宇文慕容拓跋禿髮乞伏諸族、遍布于北邊、自遼東（郡名、屬平州、今盛京省東境、）至河西、（謂涼州諸郡、）無所不居、而慕容拓跋二氏最著、武帝時、慕容廆屢侵晉邊、既而請降、晉以爲鮮卑都督、自遼東徙居徒河、（縣名、屬遼西郡、故城在盛京錦州府城西北、）又徙大棘城、（故城在錦州府義州西北、）修政撫民、流亡多歸之、及惠懷之世、慕容部日以強盛、廆自稱鮮卑大單于、（四五八節）拓跋氏世居北荒、不交南夏、其俗以索辮髮、因號索頭部、其酋曰可汗、猶言單于也、魏時、詰汾可汗南遷、居匈奴故地、其子力微復徙盛樂故城、（縣名、前漢定襄郡治、後漢屬雲中郡、故城在山西歸化城南、）晉惠帝時、力微少子祿官爲可汗、分國爲三部、一居上谷（郡名、屬幽州、今直隸宣化府、）之北、自統之、一居代郡（屬幽州、今宣化府蔚州及山西大同府東境、）之北、使兄子猗㐌統之、一居盛樂、使猗㐌弟猗盧統之、晉人附者稍衆、猗㐌渡漠北巡、西略諸國、降附者三十餘國、及猗㐌祿官死、猗盧總攝三部、拓跋氏之盛始於此、夷狄亂華之禍、萌蘖於漢魏、至是乘晉之亂始四起、（四五九節）懷帝永嘉二年、（我紀元九百六十八年、）漢王劉淵稱帝、徙都平陽、（縣名、平陽郡治、今山西平陽府治、）遣楚王聰石勒等、連攻晉內郡、取之、四年、淵殂、謚曰光文帝、太子和立、忌聰、欲殺之、聰弑而代之、（四六〇節）晉太傅越以羽檄徵四方兵入援、卒無至者、越自帥兵拒石勒、五年、越卒、勒追敗晉兵、縱騎圍而射之、將士十餘萬人、無一免者、執太尉王衍等、問以晉故、衍具陳禍敗之由、云計不由己、且言少無宦

情不豫、世事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邪、破壞天下、非君而誰、夜使人殺之、（四六一節）漢兵進陷洛陽、執懷帝送平陽、封爲會稽郡公、帝姪秦王業趨許昌、六年、雍州（今陝西西安同州鳳翔三府及甘肅涇州）刺史賈疋迎入長安、奉爲皇太子、建行臺、石勒引兵據襄國（縣名屬廣平郡、今直隷順德府治）、漢以爲冀州牧、明年（孝愍帝建興元年）、漢主聰宴羣臣、使懷帝著青衣行酒、尋殺之、凶問至長安、太子業舉哀卽位、是爲孝愍帝、愍帝建興四年、漢中山王曜攻陷長安、帝出降、送諸平陽、封爲懷安侯、漢主復命帝行酒洗爵、又使執蓋、遂殺之、

第二篇　東晉

第一章　元帝保江東（附漢改號趙）

（四六二節）晉瑯邪（國名屬徐州、今山東沂州府）王睿者、武帝叔父瑯邪武王伷之孫也、於惠懷爲再從兄弟、懷帝時、爲安東將軍、都督揚州（今江蘇大江以南及安徽淮水以南）、鎭建業（縣名丹陽郡治、吳舊都、今江蘇江寧府治）、以王導爲謀主、每事咨焉、睿名論素輕、吳人不附、導勸用賢俊、得卞壼庾亮刁協等百餘人爲掾屬、謂之百六掾、撫綏新舊、江東歸心、（四六三節）周顗桓彝等避亂過江、彝見睿微弱、憂之、旣而見導、退謂顗曰、江左有管夷吾、吾無憂矣、諸名士遊宴新亭、顗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因相視流涕、導曰、當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邪、（四六四節）愍帝以睿爲左丞相、詔以時進軍、睿辭以江東未平、洛陽祖逖少有大志、南渡請兵於睿、睿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爲豫州（今河南東南境、安徽淮北、湖北黃州府）刺史、與兵千人、不給鎧仗、逖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此江、愍帝又以睿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長安陷、睿出師露次、移檄北征、實不行、官屬勸卽晉王位、明年、遂卽帝位、是爲中宗元帝、以其據江東、史謂之東晉、（四六五節）元帝大興元年（卽位二年、我紀元九百七十八年）、漢主聰殂、太子粲立、太后父靳準弑之、自稱漢天王、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之、石勒討準、破之、中山王曜自立于赤壁（地名在山西絳州河津縣北）、封勒爲趙公、未幾、準被殺、明年、曜徙都長安、改國號爲趙、祀上祖冒頓、配天、勒與曜有隙、自稱趙王、史稱勒國爲後趙、（四六六節）晉祖逖取譙城（在河南歸德府夏邑縣北）、進屯雍丘（縣名屬陳留郡、今河南開封府杞縣）、勸課農桑、撫納新附、後趙鎭戍歸逖者甚衆、元帝以戴淵爲征西將軍、都督司豫（司州、卽魏之司隷校尉所部、豫州見上）、逖以己剪荊棘、收河南地、而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又聞王敦與廷臣構隙、將有內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卒、豫州士女若喪父母、

第二章　晉王敦蘇峻之叛（附陶侃鎭荊）

（四六七節）王敦、太尉衍之弟也、初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元帝亦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羣從子弟布列顯要、時人語曰、王與馬、共天下、敦爲鎭東大將軍、都督江（今湖北武昌府及九江福建）揚（見前）荊（今湖北及河南南陽府、陝西興安府、湖南西北境）湘（今湖南大半及兩廣北境）交（今廣東西南境及安南國）廣（今兩廣之大半）六州諸軍事、恃功驕恣、帝畏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爲腹心、稍抑損王氏權、導亦漸見疎外、（四六八節）敦參軍錢鳳等兇狡、知敦有異志、陰爲畫策、敦遂舉兵武昌（縣名武昌郡及江州治之、今屬武昌府）、以誅劉隗刁協爲名、隗協勸帝盡誅王氏、帝不許、導率宗族、每旦詣臺（城名在江寧府城西北）待罪、周顗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不顧、入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醉而出、導又呼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旣出、又上表明導無罪、導不知、恨之、帝召見導、導稽首曰、亂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其手曰、茂弘、方寄卿以百里之命、以爲前鋒大都督、敦至石頭城（在江寧府城西）、據之、協隗等分道出戰、

大敗而還、帝令百官詣石頭見敦、敦欲殺周顗戴淵、以問導、導不敢救、遂見害、後撿中書故事、見顗表、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四六九節）太子紹幼而聰慧、及長仁孝、好賢禮士、與庾亮溫嶠等爲布衣之交、王敦在石頭、忌太子有勇畧、欲誣以不孝而廢之、賴嶠等衆論得沮其謀、敦不朝而去、還武昌、元帝憂憤成疾而崩、在位六年、太子立、是爲肅宗明帝、（四七〇節）敦謀簒位、移鎭姑孰、（城名、今安徽太平府治、）以導爲司徒、自領揚州牧、明帝加導大都督、督諸軍討敦、敦將擧兵、病篤、使郭璞筮之、璞曰、明公起事、禍必不久、敦大怒曰、卿壽幾何、璞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斬之、使兄含等帥衆向京、帝自出屯南皇堂、夜募壯士、掩含軍破之、敦聞含敗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世事去矣、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臥、尋卒、敦黨悉平、發敦屍斬之、有司奏王氏當除名、詔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將百世宥之、悉無所問、（四七一節）惠帝末年、劉弘都督荊州、

戚、行江漢、擧陶侃爲將、討平義陽（郡名、屬荊州、今河南汝寧府信陽州、湖北德安府隨州等、）叛蠻張昌、又討破江東叛將陳敏、弘卒、南州復亂、元帝鎭江東、以侃守武昌、擊走湘州劇賊杜弢、王敦表刺荊州、旣而忌之、左轉廣州、時王機盜據廣州、侃直至討平之、明帝以侃爲征西大將軍、都督荊湘等州軍事、荊州士女相慶、侃性聰敏恭勤、撿攝衆事、未嘗少閑、嘗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衆人當惜分陰、諸參佐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蒲博具、悉投於江、曰、摴蒲者牧猪奴戲耳、老莊浮華、不益實用、君子當正其威儀、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邪、在軍四十一年、明毅善斷、人不能欺、威名赫然、自南陵（戍名、在安徽太平府繁昌縣西南、）至白帝（城名、在四川夔州府城東、）二百餘里、路不拾遺、（四七二節）明帝在位三年崩、太子衍立、年五歲、是爲顯宗成帝、王導與中書令庾亮、尚書令卞壼輔政、蘇峻前守臨淮、（郡名、屬徐州、今安徽泗州、）於王敦再反時、入衞有功、威望漸著、遷歷陽（郡名、屬揚州、今安徽和州、）內史、卒銳器精、志輕朝廷、招納亡命、庾亮建請徵峻爲大司農、

峻拒命、江州都督溫嶠聞之、欲入衞、亮不聽、峻擧兵犯闕、卞壼力戰死、亮奔依嶠、嶠邀陶侃入討峻、斬之、

第三章　趙成燕代事蹟

（四七三節）趙主劉曜與後趙石勒連攻戰、互有勝負、曜攻後趙金墉城（洛陽城西北隅也、在今河南河南府城東北、）勒自將救之、戰于洛陽、趙兵大潰、曜醉墜馬、爲勒獲、歸殺之、卒平關西、前趙亡、勒稱天王、尋稱帝、勒從子虎性殘忍、每屠城邑、鮮有遺類、然御衆嚴而不煩、軍功最多、勒封爲中山王、（四七四節）勒饗羣臣、問曰、朕可方古何主、或曰、過於漢高、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過、若遇高帝、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耳、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勒雖不學、好使諸生讀書而聽之、時以其意論得失、聞者悅服、嘗使人讀漢書、至酈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

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晉成帝咸和八年、（我紀元九百九十三年、）勒殂、太子弘立、中山王虎爲丞相魏王、尋弑弘、自稱趙天王、徙都鄴、（四七五節）成主李雄以兄子班爲太子、雄殂、班立、雄子越弑班、而立弟期、期忌族父漢王壽威名、使出屯于外、咸康四年、（成帝十三年、）壽襲成都、弑期而自立、改國號曰漢、（四七六節）懷帝時、拓跋猗盧已强、幷州刺史劉琨結爲兄弟、表爲大單于、封代公、猗盧帥部落自雲中（漢故郡、今歸化城土默特界內、）入鴈門（郡名、屬幷州、今山西代州治寧武府治大同府西境朔平府南境、）琨與以陘（山名、又名句注、在代州西北、）北之地、嘗爲琨援、大敗漢兵於晉陽、（縣名、太原郡及幷州治、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猗盧城盛樂、以爲北都、平城（縣名、舊屬鴈門郡、今大同府治、）爲南都、愍帝進其爵爲王、食代（見四五八節、）常山（屬冀州、今直隸正定府、）二郡、猗盧爲其子所弑、國大亂、自是內難相踵、部落離散、成帝時、猗盧從孫翳槐立、翳槐弟什翼健質於趙王石虎、翳槐臨卒、命諸大人迎立之、什翼健雄勇有智畧、能修祖業、始制百官、號令明白、政事清簡、於是東自濊貊（東夷種名、居今朝鮮北境、）西及破落那、（漢大宛國、今中亞細亞浩罕地、）率皆歸服、

有衆數十萬、都盛樂、拓跋氏愈大、(四七七節)元帝時、慕容廆大敗宇文氏、取遼東、遣使獻捷于晉、元帝以廆爲平州(今盛京省及朝鮮西境)牧遼東公、石勒殂之歲、廆卒、世子皝立、皝雄毅多權畧、喜經術、其下勸稱燕王、築龍城(故城在內蒙古土默特右翼西)都之、西摧段氏、南卻趙王虎兵、東伐高句麗(朝鮮三國之一、今朝鮮北境及興京之地)毀其都城、北滅宇文氏、襲扶餘(東夷國名、今盛京東北境)虜其王以歸、

第四章　王導輔政及桓溫滅蜀

(四七八節)晉成帝即位沖幼、每見王導、必拜、既冠猶然、以導爲丞相、委以國政、導性寬縱、所任諸將、多不奉法、大臣患之、初蘇峻之亂、庾亮激之也、峻平、亮泥首謝罪、出爲豫州刺史、陶侃卒、亮代鎮武昌、見導之專、欲起兵廢之、或勸導密爲之備、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亮成帝之舅也、雖居外鎮、而遙執朝權、趨勢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嘗遇西風塵起、擧扇自蔽、

徐曰、元規塵污人、導簡素寡欲、輔相三世、倉無儲穀、衣不重帛、及卒、詔喪葬參用天子禮、(四七九節)庾亮欲開復中原、上疏請率大衆移鎮石城(山名、在河南汝寧府信陽州東南)遣諸軍羅布江沔(沔、漢水異名)爲伐趙之規、王導欲許之、太常蔡謨曰、不能以大江禦蘇峻、安能以沔水禦石虎、乃詔亮不許移鎮、亮卒、以其弟翼代之、(四八〇節)翼爲人慷慨、喜功名、不尚浮華、瑯邪內史桓溫(桓彝之子)豪爽有風槩、翼薦之曰、英雄之才、宜委以方召之任、殷浩才名冠世、翼弗之重、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徐議其任耳、浩累辭徵辟、時人擬之管葛、翼請浩爲司馬、不應、翼以王夷甫嘲之、夷甫者、王衍字也、(四八一節)成帝在位十七年崩、二子丕奕並在襁褓、帝臨崩、以弟瑯邪王岳爲嗣、岳即位、是爲康帝、庾翼以滅胡取蜀爲己任、康帝建元元年(我紀元千三年)欲悉衆北伐、以桓溫爲前鋒督、詔加翼都督征討諸軍事、康帝在位二年崩、太子聃立、年三歲、是爲孝宗穆帝、叔祖會稽(郡名、屬揚州、今浙江紹興府)王昱輔政、穆帝永和元年(我紀元千五年)庾翼卒、遺表以其子領荊州、侍中何充曰、荊楚國之西門、豈可以白面少年當之、桓溫英畧過人、西任無出溫者、丹陽(郡名、屬揚州、今江蘇江寧府)尹劉惔知溫有不臣之志、謂會稽王曰、溫不可使居形勝之地、王不聽、以溫都督荊梁等州軍事(梁州、今陝西南境、及四川東北境)時漢主李壽已殂、太子勢立、驕淫不恤國事、溫帥師伐之、拜表即行、三年、進至成都、勢出降、送諸建康(即建業、晉都)晉封爲歸義侯、李漢亡、

第五章　趙燕秦之興亡(附桓溫北伐)

(四八二節)趙王石虎作臺觀于鄴、又營長安洛陽二宮、作者數十万人、發美女三万人、充內宮、郡縣多強奪人妻、其夫死者三千餘人、命太子宣出獵、建天子旌旗、戎卒十八萬、虎望見笑曰、我家父子如此、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宣所過十五郡、資儲皆空、虎復命宣弟秦公韜繼出、亦如之、宣忌韜、殺之、虎又殺宣、極慘酷、立少子世爲太子、晉永和五年、虎稱帝、尋殂、太子世立、其兄彭城王遵弑之、而

自立、趙亂、晉征討都督褚裒率師伐之、晉人皆以中原指期可復、蔡謨獨謂莫若度德量力、必經營分表、恐憂及朝廷、裒部將敗沒、裒退還、(四八三節)趙主遵謀殺大將軍石閔、閔弑遵、而立遵弟義陽王鑑、鑑又欲殺閔、閔幽鑑、殺胡羯二十万人、六年、閔弑鑑、自稱魏帝、殺虎三十八孫、盡滅石氏、閔本姓冉、爲虎所養、至是復其姓、時燕王慕容皝已卒、世子儁立、儁與弟垂伐趙、拔薊城(薊、縣名、今京城地)徙都之、虎子新興王祗自立于襄國、七年、祗爲其下所弑、後趙亡、八年、燕兵破魏、執冉閔歸、殺之、儁稱帝、後徙都鄴、儁殂、太子暐立、(四八四節)初畧陽臨渭(縣名、畧陽郡治、故城在甘肅秦州秦安縣東南)氐酋蒲洪、驍勇多權畧、羣氐畏服之、漢主劉聰拜爲將軍、不受、自稱畧陽公、南安(郡名、屬秦州、今甘肅鞏昌府北境)赤亭(在鞏昌府城東)羌姚弋仲、亦有威望、東徙榆眉(漢故縣、今陝西鳳翔府汧陽縣)戎夏襁負隨之者數万、自稱扶風(郡名、屬雍州、今陝西西安府西北境及鳳翔府)公、二人後皆附趙主劉曜、又事後趙石勒石虎、虎以洪爲流民都督、居枋頭(城名、在河南衛輝府濬縣西南)後都督雍秦州

（今甘肅南境）以弋仲爲西羌大都督、居灄頭、（城名、在直隸冀州棗強縣東北、）後爲六夷（匈奴羯鮮卑氐羌巴蠻）大都督、（四八五節）石閔言於趙主石遵曰、蒲洪人傑也、今鎮關中、恐秦雍非復國家之有、遵罷洪都督、洪怒、歸枋頭、遣使降于晉、及閔篡趙、洪弋仲各欲據關西、弋仲遣其子襄擊洪、洪迎擊破之、自稱三秦王、改姓符、洪先擒趙將麻秋、不殺而用其言、因宴爲秋所鴆、世子健斬秋、率衆入長安、自稱秦天王、除趙苛政、尋稱帝、弋仲遣使降于晉、尋卒、襄率其衆歸晉、詔屯譙城、襄博學善談論、江東人士皆重之、（四八六節）桓溫既滅蜀、威名大振、晉廷憚之、會稽王昱以殷浩有盛名、引爲心膂、欲以抗溫、及聞中原大亂、復謀進取、以浩都督揚豫等州、浩惡姚襄强盛、遣兵襲之、不克、浩率諸軍、欲進據洛陽、襄伏甲邀擊走之、遣使降于燕主慕容儁、浩連年北伐無功、桓溫上疏請廢之、乃免爲庶人、自是內外大權歸溫矣、（四八七節）永和十年、溫帥師北伐、大敗秦兵于藍田、（縣名、屬京兆郡、今屬陝西西安府、）轉戰至灞上、（灞水名、在西安府城東、）

秦主符健閉長安小城自守、三輔（京兆馮翊扶風三郡、今西安同州鳳翔三府、）皆降、溫撫諭居民、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路觀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北海（郡名、屬青州、今山東青州府東境、）王猛少好學、倜儻有大志、隱居華陰、（縣名、屬宏農郡、今屬陝西同州府、）聞溫入關、被褐謁之、捫蝨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命、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黙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溫與秦兵戰于白鹿原、（在灞水上、）不利、秦人清野、溫軍乏食敗退、欲與猛俱還、猛辭不就、明年、秦主健殂、太子生立、（四八八節）姚襄據許洛、桓溫督諸軍伐之、進至河上、登船樓、北望中原、歎曰、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敗襄于伊水、入洛陽、謁諸陵、置戍而還、襄北奔平陽、將圖關中、秦主符生遣將拒擊斬之、襄弟萇以衆降于秦、（四八九節）秦主生狂悖殘虐、中外離心、從弟東海王堅弑之、自立爲

秦天王、或薦王猛、堅一見如舊友、自謂如玄德之遇孔明也、一歲五遷官、舉異材、修廢職、課農桑、恤困窮、秦民大悅、（四九〇節）晉穆帝在位十七年崩、無嗣、成帝子琅邪王丕立、是爲哀帝、哀帝在位四年崩、弟琅邪王奕立、會稽王昱爲丞相、哀帝末年、燕太原王慕容恪、畧取河南諸城、與弟吳王垂共攻洛陽、克之、恪垂皆燕主暐之叔父也、恪以太宰輔暐、國威益振、臨卒、暐問以後事、恪曰、吳王文武兼資、管蕭之亞、若任以大政、國家可安、不然、秦晉必有窺窬之計、暐不能從、委政叔祖太傅評、晉帝奕太和四年、（我紀元千二十九年、）桓溫伐燕、至枋頭、暐懼、謀奔和龍、（卽龍城、）垂請拒之、大敗晉兵、溫走還、垂威名日盛、太傅評忌、欲殺之、垂出奔秦、五年、秦王猛督諸軍伐燕、與評戰于潞川、（又名潞漳水、在山西潞安府潞城縣北、）敗之、長驅圍鄴、號令嚴明、軍無私犯、燕民各安其業、秦王符堅繼進、入鄴、執燕主暐以歸、封爲新興侯、關東悉平、後又擊晉西鄙、取梁益二州、（四九一節）堅以猛爲丞相、加都督中外諸

軍事、文武兩寄、巨細並關、秦王端拱無爲、委猛不疑、猛剛明清肅、賞刑必當、由是秦國大治、富強無敵、猛寢疾、堅親爲祈郊廟社稷、至猛第視疾、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安社稷、言終而卒、鮮卑謂慕容氏、西羌謂姚氏也、堅哭之、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奪吾景畧之速也、

第六章　桓溫逆謀

（四九二節）晉桓溫自哀帝時、爲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移鎮姑孰、陰蓄不臣之志、嘗撫枕歎曰、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欲先立功河朔、還受九錫、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參軍郗超勸溫行伊霍之事、以立大威權、太和六年、（簡文帝咸安元年、我紀元千三十一年、）溫入朝、白褚太后、（康帝后、）廢帝奕爲海西公、迎立會稽王昱、是爲太宗簡文帝、簡文卽位八閱月而不豫、急召溫入輔、不至、遺詔溫依諸葛武侯王丞相

故事帝崩太子昌明立是爲烈宗孝武帝（四九三節）初謝安少有重名前後徵辟皆不就士大夫相謂曰安石不出如蒼生何年四十餘桓溫請爲征西司馬後與王坦之俱仕朝溫望簡文臨終禪位否便居攝既不副所望甚憤疑安坦之所爲心銜之孝武帝寧康元年（我紀元千二十三年）溫入朝詔安坦之迎于新亭都下洶洶或云欲誅王謝因移晉祚溫至百官拜于道側溫大陳兵衞延見朝士坦之甚懼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命徹之與安笑語移日郗超臥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溫有疾還姑熟諷求九錫安坦之故緩其事尋卒

第七章　符堅之敗

（四九四節）晉惠帝時張軌爲涼州（今甘肅蘭州府以西至安西州）刺史治姑臧（縣名武威郡治今甘肅涼州府治）威著西土懷帝陷沒軌遣兵助愍帝于長安封西平（郡名屬涼州今甘肅西寧府）公軌

子茂降趙主劉曜曜封爲涼王茂卒兄子駿嗣臣於後趙主石勒而恥之假道于李蜀以通于晉穆帝時駿孫玄靚立稱藩秦主符生叔父天錫弑玄靚而代之荒于酒色政亂秦王堅伐之兵至姑臧天錫面縛出降封爲歸義侯（四九五節）匈奴劉衞辰居朔方（漢故郡今內蒙古鄂爾多斯界內）爲代所逼求救於秦秦遣兵擊代代王拓跋什翼健使南部大人劉庫仁拒戰大敗衞辰庫仁皆故漢主淵之族也初代世子寔早卒繼嗣未定於是庶長子寔君殺諸弟幷弑什翼健秦兵趨雲中部衆逃潰秦王堅誅寔君分代爲二部自河以東屬庫仁自河以西屬衞辰使統其衆寔子珪尚幼母賀氏以珪依庫仁庫仁奉珪恩勤周備不以廢興易意（四九六節）秦王堅滅燕取蜀平定涼代版圖之廣數倍晉國東夷西域六十二國皆朝貢堅意驕益窮兵勢遣呂光遠征欲平西域之未服者是時法制日頹不同王猛在時慕容姚氏竊欲乘其釁而堅不知也（四九七節）晉以秦寇爲憂詔求良將可鎮禦北方者謝安以兄子玄應詔郗超歎曰安之明乃能違衆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玄鎮廣陵（縣名廣陵郡治今江蘇揚州府治）得劉牢之爲參軍常領精銳爲前鋒戰無不捷號北府兵秦人畏之（四九八節）秦遣兵分道擊晉克襄陽（縣名襄陽郡晉以梁州寄治之今湖北襄陽府治）執梁州刺史朱序以歸已而議大舉或謂晉有長江之險堅曰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時中外皆諫惟慕容垂姚萇勸之親征晉太元八年（孝武帝十一年）（我紀元千四十三年）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水陸齊進運漕萬艘晉以謝安弟石爲征討大都督謝玄爲前鋒都督督衆八萬拒之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水名在安徽鳳陽府懷遠縣西南）擊破秦前鋒斬其將石等繼進堅登壽陽城（縣名舊名壽春晉淮南郡治今鳳陽府壽州）望之見晉兵部陳嚴整又望八公山（在壽州東北）草木皆以爲晉兵憮然始有懼色秦兵逼肥水（在壽州東）而陳玄使人謂曰移陳小郤使我兵得渡以決勝負堅欲使之半渡而蹙之麾兵使郤秦兵退不可復止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

輙奔晉軍玄等渡水追擊大敗之秦兵崩潰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至堅中流矢狼狽走還（四九九節）謝安文雅有德量國家有難每鎮之以和靜方秦寇至朝野震動安夷然出遊山墅捷書至安方與客碁攝書置床上無喜色圍碁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入戶喜甚不覺屐齒折其矯情鎮物如此以太保卒

第八章　中原大亂及後魏興

（五〇〇節）秦軍既大敗鮮卑西羌乘釁而興氐運忽衰慕容垂起兵河內（郡名今河南懷慶府）自稱燕王是爲後燕姚萇起兵北地（郡名今陝西西安府耀州）自稱秦王是爲後秦慕容冲起兵平陽進逼長安冲故燕主暐之弟也暐爲秦王堅所殺冲乃稱燕帝是爲西燕冲攻長安堅出奔後秦王萇執而殺之堅子長樂公丕稱帝于晉陽燕王垂定都中山（郡名今直隸定州）稱帝西燕弑其主冲推段隨爲燕王又殺隨而東立冲兄子忠爲帝

後秦王萇入長安、亦稱帝、西燕又弑其主忠、立慕容永（瀧之從祖兄弟）爲河東（郡名、今山西解州及平陽府）王、永擊秦主丕、丕敗、南走、晉邊將邀擊殺之、永進據長子（縣名、屬上黨郡、今屬山西潞安府）稱帝、丕族子南安王登自立於南安、引兵屢與後秦戰、互有勝負、後秦主萇殂、太子興立、擊秦主登殺之、秦太子崇奔湟中（謂湟水之濱、今甘肅西寧府）稱帝、爲西秦王乞伏乾歸所殺、符氏遂亡、時晉太元十九年（孝武帝二十二年、我紀元千五十四年）也、是歲燕主垂圍長子拔之、殺西燕主永、西燕亡、於是後燕後秦中分符秦故地、與晉國成鼎足之勢、

（五〇一節）自符秦失馭、中原大亂、慕容姚氏雖迭舉大號、而威令不能及遠、河南梁益皆復附晉、西陲有氐鮮卑匈奴諸部、乘時割據、數十年間、羣胡紛爭、無所統一、當是時、索頭遺孽再興于塞北、征略夷夏、國勢日盛、舉支那北帶之地、竟爲胡人所戡定矣、

（五〇二節）秦將呂光氐種也、撫寧西域、威恩甚著、還據涼州、稱涼天王、都姑臧、是爲後涼、光殂、太子紹立、庶兄纂弑而代之、光從子超又弑纂而立

其兄隆、鮮卑乞伏國仁據隴右（今甘肅蘭州鞏昌二府地）、秦主符登封爲苑川（故城在蘭州府靖遠縣西南）王、國仁卒、弟乾歸立、稱秦王、是爲西秦、鮮卑禿髮烏孤起西平、稱武威（郡名、今甘肅涼州府）王、烏孤卒、弟利鹿孤立、稱河西王、卒、弟傉檀立、更稱涼王、是爲南涼、匈奴沮渠蒙遜推段業爲主、據張掖（郡名、今甘肅甘州府）業稱涼王、是爲北涼、蒙遜弑業、自稱張掖公、又有隴西（郡名、今鞏昌府）人李暠據敦煌（郡名、今甘肅安西州敦煌縣）稱涼公、是爲西涼、

（五〇三節）晉安帝隆安五年、（魏道武帝天興四年、我紀元千六十一年）後秦王姚興伐後涼、大破之、涼王呂隆降、義熙中、興使南涼禿髮傉檀守姑臧、北涼沮渠蒙遜擊破傉檀、取姑臧、都之、稱河西王、西秦乞伏乾歸爲其姪所弑、世子熾盤立、熾盤襲南涼滅之、涼公李暠卒、世子歆立、宋武帝時、蒙遜擊殺之、滅西涼、其後熾盤卒、太子暮末立、爲夏主赫連定所滅、蒙遜後附于魏、魏太武帝封爲涼王、及蒙遜卒、世子牧健立、太武滅之、

（五〇四節）初代劉庫仁爲降人所殺、其子顯立、將殺拓跋珪、珪奔賀蘭部、依其舅諸部大人推珪爲代王、徙居盛樂、改國號曰魏、乞師於燕、燕主慕容垂擊顯走之、劉衞辰攻魏、珪大破之、衞辰走死、其子勃勃逃奔後秦、垂惡魏之逼、遣太子寶擊之、大敗、垂殂、寶立、珪大舉擊燕、進圍中山、寶出奔龍城、寶族子詳稱帝于中山、寶弟趙王麟襲殺詳、自立、魏拔中山、麟走依叔父范陽王德、德據滑臺（城名、在直隸衞輝府滑縣）稱燕王、是爲南燕、麟謀反被殺、燕主寶遇害于龍城、寶子長樂王盛誅賊而立、後爲其下所弑、叔父熙立、南燕王德東略晉地、取廣固（城名、在山東青州府城西北）都之、稱帝、德殂、兄子超立、

（五〇五節）魏王珪已勝燕、徙都平城、建宗廟社稷、卽帝位、是爲魏太祖道武帝、追尊遠祖可汗毛以下二十八人、皆爲帝、時晉隆安二年（魏天興元年、我紀元千五十八年）也、史謂之後魏、以別於曹魏、道武帝惑方士之說、服寒食散、藥發躁怒無常、屢手刃人、晉義熙五年（安帝十三年、魏天賜六年）道武譴責賀夫人、將殺之、夫人告其子清河（郡名、今山東東昌府北境）王紹、紹素兇很、夜入弑帝、長子齊王嗣誅紹而立、是爲太宗明

元帝、（五〇六節）燕王熙故將馮跋作亂、推高雲爲主、雲稱天王、執熙弑之、雲高句麗之支屬也、爲故燕主寶養子、至是復其姓、雲又爲其下所弑、馮跋代之、是爲北燕、秦王姚興使劉勃勃鎭朔方、勃勃叛秦、自謂夏后氏之苗裔、稱大夏天王、後築統萬城都之（故城在陝西榆林府懷遠縣西）改姓赫連、

第九章　劉裕篡晉

（五〇七節）晉自敗符堅以後、江東無事、孝武帝使弟會稽王道子錄尚書、道子專權、帝嗜酒流連而已、有長星見、帝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盃酒、世豈有萬年天子邪、張貴人寵冠後宮、年近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亦當廢矣、貴人使婢以被蒙其面而弑之、在位二十四年、太子德宗立、是爲安帝、會稽王以太傅輔政、

（五〇八節）安帝性不慧、寒暑飢飽不辨、會稽王闇懦、專委世子元顯、生殺任意、民心騷動、妖賊孫恩自海島出作亂、敕劉牢之等討之、彭城（縣名、沛郡治、今江蘇徐州府治）劉裕

勇健有大志、牢之引參軍事、嘗遣覘賊、遇賊數千人、從者皆死、裕奮長刀獨驅之、衆兵因進擊賊大破之、恩屢爲裕所敗、赴海死、其黨盧循復起、(五一〇節)桓溫之子玄嗣父爲南郡(屬荊州、今湖北荊州府)公、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嘗守義興(郡名、屬揚州、今江蘇常州府宜興縣)鬱鬱不得志、嘆曰、父爲九州伯、子爲五湖長、棄官歸國、後爲江州刺史、尋都督荊江八州(荊江司雍秦梁益寧也、時司雍寄治荊州、秦寄治梁州)、遂舉兵反、入建康殺元顯、又殺道子、玄爲相國楚王、加九錫、迫安帝禪位、劉裕起兵京口(城名、今江蘇鎭江府治)討玄、大破其兵、玄出走、死于江陵(縣名、南郡及荊州治、今荊州府治)、帝復位、(五一〇節)南燕主慕容超侵掠晉邊、義熙五年(安帝十三年、魏道武帝天賜六年、我紀元千六十九年)、劉裕抗表伐之、明年拔廣固、執超送建康殺之、南燕亡、盧循乘裕北伐、出自番禺(縣名、南海郡及廣州治、今廣東廣州府治)、順江而下、逼京邑、裕急還拒之、循乃退、裕追討破之、循奔交州、爲刺史所擊斬、(五一一節)桓玄之亂、益州參軍譙縱殺其刺史、稱藩于後秦、秦王姚興封爲蜀王、裕遣將討平之、十二年(魏明元帝泰常元年)、興殂、太

子泓立、裕督諸軍伐秦、拔洛陽、明年破潼關(在陝西同州府華陰縣東、今曰潼關)、遂入長安、泓出降、送建康殺之、後秦亡、夏王赫連勃勃聞裕伐秦曰、裕取關中必矣、然不能久留、若以子弟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裕將還、三秦父老詣門流涕曰、殘民不霑王化、於今百年、始覩衣冠、人人相賀、公捨此欲何之乎、裕還彭城、勃勃進陷長安、稱帝歸統萬、(五一二節)裕爲相國宋公、加九錫、欲移晉祚、以讖云昌明之後尚有二帝、乃使人縊安帝、帝在位二十二年、弟琅邪王德文立、是爲恭帝、恭帝元熙元年(魏泰常四年、我紀元千七十九年)、裕進爵爲王、加殊禮、明年至建康受禪、是爲宋高祖武帝、晉帝降爲零陵(郡名、屬湘州、今湖南永州府)王、已而被殺、晉凡十五帝(武帝、惠帝、懷帝、愍帝、元帝、明帝、成帝、康帝、穆帝、哀帝、廢帝、簡文帝、孝武帝、安帝、恭帝)、百五十六年而亡、

第三篇　南北朝

第一章　魏太武經營四方(附南北分朝)

(五一二節)宋武帝在位三年崩、太子義符立、義符親狎羣小、遊戲無度、魏明元帝擊宋、取青(今山東東北境)兗(今山東西南境)河南諸郡、明元崩、太子燾立、是爲世祖太武帝、義符在位二年、司空徐羨之等廢而弑之、以義符弟宜都(郡名、屬荊州、今湖北宜昌府)王義隆素有令望、迎入卽位、是爲太宗文帝、文帝既立、殺羨之等、(五一三節)魏太武帝鷙勇善用兵、將士咸盡死力、每戰輒勝、夏主赫連勃勃殂、太子昌立、太武自將伐夏、克統萬、昌走上邽(縣名、天水郡及秦州治、故城在甘肅秦州城西)、魏將追擒之、昌弟平原王定自立于平涼(縣名、平涼郡治、今甘肅平涼府治)、宋文帝元嘉八年(魏太武帝神䴥四年、我紀元千九十一年)、定擊破西秦、以其王乞伏慕末歸、殺之、又欲奪北涼地、吐谷渾王慕璝擊之、執定獻于魏、夏亡、吐谷渾者、慕容氏之支屬也、世保白蘭山(在甘肅西寧府徼外青海西南)、至是并西秦故地、燕王馮跋殂、弟弘立、十三年(魏太延二年)、魏伐燕、弘奔高麗(卽高句麗)、而

被殺、北燕亡、十六年(魏太延五年)、魏伐涼、姑臧潰、其王沮渠牧犍降、北涼亡、後又擊逐吐谷渾、定河湟(今甘肅蘭州西寧二府)、(五一四節)北狄一種有柔然者、道武時、起于漠北、奪高車(匈奴別部、居甘肅迪化州鎭西府境內)之地而居之、吞併諸部、士馬繁盛、雄于北方、其酋社崙自稱可汗、與魏爲敵國、社崙死、從弟大檀立、太武親征、大敗之、追至菟園水(在外蒙古賽因諾顏部內杭愛山南)、分軍搜討諸部、降者數十萬落、獲馬牛羊二百餘萬、大檀憤悒而死、後其子吳提及孫吐賀眞連爲太武所敗、自是柔然屛跡、不敢犯魏塞、高麗及西域諸國、皆朝貢于魏、(五一五節)魏司空崔浩博學有智畧、自明元時已爲謀臣、太武甚寵任之、嘗指浩以示屬國渠帥曰、此人纖弱、不能彎弓、然胷中所懷、乃過於兵甲、朕之武功、皆此人所教也、後命修國史、書先世事、皆詳實、僚吏勸浩刊其文於石、立之衢路、以彰直筆、北人忿恚、譖浩暴揚國惡、太武大怒、案誅之、(五一六節)宋文帝欲大舉擊魏、王玄謨等勸之、沈慶之諫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

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謀之事何由濟文帝不聽元嘉二十七年(魏太平眞君十一年)遣玄謨等出師取碻磝(城名在山東東昌府茌平縣西南)進圍滑臺魏帝自將救之衆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天地玄謨懼退魏人追擊破之宋人欲斬玄謨慶之止之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計也佛狸太武小字也太武引兵南下臨江而還殺掠不可勝計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歸巢於林木

(五一七節)魏中常侍宗愛險暴多不法太子晃惡之愛譖殺東宮官屬晃以憂卒太武追悼不已愛懼誅弑帝立南安王余(太武庶子)旣而又弑余魏人立晃之子濬是爲高宗文成帝執愛族誅之太武經營四方國頗虛耗重以內難朝野楚楚文成嗣以鎭靜懷集中外人心復安

(五一八節)晉八王亂後戎狄竊據北帶之地互相攘奪者百有餘年漢及前趙劉氏夏赫連氏北涼沮渠氏匈奴也後趙石氏羯也燕慕容氏西秦乞伏氏南涼秃髮氏鮮卑也前秦符氏後涼呂氏氐也

後秦姚氏羌也謂之五胡成李氏據中帶西境雖稱巴氐其實蠻也倂五胡爲六夷慕容氏前後四國曰前燕後燕西燕南燕又有前涼張氏魏冉氏西涼李氏北燕馮氏皆漢人也凡十五姓而爲國十九然漢與前趙一姓相承實一國也冉魏西燕建國甚短不足齒於列國故舊史以二趙(前趙後趙)四燕(前燕後燕南燕北燕)三秦(前秦後秦西秦)五涼(前涼後涼南涼北涼西涼)成夏稱爲十六國劉石慕容符姚五氏者五胡之雄也皆嘗主中原符秦又於五氏中爲最盛焉成二趙冉魏前燕前涼六國先於符秦而亡二秦(後秦西秦)四燕(後燕西燕南燕北燕)四涼(後涼南涼北涼西涼)及夏十一國皆後於符秦而起及拓跋氏滅夏燕涼僭僞小國始盡絕蹤漢土分屬二大國宋因晉遺業有中南二帶卽古吳越楚蜀之地也魏據有北帶卽古秦晉燕齊之地也北謂南爲島夷以其僻在海隅也南謂北爲索虜以其俗以索辮髮也兩主各稱至尊而不相下號曰南北朝

第二章　宋齊篡弑相仍

(五一九節)宋帝義符旣以童昏被廢文帝嗣位二十餘年間號爲小康及擊魏大敗所在罹兵燹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矣文帝在位三十年太子劭多過失數爲帝所詰責使巫呪詛帝事覺帝擬廢之劭弑帝而自立劭弟武陵(郡名屬郢州今湖南常德府)王駿舉兵討劭宋人立駿是爲世祖孝武帝劭戰敗被誅

(五二〇節)孝武在位十一年崩太子子業立孝武疎忌骨肉多誅殺至子業尤甚畏忌諸父湘東(郡名屬湘州今湖南衡州府)王彧等拘於殿內毆捶陵曳無復人理恣爲不道中外騷然宋人弑之而立彧是爲太宗明帝子業弟晉安(郡名屬江州今福建沿海地)王子勛自立於尋陽(郡名屬江州今江西九江府)明帝擊滅之遂殺孝武子十餘人帝寢疾以太子幼弱深忌諸弟盡殺之惟桂陽(郡名屬湘州今湖南郴州桂陽州)王休範以庸劣得全及病篤以休範爲司空與褚淵袁粲沉攸之等並受顧命淵薦蕭道成爲右衞將軍共掌機事明帝在位七年崩太子昱立年十歲

休範舉兵反攻建康蕭道成擊斬之

(五二一節)宋帝昱在位五年驕恣嗜殺鍼椎鑿鋸不離左右一日不殺則慘然不樂中外惶懼蕭道成與袁粲褚淵謀廢立粲沮之淵默然道成遂弑昱而立昱弟安成(郡名屬江州今江西吉安府安福縣及袁州府)王準是爲順帝袁粲謀誅道成褚淵以其謀告道成粲父子被殺於石頭百姓哀之曰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沉攸之亦舉兵江陵討道成軍潰走死道成爲相國齊公加九錫尋進爵爲王順帝在位二年禪位於齊泣而彈指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天王家齊人殺之而滅其族宋凡八帝(武帝廢帝義符文帝孝武帝廢帝子業明帝廢帝昱順帝)六十年而亡

(五二二節)齊王道成稱帝是爲齊太祖高帝在位四年崩太子賾立是爲世祖武帝武帝在位十一年崩太子長懋已卒太孫昭業立昭業狂昏好與羣小作諸鄙戲在位一年尚書令蕭鸞弑之而立昭業弟新安(郡名屬揚州今浙江嚴州府西境安徽徽州府)王昭文鸞自爲宣城(郡名屬揚州今安徽寧國池州二府廣德州)王昭文卽位未四月鸞又廢之而奪其位

是爲高祖明帝、明帝高帝之兄子也、高帝養之恩過己子、而武帝太子長懋惡之、及明帝得志、殺高武子孫、殆無遺類、（五二三節）明帝在位四年崩、太子寶卷立、寶卷昏淫兇恣、親信嬖倖、屢誅大臣、賊虐日甚、太尉陳顯達舉兵襲建康、敗死、將軍崔慧景受命出討叛州、還軍逼建康、時豫州（寄治歷陽、今安徽和州）刺史蕭懿將兵在近、寶卷急召入援、慧景敗死、懿爲尚書令、（五二四節）懿弟衍、英達有器畧、爲雍州（今湖北襄陽府）刺史、鎭襄陽、知齊將亂、密修武備、招聚驍勇、衍使人勸懿行伊霍故事、不爾亟還歷陽、懿不能用、竟賜死、衍起兵東下、寶卷弟南康（郡名屬江州、今江西贛州府）王寶融稱帝于江陵、是爲和帝、以衍都督諸軍、衍進圍建康、齊人弑寶卷而迎之、寶卷在位三年、追廢爲東昏侯、衍自爲相國梁公、加九錫、尋進爵爲王、和帝至姑孰、禪位于梁、在位僅一年、梁人殺之、齊凡七帝（高帝、武帝、廢帝昭業、廢帝昭文、明帝、廢帝寶卷、和帝）二十四年而亡、梁王衍稱帝、是爲高祖武帝、

第三章　魏孝文尚文治

（五二五節）魏文成帝以宋帝子業景和元年（魏和平六年、我紀元千百二十五年）崩、太子弘立、是爲顯祖獻文帝、獻文卽位、初宋邊帥多叛附于魏、宋明帝遣將擊之、大敗、魏因取淮北地、獻文聰睿夙成、剛毅有斷、而好黃老佛陀之學、常有遺世之心、嫡母馮太后猜忍多智、獻文畏之、皇子宏生、太后自撫養之、立爲太子、獻文年甫十八、傳位於宏、自稱太上皇帝、時宏生五年矣、是爲高祖孝文帝、太上徙居北苑、采椽土階、與禪僧共居焉、然以孝文幼、仍聽大政、太后有所幸李奕、太上由事誅之、后怨、鴆殺太上、臨朝稱制、（五二六節）後魏起夷狄、專以刑殺爲政、猗盧爲代王、用法甚嚴、國人犯罪者、或舉部就誅、老幼相携而行、人問何之、曰往就死、無一人敢逃匿者、道武誅人、或夷五族、其克劉衛辰也、收宗黨五千餘人、無少長盡殺之、末年被疾、刑罰濫酷、明元承之、吏文亦深、太武命崔浩更定律令、詔中書以經義決疑獄、然如崔浩之誅、同宗連姻盡赤其族、僚屬僮吏百餘人皆夷死、則亦仍父祖舊習也、獻文上皇愼刑獄、始減門房之誅、非謀反大逆及外叛、罪止其身、馮太后稱制、又詔五族者降止同祖、三族者止一門、門誅者止身、及孝文親政、專尚文治、不任威刑、於是刑戮稍減、（五二七節）孝文性至孝、事馮太后能承顏順志、后崩、帝哀毀過禮、喪服一遵古制、初后忌帝英敏、欲廢之、盛寒閉空室、絕其食三日、因大臣固諫乃止、帝初無憾意、又有宦者譖帝於后、后杖帝數十、帝默然受之、及后崩、亦不復追問、（五二八節）帝恭儉好學、精勤政事、日夕不倦、均民田、制戶籍、作明堂辟雍靈臺、修郊廟之禮、定樂章、正祀典、養老于明堂、親耕藉田、凡先王禮制、儒書所述者、無不舉行、世稱其有太平之風、（五二九節）帝惡國俗之陋、欲遷都以變舊風、恐羣臣不從、乃詔大舉伐齊、步騎三十餘萬、自將至洛陽、羣臣稽顙于馬前請停南征、帝曰、今者興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苟不南

伐、當遷都於此、乃營洛都、遂遷焉、禁胡服、禁胡語、改國姓爲元氏、諸功臣舊族自代來者、姓多重複、皆改之、爲諸弟娶中州名族、而使以前妻爲妾媵、其所親任、多中州儒生、宗室勳舊不悅、太子恂私著胡服、欲奔還平城、帝廢爲庶人、尋賜死、代人戀舊土、有謀反者、討平之、蓋帝優於文學、深慕華風、欲興文治、以比隆於三代、故不欲僻處恒北也、然南遷之後、武事漸弛、俗趨紛華、國勢之衰、實始於此矣、

第四章　魏衰亂

（五三〇節）魏孝文帝以齊帝寶卷永元元年（魏太和二十三年、我紀元千百五十九年、武烈帝元年）崩、太子恪立、是爲世宗宣武帝、宣武疎忌宗室、嬖倖擅權、魏政寖亂、以梁武帝天監十四年（魏延昌四年、我紀元千百七十五年、繼體帝九年）崩、太子詡立、是爲肅宗孝明帝、時年六歲、母胡氏爲太后稱制、將軍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排抑武人、於是喧謗盈路、羽林虎賁近千人相率至尚書省詬罵、以瓦石

擊省門上下懾懼莫敢禁討遂焚彝第曳彝父子毆捶投火中遠近震駭太后收其凶强者八人斬之餘不復治大赦以安之懷朔鎮（在內蒙古烏判忒旗東北）函使高歡至洛陽見張彝之死還家傾貲以結客或問其故歡曰宿衛相率焚大臣之第朝廷懼而不問爲政如此事可知矣財物豈可常守邪歡自先世徙北邊遂習鮮卑之俗沉深有大志與侯景等相友善以任俠雄鄉里、

（五三一節）胡太后妹壻元叉恃寵驕恣遂幽太后而專政貪吝虐民北邊六鎮（武川撫冥懷朔懷荒柔玄禦夷皆在長城北）離叛太后誅叉而再臨朝內嬖用事政刑縱弛盜賊蜂起封疆日蹙孝明寖長太后自以所爲不謹務爲壅蔽母子嫌隙日深秀容（故城在山西朔平府朔州北境）酋長爾朱榮討賊有功爲六州（并肆汾廣恒雲即今山西省）大都督高歡見榮勸舉兵清君側會太后鴆殺帝立宣武姪孫釗榮乃舉兵至河陽（縣名屬河內郡今河南懷慶府孟縣）立孝文之姪長樂王子攸是爲敬宗孝莊帝執胡后及幼主釗沈之河殺王公以下二千餘人而還晉陽討劇賊

葛榮平之自爲大丞相得宇文泰愛其才以爲統軍泰鮮卑宇文部之胤也、

（五三三節）孝文之姪北海王顥奔梁梁武帝立顥爲魏王遣將送入洛陽莊帝奔河內榮渡河擊顥顥走死莊帝歸洛加榮天柱大將軍榮蓄不臣之志帝陰謀誅之榮入謁帝手刺之榮從弟世隆與榮弟兆共立宗室長廣（郡名屬青州今山東萊州府平度州）王曄（孝文之從祖弟）兆入洛執莊帝還晉陽弑之使高歡統六鎮世隆又廢曄立孝文之姪廣陵王恭是爲節閔帝歡起兵據鄴立宗室元朗擊爾朱氏破之入洛廢節閔及朗而立宣武之姪平陽王脩是爲孝武帝節閔及朗曄皆爲孝武所殺歡爲大丞相建府於晉陽居之、

（五三四節）時賀拔岳都督關西二十州（雍二華二夏二岐三梁東益十一州今陝西省二秦幽涇原河渭七州今甘肅大半巴益二州今四川保寧府北境）以夏州（今陝西榆林府及內蒙古鄂爾多斯地）被邊要重表宇文泰鎮之岳爲秦州刺史侯莫陳悅所殺泰討悅誅之悉定秦隴孝武帝以泰爲關西大都督帝畏歡謀伐晉陽歡擁兵來帝奔長安依泰拜爲大丞相歡追帝不及乃立宣武姪孫清河世子善見于洛陽遷于鄴是爲孝靜帝魏自此分爲東西二國先是熒惑入南斗梁武帝以謠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而下殿以禳之及聞魏帝西奔慙曰虜亦應天象邪孝武居長安半年又與泰有隙遇酖而崩泰立宣武之姪南陽王寶炬是爲文帝高氏與宇文氏連年相攻戰互有勝負、

第五章　侯景亂梁（附北齊代東魏）

（五三五節）東魏高歡病篤謂世子澄曰侯景有飛揚跋扈之志非汝所能駕御堪敵景者唯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景專制河南十餘年素輕澄及歡卒景舉河南十三州（二豫二荊洛廣二陽襄潁南兗十一州今河南省大河以南兗齊二州今山東西南境）附于梁時梁與東魏和邊疆無事羣臣不欲納其叛臣嬖人朱异勸武帝納之封河南王遣兄子貞陽侯淵明（蕭懿之子）督諸將擊東魏高澄遣慕容紹宗拒戰敗之擒淵明遂討景景南走奪梁壽陽據之梁就以爲南豫州牧澄求成于梁以間景景遂叛梁引兵

渡江襲建康、

（五三六節）梁武帝孝慈恭儉博學能文勤於政務早起視事身衣布衣一冠三年深崇佛法長齋斷魚肉日止一食惟菜羹糲飯而已屢捨身佛寺自稱三寶奴又疎簡刑法優假太過姦吏招權弄法牧守多侵漁百姓在位四十八年江南久無事武備廢弛及侯景逼臺城公私駭震援軍至者爲景所敗太清三年（武帝四十八年魏文帝大統十五年東魏孝靜帝武定七年我紀元千二百九年欽明帝十年）景佯求和武帝遣人與景盟以爲大丞相景攻陷臺城縱兵掠乘輿服御宮人帝爲景所制飲膳亦被裁損憂憤成疾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而崩太子統仁孝好學早卒謚昭明帝捨嫡孫而立統弟綱爲太子至是卽位是爲太宗簡文帝簡文旣立受制於景而已、

（五三七節）東魏高澄以大將軍秉政陰謀受禪爲其下所殺弟洋自爲丞相齊王逼靜帝禪位尋殺之東魏亡洋稱齊帝是爲顯祖文宣帝追尊歡及澄皆爲帝史謂之北齊以別於蕭齊、

（五三八節）是時梁國大亂諸王據州郡互相攻擊湘東

王繹鎮江陵邵陵（郡名屬湘州今湖南寶慶府）王綸在江夏（郡名屬郢州治汝南縣今湖北武昌府治）各自稱假黃鉞都督承制皆簡文之弟也昭明太子之子岳陽王詧鎮襄陽爲繹所攻遣使求援于西魏請爲附庸西魏立詧爲梁王繹襲取郢州（今湖北武昌漢陽二府及湖南北城）綸奔齊齊亦以綸爲梁王魏兵攻殺之（五三八節）簡文在位二年侯景廢而殺之立昭明太子之孫豫章王棟已而廢棟自稱漢帝始興（郡名屬湘州今廣東韶州府）太守陳霸先起兵討景進取江州繹以爲刺史繹又遣王僧辯伐景景篡立數月爲僧辯霸先所敗東走欲入海爲其下所殺送尸建康僧辯傳首江陵截其手送于齊暴屍于市士民爭取食之幷骨皆盡繹自立于江陵是爲世祖孝元帝自景之亂江北州郡入於東魏尋屬齊漢中蜀川亦爲西魏所幷梁之疆土畧與孫吳相似

第六章　周代魏陳代梁（附北齊暴亂）

（五四〇節）魏宇文泰崇儒好古嘗舉蘇綽爲尚書綽性忠儉以濟民爲己

任泰推心任之始制計帳戶籍之法後人多遵用之又爲六條詔書（一曰清心二曰敦教化三曰盡地利四曰擢賢良五曰恤獄訟六曰均賦役）令百司習誦之頒新制三十六條使刺史守令皆依之百姓便之晉氏以來文章競爲浮華泰欲革其弊命綽彷周書體作大誥宣示羣臣自是終宇文氏之世詔誥多依此體綽卒泰與羣公步送葬酹酒言曰爾知吾心吾知爾心方與共定天下遽捨吾去奈何舉聲慟哭不覺卮落於手泰以太師秉魏政文帝充位而已帝崩太子欽立密謀誅泰泰廢而弑之立其弟齊王廓是爲恭帝（五四一節）泰遣柱國于謹擊梁入江陵元帝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以寶劒擊柱折之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乃出降或問何意焚書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尋被殺在位三年魏取襄陽徙梁王詧于江陵立爲梁帝屯兵守之是爲中宗宣帝稱臣於魏史謂之後梁（五四二節）王僧辯陳霸先奉元帝子晉安王方智爲太宰承制齊文宣帝立蕭淵明爲梁王以兵納之僧辯奉歸建康以方智爲太子霸先殺僧辯廢淵明立方智是爲敬帝敬帝在位三年霸先爲丞相尋爲相國陳公遂篡位帝尋遇害梁凡四世（武帝簡文帝元帝敬帝）五十六年而亡霸先稱陳帝是爲高祖武帝在位二年崩兄子臨川（郡名今江西撫州建昌二府）王蒨立是爲世祖文帝文帝在位七年崩太子伯宗立伯宗在位二年叔父安成王頊廢之而自立是爲高宗宣帝（五四三節）初宇文泰以漢魏官繁命蘇綽等彷周禮更定六官至魏恭帝三年（梁敬帝太平元年齊文宣帝天保七年我紀元千二百十六年欽明帝十七年）始行之泰爲太師大冢宰是歲卒世子覺襲職封周公時年十五從兄宇文護受泰顧命輔之恭帝禪位於周明年（梁太平二年十月以後陳武帝永定元年周孝閔帝元年九月以後明帝元年齊天保八年）周公覺稱天王追尊泰曰太祖文王封魏帝爲宋公尋殺之魏自道武稱帝至是十四世（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文成帝獻文帝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孝莊帝節閔帝孝武帝文帝廢帝欽恭帝）凡百五十九年而亡護封晉公爲大冢宰周王惡護之專權密謀除之護廢而弑之立王庶兄寧都公毓爲天王尋稱帝是爲世宗明帝尊文王曰

文帝明帝明敏有識量護憚之進毒弑之弟魯公邕立是爲高祖武帝（五四四節）齊文宣帝嗜酒淫泆肆行狂暴每醉輒手殺人以爲戲樂諸王大臣寃死者衆又夷魏宗室二十五家收諸元七百餘人盡殺之棄尸漳水文宣崩太子殷立叔父常山王演廢殷而自立是爲肅宗孝昭帝孝昭崩弟長廣王湛立是爲世祖武成帝武成淫虐不減於文宣傳位太子緯自稱太上皇帝仍總大政太上崩緯亦昏亂嬖倖用事誅殺賢能齊政愈紊陳宣帝遣將擊齊取沿淮諸郡

第七章　周平齊隋代周幷梁陳

（五四五節）周武帝深沉有遠識以晉公護秉政深自晦匿無所關預護自受太祖顧託擅威福者十有六年諸子僚屬皆貪殘恣橫武帝與弟衞公直等謀召護入手擊之護踣於地直出斬之帝始親政追尊廢王覺爲孝閔帝叱奴太后崩帝行三年之喪素重儒學禁佛

道二教、毀諸淫祠、政事嚴明、稱爲賢主、五四六節武帝聞齊國亂、自將東伐、取平陽、取晉陽、遂圍鄴、齊帝高緯傳位於太子恒、而出走、周兵追獲之、周興師未半年、而悉平齊五十州、齊凡六世、（文宣帝、廢帝殷、孝昭帝、武成帝、後主緯、幼主恒、）二十八年而亡、帝還長安、獻俘於太廟、封緯爲溫公、已而殺之、夷其族、五四七節周宣政元年、（武帝十八年、陳宣帝太建十年、我紀元千二百三十八年、敏達帝七年、）武帝崩、太子贇立、是爲宣帝、立楊堅女爲后、堅父忠仕魏及周、以功封隋公、堅襲爵、爲亳州（今屬安徽潁州府、）總管、堅相表奇異、或嘗告武帝、堅有反相、堅聞之、深自晦匿、及宣帝立、以爲大司馬、五四八節宣帝淫戲無度、立未一年、傳位於太子闡、是爲靜帝、上皇驕侈彌甚、自稱天元皇帝、所居名天臺、自比上帝、令羣臣朝者致齋、天元崩、靜帝幼冲、近臣以楊堅有重名、矯遺詔、以堅輔政、堅自爲大丞相、假黃鉞、進相國、隋王、加九錫、尋受禪、封靜帝爲介公、周凡五世、（孝閔帝、明帝、武帝、宣帝、靜帝、）二十五年而亡、隋王稱帝、是爲高祖文帝、文帝秉周政僅九月、安坐而取二

百餘州、自古簒國之易、未有如隋者也、雖有周臣起兵匡復、帝猶假周之國力、不半歲殄滅之、諸王數謀殺帝、帝以次誅鋤、及卽位、遂夷滅宇文氏之族、殆無遺種、靜帝亦遇害、五四九節初蘇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爲征稅法頗重、旣而歎曰、今所爲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綽子威聞其言、每以爲己任、文帝徵威爲度支尚書、威奏減賦役、務從輕簡、帝又命有司修正周法、采魏晉以下律、折衷之、制五刑、曰笞杖徒流死、死刑二、絞斬、去前世梟轘及鞭法、族罪止謀叛以上、後世多遵用之、又改官制、除周六官、復依漢魏之舊、而加增損、置吏民禮兵刑工六部尚書、六部之稱自此始、五五〇節初梁宣帝爲魏所立、其所統數郡而已、魏亡、臣於周、宣帝殂、太子巋立、是爲世宗孝明帝、孝明時周亡、復臣於隋、孝明殂、太子琮立、隋帝廢梁國、賜琮爵莒公、後梁稱帝三十三年而亡、五五一節陳宣帝在位十四年崩、太子叔寶立、叔寶耽泆遊、起三高閣、飾以珠玉、與妃嬪狎客日夕酣歌、政刑隳紊、文武解體、隋開皇八年、（陳帝叔寶禎明二年、我崇峻帝元年、）下詔伐陳、命皇子晉王廣督兵五十萬、自八道進、叔寶聞之、謂侍臣曰、王氣在此、彼何爲者、尚書孔範曰、長江天塹、虜軍豈能飛渡邪、臣每患官卑、虜若渡江、臣定爲太尉公矣、範常自謂文武才能、擧朝莫及、故敢大言也、叔寶然之、奏伎縱酒賦詩不輟、明年、隋將賀若弼自廣陵（見四九七節、）濟江、陳人不覺、韓擒虎自橫江（浦名、在安徽和州城東南、）宵濟采石、（山名、在安徽太平府城西北、）守者皆醉、不能拒、沿江諸戍望風盡走、擒虎入建康、叔寶自投于井、隋軍俘之以歸、獻于太廟、是歲我紀元千二百四十九年、崇峻帝二年也、陳稱帝五世、（武帝、文帝、廢帝伯宗、宣帝、後主叔寶、）凡三十二年而亡、自晉元帝南渡、江東相承者五代、（東晉、宋、齊、梁、陳、）凡二百七十三年、始爲北朝所幷、漢土復歸於一矣、

第四篇　隋

第一章　煬帝奢淫

五五二節隋文帝使太子勇參決政事、時有損益、帝皆納之、勇率意任情、行無矯飾、獨孤后深惡之、勇弟晉王廣彌自修飾、媚事左右、密爲奪宗之計、使僕射楊素譖勇、后遂勸帝廢勇爲庶人、而以廣爲太子、五五三節帝性嚴峻、令行禁止、雖嗇於財、賞功不吝、自奉儉薄、愛養百姓、在位二十一年、受禪之初、民戶不滿四百萬、末年已及九百萬、然以詐術得國、猜忌苛察、信受讒言、功臣故舊無終始保全者、乃至子弟、皆如仇敵、五五四節帝寢疾、召太子廣入居殿中、廣預擬帝崩後事、爲書問楊素、素答報、宮人誤送帝所、帝覽之大恚、帝所寵陳夫人（陳宣帝女、）旦出更衣、爲廣所逼、拒之得免、帝怪其神色有異、問故、夫人泫然曰、太子無禮、帝恚、抵床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誤我、將召故太子勇、素聞之、白廣、令右庶子張衡入弑帝、其夜廣逼淫陳

夫人廣卽位、是爲煬帝、遣人縊殺勇、後殺其八子、弟漢王諒爲幷州（今山西太原府）總管、發兵反、帝遣楊素討破之、虜諒以歸、殺之、諒所部吏民坐死徙者二十餘萬家、

（五五五節）煬帝營建洛陽、爲東京、（今河南河南府治）役丁二百萬人、作顯仁宮、（在河南府宜陽縣東南）發江南奇材異石、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苑囿、又發民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在河南府城西）引穀洛水、達于河、引河入汴、引汴入泗、以達于淮、又開刊溝、（在江蘇揚州淮安二府境內、今爲運河之一部）入江、渠旁築御道、自長安至江都、（縣名、江都郡治晉廣陵縣、今江蘇揚州府治）置離宮四十餘所、充以美女、遣人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以備遊幸之用、築西苑、廣數里、其內爲海、起三神山、臺觀殿閣、羅絡山上、北有渠、縈紆注海、緣渠作十六院、皆以夫人主之、窮極華麗、宮樹凋落、則剪綵爲花葉、綴之、沼內亦剪綵爲荷芰菱芡、色渝則易之、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馬上奏之、

（五五六節）後又發民百餘萬、開永濟渠、（今名衞河）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今直隸順天府）丁男不給、兼役婦人、又鑿太行山、通馳道、築長城于西北二邊、營晉陽汾陽二宮、（晉陽宮在山西太原府太原縣北、汾陽宮在山西忻州靜樂縣北）又穿江南河、（今爲浙西運河）自京口至餘杭、（郡名、今浙江杭州府）帝或幸東京、或遊江都、或北巡長城、或西抵河右、營造巡遊、無虛歲、嘗帥大軍、泝金河、（在山西歸化城南、西南入黃河）幸突厥、（北狄國名、詳見第七篇）啓民可汗帳、賦詩曰、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登單于臺、徵四方散樂、悉集東京、諸蕃來朝、陳百戲於端門外、以示之、執絲竹者萬八千人、自昏達旦、終月而罷、費鉅萬、歲以爲常、

第二章　隋國分崩

（五五七節）煬帝南平林邑、（南亞細亞國名、今安南國南境）西克吐谷渾、皆郡縣其地、遣兵攻琉球、虜其民而還、又徵高麗王元入朝、不至、大業七年、（我紀元千二百七十一年、推古帝十九年）下詔親征高麗、徵國內兵、會涿郡、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供載衣甲幔幕、發河南北民夫、以供軍須、發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陽（縣名、屬汲郡、今河南衞輝府濬縣、倉城在縣西南）洛口（倉城、在河南府鞏縣東）諸倉米、舳艫相次、二百

里、往還常數十萬人、晝夜不絕、死者相枕、擧國騷動、重以官吏侵漁、百姓窮困、始相聚爲羣盜、八年、師發涿郡、凡一百十三萬、饋運者倍之、首尾亘百餘里、帝渡遼河、攻遼東城、（漢故郡治、自晉末屬高麗、故城在盛京奉天府遼陽州北）不克、諸軍進渡鴨綠江、大敗而還、九年、再徵兵親征、攻遼東、亦不克、

（五五八節）蒲山公李密、少有才畧、輕財好士、嘗乘黃牛、讀漢書、楚公楊素遇而奇之、素子玄感、與密爲深交、素卒、玄感潛謀作亂、至是督運黎陽、遂率運夫反、引密爲謀主、圍東都、帝引軍還、遣將討之、玄感兵敗走死、密被逮、伺守者懈、逸去、

（五五九節）十年、帝復征高麗、次懷遠鎭、（在[illegible]西）高麗王元遣使乞降、帝還西京、徵元入朝、元竟不至、已而帝如東都、如汾陽、巡北邊、又如江都、巡遊仍不止、使代王侑留守西京、越王侗留守東都、二王皆元德太子昭之子也、

（五六〇節）十二年、羣盜翟讓等起於河南、李密往從之、攻掠郡縣、十三年、（恭帝侑義寧元年）擊敗東都兵、讓推密爲主、號魏公、修洛口城、據之、畧取河南諸郡、是時豪傑竊據四方、隋國分崩、鄱陽（郡名、今江西饒州府）賊帥林士弘稱楚帝、據江南、東海（郡名、今江蘇海州）李子通據海陵、（縣名、屬江都郡、今江蘇揚州府泰州）章邱（縣名、屬齊郡、今屬山東濟南府）杜伏威據歷陽、（縣名、歷陽郡治、今安徽和州）河北多盜、漳南（縣名、屬清河郡、故城在山東東昌府恩縣西北）竇建德最大、稱長樂王、據樂壽、（縣名、屬河間郡、今直隸河間府獻縣）馬邑（郡名、今山西朔平大同二府）校尉劉武周、朔方（郡名、後魏夏州、今陝西榆林府）郎將梁師都、各據郡、反附于突厥、突厥立武周、爲定楊可汗、武周自稱帝、取樓煩、（今山西忻州靜樂縣、及太原府西北境）定襄（今內蒙古歸化城土默特地）雁門（今山西代州）諸郡、師都取雕陰（今陝西綏德州）弘化（今甘肅慶陽府）延安（今陝西延安府）等郡、稱梁帝、突厥與以可汗號、金城（郡名、今甘肅蘭州府）校尉薛擧據隴西、稱西秦霸王、尋稱秦帝、武威司馬李軌據河西、稱涼王、後稱帝、後梁宣帝曾孫蕭銑據巴陵、（縣名、巴陵郡治、今湖南岳州府治）稱梁王、後稱帝、徙都江陵、

第三章　唐定禍亂

（五六一節）唐公李淵者、晉西涼公暠七世孫也、祖虎仕魏有功、封隴西公、父昞於周世封唐公、淵襲爵、煬帝嘗以淵爲弘化留守、御衆寬簡、

人多附之、四方盜起、帝以淵爲山西河東撫慰大使、討捕羣盜、多捷、尋爲太原（郡名、今山西太原府）留守、突厥數侵邊、詔淵擊之、

五六二節 淵次子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濟世安民之志、與晉陽令劉文靜及宮監裴寂相結、文靜謂世民曰、今主上南巡、羣盜萬數、當此際有眞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收拾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數萬、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我意、乃陰部署賓客、而淵不知也、會淵兵拒突厥不利、淵恐獲罪、世民乘間說曰、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爲福、淵大驚曰、汝安得爲此言、吾今執汝告縣官、世民徐曰、世民覩天時人事如此、故敢發言、必欲執告、不敢辭死、淵曰、吾豈忍告汝、愼勿出口、明日復說曰、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故李金才無故族滅、大人若能盡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惟昨日之言、可以救禍、願勿疑、淵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身、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矣、

五六三節 先是、裴寂私以晉陽宮人侍淵、淵從寂飮酒、酣、寂曰、二郎陰養士馬、欲擧大事、正爲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幷誅耳、煬帝以淵不能禦寇、遣使者執詣江都、世民與寂等復說曰、事已迫矣、宜早定計、且晉陽士馬精強、宮監蓄積巨萬、代王幼冲、關中豪傑並起、公若鼓行而西、撫而有之、如探囊中物耳、淵乃募兵、遠近赴集、遣使于突厥、借其援、

五六四節 淵使世子建成及世民、擊西河（郡名、今山西汾州府）拔之、執郡丞高德儒、世民數其佞諛、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淵進兵取臨汾（今山西平陽府）絳郡（今山西絳州）濟河而西、遣建成守潼關、世民徇渭北、關中吏民及羣盜、爭歸之、淵合諸軍圍長安、旬日拔之、立代王侑爲帝、遙尊煬帝爲太上皇、淵自爲大丞相唐王、大業十四年（恭帝侑義寧二年、恭帝侗皇泰元年、唐高祖武德元年）加九錫、受禪於侑、稱帝、是爲唐高祖神堯皇帝、立建成爲皇太子、世民爲秦王、奉侑爲鄰國公、是歲我推古帝二十六年也、時秦主薛擧殂、子仁杲立、世民破秦、降仁杲、歸殺之、

五六五節 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酒巵不離口、見中原已亂、無心北歸、欲保江東、從駕多關中人、思歸、遂謀叛、以許公宇文化及爲主、夜引兵入宮、縊殺之、宗室外戚、無少長皆死、惟存帝姪秦王浩、立爲帝、化及自稱大丞相、擁衆而西、魏公李密據鞏洛（鞏縣名、屬河南郡、今屬河南府、洛卽洛口城）以拒之、化及北走、鴆殺浩、自稱許帝、

五六六節 煬帝凶問至東都、隋留守官奉越王侗、卽位、是爲皇泰帝、諡先帝曰世祖明帝、謂之煬者、依唐之追諡也、王世充在東都、屢與李密戰、遂大敗之、密走降于唐、唐高祖遣密收撫山東、密叛去、唐人獲而斬之、

五六七節 長樂王竇建德、取河北諸州、改國號曰夏、明年（隋皇泰二年、唐武德二年）擊破許主宇文化及于聊城（縣名、屬武陽郡、今山東東昌府治）執而殺之、與王世充結好、奉表於隋、隋仍封爲夏王、隋帝侗立一年、世充廢之、而自稱鄭帝、尋殺侗、諡曰恭帝、及鄭公楊侑卒、唐亦諡恭帝、故隋末有二恭帝、隋凡四帝（文帝、煬帝、恭帝侑、恭帝侗）三十九年而亡、夏王建德聞世充自立、乃絕之、

始用帝制、

五六八節 唐帝遣人詐仕涼主李軌、襲執以歸、殺之、河西平、定楊可汗劉武周、遣其將宋金剛、取唐河東諸州、唐武德三年、秦王世民擊金剛、大破之、金剛及武周皆走死、世民擊鄭、鄭主世充求救於夏、四年、世民圍洛陽、夏王建德救鄭、世民大破擒之、世充出降、世民還長安、獻俘太廟、斬建德於市、赦世充、尋爲人所殺、帝又遣族子趙郡王孝恭及李靖、擊江陵、梁主蕭銑出降、送長安殺之、李靖度南嶺、悉平嶺南、建德故將劉黑闥起兵漳南、復夏舊境、稱漢東王、爲世民所破、後其將執降于唐、殺之、

五六九節 先是、武康（縣名、屬吳興郡、今屬浙江湖州府）沈法興、據毗陵（縣名、毗陵郡治、今江蘇常州府治）稱梁王、李子通取江都、稱吳帝、杜伏威以歷陽附于唐、唐封爲吳王、子通敗梁兵、取其地、伏威使輔公祏攻之、子通敗走、襲法興、法興走死、伏威後又擊子通、執送長安、五年、入朝、留輔公祏守丹陽、是時楚主林士弘已衰、及死、其衆自散、六年、公祏反、稱宋帝、七年、趙郡王孝恭討斬之、江南平、

於是僭僞皆亡、惟梁師都猶存、至太宗皇帝貞觀二年、（我推古帝三十六年）乃爲唐所滅、

第五篇　唐上

第一章　李世民擅殺兄弟

（五七〇節）唐高祖之起晉陽也、皆秦王世民之謀、高祖謂世民曰、事成、當以汝爲太子、將佐亦以爲請、世民固辭而止、李密降唐、初見高祖、猶有傲色、及見世民、不覺驚服、退而歎曰、眞英主也、世民提兵戰無不勝、破薛仁杲、走劉武周、擒竇建德、降王世充、高祖以世民功大、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以世民爲之、開府置官屬、（五七一節）世民以國內寖平、開館以延文學之士、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褚亮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等十八人、竝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分爲三番、更日直宿、世民暇日輙至館中、討論文籍、或至夜分、使閻立本圖像、褚亮爲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五七二節）皇太子建成好酒色遊畋、弟齊王元吉驕侈多過失、而世民功名日盛、建成內不自安、乃與元吉協謀、共傾世民、高祖多內寵、二人曲意諂事諸妃嬪、世民獨不事之、由是妃嬪皆譽二人、而短世民、高祖惑之、猜嫌益甚、（五七三節）武德九年、（我推古帝三十四年）建成元吉欲害世民、房玄齡杜如晦長孫無忌尉遲敬德等、勸世民殺建成元吉、力請乃決、於是密奏兄弟專欲殺臣、似爲世充建德報讎、明日帥兵伏玄武門、建成元吉入覺有變、欲還、世民追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射殺元吉、建成元吉諸子皆被殺、高祖立世民爲太子、國事悉委太子處決、然後聞奏、初東宮官屬魏徵常勸建成早除世民、及是世民召徵責以離間兄弟、徵擧止自若、對不屈、世民禮之、王珪亦嘗爲建成謀、皆以爲諫議大夫、高祖尋自稱太上皇、詔傳位於太子、太子卽位、是爲太宗文武皇帝、

第二章　太宗之治

（五七四節）太宗初立、與羣臣語及教化、曰、大亂之後、民未易化也、魏徵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易化、封德彝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湯武皆能身致太平、豈非承大亂之後邪、帝卒從徵言、或請重法禁盜、帝曰、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自不爲盜、安用重法邪、貞觀元年、（我推古帝三十五年）關內（唐十道之一、見五九〇節）饑、二年、諸道蝗、三年、（我舒明帝元年）大水、帝勤而撫之、民未嘗嗟怨、四年、全國大稔、米價甚賤、終歲斷死刑纔十九人、史稱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時封德彝既死、帝曰、魏徵勸我行仁義、今既效矣、惜不使德彝見之、（五七五節）唐雅樂有七德九功舞、七德舞者、本名秦王破陳樂、太宗破劉武周時所作也、百餘人被銀甲執戟而舞、以象武功、九功舞者、童子八佾、冠進德冠、舞踏安徐、以象文德、魏徵欲帝偃武修文、每侍宴見七德舞、輙俛首不視、見九功舞、則諦觀之、（五七六節）帝常自以驕侈爲懼、首放宮女三千餘人、嘗曰、人主惟一心、攻之者衆、或以勇力、或以辨口、或

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湊各求自售、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嘗問侍臣、創業守成孰難、房玄齡曰、草昧之初、羣雄竝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帝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往矣、守成之難、方與諸公慎之、（五七七節）帝雖以武功定禍亂、終以文德致治平、崇儒好學、置弘文館、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精選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等、以本官兼學士、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榷政事、取三品以上子孫、充弘文館學生、數幸國子監、大徵名儒爲學官、學生能明一經以上者、皆得補官、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滿三千餘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三國皆見第七篇）高昌（西域國名

漢車師前部今甘肅鎮西府西境）吐番（今西藏）諸君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外講筵者、至八千餘人、帝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孔穎達與諸儒、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五七八節）初房玄齡杜如晦仕秦府時、府僚多補外官、如晦亦出、玄齡謂太宗曰、餘人不足惜、杜如晦王佐之才、大王欲經營四方、非如晦不可、太宗卽奏留之、使參謀帷幄、剖決如流、太宗每令玄齡入奏事、高祖曰、玄齡爲吾兒陳事、雖隔千里、皆如面談、太宗既立、以玄齡如晦爲左右僕射、總領六部、王珪爲侍中、統門下、魏徵以秘書監、參預朝政、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蓋玄齡善謀、如晦善斷、二人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相、推房杜焉、史家贊曰、玄齡佐太宗、凡三十二年、然無跡可尋、太宗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諍、而房杜讓其賢、英衛善將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歸人主、爲唐宗臣、固宜哉、王魏者、王珪魏徵、英衛者、英公李世勣衛公李靖也、（五七九節）帝自知神釆爲

臣下所畏、常溫顏接羣臣、導人使諫、賞諫者、以來之、魏徵最善諫、前後數十疏、貞觀初、漸不克終者十條、帝深獎歎、十七年、（我皇極帝二年）徵卒、帝曰、以銅爲鏡、可正衣冠、以古爲鏡、可見興替、以人爲鏡、可知得失、徵沒、朕亡一鏡矣、自製碑文書石、是歲、又命畫功臣於凌煙閣、長孫無忌、趙郡王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齡、高士廉、尉遲敬德、李靖、蕭瑀、柴紹、侯君集、虞世南、李世勣等二十餘人、（五八〇節）太子承乾不才、弟魏王泰多能有寵、潛有奪嫡之志、侯君集負功怨望、以承乾暗劣、欲乘釁圖之、因勸之反、事覺、廢爲庶人、君集坐誅、泰亦以險詐不立、皇后兄長孫無忌力勸帝立泰弟晉王治爲太子、（五八一節）魏徵嘗薦君集、君集誅、帝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錄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帝愈不悅、徵臨終、帝面指公主、欲以妻其子、至是罷其婚、踣所撰碑、後及征高麗無功、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此行也、命馳驛祠徵、

復立所踣碑、

第三章　太宗威加四夷

（五八二節）武德末、突厥頡利可汗、與其姪突利可汗、大舉侵唐、至豳州、（屬關內道今屬陝西）高祖命太宗拒之、突厥嘗與唐和親、太宗帥百騎、馳詣敵陳、責其負約、且曰、我秦王也、可汗能鬭、獨出與我鬭、頡利笑而不應、又遣人說突利、以利害、突利聽命、頡利使突利與盟而還、（五八三節）太宗初立、頡利與突利合十餘萬騎、入涇州、（屬關內道今屬甘肅）頡利進至渭水便橋（在陝西西安府咸陽縣東南）之北、太宗自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旌甲蔽野、頡利懼、請盟而退、（五八四節）貞觀二年、（我推古帝三十六年）遣柴紹等擊朔方梁師都、突厥救之、紹等大破突厥兵、進圍師都、其下殺之、以城降、四年、（我舒明帝二年）遣李世勣李靖柴紹等擊突厥、靖襲破頡利於陰山、頡利遁走、別將擒之以獻、諸部皆降、時突利先已入朝、帝處

突厥降衆東自幽州（屬河北道今直隸順天府）西至靈州（屬關內道今甘肅寧夏府）分突利地爲四州（順祐化長）分頡利地爲六州、以突利爲順州（故城在直隸承德府東境土默特右翼界內）都督、頡利爲右衞大將軍、諸酋長至者皆拜官、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五八五節）當是時、大唐威振四夷、東北諸夷契丹、奚、霫（以上三種皆東胡別種居唐營州之北今直隸承德府及內蒙古東部）室韋（東胡別種居契丹東北今黑龍江省）靺鞨（東夷種名蓋亦東胡別種居契丹東今吉林省）數十部、西夷伊吾（今甘肅鎮西府哈密廳時西突厥種落居之）党項（西羌別種居吐谷渾南今青海東南部）諸部皆內附、遠方諸國朝貢相踵。唐以伊吾置伊州、開党項爲十六州、苗傜諸蠻之地亦多設州。四夷君長詣闕、請帝爲天可汗。帝曰、我爲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羣臣四夷皆稱萬歲。是後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帝嘗奉太上皇置酒未央宮、上皇命頡利可汗起舞、又命嶺南蠻酋馮智戴詠詩。笑曰、胡越一家、古未有也。（五八六節）吐谷渾數侵西邊。九年、遣李靖侯君集等擊破之。可汗伏允走死、詔復其國、以伏允子慕容順爲可汗。順死、子諾曷鉢立。十年、遣子弟入侍。吐番在

吐谷渾西南、自古未通支那。唐初國勢寖強、其王稱贊普。贊普棄宗弄讚有勇畧、四隣畏之。太宗遣使慰撫之。弄讚奉表求婚、帝未之許。弄讚發兵擊破吐谷渾党項、進攻松州（屬隴右道今四川松潘廳）。十二年、遣侯君集等擊破之。弄讚懼謝罪、因復請婚。高昌王麴文泰多遏絕西域朝貢、又與西突厥共擊伊吾及焉耆（西域國名今回疆喀喇沙爾）。焉耆訴之。十四年、遣侯君集等擊滅高昌西突厥葉護、以可汗浮圖城（在高昌西北漢車師後部今甘肅迪化州）降。以高昌地爲西州、浮圖城爲庭州、置安西都護府於交河城（高昌屬城漢車師前王故治今甘肅鎮西府吐魯番廳）留兵鎮之。十五年、以宗女嫁吐番弄讚、大喜、遣子弟入國學。（五八七節）十八年（我皇極帝三年）、帝親征高麗、褚遂良諫、不聽。明年（我孝德帝大化元年）渡遼水、克遼東城、降白巖城（故城在盛京奉天府遼陽州東北）、進攻安市城（故城在奉天府蓋平縣東北）、大破其救兵於城下。安市城險兵精、堅守不下。議者欲拔烏骨城（在安市東南近大海）、渡鴨綠水、直取平壤（高麗國都今置平安道）。長孫無忌謂親征異於諸將、不可乘危。帝以遼左早寒、士馬難久留、且糧將盡、勅

班師。是行欲一擧滅高麗、不能成功、帝深悔之。（五八八節）二十年、遣李世勣等擊薛延陀（匈奴別種勅勒諸部之一居突厥故地）降之。帝自詣靈州、招諭勅勒諸部。回紇等十一姓（回紇拔野古同羅僕骨多濫葛思結阿跌契苾跌結渾斛薛）各遣使歸命、乞置官司。詔曰、朕聊命偏師、遂擒頡利、始弘廟畧、已滅延陀。鐵勒（即勅勒）百餘萬戶、請爲州郡。混元以降、殊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普天。帝爲詩曰、雪耻酬百王、除兇報千古。勒石於靈州。明年、以勅勒諸部爲六都督府七州、以其酋長爲都督刺史、置燕然都護府（在北河之北今內蒙古烏喇忒部西境）以統之。（五八九節）二十二年、遣王玄策使印度。有一國王發兵攻玄策、適抵吐番西境、徵吐番及泥婆羅（吐番屬國在吐番之西今後藏界內）之兵、進擊破之、擒其王以歸。又遣阿史那社爾（頡利可汗兄子）等擊破龜茲（西域國名今回疆庫車）、西域震駭。二十三年、遣高侃擊突厥餘衆。是歲太宗崩、高宗永徽元年（我孝德帝白雉元年）、侃追車鼻可汗、擒之於金山（在外蒙古賽因諾顏部內）。於是突厥諸部盡爲內臣。置府州二十有餘、以單于都護府（治雲中即後魏盛樂之地）統之。其後遣蘓定

方等擊破西突厥、獲沙鉢羅可汗。龜茲國亂、遣楊冑討平之。徙安西都護治焉。遂以吐火羅（漢大月氏苗裔居拔克特利故地今阿富汗國北境）、嚈噠（大月氏別種居吐火羅東今巴達克山地）、罽賓（在嚈噠南今印度迦什米爾北境）、波斯（漢時帕提亞地在吐火羅西今波斯國東北境）等十六國、置府州八十有餘、竝隸安西府。又徙燕然都護府於回紇、後改名安北、統磧北諸府州、與單于都護以磧爲界。又滅百濟、以其地置五都督府。遂平高麗、以其地爲九府四十二州、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以統之。尋以高麗餘衆復起、徙治遼東。又改交州都督府曰安南都護府。至則天武氏時、置北庭都護府於庭州。（五九〇節）漢人蔑視夷狄、斥爲異類、故綏御多乖方、不能得其歡心。獨太宗視華夷如一、故四夷皆畏而愛之。貞觀初、中國三百餘州、分爲十道、曰關內（今陝西終南山以北及甘肅東境）、河南（今河南山東二省及江南淮水以北）、河東（今山西省）、河北（今直隸省及河南北境三府山東西北隅）、山南（今河南南陽府湖北大半及四川東北境）、隴右（今甘肅省及四川西北隅）、淮南（今江南江淮之間及河南光州湖北東境）、江南（今江南湖北之大江以南及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貴州五省四川酉陽州）、劍南（今四川之大半）、嶺南（今兩廣及安南國）、猶古九州也。其後蠻夷內屬者、即其

部落爲羈縻府州多至八百統於都護及邊州都督安東都護府屬河北道鎮東夷安北單于二府屬關內道鎮北狄安西北庭二府屬隴右道鎮西域及北狄安南府屬嶺南道鎮南海威令所及縱橫千餘里東踰鴨綠江西跨溫都固斯山（在阿富汗國北境）南盡林邑北至骨利幹（勅勒一部於諸部爲最遠今露國也厄塞斯科之地）漢人聲勢之盛自古未有如唐代者也

第四章　武韋之禍（附玄宗再定內難）

（五九二節）太宗有疾謂太子治曰李世勣才知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我今黜之我死用爲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則當殺之耳乃左遷疊州（屬隴右道故城在甘肅洮州廳南）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帝嘗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脩身治國盡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帝在位二十三年崩太子卽位是爲高宗天皇大帝舅長孫無忌與褚遂良受遺詔輔政召李勣爲左僕射尋爲司空勣卽世勣避太宗諱

去世字（五九三節）太宗才人武氏故荊州都督士彠之女也年十四太宗聞其美召入後宮太宗崩才人年二十六與羣妾爲尼會高宗皇后王氏與蕭淑妃爭寵密令武氏畜髮勸高宗納之旣入后與淑妃皆失寵永徽六年（我齊明帝元年）高宗欲廢后而以武氏代之佞臣許敬宗李義符贊之褚遂良不可帝以問李勣勣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遂立武氏爲皇后王蕭皆遇害遂良貶而死武后以長孫無忌不助己深怨之令敬宗誣以謀反削官竄黔州（屬江南道今四川西陽州彭水縣）尋殺之籍沒其家（五九四節）高宗苦風眩不能視百司奏事或使武后決之后性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旨由是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上元元年（高宗二十五年我天武帝白鳳三年）帝稱天皇后稱天后時人謂之二聖帝在位三十四年政在中宮者二十五年矣自褚遂良等死後羣臣無敢諫者李善感因事一諫人以爲鳳鳴朝陽（五九五節）初高宗以賤妾子忠爲太子武后廢之立所生子弘弘仁孝中外屬心忤后意后酖之立其次曰賢又以事廢之而立其次哲高宗崩哲卽位是爲中宗皇帝尊天后爲皇太后立妃韋氏爲皇后中宗卽位二月太后廢爲盧陵王而立其弟豫王旦是爲睿宗皇帝太后臨朝稱制殺故太子賢遷中宗于房州（屬山南道今湖北鄖陽府南境）追王武氏祖考英公李敬業（故勣之孫）起兵揚州令文士駱賓王作檄排擊武氏極其醜詆太后遣將擊平之高宗弟越王貞又擧兵匡復不克而死太后遂殺唐宗室貴戚數百人自名曌號聖神皇帝改國號曰周以睿宗爲皇嗣賜姓武氏立武氏七廟追尊周文王爲始祖時曌年六十七矣（五九六節）曌素知人心不服欲立威以拑制國人盛開告密之門縱酷吏周興來俊臣邱神勣等起大獄鍛鍊羅織率以反逆誣人大臣誅滅者數百家其殘忍好殺古今希見其比然有權畧善用人賢才亦競爲之用徐有功仁恕執法曌敬憚之將相多得人魏元忠婁師德狄仁傑姚崇皆名相宋璟亦顯於朝師德沉厚

寬恕仁傑之入相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每毀師德曌語仁傑曰朕之用卿師德所薦也仁傑退而歎曰婁公盛德我爲所容久矣（五九七節）曌姪武承嗣武三思營求爲皇太子仁傑從容言於曌曰文皇帝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托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立姪則未聞姪爲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曌稍悟仁傑又勸召還盧陵王曌遂召中宗於房州立爲太子以睿宗爲相王（五九八節）曌信重仁傑稱爲國老而不名仁傑好面折廷爭曌每屈意從之仁傑卒曌泣歎姚崇桓玄範敬暉等數十人皆仁傑所薦或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曌嘗問仁傑曰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有張柬之者雖老宰相才也後竟用爲相（五九九節）曌初嬖僧懷義已而惡其驕恣殺之後嬖張易之昌宗兄弟曌年老政事多委之二張勢

傾朝野、神龍元年、(武曌篡位十六年、中宗復位元年、我文武帝慶雲二年、)曌疾甚、張柬之與崔玄暐敬暉桓玄範袁恕己、率羽林將軍李多祚等、擧兵討内亂、迎中宗於東宮、斬關入、斬易之昌宗於廡下、中宗卽位、上曌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是歳崩、年八十二、則天立睿宗而稱制者七年、易唐爲周者十五年、(六〇〇節)中宗在房州、欲自殺、韋妃每止之、中宗與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禦、及復位、妃復爲皇后、帝每臨朝、后必施帷幔、坐殿上、預聞政事、如武后在高宗之世、帝愛女安樂公主、適武三思之子、三思以是得入宮禁、帝遂與之圖議政事、張柬之等五人、皆受制三思、與韋后通、共譖五人、皆賜王爵、而罷政、已而遠竄殺之、安樂公主負勢驕横、賣官鬻獄、宰相以下、多出其門、太子重俊、非后所生、后及三思等惡之、重俊與李多祚等、發羽林兵、殺三思父子、入犯宮敗死、(六〇一節)景龍四年、(中宗復位六年、七月以後睿宗景雲元年、我元明帝和銅三年、)人有上言皇后淫亂、帝面詰之、其人不屈、中書令宗楚

客矯制撲殺之、帝意怏怏、后及其黨始懼、馬秦客楊均皆幸於后、恐事泄、安樂亦欲后臨朝、以己爲皇太女、乃相與謀、於餅餤中進毒、帝在位六年、而遇弒、帝妹太平公主草遺制、立皇子重茂、是爲殤帝、韋后爲太后攝政、睿宗之子隆基、密謀匡復、厚結羽林豪傑、起兵討亂、斬韋后及安樂、并其黨皆殺之、廢殤帝、奉睿宗立之、睿宗重祚、立隆基爲太子、(六〇二節)睿宗以姚崇宋璟爲相、二人協心革弊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公、紀綱脩擧、太平公主於誅二張誅韋氏時、皆有力焉、勢甚尊重、帝常與議政、權傾人主、其門如市、憚太子英武、欲易之、賴姚宋等感悟帝意、太子得無變、然姚宋由是被貶、帝在位二年、傳位太子、仍總大政、太子立、是爲玄宗皇帝、世謂之明皇、太平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文武大半附之、開元元年、(玄宗卽位二年、我元明帝和銅六年、)陰謀廢立、玄宗與近臣定計、收太平之黨、盡斬之、太平母子皆賜死、上皇自是不預政、後三年崩、

第五章　開元之政

(六〇三節)玄宗親政、勵精圖治、召姚崇爲紫微令、崇吏事明敏、裁決如流、帝專任之、崇由事辭相、薦宋璟自代、璟爲黄門監、務在擇人、隨材授任、刑賞無私、敢犯顔直諫、帝甚敬憚之、崇璟相繼爲政、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寛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開元之政、比隆於貞觀、故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二人每進見、帝輒爲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六〇四節)開元八年、(玄宗九年、我元正帝養老四年、)宋璟由微過而罷、蓋帝外雖重璟、心實厭之也、是後在相位者、率皆常才、宇文融善言財利、然徒勞擾百姓、事多不就、惟韓休張九齡、俱以直著焉、休同平章事、帝或宴遊小過、輙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左右曰、休爲相、陛下殊瘦於舊、帝歎曰、吾雖瘦、天下肥矣、爲相數月而罷、九齡爲中書令、(六〇五節)帝卽位初、患風俗奢靡、焚珠玉錦繡於殿前、禁后妃

以下、皆不得服之、在位已久、漸肆奢慾、九齡每事爭之、二十四年、(我聖武帝天平八年、)帝聽武惠妃(則天后之從孫、)之讒、欲廢太子瑛及二皇子、(鄂王瑤、光王琚、)九齡力諫、帝不悦、九齡坐事罷、李林甫代之、明年帝遂殺三子、(六〇六節)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迎合上意、以固寵、杜絶言路、掩蔽聰明、嘗語諸諫官曰、不見立仗馬乎、一鳴輙斥去、性陰險妬賢嫉能、人以爲口有蜜、腹有劒、屢起大獄、誣陷異己、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國亂、而帝不悟也、

第六章　安史之亂(附吐蕃回紇之寇)

(六〇七節)玄宗天寶元年、(卽位三十一年、我聖武帝天平十四年、)以安祿山爲平盧節度使、(治營州、)祿山本營州(屬河北道、今内蒙古土默特地、)雜胡也、與同里史思明相愛、俱以驍勇聞、祿山傾巧善事人、帝左右至營州、祿山皆厚賂、左右譽之、帝以爲賢、故擢以節鎭、三年、兼范陽節度使、(治幽州、)(六〇八節)初武惠妃卒、帝悼念不已、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壽王者、帝子

瑁也帝爲瑁別娶而納楊氏嬖之號太眞四年冊爲貴妃寵遇無比擧族皆貴盛從祖兄釗以善樗蒲得幸判度支事務聚斂屢奏帑藏充牣古今罕儔帝帥羣臣觀之由是視金帛如糞土賞賜無限賜釗名國忠（六〇九節）九年（我孝謙帝天平勝寶二年）賜祿山爵東平郡王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祿山入朝帝爲之起第窮壯麗日遣諸楊與之遊宴祿山體肥大帝嘗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對曰有赤心耳祿山請爲貴妃兒帝與妃坐祿山先拜妃帝問其故對曰胡人先母而後父帝悅祿山生日賜與甚厚後三日召入妃以錦繡爲大襁褓裹祿山使宮人以綵輿舁之帝聞歡笑聲問故左右以貴妃洗祿兒對帝賜妃洗兒金銀錢盡歡而罷自是出入宮掖頗有醜聲帝不疑（六一〇節）祿山求兼河東節度使（治太原府）帝從之是時李林甫專政武備墮弛祿山旣兼領三鎭有輕唐之志歸范陽（郡名卽幽州）養壯士聚兵仗爲自强之計十一年林甫卒楊國忠爲相祿山素蔑視國

忠由是有隙國忠言祿山必反且曰試召之必不來十三年祿山聞召卽至帝加左僕射使歸十四年祿山請以蕃將代漢將帝猶不疑又表請獻馬三千匹每匹二人執鞚二十二將部送帝始疑之遣使止其獻祿山踞床不拜曰馬不獻亦可十月當詣京師使還亦無表是冬遂反發所部兵及奚契丹等凡十五萬自范陽引而南步騎精銳煙塵百里時承平久民不識兵革郡縣望風瓦解祿山渡河進陷東京（六一一節）帝聞河北皆從賊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邪已而聞平原（郡名卽德州屬河北道今山東濟南府陵縣）太守顏眞卿起兵討賊大喜曰朕不識眞卿作何狀乃能如此常山（郡名卽恒州屬河北道今直隸正定府）太守顏杲卿亦起兵討賊河北諸郡應之杲卿眞卿之從兄也十五年（七月以後肅宗至德元年）祿山自稱燕帝其將史思明攻陷常山執杲卿送洛陽祿山數其反己杲卿曰我爲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縛而咼之比死罵不絕口（六一二節）朔方節度使（治靈州）郭子儀河北節度使（治所不詳）李光弼與史思明戰大破之復河北十餘郡帝促兵馬副元帥哥舒翰擊賊戰于靈寶（縣名屬陝州今同）大敗麾下執翰降賊賊入潼關（在陝西同州府華陰縣東今置廳）帝倉皇出奔次于馬嵬（驛名在陝西西安府興平縣西）將士飢疲皆憤怒殺楊國忠等逼帝縊殺楊貴妃然後發父老遮道請留帝命太子亨慰撫之父老擁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乃使子廣平王俶馳白帝帝使喩太子曰汝勉之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力且宣旨欲傳位太子不受（六一三節）太子至平涼（郡名卽原州屬關內道今甘肅平涼府）朔方留後杜鴻漸等迎入靈武（郡名卽靈州）請遵馬嵬之命牋五上太子乃卽位是爲肅宗皇帝遙尊玄宗爲上皇天帝郭子儀將兵自河北至軍威稍振玄宗至成都命宰相奉傳國寶玉冊詣靈武在位四十四年（六一四節）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聞肅宗在東宮嘗與泌爲布衣交至是遣使召之事無大小皆與之議以廣平王爲天下兵馬元帥請泌爲侍謀長史遣使借兵於回紇祿山自

起兵以來目昏又病疽躁暴愛嬖妾子欲代長子慶緒爲嗣至德二年（我孝謙帝天平寶字元年）慶緒殺祿山而自立使史思明鎭范陽肅宗至鳳翔（郡名卽岐州屬京畿道今陝西鳳翔府）回紇葛勒可汗遣其子葉護將精兵來援廣平王與副元帥郭子儀帥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進擊破賊收復西京廣平王留鎭撫三日引軍東出與回紇夾擊賊大敗遂復東京慶緒走保鄴郡（卽相州屬河北道今河南彰德府）帝入西京上皇亦自蜀還廣平王後爲太子更名豫（六一五節）祿山之入河南也眞源（縣名屬亳州今河南歸德府鹿邑縣）令張巡帥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起兵雍丘（縣名屬汴州今河南開封府杞縣）屢破賊既而入睢陽（郡名卽宋州屬河南道今歸德府）與太守許遠共守賊將尹子奇攻之巡屢却之城中食盡或欲棄城巡遠謀曰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賊必長驅是無江淮也不如堅守以待救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至括城中婦人老弱食之城兵一萬僅餘四百終無叛者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城遂陷巡遠等被殺及慶緒北走陳留（郡名卽汴州今開封府）

人殺尹子奇、以降。江淮之免寇、巡遠之力也。（六一六節）乾元元年、（肅宗三年）命郭子儀李光弼等九節度使討安慶緒、以宦者魚朝恩爲觀軍容使。二年、（我淳仁帝天平寶字二年）史思明引精兵救慶緒、官軍無統帥、進退不一、步騎六十萬潰于相州。（郡名、卽鄴郡）思明殺慶緒、還范陽、稱燕帝。帝使子儀總諸道兵、朝恩惡而短之。帝召還子儀、以光弼代之。光弼治軍嚴整、始至、令一施、士卒壁壘旗幟精明皆變。思明進軍、復取東京。光弼與戰于河陽（縣名、屬洛州、今河南懷慶府孟縣）大敗之。思明愛少子、而欲殺長子朝義。上元二年、（肅宗六年）朝義使人殺思明而自立。（六一七節）初肅宗在靈武、張良娣有寵、與宦者李輔國譖殺皇子倓。李泌知肅宗不足與有爲、及復兩京、固請歸衡山。其後良娣爲皇后、輔國掌禁兵、與相表裏、專權用事。晩更有隙。寶應元年、（肅宗七年）玄宗崩。時肅宗寢疾、聞之轉劇。后召太子豫、令誅輔國。太子恐震驚上體、不可。輔國聞其謀、夜勒兵幽后、捕其黨。明日肅宗崩。輔國弑后、然後引太子立之。

是爲代宗皇帝。代宗畏輔國、尊爲尚父。宦者程元振勸代宗裁抑之、乃授王爵、而罷其政。尋爲盜所殺。或曰代宗使之也。（六一八節）代宗求援于回紇。回紇年羽可汗（葛勒可汗之子、葉護之弟）自將兵來。帝以皇子雍王适爲元帥、僕固懷恩副之、總諸道兵、與回紇共討史朝義、大破之、取東京。朝義北走。廣德元年、（我天平寶字七年）賊將李懷仙殺朝義以降。僞燕平。雍王後爲儲君、德宗皇帝是也。（六一九節）吐蕃在高宗世、既滅吐谷渾、盡臣羊同党項諸羌、國勢益盛、屢與唐相攻。及安史之亂起、西邊精兵皆入援、留者單弱。吐蕃乘間蠶食、盡取河西隴右、遂自涇州（屬關内道、今屬甘肅省）進入長安。代宗倉卒出奔陝州。（屬都畿道、今屬河南省）急命郭子儀禦之。子儀張疑兵逼長安、吐蕃引去。（六二〇節）是時程元振專恣、忌嫉功臣、皆欲害之。吐蕃入、元振掩蔽、不以時奏。致帝狼狽。帝發詔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惡元振、莫有至者。中外切齒。帝不得已削其官爵、放之。光弼素與郭子儀齊名、以太尉河南副元帥鎭臨淮、（郡名、卽泗州、屬河南道、今屬安徽省）賜爵臨淮王。尋遷徐州（屬河南道、今江蘇徐州府）擁兵不朝。麾下諸將不復稟畏。光弼愧恨成疾而卒。（六二一節）僕固懷恩負功偃蹇、又爲中官所忌、懼而反。永泰元年、（代宗三年、我稱德帝天平神護元年）誘回紇吐蕃侵唐。代宗使郭子儀屯涇陽（縣名、屬京兆府、今屬陝西西安府）懷恩道死。二國爭長不睦。子儀遣人說回紇、欲共擊吐蕃。先是懷恩紿言子儀已死。子儀使至、回紇不信曰、郭公果在、可得見乎。使還報。子儀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大帥藥葛羅執弓矢立陳前。子儀免胄投槍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執藥葛羅手與語、取酒誓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回紇與唐兵共追、大破之。子儀勳德並高、爲司徒中書令汾陽王、以關内河東副元帥鎭河中（今山東蒲州府）或邠州。代宗禮重之。讒間不行。雖不豫朝政、夷夏皆服其威名。唐室以其身爲安危殆三十年。德宗尊爲尚父。建中二年、（我光仁帝天應元年）卒。八子七壻皆顯、將佐爲名臣者甚衆。

平山政太郎書
江川八左衛門刻

第六篇　唐下

第一章　藩鎭跋扈（附德宗失政）

（六二二節）初西魏宇文泰爲府兵法、置百府、府有郞將、分屬二十四軍、籍民爲府兵、以農隙教戰、馬畜糧備、六家供之、太宗本其制、置折衝府六百有餘、皆隷諸衞及東宮六率、十人爲火、火有長、五火爲隊、隊有正、六隊爲團、團有校尉、每府三四團、折衝都尉領之、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當宿衞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遠疎近數、皆一月而更、有征行則命將、將之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其後法制漸壞、衞士逃匿日衆、開元中張說建議募壯士充宿衞、尋定長從宿衞之士、名曰彍騎、總十二萬人、分隷十二衞、州縣毋得雜役使、自此府兵死亡者、有司不復點補、宿衞邊戍皆召募、向足兵農始分、

（六二三節）唐承周隋之制、於諸州要重地設總管府、以總鎭兵、後改曰都督府、而州縣之政、則朝廷時時遣使巡察、睿宗置二十四都督、以糾刺史以下善惡、已而以其權太重罷之、更置十道按察使、玄宗改十道爲十五道、分關內置京畿（今陝西西安鳳翔同州興安四府及邠乾商三州）、分河南置都畿（今河南河南懷慶二府開封府西境及陝汝二州）、分山南爲東西二道（山南東道今湖北大半及河南南陽府四川夔州府、山南西道今陝西漢中府及四川東北境）、分江南爲江南東西黔中三道（江南東道今江蘇大江以南及閩浙、江南西道今江西省及安徽大江以南湖北武昌府湖南東境、黔中道今四川酉陽州湖北施南府湖南西境及貴州大半）、道置采訪處置使、以撿察非法、如漢刺史之職、

（六二四節）高宗以來、邊州都督帶使持節者、有節度使之號、玄宗於四邊皆置節度使、每以數州爲一鎭、迨天寶初、有十大鎭、安西節度（治安西都護府、統龜茲焉耆于闐疎勒四鎭）撫寧西域、北庭節度（治北庭都護府）防制突騎施（西突厥別種、在北庭府西北、今新疆塔爾巴哈台地）堅昆（勑勒別種、在北庭府北、今露國多木斯科地）、河西節度（治涼州、今甘肅涼州府）斷割吐蕃突厥、朔方節度（治靈州、安北單于二都護府屬之）捍禦突厥、河東節度（治太原府）與朔方掎角、以禦突厥、范陽節度（治幽州）臨制奚契丹、平盧節度（治營州、安東都護府屬之）鎭撫室韋靺鞨、隴右節度（治鄯州、今甘肅西寧府）備禦吐蕃、劍南節度（治益州、今四川成都府）西抗吐蕃、南撫蠻獠、嶺南節度（治廣州、今廣東廣州府、安南都護府屬之）綏靜南海諸國、鎭兵凡五十萬人、

（六二五節）節度使各統數州、州吏盡爲其屬、故多兼按察采訪安撫支度等使、既握甲兵、又掌土地人民財賦、於是方鎭日强、國勢偏重、竟致天寶之亂、及安史據洛陽、河南山南江淮諸道亦皆列置鎭府、州縣之政、多歸於武臣之手矣、

（六二六節）祿山之反也、平盧諸將劉客奴董秦王玄志等舉鎭歸朝、玄宗以客奴爲節度使、賜名正臣、已而玄志酖正臣代之、玄志卒、肅宗遣中使往撫將士、察軍中所欲立者、以旌節授侯希逸、自是諸軍驕橫、動輒殺逐主帥、朝廷亦不治其罪也、董秦入朝、賜姓名李忠臣、後爲淮西節度使（領蔡申光安等州、治蔡州、今河南汝寧府）、希逸移鎭淄青（領淄沂青徐齊海等六州、治青州、今山東青州府）、仍兼平盧之稱、

（六二七節）僕固懷恩敗史朝義、賊將薛嵩張忠志田承嗣李懷僊皆降、懷恩恐賊平寵衰、奏留嵩等分帥河北、自爲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卽以忠志鎭成德軍（領恒趙深定易五州、治恒州、今直隷正定府）、賜姓名李寶臣、嵩鎭相衞（領相衞邢洺貝磁六州、治相州、今河南彰德府）、承嗣鎭魏博（領魏博德滄瀛五州、治魏州、今直隷大名府）、懷僊鎭盧龍（領幽薊嬀檀平營六州、治幽州、故范陽郡）、永泰元年（代宗三年、我稱德帝天平神護元年）、平盧將李懷玉逐侯希逸、代宗因以懷玉知留後、賜名正己、正己與河北諸鎭皆結爲婚姻、互相表裏、收安史餘黨、治兵完城、不供貢賦、代宗不能制、

（六二八節）大曆三年（代宗六年、我稱德帝神護景雲二年）、幽州將朱希彩殺李懷僊、自稱留後、七年（我光仁帝寶龜三年）、將吏又殺希彩、推朱泚爲帥、八年、相衞薛嵩卒、叔父崿代之、朝廷皆因授旌節、九年、朱泚入朝、使弟滔領鎭、十年、魏博田承嗣襲取相衞、十四年、承嗣卒、姪悅代之、淮西將李希烈逐李忠臣、詔以希烈爲留後、是歲代宗崩、在位十七年、太子适立、是爲德宗、

（六二九節）德宗初立、勵精求治、革弊政、去奢靡、李正己畏帝威名、表獻錢三十萬、同平章事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其錢賜之、正己慚服、時人以爲太平庶幾可望、帝卜相於祐甫、祐甫薦楊炎、擢同平章事、既而祐甫病、不視事、建中元年（我寶龜十一年）、炎建議作兩稅法、事詳第九篇、

（六三〇節）當玄宗時、中國富庶

民口至五千餘萬、安史之亂、什亡七八、州縣多爲藩鎭所據、貢賦不入國庫、耗竭、中原多故、戎狄連歲犯邊、所在宿重兵、給費不貲、皆倚辦於劉晏、晏善治財計、自肅宗以來、領度支鑄錢鹽鐵轉運等使、斡鹽利、通漕運、制百貨之低昂、軍國之用、賴以充足、而民不困弊、至是楊炎忌晏、譖貶之、人希炎旨、告晏怨望、德宗遣中使縊之、二年（我光仁帝天應元年）擢盧杞與炎並相、杞貌醜色如藍、性陰狡有口辯、逐炎殺之、而專權朝政、自此亂矣、（六三一節）成德李寶臣卒、子惟岳代之、平盧李正己亦卒、子納代之、魏博田悅與納惟岳連兵拒朝命、德宗遣馬燧等討之、三年（我桓武帝延曆元年）燧大破悅等、成德將王武臣殺惟岳代之、與幽州朱滔共發兵救悅、悅等推滔爲盟主、滔乃自稱冀王、悅稱魏王、武俊稱趙王、納稱齊王、各置百官、仍用唐年號、如古諸侯奉周正朔、淮西李希烈亦擧兵應四鎭、盧杞惡顔眞卿、欲陷之、四年、遣宣慰希烈、人言失一元老、爲國家羞、眞卿至、希烈脅

之、不屈、留二歲、竟被殺、（六三二節）德宗用兵兩河、（謂河南河北）府庫不支、先括富商錢、又增諸道稅、竟行稅間架除陌錢法、稅間架者、計民屋廣狹課稅、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賣買、每百官留五錢、敢隱匿有罰、告者賞錢、使坐者出之、於是愁怨之聲、盈於遠近、（六三三節）帝發涇原（鎭名、領二州、治涇州）等道兵、討李希烈、涇原兵過京師、詔犒師、惟糲食菜餤、衆怒作亂、入城、帝出奔奉天、（縣名、屬京兆府、今陝西乾州）亂兵奉太尉朱泚爲主、司農卿段秀實謀誅泚、不克而死、泚稱秦帝、急攻奉天、渾瑊力拒、李懷光李晟帥衆赴援、泚敗歸長安、懷光至奉天、欲入白盧杞之姦、杞隔之、不得入見而行、意殊怏怏、上表暴杞罪惡、衆論亦喧騰、咎杞、帝不得已貶之、（六三四節）帝使人說田悅王武俊李納、赦其罪、賂以官爵、悅等皆密歸款、陸贄勸帝罪己以謝國人、故奉天所下書詔、雖驕將悍卒、聞之感泣、興元元年（德宗五年）大赦、罷間架除陌等稅、武俊悅納皆去王號、上表謝罪、惟李希烈恃富强、遂僭號楚帝、（六三五節）李懷光反於咸陽、與朱泚連兵、帝奔梁州、（今陝西漢中府）懷光東據河中、李晟督諸軍克復長安、泚西走、其將斬之以降、帝還長安、貞元元年、（德宗六年）馬燧等平河中、懷光縊死、二年、淮西將陳僊奇殺希烈以降、吳少誠又殺僊奇、帝因以少誠領鎭、（六三六節）代宗嘗徵李泌於衡山、與議國事、欲授以相位、泌固辭而止、德宗又徵之、遂以同平章事、泌有謀畧、盡心輔導、帝頗任之、爲相二歲而卒、八年、陸贄同平章事、十年、以論裴延齡奸邪、罷相、贄自奉天以來、宣力最多、隨事論諫、剴切百奏、帝追仇盡言、延齡又譖之、十一年、貶忠州（今屬四川省）別駕、初泌薦處士陽城爲諫議大夫、人皆想望風采、在職七年、而不諫、韓愈作爭臣論譏之、至是城率諸諫官守闕、論延齡姦佞、贄無罪、時且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爲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遂沮不相、城坐貶、白麻者任將相制書也、（六三七節）是時藩鎭布列四方、凡四十餘道、兵强則逐帥、帥强則叛君、兩河諸鎭（幽州成德魏博平盧淮西等）驕傲最

甚、殆同化外、吳少誠侵掠隣州、十六年、命韓全義統十七道兵討之、官軍不戰而潰、明年、詔赦少誠、德宗性多猜忌、用賢不終、寵任閹官及貪吏、末年秕政益多、其處藩鎭也、姑息而已、在位二十六年崩、太子誦立、是爲順宗、

第二章　憲宗英武

（六三八節）順宗有風疾、失音、卽位僅八月、傳位太子純、是爲憲宗、憲宗初立、與同平章事杜黃裳論及藩鎭、黃裳陳姑息之弊、欲以法度裁制諸鎭、帝深然之、元和元年（我平城帝大同元年）西川節度使（領益彭蜀漢眉嘉邛簡資茂黎雅等州、治成都）劉闢侵東川、（鎭名、領梓遂綿劍普榮陵合渝瀘十州、治梓州、今四川潼川府）黃裳薦高崇文討之、崇文克成都、擒闢、送京師斬之、夏綏（鎭名、領夏綏銀宥四州、治夏州）留後楊惠琳拒命、詔討之、惠琳爲兵馬使所斬、二年、鎭海節度使（領潤蘇常湖杭睦六州、治潤州、今江蘇江寧府）李錡反、亦討之、兵馬使執錡送京師斬之、（六三九節）自杜黃裳以後、相繼爲相者、武元衡裴垍李藩李絳皆賢相、惟李吉甫頗佞媚、垍器局峻

整人不敢干以私、藩絳皆好直諫、知無不言、帝重之、絳數與吉甫爭論於帝前、帝多從絳言、時在朝名士、如崔羣白居易等、皆讜讜直、元和之世、朝廷清明以此、（六四〇節）七年（我嵯峨帝弘仁三年）魏博節度使田季安（田承嗣之孫）卒、將士推兵馬使田興爲留後、興請吏於朝、輸貢賦、詔以爲節度使、遣裴度宣慰、賜錢百五十萬緡、犒其軍、六州（魏博相衛貝瀛）百姓、皆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諸鎮使者見之、相顧失色、平盧淮西成德、皆遣遊客間說多方、興終不聽、賜興名弘正、（六四一節）初淮西節度使吳少誠卒、其將吳少陽自領軍府、陰聚亡命、少陽卒、子元濟代之、縱兵侵掠及東畿、十年、詔發十六道兵討之、平盧節度使李師道（李納之子）成德節度使王承宗（王武俊之孫）皆請赦元濟、不許、裴度宣慰淮西行營還、言淮西可決取、帝悉以兵事委武元衡、師道素養刺客姦人、客請曰、密往刺元衡、則佗相必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遣之、元衡入朝、賊暗射殺之、又擊裴度傷首、帝怒討賊愈急、曰、吾倚度一人、足破二賊、以度同平章事、委以兵事、諸軍久不克、十二年、度兼淮西宣慰招討使、督諸將進討、唐鄧節度使（領唐隨鄧三州、治鄧州、今河南南陽府屬州）李愬（李晟之子）先擒賊將李祐、釋而用其計、雪夜引兵襲蔡州城、擒元濟、檻送京師斬之、（六四一節）淮西已平、諸鎮皆懼、十三年、王承宗納質請吏、且獻二州、幽州節度使劉總、亦專意歸朝、惟李師道依違不服、詔諸道討之、十四年、田弘正李愬敗平盧兵、平盧將執師道斬之、代宗以來、兩河跋扈、垂六十年、至是盡遵朝命矣、（六四二節）自淮西平、帝浸驕侈、度支使皇甫鎛、鹽鐵使程异、以聚斂有寵、並同平章事、朝野駭笑、元和之政非矣、鎛黨擠裴度、罷其政、出爲節度使、度自此無意世事、治園池、與詩人觴詠自娛、穆宗敬宗時、皆一入輔政、至文宗世、亦平章軍國重事、與時浮沈而已、然四朝將相、威望遠達四夷、四夷見唐使、輒問度安否、以身繫國家輕重、如郭汾陽者、二十餘年、

第三章　宦官之禍

（六四三節）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中宗時、嬖倖猥多、宦官漸盛、玄宗誅太平公主、以內給事高力士有功、擢爲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是後宦官除三品將軍者寖多、玄宗豪奢、宮嬪至四萬、閹宦隨增、員衣朱紫、千餘人、黃衣以上三千餘人、力士與楊思勗最貴幸、思勗數將兵出平叛蠻、以功爲輔國大將軍、力士常居中侍衛、表奏皆先呈力士、然後奏御、小事即決之、勢傾內外、加驃騎大將軍、肅宗在東宮、以兄事之、諸王公主呼爲翁、自李林甫安祿山輩、皆由之以取將相、然性和謹、不敢驕橫、故玄宗終親任之、士大夫亦不甚疾也、（六四四節）肅宗代宗、皆庸弱倚宦官爲扞衛、於是有李輔國程元振之專橫、李程既黜、魚朝恩爲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專典禁兵、權寵無比、大曆初、判國子監事、宦者管國學、儒門之大辱也、時元載王縉爲相、紀綱不修、朝恩執易升高座、講鼎覆餗以譏之、縉怒、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朝政有不預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邪、代宗聞之不懌、載乘間奏其專恣不軌、遂誅之、（六四五節）德宗懲涇卒之變、且猜忌宿將、以左右神策神威等軍、委內官主之、置護軍中尉、自是禁軍常屬閹寺、又有樞密之職、機務之重、亦爲所參預、攬權樹威、挾制中外、主勢下移、積重難返、憲宗自恃英武、禍生於所忽、嘗寵吐突承璀、以爲神策中尉、承璀欲立澧王惲爲太子、太子恒憂之、元和十五年（我嵯峨帝弘仁十一年）內常侍陳弘志弑帝、其黨共殺承璀及惲、引太子立之、是爲穆宗、（六四六節）穆宗在位四年崩、太子湛立、是爲敬宗、穆敬荒淫無度、樞密使王守澄專制國事、是時河朔三鎮（魏博成德幽州）皆叛、迄於唐亡、不能復取、敬宗性褊急、動捶左右、皆怨懼、在位二年、爲宦官所弑、守澄等發禁兵討賊、斬之、迎皇弟江王涵立之、更名昂、是爲文宗、（六四七節）文宗太和二年（我淳和帝天長五年）親策制舉人、時宦官

益横、權出人主之右、人無敢言、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其禍、考官皆歎服、而不敢取、裴休李郃杜牧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物論囂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李郃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上疏乞回所授官、以旌蕡直、不報、〔六四八節〕文宗素患宦官强盛、擢宋申錫同平章事、與謀誅之、五年、中尉王守澄等使人誣告申錫謀廢立、帝信之、貶申錫、坐死徙者數十百人、帝惡鄭注媚附守澄、欲誅之、然畏守澄、釋之、後卒寵之、注引李訓見守澄、守澄以薦於帝、訓倜儻尚氣多權數、帝悅之、訓注揣知帝意、數以微言動之、帝告以誠、二人遂以誅宦官爲己任、九年、（我仁明帝承和二年）進擢宦者仇士良、以分守澄之權、訓頗忌注、託以中外協勢、出注鎭鳳翔、（鎭名、治鳳翔府、兼領隴州）訓同平章事、先遣中使酖殺守澄、尋令人奏金吾聽事後石榴有甘露、時人皆以甘露爲祥瑞、宰相帥百官稱賀、訓勸帝往觀、帝先命宰相視之、訓還奏非眞、帝顧仇士良、令帥諸宦者往

視、士良等至、俄風吹幕起、見執兵者無數、驚走告變、訓呼金吾衞士等上殿、縱擊僅殺傷十餘人、訓知事不濟而走、士良等命神策兵出戰、殺吏卒二千餘人、執宰相王涯賈餗舒元輿等、誣以謀叛、腰斬之、訓被捕死、注亦爲鳳翔監軍所斬、皆滅其族、孩穉無遺、世謂之甘露之變、自是宦官氣燄益熾、迫脅君主、陵暴朝士、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六四九節〕文宗卽位初、勵精求治、去奢從儉、中外翕然、謂太平可冀、然制於宦寺、竟不能有爲、末年、問學士周墀曰、朕何如周赧漢獻、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帝曰、赧獻受制强諸侯、今朕受制家奴、殆不如也、泣下霑襟、在位十四年、立敬宗子陳王成美爲太子、臨崩、欲以成美監國、仇士良等以成美立不由己、矯詔廢之、立皇弟潁王瀍爲太弟、帝崩、太弟殺成美而卽位、後改名炎、是爲武宗、〔六五〇節〕武宗時、士良以老病致仕、其黨送歸、士良教之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之、使無暇及他事、愼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其黨拜謝而去、〔六五一節〕是後宣宗懿宗僖宗昭宗、亦皆宦官所立、宰相不得預知、居肘腋之地、爲腹心之患、其勢旣成、雖有英君、亦無如之何、公卿大臣俯伏受制、雄藩巨鎭、多出其門、至自稱定策國老、目其主爲門生、禍始於玄宗、盛於肅代、成於德宗、至昭宗而極、其間傷賢害能、召亂致禍、賣官鬻獄、沮敗師徒、蠹害烝民者、不暇徧舉也、

第四章　牛李之黨

〔六五二節〕李吉甫相憲宗時、牛僧孺李宗閔對制策、譏切時政、吉甫惡之、穆宗初、吉甫子德裕爲翰林學士、構貶宗閔、自是各分朋黨、更相傾軋、穆宗以僧孺爲相、德裕出外、敬宗初、僧孺亦出、文宗徵德裕爲兵部侍郎、裴度薦其可爲相、宗閔有宦官之助、遂相、因出德裕、且引僧孺並相、相共擯逐德裕之黨、〔六五三節〕德裕鎭西川、日召老於

邊事者、訪以地勢、皆若身歷、練士卒、葺堡障、以備邊、蜀人安之、太和五年、（我淳和帝天長八年）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今四川茂州保縣）叛、請降於唐、德裕受之、時吐蕃方與唐和、僧孺恐失信於隣國、詔歸城及叛將、吐蕃誅之境上、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六五四節〕僧孺罷、德裕入相、宗閔亦罷、宗閔再相、德裕又罷、二黨互相擠援、文宗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宗閔尋罷、及武宗立、召德裕相之、會昌三年、（我仁明帝承和十年）德裕追論維州事、加悉怛謀褒贈、〔六五五節〕昭義節度使（領澤潞磁邢洺五州、治潞州、今山西潞安府）劉從諫卒、姪稹自領軍府、德裕曰、澤潞（二州名、謂昭義軍）事體與河朔三鎭不同、河朔習亂已久、累朝置之度外、澤潞近處心腹、若又因而授之、則威令不復行於諸鎭矣、武宗問何以制之、對曰、稹所恃者三鎭、但得鎭（州名、卽故恒州、謂成德軍）魏（卽魏博）不與之同、稹無能爲也、遣重臣諭鎭魏、討之、乃賜詔曰、澤潞一鎭與卿事體不同、勿爲子孫之計、使存輔車之勢、鎭魏悚息聽命、官軍與二鎭兵各進討、〔六五六節〕四年、河

東都將楊弁作亂、逐節度使、武宗遣中使曉諭、且覘之、中使受賂還、言其强盛難取、德裕奏、微賊決不可恕、如國力不支、寧捨劉稹、河東兵出戍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被屠、乃歸擒弁送京師斬之、未幾、劉稹勢窮蹙、潞人殺稹以降、澤潞平、德裕秉政日久、好徇愛憎、誣僧孺宗閔與劉從諫交通、遠竄之、六年、武宗崩、宣宗立、宣宗惡德裕之專、罷其政、三貶至崖州(今廣東瓊州府)司戶以死、

第五章　宣宗明察

(六五七節)宣宗名忱、憲宗庶孼子也、於敬文武爲叔父、初封光王、幼號不慧、太和以後、益自韜匿、文宗好誘其言以爲戲笑、武宗豪邁尤不禮之、武宗疾篤、中尉馬元贄等定策禁中、立爲皇太叔、權勾當軍國事、裁決咸當理、人始知有隱德、遂承武宗後、(六五八節)肅宗時、吐蕃强大、党項諸部畏偪、請內徙、散處靈(今甘肅寧夏府屬州)慶(今甘肅慶陽府)等州、後寖繁盛、數寇掠、其留者皆役屬於吐蕃、會昌以來、吐蕃衰亂、宣宗大中三年(我仁明帝嘉祥二年)、隴右諸州歸唐、五年(我文德帝仁壽元年)、沙州(今甘肅安西州敦煌縣)人張

義潮亦以河西降、於是河湟故地盡復、宣宗欲遂平党項、從容與學士畢諴論邊事、諴具陳方畧、帝悅曰、不意頗牧近在禁廷、卽用爲邠寧帥(領邠寧慶衍四州、治邠州)、諴招降党項、北邊始安、(六五九節)宣宗聰察强記、有司奏全國獄吏卒姓名、一覽皆記之、嘗密令學士韋澳纂次州縣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爲一書、號曰處分語、刺史有入謝而出者、曰、上處分本州事、驚人、澳問之、皆處分語中事也、好抉擿隱微、以驚服羣下、小過必罰、而大綱不舉、外則藩方數逐其帥、內則宦者握兵柄自如也、然聽納規諫、重惜爵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於唐亡、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六六〇節)宣宗嘗召韋澳、屛左右問之曰、近日內侍權勢何如、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比、帝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又嘗與宰相令孤綯謀盡誅宦官、綯恐濫及無辜、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盡宦

者竊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矣、帝長子鄆王漼無寵、十三年(我清和帝貞觀元年)、帝疾篤、密以第三子夔王滋屬樞密使王歸長等、使立之、帝崩、中尉王宗實殺歸長等、迎鄆王立之、是爲懿宗、

第六章　唐末大亂

(六六一節)姚州(今雲南楚雄府屬州)之西有六詔、詔者蠻語謂王也、蒙舍詔最在南(今雲南蒙化廳)、謂之南詔、開元末、南詔皮邏閣兼五詔、脅服羣蠻、其後悉取雲南地、至酋龍(皮邏閣六世孫)稱帝、國號大理、出兵陷播(州名、今貴州遵義府)邕(州名、今廣西南寧府)安南、懿宗遣將擊之、發徐泗兵戍桂州(今廣西桂林府)、過期不得代、咸通九年(我清和帝貞觀十年)、戍卒怒作亂、北還、所過剽掠、至徐州、囚觀察使、陷諸州縣、招討使康承訓以沙陀朱邪赤心爲前鋒、擊平之、沙陀出自西突厥、勁勇冠諸胡、初屬唐、後附回紇及吐蕃、元和中、舉部歸唐、唐置之北邊、用以征討、所向皆捷、至是賜赤心姓名李國昌、爲大同軍

節度使(領雲朔蔚三州、治雲州、今山西大同府)、尋遷振武軍(領綏銀麟勝等州、治單于都護府)、(六六二節)懿宗好奢侈、每遊幸扈從十餘萬人、用兵不息、賦斂愈急、在位十四年崩、宦官立帝少子普王儇、時年十二、是爲僖宗、僖宗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中尉田令孜、呼爲阿父、籍兩市商貨悉輸內庫、有陳訴者杖殺之、關東水旱、州縣不以實聞、百姓流殍、無所告訴、所在相聚爲盜、(六六三節)乾符二年(我貞觀十七年)、王仙芝倡亂于曹(州名、今山東曹州府曹縣)濮(州名、今屬曹州府)、冤句(縣名、屬曹州、故城在曹州府城西南)人黃巢聚衆應之、仙芝橫行河南山南江淮諸州、侵掠累年、敗于申州(今河南汝寧府信陽州)、殪于黃梅(縣名、屬蘄州、今屬湖北黃州府)、黃巢陷鄆(州名、今山東泰安府東平州)沂(州名、今山東沂州府)濮、南渡陷江西(卽江南西道)諸州、攻剽福(州名、今福建福州府)建(州名、今福建建寧府)、西寇嶺南、北屠潭州(今湖南長沙府)、敗于荊門(縣名、屬荊州、今湖北安陸府荊門州)、東走轉掠江南、廣明元年(僖宗七年、我陽成帝元慶四年)、渡江渡淮、進陷東都、鼓行而西、破潼關入長安、僖宗奔蜀、巢殺唐宗室、自稱齊帝、(六六四節)李國昌之子克用爲兵馬使、戍蔚州(隸大同軍、今屬直隸宣化府)、大同軍諸將謀曰、今天下大亂、朝命不行、此

乃英雄功名富貴之秋也、李振武名聞天下、其子勇冠諸軍、若輔以舉事、代北不足平也、遣人潛往、說克用、克用乃趣雲州（大同軍治所）、取之、已而爲盧龍兵所破、國昌亦戰敗、部衆潰、父子亡入韃靼（本靺鞨之別部、居陰山之北、後爲漢北諸部之總稱）、朝廷赦其罪、召使討賊、中和二年（僖宗九年）、克用將沙陀來、兵皆衣黑、賊憚之曰、鴉軍至矣、當避其鋒、三年、與諸道兵大破賊、復長安、黃巢焚宮室遁去、官軍入城、焚掠坊市、無異於賊、詔以克用爲河東節度使、四年、巢趣汴州（宣武軍治所、今河南開封府）、克用等追擊破之、賊黨斬巢以降、

（六六五節）碭山（縣名、屬宋州、今屬江蘇徐州府）人朱溫爲巢將、從入關、見巢勢蹙、降于唐、賜名全忠、爲宣武節度使（領汴宋亳潁等州、治汴州）、克用之至汴也、全忠館之甚恭、克用乘醉頗侵之、全忠不平、發兵圍攻、克用遁歸晉陽、治甲兵、表請討全忠、詔和解之、不聽、

（六六六節）光啓元年（僖宗十二年、我光孝帝仁和元年）、帝還長安、田令孜忌河中帥王重榮、欲徙之、重榮不肯、令孜遣邠寧帥朱玫等攻河中、克用救之、進逼京城、令孜劫帝奔興元（府名、故梁州、今陝西漢中府）、長安復爲亂兵焚掠、二年、玫立襄王熅（肅宗玄孫）稱帝、玫將王行瑜斬玫、熅奔河中、重榮殺之、傳首行在、三年、帝始逐令孜、尋還長安、

（六六七節）僖宗在位十五年、日與宦官相處而已、國內大亂、盜賊蠭起、豪傑因起其間、互相吞噬、朝廷不能制、帝疾大漸、觀軍容使楊復恭立皇弟壽王傑爲太弟、帝崩、太弟卽位、是爲昭宗、昭宗有英氣、抱恢復之志、尊禮大臣、夢想賢豪、踐祚之初、中外忻忻焉、然而內制於閹寺、外有強鎭、初志遂空、

（六六八節）乾寧二年（昭宗七年、我宇多帝寬平七年）、靜難（軍號、卽邠寧節度）王行瑜、鳳翔李茂貞、鎭國（軍號、治華州、今陝西同州府屬州）韓建、三帥舉兵犯闕、殺宰相、謀廢立、聞李克用來討、乃去、克用克邠州、行瑜走死、將移兵鳳翔、貴近恐沙陀太盛、沮之、克用進爵晉王、還晉陽、三年、茂貞復犯闕、昭宗奔華州、長安宮室市肆燔燒俱盡、茂貞韓建聞朱全忠營洛陽宮、將迎駕、皆懼、光化元年（昭宗十年、我醍醐帝昌泰元年）、奉帝歸長安、

（六六九節）三年、帝與宰相崔胤謀殺兩樞密使、宦官皆懼、中尉劉

季述勒兵幽帝、迎太子裕立之、胤說神策將討季述、天復元年（昭宗十三年、我醍醐帝延喜元年）、季述等伏誅、帝復位、黜裕爲德王、

（六七〇節）崔胤欲盡誅宦官、知謀泄、事急、遺朱全忠書、令以兵迎駕、是時全忠旣并兩河諸鎭、取河中晉（州名、今山西平陽府）絳（州名、今屬山東）、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得胤書、速舉兵來、中尉韓全誨等劫帝如鳳翔、二年、全忠圍之、三年、李茂貞殺全誨等、與全忠和解、奉帝還長安、全忠以兵驅宦官、殺數百人、其出使外方者、詔所在誅之、存黃衣幼弱者數十人、以備灑掃、全忠進爵梁王、還汴、自開元以來、宦官擅威福者垂二百年、至是始殲滅、而國亦隨亡矣、史家譬諸木之有蠹、曰、灼木攻蠹、蠹盡木焚、信哉、

（六七一節）全忠威振四方、遂謀篡奪、崔胤懼、修兵備、元祐元年（昭宗十六年）、全忠密令其黨殺胤、請帝遷都洛陽、促百官東行、驅徙士民、秦中自古爲帝王州、周秦西漢遞都於此、劉趙苻秦姚秦西魏後周相間據之、隋文帝營大興城、在舊長安城東南二里、今西安府城是也、唐初因之、後又增築、當玄宗世、長安之雄麗繁華、前古無比、黃巢亂後、景象衰耗、至是夷爲郡縣矣、

（六七二節）帝至洛陽、岐王李茂貞蜀王王建移檄討全忠、皆以興復爲辭、全忠恐變生於中、遣人弒帝、在位十六年、時德王裕已壯、全忠惡之、以輝王祚幼、立之、更名柷、是爲哀帝、殺裕等九王、皆昭宗子、全忠急於傳禪、朝議先加九錫、全忠怒、不受、天祐四年（哀帝三年）、哀帝禪位于梁、尋被殺、是歲我醍醐帝延喜七年也、唐自高祖及是二十世、凡二百九十年、

第七篇　外國事畧

第一章　突厥

（六七三節）後魏太武帝連敗柔然、幾覆其巢窟、自是柔然稍衰、宣武帝時
（梁武帝天監中）伏跋可汗醜奴（可汗吐賀眞之曾孫）立、壯健、善用兵、擊平諸叛部、柔然復
强、伏跋爲其母所殺、國亂、弟阿那壞奔魏、已而得歸、盡復故土、稱
頭兵可汗、乘魏衰亂、數爲邊患、兩魏相爭、各欲結柔然、東魏以宗
女妻頭兵、西魏以宗女妻頭兵弟、宇文泰又白文帝、廢乙弗后、迎
頭兵長女爲后、高歡亦娶頭兵女、妻妃避正室以處之、（六七四節）突厥
者、匈奴別種也、姓阿史那氏、世居金山（在甘肅鎮西府北境）之陽、爲柔然鐵工、
至其酋土門、始强大、求婚於柔然、頭兵罵辱之、土門怒、襲破柔然、
殺頭兵、自號伊利可汗、號其妻爲可敦、其子木杆可汗、剛勇多智、
畧擊柔然、滅之、餘衆奔西魏、木杆建牙都斤山（在外蒙古賽因諾顏部南境）、西破嚈
噠（見五八九節）、東走契丹（見五八五節）、北并結骨、（勑勤諸部之一、漢之堅昆、今吉利吉思族之先也）威行諸國、逼

西魏取柔然三千餘人、盡殺之、周代魏、與突厥連兵擊齊、武帝因
娶木杆女爲后、行親迎之禮、（六七五節）木杆卒、弟佗鉢可汗立、周人與
之和親、歲給繒絮錦綵十萬段、突厥在長安者、錦衣玉食、常數千
人、齊人亦畏其强、厚賂之、佗鉢驕、謂其下曰、但使我在南兩兒常
孝、何憂於貧、兩兒者、指周齊二國也、突厥之俗、遇喪、務面而哭、周
齊使者、弔突厥喪、亦務面、如其國臣、周滅齊、佗鉢助齊宗室高紹
義（文宣帝子）擊周、周宣帝以太祖之孫千金公主妻之、以求紹義、佗鉢乃
執送之、（六七六節）隋初、佗鉢卒、兄子攝圖立、號沙鉢畧可汗、分立族人
爲小可汗、各統部衆、以弟處羅侯爲葉護、葉護者、突厥達官也、千
金公主從胡俗、復配沙鉢畧、傷其宗祀覆滅、日夜請爲周復讐、沙
鉢畧從之、數擊隋、不克、隋人行反間、諸可汗相猜貳、木杆子阿波
可汗與沙鉢畧相攻、據烏孫故地、西域諸胡附之、於是突厥分爲
東西二國、沙鉢畧求和於隋、千金改姓楊氏、爲隋帝女、隋更封爲
大義公主、自是稱藩貢獻、沙鉢畧卒、處羅侯立、號莫何可汗、西擊
阿波、生擒之、莫何卒、沙鉢畧子都藍可汗立、大義公主謀畔隋、隋
廢之、尋爲都藍所殺、（六七七節）莫何之子染干、求婚於隋、文帝欲離間
突厥、以宗女安義公主妻之、禮賜特厚、都藍怒、舉兵襲染干、染干
敗走歸隋、帝拜爲啓民可汗、置夏（見五三四節）勝（故城在內蒙古鄂爾多斯左翼後旗界內）二州之
間、以安義已卒、妻以義成公主、未幾、都藍爲部下所殺、國大亂、啓
民北歸、盡并其衆、煬帝耀兵塞北、厚賜突厥、以誇富盛、於是啓民
事隋益恭、（六七八節）啓民卒、子始畢可汗立、復以義成公主爲可敦、隋
人誘殺其謀臣、始畢怨之、及煬帝再北巡、始畢率數十萬騎、圍帝
于雁門、急攻之、矢及御前、帝遣間使、求救於義成、始畢解圍去、隋
亂、漢人歸之者無數、遂大强盛、控弦百萬、勢陵華夏、隋末割據之
羣雄、如薛擧、李軌、竇建德、王世充、劉武周、梁師都之徒、雖稱尊號、
俱北面稱臣、或受其可汗號、東自契丹室韋、西盡吐谷渾高昌、皆

臣屬焉、（六七九節）是時西突厥亦强大、射匱可汗（木杆弟步迦可汗之孫）拓地、東至
金山、西臨裏海、射匱卒、子統葉護立、北并勑勤、西破波斯、移庭于
千泉（今露國七川州特穆爾圖泊傍地）、統中亞細亞諸國、悉授其王以頡利發官、每國
遣吐屯監之、督其征賦、疆域之廣、逾於東突厥、（六八〇節）唐高祖叛隋、
稱臣於東突厥、以借援、約曰、若入長安、民衆土地入唐公、金玉繒
帛歸突厥、及爲帝、贈遺甚厚、始畢卒、高祖爲之擧哀、輟朝三日、弟
處羅可汗立、義成復配之、時隋煬帝后蕭氏及皇孫政道在夏王
竇建德所、處羅迎之、立政道爲隋王、置百官、居于定襄（見五五九節）、處羅
卒、義成立其弟頡利可汗、又爲其可敦、頡利承父兄之資、士馬雄
盛、有陵唐之志、高祖每優容之、頡利益驕、侵伐頻急、高祖欲遷都
以避之、因太宗固諫乃止、太宗初立、頡利大擧深入、逼京郊、與太
宗盟于渭橋而還、（六八一節）初突厥性淳厚、政令質畧、頡利委用漢人、
多變舊俗、國人始不悅、會大雪、羊馬多死、兵革歲動、賦斂愈重、由

是內外離怨兵寖弱勅勒諸部相帥叛之勅勒又作鐵勒匈奴之苗裔也族類甚多有薛延陀回紇拔野古僕骨同羅等數十部散處磧北幾達于氷海其酋長皆號俟斤分屬兩突厥至是薛延陀回紇大破頡利兵突厥北邊諸姓多歸薛延陀共推其俟斤夷男為主太宗遣間使冊為眞珠毘伽可汗尋遣諸將擊破突厥降隋蕭后及楊政道殺義成公主追擒頡利其部落或降唐或附薛延陀或奔西域眞珠可汗建牙于鬱督軍山（在外蒙古賽因諾顏部界內）統勅勒諸部及卒國亂回紇部長吐迷度與僕骨同羅共擊敗之唐軍乘之諸部潰散回紇遂據其地與諸部皆附唐

（六八一節）頡利之敗其族斛勃歸薛延陀薛延陀欲殺之斛勃逃去建牙於金山之北自稱乙注車鼻可汗及薛延陀敗車鼻勢益張太宗遣使徵之不至乃命將擊之車鼻就擒其衆皆降

（六八三節）是時西突厥亦亂竟中分為二始畢可汗之子欲谷設亡在其地西部立為乙毘咄陸可汗以其族賀魯為葉護東部乙毘射匱可汗攻咄陸逐之賀魯降唐居庭州招集散亡及太宗崩擁衆西走擊滅射匱自號沙鉢羅可汗十姓部落（左廂五咄陸部右廂五弩失畢部）皆歸之高宗遣將擊擒之更立部長自是部衆離貳後竟為別部突騎施所并

第二章　回紇

（六八四節）高宗末年突厥餘類骨咄祿起于黑沙城（在山西大同府城西北）自立為可汗武后時屢侵邊郡骨咄祿卒弟默啜代立雄據漠北有勝兵四十萬開元初擊并突騎施虜其可汗莎葛默啜昏虐不能撫有十姓諸部多詣北庭降突騎施部將蘇祿集餘衆復據其地玄宗拜為忠順可汗

（六九五節）默啜擊拔野古被殺骨咄祿子孫繼之開元末國亂骨咄葉護自稱可汗天寶初拔悉密回紇葛邏祿三部共攻殺之推拔悉密部長為可汗回紇葛邏祿自為左右葉護突厥餘衆立烏蘇米施可汗拔悉密復攻殺之國人立其弟為白眉可汗突厥益亂回紇葉護骨力裴羅攻殺拔悉密可汗自稱可汗建牙于烏德鞬山烏德鞬卽鬱督軍也玄宗冊為懷仁可汗舊統九姓後又倂拔悉密葛邏祿凡十一部各置都督每戰則以二客部為先四年（我聖武帝天平十七年）擊殺白眉突厥遂滅於是回紇斥地愈廣東際室韋西抵金山南跨大漠盡有突厥故地懷仁卒子葛勒可汗立

（六九六節）是時突騎施又亂磧西節度使蓋嘉運襲擒吐火仙可汗（忠順可汗之子）別部莫賀達干據其地河西軍復擊斬之更立可汗肅宗時其國衰亂葛邏祿在北庭者寖盛與回紇爭強代宗時徙居碎葉川（在露國中亞細亞今名吹河）有突騎施故地

（六九七節）安祿山之亂肅宗求援於回紇約曰克長安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歸回紇葛勒遣其子葉護將精兵赴援時代宗為廣平王總師與葉護約為兄弟既入長安葉護欲俘掠廣平王拜於馬前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許之諸軍進攻陝初不利回紇襲其背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潰回紇入東京大掠廣平王不能止肅宗賞葉護功賜爵忠義王歲遣回紇絹二萬匹冊葛勒為英武威遠可汗以皇女寧國公主妻之葛勒卒子牟羽可汗立代宗又請援牟羽自將赴之賊既平代宗冊牟羽為英義建功可汗封其大臣十餘人為王公

（六九八節）初回紇風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異故衆志專一勁健無敵及有功於唐賂遺極厚牟羽自尊大始築宮殿婦人有粉黛文繡之飾唐為之虛耗而北俗亦壞及代宗崩牟羽欲乘喪伐之國人不欲宰相頓莫賀弑之而自立是為天親可汗天親求婚於唐德宗方病吐蕃之寇以皇女咸安公主妻之冊為孝順可敦天親大喜曰若吐蕃為患子當為父除之仍改紇字為鶻義取捷鷙如鶻也咸安歷配四可汗而卒保義可汗復求婚憲宗不許穆宗立以皇妹太和公主妻崇德可汗

（六九九節）漢人擯外夷比諸禽獸不相嫁娶自劉石至後周中原帝王本皆戎狄故不恥與外蕃君長相婚若漢唐諸帝以公

主妻胡君則素非其所欲洵由憚邊患勢不得已也故不肯降帝女名宗女爲公主謂之和蕃公主及唐借回紇援寵待大異諸蕃帝女始降於沙漠自是回紇與唐爲甥舅之國雖唐亡之後猶呼支那爲舅支那答書亦呼爲甥云、

(七〇〇節) 自懷仁以來十二君皆受唐冊封其世次名號如左、

懷仁可汗(骨力裴羅玄宗天寶二年立四年卒)
英武威遠可汗(懷仁之子磨延啜天寶四年立肅宗乾元二年卒)
英義建功可汗(英武之子移地健乾元二年立德宗建中元年被弒)
長壽天親可汗(英義從兄頓莫賀達干建中元年立貞元五年卒)
忠貞可汗(天親之子多邏斯貞元五年立六年爲其弟所弒)
奉誠可汗(忠貞之子阿啜貞元六年立十一年卒)
懷信可汗(骨咄祿貞元十一年立順宗永貞元年卒)
騰里可汗(懷信之子永貞元年立憲宗元和三年卒)
保義可汗(元和三年立穆宗長慶元年卒)
崇德可汗(長慶元年立四年卒)
昭禮可汗(崇德之弟曷薩特勒長慶四年立文宗太和六年爲其下所弒)
彰信可汗(昭禮之姪胡特勒太和六年立開成四年被殺)

(七〇一節) 文宗時回鶻衰黠戛斯部長自稱可汗數擊回鶻破之黠戛斯即結骨又名堅昆今吉利吉思族之先也開成四年(文宗十三年我仁明帝承和六年)

回鶻相掘羅勿借沙陀兵攻殺彰信可汗國人立盍馺特勒明年黠戛斯大破回鶻殺盍馺及掘羅勿諸部逃散武宗時回鶻遺衆立烏介可汗(昭禮可汗之弟)南逼唐邊疆唐將擊走之迎太和公主以歸烏介往依黑車子(室韋之一種)被殺宣宗遣使冊黠戛斯爲英武誠明可汗回鶻餘種散亡殆盡別部龐特勒居甘州有磧西諸城宣宗冊爲懷建可汗其國卒不振然黠戛斯亦不能取唐末契丹寖强至五代時黠戛斯爲其所并、

第三章　三韓上

(七〇二節) 朝鮮凡八道曰京畿忠清全羅慶尚江原黃海平安咸鏡王京位京畿之中南帶漢江名曰漢陽古朝鮮所國在漢江以北箕氏衞氏皆都王儉城今平安之平壤府也漢武帝滅衞氏以其地爲四郡曰樂浪(今平安道南境及黃海道)臨屯(今江原道)玄菟(今咸鏡道及平安道北境)眞番(今盛京奉天府東境)昭帝罷臨屯眞番并之樂浪玄菟樂浪郡治王儉名朝鮮縣玄菟郡初治東沃沮今咸鏡之咸興府也後爲夷貊所侵徙治西北在今興京界內後漢末公孫度據遼東分樂浪南界置帶方郡蓋今黃海之地也魏明帝平公孫氏樂浪帶方皆入於魏而其北境爲高麗所據、

(七〇三節) 漢江之南有馬韓辰韓弁韓謂之三韓馬韓在西凡五十餘國今忠清全羅二道也辰韓十二國在慶尚道東境弁韓亦十二國在其西南辰韓人相傳秦民避役亡入韓韓割其東界處之故或稱秦韓朝鮮王箕準爲衞滿所逐浮海南奔攻破馬韓自立爲韓王居金馬渚(今全羅道益山郡)辰韓弁韓皆屬之韓史稱箕氏有韓二百餘年然其王統事蹟皆不傳、

(七〇四節) 箕氏已衰新羅百濟並興焉新羅始祖曰赫居世姓朴氏辰韓推立爲君國號徐羅伐築金城(今慶尚道慶州府)都之弁韓降附赫居世卒子南解立南解遺命子儒理及女壻昔脫解曰我死後朴昔二姓以年長嗣位由是二姓代主新羅又有金味鄒者以朴氏之壻得嗣立其後王統竟歸金氏、

(七〇五節) 百濟與高麗同出於扶餘(國名在盛京省東北境)高麗始祖曰高朱蒙避難自扶餘南走至沸流水上建國(今平安道成川府或曰在鴨綠江之上流)號高句麗後省曰高麗或曰古有高句驪國漢開其地置縣爲玄菟郡治(或曰在咸興府東北或曰在興京之北)扶餘別種居其境內其後部落漸盛遂建國仍號高句驪據此說則朱蒙者似爲高句驪再興之君也朱蒙少子溫祚南渡漢江居慰禮城(今忠清道稷山縣)韓王箕氏割地與之溫祚建國以扶餘爲氏築漢山(今京畿道廣州府)都之潛師襲馬韓幷取其地是爲百濟始祖、

(七〇六節) 東漢之世高麗屢侵玄菟魏帝曹芳時幽州刺史毋丘儉擊破之屠丸都(高麗國都故趾在平安道寧遠郡南釖山)尋復據其地晉成帝時燕王慕容皝復大破之其王高釗請降後與百濟構釁百濟王近肖古帥精兵攻之釗中矢死近肖古旣捷遷都北漢山(今名三角山在京城北)號漢城是時三韓故地概屬新羅百濟朝鮮故地概屬高麗長白山以南分爲三國高麗稍大百濟次之新羅最小世又謂之三韓、

(七〇七節) 新羅距我大倭最近、

自開國以來屢遭邊民侵伐甚畏之或悉兵拒戰或講和交聘及
神功皇后親征之新羅不能復抗遂降爲屬國（是役韓史無所見我舊史所記亦多荒誕之言然觀其後
新羅奉貢納質則其帰服我威者不可復疑矣神功攝政之朝蓋當百濟近肖古之世即東晋之中葉苻秦興隆時也若其征韓之年月則今不可考）百濟聞之遣使
朝貢失途至新羅新羅刧奪其貢物以己賤物換之亦發使來朝
神功命勘校二國貢物新羅多珍奇百濟甚劣詰問使者得其實
卽拘新羅使遣將討之百濟發兵來會擊破新羅取加羅安羅等
七國初弁韓雖屬新羅其地分爲數小國韓史所記有駕洛（今慶尚道金海
府）阿羅（今咸安郡）古寧（今咸昌縣）星山（今星州）大加耶（今高靈縣）小加耶（今固城縣）等駕洛又稱
加耶阿羅以下謂之五加耶我軍所取七國蓋皆弁韓故地而加
羅卽駕洛安羅卽阿羅也後益并附近小國總言任那置鎭府統
制諸韓國別有早岐各治本國以百濟王有功分任那地賜之自
是百濟朝貢不怠（七〇七節）是時秦王苻堅方盛高麗新羅皆臣之堅
遣胡僧及佛像佛經於高麗高麗王丘夫以其書教子弟創建佛

寺又興大學始頒律令高麗儒佛之教始此百濟前未有文字至
近肖古置博士官始有書記既通于我遣博士王仁來朝獻儒書
晋孝武帝時有胡僧自晋至百濟其王枕流迎而禮之創寺度僧
百濟佛法始此後百六十餘年始傳於我邦（七〇八節）枕流卒太子阿
花幼叔父辰斯簒立失禮於我應神帝怒遣使責之百濟殺辰斯
以謝使者立阿花而還阿花亦闕職貢朝廷削其東韓地阿花懼
遣太子直支入謝因留侍於朝阿花卒次子訓解攝政以待太子
之還季弟碟禮殺訓解自立直支聞王訃痛哭請歸應神以兵衞
送賜以東韓國人殺碟禮迎立爲王（七〇九節）新羅王金實聖嘗恨前
王金奈勿質己於高麗思有以釋憾及嗣位遣奈勿子未斯欣來
質卜好質於高麗後又欲害奈勿長子訥祇訥祇怨弒實聖自立
訥祇欲見二弟聞朴堤上有智勇召而謀之堤上乃往見高麗王
高璉說以情義璉輙還卜好堤上將來朝謂訥祇曰倭人不可以

口舌諭當用詭謀臣適彼則請以背國論使彼聞之乃以死自誓
不見妻子徑渡海若叛來者訥祇陽囚未斯欣堤上之家屬時皇
軍將襲新羅因使堤上與未斯欣爲鄉導共到對馬堤上潛令未
斯欣逃歸我將知見誑囚堤上燒殺之是歲晉安帝末年蓋我仁
德帝時也堤上事蹟詳於韓史極讚其忠烈我神功紀亦載新羅
使者令質子微吒許智逃去之事年代雖差敍事相類蓋微吒許
智者未斯欣之訛也（七一〇節）訥祇卒子慈悲立慈悲畏我借援於高
麗既而疑之殺其兵高麗王璉興師入新羅慈悲乞救於任那我
鎭將往救之擊破高麗兵宋帝昱時（我雄畧帝時）璉大舉攻百濟克漢城
殺其王餘慶虜男女八千而還餘慶弟文周立徙都熊津（今忠清道公州）文
周被弒子三斤立二年卒初餘慶遣弟昆支來質生子牟大雄畧
帝聞百濟無主召牟大禁中撫其頭慰諭使歸王其國命筑紫軍
士護送別遣舟師擊高麗不克（七一一節）高璉國富兵強其地西至遼

河南踰漢江定都平壤結好南北支那宋孝武帝策爲車騎大將
軍齊高帝策爲驃騎大將軍魏孝文帝置諸國使邸齊爲第一高
麗次之璉在位七十九年卒壽九十八號長壽王孝文聞訃素服
舉哀遣使策贈太傅長壽一世在高氏爲最盛之時我朝不得志
於高麗亦以此也（七一二節）梁武帝時新羅攻任那取數城繼體帝遣
近江毛野於任那諭新羅反其侵地新羅不奉命毛野無綏御之
才擾亂任那任那人厭苦密請兵新羅百濟使攻毛野二國兵拔
任那五城而還帝聞之召還毛野未幾駕洛降于新羅任那地益
蹙我府帥在阿羅威令不行欽明帝詔百濟王明興復任那明會
諸旱岐議之府帥河內直等交通新羅不與明協謀明上表請罷
河內直等朝廷不報議竟輟（七一三節）梁簡文帝時百濟與新羅任那
擊高麗百濟拔漢城復其故地進破平壤新羅乘勝取高峴（山名在黃海道
東北境）以內十郡既而新羅與高麗連和欲攻百濟百濟棄漢城新羅

因取之、梁元帝時、百濟王明請援於我、攻新羅、拔管山城(今慶尙道聞慶縣)、新羅擊破之、殺明、

(七一四節)陳文帝天嘉三年(我欽明帝二十三年)、新羅攻滅大加倻、於是任那悉沒於新羅、欽明帝遣紀男麻呂河邊瓊缶、擊新羅、問滅任那之罪、又遣大伴狹手彥、擊高麗、并令百濟策應、瓊缶失律無功、狹手彥破高麗而歸、其後新羅復建任那、已而又攻之、推古帝遣將救任那、拔新羅五城、新羅割六城請服、乃詔旋師、任那後降於新羅、

第四章　三韓下(附渤海國)

(七一五節)隋文帝立、三韓皆遣使朝貢、隋冊其王、皆爲上開府儀同三司、開皇十八年(我推古帝六年)、高麗王高元率靺鞨侵遼西(郡名、今盛京錦州府及直隸承德府東境)、文帝怒、使漢王諒等、將水陸三十萬伐高麗、不克、師還、死者什八九、元亦懼、遣使謝罪、帝乃罷兵、煬帝恃其富强、欲耀武海東、悉發國內兵丁二百萬、進攻遼東城、城將堅守不下、元遣大臣乙支文德禦之、文德佯敗走、以誘敵、乘其疲弊、四面鈔擊、隋軍大敗而還、明年、帝復征高麗、又明年、復征之、皆不能克、

(七一六節)唐太宗既滅突厥高昌、又欲取高麗、會高麗東部大人泉蓋蘇文弑其王建武、立王姪藏、自爲莫離支、專擅國事、與百濟和親、共攻新羅、欲塞其入唐之路、新羅請救於唐、太宗自將伐高麗、拔遼東數城、及攻安市城(見五八七節)、城主材勇善拒、太宗親臨督戰、竟不能拔而還、自是屢遣兵侵軼高麗、高麗始病焉、

(七一六節)新羅百濟世爲仇讐、互相侵伐、百濟素親附我國、而新羅新睦於唐、新羅女王勝曼遣王族金春秋如唐、請伐百濟、春秋姿表英偉、善談論、太宗厚賜之、優禮甚備、高宗時、勝曼卒、國人奉春秋嗣位、百濟與高麗靺鞨連兵侵新羅北境、取三十三城、春秋訴之唐、是時百濟王義慈奢淫、不恤國事、新羅并吞之謀愈急、

(七一七節)顯慶五年(高宗十一年、我齊明帝六年)、唐遣蘇定方帥水陸十萬、以擊百濟、命新羅與之合勢、唐軍自成山(山東最東角、在登州府文登縣東北)濟海、與

新羅兵圍百濟都城、拔之、義慈父子降、定方執之以歸、留劉仁願鎭泗沘(卽百濟都城、今忠清道扶餘縣)、擢土豪爲都督刺史、

(七一八節)百濟宗室鬼室福信(義慈之從弟)收聚遺衆、圖興復、國人推爲佐平、據周留城(在全羅道全州之西)、西北部皆應、引兵圍劉仁願、遣使來獻唐俘、請迎王子豐立之、豐者義慈之第、質於我者也、龍朔元年(高宗十二年)、唐遣劉仁軌發新羅兵以救仁願、福信釋圍而退、時天智帝爲皇太子、奉齊明帝、帥舟師而西、將救百濟、會帝崩於筑紫、皇太子奉喪聽軍政、遣阿曇比邏夫阿部比羅夫等赴救、以織冠授王子豐、令別將送還之、并送豐叔父忠勝、

(七一九節)是歲、新羅王春秋卒、謚曰武烈、廟號太宗、春秋事唐、衣冠文物、皆彷其制、得良佐金庾信、共謀國事、遂滅世讐、以弘王業、爲新羅賢主、太子法敏立、是爲文武王、

(七二〇節)二年(我天智帝卽位前六年)、阿曇等至百濟、立豐爲王、授金策於福信、褒獎之、仁願仁軌在熊津、出擊百濟兵、破之、拔眞峴城(今忠清道鎭岑縣)、時福信專權、豐疑其有異圖、殺之、三年、天智帝更遣兵三萬人救百濟、新羅王助唐軍、進攻周留城、我援兵遇唐軍於白江口(蓋今錦江入海之口也)、四戰皆敗、豐脫身奔高麗、忠勝等以周留降于唐、百濟亡、國民多走歸我軍、我軍以佐平餘自信及民衆還、仁軌留鎭百濟、以扶餘隆爲熊津都尉、隆者故王義慈太子也、高宗命隆與新羅王釋去舊怨、仁軌西還、隆畏衆攜散、亦歸唐、

(七二一節)高麗泉蓋蘇文死、子男生代爲莫離支、出巡國、弟男建男產拒而不納、男生乞救於唐、唐遣李勣督諸軍伐高麗、取遼東諸城、總章元年(高宗十九年、我天智帝卽位元年)、進圍平壤、高藏令男產請降、高麗亡、高宗以藏政非己出、赦之、流男建于黔州(今四川酉陽州彭水縣)、扶餘豐于嶺南、

(七二二節)其後高麗遺衆復起、新羅助之、又畧取百濟故地、高宗怒、遣兵討新羅、破之、法敏遣使謝罪、高宗赦之、然法敏猶不歛兵、擊走唐軍、取高麗南境、唐不復問、自是新羅又媚事唐、如舊世受其官爵、遣子弟宿衞、

(七二三節)自法敏歷五世、至乾運、淫昏失政、大

臣金良相乘亂弑乾運而自立良相卒大臣金敬信立唐文宗開成中（我仁明帝承和中）敬信之孫均貞與姪悌隆爭立國亂王族金明等殺均貞立悌隆已而明又弑悌隆自立均貞之子祐徵起兵擊殺明而立新羅復定（七二四節）唐昭宗時（我宇多帝寛平中）有女王曼委政倖倖政刑紊弛由是盜賊蜂起疆宇日蹙弓裔叛于北原（今江原道原州）取西北諸州甄萱據完山（今全羅道全州）稱王國號後百濟韓地復三分弓裔殘虐其下不服五代時衆推王建爲王國號高麗弓裔走而死建定都松岳（今京畿道開城府）以平壤爲西京國勢愈盛新羅後百濟遂皆降三韓復歸於一（七二五節）靺鞨之粟末部初屬高麗高麗亡部人大祚榮帥衆保東牟山（在盛京城東）高麗靺鞨稍歸之自稱震國王畧有高麗故地唐玄宗封爲渤海郡王自是以渤海爲國號祚榮卒子武藝立益斥土疆東北諸夷畏服其子欽茂遷居肅愼故地號上京蓋今寧古塔地方也數傳至仁秀文化頗進置五京十五府六十三州爲海

東盛國迨五代時爲契丹所滅（七二六節）三韓之時新羅畏我軍威時時朝貢及并百濟自恃其强藩禮有闕仁明帝禁其國人入境新羅由此而絶渤海自武藝時使聘常通禮又頗恭終始不渝朝廷屢賜勅獎諭以藩臣遇之云

第五章　倭漢之通交

（七二七節）我邦之通於支那不詳其始彼史曰倭凡百餘國自漢武帝滅朝鮮使譯通者三十許國又曰漢光武末年倭奴國奉貢朝賀光武賜以印綬又曰安帝初年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此皆我土豪之私交也三國時有女王卑彌呼者遣使經魏帶方郡詣洛陽朝獻卑彌呼者蓋我西邊女酋也魏明帝遣使封爲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綬賜賚甚厚自是屢朝貢卑彌呼死宗女壹與立又遣使貢獻壹與之事後不復聞（七二八節）神功皇后克新羅漢人居韓地者多遷於我國阿知使主稱漢靈帝之裔率帶方民歸化朝廷遣阿知於吳求縫工吳王與工女四人是朝使至支那始見國史者也吳王即晉帝也東晉及南朝皆據孫吳故地故亦稱爲吳南史曰晉安帝時倭王讃遣使朝貢讃者謂仁德帝也而仁德紀亦載吳國朝貢蓋仁德之世非唯我通於晉晉使亦至也（七二九節）宋齊諸史叙倭王貢獻之事讃之後有珍濟興武四王皆受南朝官爵稱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秦韓卽辰韓慕韓卽馬韓或除加羅而加百濟或加百濟爲七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此四王者反正允恭安康雄畧四帝也然反正以下三朝使聘往來國史無所見唯雄畧紀則曰遣使求吳工女使者與吳使及諸工女共還而宋書不記此事因按宋書所記貢獻除授等事恐非朝廷所預知蓋任那鎭將欲假大國寵命以鎭撫諸韓故託名國使朝貢於宋也（七三〇節）推古帝時聖德太子攝政欲興隆佛法乃修好於隋十五年（隋煬帝大業三年）遣小野妹子遺煬帝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煬帝覽不悅以

爲書辭無禮明年遣其臣裴世清等從妹子來觀國風遺書曰皇帝問倭王云云太子惡其黜天子之號然既有求於彼不得不答親草答書曰東天皇敬白西皇帝云云復遣妹子送隋使學生學僧多從之（七三一節）唐興學生還者奏曰大唐禮儀之國也宜常通聘舒明帝遣犬上御田鍬往聘及還太宗遣高表仁俱來有所諭告表仁爭禮不宣主命而去蓋唐帝欲使我執臣禮而我不肯從也是時學生學僧自唐還者漸衆儒佛之學盛行於世竟至擧朝典國法摸倣彼邦（七三二節）孝德帝遣吉士長丹等於唐學生學僧從行者二百餘人長丹謁高宗多得文書寶物而還時新羅與高麗百濟相攻高宗遣書請我國出兵援新羅不從齊明帝又遣津守吉祥等往高宗將攻百濟拘留吉祥及百濟滅始放還之天智帝時唐將劉仁願鎭百濟屢遣使來聘帝以其非公使不許入京每饗之於筑紫令人送還之（七三三節）文武帝遣粟田眞人往聘眞人好學

善屬文、爲唐人所稱、則天厚饗之、授司膳卿、元正帝遣多治比縣守等往、阿部仲麻呂吉備眞備以選爲留學生從之、縣守請從諸儒受經、玄宗命四門助教趙玄默、卽鴻臚寺爲師、縣守等還朝、見皆著唐所賜朝服、是時支那隆盛古今無比、吐蕃新羅渤海諸國皆被其風化、我邦亦學藝益進、舊俗日變、而欽仰支那、殆如上國矣、

七三四節 聖武帝時、多治比廣成往、眞備悉唐賞物貿書、與廣成共還、仲麻呂慕唐風、留仕不還、易姓名曰朝衡、玄宗愛其才、授左補闕、孝謙帝時、藤原清河吉備眞備等往、玄宗命朝衡接伴清河等、將還、玄宗賦詩送之、衡請與歸、因命爲使、眞備等歸朝、清河衡遭風漂泊安南、復至長安、留仕、清河爲特進祕書監、更名河清、衡爲左散騎常侍鎭南都護、淳仁帝遣高元度迎河清、經渤海至唐、以亂故不得朝見而還、衡在唐五十餘年而卒、代宗贈潞州大都督、河清亦竟卒於唐、

七三五節 光仁帝時、小野石根等往、代宗優待之、

桓武帝時、藤原葛野麻呂往、謁德宗、平城嵯峨淳和三朝、無遣唐使、仁明帝時、葛野麻呂子常嗣往、謁文宗、還上其書、

七三六節 凡外國與唐相交者、唐皆以藩屬待之、其書不用表奏之式、則不肯受、我朝不欲以書辭相爭、故使臣每不齎國書、唐帝時贈書、則斥天皇曰倭王、國史皆省而不錄、以其辭甚慢也、初朝廷愛唐之文物、故頻通使聘、至光仁桓武之世、文化既開、制度大備、無復所需於彼、殆不見遣使之要、行舟術粗、屢遭風溺沒、或漂著海島、爲夷賊所殺掠、唐國既亂、陸路亦多艱阻、以故仁明以來、使聘絕者五十餘年、至宇多帝寬平六年、(唐昭宗乾寧元年)復命遣唐使、以參議菅原道眞爲大使、時僧中瓘在唐、附商客上書太政官、具敍唐國凋弊、乞停邦人入唐、道眞奏請以中瓘狀遍下公卿博士、詳議通聘之可否、明年、敕罷遣唐使、然是後僧徒往學法者猶不絕、及宋興、兩國商民屢相往來、

第八篇　學藝宗教

第一章　學制

七三七節 周道既衰、學校廢絕、儒墨百家、橫議放論、而刑名之說尤盛、秦始皇焚詩書、坑術士、視法令爲經典、使欲學之者、以吏爲師、於是百家籍口、皆遏講究、六經羣籍、多藏於山巖屋壁、初七國時往往有博士官、秦亦置之、管守典籍、掌通古今、以備顧問、非教育之職也、漢高祖以叔孫通爲博士、制定漢禮、然帝素輕儒學、未議及庠序之事也、

七三八節 惠帝除挾書之禁、文帝頗徵用遊學之士、文事寖興、然文帝竇后皆好黃老之術、景帝喜刑名、不任儒者、故諸博士雖具官待問、其任猶輕、及武帝好儒、公孫弘以治春秋、白衣爲三公、國內學士靡然嚮風矣、置五經博士、擇少年五十人、補弟子員、設科考察、勸以官祿、郡國皆立學校官、以廣教導、昭帝增博士弟子滿百人、宣帝又增倍之、宣帝爲治雖不專據儒道、亦不敢忽經

藝、嘗詔諸儒會石渠閣、講五經同異、蕭望之等平奏其議、帝親臨決焉、是後儒業益盛、枝葉繁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

七三九節 光武中興、先訪儒雅、四方學士雲會京師、營起太學、置博士十四人、各以家法教授、而聰明有威重者一人爲之長、號博士祭酒、明章之世、儒學極盛、明帝臨辟雍饗射禮畢、執經自講、爲功臣子孫外戚四姓(樊郭陰馬)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匈奴亦遣子入學、章帝大會羣儒於白虎觀、考定五經同異、如石渠故事、命史臣著爲通議、和帝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猶有明章之遺風、

七四〇節 鄧太后稱制、以儒職多非其人、詔公卿察舉明經、務取高行、後旋復故、安帝薄於文學、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頹弊、順帝繕修之、造房室二千、梁太后稱制、令郡國舉明經、詣太學、大將軍以下皆遣子受業、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講義漸疎、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

蓋衰矣、至桓帝時、太學諸生、好危言覈論、競爲臧否、竟罹黨錮之禍、靈帝昏弱、耽于詞藝、設鴻都門學、引諸生能爲辭賦或工書者、以充文學、無行趨勢之徒、多進士君子恥與爲列焉、七四一節 魏文帝依漢制、立太學、設五經課試之法、然博士選輕、生徒少成業者、晉武帝興學、名曰國子學、以教國之貴遊子弟、猶我學習院也、置國子祭酒博士助教、是時士大夫多習尚老莊、及五胡之亂、佛教又盛、儒術終不振、江左多難、日不暇給、以迄宋齊、祭酒博士、空存其官、而無其職、國學時或開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能十年、取文具而已、宋文帝立四學、曰玄儒文史、玄者老莊之道也、明帝置總明觀祭酒、以總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各十人、於是儒道僅得與老莊駢立、至齊武帝時、省總明觀、梁武帝置五經博士、廣開館宇、養士踰千人、南朝文學之最盛也、然崇佛甚深、士民風靡、儒生學士、不過玩辭章之末、

七四二節 後魏道武帝始定中原、立太學于平城、置五經博士、生員三千人、命郡縣大索羣籍、獻文立鄉學、每郡置博士助教、孝文好儒、開皇子之學、及遷洛陽、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自是學業大盛、燕齊趙魏之間、橫經著錄、不可勝數、北齊置國子寺、以祭酒總之、其博士助教、有國子及太學四門之別、後周無國子四門、唯置太學、漢魏以來、國學皆屬太常、後周屬大宗伯、隋文帝始革之、令國子寺自爲一官、尋改寺爲學、煬帝又改學爲監、唐因之、晉置律學博士、屬廷尉、歷代因之、唐移屬國子監、七四三節 唐制國子祭酒總判監事、司業副之、領學館六、國子學生三百人、以三品以上子孫爲之、太學生五百人、以四品五品子孫爲之、四門學生千三百人、以六品七品子、及庶人之俊異者爲之、律學生五十人、書學生算學生各三十人、以八品以下子、及庶人之通其事者爲之、六館合二千二百十人、每學置博士助教、唯書算二館不置助教、別於門下省置弘文館、生三十人、於東宮置崇文館、生二十人、以皇親外戚及貴近之子爲之、京都都督府州縣、亦皆立學、學生隨其大小有差、自八十人至二十人、是皆高祖太宗之遺制、而玄宗所重定也、七四四節 太宗雄武、兼喜文學、召惇師耆德盡授學職、讎正五經、創立正義、都鄙皆嚮學、文治鬱興、求梁陳周隋通儒之子孫、並加引擢、以先儒左邱明等二十二人、(左邱明卜商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毛萇孔安國戴聖劉向杜子春鄭衆賈逵馬融盧植鄭玄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配享孔子廟庭、高宗時、東都亦置國子監、數年而廢、玄宗重藝文、詔府郡舉通經士、而褚無量馬懷素等侍講禁中、恩禮優渥、又命二人修整羣籍、業未畢相次物故、詔元行冲續成之、置集賢書院於兩京、各列經史子集四庫、及祿山之亂、兩院圖書喪脫幾盡、其後學校衰廢、生徒流散、嗣帝區區急於救亂、不暇語教育事、代宗嘗興國子監、以閹豎判監事、貽譏後世、是時生徒無常員、至憲宗、定爲五百五十人、東都亦新置監生百人、文宗校定五經、鑱之石、命張參等是正訛文、懿宗詔羣臣輸光學錢、以治庠序、然儒學不復振興、以至唐亡、

第二章　儒學

七四五節 戰國時、儒學既分數家、專攻一經、皆自稱得孔子遺意、師徒相授受、而其道未大明、漢興、諸儒傳其所得、拘牽滯固、異說紛紜、言易、自菑川(國名、今山東濟南府東北境及青州府西北境)田何、言尚書、自濟南(郡名、今濟南府)伏勝、言禮、自魯(國名、今山東兗州府)高堂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國名、今青州府)則轅固生、於燕(國名、今順天府)則韓嬰、於趙(國名、今直隸廣平府及順德府西境)則毛亨、故詩有魯齊韓毛四家、田氏之易、分爲施孟梁丘氏、又有京房及費直高相之易、伏生尚書、分爲歐陽大小夏侯氏、孔安國初受書于伏生、後得古文蝌蚪尚書、訓傳其義、世因稱伏書爲今文、高堂生之後有后氏、后氏分爲慶氏大小戴氏、春秋有公羊穀梁左氏之傳、言公羊則齊胡母生、趙董仲舒、言左氏則河南(郡名、今河南河南府及開封府西境)賈生、胡母之後、又分爲嚴顏二家、七四六節 武帝置五經博士、齊魯韓詩、歐陽尚書、田氏易、后氏

禮公羊春秋並立於學官宣帝復立大小夏侯尚書施孟梁丘易大小戴禮穀梁春秋元帝復立京氏易光武立博士十四家詩書各三家易四家及二戴禮皆因宣元之舊罷穀梁春秋立公羊嚴顏二氏明帝詔諸儒選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

（七四七節）西漢名儒賈誼董仲舒爲稱首論著雖不多傳後人服其深識其後有劉向經明行修仕宣元成三朝以忠直顯成帝命向校典籍條其篇目撮錄指意向卒哀帝使向子歆卒父業歆乃集經子羣書別爲七畧（輯畧六藝畧諸子畧詩賦畧數術畧方伎畧）王莽簒立以歆爲國師歆校書時得周官於秘府著於錄畧採摘其說以佐莽政其學遂行楊雄與歆同仕莽好古樂道不慕榮利欲以文章垂名作太玄以擬易作法言以擬論語然法言卒章盛稱莽功德君子病焉

（七四八節）東漢名儒甚衆河南鄭衆扶風（三輔之一屬司隸今陝西西安府西境及鳳翔府）賈逵皆受其父業治古學尤明毛詩周官左氏春秋等逵論著

百餘萬言伏湛伏黯兄弟伏勝之裔也明齊詩子孫數世皆傳家學桓榮以宿學授明帝經其子郁教章帝和帝郁子焉亦教安帝順帝一家三世爲五帝師順桓之世扶風馬融以博洽稱詩書易三禮論語孝經等皆有註解徒衆甚盛涿郡（屬幽州今順天府西南境）盧植事融通古今學性剛毅有大節靈帝末爲尚書以忤董卓免北海（國名屬青州今山東青州府東境）鄭玄篤學究諸經以山東無足問者西入關從融質疑義及辭歸融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兼衆家之學註釋繁詳兩漢儒學至玄而大成然融玄皆信讖緯間採其說以附會經義後儒疵之任城（國名屬兗州今山東濟寧州）何休好公羊學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以難二傳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玄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同時有河南服虔亦駁休說作左氏傳解

（七四九節）魏時王肅王弼何晏有名肅善爲賈馬之學而不好鄭說採會異同盡註諸經著聖證論以譏短鄭玄玄門人孫叔然又駁之世以鄭王並稱弼作易註晏作論語集解二人皆好老莊解經頗雜其意兩漢言易者多主象占之說弼悉掃去暢以玄理易學於是一變晉時杜預明史學身膺將帥之任武功蓋世既平吳耽思經籍作左傳集解至南渡後范甯作穀梁集解

（七五〇節）漢初易凡六家費高但行民間東漢陳元鄭衆主費氏馬鄭二王皆作之註詩凡四家毛氏初微亦賈馬鄭王註之於是毛詩費氏易大興高氏易亡於漢末齊詩亡於魏魯詩施梁丘易亡於西晉韓詩孟京易雖存無傳之者伏書三家相傳至西晉而亡賈馬鄭王皆註古文然已非孔安國全本晉豫章（郡名屬江州今江西南昌府）內史梅頤稱得古文孔傳奏上之蓋晉人所擬作也禮凡三家東漢雖存並微馬融傳小戴之學且采周官通儀禮禮記爲三禮盧鄭受之並作註解鄭更名周官曰周禮及王肅駁鄭禮分爲二家肅爲晉武帝外祖故晉人議禮捨鄭從王春秋三傳公羊二家獨盛穀梁常微左氏初不著鄭

賈服杜作訓解遂大行於世

（七五一節）東晉南朝尚詞藻耽玄言經學不盛而北朝出名儒稍多元魏世徐遵明爲儒宗博通諸經教授山東孝莊帝時死於亂高弟李鉉爲北齊博士經生多出其門熊安生最明禮周武帝聞其名重之及滅齊安生遽令掃門家人怪之安生曰周帝崇儒必來見我已而果至遂携歸命議五禮隋時有劉焯劉炫稱二劉焯嗇於財不行束脩者未嘗教誨炫亦貪鄙文帝購求遺書炫僞造書百餘卷取賞而去然二人聰明博覽著述富贍爲一代大儒

（七五二節）文帝末年龍門（縣名屬蒲州今山西絳州河津縣）王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帝不能用罷歸通遂教授於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衆累徵不起大業末卒於家門人謚曰文中子通誨人不倦世儒事訓詁談道講術成一家言其說雖迂亦儒中之偉人也

（七五三節）東晉以來儒者好尚有南北之異江左書則孔傳易則王弼註三禮則鄭註若王肅註春秋則左傳杜註論語則何晏註河洛

書易三禮論語皆主於鄭氏、春秋三傳、則用服虔何休范甯、唯詩則南北俱遵鄭箋、南學簡而華、北學深而蕪、隋人併採南北之學、書易春秋則用孔王杜氏、詩三禮論語則皆用鄭氏、自是書易鄭註及王肅二何服范氏皆微、

七五四節　唐以九經課學生、禮記左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書易公羊穀梁爲小經、通二經以上者、得應舉、孝經論語皆兼通之、太宗命孔穎達顏師古等、選五經正義、以鄭孔王杜爲本、採衆家義疏、增損而廣之、詩書左傳多據二劉疏、禮記據梁皇侃及熊安生疏、賈公彥又作周禮儀禮疏、發揮鄭學、孝經舊有孔鄭二註、玄宗更自作註、命元行冲疏之、大唐一代文儒如林、其於經義無大異說、唯李鼎祚作易集解、宗鄭排王、啖助說春秋、不宗三傳、考其得失、斷以己意、然大旨陰主公穀、趙匡陸質傳其學、質遂纂啖趙之說、作春秋集傳、唐學出正義之範圍者、唯有此二書、亦不甚行、

七五五節　自唐以前、孟軻列於諸子儒林、

不甚重之、東漢唯趙岐註之、唐朝亦不立學官、至韓愈、深讚其闢楊墨明孔道、以爲功不在禹下、學者自是知尊孟子矣、愈慕孟子之風、好排擊老釋、唱羣聖傳統之說、以扞衛儒道、事德宗爲監察御史、以諫宮市、貶陽山（屬連州、今廣東連州屬縣）令、憲宗朝遷刑部侍郎、帝迎鳳翔法門寺塔佛骨、入禁中、留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不及、愈上表極諫、乞投之水火、帝大怒、貶潮州（屬嶺南、今廣東潮州府）刺史、後復還朝、會成德王庭湊殺其帥田弘正自立、穆宗詔愈宣撫衆皆危之、愈至庭湊嚴兵迓之、愈以大義責之、庭湊不敢犯禮而歸之、愈通經傳百家、最長文章、世推其排佛之功、至配之孟子、

第三章　文藝

七五六節　三代之時、去太古不遠、言語文章、未能暢達、唯詩直抒情感、發於永言、故多可誦者、至周末、文辭始盛、論語之簡約、孟子之明暢、老子之深奧、莊子之變幻、左氏之典麗、國策之雄勁、孫子之精奇、韓非之峭深、屈原之悽惋、皆莫不盡其妙、

七五七節　秦時李斯文甚偉麗、其他則無聞焉、至西漢、作者甚衆、賈誼之於論策、司馬遷之於史記、司馬相如之於辭賦、眞超世之才、可稱漢文之三絕、當二馬時、武帝方勸奬文學、寵用材俊、又立樂府、採歌謠、於是辭人奮興、揚葩振藻、闊衍雄渾、成一代之風、其後文氣寖弱、競以侈麗相尚、如王褒劉向楊雄諸名家、亦皆不免焉、雄蓋悔之、有意矯其弊、太玄法言、摸擬古經、然措辭務爲艱奧、竟非文之至者、

七五八節　自東漢歷魏晉南朝、以至於隋、文章益流於浮華綺靡、纖弱巧作、駢儷謂之八代之衰、又稱晉以下曰六朝、衰之又衰也、當時散文可觀者甚寡、唯東漢班固作漢書、雖文不及司馬遷、然依遷史法、頗更正之、以定紀傳之體、後史奉爲典型、晉陳壽作三國志、敍事簡核、亦好史也、諸葛亮非用力文藝者、然其出師表、簡嚴精切、六朝無再見此文、

七五九節　詩賦時出名家、雖衰未至如散文之甚也、魏武帝文

帝、才兼文武、善爲詩賦、文帝弟陳思王植、才藻英發、落筆成章、有六友、與之齊名、世號建安七子、晉末陶潛、少有高趣、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嘗爲彭澤（縣名、屬江州、今江西九江府湖江縣）令、郡遣督郵至、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卽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以遂其志、自以曾祖陶侃爲晉宰輔、恥屈身後代、自劉裕擅國、不復肯仕、與其妻共耕、觴詠自娛、至宋文帝時沒、世號靖節先生、潛妙於詩、冲澹深邃、出於自然、同時謝靈運亦有詞才、世以陶謝並稱、然其詩極工麗、而氣格不及陶矣、

七六〇節　梁武帝博學能文、著述數百卷、昭明太子及簡文帝元帝、皆好學、富於詞藻、古來帝王父子、以才學稱者、曹魏蕭梁爲最、梁朝多文士、沈約庾信最著、約歷事宋齊、勸梁武移齊祚、位至宰輔、約嘗悟語音有平上去入之別、撰四聲譜、以發其旨、音韻之學、自此而興、信有盛才、與徐陵同官、文並綺艷、務以音韻相婉附、句用四六、隔句作對、後進

競相模倣、號徐庾體、西魏宇文泰好古、欲革文弊、命蘇綽倣尚書
作大誥、宣示羣臣、自後詔誥皆依此體、然泰不用秦漢暢達之文、
而強擬三代詰屈之辭、故勢不能久行、梁元帝遣庾信聘西魏、信
遂留長安、仕魏及後周、周明帝武帝皆嗜文藝、遇信特優、由是信
之文體、又行於北方、（七六一節）唐承六朝之後、詩賦散文、皆不脫纖弱
之習、高宗時、王勃楊烱盧照隣駱賓王、擅文名、世稱四傑、俱工於
駢儷、則天時、沈佺期宋之問、以附二張進、之問尤無行、二人善詩、
帶沈庾餘風、益加雕鏤、音律諧協、屬對精鍊、號爲律詩、又謂之近
體、學者宗之、稱沈宋、陳子昂亦媚事則天、然其詩不染時俗、高雅
冲澹、超於建安矣、散文亦疏樸近古、（七六二節）玄宗之世、張說蘇頲、以
文章顯、皆陞相位、說封燕公、頲許公、時號燕許、其文稍近雅正、而
駢儷之習未去、元結性耿介、爲文奇古、不諧俗、故名亦不高、然唐
人力變駢儷者、實自結始、是時國內升平、文藝熾昌、詩人名家者、

不可勝數、而杜甫爲其冠、李白王維孟浩然等次之、杜甫少負、舉
進士、不第、困長安、玄宗見其賦、奇之、待制集賢院、會祿山亂、爲賊
所得、逃謁肅宗、拜右拾遺、尋棄官、寓秦州、（屬隴右道、今甘肅直隸州）樵採自給、流
落劍南、爲其帥嚴武參謀、武卒、客遊江湖、死于衡山之陽、甫曠放
不自檢、好談大事、高而不切、數當寇亂、挺節無汙、爲歌詩、傷時橈
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李白有逸才、豪放嗜飲、飄然有超世之心、
嘗至長安、學士賀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薦之玄宗、供奉
翰林、白猶與飲徒日醉於市、頃之辭去、浮遊四方、肅宗時、得罪流
于夜郎、（郡名、屬黔中道、今貴州遵義府桐梓縣）會赦得釋、客死江南、李杜之詩、儁偉佚宕、
不假雕琢之工、古風近體、皆造其妙、於是唐詩蔚然大興、遂爲後
世之模範、（七六三節）陸贄勳業、顯於朝、固非翰墨之徒、其文多用駢句、
不異俗體、然眞意篤摯、反覆曲暢、不見排偶之跡、爲德宗作詔誥、
至武夫悍卒、皆感泣、其論諫切中時病、皆本仁義、洵經世之文、不

可以四六卑視、（七六四節）韓愈以宏才卓識、用力古文、綜數百家、鎔而
化之、刊陳剗僞、粹然一出於正、而渾洋自肆、無所拘束、遂一洗八
代之陋習、使唐之文章、追蹤於周漢、當時名亞於愈者、唯柳宗元、
宗元與順宗幸臣王叔文友善、及叔文用事、引陸質劉禹錫等、參
計議、宗元亦預焉、宦官嫉之、讒毀沸騰、憲宗立、悉貶竄其黨、賜叔
文死、宗元由是廢黜、自放於山水間、湮厄感鬱、一寓諸文、愈嘗評
之曰、雄深雅健、似司馬遷、李翺皇甫湜從愈學、翺得其謹嚴、湜得
其奇崛、孫樵又傳湜法、刻意求奇、皆不逮韓柳、韓柳又善詩、俱如
其文、同時工詩者、韋應物劉禹錫張籍白居易、居易長樂府、用語
平易、以曲折盡情、自成一家、稍後而有杜牧李商隱、牧詩豪而艶、
有氣槩、人號小杜、以別杜甫、商隱學甫、寄託深遠、但語傷縟麗、
（七六五節）大抵先秦諸子著書、各欲立言傳道耳、無意於爲文、而文自美
矣、西漢尚文辭、極其雄麗、文遂爲學者之一藝、自是以來、名賢不

必皆能文、文士不必皆達於道、道與文岐而爲二、八代之衰、曹陶
最爲詞宗、至徐庾、而綺靡極矣、唐興、王楊沈宋、鳴於時、雖盛且美、
而不雅正、陳子昂唱古詩、而李杜成之、元結唱古文、而韓柳成之、
韓柳沒後、少能繼其高風者、詩則作者接踵、至唐亡不絕、故後世
論詩、以唐爲最盛、而杜詩韓文、巍然冠絕一代矣、

第四章　佛教

（七六六節）佛教入支那、始於漢明帝時、前卷（四二四節）記之矣、然西漢既有其徵、
霍去病擊匈奴、降渾邪王、獲金人還、武帝列之甘泉宮、金人本休屠
（匈奴西邊屬部、蓋唐時朅盤陀國、在蔥嶺中）王所祭、蓋佛像也、哀帝時、月氏使者口授佛經於
博士弟子秦景、漢人未之信、明帝遣景等之印度、訪求佛道、携沙
門迦葉摩騰竺法蘭東還、摩騰譯四十二章經、法蘭譯佛本行等
經、自是西域沙門、往往入漢、翻經傳道、漢人寖奉之、（七六七節）三國時、
曹植好讀佛經、吳大帝亦甚敬沙門、於是佛教行於吳魏、印度僧

法時至洛譯戒律魏人始受戒剃髮晉初敦煌（郡名屬涼州今甘肅安西州）僧法護周遊西域大得梵經至長安傳譯佛教東流自是而盛懷帝時印度佛圖澄入洛值晉亂去投石勒澄善誦神呪聽鈴聲言吉凶勒敬事之號爲大和尚詢軍國事石虎立奉之尤謹趙人承風爭造寺廟出家學佛（七六八節）常山（郡名屬冀州今直隸正定府）道安性聰敏日誦經萬餘言嘗至鄴（縣名晉司州魏郡治石虎都之今河南彰德府臨漳縣）事佛圖澄甚見重石虎死中原紛擾安避亂南駐襄陽（郡名屬荊州今湖北襄陽府）布教晉境以舊譯諸經文義難通精思十餘年悉究深旨析疑甄解正其訛舛秦王苻堅克襄陽獲安大喜崇以師禮敕學士有疑皆諮焉堅方崇佛教西僧衆天法喜衆現等相繼入長安與秦僧佛念譯出衆經時龜茲（西域國名今回疆庫車地）僧鳩摩羅什聰明淵博化流西域道安欽其名每勸堅致之鳩亦聞安風遙拜致敬謂之東方聖人安弟子慧遠自襄陽東至廬山（在江西南康府城西北）與僧俗百餘人結蓮社念佛儒生厭世者頗入其社陶潛謝靈

運亦與之遊（七六九節）苻堅遣呂光西征破龜茲城獲鳩摩羅什俱還會秦亂鳩留涼州（今甘肅涼州府）後秦王姚興滅秦降涼迎鳩入長安尊寵極優鳩通秦言覽舊經多謬不與梵本相應與羣僧共譯經論數百卷興大營塔寺公卿以下皆奉佛僧徒集秦京者五千餘人自西域至者又數十輩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興以僧尼多行濫令僧䂮爲國僧正統之僧有官自䂮始（七七〇節）後秦僧法顯智猛涼州智嚴寶雲北燕曇摩竭等前後西遊渡流沙踰葱嶺適印度訪道顯歷三十餘國大得經律航到師子國（今錫蘭島）附商舶東還漂着青州（今山東東境）著佛國記以紀其行嚴於罽賓（印度國名今迦什彌兒）學禪法要請禪師覺賢共到秦京雲還亦師覺賢後共入晉宋時嚴汎海再遊印度而死竭自南印度航達廣州（今兩廣之大半）顯等所經路極險惡伴侶多逐斃顯猛往時各十餘人及還顯惟一人猛與其徒惟二人竭往時二十五人惟五人得還是時佛徒惇信篤志勇於求法不

憚艱險西僧來宣教者亦愈多沙磧洋海來往如織晉宋之間顯嚴雲竭等及諸西僧多居江左宣譯之盛亞於兩秦當世名士如謝靈運顏延之何尚之皆爲文贊揚佛理宋文帝崇佛名播海外印度以東奉佛之國頻遣使朝貢頌帝功德是後諸帝皆敬三寶至梁武帝益甚（七七一節）後魏襲兩秦之跡歷世奉佛惟太武帝深信道教崇之過佛司徒崔浩常言佛法爲世費害宜悉除之會幸長安見寺僧犯法命案誅一寺浩因說帝下詔焚毀寺塔形像胡經沙門無少長悉坑之自今以後敢有事胡神及造泥像銅像者門誅時太子晃監國緩宣詔書使遠近豫聞得各爲計僧徒多亡匿或祕藏經像惟塔廟無復孑遺及浩誅死佛禁稍弛文成嗣位詔郡縣各建寺一區良民欲爲沙門者聽西僧師賢等五人假爲醫而守道不改復教之日文成親爲五人下髮（七七二節）獻文好覽釋典少遜位建寺於北苑與數百僧習禪定孝文雖好儒亦不敢排佛

至宣武崇信最深胡僧至者三千人道希最以譯經著孝明時胡太后建永寧寺多作金像僧房千間塔高六十餘丈又遣宋雲慧生如印度求經得百七十部其後國亂民避賦役多爲僧尼至二百萬人寺有三萬餘區（七七三節）宣武孝明方與梁武同世南北皆極佛法之盛武帝以慧約爲師受具足戒太子王公以下受戒者五萬人大通元年（武帝卽位二十六年魏孝明帝孝昌三年我繼體帝二十一年）南印度菩提達磨航到廣州武帝召見問曰朕多造寺寫經度僧有何功德達磨曰並無功德淨智妙明體自空寂如是功德非可於世求帝不悟達磨渡江適魏止於嵩山壁觀九年而沒達磨之教不依經論直指人心云見性可以成佛弟子慧可能傳其道達磨授袈裟以爲法信（七七四節）周武帝好儒詔禁道釋二教悉毀經像令沙門道士並還俗隋文帝秉周政復行二教及受禪詔聽民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經像於是時俗風靡民間佛書多於儒經數十倍初東魏慧文唱一心

三觀之說以授慧思思授之智顗顗廣其義立五時四教住居天台山（在浙江台州府天台縣北）陳宣帝割始豐縣（屬揚州臨海郡今天台縣是也）以供其費僕射徐陵等師事之陳亡後煬帝重顗賜號智者大師爲建國清寺自是國清爲江南巨刹

七七五節　唐初太史令傅奕深惡佛上疏請除之高祖詔百官雜議僕射蕭瑀以爲奕非聖人當治其罪高祖以僧道多不守戒詔有司沙汰之太宗停其命但禁私度定應度之數僧玄奘聰睿篤學歷遊五印度得經論六百餘部而還太宗重之嘗留居禁中晝則陪御談論夜分就院飜譯太宗親作三藏聖教序高宗爲撰述聖記高宗刱大慈恩寺奉安新獲梵經及瑞像舍利等令奘等居之奘沒勅歛以金棺銀槨奘譯經論凡千三百餘卷又撰西域記以述地理風俗支那紀行之書莫詳於此

七七六節　則天好營大像中宗多造寺度僧耗蠹無限玄宗勅僧尼三歲一造籍尋令祠部給度牒至文宗時寺凡四萬餘所僧尼數十萬人武宗好道

而惡釋勅兩都各留二寺節鎭一寺餘皆毀撤勒僧尼歸俗凡二十七万宣宗勅復廢寺僧尼之弊皆復其舊古來帝王排佛者三次魏太武帝周武帝及武宗也釋家謂之三武之禍

七七七節　魏晉間佛徒講學未精其道渾朴無宗派之稱鳩摩羅什入關三論之學初盛其後諸宗踵興至唐有十餘家今舉其大者八述和漢傳通之畧一曰三論宗以中論百論十二門論爲據初行於姚秦秦亡其徒多遷江南六傳至隋吉藏疏解詳備高麗慧灌學於吉藏唐初（高祖武德八年我推古帝三十三年）來朝弘三論二曰法相宗又名唯識宗以唯識論爲據玄奘受之印度戒賢論師以授窺基高宗時（我孝德齊明二帝時）我道昭智通智達往師玄奘還傳其學三曰律宗戒律之譯刱於法時備於覺名覺賢後魏法聰深究其義數傳至唐法礪道宣等始以律爲一宗天寶中（我孝謙帝時）鑑眞來朝傳礪宣疏弘數律儀四曰華嚴宗以華嚴經爲據覺賢譯出之隋時法順發揮其學二傳至法藏宗義愈明則天賜號賢首戒師新羅審詳傳其道來朝良辨受而弘之五曰天台宗慧文唱之智顗廣之自顗六傳至湛然詳製疏釋以授道邃六曰眞言宗又名密教開元中印度善無畏金剛智至唐傳之不空繼智授之慧果德宗末年（貞元二十年我桓武帝延曆二十一年）我桓武帝遣最澄空海隨國使往求法最澄謁道邃受天台奧旨空海從慧果悉傳密藏七曰禪宗達磨所唱五傳至慧能徒衆滋繁分爲青原南嶽二派唐末南嶽復分爲潙仰臨濟二派青原分爲曹洞法眼雲門三派至宋末臨濟曹洞二宗始傳於本邦八曰淨土宗廬山蓮社開其緒道希譯淨土論曇鸞作之註唐道綽善導等勸諭淨業廣被緇素諸宗高僧參而修之無師傳之系號爲寓宗本邦淨土祖師亦無入唐受教者

第五章　道教

七七八節　神仙之談刱於戰國秦皇漢武深信之事詳前卷自此以來方

士羣出爭言導引服餌飛昇變化之術其說本與道家不相關老子主虛靜惟以治其心而已莊列頗說神人亦屬寓言方士之徒乃强解以爲仙道之書稍稍自附之更稱道士遂推老君爲天仙之長位次元始天尊

七七九節　漢順帝時沛（國名今安徽鳳陽府宿州）人張陵客蜀登鶴鳴山（在四川成都府崇慶州西北）修煉自言受祕錄於老君以惑愚民行符水禁咒之法從學者出五斗米時人謂之米道其徒號陵爲天師張脩張角倣之世稱三張角遂爲大賊黃巾賊是也陵玄孫居龍虎山（在江西廣信府貴溪縣西南）世傳其道歷代重之魏晉南朝崇尚老莊其君子事淸談其小人喜符祝禱祠於是道教寖盛與佛教並驅東晉初葛洪止羅浮山（在廣東惠州府博羅縣西北）稱得仙術著書推明其理號抱朴子齊時陶弘景隱於勾容（縣名屬揚州丹陽郡今屬江蘇江寧府）修道業作眞誥梁武帝厚遇之士民受道者衆

七八〇節　後魏太祖好佛老置仙人博士立仙房煮煉仙藥遂服其藥得疾明元時嵩山道士寇謙之自言嘗遇老君降

命己繼張陵爲天師授以服氣輕身之術及科誡書使之清整道教又遇神人李譜文老君玄孫也授以籙圖眞經使劾召百神輔北方太平眞君太武卽位謙之詣闕獻其書人多未信崔浩獨師受其術上書讚之太武乃起天師道場顯揚新法後改元曰太平眞君親備法駕而受符籙謙之奏造靜輪宮令其高不聞鷄犬欲以上接天神功役万計經年不成謙之死人以爲尸解而去自是道教大行齋醮符呪金丹玉漿之法紛紛競起每帝卽位必受符籙以爲故事刻天尊及諸天仙之像而供養焉周武帝信道士衛元嵩欲廢釋教僧徒爭之帝遂幷罷二教

七八一節 唐高祖時晉州(今山西平陽府)妖人自言於羊角山(在平陽府浮山縣南)見老君曰爲吾語唐天子吾而祖也詔就其地立廟蓋李唐與老子同氏故諛者附會之也高宗幸亳州(屬河南道今屬安徽潁州府)謁老子廟上尊號曰太上玄元皇帝以皇緒出玄元詔王公以下皆習道德經令明經舉人策試以道士隸宗正寺班在諸王之次

七八二節 東晉道士王符作老子化胡經謂西土亦被老子教化佛徒怒之歷世論爭高宗集僧道論其眞僞僧法明折之道流無能應者勑搜聚化胡經焚之則天時僧慧澄又請毀化胡經八學士議狀以爲非僞中宗復位以僧道互謗徒辱教祖詔除此僞經

七八三節 中宗詔諸州各治觀一所觀者道教之寺也睿宗以二公主爲女冠自是皇女有入道者玄宗最重道教制令士庶家藏道德經一本帝親作註疏兩京諸州各置玄元廟依道法齋醮兼置崇玄學生令習道德經及莊文列子以應貢舉兩京崇玄館置學士大學士追號莊文列庚桑子皆爲眞人尊其書爲眞經以道德經列羣經首諸郡開元觀以金銅鑄等身天尊像五岳及靈山仙跡並禁樵採立祠宇多度道士以修祭祀尊玄元爲大聖祖聖祖前立文宣王像與四眞人列侍左右是時公卿吏民爭奏符瑞神異之事宰相李林甫等皆捨宅爲觀以祝聖壽帝悅肅代德憲之際道教之盛稍遜於佛然以其爲皇家正教名位常在佛上武宗寵道士趙歸眞親受法籙歸眞與其徒同毀釋氏於是斥佛之議行焉

七八四節 長生之說本由人情惡死而起帝王身極富貴無所欲而不獲不如意者則壽而已故苟有可以補壽者雖耗財妨民不顧也憲宗廣求方士或薦山人柳泌泌以天台多靈草求爲州長吏帝從之驅吏民採藥諫官爭之帝曰煩一州之力能爲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人主貪生不憚民害有如是者

七八五節 秦漢以來帝王求仙藥史不絕書而服餌罹禍莫甚於唐太宗時王玄策使印度得一方士還帝命造延年藥歷年而成帝服之致暴疾以崩高醫束手議者欲誅方士恐取笑外國不果高宗時有婆羅門自言能合不死藥帝將服之賴郝處俊諫乃止又使嵩山劉道合作金丹丹成而死帝聞恨曰爲我合丹而自服仙去憲宗服柳泌藥曰加燥渴數暴怒責左右竟以遇弑穆宗以泌付京

兆府杖死是固知仙藥之効果矣乃未幾聽趙歸眞之說亦餌其藥疾作而崩敬宗逐歸眞而寵劉從政發使採藥江南武宗召歸眞等八十一人於禁中鍊丹餌之得疾崩宣宗立誅歸眞旣而餌太醫所治丹劑病燥疽發背崩

七八六節 穆敬昏愚其被惑固無足怪太憲武宣皆英主乃甘以身試劇藥實由貪生之心太甚也宣宗嘗迎羅浮山軒轅集問長生道集曰王者屛欲而崇德則自然受天遐福何更求長生使宣宗從集言則縱令不得登仙何至速其死哉

第六章　基督教(附蘇魯支教摩尼教摩哈麥教)

七八七節 東漢初(西曆第一世紀)基督教起於猶太國(今土耳其國敍利亞南部巴列斯丁)漸行於西亞細亞及歐邏巴波斯國舊有蘇魯支教敬火以表天神故亦名事火教其僧曰穆護魏晉間(西曆第三世紀)波斯人摩尼者自言受神命紹基督之業附會基督教與蘇魯支教雜以佛說世謂之摩尼教或曰麼

尼嘗避難至印度及支那、其事不詳、後魏太武帝時、（宋文帝時、西曆四百三十年前後、）遯馬東都有教主涅士脫流斯、以唱道新義、爲衆僧所責、遠謫而死、其徒堅守師說、號涅士脫良派、波斯人多信奉之、波斯王斐魯日斯遂建爲國教、置教主於色流斯亞（波斯名都、故址在古巴毘倫城東北十六里、底頡里河西岸、）敷化東方、至宣武帝時、（梁武帝時、西曆第六世紀之初、）印度支那薩末鞬（漢康居國、今露國撒馬兒干、）皆有教主所差僧正、宣傳其教、薩末鞬又有祆神祠、祭穆護所奉天神、據魏書、是時西僧至者極衆、蓋涅士脫良僧及穆護等、亦多在其中也、

（七八八節）北齊後主好褻鬼神、躬自鼓儛、以事胡天、後周欲招徠西域、亦有拜胡天制、其儀悉遵胡俗、胡天卽祆神也、唐初立祆祠於長安、置薩寶府、以主其祭、有祆正祓祝等官、皆以胡人爲之、其後平西域、祠部歲再祀、磧西諸州火祆、而唐民自祈祭則禁之、

（七八九節）貞觀中、（我舒明帝時、西曆六百三四十年、）涅士脫良僧阿羅本賚經至長安、太宗使房玄齡賓迎、留禁中、飜經、命有司造波斯寺、度僧二十一人、其徒

自號景教、高宗更於諸州置景寺、號阿羅本爲鎭國大法主、於是景教大行、則天時、（延載元年、我持統帝八年、西曆六百九十四年、）波斯人拂多誕持二宗經入唐、相傳其徒不嫁娶、互持不語、病不服藥、死則裸葬、是似摩尼戒法、開元二十年、（我聖武帝天平四年、西曆七百三十二年、）敕以摩尼法假冒佛教、邪見惑民、嚴加禁斷、唯西胡等自行鄉法、不科罪、玄宗雖斥摩尼、而景教則頗獎之、嘗令寧國等五王臨波斯寺建壇場、賜五聖（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寫眞奉安寺壁、又召衆僧入宮修功德、天寶四年、（我天平十七年、西曆七百四十五年、）改兩京諸州波斯寺爲大秦寺、時波斯旣亡、國人歸摩哈麥教、而大秦卽邏馬基督教專行其國、故變寺號、以稱其實也、肅宗於靈武（屬關內道、今甘肅寧夏府）靈州等五郡重興景寺、朔方節度使郭子儀與印度僧伊斯修飾堂宇、每歲集四寺僧徒、施以衣食、德宗建中二年、（我光仁帝天應元年、西曆七百八十一年、）西京大秦寺僧景淨立景教碑、碑至今猶存、由是得知當時基督教流行之狀、

（七九〇節）回紇素崇摩尼教、自肅宗借援回紇、其徒多入居內地、代宗命回紇在京者建摩尼寺、賜額爲大雲光明、回紇請於荊（荊南節度治、今湖北荊州府、）揚（淮南節度治、今江蘇揚州府、）洪（江南西道治所、今江西南昌府、）越（屬江南東道、今浙江紹興府、）等州、皆置大雲光明寺、憲宗時、（我嵯峨帝時、西曆第九世紀之初、）河南（府名、東京所在、）太原（府名、河東節度治、今山西首府、）亦置摩尼寺、於是西國宗教入支那者三種、時人謂之三夷寺、武宗之排佛也、大秦寺摩尼寺皆廢、罷京城女摩尼七十人皆死、流回紇於諸道、死者大半、景僧祆僧二千餘人並放還俗、自是三教俱微、唐史無述焉、唯摩尼猶盛行於回紇、至宋代不衰、

（七九一節）隋世（我推古帝時、西曆第七世紀之初、）摩哈麥興於阿剌伯、以經與劍弘新教於四方、繼位者皆稱教皇、高宗時、（我孝德帝時、西曆第七世紀之半、）擊併波斯、疆土益廣、東接葱嶺、唐人謂之大食國、大食者波斯人呼阿剌伯人之名也、大食屢朝唐、或由磧路、或從海程、其民善賈、唐以廣（嶺南節度治、今廣東首府、）杭（屬江南東道、今浙江首府、）等州與之互市、於是摩哈麥教徒往往入唐、僖宗乾符四年、（我陽成帝元慶元年、西曆八百七十七年、）流賊陷杭州、亞剌伯商亞伯齋都著東洋紀行、記澉浦（杭州埠頭、今浙江嘉興府海鹽縣澉浦鎭、）

屠掠之事、曰摩哈麥基督猶太波斯諸教徒、死者十二萬人、西人來集之多、可以見也、

第九篇　制度之沿革

第一章　職官

七九二節　秦漢以丞相總百揆、御史大夫貳之、九卿（奉常後改太常、郎中令後改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典客後改大鴻臚、宗正、治粟內史後改大司農、少府）分理國事、東漢置三司（太尉、司徒、司空）分部九卿、而衆務轉歸尚書、公卿稍以失職、魏置中書監令、委以機衡之任、而尚書亦疎外、侍中漢代爲親近之職、晉宋選用漸增華重、人主以其常在左右、多與之議政事、不專任中書、於是又有門下省、而中書之權始分、南朝後魏皆有尚書中書門下秘書集書（或曰散騎省）五省、而九卿猶沿秦漢、北齊加中侍中省爲六省、尚書管六部（吏部、殿中、祠部、五兵、度支、都官）事、門下掌獻納諫正、中書管司王言、秘書典司經籍、集書掌從容諷議、中侍中掌出入門閤、南北皆以侍中中書令總機要、而尚書唯聽命受事而已、

七九三節　後周依周禮、建天地四時之官、太師太傅太保謂之三公、少師少傅少保謂之三孤、皆爲論道之官、不親政務、天官

大冢宰掌理邦國、以一官之長、兼統五官、地官大司徒掌民事、春官大宗伯掌禮事、夏官大司馬掌兵事、秋官大司寇掌刑事、冬官大司空掌工事、謂之六卿、小冢宰小司徒等爲之貳、皆上大夫也、其下有中下大夫上中下士、分屬六官、武官及州縣官參用秦漢、

七九四節　魏晉以來職制日增、尚書五六人分領諸曹、令爲之長、左右僕射貳之、設曹多至三十有餘、其職多與九卿重複、庶務煩滯、後周六官、似無其弊、然官名奇古、國祚又短促、人情相習已久、不能革其視聽、隋復廢六官、多依北齊之舊、改侍中中書令爲納言內史令、是爲宰相、以六部（吏部、禮部、兵部、刑部、民部、工部）尚書領二十四司（吏部、主爵、司勳、考功、禮部、祠部、主客、膳部、兵部、職方、駕部、庫部、刑部、都官、比部、司門、民部、度支、金部、庫部、工部、屯田、虞部、水部）、煬帝行新令有五省（尚書、門下、內史、秘書、殿內）三臺（御史、謁者、司隸）九寺（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五監（少府、長秋、國子、將作、都水）十二衛（左右衛、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屯衛、左右禦衛、左右候衛）、較之周制、如六尚書、似其六卿、而別有寺監、則民部與司農太府、分司徒職事、禮部與太常、分宗伯職事、刑部與大理、分司寇職事、工部與將作、分司空職事、衛尉掌軍器儀仗、太僕掌乘輿廄牧、而兵部又置駕部庫部司、與之分職、鴻臚有典客署、而禮部又有主客司、都水領舟楫河渠署、而工部又有水部司、自餘官司重設、多類於斯、

七九五節　丞相之官、歷代或置或省、或爲贈官、漢末曹操自居之、遂建魏國、自是丞相相國、多爲非常之任、丞相完臣節者、唯諸葛亮王導王猛等數人而已、司馬昭司馬倫桓玄劉裕蕭道成蕭淵陳霸先皆爲相國、爾朱榮高歡宇文泰侯景楊堅李淵皆爲大丞相、莫非爲篡奪之階、三公位尊而職曠、宰輔任專而品卑、故姦雄謀擅代者、不屑居之、必先假上相之位、以自異於諸臣也、

七九六節　唐職員多因隋制、雖小有變革、而大較不異、令三省之長（中書令、侍中、尚書令）參議國事、不復置丞相、其後以太宗嘗爲尚書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職、由是僕射爲尚書省長官、與侍中中書令共稱宰相、其位號既崇、不欲輕以授人、故以他官居宰相職、而假以他名、參預朝政、

參知政事、參知機務之類、其名非一、三省長官、既各有分掌、然宰相之職、無所不統、則不容局於一省、故合中書門下之職、設政事堂於門下、以爲宰相議事所、後徙之於中書、貞觀中、李世勣以太子詹事同中書門下三品、謂同中書令侍中也、高宗時爲宰相者、皆加同中書門下三品、雖侍中僕射亦然、唯中書令則否、其後高宗欲用侍郎郭待舉等爲相、以其資任尚淺、止令與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同平章事之名、蓋起於此、則天改中書門下爲鳳閣鸞臺、則同三品同平章事、亦曰同鳳閣鸞臺三品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初在同三品之下、中世以後、則獨爲眞宰相之官矣、宰相本無定員、玄宗常以二人爲限、或多則三人、肅宗以後、功臣如郭李、以節度使同平章事、謂之使相、故備相位者衆、然其執朝政者、亦一二人而已、自後强藩田承嗣李希烈之徒、相繼皆爲使相、於是同平章事、有眞假之別矣、

七九七節　官人之數、逐世增

加後漢國大內外官七千五百餘人（內官千餘人外官六千五百餘人）西晉稍小六千八百餘人（內官九百人外官五千九百餘人）宋後魏地半於漢晉而官吏不減宋幾於西晉之數（內官八百餘人外官五千三百餘人合六千百餘人）後魏則踰於後漢（太和中內官二千三百餘人外官五千四百人合七千七百餘人）隋開皇中官員一萬二千五百餘人（內官二千五百餘人外官一萬人）三分後漢而加其二唐貞觀六年（我舒明帝四年）大省文武官內官定員六百四十二人而已其後稍置員外官則天嘗欲收人心凡舉人無賢不肖咸加擢拜大置試官以處之中宗大增員外官凡三千餘人於是遂有員外檢校試攝判知之官景龍中（我元明帝和銅初）太平安樂諸公主及上官昭容等樹黨鬻官擅降墨勅斜封以授號爲斜封官時朝綱既紊政出多門遷除猥衆宰相至十餘人左右臺御史及內外員外官多者則數踰十倍皆無廳事可以處之時人謂之三無座處（謂宰相御史及員外官也）（七九八節）玄宗懲其弊大革姦濫至開元二十五年（我聖武帝天平九年）增刪祖宗之舊制著爲格令定省（尚書中書門下祕書殿中內侍凡六）臺（御史）寺（同隋）監（少府將作國子

軍器都水凡五）軍（左右衞驍衞武衞威衞領軍金吾監門千牛各有左右凡十六）東宮（詹事府左右春坊家令率更僕三寺左右衞司禦清道監門內率十率府）府（京兆河南太原凡三）州（凡三百十六）督（上中下都督府）護（安東安北單于安西北庭安南六都護府）之職員管掌內官凡二千六百二十員外官凡一萬六千百八十五員然法屬具文不能事事遵用且本制之外有因事置使者採訪處置使以察訪十五道（京畿都畿關內隴右河東河北河南淮南山南東山南西劍南江南東江南西黔中嶺南）節度團練等使以督府軍事租庸轉運鹽鐵青苗營田等使以毓財貨其餘細務便宜設官名類繁多莫能徧舉如宰相楊國忠至一人領四十餘使其轉運以下諸使無適所治廢置不常（七九九節）天寶末（我孝謙帝天平勝寶八年）盜起兵興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下至中郎將聽臨事注名其後又聽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郡王者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資高下至德二年（我孝謙帝天平寶字元年）郭子儀敗于清溝（在陝西乾州武功縣東）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

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者名器之濫極焉代宗寵任宦官置內樞密使使之掌機密文書德宗以禁軍盡委宦官自是廝柄歸內侍號曰北司謂政府爲南司穆敬以後北司益橫南司常受刼制臺省寺監不能舉其職貞觀開元之法度至是悉壞矣（歷代官名沿革表歷代命品表唐百官表並見卷末附錄）

第二章　州郡

（八〇〇節）晉兼三國之地置州十九曰司（今河南西北境及陝西西南州山西西南隅）雍（今陝西中部及甘肅東境）秦（今甘肅南境）涼（今甘肅西境）幷（今山西除西南隅）冀（今直隸保定府以南）幽（今直隸北境）平（今盛京省）兗（今山東西境及河南東境）青（今山東東北境）徐（今江蘇江北及山東沂州府安徽泗州）豫（今河南東南境及安徽淮北）揚（今江蘇江南安徽淮南及江西閩浙）荊（今湖廣及河南南陽府）梁（今陝西南境及四川東北境）益（今四川西南境及貴州大半）寧（今雲南）廣（今兩廣大半）交（今安南國及廣東西南隅）後割荊揚置江州（今湖北武昌府及江西福建）割荊廣置湘州（今湖南大半及兩廣北境）東晉偏安河北關洛沒於胡羯諸州多僑置於南境遷徙無常秦寄治梁州青兗寄治徐州司豫寄治荊揚之地幽平幷涼則不置孝武大破苻秦

復青兗故土僑置冀州於青境又以廣陵（徐州屬郡今江蘇揚州府）爲南兗州（領今揚州淮安二府）京口（城名今江蘇鎮江府治）爲南徐州（領今鎮江常州二府）姑熟（城名屬揚州丹陽郡今安徽太平府治）爲南豫州（領今安徽中部）宋割荊江置郢州（今湖北東境及湖南北境）割交廣置越州（今兩廣南境）齊割荊益置巴州（今四川東境）青冀北兗寄治徐東凡二十三州（揚南北徐南北兗青冀豫南豫司雍秦梁荊巴益寧江郢湘廣越交）苻秦盛時有二十一州關西之雍涼秦梁益寧（置於梁州巴郡今四川重慶府合州）河南之豫（置於洛陽）荊兗青徐揚（置於徐州下邳今江蘇徐州府邳州）河北之幷冀幽平並依晉舊名以司州地置晉（今山西南境）洛（今河南西境）二州分雍置司隸（治長安）分秦置南秦州（今甘肅階州）分涼置河州（今甘肅蘭州府）元魏置州益多孝文定爲三十八州（在河北者十三曰司肆幷汾懷相定冀瀛幽安平營在河南者十三曰光青南青齊濟兗徐東徐豫洛陝荊郢在關西者十二曰夏華雍岐邠秦南秦梁益河凉沙）其後南北相高互增州郡梁魏各有州一百餘（八〇一節）晉承漢魏以州統郡郡統縣縣有令長猶我郡區長也郡有太守猶我府縣知事也河南則曰尹以帝都所在異於列郡郡爲諸侯王國則有國相內史內史職同太守州有刺史檢察諸郡京畿之

地則以司隸校尉領之稱爲司州東晉都建康（今江蘇江寧府治）揚州爲京畿司州常在邊疆皆刺史領之罷司隸校尉官唯改丹陽（今江寧府）太守爲尹後魏北齊皆於其所都建司州以牧領之其郡置尹（後魏都平城置司州牧及代尹後遷洛陽改洛州曰司州置牧及河南尹東魏遷鄴改相州曰司州置牧及魏尹北齊改魏尹爲清都尹）後周都長安置雍州牧及京兆尹隋因之自是無司州之稱 八〇二節 兩漢之世州唯十三郡國一百迨周幷北齊州踰二百郡踰五百而陳猶有四十餘州一百餘郡隋初楊尚希上表曰當今郡縣倍多於古民少官多十羊九牧請存要去閒併小爲大文帝嘉之悉罷諸郡以州統縣自是刺史爲治民之官而非舉刺之職煬帝分遣十使幷省州縣改州爲郡置太守唐高祖改郡爲州玄宗復改爲郡肅宗又復故州曰刺史郡曰太守更相爲名其實一也唐都長安置雍州牧後建東都置洛州牧並令親王居其任多以長史治民玄宗改雍州爲京兆府洛州爲河南府親王領牧如故更長史爲尹又以幷州（屬河東道今山西太原府）

爲唐起兵之地陞爲太原府置北京其牧尹之制同兩京 八〇三節 魏晉以來刺史往往加都督諸軍事周改都督爲總管唐初復置總管於諸州尋改爲都督睿宗置二十四都督以幷益（屬劍南道今四川成都府）荊（屬山南道今湖北荊州府）揚（屬淮南道今江蘇揚州府）爲四大都督府玄宗加潞州（屬河東道今山西潞州府）爲五其中下都督亦增其員又自京都（謂京兆河南太原）及大都督府之外以近畿之州爲四輔（同華岐蒲）餘爲六雄（鄭陝汴絳懷魏）十望（宋亳滑許汝晉洛虢衞相）十緊（後入緊州者甚多不復具列）及上中下之差又於邊疆列置節度使卽都督加旌節者也權任甚重守令皆屬之牧民之政寖移於藩鎭 八〇四節 禹定九州漢增爲十三晉又增爲十九是皆域內之大區劃也唐統州三百餘細於漢郡三倍而莫有大區劃太宗因山川形便分爲十道（見五九〇節）遣使以六條詔巡按諸州正是漢代舉刺之職也其後屢發使者有存撫巡察按察等之名玄宗復分爲十五道（見六二三節）置採訪處置使察訪政蹟治於所部之大郡肅宗改爲觀察處置使諸鎭之地則不置多以節度兼之德宗末年節度使三十觀察使十防禦使四經畧使三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全國析爲四十七道自後紛紜變更乍合乍離無復常制始時爲唐患者號河朔三鎭及其末也國門以外皆爲强敵唐以亡矣

第三章　選擧

八〇五節 秦自孝公以富國强兵爲務仕進之途唯闢田與勝敵而已漢初公卿多自武夫出及國內旣平取士漸廣或郡國薦擧或公府辟召或自州郡曹掾積累而升或自軍士進爲將校或以世胄爲郎吏謂之任子其由郡國之薦者士人出身之常塗也其目大約有三曰賢良方正曰孝廉秀才曰博士弟子 八〇六節 文帝重治詔諸侯王公卿郡守擧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帝親策之以爲常侍諸吏賢良對策始於斯武帝卽位初董仲舒對賢良策勸以興太學及使郡國貢吏民之賢者帝從之始詔擧孝廉秀才縣次續食

令與計偕又令太常擇關中民補博士弟子郡國亦察好學者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皆考試選用是後秀才廉吏與公卿二千石子弟多拜爲郎更直宿衞無常員或至千人光祿勳考其德行而詮第之他官有闕卽用補之凡日蝕地震天地災變諸帝皆詔擧賢良率以爲常又特有要任使輒標材藝之目而令貢之或遣使者搜擧 八〇七節 東京公府辟召最爲儒者之榮其郡國之常貢則孝廉爲盛名士多出其中章帝時茂材孝廉歲以百數郡縣不加簡擇士或矯飾竊名乃詔凡擧士先試之以職乃得充選然守相怠於奉法濫吹漸甚請謁繁興舊制貢士無黜落法皆得入官然賢良文學則有對策足以見其才識若孝廉則取其履行故莫須策試順帝時尚書令左雄改察擧之制郡國擧孝廉限年四十以上儒生試經學文吏試牋奏繆擧者正其罪察選淸平多得其人後黄瓊爲尚書令以孝廉專選儒學文吏於取士猶有所遺奏增孝

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八〇八節）曹丕爲魏王時、吏部尚書陳群奏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擇本處之賢有識鑒者爲之、區別所管人物、第爲九等、上之尚書、據狀選用、其武官之選、俾護軍主之、晉因魏制、州有大中正、郡國有小中正、皆掌選舉、自是州郡無計偕之事、公府無辟召之事、士之入仕者、中正銓其高下、吏部司其升沉而已、中正之設、本欲歸重於鄉評、以核其素行、當時雖風教頽失、然尚有清議、足以勸懲、其後中正任久、愛憎由己、而九品之法漸弊、遂計官資以定品格、惟以閥閱爲重、非復辨其賢愚、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南北朝選舉之法、無大變更、雖有秀孝之目、策試之事、多屬具文、而九品及中正、至隋初始罷、（八〇九節）漢法、刺史以六條察二千石、歲終奏之、三公定其殿最而行賞罰、魏明帝時、以士人毀譽難辨、作都官考課之法、欲以考覈百官、後竟不行、後魏孝文勵精求治、內官五品以上、皆親考覈、六品以下、輒委尚書、三載一考、量其優劣、爲三等、上者遷之、下者黜之、中者守其本任、賞罰大行、然時俗專貴門地、吏部銓選、罕有才舉、孝明時、有羽林之亂、胡太后乃命武人得依資入選、既而官員少、應調者多、吏部無以處之、侍郎崔亮奏立停年格、官不問賢愚、停罷年久者、則先擢用、自是選曹唯取年勞、勘簿呼名、無所鑑別、北齊革年勞之制、後周罷門資之例、皆頗謹察舉、然國祚短促、法度不備、（八一〇節）自古州郡僚屬、皆長吏得自辟置、北齊後主多佞幸、屢降中旨、以州郡官與之、由是刺史太守辟士之權、寖移於中朝、至隋內外六品以下官、咸吏部所掌、州郡無復辟署矣、（八一一節）隋時諸州常貢之士、隨例銓注、不分優劣、唯舉秀才者有策試、煬帝始建進士科、試詩賦及策、唐舉人由學館者、曰生徒、博士課試、舉其成者、不由學館者、曰鄉貢、投牒自舉、州縣試而送之、皆到尚書省應試、其科有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書算之目、皆歲舉之常科也、秀才等最高、試以

方略策五道、其後廢絕、進士試雜文二篇、時務策五道、明經每經十帖、經策十條、帖者掩經之兩端、中間開唯一行、裁紙爲帖、凡帖三字、而令讀之、唐人尚文辭、進士爲士林華選、俊乂多由是而出、或颺文名、或登顯列、又歲舉之外、有制舉、膺漢之賢良、數年一行、之所以待非常之才、試之日、唐帝親臨觀之、文策高者、特授美官、開元以後、藝文甚盛、士競舉業、舉人每歲二三千、得第者大抵二十而一、至制舉則百纔收一、時進士以聲韻爲學、多昧經史、明經但務帖誦、罕窮旨趣、玄宗勅改試目、進士文策之外、試大經十帖、明經帖經之外、每經問大義十條、罷經策、代以時務策三道、玄宗方弘道教、遂設道舉、代宗時、楊綰患舉人之奔競、奏設孝廉科、皆不久而罷、德宗以開元禮準經、建爲一科、憲宗以史學多廢、立史科及三傳科、（八一二節）唐授官之制、多循前代、五品以上有冊授、有制授、六品以下皆旨授、凡旨授官、悉由於銓選、選有文武、文選屬吏部、武選屬兵部、皆尚書侍郎主之、兵部課試、如舉人之制、取其軀幹雄偉、應對詳明、有驍勇才藝及可爲統帥者、吏部擇人以四事、一曰身、取其體貌豐偉、二曰言、取其言詞辨正、三曰書、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優長、白身求官者、則應貢舉、有出身有前資者、則應文選、吏部之屬有考功司、考功郎中掌考課考官吏之功過、定其殿最而升降之、考功員外郎掌貢舉、舉人及落、一在其手、玄宗以員外郎望輕、移貢舉於禮部、以侍郎主之、於是舉士之與舉官、分爲二途、策試之法、銓選之法、日新月異、不相爲謀、士之欲以文章達者、舉於禮部、而不舉於吏部、則不得官、登錄既難、請托愈盛、考官又多偏私、衡鑑不明、以韓愈之才、四試於禮部、始得出身、三試於吏部、無成、十年猶布衣、寒士之難於進如此、（八一三節）高宗以來、選人猥衆、內外盈溢、門蔭武功、藝術胥吏之類、衆名雜目、不可勝紀、開元中、諸色出身、每歲二千餘人、方於明經進士、多十

餘倍、是時內外官萬八千餘員、而合入官者、凡十二萬餘人、率十人爭一官、有出身二十年不獲祿者、吏部尚書裴光庭奏用循資格、限年躡級、毋得踰越、非負譴者、皆有升無降、益本於崔亮停年之制也、自是有司但勘資例考課、遂爲死法、肅代以後、兵亂官弊、詮法無可道者、德宗時國境既蹙、吏員減天寶三之一、而入流者加一、士人二年居官、十年待選、而考限遷除之法亦壞矣、

第四章　賦稅

八一四節 三代賦稅之事不詳、禹貢雖列九州田賦之差等、而不言取於民之多寡、相傳殷人創作井田之制、謂之助法、周亦沿而行之、儒者誇說、以爲聖王之美政、其畧曰方里而井、百畝者九、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不稅其私田、公田百畝、廬舍在其中、名爲九一、其實什一也、班田均平、收授在上、蓋太古稼穡之始起也、黎民各占便地、皆爲田主、及部族漸大、列爲諸侯、則權力集於公

家、農夫悉爲賤隸、而有土田者、唯王與諸侯而已、其後戶口滋繁、民或流徙、不得耕稼、於是均田之法起焉、其施行之難易廣狹、與其及於民之利弊、則今不可得考、降及戰國、其制久廢、民自占田、貧富不均、史稱秦商鞅除井田、然非鞅能除之、因其既廢、而設新法也、鞅開阡陌、計民田之多少、以制賦稅、皆爲永業、任其賣買、令力農相競、以盡地利、於是田野大闢、數年而國富、八一五節 兩漢取於民、有田租、有口賦、有更賦、田租初十五而稅一、文帝節儉、以蓄積歲增、除租者十餘年、景帝繼之、收半租、自是爲三十之一、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錢人百二十、爲一算、謂之口算、自三歲至十四、出錢二十三、謂之口錢、皆口賦也、元帝以後、令七歲始出口錢、二十乃算、漢時民皆爲更卒一月、戍邊三日、次直者、不欲爲卒、出錢二千、不願戍者、出三百、是爲更賦、自井田廢絕、豪民兼幷漸甚、漢田租極輕、田主得擅其利、貨殖盛與、或富比王侯、貧人耕其田、

十分輸五、而口賦更賦、則不別貧富均課之、窮餓無告者、多爲奴婢、成哀之世、奴婢逾衆、置市賣買、至與牛馬同闌、王莽欲矯其弊、禁賣買田及奴婢、田有盈者、分以與不足者、犯令法至死、莽以此招民怨、遂取敗亡、八一六節 晉武帝分民爲正丁（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次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老（六十六以上）、小（十二以下）、定戶調（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爲戶者半輸）占地（男子一人七十畝、女子三十畝）課田（丁男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之數、此似實行均田、然史不言其收授之法、至後魏、而均田始大行焉、蓋魏晉以來、世久亂離、民戶耗減、豪富亦失產、田多曠廢、皆收在官、孝文帝好古道、遂倣井田之意、立均給之制、太和九年（齊武帝永明三年）、下詔給田、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牛一頭受三十畝、限止四牛、正田之外、皆給倍田、以供耕休及還受之盈縮、老及身沒、或賣奴婢牛、則還田、男夫桑田二十畝、爲永業、身終不還、有盈者得賣其盈、不得賣其分、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買過所足、麻布之土、別給麻田、男夫

十畝、婦人五畝、皆從還受之例、其租調之率、史無明文、大約戶粟三石、帛五匹、八一七節 北齊給授田令、仍依魏朝、武成帝定制、男子十五以下爲小、十六十七爲中丁、十八以上爲丁、受田、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以上爲老、退田、一夫一婦爲一牀、租二石五斗、調絹一匹、綿八兩、未娶者及奴婢半之、後周有室者受田百四十畝、賦絹一匹、綿八兩、粟五斛、單丁百畝、賦半、有室者豐年全賦、役三旬、中年半賦、役二旬、下年賦一、役一旬、若凶札無賦役、隋制男女始生爲黃、四歲以上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從課役、六十爲老、乃免、其永業露田、皆遵北齊、一牀租粟三石、桑土調絹絁綿、麻土調布麻、文帝既平陳、益寬徭賦、民年五十者、免役收庸、八一八節 唐高祖沿齊隋之制、定均田租庸調法、丁中之民、給田百畝、以二十畝爲永業、其餘爲口分、死則收之、皆不得貼賃及質、田多可以足人者爲寬鄉、少者爲狹鄉、狹鄉授田減半、徙鄉及貧無以葬者、

得賣永業田、自狹鄉而徙寛鄉者、得幷賣口分田、已賣者不復授、每丁租粟二石、調隨鄕土所宜、輸絹綾絁綿布麻、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庸、日絹三尺、有事而加役、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什損四免租、損六免租調、損七課役皆免、歲造計帳、三年造戸籍、（八一九節）則天以來、民避徭役逃亡、漸多田移於豪戸、官不收授、開元後、久不爲戸籍、法令廢弛、兼幷之弊、有踰漢代、玄宗事夷狄、戍者多死、邊將諱不以聞、故貫籍不除、天寶中、戸口使王鉷按舊籍責三十年租庸、民苦無告、法遂大弊、安史之亂、國用不給、科斂凡數百名、百姓殘瘁、蕩爲浮客、德宗時楊炎爲相、作兩税法、夏輸限六月、秋輸限十一月、先度經費而賦於民、量出制入、戸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行商者在所州縣税三十之一、度所取與居者均、使無僥利、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按諸道丁産等級、以前年墾田之數爲定、而均收畝税、免鰥寡孤獨不濟者、於是民皆地著、得其虛實、吏姦無所容、輕重之權、始歸朝廷矣、（八二〇節）德宗用兵兩河、府庫不支、橫征苛斂、以濟時急、民心由是離怨、自初定兩税、貨重錢輕、乃計錢立税率、而輸綾絹、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至輸一者過二、有司又折估以增徵、重爲民困、議者多歸咎兩税、然此乃掊克之吏所爲、非法之不善也、自後魏以來、班田之權在官者、殆三百年、田之授受不常、簿籍煩雜、而租税不與貧富相應、及兩税行、其弊始革、田皆爲永業、是後歷五代以至宋明、租税之法、時有得失、而隨産制賦之原則、則不得復改也、

附錄

晉及列國世系

晉

司馬氏受魏禪、凡四世五十二年、爲漢主劉聰所滅、元帝據江東、是爲東晉、凡十一世一百四年、禪于宋、通前後凡十五世一百五十六年、

- 舞陽宣文侯（高祖宣帝）懿
  - 舞陽忠武侯（世宗景帝）師
  - 晉文王（太祖文帝）昭 ─ (一)世祖武帝炎
    - (二)孝惠帝衷
    - (三)孝懷帝（漢會稽公）熾
    - 吳孝王晏 ─ (四)孝愍帝（漢懷安公）業
  - 琅邪武王伷 ─ 琅邪恭王覲 ─ (五)中宗元帝睿
    - (六)肅宗明帝紹
      - (七)顯宗成帝衍
        - (十)哀帝丕
        - (十一)廢帝海西公奕
      - (八)康帝嶽 ─ (九)孝宗穆帝聃
    - (十二)太宗簡文帝昱 ─ (十三)烈宗孝武帝昌明
      - (十四)安帝德宗
      - (十五)恭帝（宋零陵王）德文

成

李氏、出於巴賨、壽改國號爲漢、有國五世四十四年、爲晉桓溫所滅、

- 益州牧（始祖景帝）特
  - (一)太宗武帝雄 ─ (三)廢帝邛都幽公期
  - 鎭軍將軍蕩 ─ (二)哀帝班
- 漢獻王（獻帝）驤 ─ (四)中宗昭文帝壽 ─ (五)晉歸義侯勢

漢

劉氏、匈奴南單于之裔、曜改號趙、是爲前趙、有國四世二十六年、爲後趙王石勒所滅、

- (一)高祖光文帝淵 ─ (二)烈宗昭武帝聰 ─ (三)隱帝粲
- (四)曜（淵之族子）

後趙

石氏、上黨羯人、有國七世三十三年、爲冉閔所滅、

- (一)高祖明帝勒 ─ (二)廢帝海陽王弘
- (三)太祖武帝虎
  - (四)廢帝譙王世
  - (五)遵
  - (六)鑑
  - (七)祗

燕

慕容氏、遼東鮮卑、稱帝二世十九年、自廆爲遼東公五十年、爲秦王苻堅所滅、後燕建國五世二十六年、馮跋代之、西燕三世十年、爲後燕主垂所滅、南燕二世十三年、爲晉劉裕所滅、

- 遼東武宣公（高祖武宣帝）廆 ─ 燕文明王（太祖文明帝）皝
  - (一)烈祖景昭帝儁
    - (二)幽帝（前秦新興侯）暐
    - 濟北王泓 ─ (三)忠
    - 威帝沖
  - 永（廆弟運之孫）
  - 世祖成武帝垂
    - 烈宗惠閔帝寶
      - 中宗昭武帝盛
      - 惠懿帝雲
    - 昭文帝熙
  - 穆帝納 ┄ 超
  - 世宗獻武帝備德

北燕

馮氏、代後燕、二世二十八年、爲魏太武帝所滅、

- (一)太祖文成帝跋
- (二)昭成帝弘

秦

苻氏、略陽氐人、有國六世四十四年、爲後秦主姚興所幷、

- 三秦王（太祖惠武帝）洪
  - (一)高祖景明帝健 ─ (二)廢帝越厲王生
  - 東海敬武王（文桓帝）雄 ─ (三)世祖宣昭帝堅 ─ (四)哀平帝丕
- (五)太宗高帝登 ─ (六)崇

後秦

姚氏、南安羌人、有國三世三十四年、爲晉劉裕所滅、

高陵公（始祖景元帝）弋仲—（一）太祖武昭帝萇—（二）高祖文桓帝興—（三）泓

西秦

乞伏氏，隴西鮮卑，有國四世四十七年，爲夏主赫連定所滅

（一）烈祖宣烈王國仁
（二）高祖武元王乾歸—（三）太祖文昭王熾磐—（四）暮末

夏

赫連氏，初姓劉，漢主淵之族，有國三世二十五年，爲魏太武帝所弁

（太祖桓帝）劉衛辰—（一）世祖武烈帝勃勃—（二）昌
（三）定

前涼

張氏，爲晉涼州刺史，後或稱涼王，領州九世七十五年，爲秦王苻堅所滅

（一）西平武穆公軌—（二）西平元公寔
（三）涼成烈王茂
（四）涼文王駿—（五）西平敬烈公重華—（六）西平哀公曜靈
（八）西平沖公玄靚
（七）涼廢王祚
（九）涼王天錫

後涼

呂氏，氐人，有國四世十八年，爲後秦王姚興所滅

（一）太祖懿武帝光—（二）隱王紹
（三）靈帝纂
（文帝）寶—（四）隆

南涼

禿髮氏，河西鮮卑，有國三世十八年，爲西秦王乞伏熾磐所滅

（一）烈祖武王烏孤
（二）康王利鹿孤
（三）景王傉檀

北涼

段氏稱王一世五年，沮渠氏代之，沮渠，匈奴左沮渠王之後，有國二世三十九年，爲魏太武帝所滅

（一）段業
（二）太祖武宣王沮渠蒙遜—（三）哀王牧犍

西涼

李氏，有國二世二十二年，爲北涼沮渠蒙遜所滅

（一）涼公（太祖武昭王）暠—（二）歆

南北朝隋唐世系

宋

劉氏，漢楚元王交之後，代東晉，凡八世六十年，禪于齊

（一）高祖武帝裕—（二）廢帝營陽王義符
（三）太祖文帝義隆—（四）世祖孝武帝駿—（五）廢帝子業
（六）太宗明帝彧—（七）廢帝蒼梧王昱
（八）順帝準

齊

蕭氏，漢相國何之後，代宋，凡七世二十四年，禪于梁

（始安貞王）後景皇道生—（五）高祖明帝鸞—（六）（廢帝東昏侯）寶卷
（七）和帝（梁巴陵王）寶融
（一）太祖高帝道成—（二）世祖武帝賾—文惠太子（世宗文帝）長懋—（三）（廢帝鬱林王）昭業
（四）廢帝海陵恭王昭文

梁

蕭氏，齊之疏族，代齊，凡四世五十六年，禪于陳，後梁建國三世三十三年，爲隋文帝所廢

（一）高祖武帝衍—昭明太子（高宗昭明帝）統—（四）中宗宣帝詧—（五）世宗孝明帝巋—（六）隋莒公琮
（二）太宗簡文帝綱
（三）世祖孝元帝繹—（四）敬帝（陳江陰王）方智

陳

陳氏，後漢太丘長寔之後，代梁，凡五世三十二年，爲隋文帝所滅

（始興昭烈王）道譚—（三）世祖文帝蒨—（三）廢帝臨海王伯宗
（一）高祖武帝霸先
（四）高宗宣帝頊—（五）後主（隋長城煬公）叔寶

後魏

拓跋氏，漢魏以來世爲索頭部可汗，西晉末，封代王，道武稱魏王，孝文改姓元氏，孝靜帝又復拓跋，凡十四世百五十九年，自道武爲王，百七十一年，禪于後周，東魏一世十七年，禪于北齊

（十五）（始祖神元帝）力微—（文帝）沙漠汗—桓帝猗㐌—（二十一）（穆帝）猗盧
（十六）（章帝）悉祿—（思帝）弗—（二十二）（平文帝）鬱律
（十七）（平帝）綽
（十八）（昭帝）祿官
（二十三）（惠帝）賀傉
（二十四）（煬帝）紇那
（二十九）（烈帝）翳槐
（二十六）（昭成帝）什翼犍—世子（獻明帝）寔—（一）太祖道武帝珪—（二）太宗明元帝嗣
（三）世祖太武帝燾—景穆太子（恭宗景穆帝）晃—（四）高宗文成帝濬—（五）顯祖獻文帝弘
（六）高祖孝文帝宏—（七）世宗宣武帝恪—（八）肅宗孝明帝詡
京兆王（文景帝）愉—（十）文帝寶炬—（十二）廢帝欽
（十三）恭帝周宋公廓
范陽文獻王懌—清河文宣王亶—（十四）孝靜帝北齊中山王善見
廣平文穆王（武穆帝）懷—（十一）孝武帝脩
彭城武宣王（肅祖文穆帝）勰—（九）敬宗孝莊帝子攸
廣陵（惠）王羽—（十）節閔帝恭

北齊

高氏，代東魏，凡六世二十八年，爲周武帝所滅

渤海獻武王（高祖神武帝）歡—渤海文襄王（世宗文襄帝）澄
（一）顯祖文宣帝洋—（二）廢帝濟南閔悼王殷
（三）肅宗孝昭帝演
（四）世祖武成帝湛—（五）後主周溫公緯—（六）幼主恒

後周

宇文氏，鮮卑宇文部之裔，代魏，凡五世二十五年，禪于隋

安定文公（太祖文帝）泰—（一）孝閔帝覺
（二）世宗明帝毓
（三）高祖武帝邕—（四）宣帝贇—（五）靜帝（隋介公）闡

隋

楊氏，後漢太尉震之後，代後周，凡三世三十九年，加恭帝侑爲四帝，侑禪于唐，恭帝侗禪于鄭

（一）高祖文帝堅—（二）世祖明帝（唐謚煬帝）廣—元德太子（世宗成帝）昭—（三）恭帝鄭潞公侗
恭帝唐酅公侑

唐

李氏，西涼公暠之後，代隋，凡二十世二百八十九年，禪于朱梁

（一）高祖神堯帝淵—（二）太宗文武帝世民—（三）高宗天皇治—（四）中宗哲—殤帝襄王重茂
（五）睿宗旦—（六）玄宗隆基
（七）肅宗亨—（八）代宗豫—（九）德宗适—（十）順宗誦—（十一）憲宗純—（十二）穆宗恒—（十三）敬宗湛
（十四）文宗昂
（十五）武宗炎
（十六）宣宗忱
（十七）懿宗漼—（十八）僖宗儇
（十九）昭宗曄—（二十）哀帝（梁濟陰王）柷

三韓渤海世系

高句麗

高氏，三韓創建年代不詳，韓史雖皆置之前漢，難可確信，然他無所考，今姑據之，以算享國年數，高句麗凡二十八世七百五年，爲唐高宗所滅

（一）東明聖王朱蒙—（二）瑠璃明王類利—（三）大武神王無恤
（四）閔中王解邑朱
（五）慕本王解憂
（六）太祖大王宮
（七）次大王遂成
再思—（八）新大王伯固—（九）故國川王男武
（十）山上王延優

東川王憂位居 — 中川王然弗 — 西川王藥盧 — 烽上王相夫 / 咄固 — 美川王乙弗 — 故國原王釗
小獸林王丘夫 / 故國壤王伊連 — 廣開土王談德 — 長壽王巨璉 — 早多 — 文咨明王羅雲 — 安藏王興安 / 安原王寶延
陽原王平成 — 平原王陽成 — 嬰陽王元 / 榮留王建武 / 大陽 — 寶藏王藏

百濟

扶餘氏、凡三十一世、六百八十一年、為唐高宗所滅、

溫祚 — 多婁 — 己婁 — 蓋婁 — 肖古 — 仇首 — 比流 — 近肖古 — 近仇首 — 枕流 / 辰斯
古爾 — 責稽 — 汾西 — 契
阿花 — 直支 — 久爾辛 — 毗有 — 蓋鹵王慶 — 文周 — 三斤
昆支 — 東城王牟大 — 武寧王隆 — 聖王明
威德王昌 — 惠王季明 — 法王宣 — 武王璋 — 義慈 — 豐

新羅

三姓迭立、朴氏十王、初三世相繼、次四、後三、昔氏八王、初一、次四、又次三、金氏三十八王、初一、次三十六、後一、凡五十六世、九百九十二年、降于後高麗太祖、

朴赫居世 — 南解 — 儒理 — 逸聖 — 阿達羅 / 婆娑 — 祇摩
太子滑正 — 助賁 — 儒禮 / 沾解
乞叔 — 基臨
伊買 — 奈解
于老 — 訖解
昔脫解 南解女壻 — 仇鄒 — 伐休
金味鄒 助賁女壻
末仇 — 奈勿 — 訥祇 — 慈悲 — 炤智
大西知 — 實聖
某 — 智寶 — 智證王智大路 — 法興王原宗 / 立宗 — 新興王彡麥宗

太子銅輪 — 眞平王伯淨 — 善德女王德曼
國飯 — 眞德女王勝曼
眞智王金輪 — 文興王龍春 — 太宗武烈王春秋 — 文武王法敏 — 神文王政明
孝昭王理洪
聖德王興光 — 孝成王承慶 / 景德王憲英 — 惠恭王乾運
宣德王金良相 奈勿十世孫
元聖王金敬信 奈勿十二世孫 — (惠忠王)仁謙 — 昭聖王俊邕 — 哀莊王重熙 / 憲德王彥昇 / 興德王景徽 / 忠恭 — 閔哀王明
(惠康王)禮英 — (翼成王)憲貞 — 僖康王悌隆 — (懿恭王)啓明
(成德王)均貞 — 神武王祐徵 — 文聖王慶膺 / 憲安王誼靖
泰封國王弓裔
景文王膺廉 — 憲康王晸 / 定康王晃 / 眞聖女王曼 — 孝恭王嶢
神德王朴景暉 阿達羅遠孫 — 景明王昇英 / 景哀王魏膺
敬順王金傅 文聖王五世孫

渤海

大氏、凡十四世、二百十五年、為契丹太祖所滅、

高王祚榮 — 武王武藝 — 文王欽茂 — 宏臨 — 成王華璵
元義 祚榮從弟
康王嵩璘 — 定王元瑜 / 僖王言義 / 簡王明忠
宣王仁秀 祚榮弟野勃之玄孫 — 新德 — 彝震 / 虔晃 — 景王玄錫 — 哀王諲譔

諸帝在位年數及年號

表中言實止幾者、皆改前帝末年為新帝元年也、解見第二卷附錄六十七葉裏、

晉 十五帝百五十六年

武帝 魏元帝咸熙二年簒位二十五年、泰始十咸寧五太康十、太康元年滅呉、 惠帝 十七年、永熙一元康九永康一永寧一太安二永興二光熙一、 懷帝 六年、永嘉六、 愍帝 四年、建興四、 元帝 六年、建武一大興四永昌一、 明帝 三年、太寧三、 成帝 十七年、咸和九咸康八、 康帝 二年、建元二、 穆帝 十七年、永和十二升平五、 哀帝 四年、隆和一興寧三、 廢帝奕 六年、太和六、 簡文帝 一年、咸安二實止一、 孝武帝 二十四年、寧康三太元二十一、 安帝 二十二年、隆安五元興三義熙十四、 恭帝 二年、元熙二、

宋 八帝六十年

武帝 晉元熙二年簒位三年、永初三、 廢帝義符 二年、景平二、 文帝 二十九年、元嘉三十、實止二十九、 孝武帝 十一年、孝建三大明八、 廢帝子業 一年、景和一、 明帝 七年、泰始七泰豫一、實止六、 廢帝昱 五年、元徽五、 順帝 二年、昇明三實止二、

齊 七帝二十四年

高帝 宋昇明三年簒位、四年、建元四、 武帝 十一年、永明十一、 廢帝昭業 一年、隆昌一、 廢帝昭文 不踰年、延興一、即隆昌元年也、

明帝 四年、建武四實止三永泰一、 廢帝寶卷 三年、永元三、 和帝 一年、中興二實止一、

梁 四帝五十六年

武帝 齊中興二年簒位四十八年、天監十八普通七大通二中大通六大同十一中大同一大清三、 簡文帝 二年、大寶二、 元帝 三年、承聖三、 敬帝 三年、紹泰一太平二、

陳 五帝三十二年

武帝 梁太平二年簒位三年、永定三、 文帝 七年、天嘉六天康一、 廢帝伯宗 二年、光大二、 宣帝 十三年、大建十三、 後主叔寶 七年、至德四禎明三、

後魏 十四帝加東魏為十五帝百五十九年

道武帝 晉孝武帝太元十一年為王十二年、晉安帝隆安二年稱帝十二年、登國十皇始二天興六天賜六、 明元帝 十四年、永興五實止四神瑞二泰常八、 太武帝 二十九年、始光四神䴥四延和三太延五太平真君十三、 文成帝 十三年、興安二實止一興光一太安五和平六、 獻文帝 六年、天安一皇興五、 孝文帝 二十八年、延興五實止四承明一太和二十三、 宣武帝 十六年、景明正始永平延昌各四、 孝明帝 十三年、熙平二神龜二正光五孝昌三武泰一、 孝莊帝 二年、永安三實止二、 節閔帝 二年、普泰二、 孝武帝 二年、永熙三實止二、 文帝 十七年、大統十七、 廢帝欽 三年、無年號、 恭帝 二年、無年號三實止二、

東魏孝靜帝 魏孝武帝永熙二年立、十七年、天平四、元象一、興和四、武定八、

北齊 六帝二十八年、

文宣帝 東魏武定八年篡位、十年、天保十、 廢帝殷 一年、乾明一、 孝昭帝 一年、皇建二、實止一、 武成帝 四年、大寧一、即皇建二年、河清四、 後主緯 十一年、天統五、實止四、武平六、隆化一、 幼主恆 一年、承光一、

周 五帝二十五年、

孝閔帝 魏恭帝四年篡位、稱天王、一年、無年號、 明帝 三年、稱天王、無年號二、實止一、稱帝、武成二、 武帝 十八年、保定五、天和六、建德六、宣政一、建德六年滅齊、 宣帝 一年、天成一、 靜帝 二年、大象三、實止二、

隋 四帝三十九年、

文帝 周大象三年篡位、二十四年、開皇二十、仁壽四、開皇九年滅陳、 煬帝 十四年、大業十四、 恭帝侑 稱帝二年、在煬帝在位之間、義寧二、即大業十三十四年也、 恭帝侗 大業十四年立、一年、皇泰二、實止一、

唐 二十帝、併武曌之世二百九十年、

高祖 隋煬帝大業十四年、煬帝九年、武德九、 太宗 二十三年、貞觀二十三、 高宗 三十四年、永徽六、顯慶五、龍朔三、麟德乾封總章各二、咸亨四、上元二、儀鳳三、調露永隆開耀永淳弘道各一、 中宗 一年、嗣聖一、 睿宗 六年、文明光宅俱嗣聖元年也、垂拱四、永昌二、 周武曌 十五年、

永昌二年改元、天授二、如意不踰年、長壽二、延載、天冊萬歲、萬歲通天、神功各一、聖曆二、久視一、大足不踰年、長安五、 中宗 五年、長安五年改元神龍二、景龍四、 睿宗 二年、景雲二、實止一、太極一、 玄宗 四十四年、先天一、即太極元年也、開元二十九、天寶十五、 肅宗 六年、至德二、實止一、乾元上元各二、寶應一、 代宗 十七年、廣德二、永泰一、大曆十四、 德宗 二十六年、建中四、興元一、貞元二十一、 順宗 不踰年、永貞一、即貞元二十一年也、 憲宗 十五年、元和十五、 穆宗 四年、長慶四、 敬宗 二年、寶曆二、 文宗 十四年、太和九、開成五、 武宗 六年、會昌六、 宣宗 十三年、大中十三、 懿宗 十四年、咸通十四、 僖宗 十五年、乾符六、廣明一、中和四、光啓三、文德一、 昭宗 十六年、龍紀一、大順二、景福二、乾寧四、光化三、天復三、天祐一、 哀帝 三年、仍用天祐至四、

平山政太郎書

江川八左衛門刻

支那通史卷之三終

明治二十一年十二月廿六日印刷 版權所有

同年十二月廿八日出版

編者 東京府士族 那珂通世 神田區小川町四十一番地

發行兼印刷者 東京府士族 宮川保全 日本橋區通塩町八番地

發行所 中央堂 仝所

大賣捌 金港堂 仝區本町三丁目

山本憲 著

燕山楚水紀遊

明治三十一年（一八九八）大阪鉛排本

據明治三十一年（一八九八）

大阪鉛排本影印

明治戊戌仲夏

燕山楚水紀遊

梅清處藏版

予遊在客年秋冬之交既成此稿附活版荏苒半載東亞形勢大變議論往往屬陳腐然當時所見實如此今不可復改也

予不達丹青之術因携寫影機而行時寫所遇景及返諸友爲予摸臨作圖乃附石印以挿卷中

畫皆筆有濃淡且施彩色然尋常石印不可施彩故頗失筆氣不得見畫手之妙此爲憾焉

明治戊戌仲夏　梅厓識

燕山楚水紀遊卷一

大阪　山本憲永弼著

予家世尊奉聖道。春秋例設釋奠。會門人行禮。嘗欲一遊曲阜。謁聖廟。考聖人遺蹟。觀祭器。以徵舊儀者有年矣。久保子平藏。篤乎晞聖。與予有穆若之誼。欲伴予入山東。予嘗謂。在昔朝廷與隋唐通好。士留學彼地者。往來不絕。而彼我鄰交亦密。今則官曹商賈之外。絕無往遊。學者但徵諸書中。胸臆抒說而已。至夫地理風俗。瞶乎如探暗焉。且兩鄰隔海接境。誼如脣衛。而近年歐米人漸猖獗。動欲逞虎狼之慾。爲邦人者。宜遊彼土。廣交名士。提挈同仇。以講禦侮之方。固爲應時之務。因刻期發程。會福州人力子軒擧。（名鈞）（嘗經鄉試。補知縣。）以事遊吾邦。約予遊。蹤及福州。爲西道主人。實明治丁酉歲九月也。臨發。久保子俄有事不得往。悉爲予給資裝。得不乏焉。

九月二十二日。辰下牌。辭家。抵梅田。上野翁（[illegible]）鈴木翁（[illegible]）菊池子（保二）石橋子（雲來）生野子（安兵衞）井原子。（馬之助）及從游諸子數十人來送。予與表兄垂水子。（熊次郞）揖衆而發。至神戶。倉川子（鐵次郞）澤本子。（頤）迎入後藤店。餞畢。遊和田崎。觀水產博覽會。日暮。倉川子與小川

歡郎五藤村友吉玉井復介三子。遨飲于湊川喜樂亭。
二十三日。晴。午天乘瀛船玄海。垂水子倉川子小谷子清雄澤本子難波子龍介送至船。比過高松洋日暮。夜大雨。
二十四日。曉。過周防洋。雨未歇。四望窈冥。已上牌。至門司。船積炭。申上牌。釋纜。
二十五日。雨霽。卯上牌。至長崎。上岸。乘滊車。遊道尾。有温泉。一境幽邃可愛。
二十六日。薄陰。申下牌。釋纜。會徳丸通譯生作藏赴北京公使館。因偕約伴。昏後雨至。

二

二十七日。雨未歇。辰上牌。至釜山。上岸步居留地。山皆禿。無一樹。獨居留地後小丘。老松鬱蒼。標曰陸軍所轄地。本邦戍營。興作方半。丘西有一校。邦人與韓人協同所設。邦人監之。凡學校邦人所監者四。仁川韓政府所設。京城邦人所設。元山與釜山。邦人與韓人協同所設云。目今邦人住釜山者太多。然不見貿易繁盛之景。蓋韓人多貧。邦人亦乏資。似不過邦人相市。此邦人之所當致意焉。丘後山有邦人兆宅。甲午之役。葬死者云。其西鑿井汲水。通暗渠以給水居留地。西北隅遶山通路。路傍有韓人家。壁遏檐低。雖

辨民舍豚柵。而韓人怡然起臥。殆不免羲皇之風。韓而東。懸崖上大廈巍然。則西洋人館也。嗚呼。何得笑韓人陋醜。韓人我兄弟也。夫粉壁巍然者。非我與韓人之同仇耶。過陸軍運輸部。安部子（雄龍）在焉。德丸子故人也。相邀供茶。申下牌釋纜。二洋人來同乘。自稱英人。曰。傳西教在牛莊者十年。近日遊黑龍江。爲俄人所疑見逐。故歸牛莊也。俄人猜忌英人。亦如此哉。

二十八日。雲披日出。恬波輕風。殊愜人心。大小島嶼。碁布星羅。不遑送迎。蓋新羅道海上也。見下船濟人塡咽。曰。山東人從海參威歸。（海參威舊名也、予不欲從露人命名、故取舊名、）

春暖而往。秋冷而歸。敝衣攜食。蠢蠕不似人。然財囊皆重。夫邦人徒論衣食豐約。而不知誘儉入奢。其出市海外者。往往破產而歸。比之清人空手而往。囊滿而返。何若哉。且世人往往譏清人獲財。密藏秘蓄。無益於世。然一旦警醒。大開蓄藏。以謀世益。恐有懸河潮來之勢矣。此夜闇黑。浮標不見。船因徐行。

二十九日。晴。卯下牌入濟物浦。去仁川府一里許。邦人皆稱仁川。上岸訪朝鮮新報社。藥師寺子（曜知）導觀居留地。跨邱臨海。形勢太雄。然邦人所住。地域褊小。屋宇稠密。不復餘宅址。遂借洋人居留地而家焉。藥

師寺子曰。初設居留地。地之廣狹。唯邦人所擇。然當局者規模至小。僅擇今之地。且當時地價低廉。官若善致意居留者。居留者致富。決不爲難焉。今則機會遠逸。併後山盡歸洋人之手。不復可擴張。惜夫。抵公園。在小丘上。邦人所設也。斗出海上。奉祀天祖。浦上諸山。不見一樹。獨此園松樹菁鬱。翠色欲滴。時潮方退。諸島可步而往。閭沛內潮汐盈處。不下一丈五尺。下丘。過韓人肆廛。矮屋短檐。葺以茅茨。似羅莿螺。偶見邦人役韓人撒物。動揮拳擊之。曰。不如此則不勸。此決非小事也。露人御韓人。常取寬洪。以邦人觀之。

殊可畏。而亦可法焉。以此語藥師寺子。藥師寺子亦以爲然。轉登後山。有粉壁高第。爲洋人館。洋人規模宏大。其所住皆占形勝。使人發憤。丘北環以墉者。安驕壽別墅也。西日永宗島。往年太院君築砲壘處也。今皆墮壞。太院君爲韓人俊尤。其不得志。國勢之所以陵遲也。下丘。抵藥師寺子家。聞其話朝鮮近狀。藥師寺子曰。朝鮮形勢。欲擧以報本邦。往往見掣肘。不得悉實。若夫本邦新聞。大抵難視爲眞。且本邦外交。大計未定。而期報知悉實。固不可得耳。昏前歸船。藥師寺子小川子（名僊三新報社員）送至埠頭。

三十日。晴。向者在釜山。韓人與邦人對話。皆操邦語。至仁川亦然。聞朝鮮各埠。邦語皆通。嗚呼。東至亞米利加。西至歐羅巴。使邦語無不通之地。不亦快乎。此責素在邦人。豈夫模英語。擬佛語。揚揚自得者。所能夢想哉。辰上牌。釋纜。出黃海。黃海洋人所命。在昔黃河所落。故取以名焉。北風急。

三十一日。晴。天明。船走山東省北。連山蜿蜒。起伏不絕。問威海衞所在。曰。刻前既過。夫威海衞者。我戍兵所屯。以保賠償。今邦人往往有論賠償完淸之遲速者。然賠償完淸。理當撤兵。碧眼人覬覦東亞也久矣。

而威海衞與旅順。隔海對峙。爲渤海門戶。使我戍兵一旦撤兵。威海衞落碧眼人之手。不待終朝也。如此則淸廷之存亡決矣。淸之存亡。則本邦安危之所繫焉。故爲本邦謀者。宜紓賠償期數年。以待淸人兵備充實。使碧眼人無所藉手。若夫論賠償之遲緩者。殆不思國家之前途也。巳上牌。入芝罘。一名煙臺。芝罘者港前一嶋也。秦皇所至。與煙臺相擁成灣。灣太廣本邦領事館。高占爽塏。俯臨深潭。形勢最勝。未上牌。發芝罘。夜入渤海。渤海一作渤澥。古所謂北海也。在齊魯北。故謂之北海。秦漢以後稱渤海。蓋北海訛音

歟。北風强。

二日。晴。出寢。海水渾濁。遙認桅檣。日。白河口也。進過太沽砲壘下。入河口。砲壘皆泥。每雨來泥崩壘破。此日役夫蟻集。搬泥修治。兩岸拓鹽田。瀰茫無際。民屋以泥成。皆離戶也。造鹽之法。似與本邦不同。溯河良久。河流漾紆。前認白帆。雖辨往反。已下牌。至塘沽。下碇。乃賃小舟。溯洄一里許。上岸則風霾大起。衣巾忽白。此地數百里無山。長風度野。見如黃雲掩天。則沙塵也。至車站。賃滊車。亭午發輪。穿鹽田而進。鹽田始盡。而紅麥平敷。如織錦繡。外與天接。此本邦所不覩

六

焉。本邦詩入叙紅麥者。往往不免誤想矣。經新河軍糧城二車站。至天津。下車。渡白河。船隻簇集。貨物山積。直抵領事館。鄭領事不在。藤田書記生。船津書記生（辛一郎）在焉。領事館在紫竹林。去縣城數里。此地本沮洳。萑葦叢生。始置租界。大廈出焉。康衢通焉。頓爲繁富殷賑之區。客年兵戰後。本邦當定租界。而遷延未決云。下午與吉村海軍大軍醫（敬次郎）竹內海軍大主計（十次郎）倶至銀莊。附票換銀。宿第一樓。樓清人所設。兼客棧酒館。富豪皆就飲。歌吹擲戰。繁華喧豗。昏後赴領事館招飲。迨夜歸。嘗聞北地旱寒。及來天津。

殊覺暄暖。
三日。晴。出觀坊市。見隻輪車。與本邦備讃間所見形似。而大邦製只一人推之。此國有二人推輓者。船津子來過。
四日。朝薄陰。已上牌。與德丸子賃瀛車而發。蓋鐵路北走者。達北京。東走者。經塘沽。至山海關。所謂廣軌也。比本邦制。大有逕庭。客位分爲頭等貳等。臨發。則挑夫搬行李。踵客位。達車站。則挑夫喧聚爭行李。如餓犬狺狺。直肩行李而走。其不拐帶者幸矣。而賣菓者。賣糕者。丐兒乞食者。紛紛沓至。吏皆熟視而不禁

七

也。天津車站。門外有渡。舟蟻集。爭客喧嘩。似無制度。抑亦大國之風歟。車走白河北岸。河水漲溢。村落浮水上。白帆從天際來。如望湖。有結簀捕魚者。有設罾者。形似仰繖蓋。四維而擧之。即本邦所謂四手者。而差大。過楊村。至楓臺。望金山五華諸峰於雲煙縹緲之間。未下牌。達北京。車站在城外數里所。車馬塡咽。男女沓集。下瀛車。賃騾車。路撒石礫。有大如馬頭者。輪礫相觸。欹仄跪軏。動有顚躓之虞。入永定門。左爲先農壇。右爲天壇。環以崇墉。門外曠濶。往反者皆寸人尺馬也。過天橋。肆廛鄰比。金牌紅榜。爛燦奪目。諸

店鬻物者。擁路左右。路雖素廣。至兩車相遇。殆無所避。每戶貼銘聯。或曰。膺壽禔福。或曰。財利淵源。大抵莫非祈福祝富之意。過正正陽橋。用大理石造焉。分爲三道。當橋而巍然者。爲正陽門。有三門。正中甕與所通。門常閉。行人皆從左右門。迂迴出入。申上牌。抵東交民巷。本邦公使館。及筑紫辨館所在也。德丸子入公使館。予入筑紫辨館。筑紫辨館者。川北純郎三香月梅外洪野周平三子所共設也。鬻本邦產諸貨。其業日盛。予留宿於此。館中別有照像師。曰。水津芳雄。理髮師。曰。若杉某。北京無厠。故辨館別設淨器。邦人始來者。

頗覺不便。夫北京之無厠。在前明既然。五雜組曰。大江以北。人家不復作厠。但江南作厠。皆以與農人交易。江北無水田。故糞無所用。俟其地上乾。然後和土以漑田。京師則停講中。俟春而後發之。暴日中。其穢氣不可近。人暴觸之輒病。又何如奏厠之便乎。因是觀之。北京無厠。素出於國情之不可已焉。聞龍動有乾糞相市者。與五雜組所言太似。若善設法行之。可以免譏矣。

五日。晴。訪矢野公使。又訪中島書記官雄中川軍醫十全鄭通譯官永邦丸毛外交官直利高須通譯生太郎德丸

通譯生。晩德丸通譯生中嶋子載之小村子俊太郎並來
過。中島小村二子。久留學北京。中島子將遊學保定
也。
六日。薄陰。上午與川北子。命駕訪卓子於櫐馬市。卓
子福建人。與力子友善。現官刑部。年四十二云。忻然
相迎。羨茶供點心。謂予曰。弟辭守一隅。足不出戶。不
足以語當世之務。然於古今理亂得失之原。未嘗不
留心。先生有志當世。所見所言。必有所得。亦欲領略
高論。以擴聞見。不敢言正也。予曰。弟性迂闊。何足識
時務。然經世濟民。志於斯道者。所當期圖焉。竊謂。貴

國與敝國。古來同文字。又同奉聖教。素有壎篪相和
之誼。前年偶有睚眦之事。所謂兄弟鬩牆者。何足介
意。當左提右挈。外禦厥侮焉。惟高見亦必若斯。曰。敝
國幸有前年之事。如聞晨鐘。令人深省。是敝國之幸
也。彼此同居亞洲。唇齒相依。顧大局者。必有一番議
論。非必沾沾於目前之效也。先生能見及此。可謂高
人一等矣。歸途過琉璃廠。列肆二里許。鬻圖書文房
具骨董諸品。大者連房七八。新古珍奇。不可枚擧。至
正陽門。畫一區陳貨。似本邦勸工場。簪釵錦繡。珠玉
陶瓷。瓓瓗眩目。下午與香月子。驅驢謁文廟。廟在安

定門側。元許衡所創。正位爲大成殿。左右翼以兩廡。配祀十二賢。雖非不壯麗。然久不經修治。都委頽敗。戟門外碑石數十。或傾或裂。往往沒漶不可讀。對門爲國子監。門庭闃寂。見雜草生屋上。出廟東折。堂塔壯偉。葺以黃甍。曰喇嘛教寺也。喇嘛教者。清帝所奉。故壯麗如此焉。回轡而南。遇耶教會堂。樓閣燦。翼翼拔地。夫耶教違彝倫。旨荒誕。苟奉聖道者。所當排擊不遺餘力焉。而西人狡獪巧蠱惑人心。藉以爲覬覦之地。可畏夫。轉至貢院。在朝陽門南。今年有會試之擧。兵部尙書徐公郙爲主司。擧人集者一萬五千人。夫科擧之弊。不啻他國人論之。淸人亦自知之。議論空竅。而考據該博。竟無補世用。雖多亦何爲。且科擧之制。遠在漢魏以上。似出於周公遺法。其意未必惡。後世失聖人之旨。有司誤其用。遂至不堪其弊。自漢魏英雄之士。旣不由貢擧。其由貢擧者。大抵斗筲庸人。如公孫弘一輩之徒是也。而有司繁文之弊。歷逸俊傑之士。沈淪草莽閒。況淸之科擧。出於愚天下耶。此制度未及改。而欲得俊傑其人。猶北轅求適楚耳。去登觀星臺。有渾天儀等諸器。久廢而不用。鑄鏞偏生。臺連城堞。郭外田園村落皆可見。又望帝宮於

煙塵闇。黃昏。小雨風起。邦人遊此國者。皆服洋裝。而予獨用邦制。戴角巾。今日途上。人多簇擁聚觀異之。往往以爲高麗僧。以爲回教徒。或以爲日本道士。本邦無道士。此評尤奇矣。

七日。晴。頓覺冷氣。始襲綿絮。聞北地秋後。隔六日若七日。必有風。每風輒冷。上午訪杉子。耶蘇太杉子爲時事浙閩社員。昨日來訪。會予不在。故往訪也。歸途過崇文門側。測城高低。累磚九十枚。一枚約大五寸。乃算四十五尺。城內高如此。外郭可知也。前日在正陽門側。測城廣五十尺許。基趾皆擣堊造之。廣倍城廣。

按今京師遼金以來所都。與古薊地。相去二百里。至明永樂間。營建宮殿。乃拓其城。周迴四十里。開九門。曰正陽。曰崇文。曰宣武。曰安定。曰得勝。曰東直。曰朝陽。曰西直。曰阜成。此爲內城。周迴十八里有奇。別開七門。曰永定。曰右安。曰左安。曰廣寧。曰廣渠。曰西便。曰東便。此爲外城。周迴二十八里。城上廣濶。相傳八騎可聯轡而馳。當康熙乾隆盛時。官衙皆在內城。非有祿爵者。不許置宅。及後世制度弛廢。生齒漸蕃。工買之徒。侵蝕立肆廛。無復內城外城之別。而道路毀圮。修治無法。風掃雨洗。巘巇升降。如度丘壑。毫不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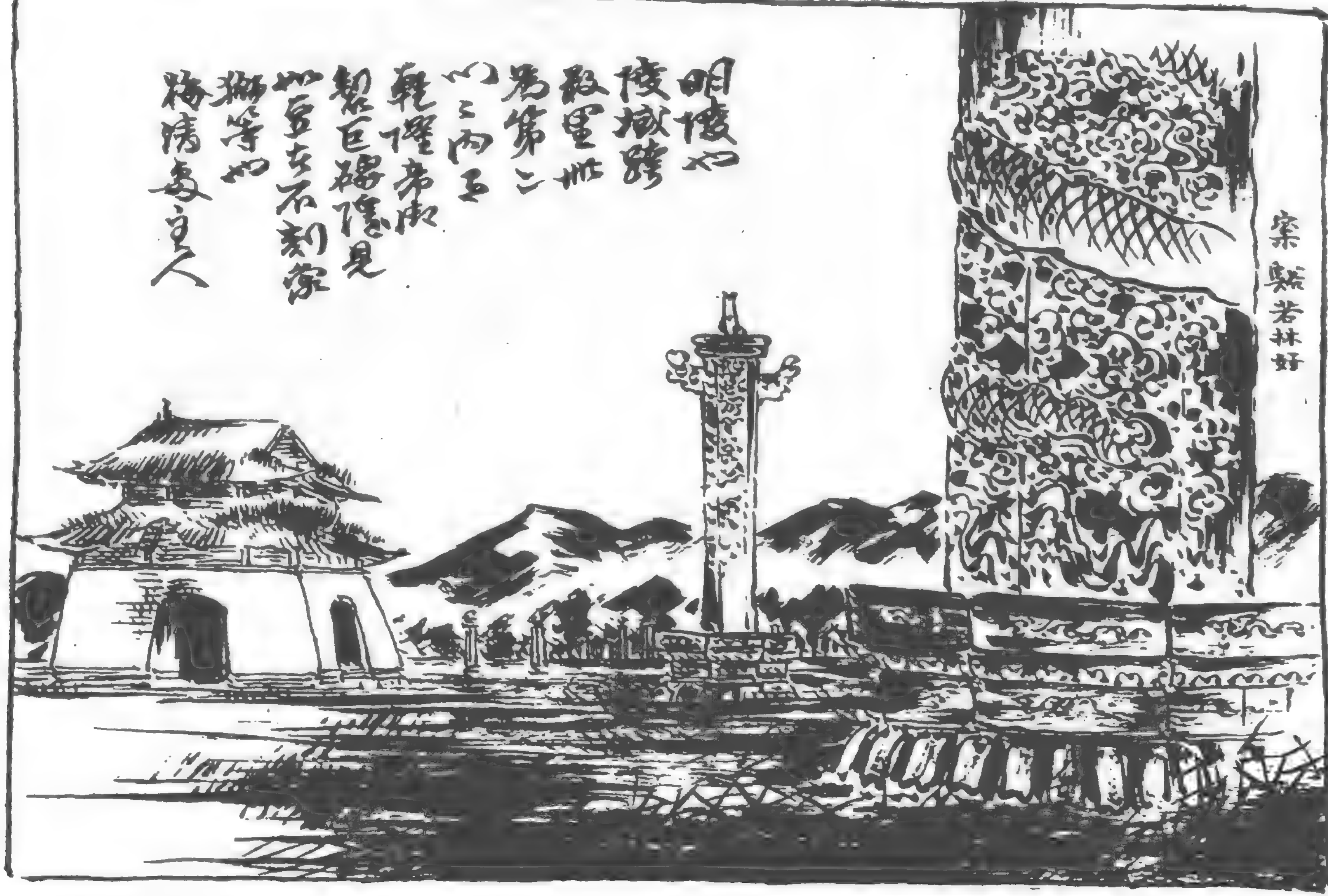
帝都之景。城堞則到處生草樹。樹大者可連拱。根柢所穿。往往見磚片剝落委地。其官衙雖非不宏壯。間有不見官人出入者。至禁垣亦不免行人溲溺云。下午與河北子。驅驢往觀文文山祠堂。與府學鄰接。柴市是也。安塑像神位。題曰宋宰相信國文公。側有一碑。刻自贊畫像。晩中川軍醫來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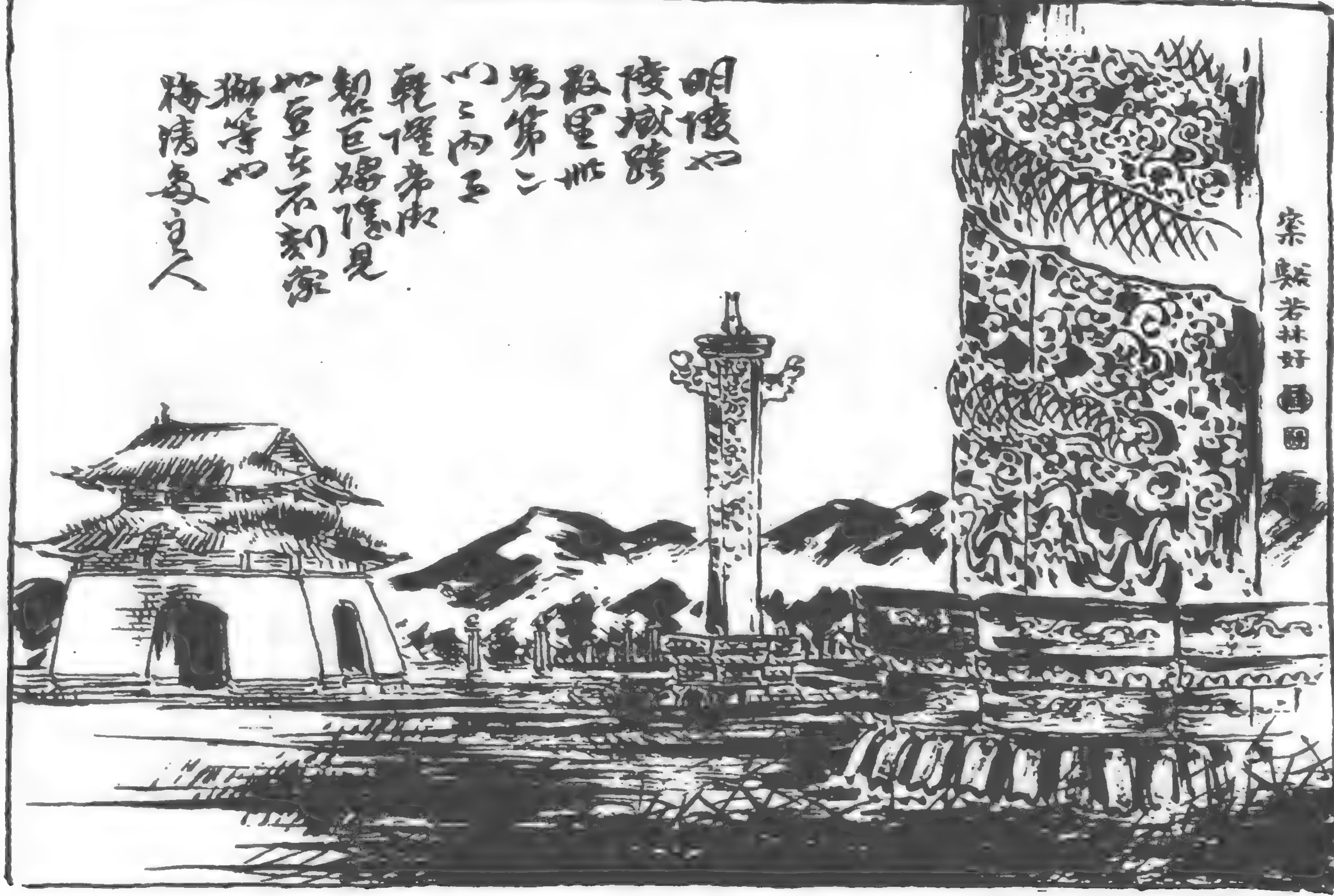
八日。晴。將北觀長城。筑紫辨館。借僕蕭二從。乃賃二驢一夫。卯下牌。出得勝門北馳。四望平衍。川磧畦塍皆可蹊也。樹獨見楊柳槐楡成林耳。不復見他雜種焉。時屬季秋。高粱未刈者。十之一二。畛域跨數里。農夫收高粱。車皆大輪巨轂。駕數馬。積載如山。既刈高粱。更墾播麥。有麥抽一二寸者。有未經墾者。其墾土之法。巨犂駕數馬。一人立犂上。執策御馬。此等農法。本邦所不見也。顧本邦農人。皆盡地力。尺寸之壤。不爲空棄。今見高粱高不下二丈。觀播麥法。比本邦每伐數陪。車馬蹊畦畝。蹈藉而過。農人佇立。熟視若無覩也。地力有餘裕如此。雖欲不肥大。得乎。村落稀疎。十數里乃遇一村。民舍盡用墫與石。葺以瓦。每遇村。先見楊柳千百爲林。林間依微者民舍也。古人往往用柳間村柳掩村等句。意蓋謂此也。然此景在本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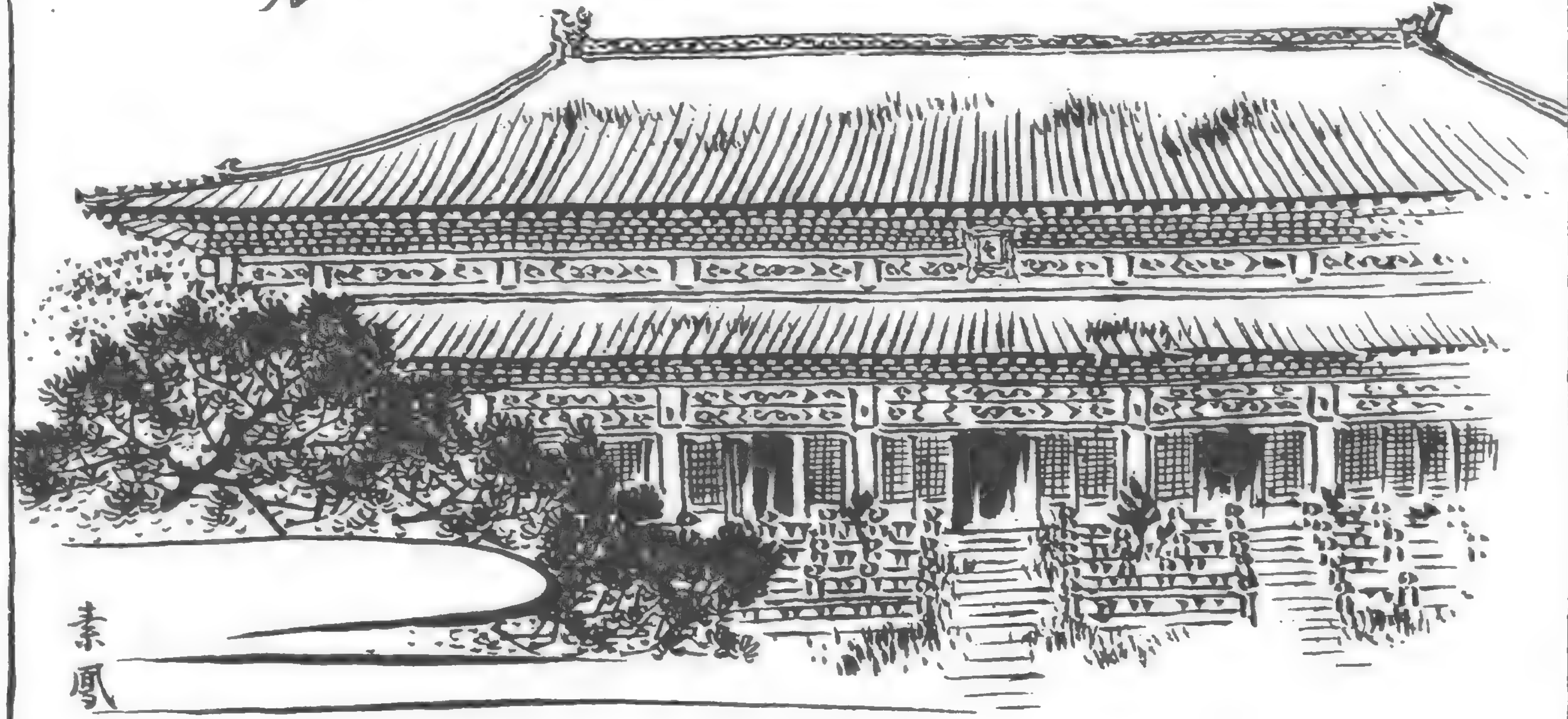
所不見焉。本邦無千百楊柳掩村者。故柳間家柳掩家則可。日村。則負實也。」屢見地碓蠶麥及高粱。地上疊石。碓安其上。用驢騾挽轉。法似讚岐製沙糖。日正亭午。至馬坊兒。叩一店喫饅。未上牌。至湯山。丘上下有先朝行宮。石壖蜿蜒。有林有池。有亭有樹。雕梁畫棟。一半傾圮。池水澂徹。魚之浮沈拋石者。唼藻者。皆可數。遠堂南出。有二沼。欄楯皆用大理石。沼右架一宇。溫泉岔湧。溫冷適人。草荒樹仆。軒破瓦墜。委爲狐貍之區。蓋有守者。毫不施修治。丘上則四峰四閣。屹然碁峙。」申下牌。至昌平縣。城樓墜壞。入門投客棧。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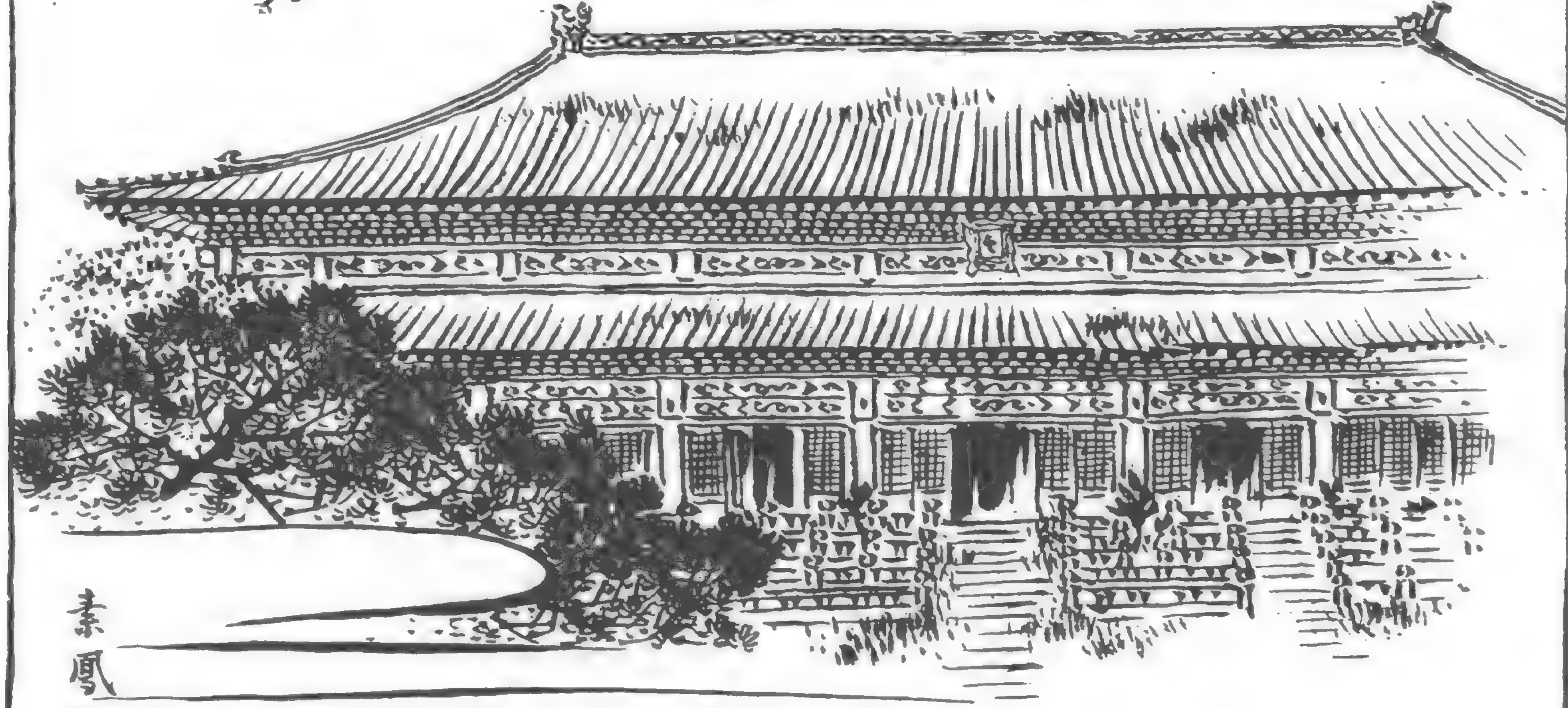
地運物。皆用馬及駱駝。故客棧專設馬廄。駱駝別有駱駝店。大抵入門。有廣庭。圍以客房及馬廄。客棧大者。可宿數百馬。客房廣可方一丈。乃至三丈。設土牀布席。牀下穿炕取煖。夜聞馬齕芻。實本邦客館所不有也。曉月窺窗。寒氣侵膚。

九日。晴。卯上牌。發客棧。出城門。遠丘北行二里許。有明陵寢。設門數重。從前門。至後陵。甃石爲路。過溪者一二。中門左巨碑。乾隆間所建。入門。左右各隔百餘尺。列石刻狻猊八象四駱駝四神獸四甲士四搢紳八。大皆數丈。併門柱甃石溪橋。皆用大理石。自成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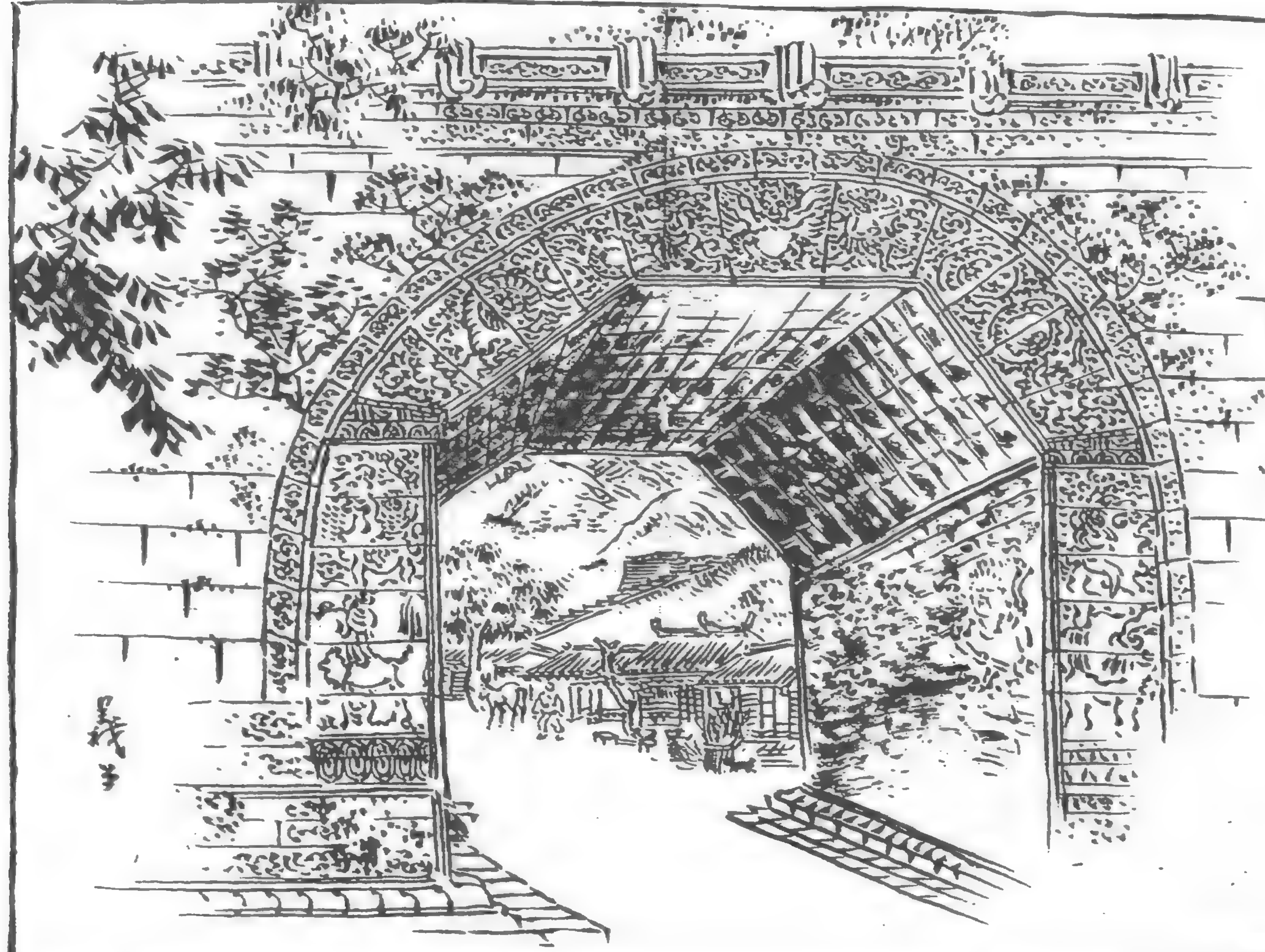



明成祖陵寢也宏壮偉麗窮極土木
梅崖
素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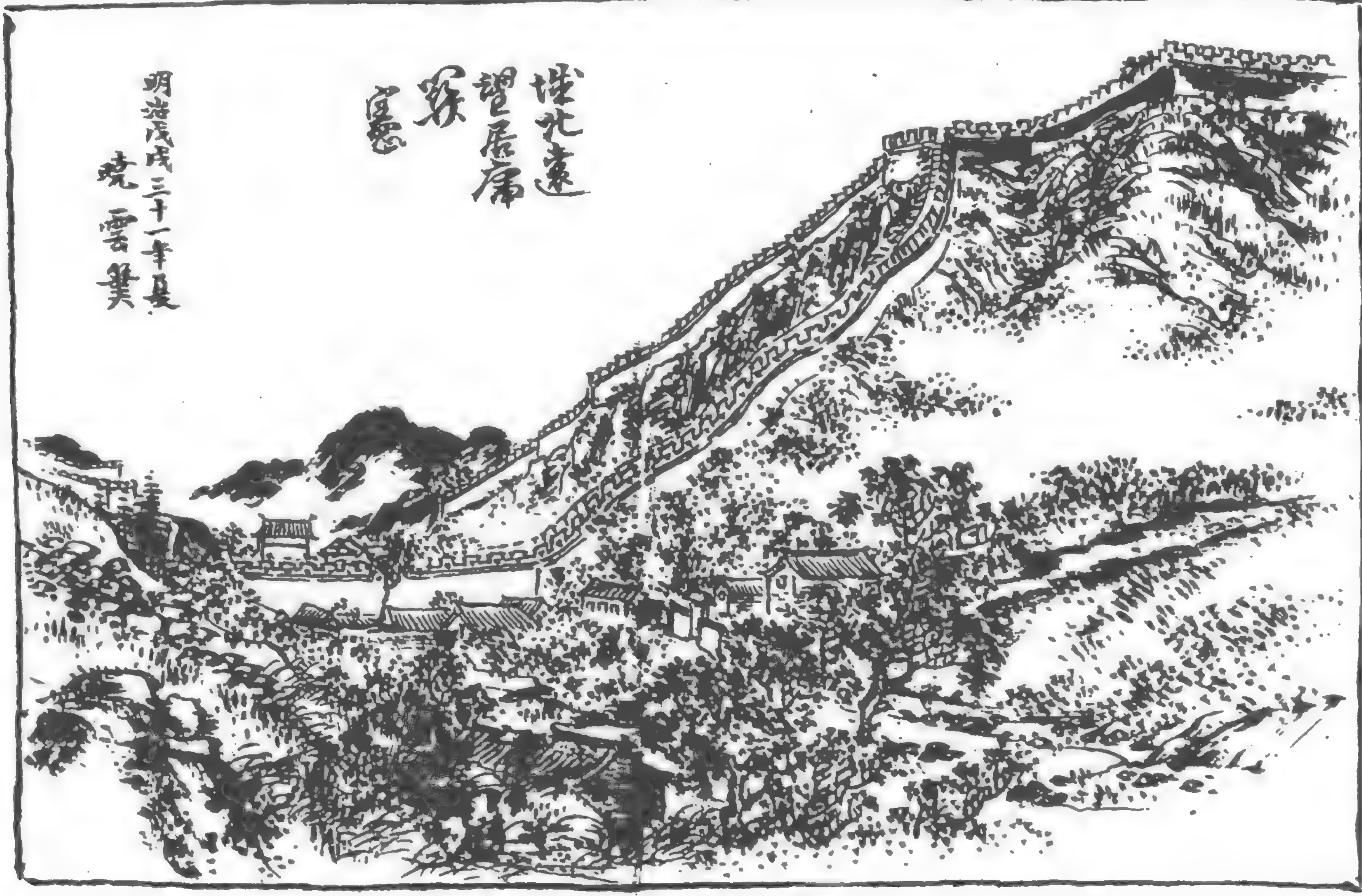

明成祖陵寢の宏壯偉麗窮極土木
梅崖
素鳳

至毅宗。爲陵十三。據山臨野。勢氣雄固。稱天壽山。陵域跨數里。非一日之所能偏觀。獨觀成祖陵。崇墉高門。金碧熒煌。進至寢廟。欄楯陛階。皆用大理石。刻雲龍花卉類。木主題曰明成祖文皇帝。棟宇軒豁。從左右壁。至兩楹。各三十八步。兩楹間十六步。楹各二抱。屏皆綵形剝落。予收得漆片。廟後過二門。高閣巍然。甬道登三十步。左右分岐。拾級而登。則出閣上。巨碑篆書大明二字。左右刻龍。題曰成祖文皇帝。高可二十尺。閣後有冢云。毎陵皆有守者。並清廷所命焉。終歲不修治。都委頽圮。檐朽椽折。墜瓦狼藉。但幸成乎

石磚。纔免墜廢委地耳。出門踰溪者三四。坡坨崎嶇。石礫嚙蹄。路傍多棗柹。柹棗者北地好果也。不嘗棗柹。百果實皆好。棗子梅大。柹子狀頗奇。又產萄葡。實長者可一寸。明瑩似琥珀。圓者濃紫。梅大。栗子亦甘脆。不讓諸果。亭午至南口縣。在山麓。爲居庸關襟喉。山上有龍虎臺。據一統志。臺廣二里。袤三里。與積粟山相峙。爲龍盤虎踞之狀。積粟山有唐大尉朱懷珪墓。途上可望見。城郭枕礀。礀從八達嶺來也。餘畢入峽。疊嶂夾礀。礀大山峻。嵂崒崢嶸。不見一樹。雨蝕風掃。山骨發露。劃岩通路。路太廣。細沙平敷。坦蕩如砥。



居庸関の大石壁刻佛像　梅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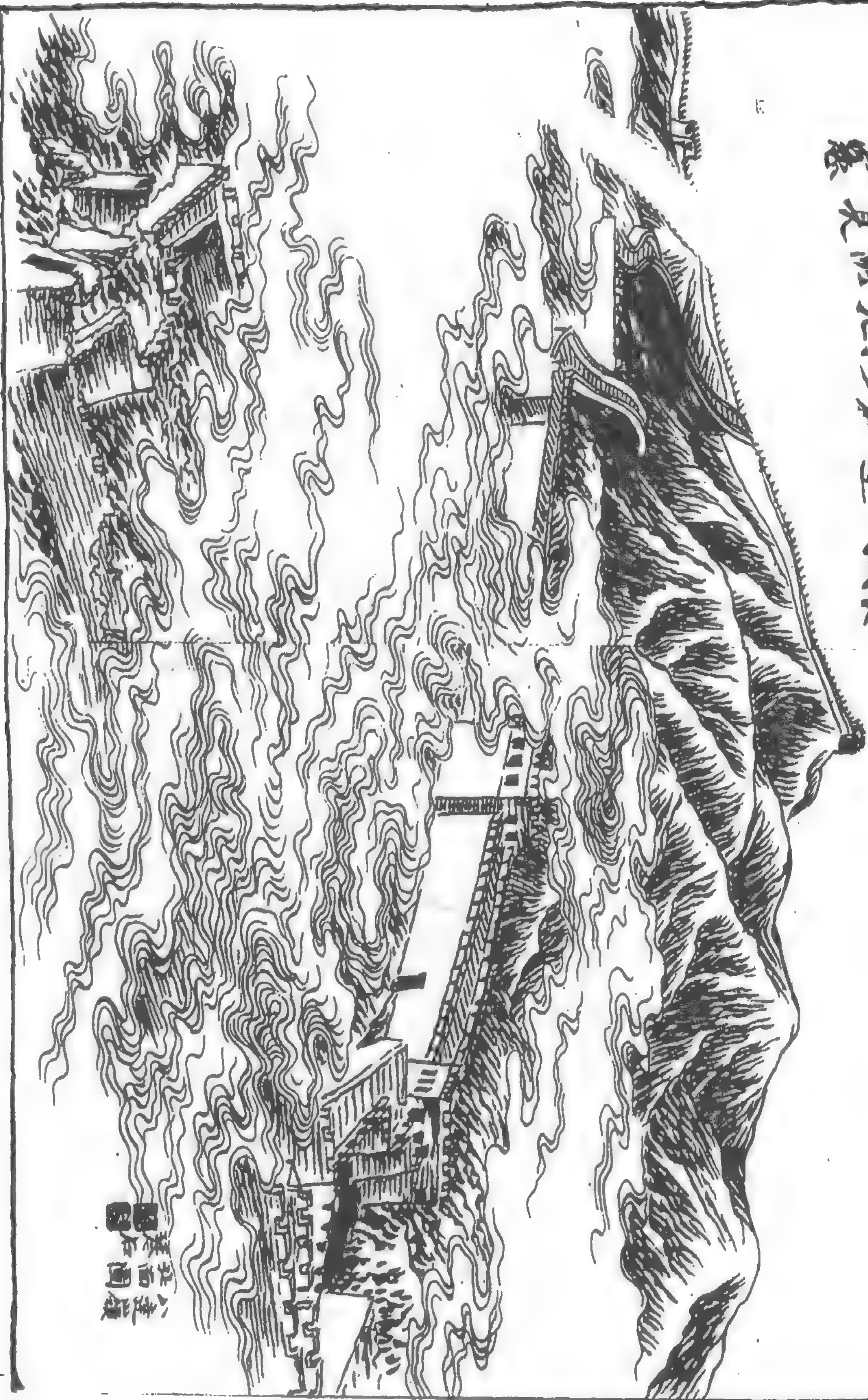

城北遠望居庸關圖
明治戊戌三十一年夏
曉雲巽

路傍累石。備人陷礀。山路用功如此。其偉業可想也。入山漸深。見人家臨流。雞犬怡然。伐楊柳爲薪。去地七八尺。蘖生。乃下斧焉。周南伐其條肆是也。漢土乏薪。故用意如此歟。忽見沙塵隔限起。近則羊群也。多者千餘。少亦不下數百。似白雲瀰漫。二三牧人驅逐。又遇彘。彘群不過百餘。又遇蒙古人牽駱駝。狀與漢人不殊。特服色不同而佩劍耳。過居庸關。石大小皆刻佛像。蓋元代所修歟。一統志曰。兩山夾峙。一水旁流。關跨南北四十里。懸厓峭壁。最爲要險。淮南子曰。天下有九塞。居庸居其一焉。關之南重巒疊嶂。吞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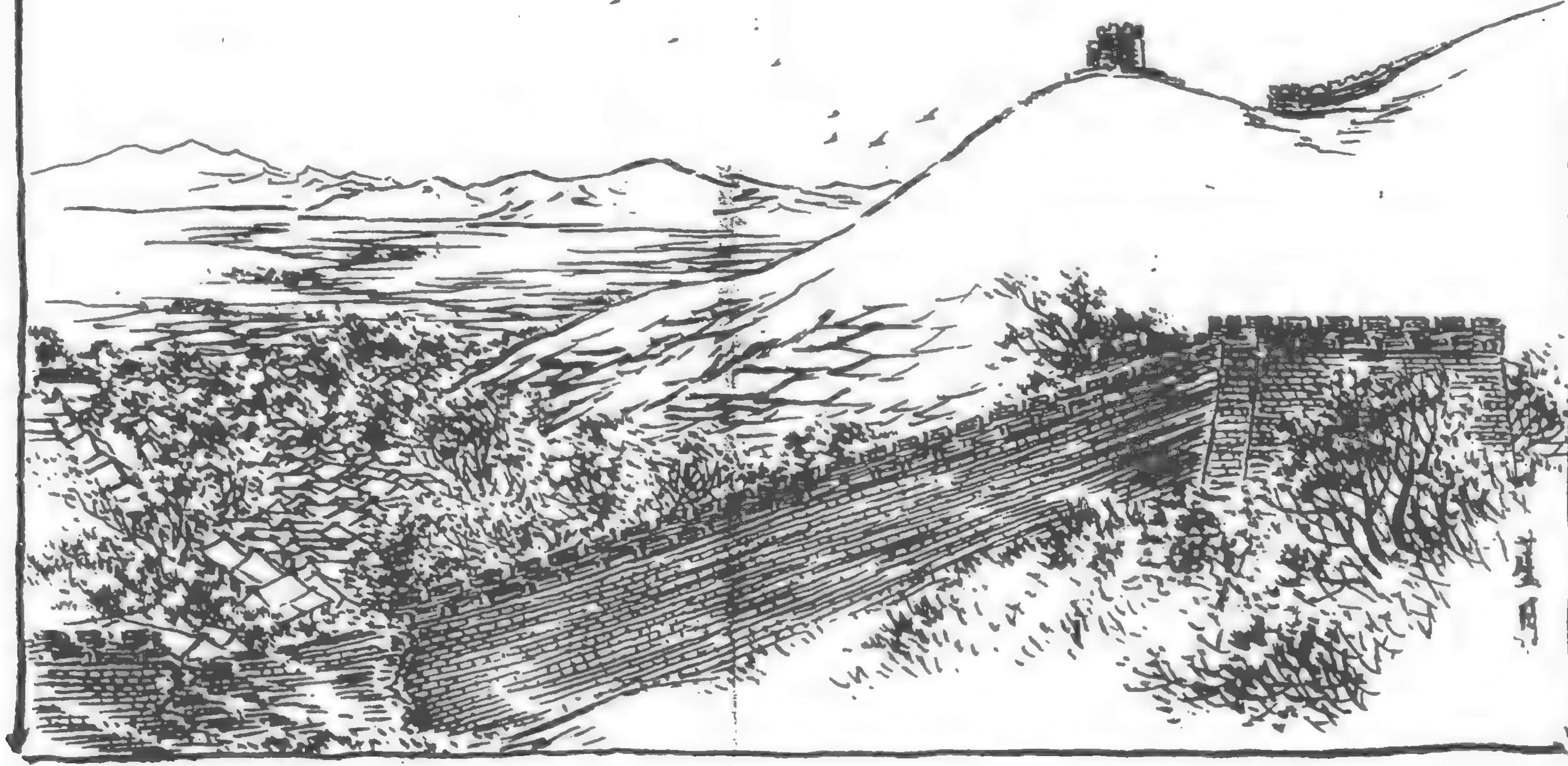
吐秀。蒼翠可愛。過彈琴峽。巉巖千尺。巖皆奇。巖腹構亭閣。巖面刻彈琴峽三字。明楊士奇詩。峽石記彈琴。泠泠流水音。不知行路者。誰有聽琴心。予欲爲鍾子期。立多時。遂不聞峨峨洋洋之聲也。申上牌。越八達嶺北下。從南口至八達四十里。過城堞者七八。絕深澗。跨峻嶺。蜿蜒委邐。如率然蛇。城高三四十尺。廣三十尺許。上可連鑣而馳。門高五十尺。每數十步。架譙樓。樓亦高。皆用磚與大理石也。顧炎武京東考古錄中。考長城一節。足以徵長城沿革。乃撮錄於此曰。長城不獨北邊也。其在中國亦有之。史記蘇代傳。燕王

日。齊有長城鉅防。足以爲塞。竹書紀年。梁惠王二十年。齊閔王築防以爲長城。後漢志。濟北國盧有長城至東海。（太山記云、太山下有長城、緣河經太山、一千餘里、至琅邪臺海入）此齊之長城也。史記蘇秦說魏王曰。西有長城之界。後漢志河南郡有長城。經陽武至密。此魏之長城也。其在北邊者。史記匈奴傳。秦宣太后起兵伐殘義渠。于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此秦之長城也。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正義曰、括地志云、趙武靈王長城、在朔方）自代至陰山。（索隱曰、徐廣云、西安碁陽縣北有陰山、在河南陽山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陰山在朔方絕塞外、突厥界）下至高闕爲塞。（徐廣曰、在朔方、正義曰、地理志云、朔方臨戎縣北有

連山、險于長城、其山中斷、兩崖俱峻、俗爲高闕也）而置雲中鴈門代郡。此趙之長城也。燕將秦開襲破東胡。東胡却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韋昭曰、地名、在上谷、正義曰、按上谷郡、今嬀州）至襄平。（索隱曰、韋昭云、今遼東所里也）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此燕之長城也。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索隱曰、按大康地記、秦塞自五原北五里闕之造陽東行、終利貫山高漢陽西是也）築四十四縣城。臨河。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索隱曰、蘇林云、去長安千里、南北相值道也）自九原。至雲陽。（索隱曰、韋昭云、九原縣、郡五原郡、正義曰、括地志云、勝州達谷縣本秦九原郡、漢武帝更名五原、雲陽、秦縣、秦之林光宮、即漢之甘泉宮、在焉、又云、秦故道在慶州華化縣西四十五里子午山上、有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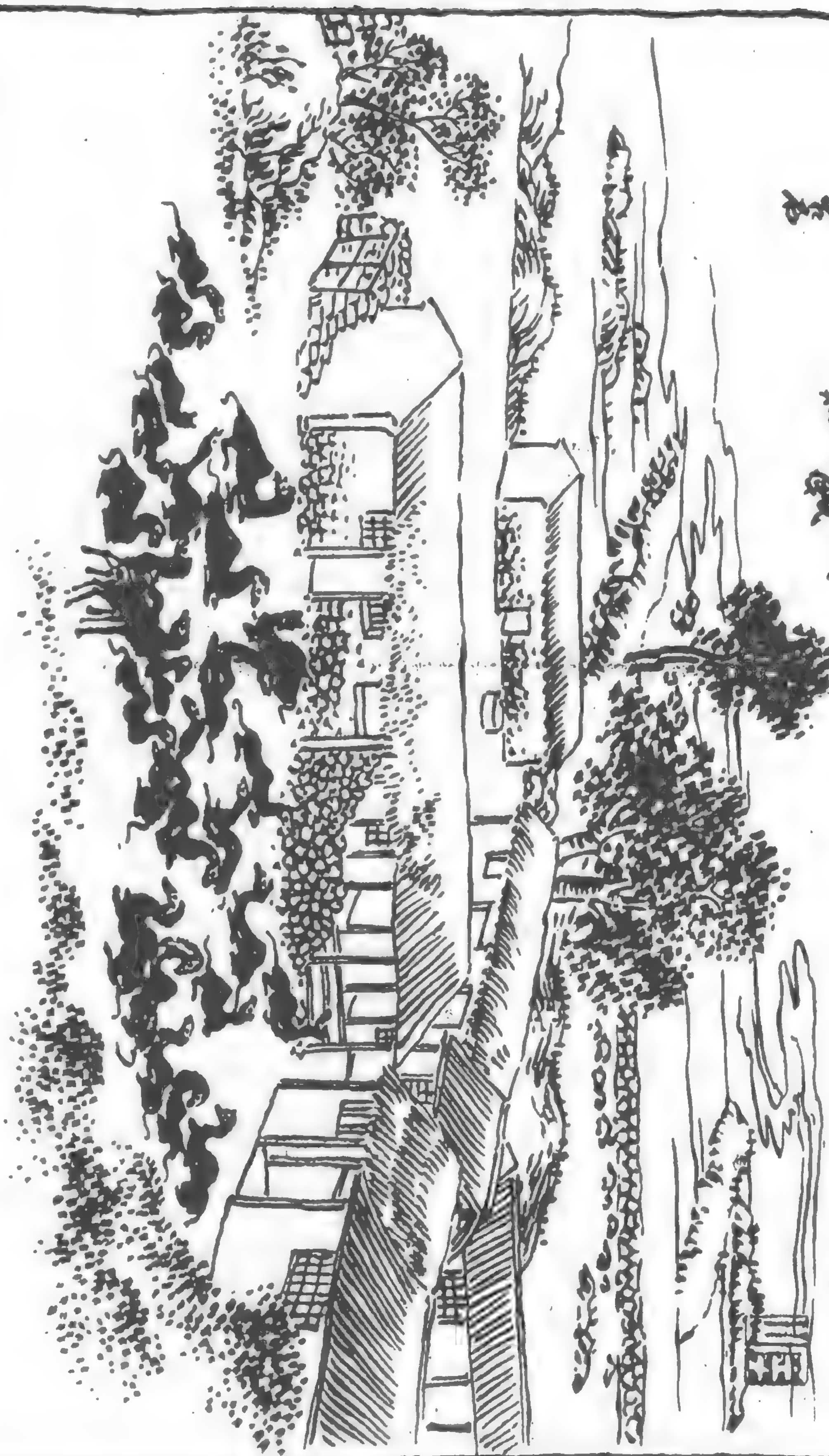


（原、至雲陽、千八百里）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索隱曰、臨洮隴西縣、正義曰、括地志云、秦隴西郡臨洮縣、卽今岷州城、本秦之長城、首起岷州西十三里、延袤萬餘里、東入遼水、）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北假、北方田官、主以田假與貧人、故云北假、索隱曰、應劭云北假在北地陽山北、韋昭云北假地名、正義曰括地志云、漢五原郡河目縣故城、在北假中、北假在河北、今屬勝州銀城縣、漢書王莽傳云、五原北假膏壤殖穀、）此秦并天下之後。所築之長城也。自此以後。則漢武帝元朔二年。遣將軍衛青等擊匈奴。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北齊天保二年。自黃壚嶺。起長城。北至社平戍。四百餘里。置三十六戍。（通鑑注、此長城蓋起于唐石州、北抵武州之境）六年發民一百八十萬。築長城。自幽州夏口。西至恒州。九百餘里。（通鑑注、幽州夏口、則居庸下口也、幽州軍都縣西北有居庸關、）七年自西河。總秦戍。築長城。東至于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率一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鎭。凡二十五所。周靜帝大象元年。發山東民。築長城。立亭障。西至鴈門。東至碣石。隋文帝開皇五年。使司農少卿崔仲方。發丁三萬。于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距河西綏州。綿歷七百里。六年二月丁亥。復令崔仲方發丁十五萬。于朔方以東。緣邊險要。築數十城。七年發丁男十萬餘人。修長城。二旬而罷。史所載長城之事如此。（考長城止于此）由是觀之。長城非獨起



於始皇也。當時列國各起長城。故始皇亦謚世風耳。後之人以長城歸罪始皇。可謂冤矣。是惡始皇之甚者也。非公論也。小雅出車篇云。城彼朔方。玁狁于襄。是文王亦有大土功也。豈亦歸罪文王耶。申下牌過岔道。有溪稱長峪。長峪蓋胡名也。日暮入客棧。夜寒添衣。覺山北地氣。與山南懸絕。嗚呼。踰居庸八達關塞。而立功名者。自漢以來何限。今皆化爲白骨。而關亦將頹圮。噫。戰國以來。汲汲起長城。欲恃以防胡而已。長城險要。固足以防胡人馳突。然五胡之亂。在雜處。契丹之變。在石晉割地。金元之難。在控御失方。雜

虜之禍。在吳三桂啓關。至是長城亦不足爲防焉。方今清廷失政。招致豺狼。是疾既入膏肓。雖秦醫難藉手。不可奈何而已。秦皇威武。壓倒海宇。尚不忘長城。何哉。其畏胡也可知矣。曰玁狁。曰戎狄。北胡爲中國之憂。從堯舜時已然。秦皇未見攘斥之功而殂。漢武之雄圖。亦未能殄滅匈奴。貽憂東漢。魏晉以來。僅免胡人之侮者。獨有唐而已。然北有回紇突厥。西有吐蕃吐谷渾。數侵擾邊境。使當局者苦控御之方。乃五代以降。無論而已。今則有俄羅斯。非復匈奴突厥之比也。清廷握柄者誰。而動欲蹈襲石晉故智。何哉。



十日。晴。將至土木。觀明英宗戰蹟。問里程。曰。八十里。不得日中往反。乃止。乃南驢首早發。卯上牌。踰八達嶺。午牌至南口。饌畢。棄舊路南出。見牧馬。馬不下二百匹。牧者二人。跨馬監視。數馬離群他往。一人驅馬而赴之。數馬急遽入群。猶小兒遇嚴父。凡北人擾家畜。頗爲奇巧。其御馬法。命進則進。命止則止。疾徐左右。唯主人之命。不啻馬也。至驢騾駝羊彘雞。莫皆不然。馬用之跨乘。又與駱駝。用之負載。騾驢大不能走。而北方道險。車不可馳。故駕之車。而驢跨乘與負載與駕車皆用之。駱駝與馬。負載者多至二十餘匹。一

人立前。每馬細繩相維。如長蛇。最後者胸懸巨鈴。朗朗有聲。在遠可聽。途上遇人。大抵皆不騎馬則跨驢也。有踞者。有憑者。有背乘者。有十歲童子。跨一馬。率數馬者。有婦人左右抱兒而騎者。而馬比本邦。似差大。申上牌。至羊坊。投客棧。夜過暖。迨曉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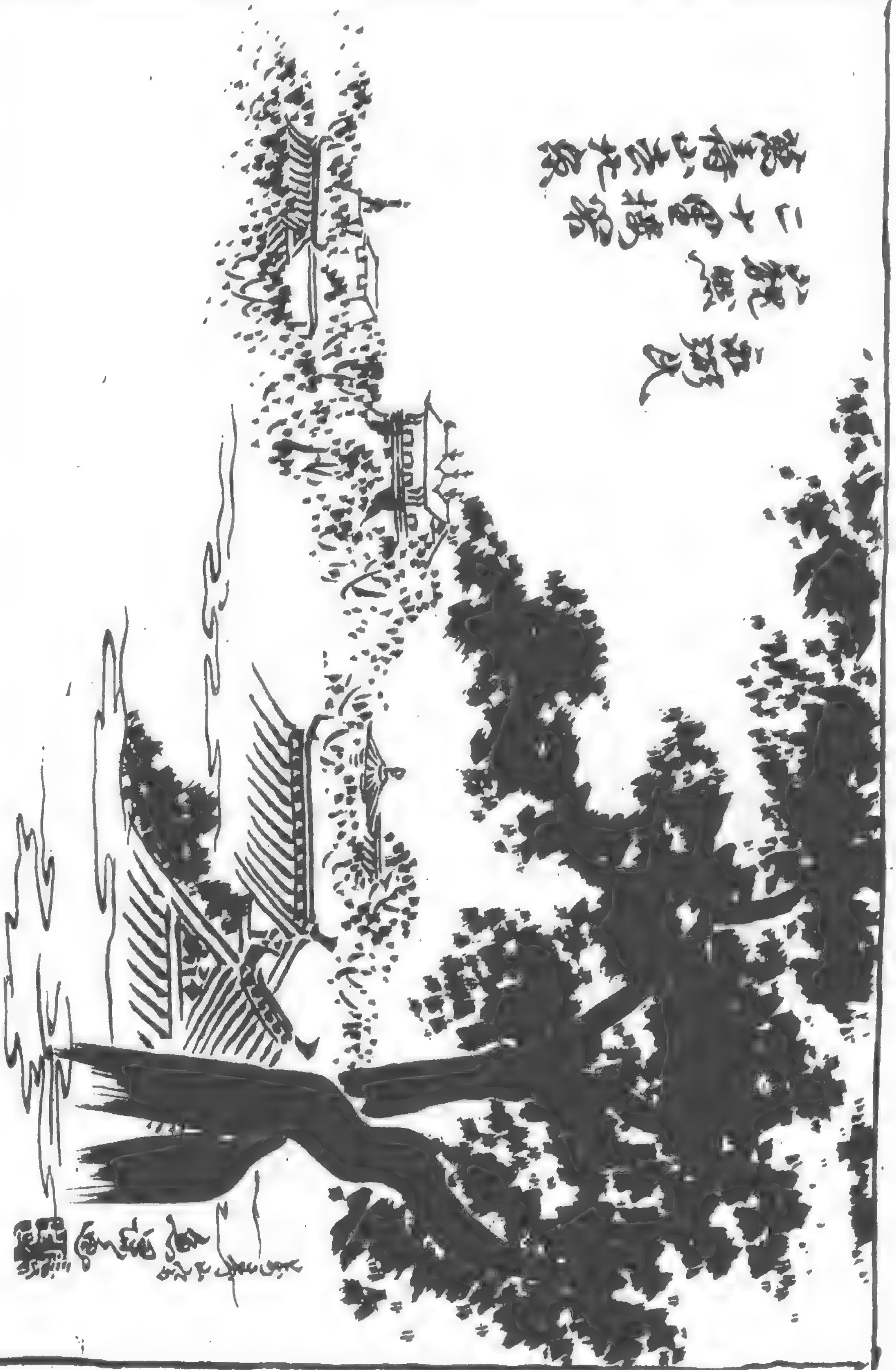
十一日。雨未歇。不得發。不耐幽悶。未上牌。雨歇。急裝東起程。途上泥濘沒蹄。驢欲跌者數矣。秋獲方畢。村社聞鼓聲。間有架棚戲劇者。右顧一帶峰巒起伏。稱西山。如列屏。京西勝地也。申下牌。至青龍驛。去北京二十五里。在萬壽山下。萬壽山太后行宮所在焉。故

玉泉山行宮圖

村雖小。亦繁華。投客棧。仰見壁上。有邦人井上素行詩。觀邦人詩。猶遇邦人。未遑盥嗽。草卒走筆和之。終日驅驢。手震掉不成字。他日井上子再遊。觀予詩。不怪予草卒。必以爲知己矣。門外樓上。醉客稠集。歌吹徹宵。

十二日。風冷氣又加。饔畢。西行十數里。至碧雲寺。爲元相耶律楚材舊宅。據山臨野。拾級而登。一境幽邃。方丈入京不在。雛僧皆不知字。下寺而行數里。曰玉泉山。孤立野中。元明行宮也。環以石墉。有七層塔。宮殿皆依然。與萬壽山相對。萬壽山亦孤丘也。樓閣園

林。在外可窺。宏壯美麗。不可名狀。亭午又抵青龍。呼饒。此日清帝從行宮歸京。從駕諸官。來在客棧。偶有一人。入予房筆談。館主曰。五品官也。年可六十。爲人粗野。筆談亦不成文。出客棧。過萬壽宮北門。門前陳矛戟鉤棘。行二三里。步騎士卒。疾走戒行人。乃知鹵薄在近。下驢立路傍。已而乘輿至。從騎百餘。前後擁衛。士卒背記親兵中營。若北營字。乘輿已過。各脫戎衣挂劍肩荷。散去。戎衣有新有故不一。而士卒亦有老夫六十歲以上者。有童子十四五歲者。其所執刀。與途上所陳鉤棘矛戟。盡生銹鏽。申上牌。達筑紫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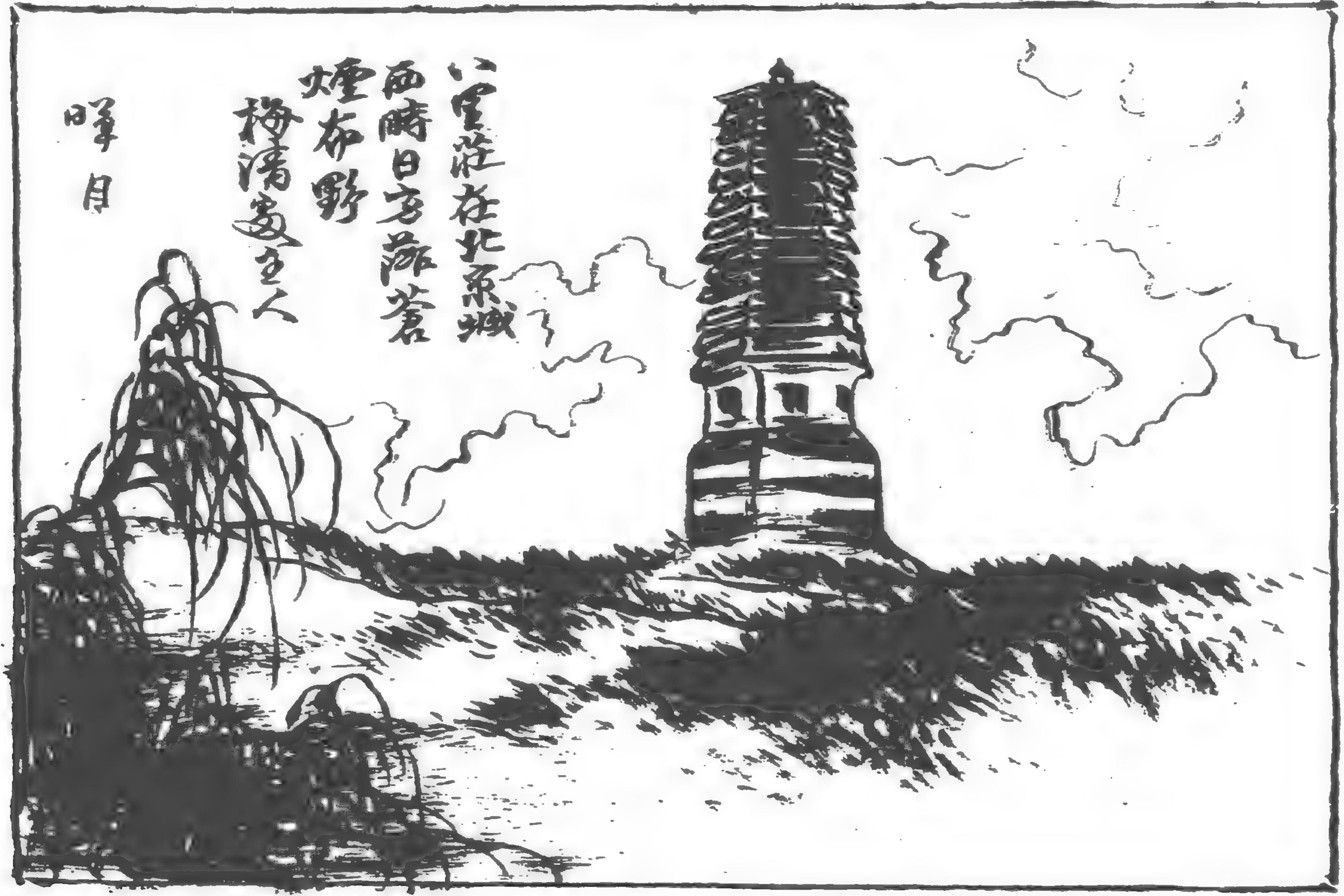


館。從萬壽宮。至西直門。廣街甃石。坦坦如砥。既入門。修築如新。不似他坊市。日。鑾輿所屢過故然。

十三日。夜來風。天明始歇。寒氣益加。上午與香月子。至琉璃廠。觀書肆骨董店。昨日矢野公使來訪。會予未歸。因往謝。話次及觀清帝還幸之事。公使曰。果然。子北來大觀也。長城西山。亦不足比數。予問其由。曰。清帝出宮。總理衙門。先報外國公使館。外客不得近鑾輅。故數年在京。而不知行幸儀仗者。比比皆然。子從西山來。故有此幸歟。

十四日。晴。矢野公使招飲。膳有鱖魚。肉脆味美。公使曰。保定府湖中所產。正字通曰。鱖肉緊。味如豚。一名水豚。予所啖異於此。豈異種歟。抑產地不同歟。既。訪杉子。與榮子（名善、徽古人、年五十、秀才、善書、）可周子（名笠芝、安徽人、年二十六七、）陶子（名彬、浙江紹興人、春遊本邦云、）相見。周子今年會試不中第。至是始察科舉之弊。曰。苦心悴力于空靈之處。毫無用處。莫如科舉。敝國振興之機。當以改科舉爲始。歸途訪蔣子。（名式瑆、字性文、直隸玉田人、現在翰林、）不在家。

十五日。晴。下午與辨館諸子撮影。申上牌。與若杉子。驅驢至八里莊。有廢寺。高塔十三層。頗爲壯觀。時日將暮。城門開閉有期。不可後。因叱驢疾驅而返。至阜


八里莊在北京城
西時日方蕪蒼
煙布野

城門。幾踰闕而門閉。此日翔子（名振、號雲閣、）來訪。會予未
歸而去。
十六日。晴。翔子來過。曰。爲導訪白雲觀。乃與香月子
三人命駕。出正陽門。西折行城堞下。路至大。馬驢駱
駝馱物者。絡繹不絕。出西便門。行數里。抵白雲觀。金
時長春師所創也。總管北方道觀。舊名大極宮。至元
改名長春宮。明正統間。改今名。門三重。中門扁曰靈
官殿。入門。左右兩廡。右扁曰儒仙之殿。左扁曰丰眞
之殿。儒仙宣尼。丰眞張三丰也。傳云。三丰明時爲仙。
正面有殿。扁曰紫虛眞氣。從殿側入。又正面扁曰。老

律堂。又從殿側入。又正面扁曰正祖殿。又從殿側入。
則正面扁曰四御殿。架閣。扁曰三清閣。從閣右迴。扁
曰朝天樓。左右有客廳。有經堂。秩序井然。道士數人
守觀。方丈號雲溪。（姓高、名仁峒、山東濟寧人、）年五十有餘。爲人魁
偉。音吐朗爽。歡迎延接。贈予雲水集。遂見誘觀後園。
小門數重。署抱元洞小蓬萊小洞天等名。石山唅呀。
大小盆栽奇卉異草。眞似入仙鄕。開北方道教之盛。
山西爲最。直隸次之。而白雲觀總管諸道觀。故境域
廣濶。堂宇壯麗。雕鏤禽蟲花卉類。金碧朱丹。炳煥燦、
煌。幻燿人目。午下歸館。未下牌。蔣子來訪。贈予以

友竹堂集。其父箸生先生所著此人年四十左右。仕在翰林。謂予曰。聞人言。敝國京師。不甚潔淸。遠不若貴國。何如。予曰。道路潔不潔。奚足以問。聞近日貴國有意朝廷灑掃。制度法令。欲有所刷新。若能如此。勝道路潔淸萬萬矣。且貴國與敝國。同位亞洲。久爲同文之邦。且同奉孔教。宜永存唇齒輔車之勢。以謀世運泰明。此非應時急務乎。蔣子曰。唇齒之邦。宜相維繫。甚是。敝國近患文勝。人心未能復古。以致爲西國所揶揄。近年頗議更張。而操之亦未便。太驟。弟少無學術。蓋厠詞館。憂心社稷。徒抱虛懷。有何見教。俾開茅塞。孰事

謂道路不淨。奚足以問。高明不染西人惡習。良可感佩。予曰。西人務美外觀。而內實有醜狀不可言者。東亞自有東亞風氣。何必拾西人唾餘。顧當局者取長補短。取舍得宜。可以少弊耳。閣下謂。近患文勝。最切時情。夫子平日講禮樂。而七日誅魯聞人少正卯。果能體此意。庶幾不患文勝歟。蔣子曰。高見極是。强鄰可慮。貴國當籌之已熟。有何良法。予曰。强鄰眞可慮。虎視眈眈。非復曩狁昆夷之比。獨怪貴朝廷與强鄰通好最密。其所請一一允許。剝牀及膚。顧當局大臣。必有成竹。特海東鄙人未達之耳。蔣子曰。敝國習氣

之最宜早革者。朝廷大政。二三大臣。謀之于上。他人一槪弗知。使已獨斷獨行矣。此不及議院之制者也。予曰。議院之制。雖非不可。行之者在人。苟不得其人。亦不免爲徒法。弟竊謂。士君子苟欲有爲。不必待議院之制。宜各抒所見。以議當局者得失。昧者或目以處士橫議。然此非橫議。苟食其國之粟者。當以其國之安危休戚爲心。處士是非當局者得失。固欲忠乎其國而已。且國家非有司所得而專。使所謂處士橫議者盛行。有司亦必有所顧慮矣。敝國三十年前。處士橫議。以能除德川幕府。而立維新偉業。近年議院

之制。亦出於處士橫議之餘也。蔣子曰。西教極淺薄。而西人信之甚堅。堅故其心一味向道。而不敢畔。孔教最切實。而華士弃之若遺。遺故其心竟日皇皇。而無事可做。中西强弱之分。蓋以此。乃致孔教亦爲西人詬病。豈不可嘆耶。予曰。高見寔是。孔聖說道。周流天下。至老不倦。非後人所當服膺耶。後世學者。區區章句間。分岐紛爭。致孔教日晦。其罪在學者。夫子豈知至此乎。蔣子曰。敝國三百年來。講經學者。漢宋紛爭。莫肯相下。諸君只爲名耳。其于自修敎人之道。蓋未嘗一念及之。此眞孔門之罪人也。於基督乎奚貴。

予曰。基督何足言耶。孔門弟子。多讀無字之書。人能以七十子爲期。豈有紛爭如此乎。蔣子問予平日授徒何書。予答以專讀論語。又以專取漢唐諸家。蔣子曰。弟少讀朱注。長覽皇疏及邢疏。均未能窺涯涘。近年私見竊謂。但竟日念論語正文。有疑難處。再一撿各家。不須漢宋紛紛互爭。高下緣人。所以實讀聖經者。謂其道理有益于人。修齊治平。均不出此也。愚謂。人人胸中熟讀兩本論語。國家欲不治平。得乎。予曰。快論快論。先生尊論語如此。竊喜得同心于海外。宋趙相國。以論語一半。助太祖。定天下。以一半。助太宗。

平天下。是眞善讀論語者。今承高見。實得趙相國遺意者。因問蔣子所見皇疏何種。相約歸阪後贈足利學校所傳皇疏。與物徂徠太宰春臺書數部。遂傍談及醫事。蔣子頗推重丹波氏。怪聿修堂醫書板片。售與此國賈人。談論數刻。及日暮炷燈去。此夜邦人在北京者。以例會公使館。會者矢野公使。神尾中佐。光臣梶川大尉。重太郎林大尉。正恒中川軍醫。鄭通譯官。丸毛交官。高須書記生。德丸通譯生。河北子。香月子。杉子。小村子。深澤子。遣外務省留學生岩村子。成允外務省留學生水津子。山本子。讃七郎渡部子。知言及予也。

十七日。晴。予此遊在欲謁曲阜聖廟。遂入北京。天時方寒。行李隨重。道途艱難。加以山東風雪多盜。且初與久保子約。而不得爲伴。意殊抱歉。暫留餘力。以待他日。於事爲宜。因決航路南下。探杭蘇及大江名勝舊蹟。將以明日發程。訪矢野公使。及諸人叙別。下午出正陽門。觀露店。列骨董及裝飾玩弄諸品。與本邦不異。夜。河北香月二子。爲設餞筵。小村水津若杉深澤岩村諸子皆會。

十八日。晴。德丸柳川二子來別。已上牌。發京。香月河北小村三子。遠至城外車站。又借以薦二。將送至塘

沽也。予在京。河北香月二子。爲予深用意。使人不知羇旅之念。厚情殷殷。不知所謝也。亭午。車開行。一路南行者。爲蘆漢間軌路。測地既畢。方新布軌。車應見玉泉山。高塔屹立林表。似惜別。嗚呼。予留北京十數日。所觀城郭邑里。園池寺觀。莫物不壯大。而莫物不壞敗。其壯大可以徵明以前之盛。其壞敗可以驗淸以後之衰也。奚翅城郭寺觀之壞敗而已。人心亦壞敗焉。風俗亦壞敗焉。制度亦壞敗焉。將擧國壞敗焉。是皆康熙乾隆之政策。能中其機宜者歟。夫愛親覺羅氏。以胡族入代朱明。禹域民庶。勢索力詘。雖不得

已而服。常以恢復爲念。動易背畔。爲愛親覺羅氏計者。非毀壞舊俗。使民剛心勇氣。消耗瘞厥。則不能高枕也。因是每揭令設制。皆賴此術。以爲治國秘訣。二百餘年之後。風俗果壞敗。人唯知愛身。而不知愛國。唯知重利。而不知重義。元氣沮喪。節義拂地。無復拋身命。以恢復前朝者。上下皆以辮髮胡服爲當然。不知風俗當變通。不知制度當更張。偷安苟且。以涉歲月而已。康熙乾隆之意。於是乎始達矣。達天津。投宿第一樓。夜。抵領事館告別。又訪棉花公司。公司者樋口子（忠一奥州人）所設。

十九日。辰上牌。乘汽車。發天津。有以邦語呼予者。顧則淸人也。問其名。曰。陶大鈞。嘗承芳名。幸得接丰姿。蓋陶子在東京公使館。十有五年。善通邦語。邦人多知其名。予恨相見之晩也。此日張尚書（蔭桓）從香港歸。船達塘沽。故陶子出迎云。已下牌。至塘沽。賃汽船順和。申上牌。開行。出白河。風靜波平。船不覺行也。

二十日。晴。船中無事。只看書耳。午下牌。入芝罘。北方寒甚。河口氷合。不通船。迨近年。芝罘岸邊僅見薄氷云。申上牌釋纜。

二十一日。早起出艙。雨正下。風微波平。煙水森茫。唯

見二三小島。點布洋上耳。撿磁針。船首南指稍西向。因知夜中過山東岬也。山東者古齊魯之地也。春秋之時。齊魯稱學者淵藪。而齊又在戰國稱富强。而遂爲秦所亡。以致天下形勢一變。古人往往論六國存亡之故。曰罪在相攻。寔然。六國之失。莫大於六國相攻。而韓魏趙同爲晉卿。六國之間。莫此爲親焉。且三國當秦衝路。若相結以抗秦。秦雖强暴。將如之何哉。方今之勢猶戰國。俄秦也。本邦與清。所謂韓魏趙也。二國相合。以拒俄人南侵之路。猶趙魏韓之塞崤澠扼華河也。然清人上下闇時務。無東向親善之意。甲

午之役。大警醒清人。始生畏敬之心。隨發親善之意。是殊可爲兩國慶焉。當是時。爲邦人者。宜眞心待清人以兄弟。忠信相孚。清人何不待邦人以兄弟耶。於是。大興本邦語學校。縱邦人散處府縣城邑。無往不見邦人。則唇齒輔車之勢。可期而待矣。何復憂碧眼人耶。暖氣頓加。乃減衣。餘畢。步甲板。四望瀰茫。水天相接。不知何爲黃河口。何爲淮河口。以版圖廣大如此。動不免外寇覬覦。自非一大猛斷。改革制度。安能救之耶。人往往論清國改革法。曰遷都漢陽。曰改牧民官制。收政柄於京師。曰改科擧制。曰改學制。曰官

分文武。曰。改租稅法。曰。通鐵路電信。曰。縱婦人女子與外人往來。或曰、清國女子情過溢、故與外人往來、誘淫也、曰、不然、深閨密閉、不許與外人往來、其情所以過溢也、曰。禁女子纏足。此皆所宜改革者。然吾所謂改革者。有大於此者。譬諸疾篤。非尋常湯藥所以能救。獨有手術一法耳。夜雨甚。波濤澎湃。

二十二日。朝。雨歇日出。海水渾濁。已下牌。船首西轉。舟人瀕測海深淺。似駛往淮口東南海上。像後見流船七八。浮黃濁水上。過暖汗沿背。又大減衣。與在北京日。減三之二也。未上牌。漸接江口。問崇明島。曰。遼闊叵見。崇明唐荊川與倭寇決戰處。元明之世。瀕海

州縣。被倭寇。無歲不聞警。糜國帑無算。天下騷動。久而不息。當時邦人膽氣吞海宇。萬里征航。覘瀛海。如衽席。有釁則劫掠。無釁則互市。不啻明沿海之地。從印度暹羅安南。以至瓜哇勃熱濠洲。莫地不印足跡。豐公征朝鮮。船有三桅檣。海運之便。易於陸路伐北條氏。後人眼孔豆大。妄皷口舌。譏其窮兵瀆武。皆坐蒙德川氏鎖港之餘毒耳。亦不直豐公一笑矣。設使此形勢無變。胡憂南洋諸嶋。今日歸於歐人之手哉。獨德川氏偷弄權柄。急營私家。而忘國家大計。禁人航海外。舉亞洲南洋之地。以委西人。饕食狼饕。今則

末如何也已。德川氏之罪。千古不滅矣。至上海碼頭。則已炷燈。直至鐵馬橋東和洋行投宿。舟人好意。爲予護行李。至客館。客月發神戶。實爲二十三日。此日亦二十三日也。可謂奇矣。

燕山楚水紀遊卷一終

燕山楚水紀遊卷二

大阪　山本憲永弼著

二十三日。晴。上午訪小田切領事。萬壽之助又訪河本子。藏年河本子泛瀛船。航滬蘇杭間。稱大東新利洋行。供酒飯畢。見誘觀張園。園寛廣。有茶館。有劇場。竹樹鬱蒼。雖無雅趣。亦可小憩。聞富豪私園也。縱衆遊覽焉。去訪古城子。貞吉古城子爲時務報館所聘。譯本邦新報。更去訪那部子。武二那部子與土井子。設瀛華洋行。鬻本邦製產物。邦人所謂日清貿易商品陳列所也。偶聞力子軒舉從本邦歸滬。候船航福州。乃往訪之福來棧。力子曰。大阪分袂。去之東京。探磐城群馬等諸勝。歸大阪。留住僅二日。與諸君子。不能再聚敘別。至今歉然。因問予遊狀。予語以探長城西山諸勝。遂與力子相携歸寓。小酌。力子苦勸予偕遊福州。予將探蘇杭長江諸勝。故未能果。此夜藤田子豐八相見。藤田子爲農報館所聘。譯本邦新報。

二十四日。晴。訪河本子。托銀票換銀。又訪瀛華洋行。遂與河本子。抵書肆。購圖書。此日見一館榜不纏足會。夫清人纏足。與歐米人緊腹。其爲陋習。素不待言焉。今起不纏足會。欲一掃此風。眞爲可賀。向者在北

京。見纏足與不纏足相半。問之。不纏足者滿人也。漢滿頭髮亦各殊。滿人束髮大如舟。一見使人絕倒。

二十五日。上午抵領事館。請護照。以將溯江也。下午爲力子所邀。與土井子余子。（春亭）飲一樓。遂與力子訪陳子。（名元字釋如福州人）席上與吳子（瑞卿）相見。此人曾遊本邦。與森春濤親善。歸滬後音信杳然。不知春濤墓木既拱。昏前力子送至予寓。此夕予將遊蘇。力子曰。君今日行。我明日歸。相隔又數千里。不知夢魂得相依否。予曰。男子之交。不以形而以神。若信書往來無虛日。雖隔千里。猶相見之日。偶後期。不能搭舟。更擬以翌日。

二十六日。陰。予所寓東和洋行。在米租界虹口鐵馬橋西。樓前一渠。可以通蘇杭及鎮江松江等處。滊船帆舶。麕集蟻岸。帆船啓行。先爆竹樗鐘。曰祝天也。辰上牌。與藤田子。至農報館。與羅子。（振玉）邱子。（憲原名崧官生字子書書）雅談移刻。羅子曰。先生如能明日赴蘇。留滬一日。擬請同志同至酒家。暢談何如。予曰。多謝盛情。請期遊蘇溯江後。於弟爲便。邱子曰。敝國書籍在貴國者。近來多否。予曰。三十年來。西學流行。古書多爲貴國商估取去。今則極力購求。珍書難獲。邱子曰。敝國古

三

書畫。貴國近尚愛之否。予曰。古書畫人皆愛重之。至如元明以外物。懸金且不易獲。邱子曰。敝國亦然。予曰。敝國人之愛之。恐過貴國人數等。邱子曰。貴國自維新以來。多棄舊。近來畫家有用泰西法者。舊畫尚有人購求否。予曰。維新以來。百事多不免棄舊之弊。近來往往有所顧慮。又將復舊觀。畫亦然。用泰西法者亦行。舊畫亦行。羅子曰。先生治經學。治如何經。爲漢人學乎。抑宋儒乎。予曰。專從漢唐說。弊國二百年前。有物茂卿太宰純二人。排宋推漢。又別開生面。是弟平日所宗也。羅子曰。玉平日服膺於貴國物氏之學。今見先生。如見物子。甚快快。予曰。物氏有論語徵。太宰氏有論語古訓。論語古訓外傳。不知先生看過否。羅子曰。論語徵。玉見過。太宰氏書。未見。予曰。弟歸國寄獻二家書。弊國有一種皇侃疏本。足利學校所傳者。與邢昺本。章句頗有異同。朱熹不見此等書。是以每說不通。例如學而篇貧而樂道。富而好禮。邢本無道字。故至樂亦在其中。及回也不改其樂。周程等有孔顏所樂何義之論。皆坐不知皇本有道字耳。羅子曰尊論是極。宋儒郤考據爲不足道。於是日流爲空疏。至今日而極。朱文公所書四子書。於孔孟立教

宗旨及語氣。課會處太多。貽課後學不少。予曰。弟崇
論語。每早起。必誦一二篇。竊謂。聖門之學。專在經綸。
朱學極微妙。極微妙。乃近佛氏。何如。羅子曰。聖教以
倫常日用。爲道之所在。而性與天道。則所罕言。宋儒
終日談無極太極。幾置倫常日用于不論不議之地。
此孔朱之所由岐歟。何如。予曰。寔然。夫子說道。周流
四方。絕糧於陳蔡。拔樹於宋。道途險難。至老不倦。此
後學之所當服膺也。朱子不知經綸。其所以陷於釋
氏歟。羅子曰。近來孔教之衰已極。自宋儒談性理。孔
教一掃。至近日敝國直無孔教。士子皆課于制科文

字。絕非孔教本來面目矣。有識者漸知憂之。然恨無
奉教堅篤之士。如彼得保羅之奉耶教者。衛道之士
不出。孔教終恐日頹。先生以爲何如。予曰。弟既奉聖
教。常欲附貴國名士驥尾。講振興之策。行之宇內。獨
恨貴國人士所納交者極少。時方亭午。主人供膳。膳
畢。羅子曰。論語有和文者否。予曰。無。敝國與貴國。字
同而音異。不要和文譯之。羅子曰。貴國士夫所奉之
教。約孔教者幾何。佛教者幾何。神道教者幾何。耶教
者幾何。孰多孰寡。予曰。奉佛教者。十之七八。神道教
次之。儒教次之。耶教次之。然至論倫常。雖佛徒亦不

能出儒家樊籬也。羅子曰。敝國無學部。故教與學事。在上者不提唱。在下者雖欲振興。而驚科名之士太多。卒未能振作。年來在下者。稍有動力。或都在上者。爲之感動。亦未可知。將來若能合貴國與敝國人。刱一學會。彷彿貴國與亞會規模。則兩國彼此情形。益相契合。敝國人士之幸也。予曰。天下之事。不宜徒委之當局者。亦在下者之責也。故知世運泰否。在民人心力強弱焉。彼當局者獨如世運何。是時有一人來曰。羅邱二子友也。姓章。名炳麟。字枚叔。蓋本邦人航此地者。多用泰西服制。章子見予獨從本邦服制。怪問先生所用衣冠。貴國舊制乎。予曰。否。見今上下皆用之。貴國在明以前。亦用此服。明亡。衣冠一變。然則弟此服非敝國舊制。而貴國舊制也。章子曰。伊藤相公退後。近作何事。予曰。伊藤今年暫遊歐米。今退在大磯別墅。人各有心腸。此人所爲。弟甚不取。章子曰。所不取者何事。予曰。請徵之敝國新報。壁間偶揭王文成公畫像。予賞之。羅邱二子。取以相贈。且曰。王氏學問似勝朱。何如。予曰。弟未達陸王之學。然王文成公經濟識力。殆明代第一流人歟。弟又於明末。最推重史督師。如其答睿親王書。千古之下。使讀者感愴

不能已。羅子又爲予贈黃忠端公集曰。忠端爲黃梨洲先生尊人。梨洲品學。爲殘明第一流人。其所著明夷待訪錄。立論頗有前儒未見到處。曾至貴國乞師。不許而歸。亦偉人也。二子又爲予贈邱子家集。面城精舍文。眼學偶得。遂辭歸寓。尋二子來過。答予往訪也。黃昏抵大東新利洋行。搭船溯吳淞江。兩岸幽寂。唯聞蟲聲唧唧耳。燈下讀黃忠端公集。忠端忤魏忠賢下獄死。集中所收詩文。雖不太多。槩皆關時事。忠憤之氣溢紙上。使讀者想象其爲人。黎洲先生。又善紹述父志。嘗入本邦乞師。亦與朱舜水不相下。嗚呼。

當時東南尙多志士。特力不足耳。使幕府決出師議。不啻施恩。足以伸本邦義聲於宇內。而幕府徇私忘公。遂使機會一逸。而不復可收。惜夫。

二十七日。去蘇三十里。而天明。夜間已過崑山也。吳淞江或廣或狹。水流較碧。田畝夾水。水與田無高低。絕不知水旱之患。時稻方熟。有未刈者。有已刈者。到處有支流。便灌漑及運漕也。北方溪徑縱橫。可通車馬。南方川渠如蛛網。可以通舟。至耕具飯餉之末。皆用舟。所謂南船北馬者。於是乎爲不虛矣。岸上村落。大不似北方。頗與本邦相類。水田景況。亦類本邦。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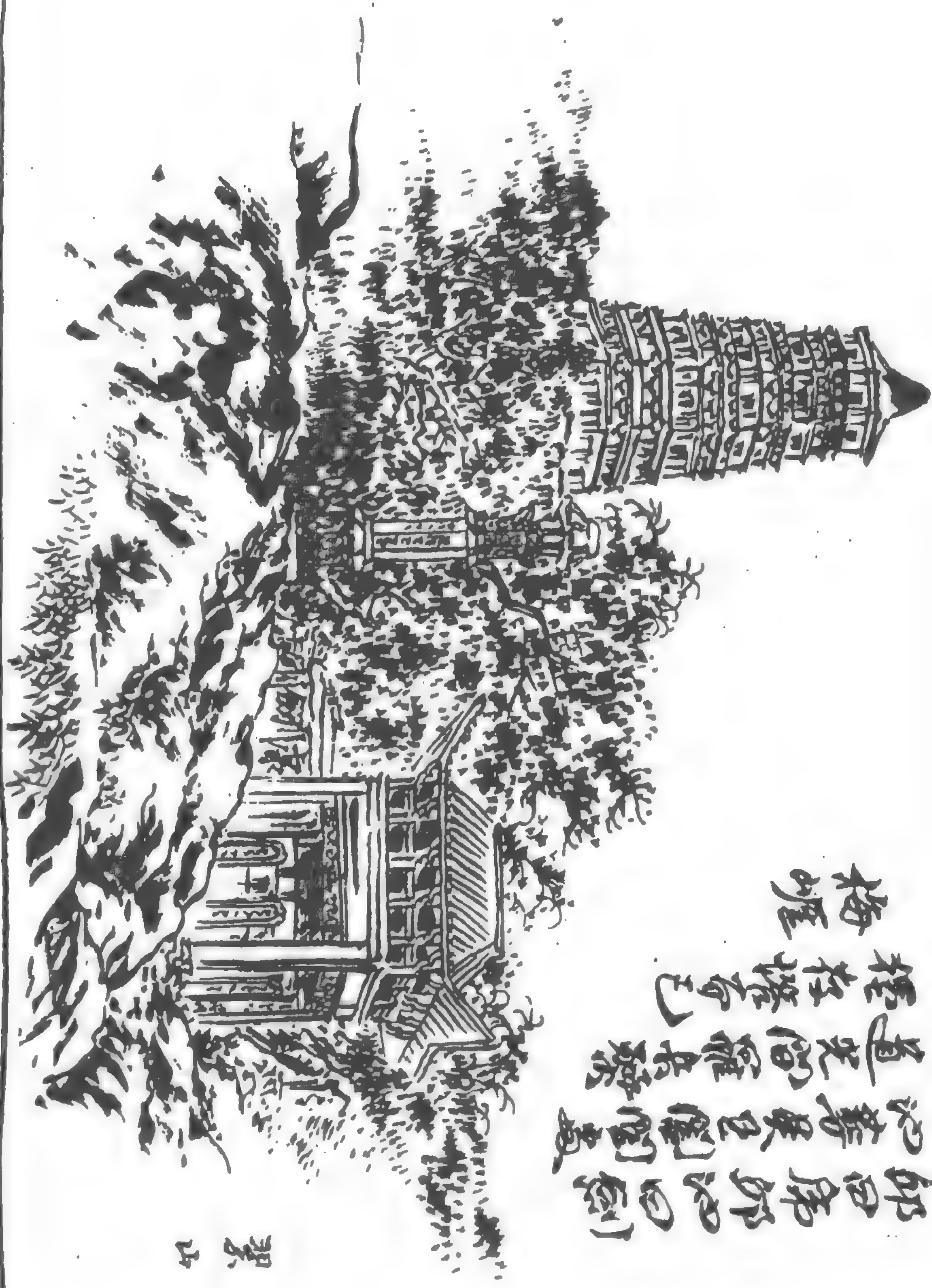
眕畩較廣。船買辦有奉天主教。偶跏趺默禱。予詰之。
答曰。此非西教也。中國之教也。西人狡獪。稱耶教爲
中國之教。以欺瞞此國小民。小民蒙昧。陷於術中。可
憐矣。始望吳中諸山。過澹臺湖。澹臺滅明所家焉。湖
架石橋。長二里。曰寶帶橋。下爲圓洞數十。通舟檝。可
以至杭州。亭午達蘇州。城東有蓮池。爲吳王夫差采
蓮處。南岸設租界。甲午戰役後所創也。未見邦人構
屋宇者。租界西有大厦一。稱蘇經綸紗廠。一稱蘇綸
紗廠。並聘本邦工人執業。船泊盤門外。上岸至大東
新利洋行支店。在吳門橋側。海津子管之。本邦買舖

在蘇者。洋行之外。新井子甲子之助一人耳。未上牌。
借海津氏僕爲導。訪領事館。入盤門。草蕪荒涼。不見
一宇。蘇者吳王夫差之舊都也。城有六門。周廻三十
六里。繁華冠江南。道光之亂。罹兵燹。不復留前日光
景云。抵領事館。見吉岡書記生。一彥片山通譯生。敏彥大
平某爲導。先謁孔廟。門傾堂壞。蔓草蕪穢。委爲鼯鼠
之居。聞每年釋奠。不知変除草萊於壞宇敗簷之下
行之。嗚呼。清人不敬孔教。一至於此矣。奚翅清人。孔
子之教。不行於漢土也久矣。孔子生時。既伐木於宋。
絕糧於陳蔡之野。殆於匡。辱於鄭。況其歿後耶。古來

帝王。例行釋奠之禮。然帝王皆不信仙則奉佛。不敢
甘心奉儒。雖有釋奠。皆爲虛禮。其稱儒家者亦然。乃
當葬祭。請僧。招道士。以終其事。此豈儒之面目哉。世
人往往目漢土。以儒教國。漢土非儒教國也。雖謂夫
子生地。夫子之教未行。何得稱儒教國耶。夫子之教
善行者。宇内獨有我邦而已。彝倫明於上。綱常行於
下。本邦之所以冠於萬國也。其如此。可以稱儒教國
矣」過滄浪亭。吳越廣陵王錢元璙所創。宋蘇舜欽居
乎此云。訪劉子良。不在。去訪松本子。濱田醫國手門人也、近年來開
業、黃昏歸領事館。饗晚餐。小倉警部知昭高木郵便局

長鉄次郎亦在焉」
二十八日。晴。將探城外諸勝。新井子爲導。買舟盤門
外。舟内外描出花卉類。有狀有案。窓鈒玻瓈。結構雅
潔。所謂畫舫也。遶城西南隅。北折。過胥門伍子胥所
懸目處。門外有越城址。越攻吳。築此城以逼之。范石
湖詩明年添種越城東是也。萬船聚泊無餘地。穿貫
而過。舟人操楫甚巧。南人行舟。猶北人御馬。婦人小
子。亦善操楫櫂。屢遇船首載砲者。曰水師船也。一船
十二人。諸鎮必泊以警盜。泊船處曰鎮今居蘇者六七十
隻云。予至之前數月。大湖有盜。水師以船二十隻往

詩。爲盜所敗。失船二隻。云至閶門。泊船益多。岸上則
妓館也。蘇州妓絕美。書稱於天下。客皆招入畫舫云。
凡此邦之妓。皆趾小。往往不能步。然錦粧繡服。金簪
玉釵。環琛射人。則本邦妓之所不見焉。門外橋上。構
屋宇。陳肆㕓。過橋下。左折。渠小岸迫。僅通兩舟而已。
兩岸屋後。往往見洗淨器。聞糞以養蔬菜。水田專用
溝泥。至虎邱。去城九里。越絕書云。吳王闔閭葬山下。
葬三日。白虎蹲踞。其上。因名。蓋俗說也。邱位於平野。
嶄然拔地。似虎蹲踞。此其所以得名歟。有寺。曰玉殿
寺。晉司徒王珣與弟珉。捨宅爲之。生公講經。石皆點
頭。即此寺也。白樂天詩。山在寺中心。寺窖廣。盡包容
邱。道光之亂。歸兵燹。僅存塔及門。門在白公堤。白公
堤白樂天所造焉。上岸。過中門而躋。路傍臥石。剞爲
二。刻試劍石三字。亦有俗說。遇巨巖。平衍可坐千人。
巖上碑題曰劍池。相傳。吳王葬處。白居易詩。怪石千
僧坐。靈池一劍沈。是也。過細徑。至巔。高塔聳天。塔側
凝眸。胸襟灑然。村落田疇。參錯如畫。陳顧野王賦所
謂。巨麗之名山。大吳之勝境者。眞覺不虛也。遶塔東
下。一碑沒於草萊中。排草而讀之。錢謙益重修玉殿
寺記也。五六僧結宇而居。就僧間尹和靖祠及可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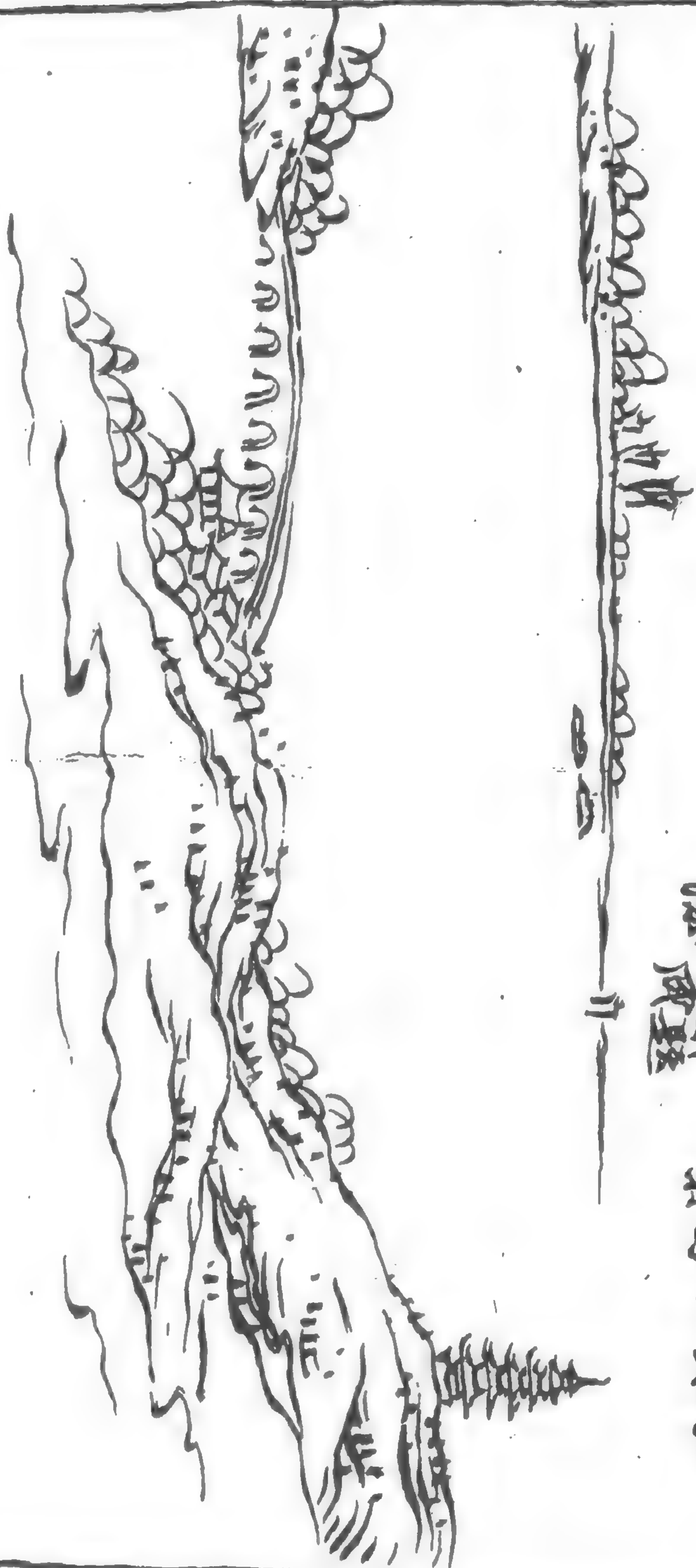
亭。日。不存。間林屋洞。日。不知。出寺回舟。左折而進。遇茂林掩巣。幽靜可賞。命舟人供酒殺。午天至楓鎭。過楓橋下。行二三里。遇一村。舍舟上岸。問村名。曰。張葉巷。命舟人爲導。將至天平山范仲淹墓。路皆甃塼或石。用功周到。日。南方到處皆是。不似北方險巇。獨狹窄甚。不通車馬。然南方溝渠縱横。故不要車馬。蹊一嶺。鑱巨巖作磴。予初聞天平山舍舟不三四里。及舟人爲導。路甚遠。不似所聞。而舟人所叫音亦甚異。因問村人。無知天平山者。偶有老父。指一嶺曰。天平山在嶺南。乃責舟人。蓋舟人所叫者道觀也。俗人所謂舟人至愚。以致此誤焉。轉路攀嶺。山麓見一大碑。題曰先儒宋資政殿大學士參知政事贈太師秦國公謚文靖魏公了翁之墓。碑陰曰。有賜第在蘇城。卒。年六十。葬蘇城西高景山金盆塢。魏了翁墓。一統志及廣輿記並不見。亂石磊磊。犖确紛錯。水涓涓穿石而流。至嶺。天平山猶隔一嶺。時日將斜。登天平山。昏前難回舟。遂決意就歸路。秋穫方央。間見麥抽一二寸。桑葉沃若。肥大甚。有打稻者。稻莖滿把。就地俯打。粒粒擺落。稻高與人身等。是亦不盡地力之故歟。回舟至楓橋。日方昏。繫舟寒山寺前。上岸。寺荒廢。無可見。

辰下牌。至石湖。去城十二里。范蠡所從入五湖。宋范
參政成大。因越來溪故城。爲別墅。攬湖山勝。越來溪
與石湖通。相傳。越兵從此入吳。故名。高青邱詩。溪上
山不改。溪邊臺已傾。越兵來處路。流水尚哀聲。山謂
橫山。臺謂吳王郊臺。湖口架一大石橋。圜洞十數。稱
行春橋。范參政有記。湖中有二洲。亦范參政立亭。處
繫舟橋下。上岸。有祠。木主題曰。宋參知政事資政殿
大學士開國侯贈少師崇國公謚文穆范公諱成大
大神位。壁刻吳錫麒記。嘗有千巖觀天鏡閣玉雪坡
說虎軒盟鷗亭北山堂諸勝。櫂兵燹。獨存千巖觀。

橋上設門。稱鐵鈴關。邦人過楓橋。往往論橋小且凡
景與名不稱。予謂。此非與名不稱。楓橋夜泊詩。膾炙
人口。故似與名不稱耳。歸城。則成上牌也。海津子供
具以待。

二十九日。晴。卯下牌。與海津新井二子。買畫舫。遊石
湖。過盤門。有物垂城。日。盛首。蓋梟首也。抵橫塘。至是
渠身太廣。瀰漫浩渺。粉壁映波。參差如畫。架石橋。橋
上構樓。充民屋。范成大詩。南浦春來綠一川。石橋朱
塔兩依然。年年送客橫塘路。細雨垂楊繫畫船。是也。
過圜洞。右看橫山。見漁艇使鸕鶿捕魚。法與本邦同。

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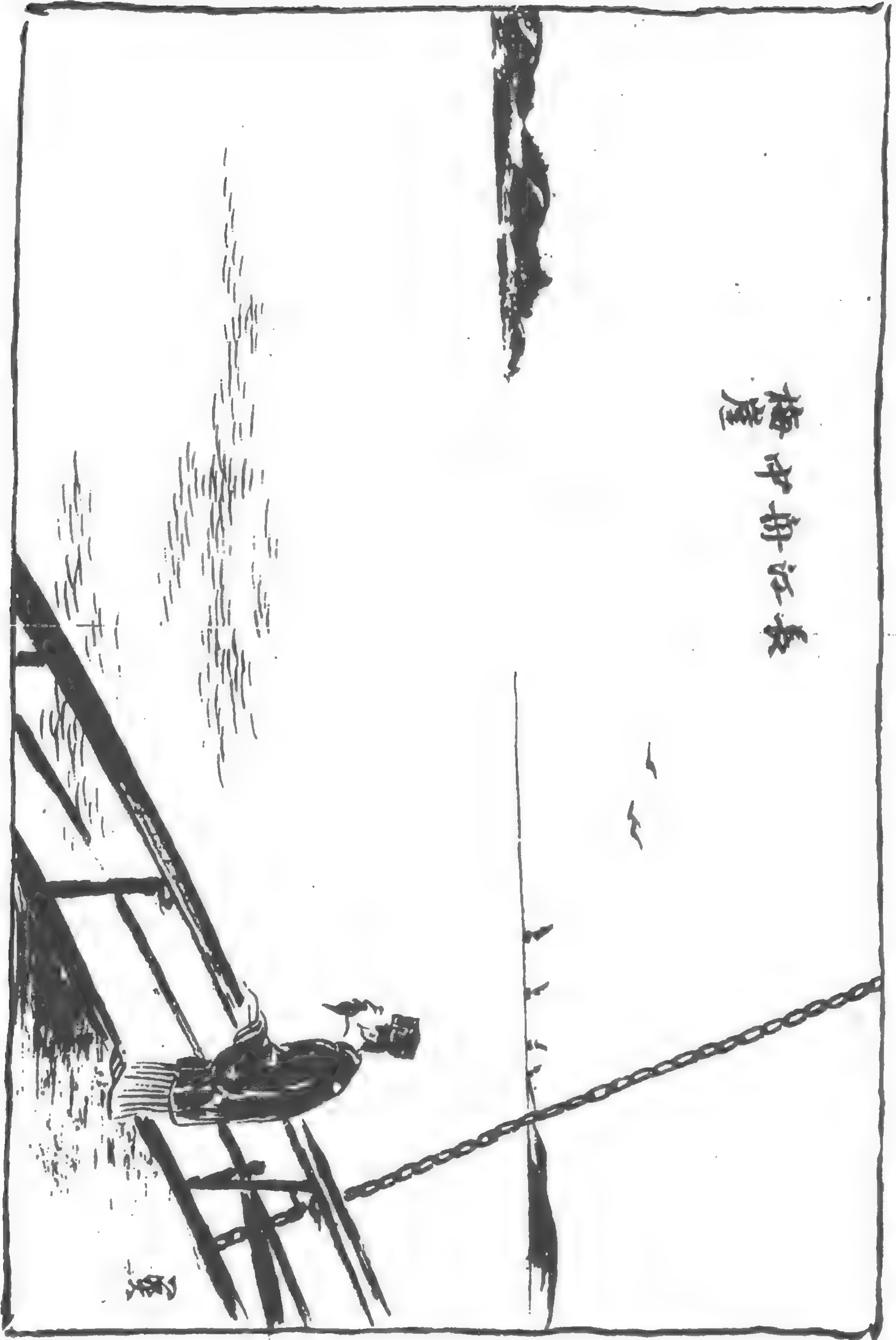
巖面刻乾隆帝御題。又有二三刻文。淺湛不可辨。玉
鏡閣據建祠。山下又有乾隆帝靈巖行宮御筆碑。午
天歸蘇。餐畢。至領事館叙別。直歸洋行。先茲而望。會
奎巡撫（俊）尋布政使（[illegible]）吳按察使（[illegible]）陸道臺（[illegible]元）巡觀
蘇經綸紗廠。經吳門橋入城。兵勇及諸從者甚多。戴
各樣帽。有以雞尾毀者。有似螺具者。使人噴飯。轎夫
及從者。衣服垢污。前頭肩扳片書肅靜或迴避字者。
夫肩書官位者。書肅靜或迴避字者。在北京亦屢見
之。酉上牌。乘濱船發蘇。
三十日。晴。辰上牌。舟達滬。既古城子遊飲于聚豐園。

會者梁子（啓超字卓如一字任父新會縣人[illegible]）
名高甚觀子（[illegible]）藏子（[illegible]）汪子（[illegible]）李子（[illegible]）汪子
頌也。樓屋壯大。劃房九十云。鄰房有排戲者。有歌舞
者。妓歌清遠。奧樂器叵辨。不似本邦妓歌。奧樂器背
跪。亥牌辭歸館。賃濱船長安。溯江。滬華洋行。借俟莊
坤仁從焉。船一千二百噸。夜半雨至。
三十一日。雨歇雲開。煙波浩渺。兩岸或見或隱。巳上
牌過通州。船客上下。午天過泰興。帆檣森立浦口。船
駛北岸。或遇水田。或遇叢蘆。或遇楊柳森鬱。民屋皆
草蘆葦類。甚不類北方瓦屋也。漁父坐汀挽罾。大小

魚潑剌響中。岸上樹葉。方帶淺紅。船中屢見鴉片者。兩人對臥。且燎且嘬。昏然如醉。鴉片者擧國上下所以爲命。入寺觀。僧道輿之。至學塾。師弟輿之。妓樓酒館。無處不備烟具。怡怡自得。不復以邦國之安危。生民之休戚爲念。噫。終日見孤山四。只有岸汀蜿蜒。來自蒼茫耳。未下牌。過江陰。夜過儀徵鎭江南京。皆熟睡不知。

十一月一日。晴。夢覺。船方駛南岸。北岸不復見一山。而南岸則峰巒起伏。連亘不絕。然皆丘也。非山也。其最大者。稱土鷄山。卯下牌。過小九華山。辰下牌。過晉

梁山。嶄巖枕江。爲朝來好風景。船駛疾。景色倏忽變化。不遑應接。大江似航本邦中國海。然中國多山。大江山少。中國穩秀似美人。大江雄壯似丈夫。巳下牌。至蕪湖。帶山臨水。邱上設稅關。肆廛櫛比。繁昌可想。形勢似本邦馬關。少頃輒發。過此以西無山處。時見江水汎濫。村落如嶋嶼。聞春末上流雪融。江水始長。盛夏大溢。沿岸浸灌。一望如湖。迨秋後。水漸退向者之如湖者。則變爲壟畝。可以播麥。土質肥沃。不復用力云。沿江諸山。概穩麗可愛。不似長城以北。峭拔峻削。而山勢連亘。來自蒼茫中。山外又幻出一山。嶺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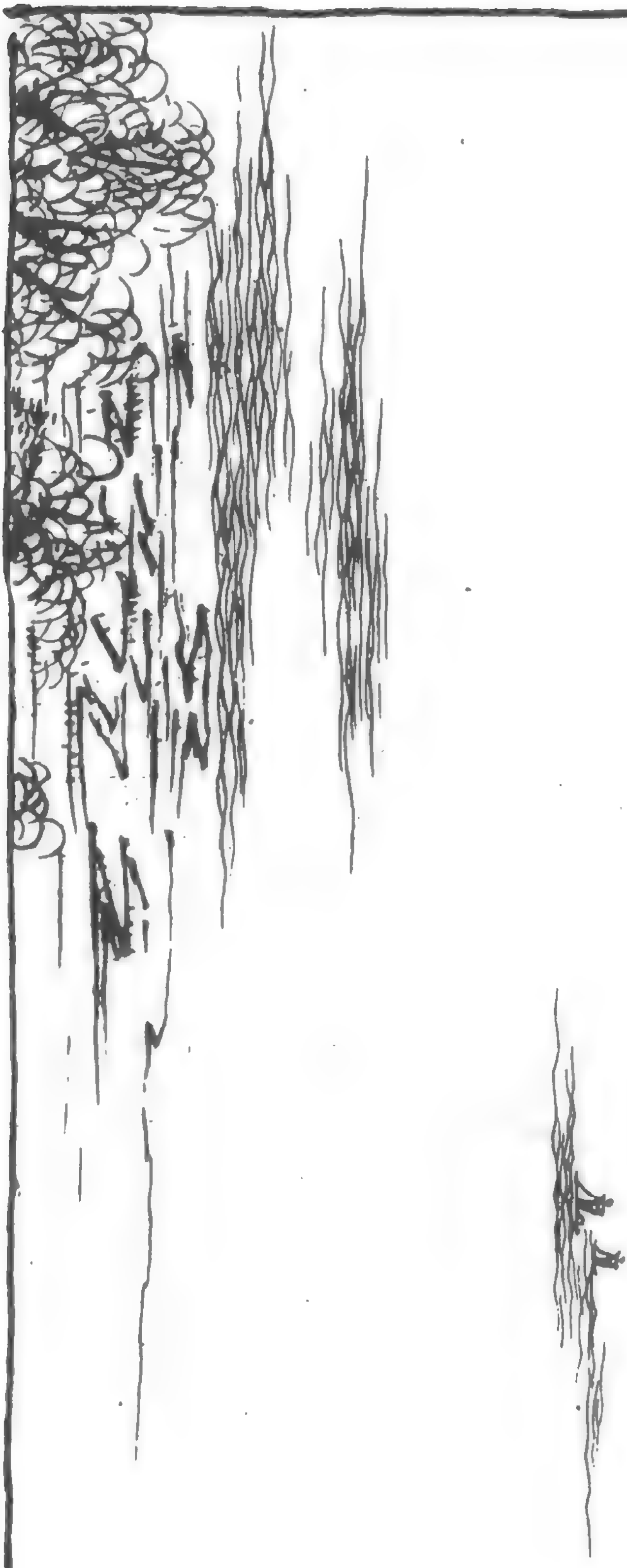
又湧出一嶺。重疊累積。堆藍凝黛。隱見於烟霏翠靄
之間。此等景本邦所不多見焉。本邦畫家。往往以淡
墨描遠山於近山之後。然本邦地迫山高。一嶺屏列。
不可望遠山於近山之後。故以此法寫此國景則實
寫本邦景則僞也。畫家之於畫。猶詩文人之於詩文。
本邦詩文人。宜作本邦之詩文。則畫家亦宜作本邦
之畫。若必摸此國人而作畫。欲不陷爲僞。可得耶。未
下牌。過半是雞鳴。日暮。忽過洲嶼蜿蜒。兩岸逼仄。如
拖帶。縈繞漭汪。兩岸可摩。舲房太熱。出舲步。淸風可
人。月正半規。水碎金流。時見漁火明滅波間。酉下牌。

過大通。丑上牌。過安慶。
二日。曉霧掩江。滊笛不絕聲。卯下牌過花園鎭。諸山
綿亘。最大者稱相口山。白帆映朝曦。似浮鳧游鷗。辰
下牌。過黑虎山。至是南岸山稍聳拔。北岸蒼茫。未見
一山。辰下牌。過小孤山。鄱陽湖有大孤山。故得名。巨
巖屹立江心。高可三百尺。周廻一里許。巖腹有聖母
廟。梁閣四層。巖項有塔。半現林杪。巖與彭浪磯對峙
如門。江水至此。隘束而出。水流迅急。船掠巖而過。深
險可畏。范成大詩濁浪欲碎小孤山。劉沉詩石聳千
尋勢。波流四面寬。江湖中作鎭。風浪裏盤根。范梈詩

小狐有石如虎蹲。西望屹作長江門。江濤萬古就齧墨。雖有勁勢不敢奔。三詩善盡其景矣。過磯前而西。南岸江水清澈。與北岸劃黃碧色。知鄱陽湖方近也。過馬當山。黃魯直所歷遊賞焉。山勢似奔馬。進至湖口。南望琉璃渺漫。天日下射。波光四發。鄱陽湖一名彭蠡湖。明大祖破陳友諒處。未下牌。至九江。漢楚時黥布王于此。灌嬰陶侃溫嶠庾亮檀道濟岳飛魏了翁等所鎭焉。城枕江。東北隅有砲壘。直上岸。投春和客棧。樓上望江。風景雖佳。殊欠潔淸。凡在此國。投客棧。先使人心不爽者。廁房也。北京城中不設廁。至村

十五

家。草舍下堀穴。橫石數尺。跨石而辨。南方或設淨器。以腰安器上而辨。每朝有人爲業者。來洗淨器。或屋外小舍設廁。狀似本邦小農家。湫穢難耐。而客舍皆無寢被。羈旅者必須自備。行李至重。動至錡釜盤盂盥盆類皆自携。及就寢。臭蟲來咬。肌膚生癬。羈人之所最爲苦也。古來彼我詩人往往說旅苦。然在本邦東羈西旅。就館如歸。毫不覺旅苦。故此土詩人說旅苦實也。本邦詩人則虛也。僞也」。小憩。入觀城內。撒貨者。擔水者。遍巷。旁午。不可進。前。出門步江濱。落霞映水。波光蕩漾。灩濯射人」。晚。一人來通刺筆話。頗爲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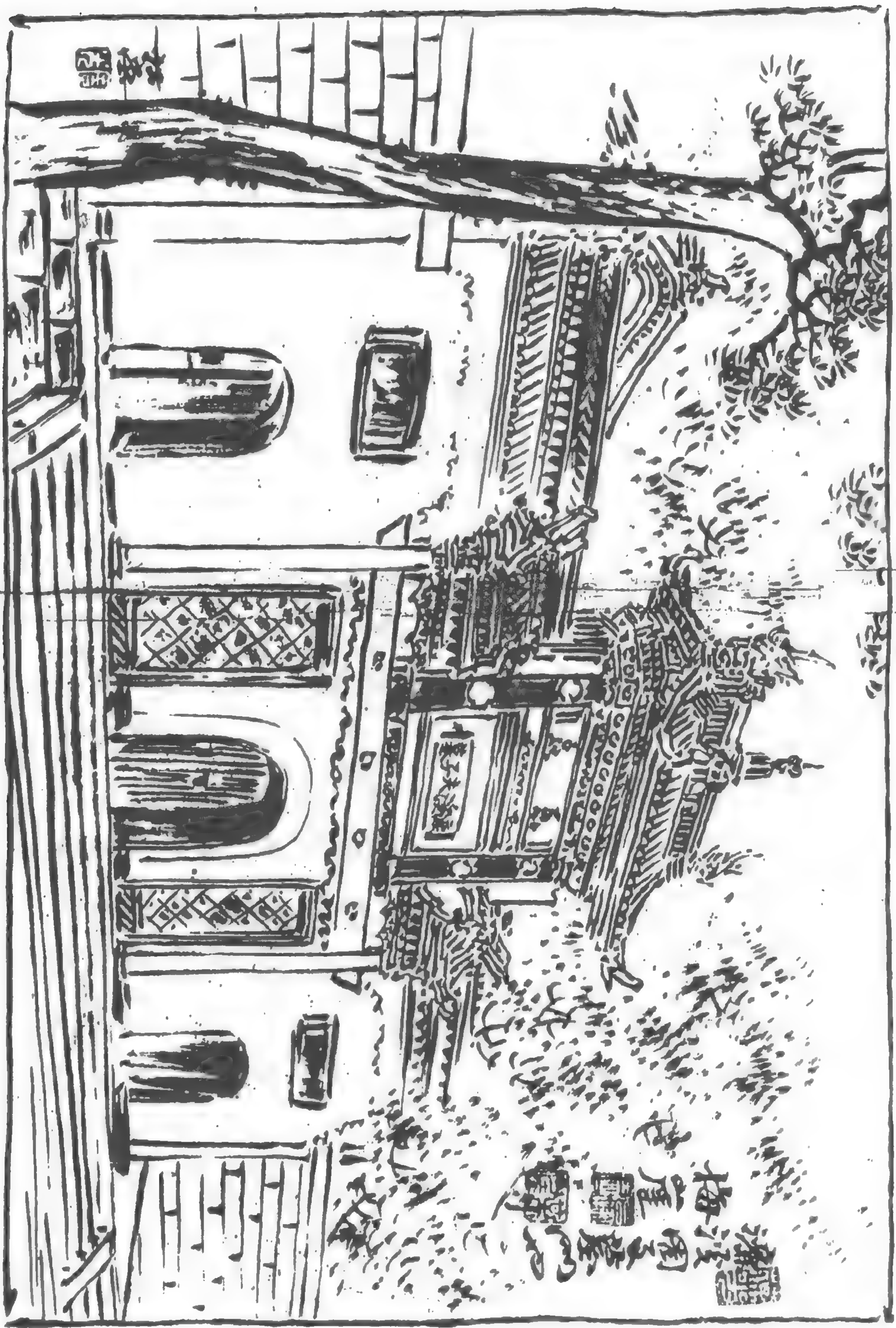
激之言。每一話畢。把紙燈火燒之。且請爲他人秘之。
談移刻而去。匡廬者江南名山也。去府不太遠。然山
中多勝地。三四日難觀探盡。而予將先至漢陽。歸路
以陰曆十月既望。觀月赤壁。乃止其行。更欲詰且遊
濂溪。問里程。曰。十五里。命轎。轎夫貪錢。且曰。途遠。午
天不能返。予叱斥曰。去。不要轎。淸十五里。當日本二
里半。吾有健脚。往反五里。何憂費時。且欲早歸府。故
命轎。等是過午。不若徐行賞景。轎夫苦勸。不聽。
三日。曉霧冥漠。東西叵辨。辰上牌。冒霧而發。出郭南。
兩湖夾路。東小西大。東稱甘棠湖。舊名景星湖。唐李

十六

渤築堤。人因李渤湖。後張洪靖以方召伯。故改今名。
西稱鶴問湖。陶侃葬母處。取路堤上。堤窮遇阜。墳墓
無數。蹊墳而行。墳墓之狀。南北不同。幽燕之地。路傍
如畦瞰者。立石誌地界。曰。某氏塋宅。曰。某氏兆域。絕
不見起墳。江南則依阜起墳。大小累累。墳前立石記
某墓。莽草荒蕪。或爲人蹂躪。碑小者往往埋沒土中。
在高景山。開數十步。見石題吳府界。殆似以全山爲
兆域。因問土人。曰。蓋蘇州富豪貺。不知其何人。棺南
北皆同製。形似舟。甚美。描花卉類。似從重葬禮來。本
邦人不必言重葬禮。然不啻子孫之重父祖墓。亦重

他人墓。此國論葬禮。喋喋如此。觀其實際。既葬。去而不顧。子孫已如此。況他人乎。其蹂躪之。不亦宜乎。近年本邦當葬贈花卉。或立巨碑。以誇示人。乃知漢土重葬禮云者。亦非眞心重之。而虛飾誇人者。非耶。下阜。循邱沿湖而行。過二三村。過谿。則濂谿也。周茂叔所家焉。溪發源廬山。茂叔取故里之號名之云。溪小水淺。牛馬糞成堆。地景至凡。不足寓目。然地雖凡乎。因周子而傳。天下勝境不遇其人而不傳者何限。可嘆夫。越溪而往。周子墓在焉。依小邱。石墉環遶。老樹晉蔚。門扁曰。濂溪夫子廟。按程朱之學。出於周子。而

周子亦有所本焉。周子得力於釋氏。然亦南方之學也。南方與中原。爲學之法。迥有逕庭。中原之學。主經濟實用。而南方專談空遠之理。周之時。中原有孔聖。南方有老莊。而楚狂接輿長沮桀溺之徒。皆爲南方之人。並遺經綸事業。遁世保身。自以爲得。夫南之與晉學問有異同。民族而下。至凡百事物。莫皆不殊。春北。不秋之時。中原諸侯。斥吳楚不肯齒列。然吳楚未可必目以夷狄。明君賢相輩出。國力强盛。勢凌中原。中原諸侯賤斥之者。以民族不同故也。春秋以晉楚爭覇終始。其初既有齊桓宋襄伐楚。亦不過南北民



族之爭而已。且後人皆目楚以諸侯。然楚當與周敵。非齊晉之敵也。楚之縣尹皆稱公。猶中原之諸侯。不可以僭擬議之也。昭王康王之子也。而南巡不返。可以見周威令不行於南方。不待幽平之世矣。戰國以來削平。楚遂爲秦所幷。然亡秦者楚也。漢高非春秋時楚人。然豐沛之地。在戰國之時。立楚治下。漢高爲懷王服喪。致討項羽。不特藉名也。司馬遷龍門之人也。文章之才。實以遊南方成就。是豈南方山水。能成遷之才耶。與南方之人交通。以養其才焉爾。三國之時魏吳相抗。亦自然之勢也。至晉。中原之地。常爲北

胡所據。尤極慘酷。而南方常多淸平。淸談盛行。夫東晉之地。非老莊所產耶。二陸之才。自與石勒劉淵務實際不同。亦南北之異耳。六朝之文。槩尙浮華。南人之氣習所當然焉。至明淸。詩客文士。多南方之人。亦然。且中原之地經五胡魏隋至唐。治平未久。而有安史之亂。尋以藩鎭跋扈。五代割據。無不被其禍。及宋都汴。幽燕一帶。爲契丹之有。南遷以後。中原盡歸女眞蒙古之手。北方常多事。而南方久免其禍。此文學之所以盛於南。而不盛於北歟。當宋元對峙。經濟實用之學。元比宋爲多。亦南北異同之所以然焉。唯其

如此。南方文學雖盛。孔聖之教。不染人心。而北則文學萎薾。不振。釋氏之禮。所以歸告朔餼羊歟。周程朱陸之學。喜談空遠之理。與孔氏實際之學背馳者。亦出於南北學問異同。所不能免之勢也。立墓門良久聞異聲。仰首則飛鶴爲群也。予幼時官禁殺鶴。故鶴能馴人。人雖近不驚。迨維新。手銃濫殺。至野絕鶴跡。今歟偶見飛鶴。殆有今昔之感。時煙霧漸薄。匡廬諸嶺。或見或隱。全山遂不可見。豈山靈爲予慳吝。不欲露其秘歟。歸途湖畔傭舟。過浸月亭址。亭白居易所作。後人取其別時茫茫江浸月句而名焉。至湖口。萬

船艤泊。殆不見木。未牌達客棧。此國在客棧。衆濫入他人房。妄弄他人行李。不以爲怪。甚則問他人所携雜物價。又妄弄他人衣服。又問。其價。其問他人衣服雜物之價。無貴賤皆然。然在淸人。不以爲無禮。不啻以爲無禮。往往論己衣服雜物價。以矜誇人。於是予乃揚言曰。日本人不愛錢。故買物不記價。且在日本。問他人衣服雜物價。目爲無禮。故予幸未忘其價。亦不肯答也。

四日。陰風帶雨。氣溢浦在城外。白樂天送客作琵琶行處。本有琵琶亭。今爲西人租界。亭亦爲西人房子。

西人常倨慢。自稱文明人。然遇異種人。殆無人理。至其名勝舊蹟。到處破壞。毫不爲愛惜。本邦亦屢蒙是禍焉。晩。微雨至。此日待漢船不到。待至夜半。江孚號招商局始至。乃賃乘。時子牌也。噸量一千三百。在本邦。投客棧。又乘船。給僮賞錢與否。都在客意中。在此國。僮必來請。名曰酒錢。與十錢。強請至五十錢。與五十錢。強請至一元。客棧運行李。亦必請酒錢。

五日。卯下牌。起寢出艙。雨方收。兩岸偪仄。邱山連亘。間地名。曰蘄州也。巳上牌。過黃石港。船沿南岸。丘陵溪磵。盡經墾拓。景色似本邦。不似北方曠漠也。午天

過武昌。城堞蜿蜒山上。對岸爲黃州。亦見城堞連丘上也。江身益狹。戌上牌。船達漢口。

六日。晴曉上岸。至東肥洋行。藤森茂郎一橋三郎佐無田實緒方勝木喜祖五子所創也。皆肥後人。故稱東肥洋行。漢陽隔漢。武昌隔江相望。漢水從西北來。不太廣。江亦至此甚狹。其最狹處三里云。舊有漢陽一府。人口繁殖。擴至漢東。漢陽有城。而漢口無城。民屋皆大。無不有樓。架至四層五層。已下牌。東肥洋行。使二僮爲導。賃小舟溯江。抵漢陽。有閣曰晴川閣。係清朝新造。江漢大勝。收在目睫。有禹碑。閣北攀邱。曰大別禹

貢內方至于大別是也。一名魯山。舊有魯肅祠。故名。三國及南北朝之時。恒爲必爭之地。有禹廟。舊在山下。移置山上。道士守此。不知宇。不能自辨其爲道爲佛也。丘上遠眺。至沔陽雲夢。可收襟帶間。邱陰則吳人以鐵鎖橫截扼晉師處。東麓有製鐵處鑄兵處。布鐵軌至江。滊車往反。結構壯偉。係張總督之洞規模云。張氏有大略。講武起學。頗有聲績。近年又教本邦語學。兩湖人推服如神。比李中堂名最重云。北下邱。有伯牙臺。相傳伯牙鼓琴處。伯牙出於列子。列子寓言。不知眞有其人與否。其鼓琴處恐出後人假托也。長

廊連房。委曲高低。每房掲書畫無數。然無足觀者。房內外。陳盆栽菊花。不知幾百種。幽香馥郁。暫粘袖裳不去。但庭廡欠瀟灑。不見些雅趣也。臺下曰鏡湖。一名郎官湖。李伯遷夜郎。遇故人尙書郎張謂。觴于湖上。謂殊有勝槩。顧白曰。夫子可爲我標佳名。以傳不朽。白擧酒酹水。號曰郎官湖。有詩幷序。湖畔買舟。從湖下漢。江漢合處。有龍王廟。扁曰江漢之游。泊船大抵有二三桅檣。凡船上下江。大者張帆五六。巧操帆。風順逆皆可行也。此夜與諸子對酌。與柳原子又熙、在武昌府自强學堂、敎本邦語學、岡子在漢口漢報館司總務宗像子實三、農商務省留學

生在上海、近日來滬口、相見。七日晴。已上牌。欲訪力子捷三。買舟避武昌。力子軒舉之叔父也。武昌有二。曰武昌府。曰武昌縣。府與漢陽相對。吳趙杏所謂江漢爲池是也。孫權所初都于此。後徙建業。縣與黃州相對。府縣相去百八十里。舟至府城東門。舍舟上岸。城中路皆甃石。櫓夫汲江而走。水滴石滑。易失足。湫穢不可步。是在漢陽亦然。在九江亦然。凡沿江城邑。莫皆不然云。適過魚市。江魚無數。皆不知名。見口在領下者二種。一種五尺許。鼻長。一種二尺許。鼻短。又有巨魚七八尺許者。又有似

鰻者。黃質斑紋。每呼吸。領下膨脝。細視則口鼻目臉似鼈。爾雅釋魚短鼻者曰鱧。註曰。大魚似鱓而短鼻。口在領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色黃。大者長二三丈。江東呼爲黃魚。鼻長者爲鱘。疏曰。鱘長鼻魚也。重千斤。盖鱸鱘並鯊類也。又似鰻者曰鱓。類篇鱓黃質黑文。爾雅翼鱓似蛇無鱗。本草圖經。鱓似鰻鱺而細長。亦似蛇而無鱗。史記大史公自序。鼉鱓與處。註。索隱曰。鱓音鼉。盖鼉屬也。凡江中之魚。皆似海魚。在本邦賤川魚。鱖腥臭不佳。獨江魚則不然。江南廣峽鯿。肉脆美。尾端赤。爾雅釋魚注曰。江東呼魴爲鯿。周南所謂

紡魚頫尾是也。抵力子家不在。留刺而去。至黃鶴樓。遭災為墟。依山臨江。四望遼濶。山曰黃鶴山。磯曰黃鶴磯。吳王孫權築城。名夏口城。夏口本在北岸。孫權取以命城。而北岸名遂晦。宋時柳世隆守之。沈攸之攻之不克。陳初周將史寧為土山長梯攻之。不能破。唐黃巢之亂。止陷其外郭。實為形勝要害之地。路傍丐兒。尾客乞錢。穢臭衝鼻。抵江買舟。未下牌。歸漢口。夜與諸子閑酌。

八日。晴。與金子。名學濟字石泉訪胡子。名[illegible]青字履[illegible]胡子年五十三四。善書。現援筆漢報。夜與諸子閑酌。問子來。

九日。陰。緒方勝木二子從本邦歸漢口。此日將買帆船下江州。舟人告曰。北風急。不可釋纜。暫留候風歇。力子父子。從武昌渡江來訪。力子年六十左右。現管續收局。息名踊。年未弱冠。方學本邦語。對談傾刻而去。午下牌。舟人告風差減。乃辭東肥洋行。抵江濵。諸子送至船。既出江心。風聲如吼。怒濤洶湧。舟子二人操帆。帆檣傾欹。船欲覆者數矣。歷轉花而進。日暮泊刀江。俗間用通音、故同地名、答以通音字、適不適未可知去漢口二十五里。風逆浪高。故舟行慢甚。浦內太廣。大小船舶繫泊。風土記曰。大水有小口別通。曰浦。浦字從水從甫。大江到處有浦。以便泊船。船首騈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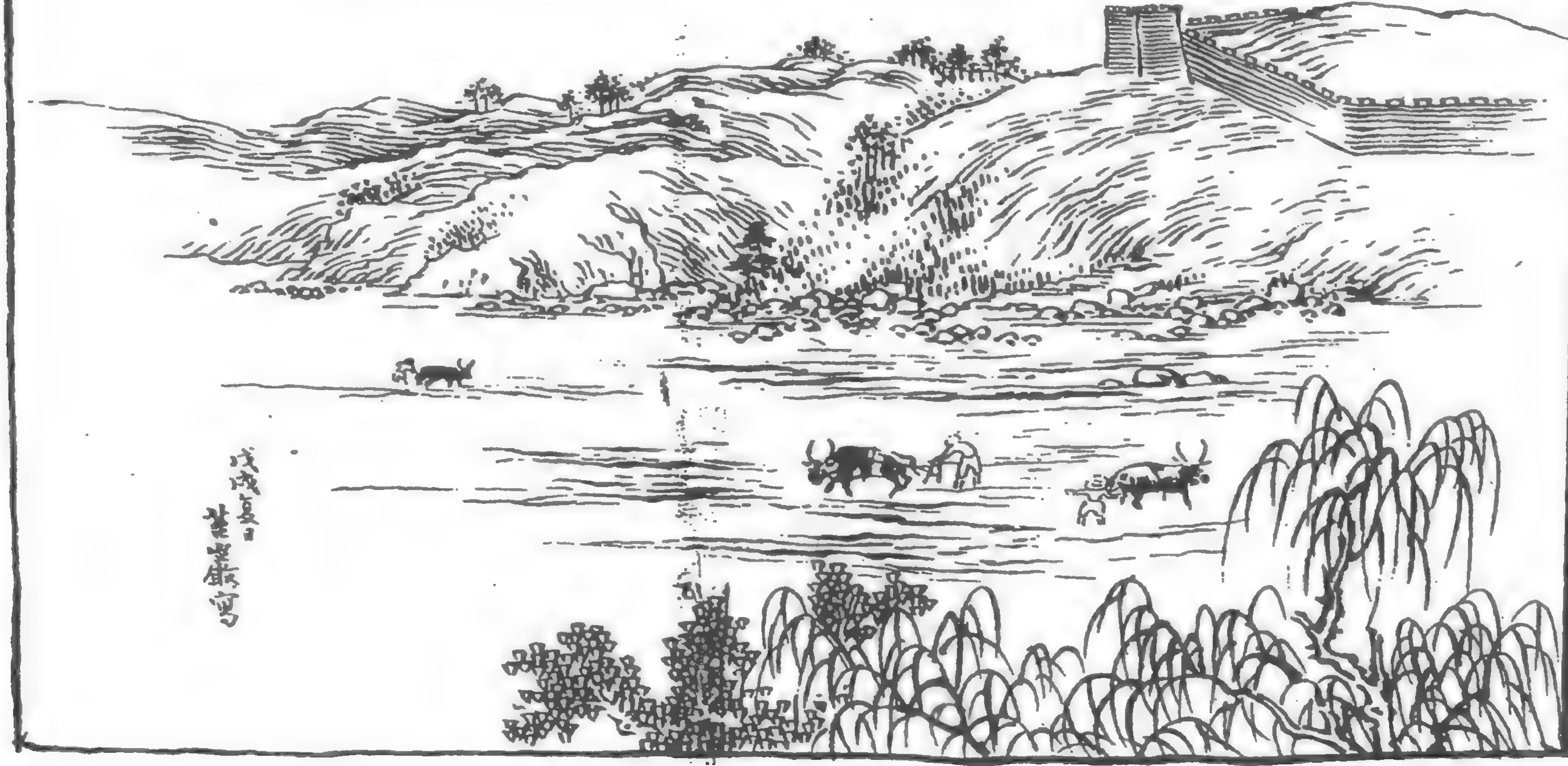
形似甫字。夜色淒寂。只聞風聲與波聲耳。
十日。晴。寅上牌。開帆。風未歇。卯下牌。抵陽鹿。買魚菜。去漢口六十四里。已而風減。日和。舟行太穩。辰上牌。過白虎山。去漢口九十里。辰下牌。過各田山。岸上有張罟者。先樹一柱。罟四維。繫之竿端。竿與柱接。操竿而舉。足。魚溯流者來入罟。已下牌。過泥池。去漢口百二十里。午天過鵝國鎮。去漢口百三十六里。兩岸環抱成灣。灣太廣。舟進入灣。至是風全死。江水平滑。毫不覺舟行。過陸虎洲。楊柳掩映。船舶繫岸。村太繁華。午下牌。過三江口。出灣。未下牌。達黃州城西北門外。

二十四

上岸寫赤壁景。日暮餐畢。大月從東出。皎影滿江。此夜蜀陰曆十月既望。實爲蘇子後遊之日。乃命出舟中流。夜色森茫。江流有聲。使人追憶坡公之興也。舟泊城南浦口。岸上開刁斗巡警徹宵。又水上聞鼓聲。曰。水師警盜也。沿江多盜。故各浦水師艤船以守。客船非浦則不泊。未達浦。雖日暮。行且不休。已遇浦。雖日高必泊也。又大江諸處。艤救生船。皆官所領。各記號字。辨其位次。
十一日。晴。餐畢。上岸至定惠院。東坡所屢遊。有記云。院東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繁茂。每歲盛開。必携客置

酒醉其下。寺今荒廢。堂壞門傾。敗瓦狼藉。僧十餘輩守寺。皆不解字。在本邦。客抵館。館主必爲客指示名勝舊蹟。雖車夫馬丁。無不辨其處。又有勝地圖荒廢。醵錢修理。不使歸湮滅。然在此國。上下殆不解名勝之爲何物。雖至湮滅無迹。恝然不顧。其乏雅趣若此夫「出寺。西北遠城而往。城上有樓。稱月波樓。王禹偁所建云。此地稱黃岡。前界大江。後依崇阜。坡陀蔓延。至江濱而止。從外而望。景色頗美。禹偁竹樓記云。黃岡之地多竹。又東坡詩云。好竹連山覺筍香。今城內外不見一竹林。過月波樓。抵城後。登邱則聚寶山也。

爲永安城址。楚黃歇所都焉。山勢從北來遠望快廓。大江之景。收在眸中。多小石。東坡作怪石供是也。予拾得十數枚。全山無一樹。草莎叢生。踏蒙茸而下。山腹莎拔土露。色似丹。是爲赤壁。堀土盛於甕。命舟人負荷。蓋欲作東坡像也。既下山。土流骨出。巉巖削成。東城所謂水落石出者是也。按赤壁有三。一在漢陽烏林。去黃州二百四十里。一在嘉魚蒲圻間。周瑜破曹操處。去黃州二百七十里。其在黃州者。本稱赤鼻山。東坡作二賦處。今讀二賦。東望武昌。西望夏口。所謂武昌者。若稱縣則與夏口武昌府相去百八九十里。



不可得而望也。稱府則夏口在武昌府城中。且武昌縣在黃州南。而武昌府在黃州西。方位亦不合焉。以坡之才與學。何不通之有哉。且十月之候。水落則赤壁與江渚相去二里許。赤壁之下。不可泛舟。坡公七月之遊。山下水方盛。可以泛舟。然三江口以南。江身偏仄。不過四五里。其謂水光接天則非實也。其謂月出於東山之上。赤壁之外。無復東山。既遊於赤壁之下。而謂月出於東山之上。所謂東山者何山。後賦謂斷岸千尺。赤壁可踏蒙茸而躋。不可稱斷岸千尺。謂從其所之而止。江水迅急。不可委流。又謂孤鶴橫江

東來。此似舟在西山下。不在赤壁也。謂攀栖鶻之危巢。坡公之時或然。今則不見一樹。俯馮夷之幽宮。七月之遊則可。十月之遊則山下水退。馮夷之幽宮。變爲麥隴蔬畦。范石湖吳船錄。庚寅發三江口。辰時過赤壁。泊黃州臨臯亭下。赤土山也。未見所謂蒙茸巉巖之境。東坡賦微夸。石湖泊臨臯亭下。不泊赤壁之下。故不見巉巖蒙茸耳。東坡賦未必夸也。予嘗疑以坡公之才。乃不作記而作賦。且賦亦行文似記。非賦正格。及自踏其他。乃知坡公二賦。固不外乎借題以抒已槪耳。此山幸名赤鼻。故假托以出曹操。從客悲

一番。轉到正意也。二賦素寓言耳。亦夢耳。記宜叙實
賦宜用虛。此其所以不作記而作賦歟。由是觀之。此
夜坡公之實遊赤壁與否。亦未可知也。何問其景之
實與虛耶。又何論其地勢之合與不合耶。前賦之枕
籍舟中。後賦之夢道士。可以見其結構之槩矣。若妄
取二賦評論之。眞是痴人說夢也。不直坡公一笑矣。
過巉巖側南出。一寺依邱臨渠。有碑刻日白龜渚。有
亭扁日放龜亭。渠刻石龜。毛寶守邾城。所放龜處云。
亭午回舟。下午又上岸。寫西山樊山景。西山在武昌
府西。與黃州對岸。樊山與西山連。其下爲樊口。東坡

詩憶從樊口載春酒。步上西山尋野梅。是也。黃州行
小舟。法與漢口同。船旁加櫂。撥水而進。邦人作赤壁
舟遊圖。一人操竿。蓋誤也。子上牌。舍舟乘瀛船吉和。
噸量一千一百噸。與山本子大郎宗像子邂逅。山本子
爲農商務省水產技師。帶命赴宜昌。前二日。歸漢口。
伴宗像子而發。
十二日。晴。辰上牌。抵九江。午下牌。發九江。申上牌。過
小孤山。申下牌。過馬安山。
十三日。抵蕪湖。夢始覺。時寅下牌也。長江各埠。無不
見西人屋宇。邦人則漢口武昌蕪湖之外。不復見一

人。嗚呼。本邦商賈。概乏進取氣象。其無才者無論耳。稍有才者。獨在本邦。起會社。爭株券。甲編乙欺。蠻觸之事。不復知求利海外。令西人擅壟斷。可憫夫。蕪湖以米名。米囊積載無算。辰上牌發蕪湖。巳上牌過太平。去太平不遠。有磯。爲牛渚。采石在其東北。小邱表延。從牛渚至采石。兩岸相逼易渡。爲沿江要衝。備禦不可忽之地。此地一敗。長驅至金陵無礙。是以三國以來。攻守必爭。俊傑屢成功名。巳下牌過烏江。亭長艤船處。小邱下有項王廟。屹立江滸。夫項王敗。咎在自負勇。亡論已。糧竭約和。解而東還。漢王乃進兵急

追。可謂酷矣。比之項王縱漢王於鴻門。所謂寬仁大度者安在。午天至南京。鍾山與石頭山。犄角相應。眞有龍蟠虎踞之勢矣。古來據此地以取中原。獨有明太祖耳。豈地勢東南傾。易於退守。而難於進取歟。船少載。直發。山本宗像二子上岸。從南京而下。北岸多丘阜。亦多竹木。丘間拓畦。頗與本邦類。南岸雖有山。去江不近。隱見於雲煙間。未上牌過黑龍山。山酷肖讃岐屋嶋。高塔屹立嶺上。未下牌過小英嘴。蘆叢掩岸。數十里不絕。申下牌過金山下。至鎭江。肆廛擁江。貿易繁華。寰宇記所謂三吳襟帶之區。百越舟車之

會者。眞爲不虛矣。金山者韓世忠所破金人處。宋高宗詩。举然天立鎭中流。雄跨東南二百州。在虜每登須破膽。無勞平地戰貔貅。然高宗無意恢復中原。雖有要害如此。何益耶乎。郭北日北固山。上有堂宇。曰甘露寺。吳甘露中所創建。梁武帝書賜天下第一江山六字云。俯瞰長江。形勢壯偉。實不負此六字矣。北固山北。屹立江中者。爲焦山。漢焦先隱于此。因名。上有羅漢岩。宋理宗書三大字揭之。下有磨崖石。刻瘞鶴銘云。然不上岸。故不知今皆存否。山上茂樹成林。下有民舍。斜照映射。風景甚佳。昏後發鎭江。

二十九

十四日。此曉夢覺出艙。大霧掩江。東西不可辨。船下碇而休也。霧稍薄。船乃進。及至通州。濃霧又來。襲不可進。迨已上牌。霧始披。未下牌。達上海碼頭。至東和洋行。則雨至。予自發滬溯江。連日朗晴。及歸乃雨。似得天幸。不澡浴者半月。此夕命浴。心身大快。偶閱新報。始聞大隈伯退外務。農商務文部。並易其人。

十五日。雨。予發本邦。船中連霖。自上岸塘沽。連日好晴。從長城歸。路宿羊坊。適阻雨。留半日。因得邂逅淸帝鑾輅。又溯長江者半月。不遇一雨。歸滬乃雨。可謂奇矣。上午河本子來訪。下午訪那部子。又訪古城子。

十六日。雨。上午訪河本子。與姚子[文藻]相見。談及予遊赤壁之事。姚子曰。長公藝事無不精妙。然胸襟大夷險不驚。尤徵學養。當時理學。輒與氷炭。使其秉政。自可一變。金元之禍。或者不至於是。今我國亦正少此等人耳。又曰。觀長公獄中寄子由詩。首云。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則忠愛之忱。至性流露。到死不改。較人似勝。使以此作氣。足挽世間頹靡懦弱之風。今我發憤及此。正以我國絕無忠愛氣概。又將爲趙宋之續耳。蓋姚子多與邦人交。似有憂世之慨。又聞予取赤壁士歸。欲作坡公像。曰。蘇長公一生

好事。在粵留笠屐之圖。至今士人有作長公生日者。輒繪圖懸之。供以丹荔黃蕉。若以赤壁之士。携歸東國。將爲公像。以詰遊蹤。則亦亘古所無。風雅好事之尤。雖長公亦當遜一籌。予爲一笑。下午訪瀛華洋行。與那部子過書肆購書。此夜藤田子。爲予邀汪子[庚年字覆粵、潮南人、]羅子飲。汪子有德望。徵辟不就。以淸節自居。近日起時務報。論時事。該切痛到。爲諸報魁。汪子謂予曰。竊聞先生之論。欲實奉孔教。而以西人之政法輔之。此說於弟意最合。若現在歐洲之政。以墨爲體。以申韓爲用。一時雖頗見效。久之必有決裂之憂。予

日。今日孔教不振。譬諸日月之食。何憂其光不復。貴亦在吾輩耳。曰。敝國自本朝定鼎以來。雖名儒輩出。然士子往往溺於科舉。不知致力於本原。又一則因本朝政法。號爲崇奉孔教。故不知孔教之日衰。一則因佛教方熾。耶蘇未熾。故不知。異教之相逼坐是二故。是以人皆苟利祿。而絕不知畏懼奮發。欲扶持此事。非速設法振起不可。予曰。貴國到處有聖廟。春秋行釋奠。此似崇奉孔教。然廟宇頹圮。荊棘沒階。無乃釋奠皆屬虛飾耶。且貴國學者。雖稱崇孔教。觀其詩文。屢見神仙等字。儒者甘心神仙等字。太爲無謂。又

葬祭托之僧道。夫儒者葬祭宜自行。托之僧道。甚非儒者本領何如。酒盃獻酬。譚及本邦尊攘之事。與此國改革之事。汪子曰。近日同志亦頗以改革之事。發發於當路。惟冀在上者能虛心以聽耳。羅子曰。敝國與貴國同處亞東。自應相依如唇齒。至改更舊習。雖係官司之事。然草野亦當竭盡知力。以冀在上者之啓悟。但方之貴國維新時諸傑士。恐有愧多矣。予曰。東漢黨錮。前明東林。慘則慘矣。每使讀史者大擊呼快。蓋改革之際。數之所不免。賊。羅子曰。本朝政治與前明大異。前明獎勵忠直。亦殘虐忠直。本朝往往不

獎勵。亦不殘虐。言官上書。雖甚切直。不過留中而已。或俟稍久。乃假他事罷其官。至如安惟峻之遠貶。乃罕見之事。故士氣鬱而未伸。乃至如此。又曰。譬如今日吾輩欲上一書於聖上乎。則必須由一大臣轉遞。若措辭委婉。則大臣必以虛辭獎借之。而後爲上。然無效也。若過激則大臣必阻令勿上。百計撓之。若叩閽自投。則身先犯刑誅。而聖上初不見是書也。弟嘗與人衆謀良策。而苦計無所出。現在當國者見吾輩言。莫不極譽其是。但謝曰。高未易辨耳。

十七日。雨歇雲未披。聞獨人據膠州灣。予遊武昌前

數日。獨國官曾抵武昌。無賴之徒。投石爲戲。獨人怒。照會武昌府衙門。發砲謝罪。事纔平。今又獨逸宣教師在山東。爲盜所殺。獨人直差戰艦。據膠州灣。以爲已有。夫歐州人相殺。一歲不下千百人。唯刑其凶徒而已。宣教師爲盜所殺。乃追逮捕盜則可矣。急差戰艦。以奪他人之地。盜且所不爲也。歐人常以封豕毒蛇之慾。窺他州釁隙。而東亞諸國。與歐人黃白異種族。彼白種非殲滅黃種。則不饜。爲之計如何。曰。本邦與清。輔車相依。以協同仇之志是已。山本子宗僕子來訪。二子以昨日歸滬。曰。南京上岸。陰雨不能遊觀。

下午與余子入城購物。此國婦女概不出外。適出外。必坐轎掩簾。故不可見。途上得見者。庶人婦若妓也。在北地。施紅粉濃甚。老媪往往戴花簪。日。皆有夫者。夫死。不復用花簪。及至滬。絕不見此風。

十八日。雲未披。頗感冷氣。抵書肆。購書。又與余子入城。購筆墨。夜。汪羅二子招飲泥城橋。會者王子(鵠齋)孫子(詮字實甫現在大阪)嵇子(侃字泰陶)古城子藤田子及予也。此國古來有行仁政者。直推爲君。不復問其爲何人。習以爲常。然日清日元。雖從北胡出。不過君臨此國。若歐人則不然。一取禹域。直移植白種。苛制暴政。遂使此國人失衣食而後已。此爲可畏矣。

十九日。晴。冷甚。甲午戰役後。所定訂欵。有各埠置邦人租界之目。然漢口上海天津等租界。遷延至今未定。是豈獨政府之責。民人亦有罪焉。且邦人不來住。租界雖成。猶不成也。且如蘇州。戰役後以邦人之手開埠。而邦人住者不過十人。而一半蘇綸紗廠所傭。領事館殆苦無事。至沿江各埠。蕪湖有二人。漢口有七八人。武昌有一人耳。何必以租界未成。獨責之政府耶。夫子有言。未得之。患得之。已得之。患失之。當路宰相所行。務持已政柄。民間君子。窺當路實隙。欲取

以代之。日夜紛紜。明黨爭權。無復着目外事者。常爲歐人着先鞭。豈不可發慨耶。晉七王之亂。縱五胡掣據中原。竟至偏安江東。石敬塘欲代唐。不惜爲契丹割幽燕之地。宋熙豐元祐。兩黨爭權。因暗女眞事情。見徽欽北狩之禍。唐敬宗曰。平河北賊易。去朝廷明黨難。河北賊豈眞難平哉。朋黨分爭。舍河北而不問。其所以不能平焉爾。方今之形勢。不止晉唐宋明之時也。歐米諸國。欲拓地東亞。風雲之變。朝不測夕。發世之士。豈遑自顧地位權勢哉。且夫禹域者宇内所逐利處也。歐米諸國人來逐利於此地。不復遠千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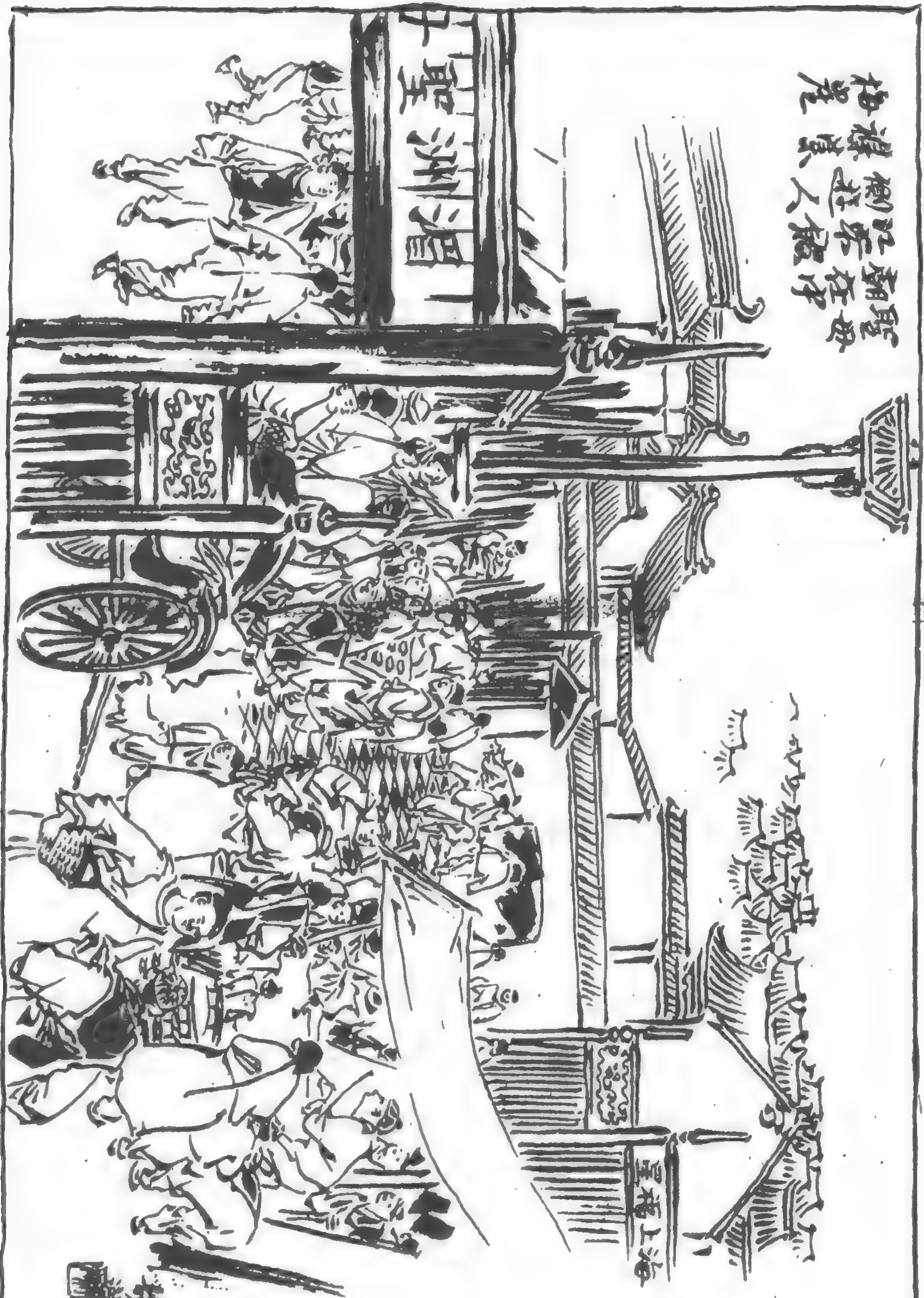
里。而本邦近接境。朝發夕至。勢爲至便。乃取後於歐米人。殊爲可怪。不及今爲之所。欲無悔得乎。沿江各埠。素不待言也。至大都小邑。到處必見邦人。豈非當今之急務耶。人種既不殊。文字亦同。朝發夕至。與國中不殊。此既勝歐米人萬萬矣。若一致意於此。其爲泰西人所不能爲。亦容易耳。

二十日。陰。冷氣砭肌。似去北京時氣候。此行既至蘇而未至杭州。而天候既如此。暫期他年。從錢塘紹興。進探天台赤城諸勝。亦可。且人忌十二分。北踰長城。南溯長江。拜清帝墨跡。纘坡公赤壁遊蹤。業已十分。

則杭州之遊。留以期他日。亦持滿之方歟。膠州之事。獨人之暴亡論已。此國存亡之機。亦將決於是矣。今觀申報所論曰。事關俄人利害。俄人當不默默。殆視如佗人之事。或者又曰。黃種方亟矣。他日當以貴國爲桃源。豈大國人之宏度乃然歟。然亦甚矣。上午抵時務報館。與汪子頌閣古城子相見。去訪陳子。釋如不在。下午勝木子恒喜來訪。山本子來話。此夜風冷覺體不爽。服藥而寢。

二十一日。晴。風冷。朝往觀聖母廟。廟在客館南鄰。賣賤醫集。賣茶者。賣葉者。賣糕者。拳竿猴舞諸戲。終日

喧鬧。傳云。聖母海陵人。適杜氏。師劉綱。學仙術。道成。夫不之信。告官。官拘以囹圄。頃之。聖母已從窗中飛出。高入雲中。後人因立廟。各處祭祀。清人信仙。大率此類。屢見樓下牽猪羊而過。此北地產差小而垢。且北地牧猪羊。大抵千百成群。一人立前。猪羊皆跟隨而來。一不離群。進止左右。唯主人所命。至南方一人僅牽六七頭。盡以繩約頸。舉杖撻之。猪者燒也。在山曰山猪。在野曰野猪。在家曰家猪。毛色漆黑。北地所產。比南方大發光澤。不似本邦豚汚穢放惡臭。至供庖廚。味美而脆。牛羊之所遠不及也。



二十二日。陰。上午宮阪子（九郎）甲斐子（寛中）來訪。二子皆熊本人。在上海。設乙未同志會。請予講經。終日風冷。不出外。夜。荒井子來訪。此國謂無宗教。亦可。彼稱儒之人。葬祭托之道士與僧。托道士與僧。以營葬祭。不可謂崇奉儒道也。科擧課經義。固不過爲羽儀孔廟行釋奠。古來典禮。不能輒廢耳。到處孔廟。宇廡傾敗。荊棘沒階。不知修營變除。乃行釋奠於壞宇業草之中。可以徵證矣。而道士沙門。服垢衣。戴敝巾。寺觀頹圮狼藉。夷然視以爲常。顧上下皆崇淫祠。淫祠從道與佛來。然亦非尊道與佛而然也。皆好談神仙。亦不

必信道士也。而清帝奉喇嘛。非以喇嘛教化國民也。是以儒道佛皆有名而無實。其稍惹人心者。爲耶教。而西人狡獪。傳道之術。莫所不至。清人滔滔陷溺。嗚呼。可畏矣。

二十三日。晴。風冷。上午甲斐宮阪二子來訪。予爲說儒學本領。在經綸。六經皆政術之書也。併論朱王之學。主修身治心。而外天下國家之弊。下午狄子（賓秋）王子（鶴巢）蔣子（斧）來。邦人論生活度高低。而不知導世風赴奢侈也。今試論所謂生活高低者。清人比邦人。衣食房屋。並高數等。然此國人比邦人。槩皆饒財。未可

以謂孝也。
二十四日。晴。風冷甚。朝官阪甲斐二子來。爲講道及德系統。午天。汪子（穰卿）來過。見誘訪張子。（名謇、字季直、通州人、甲午狀元、家居。）今房中具鴉片器。謂予曰。聞先生篤信周孔。風雨雞鳴。想可感佩。予曰。弟此遊本擬謁曲阜。孔廟。時屬寒候。未能果行。殊爲可恨。曰。先生在貴國。尊尙舊學。朋好必多。欲聞其魁特之士。予曰。敝國學者。學問淺狹。雖則謂魁特。奚得遽臚列貴國君子之前。恐有遼豕之譏。顧三十年來。官獎勵西學。漢學殆拂地。數年來識者大有所顧慮。漢學西學並行。此殊強人意。

日。中學西學。源頭相通處甚多。六經諸子。可以證合處亦甚多。其專專守一先生之言。而不能收異量之美者。皆知二五。而不知一十。貴國士大夫救時之才。獎勵西學。其尙以漢學爲不可廢者。知有本末者也。中國士大夫學問病正坐務博而離。離故不精。又狃於科名利祿。致成積弱。言之可痛。予曰。貴國科擧之弊。敝國人亦屢言之。敝國神祖啓邦以來。人以忠孝爲俗。而孔聖所誨。適合敝國舊俗。敝國人之所以尊信儒術。而儒學之所以將廢而復興也。蓋嘗謂欲革一國弊制。宜從下爲之。不宜委諸有司也。有司之專

擅。不可獨咎有司。亦在野君子。袖手傍觀之咎也。日從下爲之。而能遂者。猶貴國士氣之中也。中國則未能如此矣。先生既來中國。必有所聞。草野之間。徒多痛哭流涕之言耳。無益於敗喪。予曰。食其國之毛者死於其國之事。古人有言。有志者事遂成。奚問貴國與敝國之異同乎。貴國三十年前。幕府擅權。王室式微。勤王之徒。有繫獄者。有刎首者。有稱兵而死者。遂能倒德川幕府。而建維新偉業。近年天下輿論。欲設議會。有志者往往觸法抵罪。以致今日之盛。貴國東漢李杜陳范及前明東林諸賢。行事垂史冊。赫赫與

日月爭光。豈非後人所當鑒耶。日。此等風氣。東勝於中國。中國則士氣排抑沮喪。二三百年矣。此人壬午歲在朝鮮。與竹添加藤諸子相識。又將遊本邦。遇甲午之變而不果云。去訪湯子（壽潛字蟄仙）不在家。更去訪葉子（瀚字浩吾、浙江仁和人、嘗爲張香帥幕賓、）此人年三十左右。近與汪子。立蒙學公會。頗見有爲氣象。謂予曰。先生遠賚我國。遊蹟遍名勝。文氣之助。乃在萬里路上得耳。鄙人見之。不勝欽服。但聞先生遲回申浦。又無幾日。轉覺悵然。鄙人生平本罕學識。但素志在人不虛生一語上立足。所惜才疏學淺。少二十歲。即出游大江。上下

人士之中。尙多同志。富塗衰衰。鮮遇知音。不得已返而設立蒙學公會。仰賛貴國及西方大國之善法。以惠後起之人。宗法孔聖定制之意。以明已絕之精心奢力弱。不敢謂有成無敗。顧五洲大陸。殺機方起。不知税駕何所。先生東方賢達。我國又同在脣齒。何以善其將來。同保太平。乞先生明以教之。予日。先生抱蘊偉大。使人景仰。貴我兩國。脣齒相依。誠如高論。獨西方之人。實所同仇。禦侮之要。在振作東亞形勢。此當以兩國人往來親善爲急務。今兩國商賈往來者常聞之。未聞士大夫往來者。豈兩國之利耶。何如。葉

子日。高明之論。弟實深佩。亞洲一局。極宜東方好合堅固。西方乃無包抄全局之隙。誠哉是言也。至於我國人士。來遊貴國。使士大夫彼此交誼日密。上回朝廷之意。下開我與貴國素來隔閡之蔀。鄙人十年以前。嘗主亟連東局。以固東南。惜世之知者鮮爾。目下彼此交往。業已大有開通之幾。親密之誼。弟意謂以後仰藉貴國已譯書報。在我國人士。偏設各種學會。以開風化之原。此一局也。有志力之士。相與時時往還。以聯交誼。切圖禦侮之計。即不能。亦宜講保護生靈之計。此一局也。先生明見以爲然否。予日。寔然。貴

國設各種學[illegible]教[illegible]情。此固宜要急者。然學問宜有所主。乃[illegible]教以爲骨。以西學爲冠冕。庶幾少課歟。葉子曰。[illegible]之眞正法眼藏也。不勝欽佩。大凡心理之同。人類所共具。不過有識之始。各以先入爲主。不免生兩我甲以成見。此是後起之儀。非本原之理也。孔聖立教。[illegible]天同符。運極太平。此固他教所未見及者。中墨西[illegible][illegible]以人天同體一偏之理。橫思者席。豈可得哉。新學自今西方人士。由格學以及哲學。仰宗希臘百拉多[illegible]之說。極與儒近。此入我門來之大轉機也。弟不揣竊思。今日教中上學生。宜以格致

啓其靈性。以時務充其才力。歸宗孔教。以定其趨向。倘從者日衆。則太平之基。即起於是。先生明見以爲然否。葉子喜議論。將進入佳境。會汪子諸友。候汪子於時務報館。汪子因促歸。乃與葉子約。詰旦再晤。辭去。至時務報館。與汪子（名大鈞。字仲虞。浙江錢塘人。[illegible]）弟。曾子（名廣鈞。字重伯。湖湘鄉人。文正公之孫。在翰林。）田子（名其田。字[illegible]。拔貢生。）古城子相見

二十五日。晴。風冷。朝宮阪甲斐二子來。古城子來。已上午葉子來過。予曰。弟歸期方迫。不得久侍杖履。此殊歉然。但幸上午無事。緩緩對榻。得領雅談。感甚。葉

四十

子曰。先生速歸。弟不得常親手采言論。亦深悵恨。今
日得趨承雅教。蒙不見拒。三冬餘閒。把手情話。雖片
刻歡言。五城璧不易也。在先生積學有素。必有蘊蓄
之寶。敢求賜教指示岐途。以作不才之準質。則幸甚
也。予曰。弟才短學淺。奚足濟長者聽。其夙奉聖教者。
亦欲盡我身分耳。昨日造候。目領貴會盛況。未得悉
細事。不妨開示之。曰。高懷欽佩。敝學會宗旨。以聖教
屯難造物端蒙養爲宗旨。欲保善良種子。勿播稞壞。
約分四大端。一曰。學會。連天下人才。使歸於群。一曰。
學報。分兩界。五歲至七歲一界。專重母儀。八歲至十

二歲一界。專重師範。母儀一節。分四目。一曰。衛養。一
曰。指導。一曰。儀範。一曰。嬉戲。組豆師範一節。分六目。
一曰。字課文法。一曰。本國地志。一曰。物理哲學。一曰。
經學。一曰。史要。一曰。時事。略此十目乃立會本旨也。
報以開聞見。示成法。如風行。則次以編蒙學書再次。
以開學授徒。學制擬分三等。一曰。蒙師學範堂。一曰。
孩童訓育堂。一曰。幼童學等制度綱領。雖與同志議。
所苦經費支絀。故先墊數千元。辨理書報。以開其端。
書報幷印。以便人讀。報約月分四冊。一初一至初八。
二八至十五。三十五至二十三。四二十四至下月初

一。所惜樣本一出。譌脫尙多。亟毀之。重按附印。本月初四。可以編發分送矣。書報之本旨。係以東西善法。按正我國村學之失。而考明聖學遺規。以正後生之趨向爲主。故報分三項。一項爲中文書報。一項爲西文譯。一項爲貴國文譯。中文弟總撰述之。西文湘鄉曾懿敏公澤紀長公子。名廣詮者。總司之。東文係貴國文儒古城貞吉先生司之。猷會初開。渥荷貴國書社會贈書報。不遠鄙在野。此情之厚。潭水葭儀。鄙人傾風感服。不勝紉佩。今蒙先生下教不逮。敢陳詳說。何求是正。倘荷不以爲謬。賜與扶持。則鄙人所深爲

叩禱者也。予曰。所請不見斥。一一開示。深領厚誼。至幸至幸。貴會本旨。實切時務。弟在國。嘗欲相地金剛山。與一學堂。此山楠正成城址所存。此人三世忠藎。致身殉節。後人所不能忘。山上先造孔廟及此人廟。春秋祭祀。使生員有所私淑。庶幾爲風氣一助歟。獨奈志有餘而才不足。至今未能進一簀也。今遊貴國。又頗知華音一科不可忽也。日先生高論。弟深欽仰。鄙僻之地擇地。得貴國忠藎以爲楷法。又宗孔聖。以爲主極。則後生得所依歸。皆先生提倡之力也。不勝佩仰。至設立華音一科。使彼此交誼日固。尤爲切中

時局之紐。但我國語言。係歷代遞傳。流寓轉變已極。故越不同吳。吳不同楚。大約東漢以上之古音。不可復求矣。東漢而後。說文之音係深喉。故以四支居首。而不以五歌六麻居首。東晉遷居江南。其京音如今蘇松土音也。唐時之音。亦係深喉。而參雜奧中土音。近日湖南江西福建諸音。頗得廣勻遺音。北宋南遷。京中汴音。留于杭州臨安。成爲土音。故杭州城內。獨異他處。以外府州縣。係吳越舊音。杭州城內則係汴宋遺音也。以上所陳。不過大略。至於一府一縣一鄉一都之轉變。幾於里不相同。故學習華音。竟無公法。

弟竊謂。欲學華音。祇有以現在我國京音爲主。弟亦嘗謂。中國學校華文。宜主京音。則上下一律。通國人心。庶可聯爲一氣。而遠國人士。惠臨我地。又便通情傳學。惜目今尚罕以此言爲然者。先生之舉。眞善法哉。佩佩服服。予曰。古今音流沿革。娓娓開陳。大啓我蒙。敝國所傳。有漢音吳音者。漢音專行於學者間。吳音專行於佛氏之間。四聲之別。與沈約所撰。並無有異同。而與現今所行。貴國京音。及三百篇所押。迥有逕庭。令解華音之人研討之。或有快意者。而未能也。日。弟雖未通貴國伊呂波字。與近年歐西英法俄德

各大國文字。但結交中西各文士。細考音法。方知各國方音不同。由於流傳之不同。流傳之音。必有所出。然傳之其地。上有天氣寒暑之不同。下有高山大川。與夫江海之限阻。故致轉變極多不同。然求其元音。則不外喉舌唇齒牙五種。轉遞使然。喉音分深淺。舌音分頭腹尾。齒音分正偏。牙音分剛柔。唇音分輕開重合。五音轉變不外此矣。中國字皆象形。至形不可識。乃剏音法。隋唐以後。佛書大盛。譯者以華音召梵。乃有字母之作。但弟細考中國音法。至今垂十年矣每以反切有音。書會無字爲恨。其故由中國象字最

簡。至艸書而止。從無人剏一切音字。故至此爾。卓哉貴國僧空海之剏字也。弟未知貴國語言。間覩敝國人著錄之書。其漢音極近廣韻紐弄之音。則先生之言。弟深得一大證也。至於學佛之吳音。恐係字母不是五音。弟末學妄測。未敢懸斷。但願貴國人士。不遺在遠。弟又得一藉手。學堂剏成。謹當遵先生之高見。設立東中文學科。則以後兩國學生。彼此通家定好。豈不爲亞東一大轉機哉。時方過午。乃戒館人供膳。日。敝國割烹。過淡無味。恐難上匕箸。且唯取觀美。至體養滋味。殆如不經意。日。敝國治庖。有南北好尙之

異。北尚肥濃。南尚清腴。貴國肴饌之精。極合人身體用。恐敝國不能合法者正多耳。遂談移數晷而去。此人甚究音法。時屬過午。供膳草草。末至吐露鄙意。以卯音流之原而去。故略論于此。音固有古今流傳轉變之訛矣。然音法異同。未必盡流傳轉變之故。瑪漢土猶之歐羅巴也。夏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湯伐桀。當時諸侯釋三千。武王伐紂。諸侯會者八百。當時周三分天下。有其二。併屬紂者四百。爲一千二百諸侯。至春秋。大者十五六。小者爲一二百。及戰國。合爲大國七。小國八九。遂併於秦。始皇猶平六國。

猶羅馬統一歐洲之日。羅馬亡滅。列強對峙。猶秦以前諸侯割據。是可以徵音流之異同也。且諸侯分邦。素出於種族異同。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始爲群。及風氣漸開。部落變爲邦國。會長進爲諸侯。以至三代邦國漸滅。音法亦漸相近。蓋秦以前音法異同。大別爲秦楚吳奧齊燕三晉巴蜀。是當今之露獨英佛西伊也。溯洄至夏殷。其小異同者。奚翅千百種而已。今湖廣之音。不通於杭蘇。幽燕之音。不通於陝西巴蜀之音。不通於山東。皆非流傳轉變。以漸失古。古來方音乃然也。今以沈約所撰定韻書。律三百篇。韻法毫

不合。此以三百篇多河漢沿岸之音。而沈約江西之人故也。又以律方今所謂京音。亦不小合。今之京音者。幽如諸燕之音也。與江西相去又甚遠焉。司馬相賦。屈平離騷等。亦與沈約韻書不合。蓋離騷則楚音。而司馬相如諸賦。多巴蜀之音歟。由是觀之。此國各處音法不同。幷流傳轉變失古之故也。方音各有異同也。又葉子以本邦佛家之吳音。爲係字母。亦草草不能辯。下午湯子(蟄仙)來過。此人眞率似有意時務。未及敘寒暄。直問予曰。明年重作滬游否。膠州之耗。係黃種安危。合肥馬關行成。貴國尙有小山擊之。而我四百兆人中。竟無如小山者一人。慚愧無地。予曰。近日膠州之事。貴國上下深憂可想。近年西人陸梁日甚。豈獨貴國之禍哉。爲做國人者。亦可寒心也。湯子曰。遼東之敗。我固不支。貴國亦踞爐火上矣。唯我被此巨劍。泄沓如昔。已忘在莒。貴國上下。反能臥薪嘗艾。爲不可及耳。昏前羅狄王蔣四子來。此夜葉子招飲于東棋盤街新泰和酒館。會者汪子(穰卿)曾子(重伯)汪子(仲虞)汪子(鍾林、字甘卿、蘇州吳縣人、擧人、現爲蒙學會總理)古城子及予也。

二十六日。晴。風。比前日稍暖。予將以明日發滬歸阪。乃命莊二。備行李。且購物。訪小田切領事汪羅古城

河本那部諸子告別。夜。那部山本二子來。
二十七日。晴。朝。河本子來過。小田切領事。致東坡詩集爲贐。午天抵碼頭。乘薩摩丸。小田切領事山本技師河本那部古城山本荒井新井勝弘宮阪甲斐諸子及荘二。送至船。午下牌開行。有弘內一次山脇武夫二子。並同鄉人也。弘內子爲事務長。山脇子爲一等運轉士。好意周旋。船有英國水兵。被酒狠藉。英國本稱軍紀嚴肅。而如此。何哉。連日風甚。日暮出江口。北風吼。海濁浪排空。船掀翻如簸。
二十八日。晴。風力毫不減。所載貨物輾轉有聲如投

毬。終日無聊。讀東坡詩集以遣悶而已。邦人之作詩文。務擬漢土人口吻。其稍相違者。一排斥之曰。是帶和臭也。予謂。太無理。日本詩人。宜作日本之詩。日本文人。宜作日本之文。欲每事擬漢土人口吻。則其詩文皆僞也。所謂和臭者。素爲無妨焉。以日本人。欲去和臭。雖畢生從事。豈可得耶。且日本人之有和臭。固其所也。特其有和臭。可以謂日本人詩文而已矣。風氣益開。事物益繁。新作字亦可。若必撿佩文齋韻府等。曰。若此之熟字。書中無之。然則韵府後所生事物則如何。且謂古人無例。迂亦甚矣。古人安能豫知後

世事物。而創熟字耶。自我作古固可。特要妥貼耳。不妥貼。不足以傳後。若能妥貼。世人屢用。遂爲熟字也。其妥貼與否。亦學者之責而已。

二十九日。辰上牌入長崎港。而波始靜。聞伊勢丸發馬關。抵長崎。三日始達。蓋途上入港避風也。風烈可知矣。囊畢。上岸。發電大阪。訪鎮西日報。爲佐佐子（道治、爲取締役、）邀飲富士亭。亭據高壇。極山海之觀。倚檻騁目。長收在袵席之中。舟檝旁午。諸山嘉樹。鬱。全港蒼秀麗可賞。未下牌歸船。申下牌開船。

三十日。晴。卯下牌至門司。午天發門司。

十二月一日。晴。辰下牌達神戶。垂水兄及船橋川田武田三子來迎。上岸入後藤店。少憩。乘滊車。至梅田。及門諸子來迎。歸家。時未上牌也。此遊閱日七十一。雖爲日不多。所經南北行程。陸路一千六百餘里。（清里）水路四千五百餘里。（英里）耳目所得實多。誠出於久保子之好意也。

燕山楚水紀遊卷二終

明治三十一年七月五日印刷（非賣品）
明治三十一年七月十二日發行

出版兼著者　大阪市東區谷町一丁目百九十四番屋敷
山　憲

印刷所　大阪市東區谷町二丁目百十番屋敷
上野松龍舍

岡本正文 編

北京紀聞

明治三十七年（一九〇四）東京文求堂鉛排本

據明治三十七年（一九〇四）
東京文求堂鉛排本影印

例言

一本書の稿本は嘗て清國北京に留學の際語學研鑽の傍日毎に北清に於て發刊せる漢字新聞數種を閲し其中に就き該地の風俗習慣及び官衙商賈の狀態等を洞察するに足るべき記事を摘錄し更に北京官話に譯出して金卓安先生に請ひ其校閲を經たるものなり。

一本書は北京官話を學ぶものゝ資料たると共に清國時文を研究するものゝ便益を計り其原文をも併記したれば學者對照玩味せば庶くは裨益する所あらむか惟記事の選擇一に前述の方針に出てたるを以て其原文中文筆の巧拙に至りては聊慊焉たらざるものあるを

免れざるべし請ふ之れを諒せよ。

一本書の編譯に關し學友古賀邦彦君(在清國北京)の勞に竢つもの尠なからず爰に記して同君の好意を謝す。

明治三十七年夏六月東京に於て

岡本正文識

言文對照 北京紀聞目次

目次

目次

目次終

言文對照 **北京紀聞**

岡本正文編譯

第一　俄建大樓

俄人在雍和宮之東擬建洋樓高可五層現已動工修造云

俄國人、在雍和宮的東邊兒、打算蓋一座五層高的洋樓、現在已經動工了。

第二　馬戲得賞

印度馬戲在頤和園開演三日奉懿旨賞銀一萬兩由內務府發給云

印度馬戲、在頤和園演了三天、奉太后的旨意、賞了他們一萬兩銀子、由內務府給的。

第三　車站外移

近日外務部會議京津京保兩股鐵道擬於明春改至東西便門外停車

近來外務部商量、北京到天津的、和北京到保定府的、這兩條鐵道、打算明年春天、挪到東便門西便門外頭停車。

第四　接電停演

十三日頤和園正演劇時急接某省電奏太后命卽停演

聞係軍務緊要電奏故也

十三這天、頤和園正唱着戲哪、忽然接着某省來了有一個緊

急的電奏。太后就命把戲打住了。聽說是軍務緊要的電奏。

第五　圖盜未成

戶部銀庫前數日于壁上被人穿鑿小洞幸未深入次日
爲看庫兵役査知而盜已遠去矣

戶部銀庫。前幾天被賊在墻上。挖了一個小窟窿。好在沒挖透。
第二天看庫的兵。和衙役知道了。可是賊早就跑遠了。

第六　煤氣宜防

順天中學堂於日前有學生某某二人被煤炭氣所熏於
次日氣絕煤火之宜愼誠衛生之要術也

順天中學堂。前幾天有倆學生。受了煤氣了。第二天就死了。煤
火是很得小心。也是養身的一件頂要緊的事情。

第七　銀行落成

東交民巷滙豐銀行動工一載有餘刻始竣工門首高築
樓房上安三面時表十分壯觀

東交民巷滙豐銀行。動工已經有一年多了。現在這纔完工。門
口兒蓋了一座高樓。上頭安着的是三面兒時辰表。十分壯觀。

第八　將演馬戲

長安街迤西一帶曠地已高搭圍墻聞印度馬戲將於該
地開演然尙未宣布廣告故知者尙少

長安街邊西。那一帶空場。已經高搭圍墻。聽見說印度馬戲。要
在那個地方開演。可是還沒貼報子哪。所以知道的人還少。

第九　商部將遷

採聞商務部各堂官已議定於十月初間移于粉子胡同新修之衙門遷移後卽定日先行考試供事云

聽見說、商務部各堂官、已經定規十月初間、搬到粉子胡同、新修的那衙門去、趕搬過去之後、就要定規日子、先考供事。

第十　洋皂暢銷

工藝商局前延邵季英氏製造洋皂開工以來銷路頗暢現在祁羅弗洋行以及各洋貨店均定造多箱云

工藝商局、上回請邵季英先生、造洋胰子、自從開工到如今、銷路很廣、現在祁羅弗洋行、和各洋貨鋪、都定造許多的箱。

第十一　惠及貧民

十月初壹日所有前門內外各處粥廠均於是日壹律施

粥聞每壹粥廠每日貧民男女打粥者計有壹千餘人

十月初一、所有前門裏外各處的粥廠、都從這一天起放粥、聽說每一個粥廠、見天窮民男女打粥的、總有一千多人。

第十二　司員入署

商部考取圈出司員三十名于日內卽先傳一半入署當差作爲章京三個月查看如果合格再授實職

商部考取司員、圈出三十個來、這幾天之內、要先傳一半、進衙門當差、做爲章京、三個月查看、如果合宜、再給他們實在的官。

第十三　蒙王到京

蒙古王向於年終晋京陛見略進土貢以表微忱聞日前二十二日業已來京此次隨帶隨員並不多云

蒙古王、向來在年底、到北京陛見、進一點兒土貢、表其他們的人心就是了、聽說是本月二十二、已經到京了、這回帶來的隨員幷不多。

第十四　茶館開市

賓宴樓之前廚仿照南式茶館已於日前開市其器具與一切規模頗有蘇滬風景亦北京向來未有之創舉也

賓宴樓的前廚房、仿着南邊的樣子的茶館、前幾天已經開市了、所有一切的傢伙規模、很像蘇州上海的光景、這也是北京向來沒有的這麼個局面。

第十五　書差被懲

理藩院衙署書役張姓因辦蒙古補缺向某索銀若干並

未將銀與司員瓜分日昨該院司員將書役張姓送坊看押

理藩院衙門的書辦姓張的、因爲蒙古補缺的事情、和人家要了多少銀子、可是他可沒把這銀子分給司官、前兩天那衙門的司官、把姓張的書辦、交坊看押。

第十六　大興工役

宣武門外東城根建修房間共有十餘所間有開設煤廠有開設棧房者計開張六七處看此處之地與永定門馬家堡相同云

順治門外頭東城根兒、蓋了通共有十幾處房子、聽說是有開煤廠子的、有開棧房的、開了有六七處、看這個地方的地、和永

定門外頭馬家堡是一個様。

第十七　教場築齊

朝陽門外苗家地爲鑲白旗教場今爲駐屯北京各國軍隊操演之地其地修墊平整築有圍垣常有外國軍隊至其地演練云

齊化門外頭苗家地・是鑲白旗教場・現在是駐在北京各國兵隊操演的地方兒・那塊地修理的很平坦・砌了一道圍墻・常有外國兵隊・到那個地方兒操演去。

第十八　知縣撤任

宛平縣知縣趙令撤任被議玆探悉因某姓家務該令擅傳某姓之妾到堂責打看押故被上控聞該令于此案實

有受賄情節

宛平縣知縣姓趙的・已經撤任議處了・現在聽說・因爲某姓的家務事・知縣硬把某姓的妾・傳到衙門去・責打看押・所以上告了・聽見說・知縣辦這案・有受賄的事情。

第十九　創設公司

日昨工藝局黃愼之君由天津來京聞該員係在天津辦理龍鳳煙捲公司在天津購造公司房間價銀四萬兩聞已開辦發售矣

前幾天・工藝局黃愼之先生・從天津到京裏來・聽見說・他在天津辦那龍鳳煙捲公司・他在天津買了開公司的房子・那房價四萬兩銀子・聽說已經開張發賣了。

第二十　五城示諭

五城街道察院示諭前門內外石道兩傍設攤不許圍席亦不准任意佔寬令練勇逐日巡察倘有不遵卽行押解公所重辦云云

五城街道廳衙門・出了一張告示・說是前門裏外石頭道・兩傍邊兒擺攤子・不准圍上蓆・也不准往寬裏佔地方・天天兒派練勇巡察・若是有不遵的・立刻把他拿到公所去辦他。

第二十一　懸燈排彩

萬壽聖節前後三日凡居民舖戶均各懸燈掛彩刻於初七日各家皆張掛紅彩官署公所等處並有新貼紅聯者夜間各門懸燈頗有太平景象云

萬壽節前三天後三天・所有各住戶各舖戶・都要懸燈結彩・從初七各家都掛紅彩子・所有衙門和公所・還有貼對紅對子的・夜裏各門都掛燈・很有太平的樣子。

第二十二　火車傷人

日昨蘆保火車二次開行之際有商人某甲趨避不及致將兩腿軋折未知能免性命之憂否凡人於火車開行之候務要留心可也

前幾天・由蘆溝橋往保定府去的第二盪火車・開車的時候兒・有一個買賣人・躲避不及・把兩條腿軋折了・可不知道・能活得了活不了・凡是火車要開的時候兒・總得多留神就結了。

第二十三　集股開礦

昌平州屬北山有煤礦一區煤質甚佳現有州紳李某擬在京集股五萬金前往開採已遵章赴商部呈請未知能邀允准否

昌平州所管的北山。有一個地方。有一座煤窰。煤很好。現在昌平州一個紳士姓李的。打算在北京。招五萬兩銀子的股份。開那座煤窰。已經遵着章程。稟報商部了。還不知道准不准哪。

第二十四　縣令出任

日前東光縣某大令撤任聞因伊之令正及令嬡等逼勒伊之兒婦自盡被伊之親某大令稟控當經上憲將該令撤任刻下未知了結與否云

前任東光縣知縣撤任了。聽見說。因為他的夫人和他的姑娘。

把他的兒媳婦逼勒自盡了。死鬼娘家也是知縣。告了上司了。上司就立刻把他撤任了。現在還不知道完了沒有哪。

第二十五　土路墊齊

前門內戶部街一帶舖修土路業已平坦車馬往來頗稱便捷果能隨時修理雖石路一時不修所有各巷俱仿照辦理亦勝於往時多矣

前門裏頭戶部街那一帶。修的那土道。已經平坦了。往來的車馬。也很便當。果然若能常常的修理。就是一時不能修理石頭道。所有各胡同都能仿着這麼辦。總比從前好多了。

第二十六　外部照會

日昨外務部照會北京東交民巷各國使館略謂請欽差

諭達官兵以後出入中國正陽門晚以六點鐘爲度至一鐘開門不准向中國巡捕用武勒開城門云云

前幾天。外務部照會北京東交民巷各國公使館。大概說的是。請欽差告訴官兵。後來走前門。晚上六點鐘爲止。到一點鐘開門。不准和巡捕動武。硬要開門。

第二十七　洋務設局

近年以來順天所屬各州縣外國人之來往及居住者漸多而交涉之事亦繁府署內已特設洋務局委員辦理交涉事務以資妥善云

近來順天府所屬的各州縣。各國人。來往和居住的人。漸漸兒的多了。可是交涉的事情也多了。順天府衙門裏頭。已經另外

設立一處洋務局。派官辦理交涉的事情。爲的是可以妥當。

第二十八　比使到京

近日比國公使館大興修飾屋內一切器具煥然一新聞新任公使來京更換之故新任公使已於華初五日午後一點由天津到京云

近來比國欽差公館。很這麼一修理。所有屋裏頭的一切傢伙甚麼的。全都是新的。聽說新任的欽差。有來京換任的事情。已經初五這一天。午後一點鐘。新任的欽差。由天津到北京了。

第二十九　開茶烟樓

有由上海來京商人擬在北京建一大樓比照上海茶館煙館開一舖面凷招股每股一百元招集十五股爲滿蓋

所入股人皆是廣東人云

有一個商人、從上海到北京來、打算在北京開一個大樓、仿着上海茶館煙館、開那麼個鋪面、聽說招股份了、每一個股份一百塊錢、招十五個股子爲滿、所有入股的人、都是廣東人。

第三十　戲園鬭勝

街市各行商鋪蕭條日甚而近來開設戲園者頗爲興盛現有某某等擬在縣署東靠馬路北邊地方又設立戲園一處昨已興工建造房間云

街上各行的買賣、都是一天比一天蕭索、可是近來開戲館子的倒很興旺、現在有誰誰、打算在縣衙門的東邊兒、靠馬路的北邊兒地方、又開一個戲館子、現在已經動工蓋房子哪。

第三十一　不戒於火

昨日晚六點餘鐘東單牌樓甬路傍有一葦棚偶犯祝融氏將棚屋器具盡付丙丁幸其時封家姊妹游戲既息未嘗助之爲虐故不久卽斂其怒云

昨兒個晚上六點多鐘、東單牌樓甬路傍邊兒、有一個葦棚子、偶然着起火來了、把棚子裏的傢伙、都燒了、好在那個時候兒風住了、沒着起大火來、所以不大的工夫兒、火就下去了。

第三十二　太無酒德

昨有某國兵因酒所困在大街肆行滋鬧適有某甲之幼女經某兵攔之輙手加其頂某女當被驚嚇面如土色後有李繙譯者經過解之始散

昨天有一個外國兵。喝醉了。在大街上撒開了一鬧。偏巧有一個小姑娘。叫那個兵攔住了。拿手摸他的腦袋。那個姑娘嚇得。臉上顏色都變了。後來有一個姓李的繙譯路過。這纔給勸散了。

第三十三　京卿生子

宋輔臣京卿天傑刻已生子作湯餅會極形熱鬧道賀者往來不絕是日有男女乞丐數百人均各賜飯并各賞京蚨一百文樂善好施名稱其寔矣

宋輔臣京堂。現在得子了。洗三這一天做湯餅會。熱鬧得利害。道喜的接連不斷。這一天。男女要飯的。有好幾百人。宅裏都給他們飯吃。每人還賞他們一百錢。樂善好施。眞是名實相副。

第三十四　紀工藝局

順天工藝局歸商部後更加擴充其所購增壽寺後之空地現已建造完竣爲工藝東局並在迤南臨彰儀門大街一帶翻蓋鋪面以便陳設製造各貨

順天工藝局。歸商部之後。又擴充了。所買的那增壽寺後面的空地。現在房子已經都蓋完了。做爲是工藝東局。並且在彰儀門大街那一帶。蓋舖面房。爲的是擺那製造出來的貨物。

第三十五　賑濟貧民

順天府辦理冬賑有各處歲捐常款所有施放棉衣褲現已製成約於十月初旬先發給極貧者領棉衣之票然後定期令人持票至順天府署內領取云

順天府辦理冬賑、有各處每年捐的銀子、所有捨綿襖綿褲、現在都做得了、大概十月初間、先給那項窮的人、領綿衣裳的票、然後再定規日子、叫他們拿票、到順天府衙門裏領衣服去。

第三十六　呈進綉鞋

蕭花胡同某宅不惜多金徵民間婦女刺繡精工者專綉坤履進呈上用其花之譜式有五子奪魁十美圖等類每鞋一雙工價數兩云

蕭花胡同、有一家財主、肯花很多的錢、找民間的婦女、做細活的好手、專綉婦女的鞋、送到宮裏頭去、所綉的花的樣式、這內中有甚麽五子奪魁、十美圖這些個、每一雙鞋、連工帶料、總得花好幾兩銀子。

第三十七　烟館開捐

刻下通州烟館已然開捐而烟館列爲三等每煙一兩捐制錢六十八文上等烟館按賣煙二兩五錢交納中等者按一兩五錢交納下等者按五錢交納云

現在通州的烟館、已經開捐了、可是烟館分爲三等、每賣一兩烟、捐制錢六十八個、上等烟館、每天按着賣二兩五錢煙那麽上捐、中等的按着賣一兩五錢烟、下等的按着賣五錢煙那麽上捐。

第三十八　石道將興

崇文門內之石道屢修不果均因款項不敷探聞現在所籌之款略可支用故先修崇文門之地溝以便泄水想門

内之道亦不日卽興工矣

哈達門裏頭的石頭道。好幾回要修。總沒能辦。都因爲是銀子不穀。聽說現在所籌畫出來的銀子。大槪可以穀用的了。所以先要修理哈達門裏頭的地溝。爲的是好洩水。想那城裏頭的道。也快動工修理了。

第三十九　預備佳節

元宵佳節在邇宮中有放烟火之舉近日營造司花爆作各匠役工作甚忙所作之花盒花盆各項甚多陸續進至宮中暨中海內以備元宵節及烟九日御覽燃放云

現在快到元宵節了。宮裏頭有放烟火的事情。近來營造司花炮作各匠人很忙。所做的花盒花盆。各式各樣的很多。陸續着

都進到宮裏頭和中海裡頭。預備着元宵節和烟九日。請皇上看烟火哪。

第四十　北京開埠

外務部於八月十七日與美日兩國公使會議北京開作商埠一事玆悉議訂俟駐京各國兵隊撤退後卽行開辦其一切章程八月二十七日會議尚未議妥

八月十七。外務部和美國日本國兩國公使會議。北京開辦通商的事情。現在聽說是這麼商量的。等着各國在北京駐着的兵隊撤退之後。就可以開辦。所有那一切章程。八月二十七會議。還沒商量妥哪。

第四十一　拿獲烟犯

二十四日內城西局委巡捕三人將拿獲開設烟館之犯三人解交工巡總局審辦犯內有一喇嘛凡京中僧道吸大烟者甚多閱此喇嘛之醜態能不赧顏哉

二十四這一天內城西局派了三個巡捕把拿着開煙館的三個犯人送到工巡總局去審辦那三犯人裏頭有一個喇嘛這京城裏出家的人吃大煙的很多聽見喇嘛這樣的領殄事臉上還不害羞麼。

第四十二　假煙受窘

菓子市每日清晨有發賣孔雀洋烟者近因京師一帶孔雀煙銷路甚廣以致僞造孔雀烟在該市出售魚目混珠日前被英國人在菓子市將售假孔雀烟之攤盡行摔碰

矣

菓子市天天兒早起有賣孔雀紙煙的近來因爲北京一帶孔雀烟銷路很廣可就有假造孔雀烟的在菓子市出賣前幾天有一個英國人在菓子市把一個賣假孔雀烟的攤子全給摔碰了。

第四十三　煤油公司

烟台有西人將建大煤油棧房一所俱用方石砌成估價十萬餘金已歸日商有馬公司包辦該公司前造日本領事館署工程甚爲堅固西人是以信之也

煙台地方兒有西洋人要蓋一個大煤油棧房都要用方石頭砌成估價總得十萬多兩銀子這個工程已經歸日本有馬公

司包去了。那個公司。上回蓋日本領事公館。工程很堅固。所以西洋人信服他。

第四十四　定期團拜

各部院衙署每屆新歲均擇定吉期各司員謁見堂官茲聞吏部兵部定於月之初四日戶部工部於初六日刑部於初二日團拜蓋是期該部院定當增一番熱鬧也

各部院衙門。每到了新年。都要挑好日子。各司官見堂官拜年。現在聽見說。吏部兵部定規的是本月初四。戶部工部定規的是初六。刑部定規的是初二。這叫團拜。想這一天各部院。一定該當另有一番的熱鬧。

第四十五　車站失銀

日前京師西月墻火車站於保定來車之際有搭客某甲攜帶白銀百兩在該站碼頭不知被何人竊去某甲無法可施惟有涕泣而已寄語行客務當愼之

前幾天。北京前門外頭。西月墻火車站。在從保定府來車的時候兒。有一個客人。帶着一百兩銀子。在那個火車站。不知道叫誰偸了去了。那個人沒有法子。不過哭哭啼啼就是了。告訴客人們。總得多留神罷。

第四十六　印兵鞭人

前門外東月墻車站水關門首有印兵把守原爲稽査漏稅等情無奈印兵不通華語遇有行人即用鞭擊雖有買車票者亦不放行寄語行旅務宜防之

前門外頭•東月牆火車站•那個水關墻豁子•有印度兵把守着•原是爲查漏稅的事情•無奈印度兵不懂得中國話•遇見有人打那兒過•他就拿鞭子打•雖然有買車票的•他也不放過去•告訴走路的人•要小心着。

第四十七　羊肉作僞

近日京中牛羊豕各肉價值與往年比較又增一倍而各羊肉舖常有以山羊之肉冒作綿羊之肉而售賣者然山羊之肉味羶而少脂昔日諱售之今則銷行殊多魚目混珠不可不察也

近來京裏頭的牛羊猪肉•價錢比往年長上一倍去•可是各羊肉舖•常拿山羊肉•當綿羊肉•那麼賣•那山羊肉很羶•而且也不

肥•從前都是藏着賣•如今賣的很多•像這麼混攙•不可以不查的。

第四十八　孝敬壽品

內務府六堂及內總管銀庫等四十餘處呈進萬壽禮物共百二十品於初一日一點許抬至頤和園皇太后均賞收並云我如不收你們亦不易退不如暫且收下等語

內務府六堂和內總管銀庫•有四十多處•呈進萬壽禮物•共總是一百二十樣•初一的一點多鐘•抬到頤和園去了•皇太后都收下了•還說我若是不收你們的•你們也不容易往回裏退•不如暫且收下•就是了。

第四十九　深惡洋習

日前有自某省入京引見之員述及某中丞非常古道痛恶洋習遇有屬員稟見衣服稍欠寬大者必頻加白眼卽對其他屬員云我最不願中國人穿窄袖衣服學外國人之皮毛云

前幾天有從某省來京引見的官提起那省的巡撫非常的古道很不喜歡洋習若是有屬員稟見衣服稍瘦一點兒他必多釘兩眼同頭和別的屬員說我最不願意中國人穿窄袖的衣服學外國人的皮毛。

第五十　履氷者戒

崇文門外至東便門之護城河常有染線匠人將冰鑿開一孔以便滌洗絲線日前有某甲由河北向南而行甫至

中間悞落孔內幸經多人撈救不然葬於魚腹矣

哈達門外頭到東便門的那一道護城河常有那染線的人把氷鑿開一個窟窿為的是洗絲線前幾天有一個人打河的北邊兒往南走剛走到中間兒一失脚掉在氷窟窿裏了幸虧有好些個人把他救上來了不然就餧了魚了。

第五十一　門禁之由

正陽門由十月初一日起上鎖關城按時開城一節茲聞係因浙江省解餉來京有賊匪乘夜入城將餉銀搶掠之事刻下已經拿獲送交營務處看押矣因此嚴城門之禁云

從十月初一起前門見天上鎖關城按着時候開城是甚麼緣

故呢・如今聽見說・是因爲從浙江省解來的京餉・有賊半夜裏進城・把餉銀搶去了・現在已經把賊拿住了・送到營務處・看押起來了・因爲這個緣故・城門又緊了。

第五十二　蒙商盛況

近日裡外各館蒙古人之來貿易者甚多而所販各貨較往年價重如黃油一斤往年價銀一錢餘今則三錢餘他如氈片皮貨蘑菇野雞野猫野猪等類各價值較往年均重云

近來裏外館・蒙古人來做買賣的更多了・可是他們販來的客貨・比往年價錢貴・就像黃油・每斤往年不過一錢來銀子・今年三錢多銀子・其餘別的貨物・像甚麼氈子、皮貨、蘑菇、野雞、野猫、

野猪這些個東西・價錢都比往年貴。

第五十三　居庸苛歛

居庸關爲京師御路而每日行人絡繹如織該處有某部稅局遇有行旅任意搜驗雖無私帶之貨亦必按人索制錢數百文名曰飯錢惟有外國人經過則分文不取耳

居庸關是往北京來的大道・天天兒走路的人・接連不斷的・那個地方兒・有一個部裏設立的稅局子・凡過路的人・總要搜查行李甚麼的・雖然沒有帶着私貨・也要勒索幾百錢的・名子叫飯錢・就是外國人打那兒路過・一個錢不要。

第五十四　白晝搶刧

前門外牛血胡同於日昨早九點鐘突有十人皆手持手

搶入某甲家大肆搶掠而去夫贅轂之下白晝之中竟敢有多人持兇器入室之事不知地方官亦有所聞否

前門外頭牛血胡同前兩天早起九點鐘忽然有十個人都拿着小手槍進某人家裏去了撒開了一搶東西就走了一個京城的地方大青白日的竟敢好幾個人拿着傢伙到人家裡去搶東西不知道地方官聽見這件事情了沒有。

第五十五　安設電燈

北京交民巷一帶曾有美國商人田貝君呈請外務部立案准其安設電燈今魏蕃實觀察允恭慨中國利權之外移特爲稟請商部安設前門內外電燈以挽回利權而便民用

北京交民巷那一帶有美國的商人田貝先生報了外務部准他安設電燈的那件事情如今魏道臺他想中國的利權都到外國人手裏去了所以特意稟請商部安設前門裏外的電燈爲的是收回這利權來而且與百姓也很方便。

第五十六　旅順戒嚴

近接旅順友人來函云屯紮旅順之俄兵日日操演近頗戒嚴其守礮臺者日以習放大砲爲事非有憑照不能近礮臺一步並每日夜間有俄兵出外梭巡遠望兵營電燈如是云云

近來接到旅順的朋友來信說是旅順口屯着的俄兵天天兒操演防備的很嚴那守礮臺的兵見天演放大砲沒有執照不

能到礮臺近處去。並且天天兒夜裏。有俄國兵出來巡察。遠處
一看。那個俄國的兵營。電燈如同星星似的。

第五十七　橋船被撞

北河凍凌順流而下將停泊船隻及木筏之纜撞斷皆隨凌擁下並將新浮橋繩纜撞斷該橋船一並隨擁而下在船上之人等喊救之聲紛紛亂亂幸有新鐵橋樁柱擋住未遭大險

北河氷凌。順着流往下去。把灣着的船和木筏的繩子。給撞折了。都隨着氷凌走下去了。并且把新浮橋的繩纜。也給撞折了。那浮橋的船。也跟着氷走下去了。在船上的人。亂七八糟的直嚷救人。幸虧新鐵橋的柱子。給擋住了。沒鬧大亂子。

第五十八　懸賞緝匪

十月三日有馬姓在王皮胡同春喜班住宿被人刺傷查正兇秦長庚業已在逃中城司特懸賞格如有人獲得該兇手到司者賞銀伍拾兩知根報信獲得訊實者賞銀三拾兩云云

十月初三。有一個姓馬的。在王皮胡同春喜班過夜。叫人給刺傷了。那個兇手名字叫秦長庚。已經在逃了。中城司特意懸出賞格來。說是若是有人把那個兇手。拿到衙門來。賞銀五十兩。若是知情來報信。拿着那個兇手。問實在了。賞銀三十兩。

第五十九　貢品紀盛

向來各省呈進貢差者廣東福建四川安徽等省按年呈

進橙子橘子白臘茶葉等類開本月二十一日內務府已將廣東省解交橙子橘子各物呈進兩宮蓋解貢委員不日領有回批卽當返省也

向來各省呈進土貢。那廣東、福建、四川、安徽、這些省。按年呈進橙子、橘子、白蠟、茶葉、這些個東西。聽說本月二十一。內務府已經把廣東送來的橙子橘子。都呈進宮裏頭去了。那解貢的委員。不久領了批回。就可以回省銷差去了。

第六十　販買之言

有販牛者回民馬姓近日由口外喇嘛廟地方到京據言喇嘛廟地方向有販牛羊之市近有俄國人多名由滿州地方來廟買取牛羊甚多勒索不容議價販者稍有置辯

俄人卽以暴行加之

有販賣牛的回回姓馬的。新近從口外喇嘛廟地方兒。到京裏來。據他說。喇嘛廟地方兒。向來有牛羊市。近來有很多的俄國人。從東三省到喇嘛廟來。買的牛羊很多。可是硬買。不容說價錢。若是賣牛羊的稍微的一辯論。俄國人就動利害。

第六十一　庫倫商情

有自庫倫來京者據云該庫倫地方有某國銀行一處已數年矣所出銀票在該處周行爲數甚鉅近來某銀行執事者潛踪回國所有銀票皆成廢紙以致庫倫貿易之家大半歇業云云未知確否

有從庫倫到京來的人說。庫倫那個地方兒。有一個外國銀行。

已經好幾年了所出的銀票在那兒行使的也很多近來那銀行的掌櫃的偸着囘國去了所有的銀票都成了廢紙了所以庫倫買賣家多一半兒關閉了不知道眞不眞。

第六十二　驊騮開路

近日蒙古人來京貿易寓於內外館者日漸加多而販來駝馬等畜價甚平廉且又適用與京中販馬者指齒老或有病不堪之劣馬妄稱良馬以惑購者不同有馳騁之興者其勿失此好機也

近來蒙古人到北京來做買賣住在裡外館的一天比一天多而且所販來的駱駝馬這些個牲口價錢也很公道又很得用不像北京的馬販子拿那個又老又病的儍頭馬硬說是好馬

聽人錢愛養活牲口的人可別錯過這個好機會去。

第六十三　紅顏薄命

月之二日五城在果子巷口內羊肉胡同會驗一案關係巷內中書科沈宅之愛妾三人於上月二十九日夜間均仰洋葯同斃一室未解何故其亡妾有母家者恐不能安於緘默不知始終作何了結

這個月初二這天五城在果子巷裡頭羊肉胡同會同相驗一案是胡同裡頭中書科沈宅有三個妾上月二十九夜裡頭都吞煙死在一個屋裡了不知道甚麼緣故這個妾有娘家的恐怕不能平安無事罷不知道將來是怎麼個了結。

第六十四　同時自盡

羊肉胡同沈某姬妾三人同時自盡已紀前段若非淫兇之極彼弱質女流何不自惜命至此乃錢可通神竟得安然無事人謂中國刑律過重夫刑律者原以懲兇暴而保全良懦者也今良懦無告之人死可不問兇暴有錢者犯罪無妨倘謂有刑律哉重於何有

羊肉胡同姓沈的家有三個妾都在一個時候兒自盡了這一件事前段上已經提過了若不是淫兇到了極處像那樣兒的軟弱的婦女怎麼能這麼不愛惜他們的性命呢誰知道錢能通神姓沈的竟自平安無事人家都說中國的刑律太重所以設立刑法的緣故原為的是懲治兇暴保全良善的意思如今這樣兒良善無倚無靠的人就這麼死了沒人管那兇暴有錢

的人犯了法也不治罪這還算是有刑法麼刑法重在那兒呢。

第六十五　羊商日疲

德勝門外為售羊集市所有歷年口外客商所販賣羊隻共有五六十萬自庚子後口外客商賠累甚巨詢其緣由係因東西口外之草地盡皆開墾成熟以致牧放牲畜諸多滯礙羊隻不能茁壯所致云

德勝門外頭是賣羊的羊市所有那些年口外的客商販來的羊總有五六十萬隻自從庚子年之後口外的客商賠累的利害甚麼緣故呢因為東西口外的草地都開墾成了莊稼地了。放羊很不方便羊都不能肥大就是這個緣故。

第六十六　發放票存

恒和錢鋪自關閉後迄未開市今由該鋪東汪佩臣呈明步軍統領衙門於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十三日暫在步軍統領衙門左側眞武廟內發放由一兩至五兩票存之銀其六兩以外之票存皆不發放云

恒和錢鋪自從關閉之後到如今沒開如今那個鋪子的東家汪佩臣在提督衙門稟明了從八月二十七起到九月十三止暫且在提督衙門傍邊兒眞武廟裏發放銀子由一兩到五兩的票存都給銀子那六兩以外的票存都不給。

第六十七　水關加愼

前門東之水關往來行人日多一日紮門洋兵因恐滋事來時傷人稟明隊長故每日於天津車到時概不准出入

平時可隨意往來車站之柵欄亦然較之京保車站愼重多矣

前門東邊兒的那個水關往來過路的人一天比一天多那閘門的洋兵恐怕火車來的時候兒傷了人稟明隊長了見天在從天津來的火車到的時候兒一概不准人出入火車不來的時候兒可以隨便人往來火車站的柵欄兒也是這麼樣比京保的火車站愼重多了。

第六十八　鵝眼又見

近日市面私錢充斥每當十錢一吊內有私錢三百餘而銀價亦增每銀一兩易錢十三吊三百餘銀錢一圓易錢九吊八百若易大個錢則每銀一兩僅值錢十二吊五百

銀錢一圓僅値錢九吊四百文云

近來街面兒上、私錢很多、每一吊當十錢裏頭總攙這麼三百多私錢、可是銀子的行市也長了、每一兩銀子、換十三吊三百多錢、一塊洋錢、換九吊八百錢、若是換大個兒錢、每一兩銀子、不過換十二吊五百錢、一塊洋錢、不過換九吊四百錢。

第六十九　女師赴蒙

蒙古喀拉沁王聘請日本女教習河原氏定於本月二十五日起程往喀拉沁教導之所以後蒙部婦女得其啓迪人才興起不獨蒙古之幸實中國之幸蓋婦女若有學問則家教之功尤切於父兄之訓教子弟云

蒙古喀拉沁王、聘請日本女教習河原氏、本月二十五起身、到

喀拉沁去、後來那蒙古部落的婦女、得了這樣兒的教化、必可以出很多的人才、不但是蒙古的福、也是中國的造化、因爲婦女若有學問、在家裏教訓子弟、比父兄還要緊哪。

第七十　醵錢修屋

草廠二條有母女三人專以與人鍼黹爲生日前因失火將房屋及物件焚去該母女慮無以賠之遂均服洋藥而死當時救活其女一人現該處舖戶住戶均憐其貧醵資爲其修理房屋云

草廠二條胡同、有母女三口人、竟給人做針線活過日子、前幾天因爲着火、把房子和東西都燒了、他們母女發愁、想着沒法子賠人家、這麼着就都吃大煙死了、當時救活了一個姑娘、現

在那個地方兒的舖子和住家兒的都可憐他們窮湊錢給他們修理房子。

第七十一　女閭一厄

近有某部大臣微服冶遊不顧九重之慮只圖一己之娛乃爲台諫指名奏劾現各地方官奉上憲札交所有妓館曲班等處嚴行禁止夫妓館曲班屢禁屢開若無訂定章程恐不久仍爲具文也

近來有某部的大臣穿着便衣外頭攪去不顧皇上憂國之心就圖自己做樂叫御史指名參了近來各地方官奉了上司的交派所有窰子和曲兒班子這些地方嚴嚴的禁止那窰子和曲兒班子屢次禁止屢次開若不定出好章程來恐怕日子多

了還是空話一樣。

第七十二　一言蔽之

日前有甲乙二人在花兒市某茶社談及武科場之事甲曰武場中各省士子各有所長北京的箭好河南的刀好天津的弓好山東的石頭好乙聞之笑曰據我看還是外國的砲好言未竟同座者鬨堂大笑

前幾天有倆人在花兒市一個茶館兒裏談起武場的事情來了一個說這武場裏考試的各有所長北京的箭好河南的刀好天津的弓好山東的石頭好那個聽這個話就笑着說據我看還是外國的砲好這句話還沒說完哪同座的人都鬨堂大笑。

第七十三　川漢鐵路

四川旅京及各埠商人稟請商部承修川漢鐵路共計章程二十條計自漢距蜀四千一百餘里所需經費五千萬兩專集華股其一切用人運料統用中國自己者以免利權外移等語尙未知商部如何批示

在北京和各口岸的四川商人商量稟請商部要承修川漢鐵路共總訂了二十條章程從漢口到四川通共四千一百多里地得用五千萬兩的經費專招華股所用一切用人運料都要用中國自己的免得利權到外人手裡還不知道商部是怎麼樣批下來呢。

第七十四　市景蕭條

每屆年終正陽門大街各衚衕繁華異常而擺攤售物者亦日見暢盛惟今歲各衚衕設攤生意甚覺蕭條而售賣桃符及紙畫者僅一二家士林以筆墨爲生涯者亦止四五處較昔年甚屬淸蕭詢係時事所迫也

每到了年底前門外頭大街小巷繁華極了擺攤子賣東西的也是一天比一天多獨今年各條街各胡同兒擺攤子做買賣的很蕭索就連賣門神賣畫兒的不過纔一兩家念書的靠着筆墨掙錢的也不過有四五家比往年蕭條的很實在是年景不好的緣故。

第七十五　鬻穀萑苻

日昨有商人李某由通州來京販買貨物身邊帶有洋銀

一百二十元行至東便門外突有二人將李某截住一人手携小洋槍一人將李某所帶之銀元盡行搜去投入賊巢聞李某來京時已在坊呈報矣

前幾天有一個買賣人姓李的打通州來京辦貨身上帶着有一百二十塊錢走到東便門外頭忽然來了倆人把姓李的給截住了一個人手裏拿着一個小洋槍那一個人就把姓李的所帶着的洋錢全搜了去入了賊的腰櫃了聽說是姓李的到了京裏已經在坊裏報了。

第七十六　光祿開光

光祿寺在東安門內大街路北國家每遇慶賀之典此寺供備筵宴之差由庚子之變寺署堂舍拆毀之處甚多近

經本寺奏請籌款修理寺署堂司門墻庫厨等處皆已修整復舊粉壁朱楹煥然一新云

光祿寺衙門是在東華門裏頭大街路北國家每逢有慶典的時候兒那衙門管豫備筵宴自從庚子年變亂那個衙門裏大堂群房都拆毀的很多近來有那衙門的堂官籌款修理所有那衙門裏的大堂司堂門墻銀庫廚房這些個地方都已經修理好了可謂是煥然一新。

第七十七　徒餔餟也

京師風俗每逢各節而王公鉅卿必互相送禮已成舊例於日前初八日早竟有各宅僕人肩擔瓷罐二枚內盛菓粥彼此相贈名曰臘八粥當被某學生瞥見問其塾師曰

　臘八粥出於何書何典塾師答曰卽孟子所謂徒餔餟也
北京的風俗每逢到了年節各王公大臣必要彼此送禮成例
了本月初八早起有各宅裏的底下人挑着兩個罐子裏頭裝
着果粥那個粥叫臘八粥有一個學生看見了就問他的先生
這臘八粥出於何書何典先生說那就孟子說的徒餔餟也。

第七十八　認領失兒

　印度馬戲班人所買各小兒自被工巡總局收留後若有
小兒之父兄等可來局認領日前有來局認領失兒者令
其見各兒相認詎各兒內無一是其子者無怪乎各處有
尋失兒女告白者之多云
印度馬戲班子的人所買的那幾個小孩子叫工巡總局收留

之後若有小孩子的父親哥哥甚麼的可以到局子來認領前
幾天有一個人到局子來認領就叫他看了一看那一個是他
的孩子誰知道他看了會子那裏頭沒一個是他的孩子這就
不怪各處有找孩子的告白很多了。

第七十九　諭令清道

　步軍統領左翼總兵諭巡捕營官員云現在前門外正陽
橋一帶售食物者甚屬擁擠車馬偶然齊集卽不便開行
今將在該處左近一帶者一律驅逐不準在該處擺設皆
令其移至橋之兩傍云閧刻間車輛往來均覺甚便也
步軍統領衙門左堂交派巡捕營官員說是現在前門外頭正
陽橋那一帶賣吃食的都擠滿了偶然車馬來的多就開不過

去。如今把那個地方兒左近一帶。賣東西的都趕開。不准他們在那兒擺攤子。叫他們都挪到橋的兩邊兒去。聽說現在往來的車轎。鬆通多了。

第八十　商報購機

商報館擬購北洋官報局腳踏小機器一部先行運京以便刷印出報然該價尙未議妥茲悉該機器係日本人某氏之物原擬售與北洋官報局留用官報局未允購買遂寄存局中今爲商報館所購可謂物逢其主矣

商報館。打算買北洋官報局的。腳踏小機器一副。先運到京裏來。爲的是刷印出報。可是那價錢。還沒商量好哪。如今知道了。那個機器。是日本人某人的東西。原來打算賣給北洋官報局

留着用。官報局沒肯買。就寄放在那局子裏了。現在商報館買了去。可以算是物逢其主了。

第八十一　剪綹獲局

西頭南頭窰某甲之七齡幼女日前在門外遊玩遇見剪綹穆七誘女於無人之處將女之手鐲兜肚練均行摘去正在竊物而逸之際被甲瞥見當卽緝獲送由第三局將穆轉送總局懲辦云

西頭南頭窰的地方兒。有一家。有一個七歲的小姑娘。前幾天在門外頭閒趨達。遇見有一個小綹叫穆七。把那個姑娘。誆到一個沒人的地方兒去。把姑娘的鐲子。和兜肚練子。都摘了去了。他偸到手正跑着哪。叫姑娘的父親看見了。當時就把他拿

着了。送到第三局去。打那麼又把他送到總局去辦他。

第八十二　礦苗發露

順天府西路廳涿州內有三坡地方秀山峻陵各種礦苗無不完備惟金銀礦苗更覺發露聞於今春有英國礦師偕同華人前往察看回去刻下該處之礦苗如此發現可謂地不愛寶矣但不知總理礦務者將何以處此

順天府西路廳。涿州的地面。有一個三坡地方。山嶺很秀。各樣的礦都有。那金銀的礦苗。所露出來了。聽見說今年春天。有英國的礦師。同着中國人。到那兒看了一回。他回來說。現在那地方兒的礦苗。這麼樣兒的露出來。足見地不愛寶。可不知道。總理礦務的官。該當是怎麼辦。

第八十三　兩煤交換

北京硬煤每百斤合洋六角煤球僅合洋四角而運至天津均可售洋一元以外而燒洋爐之烟煤則天津之售九元一噸者北京須售九兩有奇故兩種之煤此往彼來每日大車必有四五車相交換者亦交易之兩得其宜者也。

北京硬煤。每百斤合六毛錢。煤球兒不過四毛錢。可是運到天津去。都可以賣這麼一塊來錢。那外國火爐子燒的烟煤。天津賣九塊錢一噸。北京總得賣九兩多。所以這兩樣兒煤。這樣去那樣來。天天兒火車。總有四五車來回的兌換。這也是彼此交買賣。兩上算的事情。

第八十四　荷枷示衆

某尚書與某邸某尹寓之轎夫與某木廠因索費爭訟茲聞係因修正陽門工程該轎夫等向木廠索取花費以致互相用武當被巡兵扭至安定門內大佛寺後巡捕總局將該轎夫等枷號示衆

有一位尚書、和一位王爺、還有一位府尹、這三個宅子裏的轎夫、因爲和一個木廠子要花銷、鬧起來打了官司了、現在聽說、是因爲修理前門的工程、那些個轎夫、和木廠子要花銷、彼此打起架來了、叫巡兵把轎夫拿任了、送到安定門裡頭、大佛寺後頭那個巡捕總局去、把那些個轎夫、都枷號出來了。

第八十五　酗酒互鬬

東單牌樓二條胡同有外國酒館一區於日前日暮時有

某某國二洋人在內飲酒不知何故彼此齟齬旋即散去頃刻之間各率洋兵數十人對面施放洋槍以致各鋪家家閉戶行路之人皆匆匆避去不知如何了結

東單牌樓二條胡同、有外國的酒館子、前兩天傍黑的時候兒、有某某兩國的人、在裏頭喝酒、不知道甚麼緣故、彼此說岔了就散了、不大的工夫兒、彼此帶了好幾十個洋兵來、對面一放洋槍、所以各鋪戶人家、都關上門了、走路的人、也都快快兒的躲開了、不知道後來是怎麼完的。

第八十六　壅於上達

昨有某星使將關外鐵路情形繪成全圖二份擬送俄皇一份呈進御覽一份被某邸阻止恐兩宮見此鐵路全圖

形勢益增宵旰之憂如某邸者可謂兩宮之藎臣矣無惑乎遠東之事如此岌岌而兩宮猶安然也。

新近有一位欽差把關外鐵路的情形畫成了兩份全圖一份呈進俄國皇上一份呈進中國皇上有一位王爺攔住不叫遞怕是皇太后皇上看見這個全圖心裡更憂愁了像這位王爺眞算是皇太后皇上的忠臣這就不怪東三省的事情這麼樣兒的危險皇太后皇上還平安無事哪。

第八十七　用銀多弊

此次戶部銀庫被焚燼餘之銀及銀元皆鎔化一團悉交鑪房傾鎔成錠爐房以來銀本非淨質有所藉口任意攙雜故本季所放官俸銀色低潮殊甚有每百兩須去色十

五六兩者用銀之弊一至於此

這回戶部銀庫着火燒壞了的銀子和銀錢都化成了一團子了可就都交給爐房叫他們化成元寶錠那爐房因爲送來的銀子本來不乾淨就藉着這個機會往裏頭混攙雜所以本季放給官員們的俸銀成色不好的利害每一百兩銀子總得去十五六兩的成色用銀子的毛病這麼樣兒的利害。

第八十八　載鬼一車

昨有某國兵丁因出城游玩見有酒館遂即投入飽飲但各無大量均爲酒困以致舉步維艱酒館主人因天時太晩恐有別故僱得馬車一輛將兵丁等挾入車內囑車夫送至城內閉至崇文門已六鐘矣

昨天有外國兵丁、出城逛去了、看見一個酒館子、就進去了、撤開了一喝、可是酒量兒又都不大、全都醉了、邁不開步兒了、那酒館子的掌櫃的、因爲天太晚了、恐怕弄出別的緣故來、就雇了一輛馬車來、把那個兵、都攙在車裡頭去了、告訴趕車的、把他們送到城裡頭去、聽見說到了哈達門、已經六點鐘了。

第八十九　各部總署

自庚子亂後有某商在東四牌樓開設餘園飯莊門常如市後移東四牌樓北三條胡同大爲改良車馬盈門較從前更覺一番熱鬧近日尤爲通宵大宴大小臣士出入其門者不可勝計直可謂各部之一總公署矣

自從庚子年亂之後、有一個買賣人、在東四牌樓、開了一個餘

園飯莊子、門口兒熱鬧極了、後來挪到東西牌樓北邊兒三條胡同去、又這麼一改樣子收拾、車馬盈門、比從前更熱鬧了、現在竟自整夜的宴會、大小官員出來進去的、直不知道有多少人、這個地方兒、可以算的是各部的一個總衙門了。

第九十　倉內偸米

近來太平倉場監督查辦甚嚴無如車戶愍不畏法日前車戶李珍即李大下巴並張某仍敢偸米俗呼之札喇叭當被糧廳查知每人重責十板聞張某被責時向皂役暗仲五指雖責十板亦不疼痛可謂錢能通神矣

近來太平倉場、監督查倉很嚴、可是那趕車的、向來不怕王法、前幾天有一個趕車的、叫李珍外號叫李大下巴、還有一個姓

張的他們還是敢偸米這樣兒的人叫札喇叭叫糧廳知道了每人重打十板子聽說那個姓張的挨打的時候兒向皁隸伸了五個指頭雖然打了十板子可不疼眞是錢能通神。

第九十一　刼匪膽大

戶部科房王某於前晚十二點鐘在東華門親串賀喜而歸醉臥車中行經宗人府夾道遇匪攔截將衣帽時表等件悉行刧去車夫先逃某被驚而醒幸頗習駕駛忍寒驅車而返然已戰栗無人色矣

戶部科房裏有一個姓王的前兒個夜裏十二點鐘在東華門一個親戚家道喜去回來的時候兒喝醉躺在車裏頭了車打宗人府夾道子走遇見賊把車給截住了把衣裳帽子表甚麼

的都搶去了趕車的先跑了那個姓王的叫這一嚇酒也醒了好在他會趕車忍着冷自己趕着車回來了可是嚇得連魂都沒了。

第九十二　請設銀行

現有王君向在歐美各國游歷有年理財之學頗識其端倪日昨稟請商部大臣整頓市面痛除積習將無保之錢舖全行裁撤彷照各國開設銀行以期上下交行庶可免倒閉逃逸之弊未悉商部大臣肯批准否

現在有一個姓王的向來到歐洲美國游歷有好幾年了那理財的學問也很得着些個聽說前兩天他稟請商部大臣要整頓市面把從前的舊習氣都要除了把那沒有保家的錢舖全

都要裁撤，仿着各國開設銀行的規模，可以彼此通行，兇的有那關了錢舖不給錢的事情，不知道商部大臣，批准了沒有。

第九十三　一紙風行

自正金銀行通行鈔票後一紙風行人爭豔羨近聞本埠華俄銀行現亦行使十元五元各種鈔票與該行往來者概以此票爲支付取携甚便人皆信用不疑久之獲利當必不少又聞該行亂前既行使鈔票今不過推而廣之耳

自從正金銀行，開出銀票之後，所興開了，人都很羨慕，近來聽見說，這本地華俄銀行，也開十塊錢五塊錢的銀票，和那行裏交往，都用這樣兒的銀票，帶着甚麼的都很方便，人也都信這個票子，趕日子多了，賺的錢一定不少，還聽見說，在變亂之前，

那銀行就用過這個銀票，如今不過是擴充就是了。

第九十四　另給執照

現由肅邸照會各國公使凡西人夜間出城均另給執照且各使署及兵營定章晚十一鐘後非奉公不得擅出故飭前門司管鑰者照章啓閉凡西人黃夜強行叫門者皆可置之不理而華人之附西人而行者更無技可施矣

現在由肅親王，照會各國欽差，所有各國人夜裏出城，都另外給執照，況且各國公使館，和兵營的章程，夜裏到了十一點鐘之後，若不是公事，不能隨便出去，所以肅親王，交派前門的門官，按着章程開閉，若是外國人半夜裏，有硬叫門的，都不必理他，那中國人跟着外國人一塊兒走的，更沒法子辦了。

第九十五　訛詐商民

京都各行生意登各府宅門首而賣者均有門包爲之常例昨有驢市胡同某府因買煤門丁與賣煤者索門包而賣煤者以價値無多不肯與之該門丁倚勢作威未容分說三拳兩足卽將賣煤者打斃狐假虎威草菅人命可爲慨然

北京城各行買賣到各王府各宅門子賣東西去都有門錢這是向來的這麼個例前兩天驢市胡同有一個府裏因爲買煤那看門的和那賣煤的要門錢那賣煤的因爲煤錢不多不肯給他們錢那看門的倚仗着主人的勢力不容分說就三拳兩脚把賣煤的給打死了狐假虎威實在可嘆得很。

第九十六　疏通市面

天津商務公所紳董甯卞王公四君曾於津郡各行商董公議勸商集股二十萬兩在本所設立商務錢莊出使銀錢零帖以便接濟市面業經妥議特請胡鄭二君執掌錢莊事宜已于上月望日入局任事將於月之中旬開市出帖云

天津商務公所紳董甯姓的卞姓的王姓的姓公的四位和天津一府的各行商董一塊兒商量勸商人湊二十萬兩的股份在本公所裏設立商務錢莊出零票子爲的是接濟市面已經商量妥了請姓胡的和姓鄭的兩位總理錢莊事務上月十六都進局子裏去辦事本月的月半可以開市出票子。

第九十七 日商賣貨

北京祁羅弗洋行與蒙古人最爲聯絡故每屆年班該行必利市三倍本屆有日本某商特運各種適觀之物專備蒙人購用而價値極廉復請繙譯數名携帶貨樣至達子館傳觀蒙古人皆忻羡不置日商之長於貿易於此可見

北京祁羅弗洋行向來和蒙古人有聯絡每逢蒙古年班到京裏來他那個行裏必賺好錢今年有日本的商人運了些個各樣兒可觀的貨物專豫備蒙古人買的而且價錢也便宜他還請了幾個繙譯帶着貨樣子到達子館賣去那蒙古人都很愛的了不得日本商人善於做買賣由這上頭就可以看出來了。

第九十八 茶商會議

北京各茶葉店因鮮花價漲異常各茶行公議所售茶葉概免花薰玆聞各茶行自免薰花之後生意較前頓減嗣經某甲調停仍令售花者按照前價核算始評論妥協照常出售聞刻下各茶行生意較前尤爲繁盛矣

北京各茶葉舖因爲茉莉花價錢長的太利害各茶葉舖公議所有賣的茶葉全都不用茉莉花薰現在聽見說各茶葉舖自從不用茉莉花薰之後買賣咯噔不如從前了後來有人給他們說合叫花兒廠子還是按着從前的價錢那麼算給他們這麼說好了聽見說脚下各茶葉舖照舊的用茉莉花薰茶葉買賣更好起來了。

第九十九 商部近聞

探聞商部日前傳見北京金商等到署內擬令該商將其資本若干報明由商部代爲保存每年應納款若干作爲報効據該商人等云本商資本無多儘可自保如部中有發商生息之款商人却可代理至於報効一層商人無此力量等語

聽說前幾天。商部把北京的銀商傳到衙門去了。打算叫他們。把自己的資本是多少。報明白了。由商部替他保護。每年應當交衙門多少錢。做爲是報効。那些個商人說。我們的資本不多。很可以自己保護。若是您這衙門。有發商生息的銀子。我們倒可以代辦。至於說報効的這一節。我們沒有這個力量。

第百　英界火警

英租界新蓋之華俄道勝銀行規模雄偉極爲壯觀爲天津各國租界中樓房之冠修蓋幾及三年工尚未竣乃忽於初四晚一點鐘時候不戒於火鳴鐘吹哨急爲報警火勢猛烈烟燄飛騰直至昨早火始熄所有新修之樓房均付之一炬矣

英國租界。新蓋的華俄道勝銀行。規模很大。頂壯觀了。在天津各國租界裡頭的樓房。那算是屬第一了。蓋了快三年了。還沒完工哪。忽然初四這一天。晚上一點鐘的時候兒。走了水了。連打鐘帶吹哨子。趕緊的報火警。那個火很利害。滿天都是烟。直到昨兒早起。火纔下去了。所有新蓋的樓房。全都燒了。

第百零一　利在其中

京師自設火車以來人人稱便所有車價一節令人不能索解近來由東便門至通州火車買票每人洋錢二角半其價可謂廉矣然買票之際必須大洋一元找出小洋七角半如以小洋買票並不賣給細爲核算雖云二角半實合大當十錢四吊有奇云

北京自從有火車人人兒都說方便所有車價的一節叫人難明白近來從東便門到通州去的火車每一個人車票兩毛半可也算是便宜了可是買票的時候兒總得給一塊大洋錢找回七毛五小洋錢來若是拿小洋錢買票簡直的不賣細這麼一核算雖說是兩毛半實在合當十錢四吊多錢。

第百零二 請設京局

有某洋商擬在京設立製造局延攬華人肄習工藝敎授製造槍砲藥彈等事所有建造房屋及一切工料貲本均由洋商自行籌備請中國簡派大員督理如將來願歸中國辦理只籌還設局成本概不計利稟經袁宮保飭其赴商部請示矣

有一個洋商打算在北京安一個製造局招中國人習學工藝敎給中國人製造槍砲彈藥甚麼的所有蓋房子一切的工料本錢都是那洋商自己備辦請中國派一個大官督理若是將來願意把這個製造局歸中國辦理不過就還他安製造局的本錢不要利錢這件事稟了袁宮保了叫他和商部商量去了。

第百零三 紀萬億廠

萬億廠爲蒙古王公商賈來京居止之所其廠在裡館境爲外國區域所佔該廠商乃於東安門內北池子北首設廠修屋豫備京貨以與蒙人交易而蒙古商賈人等已有運貨來京者寓於廠內而裡館卽移於是處云

萬億廠。是蒙古王公和做買賣的。到北京來住的地方兒。那個廠子。原先在裡館。現在那個地方兒。叫外國人圈進去了。那個廠子的掌櫃的。就在東華門裏頭。北池子北頭兒。開了一個廠子。蓋的房子。豫備京貨。爲的是和蒙古人交買賣。那蒙古做買賣的人。已經有運貨到京來的。住在那個廠子裏了。可是那裡館。也算是挪到那兒去了。

第百零四　巡察中飽

昨有前門外某土莊在長辛店販得各土葯二百四十八包裝用馬車繞道而行意欲偸稅乃行至阜成門外下關地方被海巡知覺將馬車攔阻某土莊人知不可隱當付該海巡洋銀五十元並求其勿再聲張而某海巡接此銀元卽投入已囊矣

新近前門外頭。有一個土局子。在長辛店。販來烟土二百四十八包。裝在車裏頭、遶着道走。打算漏稅。趕走到平則門外頭下關地方。叫海巡知道了。就把車攔住了。那個土局子的人。知道這個事藏不住了。就給了海巡五十塊錢。求他千萬別露這個事。那個海巡得了這個錢。就入了腰櫃了。

第百零五　捕務可知

京師設立五營內分二十三汛其宗旨原爲捕盜賊而靖地方某夜魚更三躍有某甲行至德勝門外北營參府迤北突遇强人手持利刀將某甲攔阻意欲行刼幸某眼快足捷如飛逃奔而去參府門外竟如此搶奪其捕務可知

北京城設立五營裡頭分二十三汛大概的意思原來所爲專拿盜賊保護地方新近有一天夜裡有三更天有一個人走到德勝門外頭北營參將衙門的北邊兒忽然有一個賊手裡拿着一把快刀把那個人攔住了打算要搶他的東西幸虧那個人眼尖腿快飛似的就跑了參將衙門外頭竟會這麼樣他們的差使也就可以知道了。

第百零六 重修要工

南海儀鑾殿最爲貴重之所各國公使等常於此殿覲見然此殿自遭燬後中外人莫不惜之現在奉旨重修此殿棟梁之材陸續運至南海或運至中海之西永佑廟內承修各商凡二十餘家先作木工每日需木匠一百餘人斧鑿齊施頗有工師得大木之意云

南海儀鑾殿是個頂要緊的地方兒各國欽差常在那個殿覲見自從遭火災之後中國人外國人都很可惜那個地方兒現在奉旨要修那個殿所有用的那大木料陸續都運到南海去了也有運到中海的西邊兒永佑廟裏去的應這個工程的木廠子有二十多家先作木工見天總得用一百多木匠做活。

第百零七 循例賀年

向來逢西曆新年預由外務部行知各部院酌請堂官候外務部定期偕往駐京各公使館拜賀此次定於十五日是日慶王振貝子均躬親其事東交民巷冠蓋往來非常熱鬧天氣亦極晴和其夙與東西各國官商結交者亦奔馳往賀以盡情誼云

向來每逢外國新年•都是先由外務部•知會各部院衙門•酌量請各堂官•等着外務部定妥了日子•同他們一塊兒到各國公使館拜年去•這回定規的是十五•這一天慶王爺振貝子•都親身到了•東交民巷車轎往來非常的熱鬧•天氣也很好•就連不常和東西兩洋各國官商交往的人•也都拜年去了•爲的是盡朋友的交情。

第百零八　壞俗難除

日前得雪雖微而近日天氣驟煖積雪皆融以致滿街泥淖幾無從揷足大柵欄一帶竟日車馬擁塞互相喧嚷前日經西城御史派役傳喚沿街舖戶各掃門前并飭巡勇停擋往來車馬毋許爭先然居者行者置若罔聞似此壞俗未知何日能革除也

前幾天下的雪雖然不多•可是近來天氣忽然一暖和•雪都化了•滿街竟是泥•直沒下腳的地方兒•大柵欄兒一帶•整天家車馬擁擠•彼此亂吵嚷•前天西城的御史•打發衙役•交派各舖戶•把舖子門口兒•都掃乾淨了•並且派巡勇查往來的車馬•不准他們爭着往前趕•可是大家如同沒聽見一樣•像這樣兒的壞

風俗不知道多咱纔能除哪。

第百零九　市面可危

前門東西湖營之仙源局係北京唯一之大賬局專貸款與城內外各商號而收其息開設至今已三十餘年交通甚廣其銀券爲市肆所信用幾與四恒相伯仲乃近因銀根窘迫外款難收以致不敷周轉竟於前月請官封閉轉瞬年關京師市面殆不堪設想矣

前門東邊兒西湖營的仙源局是北京的大賬局子專放給城裏城外各舖戶銀子得這個利錢這個賬局子已經有三十多年了交的很廣那局子的銀票各買賣舖子也都用和四恒銀號字號差不多近來因爲錢短外頭的款項收不進來週轉不

過來了竟自上月請官封閉了轉眼之間就到了新年了北京的市面不好辦的很。

第百一十　嚴查戶燈

時屆隆冬宵小竊發居民戶燈必須一律照點以防竊事大關第二局唐萬庭都戎恐民疏懈飭行各隊巡弁兵丁每至夜間嚴加查察昨日關上下有不點燈居戶某某等數家至次早均行傳集局中留案若下次再爲疏懈不點戶燈立行罰辦不貸云云

現在正是冬天的時候兒免不了鬧賊家家戶戶門口兒必得點上燈防備鬧賊大關第二局唐都司恐怕民間懈怠交派各隊的巡查武官和兵丁們天天兒晚上要嚴嚴的查一查昨天

大關的上邊兒下邊兒有好幾家沒點燈到了第二天早起把他們傳到局子裏去了記上了若是下回再這麼懈怠門口兒不點燈立刻罰辦不能寬恕的。

第百十一　建路躊躇

京張鐵路之建設華人籌款不易且此路線若經宣化府屬之居庸關等處而過則山多崎嶇險狹施工甚難須由山西地面從大同而行雖里數較遠而施工尙易而由京至張家口往來客商尙不及京保一路之多至今建設京張鐵路之議乃在躊躇之間云

造京張鐵路的這一件事情中國人籌款很不容易況且這一條路若是從宣化府所屬的居庸關那一帶造山多地方兒窄

而且道路不平正作工很難總得由山西地面從大同府那麼造雖然道路遠一點兒可是作工還容易就是從北京到張家口往來的客商不如從北京到保定府去的那一路多所以造京張鐵路的事情還游移着哪。

第百十二　因烟起火

本月二十五日午前四點鐘鼓樓東大街路北合興順烟舖因烤烟葉不愼失火焚燬貨房三間而永濟水會北局相距甚近聞警卽往撲救未致延燒他屋計水會此回出場撲救所用人工各費二百六十餘吊查烟店失火每因烤烟葉所致其何不愼若此乎

本月二十五早起四點鐘鼓樓東邊兒大街路北有一個合興

順烟舖因爲烤烟葉子沒留神着起火來了燒了三間貨房可是永濟水會北局子離着很近聽見着了火了就趕緊的去救算是沒燒別的房子這一回水會去救火所用的人工和各樣兒的花費有二百六十多吊錢烟舖着火常是因爲烤烟葉子着的怎麼他們老這麼不小心呢。

第百十三　印結減色

現因昭信股票無從購覓各省之來京捐官者皆皇皇然如下第之舉子無他途可謀者祇得垂首而歸於是各京官之印結亦因之大爲減色上月各局收款已不及春夏間十分之三四而本月更不及上月之半牽一髮而全身動今冬都下之商務當亦胥受其影響矣

現在因爲昭信股票沒有地方買各省到北京來捐官的都是心忙意亂就彷彿是落第的秀才似的沒別的道路可謀只可垂頭喪氣的回去了可是各京官的印結也因爲這個很減色上月各結局子收的印結費還不到春天夏天十分之三四到了這個月還沒上月一半兒多哪眞是擊動全局今年冬天北京的買賣恐怕要吃虧的。

第百十四　玉泉煤礦

京師玉泉山爲天下第一泉兩宮所飲之水皆取於此近來其山之陰煤礦已然出現該處値班者往往竊取燃燒不亞於南山之煤按康熙時曾有明諭不准在玆山燒灰後此碑廢置將背面作爲石屏門柱年久墻圮碑字後露

今不知在何處矣

北京玉泉山。算是中國北方第一個山泉。宮裏頭所喝的水。都是起那兒運來的。近來那座山的背面兒。露出煤礦來了。那個地方兒當差的。常常兒的偷挖那煤燒。並不比南山煤次。在康熙年間。有過諭旨。不准在那個山上頭燒灰。後來這個碑廢了。把背面兒做成石頭影壁了。那門柱子年久了。也坍塌倒壞了。碑上的字。也蓋上了。如今也不知道。是在那兒哪。

第百十五　庫倫來電

庫倫辦事大臣豐護戎於十三日電告外部云俄租界兵房及哈託克等處礮臺均已架砲防守其兵丁除可薩克兵三千餘名外又招練蒙兵二千五百人每日巡査華人

出入甚嚴日間忽來照會禁止華兵出營三十步以外否則須將軍械交出請速示機宜等語

庫倫辦事大臣。十三這一天。來了一個電報。告訴外務部說。俄國的租界兵房。和哈託克這些地方兒的礮臺。都已經架起大砲來了。除了考薩克兵三千多人。另外又招練蒙古兵二千五百人。天天兒巡察中國人出入很嚴。近來忽然來了一個照會。不准中國兵出營在三十步以外。不然總得把兵器交出來。請外務部。快告訴應當是怎麼辦法。

第百十六　剪辮被責

日昨正陽門外大柵欄突有某國二人扭獲華人二名肆行毒打經該巷練勇極力攔阻然外國語言華人多有不

悉者後經某國人執洋刺將二人髮辮去始放開被責之二華人係白錢賊窃綹某國人銀元被伊所覩故遭毒打噫華人似此類者亦鮮矣

前兩天前門外頭大柵欄兒忽然有兩個外國人揪着兩個中國人撒開了一打那條街的練勇過來了極力的攔他們可是外國人說話中國人有好些個不明白的後來外國人拿槍刺子把那倆中國人的辮子剃了去纔放的聽說那挨打的中國人是白錢賊偸外國人的洋錢來着呌他們看見了所以纔挨這麼頓打哎中國人像這麼樣兒的也是少有的。

第百十七　整頓稅務

探聞庚子前各土葯均聚於長辛店俟報稅後再分運各

處銷售近各土商因加稅竟於西省販來至涿州即分運各處售賣故近日西省所出之土葯不減於前日而稅司所抽之稅反不加多昨被稅司查悉其弊擬稟請總理者設法整頓不日即有示諭矣

聽見說庚子年以前各烟土都是聚在長辛店等着報完了稅之後再到各處賣去近來各商人因爲加稅簡直的從山西省販了烟土來一直的到涿州起那麼運到各處賣去所以近來山西省所出的烟土並不是比從前少可是稅關上所抽的稅反倒不見多新近稅關上查出這個弊來了打算請總理稅務的官想法子整頓大概不多的日子必有告示罷。

第百十八　定時出入

外國區域內南御河橋南新開之城門已定有中外人出
入之章程每日午前六點鐘開門夜內十二點鐘閉門外
國人無論何時皆可出入若至閉門後中國人遇有緊急
之事出入時則搵門鈴以報守門兵驗有憑據乃得放行
若無事擅動門鈴而報者則拿送懲辦云

外國界裏頭南御河橋的南邊兒新開的城門已經定規有中
外人出入的章程了每天早起六點鐘開門夜裏頭十二點鐘
閉門外國人不論是甚麼時候兒都可以出入若是到了關門
之後中國人遇見有緊急的事情出入的時候兒可以搵那門
鈴鐺報那守門的兵驗了有憑據纔能放他過去若沒有事情
混動那門鈴鐺的就把他送到衙門去治罪。

第百十九　建塔彰表

阜城門外沙瀾地方重建天主教堂興工然庚子之變其
堂內被害教民不少而未奉教之旗兵幫助教民護守其
堂甚力於是同時被害此事聞於主教今堂院內爲殉難
之教友建一塔高二丈餘以爲殉難諸人之彰表而護守
之旗兵亦得序入其列云

平則門外頭沙瀾地方又動工蓋起天主堂來了可是庚子年
那個變亂那個堂裏被害的教民不少還有那不奉教的旗兵
幫助教民看守教堂也很盡力這麼着那個時候兒都一齊被
害了這件事主教知道了如今在那堂的院子裏頭給那被害
的教民蓋了一座塔有二丈多高爲的是表揚那被害教民的

死節可是看守堂的那旗兵・也按着次序入在其內了。

第百二十　預防失愼

工巡總局因豫防火災起見於京師地方不准燃放雙响炮竹卽俗名二踢脚及起花等各種飛昇炮竹等因挨家飭諭業已出示禁止在案此次該局總監鎭國將軍毓朗知照各國公使約束在京各國人及該雇用中國人等以免違犯等因今聞某某國公使無有異議已許代爲曉諭該國在京人民云

工巡總局因爲防備火災・在京城地方・不准放二踢脚和那起花・還有各樣兒飛昇的炮竹・已經挨着各家都吩咐了・也都出了告示了・這一回那個局子的總辦鎭國將軍毓朗・照會各國

公使・約束在京的各國人・和雇的中國人・別犯這個例・如今聽見說・有某某國公使・已經答應了・可以交派本國在京裏住着的人・叫他們知道這個事。

第百二十一　不守清規

北新橋東路北寶公寺住持僧清雲因不守清規並私將寺殿典與鋪商積貨經僧錄司正堂覺副堂世二僧官查出咨行禮部將清雲看押俟將寺殿所積貨物騰出罰清雲入西域寺苦守戒律以贖罪愆並准僧正等揀選老成練達恪守清規之僧人顯玉來寺住持云

北新橋的東邊兒・寶公寺住持和尙・名字叫清雲・不守清規・他私自把廟裏頭的殿・典給一個鋪子堆貨・叫僧錄司正堂覺・副

當世這二位僧官。査出來了。給禮部行文去。把淸雲看押起來了。等着把那殿裏所存的貨物。騰出來之後。罰淸雲到西域寺。着守戒律。贖他的罪。由僧錄司。挑選老成練達恪守淸規的一個和尙。名字叫顯玉。到那廟裏住持去。

第百二十二　烟價大漲

關東烟葉之行銷北京者每年爲數甚鉅平時最高之時每斤値銀一錢一二分至一錢四五分而極自庚子以後因捐稅日重增價至兩倍之多本年新貨迄今未至而俄人沿途抽捐苛重煩複幾難數計業此者多裹足不前今冬烟價又必大漲視前數年之價殆五倍不止矣

關東的烟葉子。每年在北京賣的很多。平常頂貴的時候兒。也

就在這麼每一斤一錢一二分銀子。或是到一錢四五分。那也就算是貴到家了。自從庚子年以後。稅捐太重。價錢長到兩倍還多。今年新貨還沒到哪。可是俄國人。一路上貨物抽捐很利害。買賣人多一半兒。都不敢販貨賣。今年冬天。烟價必要大長的。大概比前幾年。總要貴五倍的。

第百二十三　蒙王練軍

蒙古喀拉沁王明達時局慨蒙古被强鄰之覬覦也思力圖自强以作華夏之屛藩近已聘日本教習某君敎練新軍其軍現有至京者軍衣之肩章係蒙古字式而王所聘請之日本女教習河原氏現已在其部開辦學校事宜聞欲入學之婦女約有數十人不日開學教導云

蒙古喀拉沁王、通達時務、他知道蒙古被強隣窺伺、想法子要力圖自強、做中國的一個屏藩、已經聘請日本某位教習、訓練新兵、現在那個兵有到京裡來的、那號衣肩膀兒上、有蒙古的字樣、那位王爺聘請來的日本女教習河原先生、現在已經在那部落、開辦學堂的事情、聽說要進學堂的婦女、大概有幾十個人、不久也就要開學教功課了。

第百二十四　門禁綦嚴

前門當未亂之前于六鐘關閉至十二鐘因有城外官員入朝者故須開門但只許入門不許出門也庚子亂後城門處設終夜大開任人出入已于今四年矣昨初一日忽嚴門禁至六鐘卽行上鎖不論中外人均不許出入焉是

夜城內外人被阻者頗不少云

在沒亂之前、前門見天是晚上六點鐘關、到夜裏十二點鐘、因爲城外頭有上朝的官、總得開夜門、可是許進城不許出城、到了庚子年亂後、那個城門也就算白費了、整夜的開着、隨便人出入、到現在已經四年的光景了、到了這個月初一、忽然那門禁又嚴了、見天晚上、六點鐘就上鎖、不論是中國人外國人、都不準出入、就是那天夜裏、關在城裏頭的、關在城外頭的很多。

第百二十五　因財肇禍

傳聞有牛街閔某者前買大顆珍珠三十粒售銀十餘萬兩陡然而成巨富近被某邸聞知將閔某管押官署勒令將此項珍珠交出據云該珠係庚子時某邸所失之物閔

某供稱並未買過此項珍珠等語至今猶未辯明不知閔某果買此珠耶抑或市井訛傳耶

聽說有在牛街住着的一個姓閔的從前買過三十顆大珍珠賣了十萬多兩銀子陡然間就成了大財主了近來叫一位王爺知道了把那個姓閔的交衙門看起來了勒令把這個珠子交出來據說那個珠子是庚子年那位王爺丟的東西那個姓閔的說他並沒買過這個珠子到如今還沒弄明白哪不知道那個姓閔的是眞買這個珠子了還是人給他造的這個謠言呢。

第百二十六　呈獻時花

西苑門外路北花園爲植育各宮內用花之所首領太監率花匠等奉其職務每年四季各有鮮花呈獻宮中本月二十日立春是爲首季進花之期首領太監率花匠等將應進之牡丹梅花迎春水仙等花數十盆分作二十餘抬皆用黃棉被及繪龍袱包裹進獻於寧壽宮等處云云

西華門外頭路北花園子是竟管栽種各宮裏頭所用的花兒的地方兒那首領太監帶着花兒匠當那個差使每年四季各有鮮花呈進宮裏頭本月二十立春是第一季呈進花兒的日子那首領太監帶着花兒匠把應當呈進的牡丹梅花迎春水仙這些花兒有好幾十盆分作二十多抬都有黃棉被和畫龍的袱子包裹着送到寧壽宮這些個地方兒去。

第百二十七　手段通天

搶劫樊氏婦一案其兇犯三人業已正法按此案禍首係小白臉杜四人所共知伊極力運動得免於死人咸代爲不平其已斬之三人均有人爲之收殮衣衾棺木極爲豐美據云皆由杜四備辦蓋已將三人家屬買通眞可謂手段通天也一時議論譁然刑部之名譽甚爲不佳云

搶樊家婦人的那一案兇犯是三個人已經都正法了按這案事的禍首是小白臉杜四人所共知他極力的一打點算是得了活命了人人兒心裏都不平那已經殺了的三個人都有人收殮他們的屍首所有衣衾棺材都很濶聽說那都是杜四給辦的因爲姓杜的把那三個人家裏都買通了眞算是他的手段大如天外頭議論紛紛那刑部的名聲很不好聽。

第百二十八　懲一警百

各街設有官中厠原以便行人而清街道近日多有人任意在中厠外大小便者成何體制本月二十六日於東四牌樓北大街見有二巡捕押帶二人而行背上皆繫白布所書示諭因二人在中厠外街間小便巡捕理勸不服乃報明官長罰二人在街間打掃夫役三日以警於衆云

各街上都安了官茅厠了爲的是與走路的人方便而且街道也可以乾淨近來有好些個人隨便在那茅厠外頭出大小恭不好看得很本月二十六東四牌樓北大街看見有倆巡捕押着倆人走背梁上繫着白布寫着告示因爲倆人在茅厠外頭解手兒來着巡捕勸他們不聽這麼着報了官罰他們倆人在

街上當三天打掃街的爲的是叫大家可以小心。

第百二十九　軍機奏對

日昨兩宮召軍機大臣云俄兵屢進屢退或多或寡退則人民共欣進則人民皆懼似此情形非極力拒之不可軍機奏對俟設有章程當緩而圖之若公然相抗恐起兵端臣等必以聖恩爲當重頂踵竭力以報効斷不敢視爲尋常之件辜負聖恩云云

前幾天皇太后皇上召見軍機大臣說俄國的兵屢次進屢次退有時候兒多有時候兒少退的時候兒百姓就喜歡進的時候兒百姓就害怕看這樣兒的情形非極力拒絕不可軍機大臣奏說等定出章程來緩緩的想法子辦若是簡直的一抗他

又怕是鬧起打仗的事情來我們一定把朝廷的恩典當做一件要緊的事情總要盡心竭力的報効斷不敢看做是尋常的事情辜負皇上的恩典。

第百三十　郵政分局

由京城至各省中國之郵政統歸總稅務司赫德管理然自創設郵政數年以來往來信函未甚增多以致各處郵局經費尙有所虧赫君力謀整頓乃查京內外各處凡有可設郵局者務設分局以利交通而期獲利現又於北新橋南大街路東汪家胡同口外設一郵政分局矣

從北京到各省所有中國的郵政都是歸總稅務司赫德先生管理自從開辦郵政到如今有好幾年了來往的信件總不見

多所以各處的郵政局的經費還不足哪赫總打算極力的要整頓所有京裏和外頭各地方凡是可以設立郵政局的都要設立分局爲的是各處可以通行而且進項也多現在又在北新橋南大街路東汪家胡同口外頭又設立一個郵政分局了。

第百三十一　借銀謀缺

有某觀察謀放滬権已籌備銀三十萬兩而不敷尙多以珍玩多件擬向某銀行抵借十萬金而該行近日已停止放款遂又謀及某銀行而某行亦以所抵之貨不值鉅款卻之而某觀察尙浼人關說不已嗚呼今何時耶尙靦顏爲此能不爲外人笑耶

有一個道臺打算謀上海道的缺已經預備三十萬兩銀子還

差的多所以他把他的眞珠古玩這些個東西打算和一個銀行裏商量要押十萬兩銀子便巧那個銀行近來已經停止不放款了這麼着他又和一個別的銀行裏商量那個銀行因爲他這個東西不值那麼些個銀子推托不肯辦那個道臺現在還托人打點着哪哎如今是甚麼時候兒還腆着臉做這個事情哪能不叫外國人笑話麼。

第百三十二　拾金不昧

昨有某旗員爲貧之病遺伊稚子將某物典得洋銀貳元行至東單牌樓北因伊子不愼將洋銀遺失被某甲拾去行數步聞有稚子往來尋覓號泣驚人某甲見之細問其故始知所拾之洋銀卽此子所遺之物也遂與之並囑其

勿再不愼云云如某甲者可謂拾金不昧者矣

前兩天有一個在旗的做官的因爲他家裏很窮打發他的一個小孩子拿着東西到當鋪當了兩塊錢走到東單牌樓北邊兒這個孩子不留神把洋錢丟了叫一個人撿去了那個人走了幾步看見有一個小孩子哭着滿地下找東西那個人一細問他纔知道所撿的那個洋錢是這個孩子丟的這麼着就給他了還囑咐他別再不留神了像這個撿洋錢的可以算的是拾金不味了。

第百三十三　工巡分局

工巡總局因警察事務及中外交涉諸事紛繁管理警務王大臣等議定乃擇地於東單牌樓南羊肉胡同內立一

分局派撥委員通譯等遇有交涉之事歸此分局辦理而此局距外國區域甚近若有交涉辦理速便然此局雖設尙有措置未竣之處故未開局辦事云

工巡總局因爲警察的事務和中外交涉的各樣事情很繁雜管理警務的王大臣商量定規了挑了一個地方兒在東單牌樓南邊羊肉胡同裏頭設立一個分局派委員和繙譯他們遇見有甚麼交涉的事情都歸在這個分局辦理可是這個局子離着各國的洋界很近若是有交涉的事情可以辦理的又快又方便這個局子雖然設立了可還有沒安置完了的事情所以還沒開局辦事哪。

第百三十四　自盡破案

朝陽門內新鮮胡同居住德姓子婦某氏不堪其姑之凌虐日前服毒自盡德姓等未行報官含混入殮本月初六日出殯將出城門時被婦家之伯父某人阻止守門官弁聞而向詰某歷訴其故當經將德姓家男女人等拘拿入官其屍棺暫停門廳之西以待啓驗云

齊化門裏頭新鮮胡同住的姓德的家裏一個媳婦兒受不了婆婆的揉磋了前幾天自己服毒死了德家沒有報官就私自入殮了趕到這個月初六出殯剛要出城的時候兒媳婦兒娘家的大爺把殯攔住了門官就問他是怎麼個緣故他就一五一十的把這個緣故都說出來了這麼着當時就把德家這一家子男女都送到衙門去了那個屍棺暫且停在門廳的西邊

兒等着將來開棺相驗。

第百三十五　習俗難除

北京風俗每屆新正一二日各紳商庶民均虔往彰儀門外財神廟拈香而其尤奇者皆願首焚一爐故自除夕之日竟有在彼守候者焚香畢卽在五顯財神案前借紙元寶數枚以爲一年財源暢旺之兆故至期紛紛擁擠人煙稠密車馬闐集闐街溢巷凡北京各廟會繁華之區皆未及此

北京的風俗每逢到了新正月初一初二日各紳商庶民都要到彰儀門外頭財神廟燒香去最奇怪的是都願意搶着燒這頭一爐的香甚至於有到臘月三十晚上就去的在那兒等着

燒香。趕到了燒完了香。就在五顯財神案上。借幾個紙元寶。這就是一年發財的兆頭。所以這兩天到那廟去的人。擁擠不動。車馬人那條街都是滿的。北京各廟繁華的地方兒。都跟不上那塊兒。

第百三十六　逐賊跌斃

小站地方有張叟年在七旬素以小本營生於门前夜間有鼠賊某甲撬門入屋行竊當將老叟驚醒突起奮逐不意脛股不便跌倒摔斃甲正在逃逸之際被某某緝獲至次日經該村地保赴縣報案當經讞員馬大令督帶刑招仵赴村相驗隨將該賊某甲帶案研懲云

小站地方兒。有一個老頭兒姓張。有七十歲了。平常做一個小

本的生意。前兩天夜裏。有一個毛賊。撬開門進屋裏偸東西去。把老頭兒給吵醒了。就起來了。一追賊。想不到腿脚不便。摔躺下死了。那個賊正逃跑的時候兒。叫人拿着了。趕到第二天。那個本村子的地保。就到縣裏報了。那個時候兒。發審局的委員馬知縣。帶着刑房的書辦和仵作。就到那村子裏去相驗。可就把那個賊。也帶到衙門審問去了。

第百三十七　新年演禮

新年在邇各處豫備殿差慶賀之員率多先行演禮御前侍衛等遇新年皇上陞殿慶賀有喜起舞之差自本月起每逢二五八等日各侍衛至上駟院演禮有喜起舞大臣應是差者官雖未至二品亦得暫戴寶石頂穿全貂褂掛

紅朝珠緊三鑲玉帶穿紅青緞靴在皇上前雙雙相携跳舞謂之喜起舞云

現在快到新年了。各處豫備殿差。那慶賀的官員多一半兒先演禮。那御前侍衛。趕到新年。皇上升殿慶賀新年的時候兒。有喜起舞的差使。從本月起。每逢二五八這個日子。各侍衛都得到上駟院演禮去。有喜起舞大臣。當這個差使的官。雖然沒到二品。也可以暫且戴寶石頂戴。穿貂褂。掛紅朝珠。緊三鑲玉帶。穿紅青緞靴。在皇上御前。一對一對的。手拉手兒跳舞。這個就叫喜起舞。

第百三十八　俄兵入藏

昨有駐藏大臣幕友李君來京述及西藏之地久爲各國

所窺伺俄爲尤甚近因英美兩國之商民協通藏地土民探採各種礦苗以冀獲利俄人聞知亦思染指聞前日已調有俄兵藉詞保護商民駐藏大臣因列强不並立恐滋事端擬電商外務部設法以杜之想不日當見明文矣

前幾天。有駐藏大臣的幕友姓李的。到京裏來。提到西藏地方。原來各國都很惦記着。俄國惦記的更利害。近來英美兩國的商人到西藏去。同着本地的人。査看各處的礦苗。打算要獲利。俄國人聽見了。也打算要伸手。聽說前幾天已經調來的俄國兵。藉着保護商民爲詞。駐藏大臣恐怕各外國人。彼此不能相容。要鬧出事來。就打了一個電報給外務部。商量想法子要攔住他們。想不久必有明文。

第百三十九　乘車失物

某比部眷屬於日前由秦王島乘滊車來京天色已晚其所携箱篋甚多稅關又遮留查驗迨到寓驗點竟失去衣箱兩件未知係上車時遺失抑下車驗查時乘間被竊已無從追究矣我中國仿行滊車將十年於玆迄今無一完備之車站致旅行之客幾等於無告之民良可嘅矣

有一個刑部司官的家眷前兩天從秦皇島坐火車到京裡來。天已經晚了。帶着的行李又很多。稅關上又耽悞工夫查驗趕到了家一查。丢了兩隻衣箱。不知道上車的時候兒丢的呀還是下車的時候兒趁那驗亂的時候兒。叫人偷了去的呢。也沒地方兒找去了。中國有火輪車到現在已經十年的光景了。竟

自還沒有一個妥當的火車站哪。走路的客人。差不多吃了虧。沒地方兒訴寃去。實在可歎的很。

第百四十　流通圜法

京師寶泉寶源兩錢局每歲共造當十錢七卯每卯計九萬吊自庚子變後迄今三年有餘兩局將造錢三卯而各省之制錢京中又不能暢行圜法實難周轉因滋私錢流行之弊聞戸部已行文各省督撫將所造新式銅圓多運來京期於明年搭放春季之俸以資圜法流通云

北京城寶泉寶源兩個錢局。每年通共鑄當十錢七卯。每一卯鑄九萬吊錢。自從庚子年變亂之後。到如今三年多了。那倆錢局。不過纔鑄三卯。那各省的制錢。京裏又不能通行。錢法實在

不彀週轉的。所以就生出私錢通行的弊來了。聽說戶部給各省督撫行文。把所造的新樣子的銅圓。多多的運到京裏來。預備到明年春季的俸搭放。爲的是錢法可以流通。

第百四十一　米價日昂

近因南省米禁甚嚴北商販米者皆須以重賄謀得護照方能轉運故都門米價日昂現値封河來貨較艱囤米各商皆奇貨可居每石又增價二三錢不等夫販米出洋固應嚴禁而南北同爲國家疆土何必遏糴以利奸商耶況未必眞能禁絕徒令貪官汙吏得藉口需索而已。

近來南省米禁甚嚴。北邊兒販米的客商。到南邊兒販米去。都得花好些個錢打點。把護照弄到手。纔能販米哪。所以北京的

米的行市。一天比一天大。現在封河了。貨物來的更難了。各鋪戶存着米的。都要長價。每一石米長上二三錢銀子去。按說販米出洋。自然是應當禁止的。可是南省北省。都是國家的地方兒。爲甚麼要禁止。叫這個奸商得便宜呢。況且又未必能眞禁止住了。不過叫這些個貪官汙吏。勒索人錢就是了。

第百四十二　存心忠厚

北洋總稽查西人曼德君之司事劉普芝者曰前曼君交伊機子胡同口瑞源錢鋪十五兩銀票一紙令取現銀劉持票去取不意該號發給銀一百五十兩劉亦誤携銀兩而還至局交曼君方知銀兩多付劉不欲受旋將原銀携至該號仍取原票銀十五兩而去該鋪掌深爲感激云

北洋總稽查西洋人曼德先生的司事劉普芝。前幾天曼德先生交給他十五兩銀子的銀票。是禨子胡同瑞源錢鋪的。叫他取現銀子來。姓劉的就拿銀票取去了。誰知道那個錢鋪。給他一百五十兩銀子。姓劉的沒理會。就拿回來了。到了局子裏。就交給曼德先生了。這纔知道錢鋪多給銀子了。姓劉的不願意要。就把這銀子給那個錢鋪退回去了。還照那原銀票。取回十五兩銀子來了。那個錢鋪的掌櫃的。實在感激的了不得。

第百四十三　駝足傷人

騾馬踢人人皆知之駱駝踢人人所未聞也上月二十八日午前十鐘有運煤之駱駝行至鼓樓東財神廟前是地多設攤售食物者有人挨近駝後而行甫至駝腹駝覺遽

用後腿斜踢幸未傷人駝踢力猛其蹄落於售白薯者鍋內致鍋破薯壞牽駝人乃償其鍋薯之價事乃得解

騾子馬踢人。人都知道的。可是駱駝踢人。總沒聽見說過。上月二十八這天。早起十點鐘。有馱煤的駱駝。走到鼓樓東邊兒財神廟前頭。那個地方兒有好些個擺攤子賣吃得的。有一個人挨着駱駝後頭走。剛到駱駝肚子那兒。那個駱駝覺着後頭有人。就拿後腿斜着一踢。好在沒傷人。那個駱駝踢的力量太大。就把那個蹄子入在賣白薯的熱鍋裡了。把鍋也弄破了。白薯也壞了。那拉駱駝的賠了那個賣白薯的鍋錢和白薯錢纔完的。

第百四十四　廉恥道喪

北京風俗之鄙敗甚矣竟有數年夫婦舉生子女偶與他人情戀則必棄舊迎新寔可憾也玆聞三眼井冥衣舖魯某之妻過門數載連舉二子不料日前潛逃魯某將其妻兄張某扭控總局言伊數日前迎妹歸寧從無回返想係將彼隱匿他處讞官研究數次已將全案移送刑部不知作何結局云

北京風俗壞的利害。竟有好幾年的夫妻。都生了孩子了。偶然和別的人勾搭上了。就可以跟着人走了。實在是件可恨的事。現在聽說。三眼井冥衣舖姓魯。媳婦兒過門好幾年了。跟前有倆孩子。想不到前幾天走下去了。那個姓魯的。揪着他大舅子姓張的。到總局子打官司。說是前幾天。姓張的把他妹妹接回

娘家去了。就沒回來。大概是把他藏在別處去了。問官過了幾回堂。把這一案送到刑部去了。不知道。後來怎麼完案。

第百四十五　蒙古立學

昨聞有蒙古王公來京見北京學堂林立並各門西學無不稱便但口外各地風氣尙未盡開擬請先於各地要害之處擇一相宜之所建一學堂先選各王公各部下之兵丁實係聰明年歲相當令其入學俟風氣大開再於各王公附近之處專立學堂以便擴充學務至每年經費卽着各王公攤捐如有成效再籌的款云

近來聽說。有蒙古王公到京裡來。看見北京學堂林立。各樣兒西洋的學問沒有不方便的。可是口外各地方兒。風氣還沒大

開打算先要在那要緊的地方兒挑一個相宜的所在立一個學堂先挑選各王公各部下的兵丁實在是那聰明和年歲相當的叫他們入學等着風氣大開了然後在那各王公左近的地方兒再專立學堂爲的是擴充學務至於說每年的經費由各王公大家攤捐如果有成效再籌畫實在的款項。

第百四十六　市面大壞

自天津市面不振京師大爲牽動夏間恒和請封後凡存款於四恒者咸有戒心紛紛提回以至銀根日見窘迫各爐房周轉不靈謙和瑞聚泰恒盛等家均先後歇業計官爐房共二十六家亂後重開者二十四家現存已不滿二十家均屬勉強支持大有朝不謀夕之勢商部以保商爲

責任其亦有以維持之否

自從天津市面上不振帶累的北京街面兒上也不消停夏天恒和請封之後所有在四恒家存銀子的心裏都有點兒害怕全把銀子提出來了所以銀子一天比一天緊各爐房也都週轉不開了那謙和瑞聚泰恒盛這幾家都關了門了那官爐房通共有二十六家亂後又開了的有二十四家現在開着的不到二十家都還是勉強支持早起不能保晚上還開不開想商部保護商務是他們的責任可不知道他們有維持的法子沒有。

第百四十七　醉兵無禮

各國禮拜日員弁商民多以酒爲樂惟俄國兵丁嗜酒尤

甚其酒後無德之處實難盡述近屆西歷年終更無忌憚閗昨有醉兵二名行過鎭江胡同某甲門首見有某甲之妻同其幼女正在買物之際被醉兵二人肆行欺辱某甲妻女畏而避之醉兵竟奪門而入幸爲路人勸解斯圍不然恐有不堪設想者矣

各國每逢禮拜的日子。武官商民。多一半兒都是喝酒作樂。惟獨俄國的兵。更愛喝酒。喝醉了之後。那無禮混鬧的事。實在說不盡了。近來快要到西洋新年了。更鬧的利害。聽說新近有兩個醉兵。路過鎭江胡同一家的門口兒。那家的媳婦兒。帶着小姑娘。正在門口兒買東西哪。那倆醉兵就撒開了一嗓吧。那個媳婦兒和姑娘。都害怕。趕緊的躱到裏頭去了。那倆醉兵就闖

進門去了。幸虧有過路的人。把他們勸開了。不然不定鬧到甚麼地步哪。

第百四十八　物價騰踊

北京自庚子之後應需諸物日見增漲以及各行手藝人等工價俱亦加增所服所食較前無一不昂刻下京師麥麵每百斤高者約在四兩二錢之數次者亦須四金漕米良者略五兩二錢劣者四兩八錢其雜糧之增漲尤甚銀價京足每兩僅易清錢十三吊一百文銀元只換九吊三百文其形如此若迨年終諸物昂貴尤不堪設想也

北京自從庚子年之後。所用的東西。價錢直往上長。各行的手藝人的工錢。也都長了。所有吃的用的東西。全是比從前貴。脚

下京城。高白麵。每一百斤總在四兩二錢銀子。次白麵。也得四兩銀子。南來的白米。好的大概五兩二錢銀子。次的也得四兩八錢銀子。其餘的雜糧。長的更利害。銀盤子京平高銀子。每一兩不過換十三吊一百錢。洋錢也就換九吊三百錢。現在的情形是這麼樣。若是到了年底。各樣兒的東西。還不定是怎麼長錢哪。

第百四十九　學界風潮

長沙府師範館各生日前以厨子烹調不佳且菜蔬類多餒魚敗肉恐碍衛生故喚厨子中斥一番監督顏習庵聞知以各生不應如此鼓噪大加訓斥曰諸生入館將近一年嚮學之心應不如求食之切諸生此後如再藉衛生爲

詞苛求飲食者定當懸牌開缺莫謂言之不預云云故全班學生咸抱不平刻有擬請撫更換監督之說乾餱啓釁亦無謂之極矣

長沙府師範館的學生。前幾天因爲厨子做的飯不好。而且所用的菜。都是那剩魚剩肉。恐怕與養生有礙。所以把厨子叫來。說了他一頓。那監督顏習庵聽見說了。他說學生不應該這麼利害。他就數落學生說。你們好學的心。總不如吃飯那麼川心。後來你們再若是拿着這養生的話。挑剔飯食。一定掛牌退學。別說我這話沒早告訴你們。全班的學生都抱不平。現在打算要請巡撫換監督。哎。爲口腹這麼鬧。也無謂的很。

第百五十　馬賊騷動

日昨接到某處警報云奉天附近之馬賊於新民長峯陡然起事、俄人以鎮撫爲口實、遂發兵數百向前進擊、將欲南下如奉天南一帶地方均欲占領云云、某尙書聞之歎曰、馬賊之起是皆俄兵之煽動也、俄兵煽動馬賊而後以占領爲口實、故俄兵之于東省不能一時退也、東省一日騷動、卽中國之平和一日不可期、爲今之計抗議俄之退兵是不可緩之計也云云

前幾天、接到某處來信、說是挨着奉天一帶的馬賊、在新民長峯、忽然鬧起事來了、俄國藉彈壓爲名、發了好幾百兵往那麼去、像奉天以南那一帶地方、都打算要佔去、有一位尙書、聽這個信、就歎息着說、那馬賊鬧事、都是俄國兵煽起來的、他先煽

起馬賊來、然後好佔地方、所以俄國的兵在東三省、一時不能退、東三省一天不平安、中國一天不用打算太平、如今要緊的主意、總得叫俄國退兵、這是不能緩的法子。

第百五十一　俄商茶行

俄國販運華茶向由漢口裝運至津然後由通州駝載至張家口經行庫倫等處運往俄國故天津俄商茶行約有數家均大得利市自西伯里亞鐵路修通後華茶改道至旅順附塔火車西去於是津通等埠依此爲業者生意陡絕近有人謂華茶自改裝火車後色味遠不逮從前仍須改由內地運行未知確否

俄國販運中國茶葉、向來是由漢口運到天津、然後起通州、川

駱駝馱到張家口。再雇蒙古駱駝。往那麼去。路過庫倫這些地方。運到俄國去。所以天津俄國商人開的茶行。大概有幾家。都很賺錢。自從西伯里亞鐵道修通了之後。中國茶葉改道。運到旅順去。起那麼上火車往西去。這麼以來。那天津通州靠着這個買賣的事情全壞了。近來有人說。中國茶葉。自從改了由火車運去之後。那茶葉的顏色和味道。所不如從前了。還是得改由內地運去纔行哪。不知道這話眞不眞。

第百五十二　熬粥先聲

本月八日乃釋迦牟尼成佛之期自宮中至於閭閻奉佛之處皆熬粥奉佛因是日乃臘月初八故又名曰臘八粥其粥以雜糧及各類乾果加以紅白糖熬成不獨奉佛乘

以親友互贈其習俗使然是期雍和宮舉行敖粥奉佛誦經之禮達賴喇嘛並奉旨派出敖粥上供之禮親王皆至雍和宮行禮而雍和宮辦事處之司員人等各於先期敬謹豫備其事云云

本月初八。是釋迦佛成佛的日子。從宮裡頭直到外頭。供佛的地方兒。都要熬粥上供。因爲這一天是臘月初八。故此又叫臘八兒粥。那個粥是用雜糧和各樣兒乾菓子。還有紅白糖熬成的。這個粥。不但是供佛。而且親友家。還彼此對送。向來風俗是這麼樣。今年臘月初八。雍和宮舉行熬粥供佛念經的禮。那廟裏的大喇嘛。還有奉旨派出熬粥上供的禮親王。都在雍和宮行禮。那雍和宮辦事處的司宮們。把各樣兒的事情。也都先預

備好了。

第百五十三　運煤公司

北京所用之煤每日以百萬計皆由京西陳家台慈家務等處煤窰轉運來京運脚專賴駱駝騾馬費昂而滯現有某尙書之哲嗣擬集股創一運煤公司與京漢鐵路訂立合同自陳家台至阜成門開一支路每車裝煤二十噸定價洋二十八元計需股本銀十二萬兩每股百兩聞已集五百餘股名曰陳阜運煤有限公司明正當可開辦矣

北京所用的煤、每一天用的總得一百萬斤的光景、向來都是從京西陳家台慈家務這些個地方兒的煤窰、運到京裡來、專雇駱駝和騾馬馱來、運脚也大、也費事、現在有一位尙書的少

爺、打算招股份、開一個運煤公司、和京漢鐵路公司立合同、從陳家台到平則門、開一條支路、每一回車、裝煤二十噸、運脚錢二十八塊、算計着本銀總得十二萬兩、每一個股份一百兩、聽說已經招妥了五百個股份了、那個公司的名字、叫陳阜運煤有限公司、明年正月可以開辦了。

第百五十四　中飽可誅

本月二十日內務府廣儲司緞庫循例將各宮應用紬緞布線等物交進而各宮秀女等領本宮主位所賞紬緞等物皆爲本宮太監把持太監將紬緞賣畢將價銀朦混給各秀女如價銀一百兩者只給銀二十餘兩秀女被太監挾制無可如何致聖恩賞賜之物適以成閹宦舞弊之私

使上意不宣而中飽得計積習相沿可深慨也
本月二十這一天、是內務府廣儲司緞庫、照例把各宮裏頭應
當用的、紬緞布線這些個東西、交進去、可是各宮裏的秀女他
們、領本宮裏主人所賞的紬緞、都叫本宮裏的太監把持住了、
那太監把庫裏交進來的紬緞都賣了、把價錢瞞藏脊掖、給那
些個秀女們、若比賣了一百兩銀子、不過給秀女二十兩銀子、
那些個秀女們、受太監的欺負、一點兒法子也沒有、把皇上的
恩典、全都成了太監的私弊了、把上頭的恩典、也顯不出來、竟
是中間兒的人合式、這樣兒的惡習實在可歎。

第百五十五　煤價略誌

京保鐵路經行房山縣附近產煤一帶運煤甚便正陽門

外京保火車站近城根迤西之地已開設煤廠二十餘家
每日由火車運煤源源而至其各煤之價銀每千斤上品
塊煤四兩五錢中品塊煤三兩三錢末煤二兩九錢每車
運費按遠近核計夫民非水火不生活自火車運煤以來
而向日京中煤價之居奇可免矣其利薄哉

京保鐵路、路過房山縣左近一帶、出煤的地方兒、運煤很方便、
前門外頭京保火車站、挨着城根兒偏西的那塊地方兒、已經
開了有二十多家煤廠子了、天天兒由火車運來的煤、是接連
不斷的、現在煤的行市、上等的硬煤、每一千斤、四兩五錢銀子、
中等的硬煤、三兩三錢銀子、煤末子、二兩九錢銀子、每一輛車
的運腳、那是按着道路的遠近那麼算、百姓過日子、本來是離

不開水火的自從由火車運煤所有從前北京賣煤的隨便長錢的那個毛病算是不行了這個益處眞不少啊。

第百五十六　錢商近況

北京每屆年終凡各行商賈均較平時拮据惟錢商尤甚其東主富者仍可勉强支持否則以致演夜潛逅自行請封而貽害於萬人也頃聞騾馬市大街某錢店自庚子之後雖招集數股開設銀號然資本無多尤不講求貿易而東主等終日冶遊日形虧累刻下持鈔取貴者尙不十分擁擠若迨歲底以票易錢者必當接踵而至想該舖不免閉戶遠颺矣

北京每逢到了年底各行的買賣都比平常錢緊那錢行更利

害東家有錢的還可以勉强支持那怎嗎的就有關上門僱跑了的也有自己請封門的可就害了大家了新近聽見說騾馬市大街有一個錢鋪自從庚子年以後雖然招了幾個股份開了這個錢鋪可是本錢並不多而且也不用心做買賣那個東家不過天天兒在外頭胡攪胡鬧一天比一天虧空現在拿票子取錢的還不很擠若到了年底拿票子取錢的一定是接連不斷的恐怕那個鋪子要躺下的。

第百五十七　年景荒凉

天津一埠爲華洋萃集官商聚會之區每屆年終街市之買賣年貨者更屬紛紛擁擠繁盛異常近年津地瘠瘦商困民窮以致市面蕭條刻將臘盡而街市全無新年氣象

惟宮北有賣鮮花紙花小畫等事亦屬寥寥無幾據此可以徵本埠之貧乏矣聞自本年八月節後各項生意歇業者約有千家若不設法挽救將來更不知成若何景象耳

天津這一個口岸。向來是中外的官。和各商家。聚會的地方兒。每逢到了年底。街上賣年貨的買年貨的。都是擁擠不動的人。非常的熱鬧。近來天津地方兒買賣也不好。人也很窮。市面上蕭索的利害。如今快到年底了。街上簡直的沒有新年的氣象。不過就是宮北有賣鮮花紙花和小張的畫兒甚麼的。也不很多。這麼看起來。就可以知道這本地衰敗的情形了。聽說從今年八月節以後。各樣兒的買賣關閉的差不多有一千家。若不想法子挽回。將來還不定成甚麼光景哪。

第百五十八　誹笑練兵

日前某親王拜謁駐京某國公使偶談及現在練兵一事某使失笑曰貴國練兵非爲打我國人乎試問貴國歷次所招練之兵歲費若許軍餉土匪尚不能打尚望其能打洋人乎奉告貴王奏明貴國大皇帝留此有用之巨款修理宮園尚可取歡貴國皇太后云云某親王聞此語愧恨交集悻悻而返徧告屬員云某國人實在可惡某國人實在可惡太看不起中國了等語

前幾天。有一位親王。拜一位外國欽差去。偶然談起現在練兵的事情來了。那位欽差就笑着說。貴國練兵莫非是爲打我們的國麼。我請問您。貴國歷次所練的兵。費了很多的銀子。連土

匪還不能打哪。還能打洋人麼。我告訴您說。您奏明大皇帝。留這有用的銀子。修理宮園。還可以討皇太后的喜歡。這些個話。那位親王聽了這一套話。又恨又臊。垂頭喪氣的囘來了。他還滿處告訴屬員說。那國人實在可惡。那國人實在可惡。他太瞧不起中國了。

第百五十九　廢弛已極

近日內廷禁地凡來往行人首戴官帽皆可放行否一概阻止日昨忽有一人衣履奇異形類匪徒昂然直入嗣有某學堂學生亦欲隨入竟被門丁阻喝某學生揚言彼一匪人尤令放行我輩讀書者何以止之彼此口角經傍人解勸始罷蓋從前內廷出入人雖頂有纓冠者尤認眞查

驗非有腰牌不准放行以重禁地何日久懈生至此極也

近來內裡頭禁地。所有來往的人。只要戴着官帽的。都可以放過去。不戴着官帽的不叫他過去。前幾天。忽然有一個人。打扮的很奇怪。樣子像匪類似的。大搖大擺的進裡頭走。還有一個學堂的學生。也要打裡頭走。門上的人把他攔住了。學生就說。他那麼一個匪類。倒放他進去。怎麼我們念書的。不叫進去呢。彼此爲這個辯嘴。有傍邊兒的人。給他們勸開了。從前內裡頭出入的人。雖然戴着官帽。也要認眞的查。沒有腰牌。不放他過去。所爲的是嚴密禁地。怎麼日子多了。就這麼懈怠了呢。

第百六十　門丁誤認

京師各門丁盤査出入行人惟沙窩門爲尤甚日前有某

甲由沙窩門進城當被門丁某瞥見疑係携帶私貨者於是門丁尾諸其後行至臥佛寺後該門丁卽將某甲攔阻曰官司你打了罷某甲問係何故門丁云爾携帶私貨仍不領罪於是上前盡將衣服脫去盡力搜驗查無一物門丁自知情屈遂用好言撫慰某甲仍曉曉不已不知如何了結

北京城各城門的門丁盤查出入的人就是沙窩門兒最利害前幾天有一個人進沙窩門有一個門丁看見了疑惑他帶着私貨哪這麼着那個門丁就在後頭跟着他趕走到臥佛寺的後頭那個門丁就把那個人攔住了說這個官司你打了罷那個人就問甚麼緣故那個門丁說你帶着私貨了還不認罪麼

說話之間就上前去把那個人的衣服給脫下來了渾身一搜一點兒東西也沒有那個門丁自己知道理屈就拿好話安撫他那個人還是不答應不知道後來是怎麼完的

第百六十一　不速之客

前門外長巷三條胡同王姓於本月初九日遷移新房開賀正在設宴熱鬧之時突有某國多人闖入將酒席棹面全行打毀並將王姓新買之姜川車拉走該甲情托某舌人解說向外國人索人拉回舌人刻卽到某國人住處闕說據該國人云翌日帶洋一百元再爲取人王姓當同舌人到煤市街源豐潤滙票莊對洋元一百定於次日將人送至長巷三條云

前門外頭長巷三條胡同•有一家姓王的•本月初九這一天•搬到新房子去開賀•正在宴會熱鬧的時候兒•忽然有某國好些個人闖進來了•把酒席桌子甚麼的•全給打壞了•並且把姓王的新買的一個妾•拿車拉走了•那個姓王的就託了一個通事•和外國人說要這個妾•那個通事就到外國人住的地方兒這麼一說•那個外國人說•明天帶一百塊錢來•可以取這個人•這麼着姓王的又同那個通事•到煤市街源豐潤票莊•兌了一百塊錢•定規的是第二天把人送到長巷三條胡同去。

第百六十二　甲乙談奇

日前上午賓宴茶樓有甲乙二人啜茗而談某甲曰自庚子後兵燹之餘珍珠寶石等貨或被焚毀或被洋人買去

日見少而不增有居奇者可以待價而沽乙搖首曰不然方今維新世界礦務將興寶石晶玉礦產頗多何云奇貨甲問據君所云何爲奇貨乙曰自張香帥晉京以來整頓學堂遞減科舉而今而後有減而無增者惟有秀才耳聞者爲之解頤

前幾天早半天•賓宴茶樓有倆人•喝茶閒談•這一個人說•自從庚子年兵災之後•所有珍珠寶石這些個貨•也有被燒毀了的•也有叫外國人買了去的東西•是一天比一天見少了•有存着這貨的•可以賣好錢•哪•那個人就搖着頭說•不然•如今文明世界•所有開礦的事情•都要興旺起來的•那些個寶石水晶玉器•礦裡頭很多•那又算是甚麼貴重的東西呢•這個人又問他•依

你說如今甚麼是貴重的東西那個人說自從張香帥到京來
整頓學堂那科舉一年一年的往下減從此以後有減無增的
就是秀才了聽這話的人都笑了。

第百六十三　寒酸故技

每屆年終寒士在街巷書售春聯以筆墨爲生涯與售賣
桃符者互爲擁擠然善書者終日揮毫可謀小利稍劣者
雖受半旬凍餒而無能爲也刻將入臘書春者均在前門
大街粘貼據地昨有一學究在某號門首將報單粘刷畢
突有一寒儒繼至卽阻止曰此係我舊地何以不問遽行
佔据彼此口角經人解勸始散噫士林風味何窘迫至是
也

每到了年底那寒苦念書的在街上賣那新年的對子靠着筆
墨爲生和那賣門神的彼此擁擠可是寫好字的一天家手不
停筆可以賺點兒錢那寫的不好的白挨半個月的凍餓也得
不着甚麼現在已經進臘月了賣對子的都在前門大街貼上
帖兒佔下地方兒昨兒有一個學究先生在一個舖子的門口
兒貼上報單了忽然又有一個窮念書的來了就攔他說這是
我的舊地方兒你怎麼也不打聽打聽就佔下了彼此爲這個
辯起嘴來了後來有人給他們勸開了嗐士林的風味會窮到
這步田地呀。

第百六十四　投交票銀

湖南官錢局於本年三月間在北洋官報局訂印官票三

十萬張每張價銀貳分當經滙交半價加工趕製刻已刷印完竣計套印五色花紋精細彩色鮮明與日本印刷官局所製無異而時日較速運價復廉現由湘省委員徐大令領解後半票本銀來津投交將官票銅版一律點驗裝運回湘並由趙次帥分咨南北洋轉飭津滬關道免稅放行

湖南官錢局，在今年三月裏，在北洋官報局，訂下印官票三十萬張，每一張價錢是二分銀子，那個時候兒，先滙了一半兒價錢來，官報局就趕緊的給他們做，現在已經都印完了，套印五色，花紋很精細，彩色鮮明，和日本印刷官局所做的沒有分別，而且做的日子很快，運費也便宜，現在由湖南省，派了一個候

補知縣姓除的委員，把那下一半兒的印費，送到天津交給官報局了，把印得了的官票和銅板，都點明白了，運回湖南去了，並且由湖南巡撫，行文給南北洋大臣，吩咐天津和上海的海關道，免稅放行。

第百六十五　蒙王奏對

探悉日昨召見之某蒙古王公兩宮詢其俄人於蒙古邊界一帶邇年情形若何某王公奏對蒙古邊地綿亙遼濶金銀礦苗興旺久爲俄人所覬覦然我蒙古官軍於邊界要隘嚴加防範是以俄人未遂其志乃近來於蒙古都爾布特地方尤爲垂涎每遣統帶武官督率工人在該處丈量地基精心察勘並聞有在彼建立俄都之說乞望上萬

勿允諾若從其此志則東省之利權恐盡歸於俄矣

聽說、前幾天、召見蒙古王公、裏頭可就問到俄國人、在蒙古邊界一帶、近來是怎麼個情形、那王公回奏說、蒙古邊地很寬大、金銀的礦苗很旺、俄國人早已看着就眼饞、可是我們蒙古官兵、在邊界要緊的地方兒、很用心的防備他、所以俄國人沒能得手、可是近來俄國人、於蒙古都爾布特地方、更惦記的利害、常打發統帶武官、帶着工人、在那個地方兒丈量地畝、用心的察看、並且聽說、有在那個地方兒建立俄國京城的話、求皇上千萬別答應他、若是他得了手、那東三省的利權、都歸了俄國了。

第百六十六　掩遮物議

商務考取第七名之司員龔駕部日前忽封銀票五百兩送至該部正堂宅內該部正堂見之大怒曰似此賄賂公行實屬不成事體擬於日內據實嚴參說者謂該部因咨調各處官員到部當差多有以巨款呈送作爲贄敬謀求咨調者外間頗有物議紛騰人口故此次該部藉此細款嚴行參辦以爲掩飾之計然某駕部亦可謂之不幸按其事已見昨日電傳明諭矣

商務部考取第七名的、兵部的司官姓龔的、前幾天、忽然他封了五百兩銀子的銀票、送到商務部正堂宅裏去了、那位正堂看見了、很生氣就說、像這麼樣賄賂公行、實在是太不像事、打算這幾天要參那個司官、外頭有人議論、說是這一回商務部

咨調各衙門司官。到商務部來當差。多一半兒都是花很多的銀子打點。做爲贄敬。謀求這個差使。外頭很有口舌。所以這一回。那衙門把這個花銀子頂少的司官。這麼一參。這也是遮掩的法子。然而這兵部的司官。實在是倒運。這件事情。昨天已經見了有電報發的上諭了。

第百六十七　舍己救人

日前地安門外鼓樓後劉姓家之子名二格年已十一其子誤落於家外井內經汲水人見之卽報知附近巡捕處求救當來一巡捕長率三巡捕至井側聞井內號救之聲一巡捕援揪情急奮身跳入井內而援之其子已在浮沉之際及至川繩將子牽上時氣已絕矣急救之巡捕亦牽

繩出井經子之母報明買棺將子屍殮埋夫警察人員有舍己救人之義若此巡捕者則得之矣。

前幾天後門外頭鼓樓後頭。有一家姓劉的孩子。名字叫二格。十一歲掉在一個井裏頭了。打水的人看見了。就趕緊的報知左近的巡捕處。救這個孩子。一個巡捕長帶着三個巡捕來了。到了井的傍邊兒。聽見井裏頭直嚷救人。有一個巡捕急了。就跳在井裏去了。那個孩子正在裏頭飄遙着哪。趕到拿繩子拉上來了。已經嚥氣了。這麼着就又把那個巡捕。也拿繩子拉上來了。那個孩子的母親報了官。買了棺材裝殮起來埋了。按當警務差使的原有舍已救人的道理。看這個巡捕。實在是眞有這麼一點兒義氣。

第百六十八　商部無實

傳聞日前四大恒銀號條陳一整頓銀錢之法到商部投遞而商部不收其稟往遞三次終不肯收繼乃令其向都察院投遞該商人言曰貴部以保商爲專責今商人等爲商務稟請保全貴部不管誰復肯管耶當由某司員飭之曰本部係辦外洋商務不能辦內地商務也該商人又曰然則外洋是商務內地即不是商務乎內地商務尚不能辦即能辦外洋商務乎某司員怒曰你去問皇上罷該商人乃不敢言未知確否

聽說前幾天四大恒銀號有一個整頓錢法的見解遞到商部去了商部不收遞了三回始終不肯接後來告訴他叫他到都

察院遞去那個商人就說貴部保護商務是專責如今我們商人因爲商務稟請保全貴部不管該當誰管呢商部的司官就說本部是辦外洋商務的不能辦內地商務那個商人就說那麼在外洋的是商務內地的就不算商務麼內地的商務還不能辦哪就能辦外洋的商務麼那個司官生了氣了就說那個你問皇上去罷那個商人不敢言語不知道這話眞不眞。

第百六十九　站長豪華

各省火車站口脚行竊物之弊不無其事而京師尤甚每遇車至開行均聽其站長指揮其車內執事及脚行人等與站長聲氣相通遇有輜重之物搬運起落肆行勒索其詐取之貲互相分散則站長以十之四自居津京站長李

某逐日在外設酒尋花閒其月間薪水只僅五十元而復在妓寮處購選一妓約需銀二千金想其平日分取之資料不乏也蓋火車一事有關國政不悉該總辦有所聞否

各省火車站地方兒脚行偷東西的毛病不是沒有的事可是北京城更利害每逢火車開的時候兒都是聽站長的指揮那車裏頭管事的和那脚行的人和站長都是通同一氣遇見有要緊的東西給客人搬運撒開了勒索錢所訛來的錢他們彼此分肥那站長分得十分之四那天津到北京的鐵路站長有個姓李的天天兒在外頭喝酒攬鬧聽說他每月的薪水不過五十塊錢可是他在窰子裏買了一個妓女大約花了有二千兩銀子像他平常所分的肥大概不少罷火車的這件事情關

係國政不知道總辦聽見了這件事情了沒有。

第百七十 僞票欺人

北京銀市向設在正陽門外珠寶市所有內城外城各銀號錢店俱於每日破曉至該處核計銀盤錢盤以定市價銀饒錢乏則錢價增漲多錢缺銀則錢價跌落各錢行在彼互相以銀購錢以錢易銀由來已久聞日前突有某甲乙冒充內城某銀號持鈔七百餘吊至銀市購銀寶一枚已經言妥攜銀欲行不料被銀市人詳閱其票偵知其僞即將該甲乙二人扭獲扣留不知作何了結蓋聞銀行人云此二百餘年罕有之事也

北京的銀市向來是在前門外頭珠寶市所有城裏頭城外頭

的各銀號錢鋪都是每天天一亮到那銀市上聽錢盤子去大概銀子的行市是這麼定規銀子多錢少錢的行市就大錢多銀子短錢的行市就落各錢行都是在市上賣銀子賣錢這也是由來久已了聽說前兩天有倆人到市上假充是城裏頭某銀號的人拿着七百多錢的票子到市上買了一個元寶價錢都說妥了錢也給了剛要拿銀子走誰知道銀市上的人細一看那票子知道是假的可就把那倆人扣下了不知道後來怎麼了結的聽錢行的人說這是二百多年少有的事。

第百七十一　迷信難革

教場四條胡同路西李氏之家其前門本在五條後院另闢一門出賃俗皆謂爲凶房春間浙江曹某賃居一病幾

殆狠狽而逃至五月初有刑部項某遷入不兩月因瘋自戕而幾眷屬他徙卽有中書科某君挈眷北來賃居於此月餘其妾亦瘋未及租期而去此房遂空無復敢問鼎者其宅之果凶耶抑會逢其適也非教育大行迷信之俗終不能革此雖小節亦可覘國民進化之程度矣

教場四條胡同路西有一家姓李的他的前門兒是在五條胡同後頭院子另開了一個門出租俗說是凶房春天的時候兒有一個浙江人姓曹的租了那個房子住病了一場差一點兒死了趕緊的搬了走了到了五月初有刑部當差的姓項的搬進去了不到倆月因爲瘋了自刎了家眷也搬開了又有中書科一位當差的帶了家眷往北來租住那個房子有一個多月

他的一個妾也瘋了。沒住滿日子就搬了。這個房子開着哪。箇直的沒人租。那個房子果然是凶麼。還是遇巧了出這個事呢。非教育大行。這樣兒的風俗。斷不能改的。這個雖然是小節。也可以看出國民的進化是怎麼樣了。

第百七十二　殷鑒不遠

近有某員於崇文門內某帥之宅內設知恥會專以開通民智激發天良爲主。其牆壁懸有圖畫係某年某月某國與我國開釁我國某員如何受其挫辱某員如何受其欺壓及庚子拳匪如何肇亂聯軍如何入城某員受制並婦女如何受某國兵丁凌辱極爲細密其旁均註有漢文以期一目了然其棹上設有地圖書籍均係激發人心之

義聞德國受法國之敗辱後卽用此義激動民心是以不數年德國又將法國戰負觀前尤甚焉

近來有一個官。在哈達門裏頭一個官宅裏。設立了一個知恥會。專爲的是開通民智。激發天良。聽說那屋裡牆上。掛着有畫出來的圖樣。是某年某月。某國和中國開仗。中國的某官怎麼吃人家的虧。某官怎麼受人家的欺負。到了庚子年。拳匪怎麼做亂。聯軍怎麼進城。官員怎麼受人家的挾制。婦女怎麼受某國兵丁的凌辱。畫的頂細。傍邊兒都寫着漢文。可以一目瞭然。並且桌子上擺着地理圖。和書甚麼的都是激發人心的意思。聽說當初德國叫法國打敗了之後。就是用這個道理。激動民心。所以不多幾年。德國又把法國打敗了。比從前還利害。

第百七十三　局詐新奇

京西蕭家河屠戶某甲日前買得農人某乙之羊數十隻拖欠銀兩日久未償某乙情急卽同其妻日夜在某甲舖中守候已月餘矣某甲百般央求某乙不離寸地日前突有營弁數人將某甲鎖扭而去卽將舖內物件抄沒所剩者惟有破房一間耳某乙夫婦大失所望悶悶而歸事後聞知所來之營弁係某甲之親族設局耳不然某乙夫婦終無去日可謂局詐之別開生面者

京西蕭家河有一個屠戶前幾天買了一家種地的人幾十隻羊該下的銀子好些日子沒給那個種地的急了就帶着他的媳婦兒黑下白日的在那屠戶的舖子裡等着要錢等了已經

有一個多月了那個屠戶怎麼央告他們所不肯離開那個舖子到了前兩天忽然營裡來了幾個小武官把那個屠戶鎖套脖拿了走了把舖子裡的東西抄了個罄淨就剩了一個破房子了那兩口子一瞧一點兒落子也沒有灰心喪氣的回家去了事後纔聽見說那天所來的那幾個營裡的人都是屠戶的親戚本家他們做出來的活局子若不這麼辦那兩口子老沒走的日子這樣兒詭詐的法子眞算是別開生面。

第百七十四　刼宅駭聞

日昨宣武門外西草廠胡同徐宅突有賊匪二十餘名奪門而入各執手槍將其僕役人等全行綑住任意搜掠室內衣服首飾等件刼掠一空並將少主人等用刀砍傷乃

各懷細軟之物奪門而去其時練勇正值紮巡街段見賊匪入院守門待出以爲擒獲不料賊匪勢猛不敢與抗舉目遠送互相斜視並未有一敢揚言者且該處與北城練勇局相隔數步何以竟任其逃颺當道者似宜嚴加整頓也

前兩天順治門外頭西草廠胡同徐宅忽然來了二十多個賊闖開門進去了都拿着小手槍把底下人全捆上了撒開了一搶東西把屋裏的衣服首飾搶了個一乾二淨並且把少主人也拿刀砍傷了把那細軟的東西都揣在懷裏闖出門去走了那個時候兒練勇正巡察街段哪看見賊進那院子裏去了他們就在門口兒等着賊出來好拿他們誰知道他們看見賊的

勢頭很利害不敢動手就眼看着他們跑遠了彼此你看我我看你並沒有一個敢說拿他們的並且那個地方兒離着北城練勇局不過幾步兒怎麽會就叫賊都跑了呢管地面的官員似乎也該當好好兒的整頓整頓罷

第百七十五　偷漏關稅

兵燹後肅邸整頓稅務一節本極美善然貪利之徒尤能設法偷漏按刻下蘆漢鐵路北京稅局在京津車站之區如遇京津火車行至而蘆漢火車亦至則巡稅兵丁張惶失措東突西竄不免有顧此失彼之勢茲聞日前蘆漢二次火車來京有某甲攜帶貨物數包遂派人荷負由車站之西渡河而遁巡稅之兵皆未悉其事因得遠揚似此疎

懈日久則貪利之輩尤恐仍復舊轍望當道者在蘆漢車
站仍安設一分局庶可免偸漏之處也

兵災之後。肅親王整頓稅務。辦理的本來是頂好。可是貪利的
人。更能想法子偸漏。按目下蘆漢鐵路。那北京稅局子。是在京
津車站的地方兒。若是遇見京津的火車到了。那蘆漢的火車
也到了。那巡稅的兵丁。可就慌了。東一頭西一頭的。不免顧得
了這一邊兒。就顧不了那一邊兒了。現在聽說。前幾天蘆漢鐵
路第二盪火車到的時候兒。有一個人。帶着好幾包貨物。雇人
搬運。從火車站的西邊兒。過了河就走下去了。那巡稅的兵。都
不知道這件事。像這麼樣兒的懈怠日子多了。那貪利的人。還
是要拾起那舊毛病來的。當差的人。該當在蘆漢火車站。再設

立一個分局。可就免有偸漏的事情了。

第百七十六　不知何故

月之十一日下午三鐘宣武門外趕驢市地方有人力車
數輛一坐老叟一坐某國人又一某國人信步而行左手
持刺右手携槍光明耀耀形跡可疑某甲尾之欲窺舉動
被某國人施放手槍將其打倒彈從頂門而入血色淋漓
赤白出現登時斃命該街紮段練勇聞聲槍聲行色張惶
步履競戰見係洋人互相竄匿未敢聲張由此觀之某國
人視華人直如草芥也當道者宜如何據理抗爭以挫其
兇焰也

本月十一這一天。後半天三點鐘。順治門外頭趕驢市地方兒。

有好幾輛東洋車、一個車上坐着一個老頭兒、還有一個車上坐着一個外國人、又有一個外國人步行兒走、左手拿着槍刺子、右手拿着槍、明晃晃的很可疑、有一個中國人跟着他、要看一看他有甚麼舉動、那個外國人就放了一槍、把他打躺下了、槍彈子從腦瓜頂兒進去的、流了好多的血、連腦子也出來了、立刻就死了、那個街上有巡街的練勇、聽見槍響、慌慌張張的就跑來一看、見是洋人、彼此躲開藏起來了、沒敢說甚麼、這麼看起來、那個外國人、看中國人簡直的如同草芥似的、當道的大老、該當是怎麼樣和他們講理、別叫他們這麼隨便横行纔行哪。

第百七十七　槍斃續聞

順治門外趕驢市某國人將華人槍斃一節頃聞此華人居住香驢營頭條胡同係五城街道衙署書役劉旭齋之次子年二十一歲是日被槍擊斃後伊父兄遂將尸抬至家中未裝殮並聞其父有欲赴外務部遞呈伸寃之意未悉確否

順治門外頭趕驢市、有一個外國人、把一個中國人打死了的那一案、聽說那個中國人、住在香爐營頭條胡同、是五城街道廳衙門、一個書辦劉旭齋第二個的兒子、今年二十一歲、那一天被槍打死了之後、他的父親和哥哥、把死屍抬到家裏去了、還沒裝殮哪、聽說他父親、要到外務部、遞呈詞伸寃去、不知道眞不眞。

第百七十八　因疑致命

日前有劉某者在趕驢市被某國人用槍擊斃一節今探其緣由蓋敎民辭世者則堂中均有治喪銀兩以邺之玆因有某敎人溘逝經同敎者偵知冒充其名到堂領取及其本家復赴堂親領喪貲方知被某騙去其敎牧師遂派洋兵協同將冒領之人扭獲載於車上將行至其處某不知底細乃尾之於後欲觀舉動某國人心疑同黨恐其劫掠故開槍將伊轟斃玆聞伊父以事已至此無可如何已將其尸骸裝殮定於月之十四日掩埋云

前幾天有一個姓劉的在趕驢市叫一個外國人拿槍打死了的那一案如今打聽出那個緣故來了原來敎民死了那堂裏

都給點兒白事銀子近來因爲有一個敎民死了有一個同敎的人知道這件事情就冒名到堂裏去把那一筆白事銀子領了去了趕死人家裏的人到堂裡領這個銀子去纔知道是叫從前來的那個人騙了去了這麼着牧師就派洋兵同着死人家裏的人一塊兒去把那冒領的人拿住了裝在車裏頭了趕走到趕驢市的地方兒那個姓劉的他原來不知道這個事情的底細就在後頭跟着意思要瞧瞧怎麼個動靜那個外國人看見他在後頭跟着心裏疑惑是同黨的人恐怕他把那個人搶了去所以開槍把那個人打死了聽說那死鬼的父親因爲事情已經這麼樣了無可奈何就把屍首裝殮起來就在十四那天埋了。

第百七十九　吉期封印

本月二十一日乃封印之期各衙門行封印禮照欽天監選定是日午時屆時各官員咸吉服齊集署內署門懸綵堂中設香案恭印出匣於案官上香行三跪九叩禮吏讃禮然後收印於匣上加紅紙書封署門柱粘貼紅紙滿漢合璧所書封開印之日時明年正月十九日巳時其禮如封印時封印期內若遇行用印文之事乃用封印前所鈐印之紙作成文書其文在鈐印之傍註書豫用空白四字以別封印期內所行之印文云

本月二十一是封印的日子。各衙門舉行封印的禮。按着欽天監挑好了的日子。這一天午時封印。各官員們。都穿公服到衙門裏去。衙門的門上掛彩綢。大堂上擺上香案。把印從印匣裏拿出來。擺在案上。官員都燒香。行三跪九叩的禮。書辦唱完了禮。然後把印收在印匣裏。加上紅紙封條。衙門外頭門柱上貼上紅紙。寫的是滿漢合璧的字。所寫的是封印開印的日子。到了明年正月十九巳時開印。那個禮節和封印的禮節是一個樣。若是在封印的日子裏頭。有用印文的事情。用的就是封印以前先印得了的那個紙。做成文書的。在那印的傍邊兒。寫着豫用空白。寫的是分別是在封印的日子裏頭。所用的印文。

第百八十　錢店盤剝

楊梅竹斜街某錢店係庫書陸某所開專盤剝外來官商日前有在興升店住之某大令持該號銀票十兩往購烟

土找回現銀六兩五錢次日復將原銀往該舖換錢彈兌既畢卽稱平色俱不足數僅折實銀六兩二錢某大令大怒詛銀係爾所找僅隔一宿已短三錢非汝誰欺生客而何堅欲扯控諸官經街隣再三調處始息蓋都門小錢舖輕出重入大概如此每年客商之被蝕者不知凡幾此亦弊俗難革之一端

楊梅竹斜街有一個錢舖是一個庫上的書辦姓陸的開的專吃外來的客人前幾天有在興升店住着的一個知縣拿着那個錢舖的一張十兩的銀票去買烟土找回六兩五錢現銀子來趕第二天又把那銀子拿到那錢舖去換錢那個舖子的人把銀子平完了就說是銀子的分量成色都不敷不過可以折

六兩二錢銀子那個知縣生了氣了就說這個銀子是你們找給我的纔隔了一夜的工夫就短了三錢銀子你們這不是欺生是甚麼就揪着那個舖子的人打定了官司了街坊出來就這麼一說合纔完的京裏這小錢舖向來是輕出重入大概都是這麼樣每年外來的客人吃這個虧的不知道有多少了這也是不容易除的一個弊。

第百八十一　客商須知

京津火車開通以來客商稱便票房亦無格外需索其腳行浮收在所不免第目下東城根車站夫頭某者倚仗根柢堅固遇事生風招搖撞騙不獨價外浮收而且留難需索皆因急於就道隱忍不究近有外務部某官員亦被遭

遜其他客商更可想見近雖為委員枷責示衆未必從此痛改緣彼有所恃而無恐斷難望其除害惟有奉申吾輩行道諸君務宜各自小心免受蹂躪并望當道大人整頓以安客商幸甚

從北京到天津的火車。自從開通之後。客商都說是很方便。那賣票房。也沒有另外勒索錢財的事情。那脚行多要幾個錢。也是不免的。可是現在東城根兒車站。有一個脚行的頭兒。倚仗着根子硬。遇見點兒甚麼事情。就要出壞主意。招搖撞騙。不但車價另外多要。而且囉瑣客人。訛詐錢財。那走路的客人。都是忙着趕路。只可忍耐。不和他較量。近來有外務部的一個官。也受了他囉唣。別的客人那更不用說了。現在雖然委員把他枷

號示衆。他也未必能改那毛病。因為他身後兒有仗腰子的。他不怕這些個。所以斷難除這個害的。不過我告訴走路的諸位。總要自己多小心。免受他的害。我還盼望大人們想法子整頓整頓。叫行路的客人得其平安。

第百八十二　瘋漢被責

崇文門外有瓦匠張某素患瘋疾人皆以張八瘋子呼之日前行經花兒市大街適某宅僕人頭戴官帽自西而東當被張八瘋子在後瞥見高聲罵曰衣窶架子你往那裡去你是那個賊官的走狗頭戴纓帽倚勢欺人光緒二十六年你們戴官帽的一個不見今日有了皇上你們又來欺負老民也愈罵愈怒遂將某僕官帽奪來擲於某舖房

簷上竟以老拳相贈某僕向花兒司飛奔而去遽將張八瘋子控告當被司官韓君將張某重責三十板以儆瘋癲云

哈達門外頭有一個瓦匠姓張向來有瘋病人都管他叫張八瘋子前幾天他走到花兒市大街可巧有一個宅裏的底下人戴着一頂官帽打西往東來了張八瘋子在後頭看見了就大聲罵他說嘿衣裳架子你往那兒去啊你是那個贓官的走狗啊腦袋上戴着纓帽倚仗着勢力欺負人光緒二十六年你們這戴官帽的怎麼一個也不見了如今有了皇上了你們又欺負人來了越罵越生氣這麼着他就把那個底下人的官帽硬摘下來扔在一個舖子的房上了還拿拳頭打他那個底下人

飛似的跑到花兒市的司裏就把張八瘋子告下來了司官韓老爺把張八瘋子打了三十板子不叫他這麼瘋瘋癲癲的鬧事。

第百八十三　瘋漢被押

張八瘋子在花兒市司被責一節茲聞被責後即時釋放張八瘋子餘怒不息竟沿街叫罵曰好一個買賣官等語日前該瘋漢行至元寶市見甲乙二人在彼演箭張八瘋子呼之曰兩個瞎了心的你們還射箭哪你們也不瞧瞧外國的電線滊車人家外國人用的是甚麼樣的心假如要派你們守海口去每人身後還得六個人給你們挑着箭咧再說洋人開了槍你們射箭准成嗎可惜我們老民

的錢都敎你們太爺們給這麼捐弄了當被挑水夫某丙勸之而去近日地方官恐其滋事已將其送交大興縣看押矣務望該管官與其延醫調治愈後釋放此亦一德政也

張八瘋子上回在花兒市司裏挨了打的那一件事聽說把他打完了就放了那張八瘋子氣還不消簡直的滿處大罵說好一個買賣官這些個話前幾天他又走到元寶市看見有倆人在那兒射箭哪張八瘋子就大聲嚷着說兩個瞎了心的你們還射箭哪你們也不瞧瞧人家外國的電線火車用的都是甚麼樣兒的心思假比若派你們守海口去你們一個人身後頭還得有六個人給你們挑着箭再說洋人開了槍你們射箭就

準行麼可惜我們百姓的錢叫你們太爺們都給捐弄了去了這個工夫兒有個挑水的把他勸走了近來地方官怕他鬧事已經把他送到大興縣去看押起來了我盼望縣官快請大夫給他治好了把他放了這也是一件德行的事。

第百八十四　發給郵銀

大宛兩縣貧而無告之民向由順天府及五城察院每年四季發給孤貧之糧以恤之自庚子變後奏明以糧折銀發給每季每人給銀九錢本年春夏一季已經發給現經順天府示諭本年秋冬二季孤貧人等應領之銀定於本月二十二日在府署內發給本堂親至大堂監視所有內城孤貧人等六百零六名外城孤貧人等三百名各特官

給領銀之名牌照給銀如假牌冒領及售牌他人來領等弊若經查出或別經發覺定行懲處如無牌之人莫至本府以免滋事云云

大宛兩縣沒有倚靠的窮民向來是由順天府和五城按着每年四季放給他們孤貧糧憐恤他們自從庚子年變亂之後奏明了把孤貧糧折價給他們每一季一個人給他們九錢銀子今年春夏這兩季已經都給了現在順天府出告示說是本年秋冬這兩季所有窮民應當領的銀子定規本月二十二這一天在順天府衙門放銀子自己在大堂上眼看着發放所有內城孤貧的人有六百零六個人外城孤貧的人有三百個人都要拿着官給的領銀子的牌子按着牌子給銀子若是有假牌

子冒領的或是把牌子賣給別人領的若是查出這些個弊來或是叫別人告了一定治罪的若是沒有牌子的人不必到本衙門來免得鬧事。

第百八十五　銀行將開

北京庚子以前凡富紳貴族之家皆以巨款存儲各爐房及銀號等處該商人尤可藉此生利遇有緊要款項亦可先爲騰挪墊川自兵燹之後大相懸殊各爐房及銀號錢店因存款無多係勉力支持然富貴之戶因其倒閉無時抽時較難故亦未敢擅存於外茲有某太監招集巨股在北京設立銀商仿照外洋銀行規模現在款項集齊大半擬於明春正之十六日開設蓋開設後富紳貴族遇有應

撥之款必當坦然存儲其處該銀行較之爐房銀號錢店
定獲有餘利矣

北京庚子年以前所有富戶貴族之家都是把銀子存在爐房和銀號裡商人靠着這個也可以賺錢遇見有要緊的用項的時候兒他們也可以借給人家也可以給人墊銀子自從變亂之後情形差多了那各爐房銀號錢舖因爲存的銀子不多不過勉力支應這個買賣那些個富戶因爲他們不定那時就關門提銀子不容易也不敢交給他們存銀子如今有一個太監招了好些個股份在北京設立銀行仿着外國各銀行的規模現在股份銀子已經湊齊了有多一半兒了到明年正月十六要開市趕開市之後所有富戶貴族之家必可以放心大胆的

把銀子存在那個銀行裏那個銀行一定比爐房銀號錢舖賺的錢多罷。

第百八十六　竪氷入窖

紫禁城皇城內外城各城內皆有氷窖而紫禁城內及皇城內與德勝門外者皆係磚窖餘皆土窖統計各城內外之氷窖約十餘處各氷窖每歲約藏氷數十萬塊紫禁城內所藏之氷專備上用及各宮之需其餘各窖之氷皆售賣獲利亦鉅氷之最潔者乃三海及西直門外護城河者其崇文門外護城河之氷最爲不潔現在冬至已過各河已陸續鑿氷納窖昨日行至十刹海岸見藏氷之人於氷上鑿氷冲冲蓋此技他人不能也此項人稱鑿氷匠文安

大城等縣人居多

紫禁城皇城裏外城。和各城裏頭。都有氷窖。可是紫禁城裏。和皇城裏頭。還有德勝門外頭的。都是磚砌的氷窖。下餘的都是土氷窖。算起來各城裏外的氷窖。大概有十幾處。每一年各氷窖所收的氷。總有幾十萬塊。那紫禁城裏頭所收的氷。專預備宮裏頭和各做官的人用的。其餘各氷窖的氷。是賣給大家用。聽的錢也很多。這裏頭最乾淨的氷。是三海和西直門外頭護城河的。那哈噠門外頭護城河的氷。頂不乾淨了。現在已經過了冬至了。各河裏頭也都陸續着鑿起氷來了。昨天走到十刹海岸上。看見那收氷的人。都在氷上頭鑿氷。哪。敢情別人不能作這個事。這一項人叫鑿氷匠。這一行的人。就是文安大城縣

的人多。

第百八十七　典息請損

京城典當向來十吊以內月利二分過十吊則分八分六過五十吊則分四分五過百則分二或一分三百以外釐數矣當時現講價大致不外前幾等數目亂後則一律加爲三分月息蓋因京城當舖百餘家亂時保全者僅百中之一餘皆刼掠一空亂後重整舊業賴此重利以補前虧在該當商固爲得計然民間緩急相通者實苦之玆聞有司以各當將近三年獲利已厚擬一律減爲二分半月息行將人奏通飭遵辦亦體恤民艱之一道也

北京城的當舖。向來十吊錢以內。每月是二分利錢。過了十吊。

是一分八。一分六。過五十吊是一分四。一分五。過一百吊。是一分二或是一分。到了過三百吊。也就是幾釐利錢了。這個可都是當面現講價。大概總不出那幾等數目。趕亂後通共都長到三分利錢了。因爲京城裏元來有一百多家當鋪。亂的時候兒保住的不過百分之一。其餘的都叫人搶了。趕到亂後他們從新整理他們的買賣。就靠着得這個重利錢。補他們從前的虧空。在他們做當行買賣的。自然這個法子也不錯。無奈當當的人。可是眞難受。現在聽說。地方官因爲各當鋪。也快到三年了。得的利錢。也不少了。打算叫他們通共都減到二分半利錢。若把這件事入奏。通飭各處遵辦。這也是體恤百姓的一件好事。

第百八十八　閒曹忠憤

昨有兵部副郎李君上書某邸畧謂遼東之地實我朝發二百年之經營統百萬之生靈積骸若山流血成河以占領之地也今被俄人強爲佔據我政府允宜亟行設法收囘如日本者不過鄰封而已俄人初進步時卽遣兵籌餉以備不虞爲鄰封者尙且如斯而我政府苟安如舊一旦遼東禍起我與日本果孰輕而孰重孰近而孰遠不待智者而知之矣宜請飭令政府振刷精神各發天良速與俄人決議先之以和繼之以戰如其不可再乞鄰封之援則幸甚云

新近有兵部的一個員外郎姓李的。給了一位王爺寫了一封信。他說的是東三省的地方兒。實在是本朝發了二百年的經

營。帶着一百萬的兵丁。血流成河。屍首如山。纔得的地方兒。如今叫俄國硬佔了去了。政府應當趕緊的想法子收回來。就像日本罷。不過是鄰封。在俄國人剛在東三省伸手的時候兒。日本就發兵籌餉。豫備後來的事。人家一個鄰封。尚且如此。怎麼偺們政府。還是照舊的沒事人兒似的。一旦東三省大禍一起來。偺們和日本比一比。是誰輕誰重。是誰遠誰近。誰都可以明白這個罷。如今該當請朝廷吩咐政府。叫他們打起精神來發出天良來。快快兒的和俄國人說話。先用和的法子。然後再講打仗。若是不行的時候兒。再求鄰封幫助。這是要緊的。

第百八十九　是乃知心

花兒市大街有星士某甲在彼設攤掛攤橫懸一布上書言必有中並有對聯一付云喚醒迷人歸正路指明賢士上雲梯橫披書知心處三字門前有沙窩門外花園某乙聞卜曰余日前失去一物不知可能尋覓否先生爲我詳算之於是星士抽簽作子口內喃喃曰此物仍在君室急尋可得遲則無矣乙笑曰先生我丟了一條牛焉有在屋內之理旁觀者莫不大笑近日東南城外傳爲笑柄不知某乙寔意問卜耶或以星士取笑耶然星士之謬妄亦可概見

花兒市大街。有一個算命的。在那兒擺了一個卦攤兒。上頭橫着掛着一塊布。寫着言必有中。另外有一幅對聯。上頭寫着喚醒迷人歸正路。指明賢士上雲梯。還有一個橫披。寫着知心處

三個字。前兩天有沙窩門外頭花園子的一個人去占卦。說是我前幾天丟了一樣東西。不知道還能找得回來找不回來。請先生給我細算一算。這麼着那個算命的。就抽出一根簽兒來。然後把卦子擺了一擺。嘴裏就說。您丟的這一樣東西。還在您屋裏哪。您可快找去。晚了可就沒有了。那個人就笑着說。先生我丟的是一隻牛。有在屋裏的理麼。傍邊兒看着的人。全都笑起來了。近來南城外頭都拿這件事當作笑話兒。不知道那個人是真心來占卦呀。還是拿這個算命的打哈哈來呢。然而那個算命的信口胡云。也就可知了。

第百九十　習俗相沿

本月二十日立春。順天府照例行迎春之禮。豫於府署大

門內左右搭二蓆棚。內設芒神童子及春牛之像。其像以蘆與紙裝成。塗以彩色。立春日清晨。沈大京兆率屬員等咸吉服往東直門外迎春亭地方。各役先於是地搭棚結綵。置芒神春牛各像於棚內正中。設香案上懸所繪芒神春牛之圖。尹憲率屬員焚香行禮。吏用鞭擊牛像。是爲催耕之意。俗謂打春。禮畢焚芒神春牛各像。奉春牛圖於綵亭。舁行。尹憲等迎之而歸。儀仗鼓樂導迎。敬將其圖進呈御覽。交圖存於太和殿之庫。其圖上有滿漢合璧文字。即迎春之意云。

本月二十是立春。順天府照例行迎春之禮。是在府衙門大門裏頭左右。搭兩座蓆棚。裏頭設擺芒神童子和春牛的像。那個

像是拿蔴和紙做成的。畫上彩色。立春這一天一清早。沈大京兆帶着屬員。都穿着公服。到東直門外頭迎春亭地方兒。那些個衙役們。先在那個地方兒。搭好了棚。掛上彩綢。把芒神春牛這些個像。都放在棚裏頭。當中擺上香案。上頭掛着就是所畫的芒神春牛圖。府尹帶着屬員們。燒了香行了禮。然後拿鞭子打牛。就彷彿是催着牛耕地的意思。俗說是打春。這個事情完了。把芒神和春牛這些個像都燒了。把春牛圖擱在彩亭子裏抬着。府尹把他迎接囘來。那儀仗鼓樂在前頭導引。然後把那個圖進呈御覽。那個圖是存在太和殿庫裏頭。圖上有滿漢合璧的字。那就是迎春的意思。

第百九十一　密查出票

日前大京兆陳玉蒼侍郎出示禁止未經取保掛幌之錢店不准私開票紙一節各城俱派人密查而各奸役藉以詐索錢文者頗多日前有北城差役向騾馬市大街未掛幌之某錢店兌換現錢條該錢店不知其詐竟予以本舖新票該差人即大肆勒索未遂竟將該店主私押某守備署內次日又在其錢店商議罰款已自二十金增至四十金之譜該役尙不肯允適有某侍御之公子前往換錢探悉此中原因次日即派人至守備署內將錢店主人提出申飭守備聞將奏參撤任云

前幾天有順天府府尹陳大人。出過告示。說是凡沒有保家。就掛幌子的這樣錢鋪。不準他們私開票子。現在派人在各城地

面訪查．那兒知道各衙門那些個不老實的衙役．到處訛詐錢的很多呢．前幾天有北城的一個衙役．在騾馬市大街一個沒掛幌子的錢鋪．換現錢條．那個錢鋪不知道他這是壞法子．可就把本鋪新票子給他了．那個差人就動起訛詐來了．勒索的錢很多．錢鋪裏沒能滿他的意．他就把那個鋪子的掌櫃的．私自押在守備衙門裏了．第二天他又到錢鋪裏去．商量罰他們銀子的事情．那個錢鋪從二十兩銀子．添到四十兩銀子．那個衙役還不答應．可巧有一個都老爺的少爺．到那個錢鋪換錢去了．打聽明白這件事情了．趕到第二天都老爺．就派人到那個守備衙門裏去．把那個錢鋪的掌櫃的要出來了．把那個守備說了一頓．並且聽說．還要參那個守備．把他撤任。

第百九十二 宴賓佳話

余十四日曾在前門外觀音寺街福隆堂飯莊閑聚各座滿盈並有一精通華語之外國人爲之酬應互相論說問答如流實爲豔羨坐中余所相識者亦有數人遂詢悉其詳是日乃外國新年美商勝家公司酬勞夥友假坐於此該洋人蓋公司之洋東也係意國人向在外邦貿易多年不獨精通中國言語文字及各國文理亦屬高品故于生意中所罕有者至于該行事務無不認眞料理及待諸夥友亦爲寬厚在京開設尙未經年已售出機器數百份之多並有一華人係該公司之掌櫃寶君在旗亦係幹員頗有鉅商氣象足可爲該洋東之臂助也可佳可佳

我十四這天、在前門外頭觀音寺、福隆堂飯莊子開聚會、客座都滿了、這內中有一個很懂得中國話的外國人、周旋各客、彼此說話對答如流、我心裏很羨慕、那同座的人裏頭、我認識的有幾位、這麼着我跟他們一打聽、敢情是這一天是外國的新年、美商勝家公司、給夥計們酬勞、在這個飯莊子聚會、那個外國人是那公司的東家、是義國人、他向來在外國經理商務、很多年了、不但通曉中國語言文字、連各國的文理也是個好手、是買賣場中少有的人、至於那公司裏頭的事情、沒有不認眞料理的、就是待夥計們、也很寬厚、北京這公司、開了還不到一年、哪、已經賣出好幾百份機器去了、並且有一個中國人是那公司裏的掌櫃的、這個人是姓寶在旗、也是個好手、頗有那大

商的氣象、實在是那外國人的好膀臂、眞叫人可羨慕。

第百九十三　蒙王來朝

各蒙古來京之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公等由十一月至本月初旬皆陸續到京行文理藩院報到循例於本月初八日進內恭請聖安豫備召見各王公等進內時之公服皆貂帽褂與京中各王公之服裝無異各王多有携家眷來京者其福晉夫人等之裝束乃分髮在右下垂而編辮戴帽似官帽兩耳繫大環而繫結於頂上環繫玉珊瑚穗下垂穿窄長服兩肩際袖上作高起如翅外套或褂或無袖之長衣穿絨靴常偕王公等遊行於街市如各喇嘛廟有送崇誦經及佛出巡各日王公福晉夫人等有至廟償願

助資拜佛燃燈及獻哈達觀跳布扎等事是北國俗云
各蒙古到京來的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公爵每年從十一月到本月初間都陸續着到京給理藩院行文繳到照例是十二月初八進裡頭去恭請聖安預備召見那些位王公進裡頭去的時候兒所穿的公服也是貂褂貂帽和北京的王公沒甚麼分別可是那蒙古王有好些個帶着家眷到京來的那福晉和夫人的打扮是這麼樣把頭髮分開了辮成辮子在兩傍邊兒耷拉着戴的帽子也仿佛是官帽頭上帶着大耳環子可是結連到頂上耳環子上拴着玉和珊瑚子下頭有穗子耷拉着穿着長的衣服兩個肩膀子上和袖子上都做出高起來的樣子仿佛是翅膀兒似的外頭套着或是外褂子或是沒袖子的

長衣服腳底下穿絨靴子常同着王公在街上蹓達若是各喇嘛廟有甚麼送祟念經還有佛出巡的這些個日子那王公福晉夫人他們也都到廟裡頭還願助香資拜佛點燈獻哈達觀跳布札這些個事情這也是蒙古人的風俗。

第百九十四 鋪夥拒捕

二十一日西四牌樓某木廠掌櫃某被人告發巡捕往拘被該鋪人奪毆拒捕該捕被毆鼠竄逃去旋來巡捕六人又被擊逃後來巡捕數十人分持洋鎗始將該鋪數十人拘去聞該鋪會在萬壽山南北海伺候內差凡木作工人多出其門已相率罷工並串通某木廠亦將罷工聞某會於去年私送某邸圖屏一架價值數萬金而某邸司門者

不爲之通又以四百金賄之乃請某邸賞收矣又關當庚子時某所買大內之物甚夥某侍御過問彼應之曰我將預備皇差爾奈我何不久卽將某侍御劄職某之內外交通手眼靈活於此可見

本月二十一西四牌樓有一個木廠子的掌櫃的叫人告下來了巡捕就傳他那木廠子的人大家把巡捕給打了那巡捕挨了打就跑回去了後來又來了六個巡捕也叫他們給打跑了後來來了好幾十巡捕都拿着洋槍這纔把那木廠子的幾十個人拿了去了聽說那木廠子在萬壽山南北海做過大內裏的工程所有木作的人多一半兒都是從他那木廠子裏出去的那些木廠子彼此都止工了並且還串通一個木廠子也要

止工還聽見說那個木廠子的掌櫃的去年送給一位王爺一架圍屏總値幾萬兩銀子可是那個王府看門的不給他往上回他送給那個看門的四百兩銀子這纔請那位王爺收下的又聽見說庚子年的時候兒那個掌櫃的買了大內的東西很多有一個都老爺問他這件事他就回答說我是要把這些個東西預備皇差的你能把我怎麼樣不多的日子他使了一點兒手脚把那個御史革職了那個掌櫃的內外交通手眼靈活就打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來了。

第百九十五　又壓風波

庚子拳亂時陝西巡撫升允倚任布政使帶兵數營駐直晉交界之紫荆關旋卽撤迴不料近有德國人因游歷到

彼見有礮石大書特書某年月日某人率軍駐紮於此因歐兵西犯傷亡華弁兵若干員名云云近該國公使據情照會外務部云庚子拳亂中朝不能勦辦是以聯軍代平大難歐兵追勦何云西犯該撫時爲布政使大員帶兵駐此當係奉政府命令足見中朝猶蓄怨外人雖遣使謝過非出本心應由本公使徧告各國公議此事等語外務部接此照會當卽電飭晉撫速將升允在紮剿關所樹之石掘毀并詔此舉本屬無謂之語云云按此雖係已過之事未悉德人徧告各國後將來如何了結噫中國交涉動輒得咎詔之自取夫復誰尤

庚子年拳匪做亂的時候兒現任的山西巡撫升允那個時候

兒還做藩司哪他帶着幾營的兵就駐在直隸山西交界紮剿關地方兒後來把兵也撤回去了誰知道近來有德國人因爲遊歷去到了那個地方兒看見有一個石頭碣子上頭寫着某年某月某日某人帶着兵駐紮這個地方兒因爲洋兵西犯傷了中國的官兵多少這些個話新近德國欽差照會外務部說庚子年拳匪做亂中國不能平定所以聯軍替中國平這個大難洋兵追殺拳匪怎麼可以說西犯呢那個時候兒這個巡撫正做藩司哪既是大員帶着兵駐在那個地方兒總該當是奉政府的命令去的足見中國朝廷還是怨恨外國人雖然派欽差謝罪總不是出於本心應當由我告訴各國大家公同商量這件事情那外務部接着這個照會就發了一個電報叫山西

巡撫・趕緊的把升允在紫荆關立的那個石頭碣子刨毀了・並且說這件事本來也無訓・這個雖然是已過之事・可是不知道德國人告訴各國之後・將來是怎麼個了局・吱・中國辦交涉的事情・常得不是・都是自取・可怨誰呢。

第百九十六　弔唁誌盛

近衞公爵之訃音之達於北京也日淸兩國士大夫無不同切痛悼之忱特糾集同人於本月二十三日在雍和宮約喇嘛唪經以資冥福而表哀情茲悉是日在雍和宮內釋迦佛像前設立近衞公之牌位幷置靈几香花燈燭眩曜輝煌以爲供奉門柱上高懸花圈以爲觀美焉凡朝中貴顯都下名流無不命駕而至有肩摩轂擊之觀倫貝子

至時最早以次慶王恭王醇王肅王那王振貝子濤貝勒聯翩不絕或躬自詣弔或專使致意堂中張檠兩世胡公等之輓詞唪經之喇嘛凡五十餘輩堂外供張極盛以備弔客休憩之所又盛設茶點以餉來賓前殿有司賬通名等所弔客皆在位前拈香行鞠躬禮午後二時乃宣讀日本祭文聲音激楚至足感人中日人之來與祭事者約壹百餘人外更有英德國美國男婦之來觀其盛者俟佛事既竣復共拍一像以爲紀念誠一盛會也

近衞公薨逝的這個信到了北京・所有日本中國這兩國的士大夫・沒有不難過的・這麼大家一約會・本月二十三這一天・在雍和宮・請喇嘛念經・表其悲哀的意思・如今聽說這一天在雍

和宮裏頭，釋伽佛像面前，設立近衛公的牌位，另外設立靈位，供香花蠟燈，滿堂光輝，門柱上高懸花圈，做爲美觀，所有朝中大老和北京的名士，沒有不到的，車轎人馬擁擠不動，那倫貝子到的最早，其次是慶王、恭王、醇王、肅王、那王、振貝子、濤貝勒、接連不斷，有親自來吊祭的，也有打發人致意的，堂中有管學大臣張榮兩位，還有胡大人，他們的輓聯，有五十多喇嘛念經，堂外頭預備的很齊整，爲的是來客歇着的地方兒，又預備茶點心，款待來客，有管賬的，有通信的，這些個地方兒，所有來上祭的客人，都在靈前拈香行鞠躬禮，趕到兩點鐘，開讀日本祭文，聲音激楚，足可以感動人心，中東兩國人來上祭的，大約有一百多人，另外還有英國德國美國老爺太太們來看祭的，趕

到佛事都完了，大家公同照了一張像，做爲紀念，實在是一個盛會。

第百九十七　商部示諭

二十六日商部大臣示諭，照得振興商務，要在通上下之情，遇有商人投遞稟牘，或面陳商情，無不推誠相待，本部設有接待所一處，各業商人赴部求見，先導至司務廳詢明，果係誠實商人，卽由司務廳延入接待所，接見務使官商聯絡，弊絕風淸，惟當開辦之初，各商人等未必周知，更恐有本部差役需索阻遏之弊，合行出示，仰各商人等知悉，嗣後呈遞稟件，除京外有職官員，須取同鄉京官印結，旗員須取本旗佐領圖片外，各商人等未能取有結片，但

具殷實舖戶保結蓋有該號圖章本部卽可接收如遇面陳之事亦分別傳詢倘本部差役人等有需索阻遏情事准該商人徑至司務廳投訴訊明嚴行懲辦爾商人等須知本部要在保商力除官商隔閡之習愼毋畏難疑沮致負本部保護維持之至意特示

本月二十六・商務部的大臣・出了一張告示・說是凡振興商務・要緊的是總得通上下的情・若遇見有商人・來衙門遞稟帖・或是當面要談甚麼商務・我們必要拿眞心實意的待他・本衙門現在設立有一處待客的地方兒・各行的商人・若是到衙門來請見・先帶他到司務廳・問明白了・果然是一個妥實的商人・然後由司務廳・把他請到待客所去・官員們可以見他・總要叫官

商聯絡・把這個弊都要除淨了・可是現在剛起頭開辦・各商家未必都能知道這個事・還怕是有本衙門的差役勒索錢・攔住他不叫見面・該當出這個告示・你們各商家都要知道・後來若是遞稟帖・除了北京和外省的人有官職的・總得取同鄉京官的印結・若是旗人・總得取本旗佐領的圖片・另外若是別的各商人・不能取印結和圖片的・只要有妥實舖戶的保結・有那本舖子的圖書・本衙門也可以接收・若是有當面說的事情・也可以分別傳進他來問他・倘或本衙門的差役・有勒索錢・或是攔住不叫人進來・這些個事情・那個商人可以一直的到司務廳告他・問明白了・重重的辦他罪・你們商人要知道・本衙門是要保護商人・極力的要除官商隔膜的這個習氣・你們不必怕難・

有甚麼疑惑的地方兒。那麼一來。就辜負了本衙門保護商家。維持商務的意思了。

第百九十八　警察何用

本社遊歷員歸語云張家口內外向多盜賊自沈仲禮觀察於庚子年辦理洋務警察事宜盜賊稍知斂迹及觀察調赴山西改派某員接辦其近日警察雖有馬隊而如虛設離張家口六十里之大壩殺人刦物時有所聞本年春間有該處商民父子二人素精槍法曾捕盜七名解至洋務局該局諉之撫民府而撫民府亦置之不問該商父子大爲灰心語人曰嗣後遇賊概不捕拿惟有自保身家而已此事爲都統所知即嚴飭撫民府將七盜正法民心爲

之一快此一事也上月初旬壩外被刦商財至三千金之多該商等連夜雇馬赴張家口之洋務局控告該局員批示云既被盜刦何以昨日不報直至今日盜去已遠本局亦無從緝捕等語試思路隔百餘里豈能一刻即到洋務局之辦法大都類是實令人不解又一事也上月初七日下午七點鐘離張家口十三里出有盜案並傷人一名騾馱一頭通衢之接近者且如此況僻遠處乎馬隊何用警察何事此又一事也

本報館遊歷人回來說。張家口裏張家口外。向來賊很多。自從庚子年沈道臺。辦理洋務和警察的事情。盜賊稍微的斂跡一點兒。趕到沈道臺調到山西去了。改派別的官接辦了。近來警

察雖然有馬隊。可是不過是虛應故事。離張家口六十里的大墩地方兒。常有殺人搶東西的事情。今年春天。有那個地方做買賣的父子兩個人。都是很好的槍法。拿着七個賊。送到洋務局去了。那洋務局推諉叫送到撫民同知衙門去。那同知衙門也並不管那個事。那父子兩個人很寒心。可就和別人說。後來若再遇見賊。簡直的不拿。不過我們保護自己就是了。這件事情叫都統知道了。嚴嚴的交派同知。把那七個賊殺了。百姓心裏纔舒服了。這是一件事。上月初間有些個商人。在墩外被賊搶了有三千兩銀子去。那商人他們雇馬。連着夜趕到張家口去。在洋務局告了。那洋務局的官批下來說。既然被賊搶了。怎麼不昨天來稟報。直耽悞到今天來報呢。賊已經走遠了。我們

局子實在沒有法子拿他們也不想一想。離着有一百多里地。怎麼能立刻就來稟報呢。那洋務局辦事大概就這麼樣。實在叫人難明白。這又是一件事。還有上月初七晚半天七點鐘。離張家口十三里地。出了一件盜案。並且傷了一個人一個騾駝。近處的大道。尚且如此。那還提甚麼遠處呢。要這樣兒的馬隊有甚麼用處。要這樣兒的警察幹甚麼。這又是一件事情。

第百九十九　重案述聞

南皮縣出有人命重案茲有由南皮縣來者據云此案前後共死八人緣縣城外五里之遙某村有某某兩家兩姨作親尚未迎娶男家貧窮女家富足因原屬親戚男家常向女家借貸前月某日某(即女家之新婿)又向女家借錢

若干作小本生意女家令女(即男家所聘定者)檢衣服幾件與其當錢使用該女暗自將金鐲一付銀十三兩捲入衣包內庶可使男家多得錢文家境或可從此寬裕而又不便明言遂着人送出交某帶回某用錢甚急徑持衣包赴當鋪當錢初不知內有金鐲與銀子也當鋪掌櫃開包內皆係何物某曰衣服幾件當鋪掌櫃以所報與原物不符疑某來歷不明適該處有一家失物若干拿賊未獲當鋪掌櫃隨即報知捕班將某拘拿送縣收監某之父聞信隨即到縣保救亦以供詞與原物不符指爲同黨一併收監父子二人同在監內自盡該女聞信以此事惟己知情乃到縣訴明原委在當堂自盡某之母及女之母亦自盡

紳董二人因於此事有關係見事不好無法可施亦均同自盡又有地保一人自覺案情重大罪無可逃亦懸樑自盡云云

直隸南皮縣出了一件人命重案有從南皮縣來的人說這案先後死了共總有八個人原來南皮縣城外頭五里來地有一個村莊有某某兩家是兩姨親上做親還沒過門男家窮女家富因爲兩家原來是親戚男家常和女家借貸上月有一天新姑爺又和女家借多少錢做買賣那個新姑娘就拿出幾件衣裳來給他當錢使喚可是那個姑娘暗中把一對金鐲子和十三兩銀子捲在那衣包裏了意思是叫男家多得幾個錢可以寬綽點兒可又不好明說這麼着就叫人把這衣包拿出去

交給那新姑爺帶回去了。那個新姑爺因爲是急等錢用。他就拿這衣包到當鋪當去了。他並不知道。那衣包裏頭有鐲子和銀子的事情。趕當鋪的掌櫃的打開包袱就問他。這裏頭有甚麼東西。他說就是幾件衣服。那個掌櫃的因爲他說的東西不對。疑惑這東西來路不明。便巧那個地方兒有一家被盜丢了好些個東西。賊還沒拿着。哪當鋪的掌櫃的。就出去。告訴捕快說了。就把這個新姑爺。拿到縣衙門去收監了。新姑爺的父親聽見說。就到縣衙門去。要保他兒子。也因爲他口供和那原物不對。指他爲夥同一氣。就一塊兒都收監了。父子倆人都在監裏自盡了。那個新姑娘聽見這件事了。因爲就是自己知道這件事情。這麼着他就到縣衙門去。把這一件事情的始末根由

都說了。就在當堂自盡了。那新姑爺的母親和新姑娘的母親。也都自盡了。有兩個紳董。因爲與這件事情上有關係。看這事不好。沒法子辦。也一塊兒自盡了。還有一個地保。自己一想這個案情重大。這個罪名不得了。也懸樑自盡了。

第二百　伊犂金礦

本社遊歷員歸語云庫倫却先圖之間有金礦焉卽稱爲伊犂河金礦礦苗向來旺盛蒙人時時私相採取觸手卽是藉此爲生活者不少後爲俄人探悉卽集華人具稟北京總理衙門初議俄人得三成華人五成其二成歸蒙藩不論盈虧作爲乾股中政府派前庫倫辦事大臣爲督辦俄國則派格祿德爲會辦此庚子以前事也當時庫倫所

謂活佛出而阻止稱動土則諸佛震怒風水有關必不利於蒙古於是中政府又派崑崗赴庫倫查辦方崑崗抵庫倫時頗欲玉成開礦之事旋受活佛奉贈若干萬頓改初意以金礦不旺爲詞覆命其事遂寢俄人聞信揚言曰如華人不辦則我俄獨力承之阻難有所不計乃向美國購來機器三部招集天津工人數千開採適京津拳匪事起中政府無暇顧之而無窮之利從此爲俄人獨得矣現在每日可出金砂約在七八普突左右按一普突合華權二十七斤半中政府早有所聞但畏俄人强横聽之而已該礦總辦仍爲格祿德此人能徇蒙人所好禮佛茹素而且待人寬厚是以西帮客商無不信服願爲効力不止得蒙

人歡心也

本報館的遊歷人回來說。庫倫却先圖的兩夾間兒地方有金礦。叫伊犂河金礦。那礦苗向來很旺。蒙古人常常的私自偷着挖。一伸手就得金子。靠着這個過日子的人也不少。後來俄國人知道了。可就湊了幾個中國人。具了一個稟帖。在北京總理衙門遞了。起初商量的是俄國人得三成。中國人得五成。下剩的那二成歸蒙古王爺。不論賠賺。都不與蒙古王爺相干。他得的這個叫做乾股份。中國政府就派前任的庫倫辦事大臣爲督辦。俄國派格祿德爲會辦。這是庚子年以前的事情。那個時候兒庫倫地方。有所謂活佛的。出來攔阻這件事情。他說這個土可動不得。若是動了。各佛爺必要生氣的。與風水有關係。一

定與蒙古沒益處。這麼着中國政府又派崑崗。到庫倫去查辦。在崑崗剛到庫倫的時候兒。他的意思本來打算要成全這開礦的事。後來他受了活佛好幾萬兩銀子。他立刻就把他本來的意思改了。他就說是金礦不旺。拿這個話到京裏銷差了。這件事就算歇了。俄國人聽見這個信息。可就在外頭吵嚷說。若是中國人不辦。我們俄國人獨力可以辦這件事。那裏頭有甚麼難處。我們也不理會。可就從美國買了三副機器來。湊了好幾千天津的工人。開這個金礦。可巧北京天津鬧起義和團來了。中國政府沒工夫管這個事了。這個無窮之利的產業。從此可就都叫俄國人得去了。現在每天挖出來的金砂。大約總在這麼七八普突的光景。按一個普突合中國秤有二十七斤半。

中國政府也早聽見說了。無奈怕俄國的強橫。只可隨他辦罷。那個金礦的總辦。還是格祿德。他能投人所好。也拜佛持齋。而且待人寬厚。所以山西客商。沒不信服俄國的願意給他出力。所以俄國不止於叫蒙古人喜勸他。

言文對照

北京紀聞

終

明治三十七年六月一日印刷
明治三十七年六月五日發行

編譯者　岡本正文

發行者　田中慶太郎
東京市本郷區本郷三丁目十番地

印刷者　野村宗十郎
東京市京橋區築地三丁目十五番地

印刷所　株式會社東京築地活版製造所
東京市京橋區築地二丁目十七番地

發行所　文求堂書店
東京市本郷區本郷三丁目十番地
（電話下谷八百二十番）

賣捌所

東京市神田區一ッ橋通町十六番地　文求堂書店
東京市日本橋區通三丁目　丸善株式會社
東京市神田區表神保町　東京堂書店
東京市神田區表神保町　中西屋書店
京都市下京區寺町通四條北　文求堂書店
大阪市南區心齋橋筋一丁目　松村書店
大阪市東區博勞町四丁目　丸善株式會社
神戸市元町四丁目　吉岡書店
清國北京前門外琉璃廠　維新書局
清國上海英租界棋盤街　江左書林

竹添光鴻撰

棧雲峽雨日記

明治十二年（一八七九）東京府中溝熊象刻本

據明治十二年（一八七九）

東京府中溝熊象刻本影印

序　題　辭　跋　評

三條相公　伊藤公　副島公　勝公　長岡公　重野成齋
川田甕江　藤野海南　長三洲　井上毅　岡松甕谷　中村敬宇
四谷穂峯　三島中洲　草場船山　土井聱牙　大槻磐渓　那珂梧樓
萩原西疇　大沼枕山　小野湖山　阪谷朗廬　木下梅里

棧雲峽雨日記并詩草

李氏中堂　曽湘郷侯　俞氏　高氏　李氏　楊氏
方氏　齊氏　于氏　呉氏　程氏　蔡氏
葛氏　劉氏　劉氏　毛氏　薛氏　鍾氏
強氏　徐氏

筆下

雲煙

明治戊寅冬日

實美題

民俗土宜真

學問水光山

色好文章

伊藤博文

叙

光緒三年畿輔山西河南饑其明年日本井〻居士竹添進一實來饋饑甿以粟余既盛其意而謝之就與語閎覈無涯涘蓋篤雅劬學士也既乃眎余文稿一卷杭蘇遊草一卷棧雲峽雨詩草一卷棧雲峽雨日記一卷讀竟叙之簡端曰古之以文章傳者得山川之助而益奇太史公周覽天下名山大川之文豪宕有逸氣杜子美崎嶇秦蜀筆可喜可愕之境悉寄之於詩蓋山川之靈不能終閟而士蘄有以自見或抒情紀事鏤刻萬彙亦獲山川之助焉無以擴其趣而孕其奇也居士生東國徧遊境內名山水浮海至中華登之罘山濟於大河再適吳越故墟泛尋西湖道過太湖之包山北抵京師西訪洛陽長安古帝王之都入蜀沿江而下至夏口乘輪船以達海凡所歷太行嵩華終南之高峭函谷劍閣棧道之險瞿唐巫峽荊門洞庭之驚湍怒濤莫不近觀遠

矚躬攬其勝故其文含咀道味瑰
辭奥義聞見疊出其詩思雋韻
遠擺脱塵垢不履近人之藩豈非
以所閲者博得山川之助者多耶夫
亦其襟抱廓然異於人人故能躡
屐遠遨窮覽之勤且果也余又聞
海東舊國其俗近古其傳有先
秦以來未見之書其士多恢奇博
辯清遺世獨立倘佯巖壑以
頤其志居士儻即其人歟抑猶有
遯跡沈影未可得而見者歟居士其
爲我告之方今兩國文軌相同往
來相通疆域之分非復曩時比
繼自今有踵居士而來遊者余將東
嚮速客延之上座一叩其胸中
之奇也
大清光緒四年戊寅六月
欽差北洋通商大臣太子太保文
華殿大學士直隷總督一等肅毅
伯加騎都尉世職合肥李鴻章敘

文章家排日紀行始于東漢馬第伯
封禪儀記然止記登岱一事耳至唐
李習之南行記宋歐陽永叔于役志
則山程水驛次第而書遂成文家一體
然其書頗略聊存游跡而已未足模範

山川鎔鑄造化也夫吾人北轅南棹東
囊晨征車行則鞿馬鈴騾舟行則檣
烏水狗此豈細旃廣廈可以仰屋梁
而著書哉又況游覽所至未必能如
惠施之載書五車自隨某水某山不
過問郵童而詒津吏而欲考訂古今

窮極原委抑又難矣
竹添井井以　東國儒官來游中土又
非生長於斯者比余初以為游屐經
臨不過吟風弄月排遣旅懷耳乃讀
其所著棧雲峽雨日記二卷則自
京師首塗由直隷河南陝西而至四

川又由蜀東下道楚以達於吳縣歷
九千餘里山水則究其脈絡風俗則言
其得失政治則考其本末物產則察
其盈虛此雖生長於斯者猶難言之
而
井井航海遠來乃能於飲風衣日之

際紙勞墨痒之時歷歷指陳如示諸掌豈易言哉是足以觀其學識矣井井重意氣喜交遊在海外知余之名及至中土訪余於杭州詁經精舍不值又至吳下庽廬春在艸堂始得修相見禮而以此問序焉因書此詒之

光緒丁丑夏四月曲園俞樾

自序

清國通貨有銀焉耳有銅鐵焉耳如楮幣則獨翩翻于通邑大都亦不過市井間藉以資貿易而富商大賈擁財連肆與綠眼紫髯之徒爭鉅萬之利于市者往往相望乎濱海所出貨物常倍蓰于所入畏負債於異邦不啻猛獸洪水凡諸器翫之來自海外足以悦目適體者如盲之於色如聾之於音曾不過而問焉獨船艦火器與夫行陳之方鎔化之學因西人所創作漸倲而取之方今之時謀富強之術益莫善焉余足跡殆遍于禹域與其國人交亦衆矣君子則忠信好學小人則力競於利皆能茹淡苦攻百折不撓有不可侮者但舉業囿之於上苛斂困之於下以致萎薾不振譬之患寒疾者為庸醫所誤荏苒彌日色瘁而形槁然其中猶未至衰羸藥之得宜霍然而起矣世或有蠱惑之疾深入膏肓而張脈僨興自以為強健者令越人見之將望色而走以彼視之其得失果何如耶是觀風之所以不可已也抑茲冊子從足之所至目命筆應而成焉特留鴻爪於雪泥而已故題曰棧雲峽雨日記吁棧之雲峽之雨觀風云乎哉

錢徵曰、敍原使佳、

中洲三島毅曰、奇遊故遇合亦奇、

棧雲峽雨日記上

大日本熊本　井井居士竹添　光鴻　漸卿

明治八年乙亥十一月、余從森公使航清國、駐北京公館者數月、每聞客自蜀中來談其山水風土、神飛魂馳、不能自禁、遂請於公使、與津田君亮、以九年五月二日治裝啟行、即清曆光緒二年四月九日也、館中諸友送出正陽門、至西河沿而別、君亮與余同鄉、嘗遊米利堅三年、頗通西籍、余初未相識、今乃締交海外、又携手作萬里遊、遇亦奇矣、

三日、車馬未備、頓西河沿、

桐雲吳大廷曰、亦曰燕南趙北之橋、

桐雲曰、如讀孝foo風土記、亦如道元水經注、通篇均當作如是觀、不得概以遊記目之、

梧棲邢珂通禹曰、東西二淀、本是水脉歸宿、亦是文脉歸宿、

四日、僱北京人侯志信爲導、出西便門、門在外城西北隅、過白雲觀、即元太極觀遺墟、祀丘眞人、建寅月十九日、都人集賽、號曰燕九節、抵盧溝橋、橋長二百餘步、石欄刻獅子、頗壯麗、燕都八勝、盧溝曉月居其一焉、盧溝一曰渾河、又曰黑水河、蓋挾雁門雲中應州諸水、穿西山而來、又東至永清朱家莊、匯于東淀、其上流東於山峽、勢尤迅疾、既出山、地平土鬆、餘勢所激、遷徙無常、元時稱爲小黃河、康熙中疏濬、賜名永定河、古所謂無定河、桑乾河皆是、賈嶋詩云、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顧余在燕京、朝夕所

成齋重野安繹曰、自永定河轉賈嶋詩、自賈詩忽說出旅況、妙、

見山楊峴曰、金史謂之劉李河、

接、皆我邦人、疾病相扶、憂患相恤、不復知身在異域也、今乃獨與君亮寥寥遠行、欲無浪仙之感得乎、宿長新店、

五日、過良鄉縣、縣南三里有樂毅墓、抵琉璃河、古聖水也、船舶輻湊、號稱要津、橋側有鐵竿長三丈許、不詳爲何代物、將入涿州、城東有拒馬河、架石橋長百二十丈、宏壯無比、拒馬發源易州廣昌淶山、東流至房山鐵鎖崖、分爲二派、一東入涿州、合琉璃河、過新城而南、一南入淶水、經定興合易水、歷楊村而東、二派至白溝店、又合爲白溝河、匯于西淀、宿涿州、涿州即涿鹿、黃帝故都、

甕江川田剛曰、石炭曰煤、余見之於蕃哦郡北、京地方多産焉、西洋人之所以重視之、

敬宇中村正直曰、英國物產惟煤鐵二者、支那亦出、金銀銅何其物阜民殷也、

磐溪大槻崇曰、古雅似鄭、其原出于貨殖傳、

紫□□□□曰、常敘帶補、絕妙敘法、

六日、經定興縣、渡易水、見數馬馱煤、其品極佳、易州所出、又見大車載鐵、出獲鹿縣、質良益甲於天下、但鋼則不如蘇州之美云、宿北河、

七日、渡雹河、抵安肅縣、從此以西、絕無秔稻、以麪充（西疇曰、揭筆極敏、）食、過荊軻故里、渡徐河、源出五迴嶺、合清苑河及雹河、匯于西淀、抵保定府宿焉、保定即隋時清苑、及石晉割屬契丹、曰泰州、清苑河通焉、大抵東北民惰、而土地荒蕪、至此則田疇井然、老幼皆舉趾、

八日、抵方順橋、即祁水下流也、蓋滹河一支、自唐縣

東分爲廣利渠、達于保定、祁水自西來注于渠、當唐縣保定之間、丐人載路、見客則遮前尾後、啾啾乞哀、如秋蟬咽樹、過光武故城、謁帝堯廟、抵望都縣、縣城東隅有堯母陵、出城則大風揚塵、目眯不能視、與君亮擁被臥車中、車夫忽呼曰、清風店至矣、起顧車夫、（紫巖曰、敘次晩落入古）則鬚面變爲斑白、目光炯炯、如惡鬼、不覺失笑、遂宿、（紫巖曰、伏筆無痕）晩小雨不能潤土膏、北地自去年十一月不雨、清帝遣大臣于邯鄲縣奉龍王廟鐵牌入京、蓋親祈雨也、塗上遇其至自邯鄲、儀衛甚嚴、自發燕京所過平原千里、彌望皆麥、長可一尺、以旱故不能條暢、然生意勃然、足觀地質之美矣、

九日、過陶唐氏故都、渡滱河、水淺欲涸、其源發於山西靈邱縣高氏山、自廣昌來、經倒馬關、過完縣西北入唐縣界、故又稱唐河、又南與滋沙二水會、爲豬龍河、東匯于西淀、抵定州城、有碑題曰中山靖王國、過明月店則鮮虞舊都、既而得一小祠、祠前碑鐫伏羲聖里四大字、明萬曆中所立、祠則佛像羅列、羲皇有知、當言吾初不識黃面客也、抵新樂縣、直隸之地、多植榆椿及棗、採其葉和穀作粥、至此則四面荒沙、耕種無施、民命所繫、專在木葉、又東北州縣槧之新炭、

夔江曰、清風店是明時石氏之戰場、作者偶爲風塵所眯、不能詳覽其形勢、可憾、

桐雲曰、覺地獄變相、與此駭人、

朗廬阪谷素曰、着意肯處、

見山曰、定州即盧奴城、

紫巖曰、諧語入妙、

香巖本溝齋曰、此近年荒歉使然乎、世尚不知是之、柴炭亦遠遞、西南諸省物產之殷富矣、

西疇狄原裕曰、聞明人筆記云、燕齊之民每至饑荒、木實樹皮無不咬、居常地有餘隙、不種蔬菜、競拔草根、曬藏以爲歲月之用、今參漸卿所言觀之、其由民性之惰耳、

掘草根以給爨炊、或拾馬矢、曝乾代炭、以禦冬、因思余客冬過山東、每寢炕上、臭穢衝鼻、問之、曰、燒馬矢取煖也、渡沙河、宿伏城驛、

十日、渡滋河、抵正定府、即唐時恒州鎭州、其地當燕趙郊、（海南藤野啓曰、牡別）多產棗梨、正定至西安府、踰井陘而經山西大原府、是爲捷徑、然險隘不通大車、故取路河南、抵滹沱河、以旱久河身盡露、所在揚塵、間有剩水、亦不濡軌、聞京畿之水、以永定滹沱爲大、滹沱發源山西繁時縣大戲山、經大原、入直隸、經平山靈壽正定、至衡水縣、南注寧晉泊、又自泊東出、經深州至河間府、與漳河東北渠會、入南運河、一支北出爲子牙河、匯于東淀、蓋北地平衍、河流所經、略無畔岸、既不能防水、又不能蓄水、故雖大川巨浸、冬春可布武而過、一過秋霖、汎濫洋溢、襄丘隴、毀廬舍、道路爲絕、若黃河則經旬不通舟楫、余於是乎有感焉、古之善治水者、莫若大禹、而其法則在盡力乎溝洫、蓋周家井田、亦不過倣之、（見山曰、識論閎通、不意日記中有此巨製、）夫井田豈必方十里之成而深八尺之洫哉、惟隨地勢崇庳曲折、疏鑿大以承小、以水之蓄洩爲度耳、（中洲曰、堂堂大議論、居然一篇理水策、清人讀之、將曰、旁觀者、果出當局者之意料外矣、）溝洫既成、旱澇有備、不待言矣、經畫一定、車馬不得蹊田、可以免蹈蹊之患、可以絕爭占之端、淀則、

夔江曰、此種景況、我邦之所絕無、直記其實、足以驚人、

桐雲曰、入境問俗、斷不可少、

夔江曰、所到記地名、舉古今沿革、此是紀要文字、

西疇曰、漢人驗以閩楚之橘柚、與燕齊之棗栗相對、自貨殖傳已然、要是地質與古今也、

成齋曰、此段卷中第一義、即竹兄經世之略所存、至論其識、可俟百世、豈直若下清國君相而已哉、

敬宇曰、泥古知新、觀察比較、眞正學問、眞正經濟、

蘭坨方穀駿曰、阡陌既開、三代養民之制、遂不可復、迂儒泥古、動稱復井分田、適爲世人所詬病、然果能相度地之高下川之走勢、多爲溝洫、因勢而利導之、

溝洫有要，畢勢有備，歸井田之意，而不發其泛濫。善法古人，然而北方利之議，自前元虞伯生以逮本朝徐貞明諸人，屢經奏請，身試行，竟不能踵而罷。蓋天時人事尚有待歟，抑三代終不可復歟。作者特指盡力一語，皆如唯盡上易，切實證以可以見諸施行，有中原民由之資在，可不慨然動心哉。

桐雲曰：井田之說久矣，然世亦鮮有諳者，得是此論，慨然有三代之思焉。大亦言滿紙以已信洋兼聯讀。水利四制甚詳。

寵江曰：泥列溝洫利害，引古徵今，句句扼吮，識力兼備，水經注文筆之亦匹。

種菱藕，養魚鳧，隄則植榆柳，毓棗栗，三代之時，地饒民富，職此之由。至戰國開阡陌，廢溝洫，水始為害，地隨鹹鹵，愈久愈甚，以致今日之荒蕪。乃知溝洫之制，千古治水之要，亦千古治田之要也。夫禹域河川大抵渾濁，其多泥不獨黃河，陝西之涇渭，山西之沁汾，直隸之滹沱、永定皆然。故當其漲也，渾流衝決，已涸泥淤滯塞。若使溝洫縱橫相接，高下相承，漲則疏洩以供灌溉，涸則挑起以資糞養，土之薄者可使厚，水之淺者可使深。然則為今之計，亦唯在開溝洫而已矣。但北地春夏少雨，播秧蒔難及時，即及時亦潤養

此着實之議論。

蘭圮曰：至論通論。

中洲曰：合收治田治水，文法周備。

桐雲曰：柏鄉即柏人，昔趙相貫高謀刺漢高於此。

穗峰四谷恒曰：我邦亦擴旁近之地，亦往往有之。

中洲曰：滿腹經學，觸物抵事則發。

不足，且土質疎鬆，水易滲漏，民又不喜食秔稻，故不必強為水田。若溝洫則無不可得而行者，苟數千里之廣，使其有畝以樹穀，有畎以理水，則水害去而地利興。是即周家井田之法，亦大禹治水之意也。過南十里鋪，宿欒城縣，即欒武子之舊封。

十一日，經李左車故里，抵趙州，古趙國也。固城店即鄗城，其北有王莽城。過千秋臺，光武即位處。宿柏鄉縣，北地皆白田，正定以西，田間往往鑿井，汲至六七丈。其引水有轆轤，有驢車，以補雨澤之乏。易曰：井養而不窮，聖人教之矣。（紫微曰：然頗悠然）

蘭圮曰：開溝洫，理淀泊，二語足括畿輔水利之要。

桐雲曰：治水不外乎是。

寵江曰：加藤肥州嘗修隄防，銀急公亦用意治水，作者生於其國，故談水利娓娓可聽。

寵江曰：此篇下文數匪邪亂張本。

十二日，渡泜河，抵大寧鋪。以官道沙深，左折取小路，過唐山麓。任縣泊在其東，相距極近。凡京西南諸水，入任縣泊者十，謂之南泊；入寧晉泊者十二，謂之北泊，蓋皆古大陸澤地。余以為京畿之水，宜濬深者少，（中洲曰：理水論又發矣，文辨。）宜暢達者多。（禹川大宜，自此理水第一義，勿有數百年誤。）流不得暢，於是乎怒，欲殺其怒，在開溝洫；欲暢其流，在理淀泊。故溝洫之制，與二淀二泊相終始，厥功乃成。講水利者，蓋知之矣。飯于尹村。燕趙之郊，堠市蕭條，其適口者，惟有雞卵耳。抵順德府，即隋唐邢州，當四方之衝，民皆勤農，多產黃粱及棉花。府中天主堂，且二十餘宇，蓋二京十八省皆建教場，

鑿牙土井有恪曰：可謂毒矣，一語破的，僅他條之數百言，在記行中最為簡扼。

中洲曰：近人二字，古人未道破。

敬宇曰：先生宜念絕功名耶，豈不結邯鄲夢耶。

法郎西國人來駐，教誘祆教，其用心可謂毒矣。宿南關外。

十三日，早發，塵埃未起，殘月近人。（敬宇曰：曉行實景。）經沙河，水方涸，無涓滴，沙深沒輪，三馬不能挽一車，更雇一馬助之，始能得行。踰臨洺關，抵黃粱夢鎮，盧生祠在焉，棟宇峻起，簷楹華彩，入門帚痕如拭，不著一塵。池水彎曲成腰鼓狀，上架石橋，過橋則傑閣三間，皆安塑像。前為呂仙，次盧生，次盧生睡像，壁上鐫詩，多可觀者。宿邯鄲縣，即戰國趙都。聞城北有學步樓，今廢。

十四日，過廉頗墓，入車騎關，關倚小丘，石多車軌，過

甕江曰、我邦亦產此物、俗曰糯土、今呼做干子、實屬創聞、

杜村店、爲藺相如故里、抵磁州、多產煤、見肆上鬻土塊、其色灰白、呼曰干子、土人和麪作餅食之、渡滏陽河、一名滏水、發源神麕山、東北流、經邯鄲、匯于南泊、又渡漳河、河源有二、一出山西樂平縣、爲清漳、一出長子縣、爲濁漳、至林慮北欽山口合爲一、由彰德西達於磁州、北折經臨漳至廣平府、一支東出、入山東境、其經流北進岐爲二、一東北經河間府、與滹沱河會、一北至冀州匯于北泊、臨漳而上、峽束水激、至成安則得地平坦、從其所如、肆然而放矣、宿豐樂鎭、鎭東十五里有銅雀臺遺址云、

甕江曰、三百篇皆出識與後人名儒未工者判然別矣、讀到鷄鳴云云、始知吾翌蒔詩不免郢書燕說、

十五日、夜半起點火、蠅聲如沸、詩人錯作鷄鳴、亦非無謂、匆匆上車、抵彰德府、河亶甲居相即此地、在漢爲魏郡、曹操受封後、名曰鄴都、前燕北齊皆都焉、跨燕趙之郊、爲中原要衝、其土宜棉花、過韓魏公故里、田間唯存一小祠、魏家營曹操屯兵處、羑里城在路右、基址極小、入湯陰縣、爲岳武穆故里、後人置祠崇祀、畫棟雕甍、聳飛于林表、四邊豐碑森列、其鐫公書大者徑尺、小則二三寸、皆筆力遒美、想見其爲人、其餘名公碩儒題識、不可勝記、明人最多、門外安秦檜夫妻及張俊反接鐵像、人皆唾而過焉、余嘗論使高

見山曰、論古極精、
曲園俞樾曰、論極純正、

甕江曰、與前蠅聲鷄鳴映照妙甚、
中洲曰、此行不獨爲地紀、亦爲詩學欲羨飫矣、
木下梅里曰、情景如繪、

宗無殺武穆之心、則雖有百檜、無得逞其毒、故殺武穆者非檜也、高宗也、古稱父子無獄、君臣無獄、彼與君父爭曲直者、獨何心哉、然則鐵像之設、必非公所欲也、雖然好忠惡奸、亦出秉彝之不可已、則此舉也、與公之心竝行而不悖者與、抵光村鋪、有嵇紹墓、血灑帝衣、即此地、宿宜溝驛、夢寐中聞風泉宣歷聲、諦之則驢馬齕芻也、始知卧聞瘦馬齕殘芻句之妙、北地客店、卧房與馬閑相連、止隔一牆、或有別構者亦相距不過數武、故馬嘶驢鳴、常起於枕上、

十六日、過端木子故里、渡淇水、抵淇縣、南關外有三

成齋曰、包括數千年河漕海運之理、瞭然如指掌、

仁故里、渡衛水、衛水發源輝縣蘇門山百泉、經直隸濬縣滑縣、內黃、過大名府城南、折又東經山東館陶縣臨清州、爲運河、至天津三岔口、與白河合入于海、大名之洹也、淇也、皆注于衛、順德廣平之滏陽也、漳也、皆經大陸、會滹沱、亦注于衛、古時諸侯各食其土、故禹貢獨記輸貢水道、秦漢以來、封建制廢、官俸兵餉皆仰給郡國、而運道始重矣、漢唐都關中、東漢至晉都洛陽、當時運道自江達淮、自淮達汴、自汴達河、而洛而渭、益專以河爲急、宋都大梁、則東南由淮入汴、西北由洛入河、而後達汴、則以汴爲急、元明都燕、

中洲曰支那海運始元時朱清張瑄大開之杜詩既言海運則其淵源在唐代論運輸沿革者是亦不可不知

桐雲曰因時制宜古今常理海運雖便於河運勞費較省然黃河屢决所繫甚若專講海運而河運不通則河道淤塞亦如人身氣脉阻滯所關亦甚淺鮮

蘭坡曰航海雖遭乃古今運道一大變局然講論海運雖不能止而河運究不可終廢宜及時尋力河渠疏通南北故道衛河皖湖黃田各濟轉由此轉運與海道相輔而行見爲萬全之計

京元時用海運亦分道涉江入淮由黃河遡至中灤陸運至淇縣入衛河以達京師則又以衛爲急明時疏會通河東南重運歲漕四百六十萬石皆由淮北山東至臨清合衛水以達于天津清初仍明制此古今運道之變也今則有火輪船駕駛大洋於是東南徵糧多從海運民勞除而鉅費去此又近時之一變也宿衛輝府府殷紂所都朝歌地晉曰汲郡後魏曰義州唐宋曰衛州產紬及綿紬南關即孔子擊磬處

十七日發衛輝府風雨捲沙自窓隙亂撲車中之塵可掬抵新鄉縣風雨愈猛奇寒襲肌乃頓爲雨徹曉不止餘潤入地父老相慶曰吾蘇矣

甌江曰眾日挈水至大行橫于前頓改舊觀奇甚

十八日雨止曉霧塞路驅車行數里漸開霽則大行山橫于乾位如列屏障然大行起晉之澤潞南趨宋衛西走中條東北盡乎居庸綿亘數千里隨地異名燕京所謂西山者是也過武王同盟山一小丘戴木者耳經獲嘉縣渡小丹河宿修武縣是日泥滑馬痛

成齋曰自看竹而惹出下文多少議論所謂膚寸之雲雨天下者

又曰糖之入我邦在鎖港實錮時前此飴蜜之外用乾柿粉吾聞之耆宿云

皆于日記行中議論只如此輕輕過去則畫水無迹

十九日道路未乾抵造店脩篁如幄自出燕都久與此君別至此始見猗猗之色又多柿樹所至賣乾柿或刮取柿霜摶以作糖味最美北京所需乾柿取給于此班竹亦運售于北京盖河南之地桐漆桑栗無

最爲得體

中洲曰滿胸經濟學隨物輒發

甌江曰說樹藝之利淳淳有味

桐雲曰田野不闢民生不給亦在上者之責也

對山毛祥麟曰規畫周至

不宜棗三歲而實五歲而得一石柿五歲而實十歲而得三石榆一歲而盈丈柳五歲而合圍土壤之沃如此乃極目荒涼豈非以人事之未盡耶若竭栽培樹木蕃茂則其幹可以造屋而土墊覆草久雨屋頹之患除矣其枝可以爲薪而拾馬矢掘草根之勞去矣且樹根糾結瀕河之地必免乎崩潰果實多收凶荒有備一舉而衆利得矣行數十里得一街市頗殷闐曰清化鎮

鐵微曰鄉園之思隨處撥觸得風人之遺意也

二十日發清化鎮池沼夾道蘋葉田田蛙鳴滿地又有墟落隱見于綠竹間宛然鄉園風致也過丹沁二

對山曰洞見利病

中洲曰沃土之民逸情東西同歎

德涇曰我邦生絲之輸出亦有斯弊近來往往有織綢外輸之說蓋確論也

又曰上遂殆二十日始見水田其乏水可知

河沁河自山西境南流至懷慶府丹河亦自山西南經懷慶府分二支其一南合沁水爲大丹注于河一東經修武爲小丹至獲嘉縣與衛水合懷慶府爲禹貢覃懷商畿內漢河內地多產蠶絲棉花盖河南多產綿花而人家具機杼者百不能一舉而委之商賈遠致于江南女工之廢至此欲富得乎是日始見水田與麥隴相間隴廣田狹廣者麥已黃熟狹者秧針抽五六寸而已宿孟縣北門外有韓文公故里

二十一日出孟縣則黃河矣河廣十里濁浪洶湧使人心隳宜矣秋潦一至汎濫數十里不復辨涯涘也

贊牙曰、山東渡黃河、蓋利津濱海河也、又在冬時、故狹小如此、若淮安渡河、則應不與此同也、

磐溪曰、觀山水不可無詭注意、

曲園曰、觀物有得之言、

中洲曰、史學亦觸物而發、

予客冬過蒲台、渡黃河、廣可二百尺、意謂名浮其實、至是始知物皆不可以一斑槩全豹也、東南遙望嵩山、形如覆盆、嵩山在偃師縣、相距且百里、群山當前、莫之能蔽、其高峻可知也、黃河之水、千里直瀉、商旅避險、不見舟行、各港口唯有一二渡艘耳、揚帆而濟、雨微下、中流洪波蕩舟、搖撼不已、達岸則鐵謝鎮也、其西爲孟津、所謂河陽三城、一在北岸、一在南岸、一在河中灘、三城輔車相倚、當史思明據洛、李光弼退守河陽、賊憚其躡後、不能復西、陝州因得以飭戎備、而關中無虞矣、今城湮灘亦沒於水、遺址皆不可知、

桐雲曰、山邱筆墨、感慨係之矣、

中洲曰、宛然如目睹、

成齋曰、龍蟠虎踞、雲綠林帝城之氣、歎文辭亦莊麗、

中洲曰、有此小結束、文法肅然、

出鎮則光武陵、繚以垣墻、老樹鬱然、過陵西走、爲北邙山、車輪摩兩崖而登、既至巔、馬鬣封纍纍滿目、漢以來帝王名臣、多葬于此、今不詳爲何人陵墓、俯仰今昔、不覺泣下、陵墓之間、墾爲田疇、延袤十數里、農夫皆着白布衣、望之如群鷺俯啄然、西北則沃野千里、麥隴成黃雲、大行龍蟠于東北、嵩山虎踞于西南、綠林一帶、當前隱見于烟靄縹緲間者、河南府也、以日昃疾馳入府、則街上點燈矣、燕京至懷慶、皆爲禹貢冀州域、此日渡河、始入豫州、周成王營洛爲王城、下都、東漢西晉皆都焉、隋煬帝徙都于此、曰豫州地、

（□做曰、奇絶、）

成齋曰、首敘山河形勝、次敘土產、終及鴉片、蓋猶史漢傳叙說如此、而鴉片一患、不能使至憾、爲生靈無誰類、抑又何心也、

贊牙曰、鴉片辯不得不痛切、此爲大聲疾呼、乃妙、

西疇曰、支那人口四億萬、以全國版圖而其之蕃滿、閲於其中、

桐雲曰、讜論痛切、如聞清夜鐘聲、亦如當頭棒喝、溺此者當知所反也、

居禹域中央、黃河界其北、連山蜿蜒東南走、山北衆水皆注于河、其地產穀最多、又出絹布及綿花、其西邊木材、亦足給闔省之用、近時鴉片日熾、河之南北皆種之、愈西愈多、邊境僻陬之民、無不食焉、山西則不論男女、食者居十之七、蓋鴉片之出、川廣雲貴最多、而其品則雲南爲第一、然亦不如印度之和潤、故富者必資之洋舶、一歲所費、不下二十金、余聞清國民口無慮四億萬、其食鴉片者、居十之一、爲四千萬、再以四十之一算之、食洋品者且百萬、則一歲所費二千萬金、吁亦浩矣、雖然食之有益於身、猶之可無

翠江曰、論鴉片之害、何等痛切、使讀者肌膚不寒而栗、

中洲曰、殷鑑不遠、寔可不豫戒乎、

中洲曰、與西京三條橋略相似、

磐溪曰、橋上既無行人、橋下又無流水、使讀者不勝滄桑之感、

中洲曰、兵學亦觸物而發、

敬宇曰、以地勢論史蹟、亦精確、

見山曰、成敗了然、可據論史、

桐雲曰、洛陽居天下之中、

益無害、亦未足深咎、而鴉片之性、耗精促命、其毒有甚於鴆、吾恐百年之後、四億萬之民、盡衰羸而生類幾於滅矣、爲民父母者、寧可不早作之所乎哉、

二十二日、渡洛水、往觀天津橋、橋下皆平沙、秋潦則水至云、橋疊石構成、望之如圓月、就之頹壞不修、行人皆自沙中過、橋上無復人跡、唐時詩人極口誇稱、今則滿目索寞矣、豫州之故都、曰洛曰汴、汴四面平衍、特藉兵衆以爲衛、靖康之變、金人長驅入汴、以無險可據故也、洛則險隘、非汴都比、然居天下之中、亦四面受敵、有守不能終日之勢、李光弼去洛守河陽

當國家無事之時，朝四夷而臨諸侯，最爲得勢。一旦有事，則四面受敵，有不可終日之勢，防戍責於宋然。此書敬之所以勸都關中也。

敬宇曰：彼人所常慣見而不言者，詳記橫述，有益於吾輩，從非淺尠也。

蘭地曰：如讀齊民要術、農桑輯要諸書。

海南曰：專主米飯，乃我邦習俗使然。前文已載一縣久米，至此見燬，紀中原大抵皆然，益嚴邦習俗自古以然，不必須米也。

海南曰：生齒之繁可知。

西疇曰：文邪之賊，所過無烟，雖尺一突，是其常態。作誦漢史，有民避亂保險等事，今讀之，殆然百聞不如一見，即是。

見山曰：天下承平久，兵不知戰，陳爲揃，兼含孚有變。

良有以也。蓋河北關中能制洛之命，而洛則不得河北關中不能自守。故安史以河北倡亂，洛再陷，而秦漢則以關中定三河。是豫州之大勢也。

二十三日，發洛陽，抵孝水鋪，王祥臥冰求魚處。過磁澗，見稻無有。蓋西北民搏麪爲餅，或爲饅頭以充食。又食高粱，雖通邑大都，少有食稻者。即有稻，脫粟而已。又久蓄腐臭生蟲，羹則剉豚肉，和油煮之，胡椒葱蒜類，亦油熬，皆不可口。醬苦酒酸，而且不易得。燒酒則所在有之，釀以高粱，甚冽。盛之盞，送爐底，上安小鍋，點火然之，可以熱物。西北所樹，高粱爲多，益地既廣衍，又無溝渠之設，雨水稍多，田畝淹沒。高粱之爲物，質粗而稈長，能耐水。此其所以多種也。稈名秫稭，凡縛籬葺屋、織簾及爨炊，皆取給焉。過甘羅墓，渡澗水，入函谷新關地。險多石。關上爲新安縣。函關有新舊之別。漢元鼎三年，置關於新安，爲新關。舊關在今靈寶縣，即秦關也。宿鐵門，亦無稻，殺鷄充食。磁澗以西，所過皆山，民盡力墾辟，麥之已熟者、棉麻之方秀者，青黃相錯，風趣可愛。（成齋曰：陶城流賊之事，史不絕書，此其一耳。）此間往往見憑險築壘，蓋邊徼有警，募民間驍悍之徒，號曰兵勇，率皆無賴喜亂者。苟駕御失術，鼓譟逃竄，聚爲群盜，延禍極慘，民畏

不如召自民間，若較爲得力。然亦易於驕散，必然之勢，譬如病人不能不飲藥，藥之無毒者，在善其後者何如耳。

西疇曰：嘗聞秦晉多地窖，人家煩以穴居，實富者藏粟，殺百萬石，今睹漸卿言，非特蓄物，閣室居其中，蓋土中余濕也。北人有無柱之室，蓋此歟。

甕江曰：記水利，縷縷有據，不特此也。

香巖曰：紀江漢河諸道脈絡，如觀掌上撮致。

中洲曰：準備所見，必先記山水脈絡，然後錯綜州縣其間，故使讀者一覽瞭然。

鄭齋曰：禹貢之所以爲萬代地理家成憲，若以其地命州，不以州命地也。兄蓋得此法於禹貢者乎。

之甚於虎狼，非據壘自保，無以避難也。李自成、張獻忠輩，蓋亦逃兵之尤桀驁者矣。是日爲清曆五月朔。

二十四日，抵石河橋，自渡河至此，往往見穴居，（甕江曰：太古遺俗。）居在崖腹，高者去地數丈，鑿崖爲級，以升降。（至今不廢，可謂奇矣。）抵澠池縣，城西有秦趙會盟處。宿英豪古三崤地。（爺曰：英豪之壕，亦豈壕字之訛者歟。）三崤者，盤崤、石崤、土崤也。石崤、土崤後轉爲石壕、土壕。杜少陵石壕吏詩即是。

二十五日，發英豪，石路凸凹，雇二壯丁以助車。抵廟高，路稍平，多丐人。宿磁鍾鎮。沿路多產土煤，每斤直錢一文。大抵銀一兩換百五十文錢。

二十六日，抵陝州，古虢國，即周召分陝處。過石橋鎮，馬首漸仰，十餘里，忽見黃河于脚下。蓋陝西之水，其大者三焉，曰黃河，曰漢水，曰西漢水。黃河自河湟而來，盡寧夏北境，貫于甘肅，由府谷北偏南迤，至華陰，合涇渭而東，至開封東北，折經濟南入于海。漢水自寧羌嶓冢東流，又南經漢興境，至于湖北鄖西。西漢水由秦州嶓冢西南流，合白水爲嘉陵江，又西南至于四川廣元，故漢水東南貫楚境之半，西漢水西南亘于全蜀，其委並注于江，皆行千里，跨數省之地，而大利害繫焉。此禹域全勢，陝甘據其上游者也。靈寶

桐雲曰、隋改桃林、仍商周之舊稱、

西疇曰、函谷之險、腐紙敗楮上不能知得者、一見則曉矣、吾人論支那古人、或按地勢論成敗、眞可謂[illegible][illegible]矣、

中洲曰、一身字生骨、股頂肩四字妙、

敬宇曰、使讀者身亦恍然入畫中、

中洲曰、二句結前起後、妙、

紫嶽曰、此亦補筆也、

紫嶽曰、此補叓出人意外、

中洲曰、亦始多興矣、

縣爲秦函谷地、漢曰弘農、隋曰桃林、就宿焉、陝州多石、石橋鎭而西、丘。阜。皆。土。矣、亦往往有危岸絕谷、隴麥黃熟、刈者過半、而崤函之間、則尚帶青色、以山深候寒也、

二十七日、渡弘農澗、入函谷舊關、自此而西一千餘里至隴關、號爲關中、其山不甚高峻、重疊相倚、弘農在其東、黃河帶其北、古稱天險宜矣、鑿山通路、車不能方軌、每里闢崖廣僅容車、兩車相値、則避一過一、（穗峰曰、敍鄕懸製往往有之、）故車夫必遞相呼應、以爲相避之地、（有顏[illegible]者、稱邸爲避、）北邙至潼關所至皆是、關上之山、全身皆土、不挾一石、骨墾種麻麥、自腹至頂、無復完膚、過太子營、抵閿鄕縣、沿河而行、沙深數尺、馬屹立不進、策之一躍而寸進、而尺、而丈、而里、抵盤豆鎭、則。夕。陽。如。盤。山。影。蘸。水。遠。樹。明。滅。墟。落。縷。縷。生。烟。恍。然。身。入。畫。中。矣、（聲牙曰、文亦幾爲畫圖、）

二十八日、抵潼關、禹貢豫雍分界于此、山高與函谷相若、亦不着一石、土灰白色、而疎鬆、觸即崩、（三字簡而眞、）關門譏察極嚴、出護照爲證、吏來見、執禮頗恭、又遣人護至西安府、初余之發北京、衣滿衣、冠滿冠、爲蒙古僧行脚者狀、以避人指目、（成齋曰、亦一奇事、好備一、）（邵勝鬚毛、）至此知余爲倭、盃衆來集觀、飯店宿房、俱極雜沓、一路始多事矣、關下街衢碁布、出

中洲曰、推道士過關若古、有辨僞衒稽過關者、今有漸卿、

穗峰曰、以汾陽之功之德、猶不免於此、莫易姓之國、勞使之然乎、

聲牙曰、廢毀以來、君亮與志信皆敬然、而不知其所在、到此始出如華山、又如修武之竹、姚川滑祠、來故人、想當爲此條而發、

漸卿徹志、蓋天假之以壯文章也、

中洲曰、山行實況、

甕江曰、許多勝景、從他人口吻說出、却是妙、

穗峰曰、以下君亮亦步亦趨、言而文、則如漸卿足勁耳、

爵萊名最著、出。關。則。華。山。突。而。起。、壁立萬仞、絕無依傍、如掀蓮華、霄漢、衆山爲千葉、環繞其趾、在五岳中、最奇絕、使人顒望久、而不能去、過楊震墓、抵其講學處、傍林帶溪、別開清境、百世之下、高風可仰、宿西岳廟、

二十九日、君亮往探大華之勝、余以微恙不能俱、與志信發西岳廟、過郭汾陽墓、小壟一抔、在池沼中、墓標欹側、龜趺埋沒、壟亦駸駸爲鋤犁所齧矣、華州往年罹髮逆之災、城市破壞、客店極矮陋、一室不能容二客、過寇萊公故里、夜達赤水鎭、

三十日、抵渭南縣、小憩以待君亮、下午乃至、爲余言大華之勝、曰由西岳廟南行十里、抵玉泉院、幽邃而清麗、洞中塑陳希夷睡像、一溪流其前、玲瓏照人、沿溪曲折而上、兩崖如削、路愈險、山愈深、水淙淙不絕、響行則流汗浹背、止則寒粟生膚、每五里有關、設佛像羽流居之、隔溪危巖聳立、當中窪爲洞、草卉攢生、空翠欲滴、號仙人窟、又五里抵青柯坪、仰見西峰峭壁如屏、自此攀鐵鎖四十里、始達其巔、但無導者、又乏之勝具、不得已下山去、雖然其大畧則聞之矣、曰出坪數百步、有回心石、乃攀鐵鎖初程也、鎖盡則層崖

觀者歛服

西畸曰驪山温泉以太真名高古余然江北極少温泉附獨有驪山與沂州耳果然乎否
桐雲曰今人想妃子當某

相逼蔽天不盡數尺曰千尺幢迤而北又一崖斜出有磴如梯曰百尺峽過車箱谷豁然得一境如晦之出其直中繩墨曰老君犁溝援鎖踰溝右耳接崖而行曰擦耳崖有赤白圈高三十仭曰日月崖又援鎖而上曰上天梯北折踰金天三元二洞亂石箏立曰升獄御道爲漢唐以來封岳舊蹟蒼龍嶺躍出天半巨石聳于巔曰龍口亦曰通天門即昌黎投書處至金鎖關則三峰蓮瓣始分路亦各殊右出爲西峰左出爲南峰又左爲東峯及玉女峰取右路上數里過西峰院登蓮花頂有大石形如龜名曰脚石自西峰院循布夷避詔巖而出于南峯半腹至仰天池是爲峯岳絕頂即所謂落雁峰石上有池凡三大者徑五六尺玉女峯在東峯之背度細辛坪過小石硤而造焉有玉女祠祠東角爲白馬峯頂有石亦如龜石上圓坎徑圍可三尺即玉女洗頭盆也玉泉院道士言如此余聞之深以不往觀爲恨過新豐街古鴻門也抵臨潼縣夜近半遂宿焉

三十一日黎明往浴驪山温泉泉在縣城南門外即唐華清宮遺址結構華麗男女異室而浴一室在最後者爲御泓疊磚甃之穹窿如橋泓底敷白石方可

成齋曰温泉水滑洗凝脂而浴垢膩亦異乎太真賜浴
紫酸曰又補
朗廬曰其快可想
又曰雅趣適詩家

蘿江曰歷舉古今裁改之盛衰無限感慨
中洲曰吾邦開港而來情民爭先移住而山田則日荒見明氏之說者將不往遂慮
蘿江曰此等景況我邦之所絕無亦奇可險
西畸曰江北無圂圊蓋泉廁以下也晉侯如廁漢武踞廁北齊文宣逃廁將史傳上或有之然士庶之有

三十尺瑩徹可鑑寒温適體嘗之略不覺臭味余自發京已月餘日客店無復設浴面膩體垢臭穢欲嘔至此洗沐數次殊覺爽快歸客次則紅旭初升辰牌抵灞橋古昔長安送行者至此折柳爲別今猶存老柳數株其續栽者亦毿毿可愛河底皆白沙水行其上如鳴環珮古人云詩思在灞橋驢背蓋不誣也正午抵西安府即古長安自周及秦漢至苻秦姚秦後周隋唐並都于此被山帶河所謂沃野千里天府之國者古者關中地專以稼穡蠶桑爲重豳風無逸所載可見也今則蠶利既不太廣而農則獨菽麥高粱亦惟翻犁播種而已既無糞壅之功又少鋤耨之力舊鑿溝渠處或有稻田雖其近河地隄岸稍高不復知有翻車引水之法也據史秦用鄭國謀富强甲於天下漢唐而下亦有開渠溉田者皆能利民富國故古者天下之利多在西北趙宋以來專恃東南之漕而謀不及西北於是西北之地荒而民日窮矣府城規模宏壯街市塡咽凡禹域客店獨敞卧房而無他異故行旅者必齎枕席衾裯始得涉遠北地又無圂圊人皆矢於豚柵豚常以矢爲食瘦削露骨有上柵者嘻嘻聚於臀邊驅之不去殆不能堪此地始有圂

鋼末之則此淨俗之可解者、
紫巖曰、隨處倒補、波瀾不窮、
桐雲曰、市情不敢到處皆然、猶不覺意□、不能□術中、
成齋曰、我江戶幕府首頒權衡之制、以度之制律度量衡、孔子慎權量之意、豈能爲□矣、

圖之設、雖不淨潔、亦勝於無矣、

六月一日、以銀換錢、清國通貨止銀銅二幣、（木下梅里曰、錢二錨幣、因末可得）銀鑄爲一塊、形如舟航、重五十兩、或十兩、又有碎銀、秤稱而後行、發北京時、（紫巖曰、北亦補筆、而合人不覺）就兌鋪買小塊銀、頂銳而底平、重五兩、內面皆包銅、而秤之輕重亦隨處有異、同市儈之姦可憎、

二日、腹痛下利、

三日、西安以西山路峻艱、乃舍車而轎、抵渭水、帆檣相逐、欵乃交和、渭水發源於臨洮府渭源縣鳥鼠同穴山、至鳳翔府寶鷄縣、始成巨浸、東至華陰縣三河

口、入于河、古所稱秦川八百里者是也、咸陽以東、舟船往來、漕煤炭米穀、咸陽以西、行舟秦少、盩厔以西之船、皆方頭平底、無柁無篷、操手又不甚工、以其往來費時日、故行客商旅多就陸云、涉水入咸陽縣宿焉、漢渭城也、夜步月上城墻、極涼、

四日、抵興平縣、爲漢槐里茂陵之地、獲藕粉食之、蓋搗藕爲粉、漬水曬乾、略如我邦製葛粉、過馬嵬坡、楊太眞墓在道右、一壠僅存、有祠蕭然、是日遙望見終南山於烟靄間、蓋陝省山脈、自甘肅西傾而來、爲隴爲岍、據秦寧鳳漢之會、分爲二支、其一東北出、踰鳳

成齋曰、敘山脈、分出南北、結束揭其大欵、以爲貢證之備而明、

桐雲曰、漁洋驛程記無其詳、
蠖江曰、山脈分支、寫得瞭然、
紫巖曰、結穴井然、

翔爲岐山、爲梁山、又東爲九嵕、又東北爲甘泉、爲嵯峨、又東爲荊山、其尾爲朝坂、以盡于河、皆在渭北、關中人謂之北山、一支東南出、踰寶雞爲太白山、又東爲終南秦嶺、爲驪山、其陽爲藍田山、又東爲少華、爲大華、其陽爲雒山、雒山東爲武關、大華之東爲潼關、又東盡于河、皆在渭南、謂之南山、自西傾至大華二千餘里、東西相望、南北相倚、禹貢所謂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大華者是也、宿長寧驛、

五日、抵武功縣、古邰國、即后稷所封處、陝西之地、如西安同州鳳翔三府邠乾二州、皆沃野千里、實爲陸

海奧區、而民少潤屋者、以其上賴麥田、不講水利、常有恒暘之咎耳、宿杏林驛、夜熱甚、

六日、抵扶風縣、有馬伏波故里、以晝間熱甚、謀乘月夜行、入客館小憩、已發則陰雲蔽月、終夜仍苦熱、

七日、微雨數下、熱猶不減、抵岐山縣、爲古岐周地、縣治即西伯舊城、五丈原在縣南四十里、君亮策馬往觀、盩二十五里、得一深谿、廣可十里、水自溪中行、即渭水上流也、水南爲太白山、蜿蜒東走、其趾爲高原、正當斜谷出入之衝、臨水平坦數里、如築而出者、一見知爲武侯下營處、原上置侯祠、水北有一丘相對、

磐溪曰、似學□□傳、潁川南陽之一棄、
鷲牙曰、邛山潼關何等地、乃輕輕過去、獨著筆於五丈原、是諸葛忠誠動人處、
蠖江曰、詳記武侯遺蹟、可以充坡仙五丈原詩之注、

卽司馬仲達設壘處大抵陝西少水田獨沿渭兩岸皆種秔稻相傳爲侯之遺法余聞君亮言竊有感焉夫據蜀者戰不得不於秦非得秦中原不可定然而侯出兵常不能持久者以饋運不繼也於是乎屯田於渭濱以爲根據一夕星殞不能成其志豈非天乎

夜發岐山嫦娥屏影於雲間如與人相避者

八日渡汧水憩底店鎭夜半起程月光如夢抵渭水益渭水自寶雞東流過長安北咸陽在其北岸故余涉渭入咸陽左渭而西行數日至此又涉渭南走而與渭始遠矣立岸喚渡夜未晨無有應者令轎夫代

成齋曰顧前且發武侯經世之作用
桐雲曰民生教養斷不可少武侯之功澤及萬世
甕江曰先審地勢之論有據與吾輩紙上空談異
香巖曰西北用兵轉在饋運一語破的
紫巘曰四字未經人道破而雖有至理
成齋曰用四渭字而不厭其複

擢舟

九日抵益門鎭則入棧道矣溪水自萬山中來亂石相排而出涉溪蹈危岸而行一路羊腸循山盤紆仰視天光如在井底踰二里關古大散關也山益峻路益險下則深谷千仞奔流激射轟雷翻雲下關十里盲雨忽至大如彈丸下轎小憩山中民多製木器其法用圓木長四五尺一頭揷小刀置之短柱上引繩旋轉以木材觸刀大小圓器隨手而成與我邦箱根驛所爲酷相肖因思前二年出鄉趨東京冒雨踰箱根之險與二三門生相呼相扶而行今乃涉萬里之

成齋曰初入棧道
甕江曰所謂難於上青天者既已見眞景狀
桐雲曰四句足抵一幅棧道圖
中洲曰能記難記
敬宇曰山中有材之地人民製木器彼此相似者有如此夫
甕江曰思鄉懷舊之語從製器引入妙
成齋曰隨所見而興感與永定河一段同工

遠境殊俗異而余與君亮亦皆弱質多病侵霧瘴蹈嶮艱其得不死幸矣度煎茶坪雨益猛奔雲滾滾隨開隨闔須臾四面皆合一氣混茫從足所行路乃出如大瀛中浮一條仙路飛行其上者宿東河橋冷似秋

十日過紅花鋪山不甚高峻而石角嵬峩動欲傾跌其無石處則泥滑無以措步輿夫窘甚投白家店雨徹明不止冷甚

十一日抵石門關陡崖壁立望之如門蓋以是得名山之右聳者騰空而下蜿蜒如龍與左邊一峰戴石

鶩牙曰有悟足矣曾出門其弱質多病反出二公上乃竟免日浪猶不能死而及讀此冊蓋亦幸中之幸莫過焉
紫巘曰天入川中雲亦奇
鶩牙曰轟雷翻雲凡想也大瀛仙路奇想也
鶩牙曰無石患泥無泥患石宛然函根情景
香巖曰棧中有兩石門此其一也
成齋曰善狀
紫巘曰數行中敘三事無

作虎形者適相抵如鎖鑰然故又有雙鎖之名關踞龍背實棧道之咽喉也過此地勢稍平鳳縣卽秦隴西地自此以西爲禹貢梁州域阻雨留宿

十二日雨

十三日雨止踰鳳嶺孔道迂回乃取捷徑極嶮後人戴前人而上既至巓有關俯瞰衆峰皆帖帖於肘腋下乃知北棧中鳳嶺最高也康熙中賈中丞漢復修治棧道凡山肩石嘴可爨鑿之者施工通路名曰碥路其層巒拱峙中夾巨流山斷崖懸者則緣溪架木或疊石爲橋名曰碥橋後人立碑嶺上以頌其功抵

重複累疊之稱其妙勝也
曲園曰人歲久句漢爲拯工漢馬第伯封禪儀記云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矣此景與此相肖
成齋曰賈漢復碥路之功蜀中第一紀實故首發之

蟄牙曰、决水灌廢邱、章邯自殺、過戰地者、凡被水攻之城、於此最宜著意、蓋今但曰封章邯處、遊記行於未發、必發一節文字、然後下文六字、始活潑也、

巍江曰、用筆極肖其秘録、

香巖曰、余於留侯祠壁、留題二律、漸削、猶見否、

錢徽曰、別有天地非人間、

紫巖曰、奇景妥貼、無奇筆達之、

桐雲曰、景奇而筆亦奇、步步在能達得出、

中洲曰、有奇巖怪石一句、前後對句、讀而不厭、

朗廬曰、畫亦不及、

三岔驛、路始坦夷、過廢丘關、項王封章邯處、宿南星街、

十四日、行五里、道左有碑、題對面古陳倉道六字、踰紫關嶺、石路高峻、下阪十里、抵紫柏山、有留侯祠、相傳侯辟穀處、山邃水匯、氣象深奥、庭中種芍藥及他草卉、白葩紅蕚、鮮妍可愛、道士延升堂、具茗飱、堂後磴道盤曲、琢白石爲欄、以達于巔、巔有樓、安侯受書像、曰授書樓、松竹交青、淨不可唾、低徊之間、塵情頓消、眞清修佳境也、宿大留壩、蕞爾一小聚、亦置廳治焉、聞廳中一歲經費、率五千金、而民之所出、不過二百七十金、餘皆取給于京庫、其土。瘠民。貧可知、冬天多獲豹皮、極賤、

十五日、踰畫眉關、亂石聳起、欲壓人而墜、抵青羊鋪、青羊水一名洋水、雨則漲絶路、過青龍寺、行里許、褒斜二水相會處、經三交城遺址、出武關驛、古武休關也、又有一水、藉小艇以過、抵武曲鋪、道旁大石、題千古烟霞四字、山間有瀑、裊裊瀉下、風來颺之、如撒明珠、褒之水、瀦則蘸藍、奔則翻雪、奇巖怪石、如獅龍、如奔馬、棧道一綫、通於其間、行旅皆在圖畫中矣、將入馬道驛、有水曰樊河、水勢迅疾、不可橋、横施鐵鎖七

紫巖曰、其險可想、

成齋曰、一句總提、以下細叙、

中洲曰、畫致、

朗廬曰、詩者亦覺目眩、

香巖曰、總括數句、得要領、

桐雲曰、自賈中丞開棧道、後行人往來如履平地、不復知蜀道難矣、

中洲曰、讀來肌生粟、

又曰、奇景妝得妙、

紫巖曰、古稱謝靈運爲山賊、此亦疑也、今讀此文、探幽鑿險、如畫如活、恐山賊尚不能爾爾、一笑、

中洲曰、吾邦奇石怪巖、往往劍字俗了、天景東西同歎、

桐雲曰、羊腸鳥道、天下奇險之境、苟非其人則

條、繫兩頭于石、上排木板、亭亭懸空、徐行震撼不已、疾步則否、驛中薪樵賤如草、

十六日、過青橋驛、抵新開嶺、爲。棧。中。第。一。勝。境。山皆如巨石砌成、風篁露篠、彌縫罅隙、垂垂欲墜、其下則褒水紆曲、匯爲潭者、漾青蓄碧、深不可測、沿岸皆平沙、一白如雪、與山嵐水鵠、相映帶、水西之山有懸瀑流入褒水、架石橋曰卧龍橋、橋西爲閻王碥、賈中丞煅石闢路處、蓋棧中之險、有嶺有關、皆以十數、而碥爲之最、碥之險有燕子、有火燒、有小鬼、有青石、亦以十數、而閻王爲之最、自中丞闢之、險變爲夷、石棧如砥、置佛像焉、更名觀音碥、有危巖聳、自像背横劃數十丈、日光不至、水滴滴下、幽陰淒冽、夏。而。秋。矣。崖轉路廻、怪石攢矗、有。頂。相。抵。者、有。肩。相。倚。者、有。腹。裂。而。噴。沙。有。股。跨。而。奪。路。盤旋始能得過、抵褒姒鋪、相傳褒姒生于此、經沙河、河源出褒城西北黑灘山下、東南流、至于此、與褒斜二水合而爲匯、當雨漲則絶渡、抵將軍鋪、一大石屹立水中、狀如兜鍪、名將軍石、面鐫屹然砥柱四大字、自此一蹊旋轉而上、曰七盤嶺、嶺下二大石臨溪對峙、所謂石門也、故道循麓由石門而行、漢熹平中、揚淮嘗作頌、今則路轉出山脊、兩

亦忽略過去、此比之所以貴人傳也、讀君此記不當置身青峰碧巖間

紫巖曰、從旁面烘染、

曲園曰、漢光和中白石神君碑又非此也、

敬宇曰、好怪邪人亦甚焉、非獨華人也、浩歎、

海南曰、七盤旋繞、棧又逈、[illegible]其險可想、至是豁然開、遠其喜亦可知、

急則瀑水四集、不可過、因新架石橋、曰天心橋、過橋路益高峻、又無樹林可蔭、一步一喘、登涉之艱極矣、嶺有關、曰雞頭關、前大石狀如雞頭、故名、關上祀關帝、羽流設茶亭于旁、行旅咸就憩焉、隔溪山腹有白石、瑩然照映、相傳爲漢時山神所化、道光中有二煉師、就關西偏、依山架木、設像奉之、過者多進香、號白石土地廟、髮逆之亂、罹災、同治中再造、輪奐映日、禱福之碑、纍纍相依、數里不絕、甚矣、人之好怪也、出廟則眼界豁然、褒中縣邑、皆集于履舄下、秦棧至此盡矣、下山七里、宿褒城縣、漢中府在褒城東十餘里、實

中洲曰、兒童走卒亦知敬公、

敬宇曰、蜀之名高天下、由于宋玉司馬相如諸葛武侯杜子美蘇家父子、而武侯爲之魁、何得不詳述乎、

南鄭也、

十七日、發褒城、抵黃沙鎭、水經注云、鎭武侯所開、或曰、侯製木牛流馬于此、過舊州鋪、抵何家營、沔水自營南過、隔水一山爲定軍、轎夫忽呼曰、武侯墓、武侯墓蓋墓在山腹、蒼蔚間、未至沔城五里、侯廟在焉、古柏數十株、四面垂翠、與畫簷朱棟相掩映、廟中安侯塑像、葛巾羽扇、儼然儀型、不覺改容、像旁有石琴、長一尺六寸而贏、徑一尺、崇殺徑之八、而又微贏、上刻章武元年四字、古翠可愛、叩之、清越、相傳爲侯所愛撫、據史、景耀六年、習隆等表請就墓立廟奉祀、以從

成齋曰、伏下文、

香巖曰、以[illegible]草辟爲是、

成齋曰、應前、

中洲曰、幽邃深嚴、使人肅然、

民望、詔從之、沔陽之廟、蓋始于此矣、廟及何家營舊州鋪、皆爲古陽平關遺址、侯經營中原、前後八年、多駐軍于此、或云、廟即籌筆驛、或云、行營遺址、未知孰是、陳倉道在祠東北二十里、由百丈坡而行、侯出兵散關、魏武由陳倉入蜀、蓋皆從此道也、廟右數十步有馬超墓、渡沔往拜侯墓、沿水而東可十里、有堡子坪遺址、即侯舊壘也、過迴水青龍二橋、入墓門、門中有小祠、亦安侯像、過門數十武、一土堆隆然而起、實爲侯墓、墻垣圍之、墓上草冷冷常濕、松柏參天、遮蔽日光、其枝下垂數十尋、翠色欲滴、墓後二桂樹、僅出

敬宇曰、[illegible]者

穗峰曰、引據的實、

香巖曰、達人之論、

成齋曰、篤論、可以斷千古、

地、則皆歧爲六七、大皆數圍、蜀中桂樹無結子者、獨此樹結子云、元亮乞得數枚、明萬曆中、趙健來相地勢、指侯墓爲僞、遂就墓後數武、更立一碑、東北面題曰漢丞相諸葛忠武侯之墓、按蜀志曰、因山爲墓、不起墳壟、水經注又云、因即地勢、不起墳壟、惟深松茂柏、攢蔚川阜、不知塋墓所在、夫北魏時距侯沒不甚遠、而道元之言既如此、不知趙健何所據而得實之也、嗟沔人之於侯、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必禱、墳曰爺墳、廟曰爺廟、歷代相沿、以致崇敬、其所傳必不誣也、蓋侯之英靈、洋溢乎千歲、體魄所藏、岡巒環圍、松柏

紛紜、

敬宇曰、豈唯定軍一山、舉全蜀之地、留之侯墓亦何不可、

雙江曰、魏武造七十二疑塚、人不復索其藏、殆與孔明不起墳隴、後世爭建廟作墓、忠奸之報、相懸如此、

敬宇曰、中央議論、非有憑於文、而文情自妙、文必自至、敬服敬服、

又曰、陸放翁曰、定軍山前寒食路、至今人祠丞相墓、松風想像梁甫吟、猶恐精然發三顧、余好誦此詩、今讀此文、不堪神往、

桐雲曰、能將武侯命葬之心、東旁推互勘、田所傳出、昭如日星、不意昭爲公於二千餘年後、得一眞知己、

穗峰曰、定軍千古名也、故窮力叙寫、排俗傳、駁讖説、末引嚴氏之言、暗之不復著一語、妙甚、

慈蔚、望之者誰不肅然起敬、則舉定軍一山、皆曰侯墓可也、若必求尺壤寸土以實之、鑿矣、山下一水環繞、其汭可容萬軍、即黃忠斬夏侯淵處、顧侯與昭烈水魚之契、千古無比、其薨宜依惠陵而葬也、乃遺命葬于定軍、後人遂言、山有王氣、侯墓方絶山脈、此風水之説、固無足取焉、或以爲沔古陽平、其地控三關、當蜀道咽喉、侯死葬于此、遺靈猶壯山河、是乃風雲護儲胥之説、稍爲近理、然不如嚴如熤之言最爲得侯之志也、曰、高祖封漢王、都南鄭、由故道度陳倉、還定三秦、是沔陽固兩漢帝業所由基、昭烈之興也、由葭萌米倉、進營定軍、馘淵走操、當時君臣、悉定軍形勢、慨懷先烈、旰夕規籌、爲興復大猷、則定軍固侯與昭烈壯志之所寓、其後侯奬率三軍、北定中原、營于定軍、申明陳法、築城峙糧、崎嶇褒斜、鞠躬盡瘁、死而已者侯之身、死而未已者侯之心、埋骨故壘、丹誠耿耿、依昭烈與高帝之靈、告後人以興復之必在漢川者、詎不壯哉、夜宿沔城、

十八日、雨霏霏不已、抵沮水鋪、爲漾沮二水會同處、沮水出鳳縣、即沔水、經老林數百里、受諸溪澗水、西流至此、合於漾、漾水在寧羌大安驛北十里、入沔縣

鬱溪曰、妙在輕點、

紫巖曰、簡潔、

又曰、水聲潺湲、常語也、加一漱字、覺精彩奪目、化朽腐爲神奇、自是君身有仙骨、

中洲曰、危處變爲奇文、

紫巖曰、天下事大都如斯、

境、又東合玉帶河、既與沮會、更挾白馬嶲州黃沙諸水、東北流爲巨浸、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是也、經青羊驛、宿大安驛、是日道路險夷相半、沿途新秧蒼翠可人、

十九日、大安至黃壩百四十里、溪澗溝渠甚多、所謂七十二道脚不乾者、過烈金鋪、路岐爲二、左出走陽平關者爲松龍捷徑、取右路而行、抵大寬川鋪、兩壁相轃、視天一線、水漱足潺潺然、踰五丁關、古五丁闢（香巖曰、即古金牛峽、）山處、巖巒陡峻、亂石嵯峨、路廣不過數武、狄涼一下、波流激湍、縱橫回轉、行旅病于經渉、抵滴水鋪、峭壁翼張、有水滴滴不絶、因得名、經溪流數道、抵浣石鋪、過柏林驛、又經小河十道、宿寧羌州、是日走山嶺間數十里、雨又不絶、在轎中衣襦皆濕、

二十日、衝雨發、經小河四道、過牢固關、抵黃壩驛、所謂脚不乾者至此而盡矣、踰閻家坡、山隘而蹙、次爲七盤關、尤高峻、會天雨泥深尺許、足一陷不可復拔、乃取道于山麓、自溪中行、水深没膝、輿夫躡石以取淺、左深則右、右險則左、余在輿中搖搖不已、舍正路而僥倖於危險、似智實愚矣、宿木寨山、一名救場夜寒甚、一燈閃青明滅、覺鬼氣逼人、

桐雲曰、八字爲而有味、
敬宇曰、新晴曉景、寫得如畫、非慣旅程者不能言、
覓江曰、種種形容、造語新奇、不襲[illegible]與物者心可想、
敬宇曰、細寫大石詭形異狀、頗與[illegible]北熱相似、
香巖曰、寫大斧劈披麻皴諸語、作者必通畫理、

二十一日、出日杲杲、人馬生影、過神宣驛、相傳爲古籌筆驛、抵龍洞背、即葱嶺、有洞名曰龍洞、一水奔突、趨于洞中、有聲潨然、嶺上有玉皇觀、甍宇紺碧、隱見于林木間、循叢薄而登以達巔、大石攢列遍地、有昂頭而仰天、如巨龜者、有隆肩而曲喙、如橐駝者、有如蜂房者、有如燕壘者、傴僂而跪拜者、憤起而暴怒者、面平如砥者、頂鐵如筝者、鐘卧者、鼓懸者、鑿成七竅者、皺裂成披麻皴者、殊形詭狀、備極奇觀、道左又有屹然矗立、如數朶蓮華相附著成一大片者、高廣各可三十尺、最爲絶特、葱嶺古龍門閣、記之者曰、石壁斗立、虛鑿石竅、架木其上、比他處極險、杜少陵亦云途危石滑、今則孔道豁開、蹈磴而上矣、宿朝天鎭、鎭枕嘉陵江、距昭化百三十五里、乘舟而下、一日可至、然大險矣、

西畤曰、以下如讀水經酈注、目眩心悸、
又曰、讀工部詩、須先自此文入去、
成齋曰、前人後人數句、狀其直高、此又狀其迂回而上、
中洲曰、稍大如船樂之字磴、名手妙手、
紫黻曰、描寫盡致、畫石之外又畫水、不識較諸王摩詰五日一卜日一者何如、

二十二日、踰朝天嶺、石磴盤空、爲之字狀、數步一憩、賈勇而上、前人之已遠者、却來在後人頭上矣、蓋蜀道之難在棧、而北棧鳳嶺爲最高峻、西棧則莫過於朝天、過山大石、皆穿百孔、自面達背、如水波衝擊而成者、隔江斷崖有飛瀑數條、皆異其勢、有數級相承、水循焉而散漫、如冰綃段段相續、飄颻于虛空者、有

桐雲曰、雖前赤湖亦當擱筆、
中洲曰、雅潔光採、儼然若措此筆寫日光山七十二瀑爲七十二樣文、何等壯觀、
穂峰曰、我邦豐前羅漢寺與此相似、
中洲曰、不可無此一論、

崖腹深陷、水自崖唇一直瀉下、如萬斛珠璣傾筐倒者、洵巨觀也、沿江之山、其著者曰金鰲、曰飛仙、皆生毛而小矣、抵千佛崖、斷壁拔江而立、唐利州刺史韋抗鑿爲棧道、鐫佛像于崖面、爾後繼鐫者益衆、有如巨人者、有不盈尺者、有立者、有坐者、有將露頭面者、有笑若顰者、有合掌者、有舉手者、刻劃精巧、金碧輝煌、崖盡則石櫃閣、與龍門飛仙號爲三閣、閣中羅漢寺、乾隆中所創、一農夫耕於山腹、獲石似神像者二十餘軀、以稟官、官爲募化作寺奉之、即是愚氓喜怪、猶可恕焉、官而誘掖之、何與、宿廣元縣、爲古利州西蜀之首站也、夜多蚊、初設幮、是日爲清曆閏五月朔、

中洲曰、遇盜亦入文、覺新、

二十三日、過榆錢鋪、踰桔柏渡、宿昭化縣、嘉陵江自朝天鎭貫群山之間而走、以至于昭化、雨輙潦集、道之憑高者善崩、低則没水、近歲相勢施工、就其低壘石成隄、就其高伐木爲梗、覆土爲橋、行旅始免於患、夜有盜奪衣物去、

二十四日、阻雨、

二十五日、微雨、發昭化、有費禕墓、踰牛頭山、屏障西南、蜿蜒而穹窿、古名天雄關、有祠祀關壯繆、憑攔遐

成齋曰、文辭直與劍山爭奇、而雉堞一句尤爲警拔、

中洲曰、多少奇景、得一喩瞭然在目、

香巖曰、少陵劍閣詩、最得形勢、大概此尤詳細、

矚、四壁山光、一虹烟水、宛然畫圖也、抵大木戍、卽古白術嶺、極高峻、當前崛起者爲大小劍山、層層相倚、綿延南北且百里、在南者其鋩森然指天、在北者皆攢歛于西南、益進與山近、北者隱蔽不復見、南則陡絕、如削、橫劃一帶、高者三四丈、低亦不下於尋、望之如雉堞、上擁千百鋒刃者、半腹以下陵夷、而大石錯落、張勢爭雄、皆潤黑作鐵色、行里許、截然中斷、上疊石爲關、卽劍關、一曰劍門、又曰劍閣、過關數百步、爲姜伯約駐軍處、其下一水濺濺鳴、隔水丘上有伯約祠、過祠入劍閣驛宿焉、是日山路極峻險、其土赤埴、

紫嶶曰、得此數句、又與以上描摹奇險迥別、何物文心狡獪乃爾、

中洲曰、處換景變、處非高手不狀得如此、

敬宇曰、看山與讀書同、故解讀書法者、必解看山法、余久抱此見、而今又徵於茲卷矣、

成齋曰、說攻守語短勁、

而滑、坦處數石陂則爲磴、以防顚跌、余自得劍山、步步呼奇叫快、不覺轎中傾軋之苦也、

二十六日、冒雨行里許、得一山穹然而延長、兩邊陡絕、巓則平坦、官道所經、有華表、揭天成橋三字、停轎北望劍山、其崔嵬爭峙者、皆成大斧劈、纍纍不絕、又有突起其後者、綿數百里、愈遠愈峻、鋒鍔皆聳于雲表、而嚮所謂雉堞則無見矣、（紫嶶曰、隨削隨叙、奇又極之、筆）蓋關前後山勢皆成劍鋩、而取趣各不同、是天之所以鑿一門而截斷之、與宿劍州、州城北負漢陽山、南面鶴鳴山、山左右合、而城適當其窪狹而卑、其勢宜攻而不宜守、

曲園門、元衣稱清容梓潼帝君祠有云、雖生齊國嚴、取與而袪鍋復驗其勤勞、又梓潼諸神又云允懷二經、敘于之心、適值大比與賢之歲、雖登來有數難以

二十七日、過柳池溝、抵武侯坡、武侯出師常憩于此、後人因立祠焉、宿武連驛、古武功治也、北山覺苑寺唐貞觀中所創、至宋寶元始賜今名、寺有顏魯公道遜樓三大字碑、字徑且尺、筆畫遒勁、眞可寶也、是日微雨、

二十八日、過上亭鋪、一名琅璫驛、卽明皇聞鈴處、抵七曲山、有文昌廟、極閎麗、文昌不知何神、道家謂上帝命神、掌文昌府事、幷人間祿籍、元仁宗加封輔元開化文昌司神帝君、其祠曰右文成化、世遂謂文昌實司科擧柄、延入學宮、正學之不講、人心之卑汚、可

預祈然神明與方終期默運、然則士子乞靈於梓潼之神、蓋自宋已然、

蘭坨曰、科擧之法陵夷至于今日、上求其實、下應以名、人人有徼倖速化之想、於是文昌之祀遂徧天下、而非然莫問其所始、嗚呼可以觀世變、

中洲曰、如吾邦編祀菅廟、則有稱、

敬宇曰、東坡詩曰、北客初來試新險、蜀人從此送殘山、送險之名或原於此、

成齋曰、兩棧已盡、故述棧中全形、

鴨江曰、意到筆隨、疎枯撥潑、

敬宇曰、使我將巴蜀之險恐懼裹足而不前、此一段

勝嘆哉、對廟巖上有盤陀石、相傳爲仙蹟、亦祠祀之、祠上古柏一株、蓋千年外物、無鱗甲、無枝葉、挺然矗立若虬龍、繚以石欄、攀欄試爪以驗其枯否、覺微有津液、下山則送險亭、蓋西棧之險至此而盡、所以名也、（紫嶶曰、送險亭名以末許、太可謂爲郎是矣）初余經直隸至西安、一路荒涼、稻米不易獲、意謂中原秦中而如此、蜀棧則深箐宿莽、狐兔所窟、虎豹所嘷、道塗險狹、行旅皆負擔而過、無由得粒食也、既入兩棧、山間之地、皆墾爲田圃、巖縫石罅、無不栽麥、所至雞犬相聞、牛羊載路、路之險者鑿而闢之、棧之危者、砌而欄之、宛爲康莊、兩騎聯而走矣、都邑則繁

起一遊之思矣、非此文那、

紫瓛曰、餘音繞梁、三日不絕、

成齋曰、老柏松竹、無数叙植物蕃盛、以補前段之遺、

成齋曰、鉅流亦如石涂嶷、與中原之無河道、灸洲

盛、客店則閎壯、肩輿絡繹、晝夜不絕、小站亦皆炊膏、粱以待客、吁、天下之事、每出意料所不及、非深于閱歷者、寧可與語之哉、下古尾關、關下有劍泉、寒冽沁骨、抵梓潼、顧望來路、惟見群山萬嶽、蹀舞於雲際、恍然疑從九天飛下也、

二十九日、雨、發梓潼、劍關至此、老柏夾道、大皆十圍、（中洲曰、）相傳為蜀漢時所植、（皓〻道、亦可以觀）抵宿化鋪、翠松蒼竹、依依近人、又多桑樹、過烷香鋪、殷雷一轟、暴雨傾注、渡涪水、宿綿州、涪水為西南鉅流、砌石為隄塗、以白堊、皎然如雪、

紫瓛曰、文亦有出𨹧入夷之致、

成齋曰、一幅桃源圖、

中洲曰、佳構、

中洲曰、記器械處、每每精細入神、非百錬之手則不能、

三十日、渡茶坪河、行數里、有石屹立于水旦、秀聳齊舉、大如一茅屋、面鐫飛雲蒼鶴四大字、經皂角鋪、夾路秋田、方經新雨、蒼翠染衣、山回溪轉、松竹深窈、茅舍八九、乍見乍隱、炊烟如帶、隨風搖曳、適有驅犢至者、放歌一聲、響震林表、顧余而笑、豈沮溺之流歟、過朝天寺、在古為翠望亭、因明皇得名、蓋取翠華臨幸之義也、縣志載陸放翁遊翠望亭、讀宋景文題詩、今無所考、宿羅江縣、梓潼以西多水田、其臨溪者、設一大翔車、輪上逐次繫數十桶、桶皆可受二升、水盈桶中、車輒翻轉、致之岸上、以注于田、其距溪稍遠者、鑿

中洲曰、讀者亦眼界豁然、不覺呼快、吹烟者久之、

池蓄雨、以資灌漑、大抵陝東北土灰白而疎鬆、陝西南則赤埴且膩、

七月一日、抵白馬關、翠柏滿山、龐靖侯祠在焉、渡綿陽河、抵德陽縣、自此西南廣袤千里、土厚水深、真天府也、東北環以群山、巍峩相倚、西北則一髮遙翠浮於天際而已、又涉水、過小漢鎮、宿漢州、

二日、過彌牟鎮、有八陣圖、四旁象城門、中置土壘、高約三尺、逐序羅列、今猶存七十有二、廣輪蓋三十六畝而贏、有武侯祠、面八陣圖、其背則鎮城也、祠旁攤雜貨以待客者、店相屬、往來成市、聞蜀中八陣圖有二焉、其在夔州魚復浦者、蓋行營布陳之遺制、所以防江路也、彌牟則為成都近郊、豈其平昔講武之場乎、駟馬橋、即古昇仙橋、司馬相如題柱處、過橋又有武侯祠、從祠前過、入成都城、

棧雲峽雨日記卷之上終

棧雲峽雨日記下

成齋曰、蜀中蓋我甲州之大者、其土產饒富亦略相似、

三日過骨董舖、書畫玩具無足觀者、書肆則所在布列、臥龍橋前後最多、青緗縹帙、紛綸乎庋閣間、文學之盛、可知也、成都爲四川治所、全省之貨、皆集焉、所謂四川者、蓋取名於岷江沱江黑水白水四大川也、九霞蔡氏曰、北走秦鳳、有鐵山劍閣之塞、東下荊襄、有瞿唐灩澦之險、南通六詔、有瀘水大渡之固、西拒土番、有石門崆峒之障、山林襟束、自爲藩籬、故蜀不苦外寇、然姦雄內作、懸車束馬、勢不相及、有難猝定

桐雲曰、全蜀形勢瞭如指掌、

敬宇曰、據此言則賓輿記可備參考之書也、一省之論形勢與目親歷之者符合、則他省亦可知矣、

成齋曰、以上説地形、以下説土產、

者矣、要之成都堂奧也、灌口門戸也、威茂松黎藩籬也、故劍門不足恃、而憂在松潘、松潘以孤城介番域、而寄喉龍州、設爲羌戎所截、則疊溪以南可建瓴而下、黎州不足恃、而慮在維州、維州在保縣外不百里、維州不守、則由靈關可抵雅州、由草坡可抵汶川、由泄里壩可抵灌縣、由清溪口可抵崇慶、詎獨門庭之禍哉、至若烏蒙烏撒、蠻獠雜處、撫綏失策、易生兵釁、於敍瀘有脣齒之依、可勿愼乎、余自秦隴經劍閣、以入于蜀、審其山川形勢、深服蔡氏有獲乎全蜀守禦之要也、蓋蜀地方數千里、多產金銀茶葉煤炭蠶絲

甕江曰、先提大綱、以下皆層分目細覈、

成齋曰、論土產説財計、宜於首府、故在成都發之、

甕江曰、詳舉土產多寡盛衰、此是范陸二記之所未有、

桐雲曰、臚陳物產、縣志無此詳細、

之類、然隨地氣盛衰、所出亦不能無古今之異、鹽源縣會理州皆屬寧遠、乾隆至道光、出金銀尤多、同治初、各坑皆廢、二十年來無復興其工者、雲南近亦不產、金銀緬甸界上、或有多出者、然皆爲土人所占有矣、歐洲人云、蜀西北沙中出金、不知其果然否、茶樹古稱最多、明季荐遭兵禍、斫伐無餘、清興以來、荒蕪日闢、多種秔稻諸穀、獲利已厚、故栽茶不廣也、如蠶絲、不及江南之多、遠甚、價亦視南省所出多寡爲低昂、卽以極盛之年言之、轉販於他省者、不能過於十萬金也、產煤之地、成都則灌縣、敍州則慶符、重慶則

香巖曰、蜀中柴富於煤、故用柴者多、

敬宇曰、此等在蜀屬要節、

成齋曰、以下述地質民性之概畧、

甕江曰、利之所在弊害隨、可不畏乎、

香巖曰、其俗信佛、尚不如江南之甚、

又曰、天主教實爲人心世道之憂、

隆昌永川榮昌、其他所在有之、而以灌縣隆昌爲上品、每斤價十數文、然獨官吏及富者用之、衆庶則皆資于薪柴、又乏棟梁之材、峻嶺懸崖、或有巨木、然搬運甚艱、故成都造厦屋、多砌磚瓦、獨中堂用巨木而已、藥材尤推大宗、全省所出、每歲率不下百萬金、大抵蜀地皆肥美、而廣元昭化梓潼劍州未免瘠下、等綿州抵省城皆上上、省城至簡州資陽爲中、資州至內江隆榮又爲上上、而永川壁山則又中矣、民質直而剽悍、然五方雜處、匪類亦多、俗素信佛、輓近則駸駸入于祅教、全省教會蓋至數十萬云、

聱牙曰、可謂於父則見陳江安矣、

敬宇曰、論地勢論風土而已、猶未免袁英、故訪問人物、評論前哲、追溯風采、度頭便叙事、究轉有致、文境變化不窮、能事畢矣、

又曰、楚材晉用、自東周時已然、甚矣楚之多材也、

甕江曰、近讀中興奏議、先正事略、知諸子之才且賢、此非溢美也、

蘭坨曰、文正古文章、然大家、在本朝爲第一流、至勲業之隆、學術之正、漢唐以來、無可比擬者矣、

成齋曰、陳光叔眞偉人矣、

四日、江安知縣陳錫鬯來訪、風采藹然、君子人也、其父光叔先生、於書無所不窺、所著有經義若干卷、當道光末年、知天下且亂、謂人曰、不出數歲、國難必起、惟楚材足以靖之、蓋楚材之尤著者、爲曾文正國藩、及弟國荃、左宗棠、胡文忠林翼、羅忠節澤南、李忠武續賓、李勇毅續宜、江忠烈忠源諸公、江羅二李、皆善用兵、常以寡破衆、胡曾左則有雄才大略、而曾學術尤優、經學兼該漢宋、古文亦蔚然可觀、光叔先生皆夙識之、及髮逆之難、數人者果相繼徵用、遂能盪平之、其精於賞鑑如此、錫鬯同治十二年署新繁知縣、勤恤民隱、興利除害、不遺餘力、去冬、交卸、士民聯名請留任者數矣、格於令甲不獲、回轅之日、爭設紅幄數十、里以餞之、一時傳爲美談、

甕江曰、有斯父乃有斯子、

五日六日七日皆雨、自入蜀、雨常居十之九、詢之、曰、每歲夏天陰雨連綿、范記云、蜀中無梅雨、未必然也、

敬宇曰、鼓角漏天東、杜句也、曰漏天則多雨者、不待言而知之矣、

八日、雨止、出南門、過萬里橋、行三里、謁先主廟、廟宇南向、昭烈塑像冕服、當中而立、北地王及關張龐數子、陪侍左右、文武諸臣、皆羅列東西二廡、武侯則別置祠于廟後、杜詩所謂錦官城外柏森森者是也、廟左有一池、菡萏正華、清香襲人、沿池右折數十步、巋

朗廬曰、有名君臣、得有名作、何不乎云、

紫髯曰、借導者口中引出浣花草堂、文心又變、

中州曰、草堂詩曰、步屧深竹徑、草堂中慈竹挾路者、豈其遺乎、

甕江曰、予笑放翁與蜀主君臣、並廟食千載、則曰文章不若富貴功名、吾不信矣、

香嚴曰、同谷與東柯西枝兩邨、皆在秦州、

桐雲曰、杜少陵草堂遺址、與蘭亭相彷千代、殷遺基址久廢、後人聚訟附會、穿鑿不一、而足然蹤無實跡可考矣、今之所建、亦名存而實亡耳、

敬宇曰、立祠亦不過循故事、姑從俗尚、不事變更而已、若如此祠、一一而設之、則名曰正俗、而實爲擾民、故以余觀之、如此類、任人民所爲、而地方官不與焉、猶爲有堂堂大國之氣象焉、洵可尚也、

甕江曰、曾讀綏寇紀略、明季遺聞、荊碧諸書、流賊所過、雖犬雞遺種、到此不覺使人慘然、

朗廬曰、海外良友可以欲僕、昔日予細商量端費趣、二分山水一分人、邦內猶然、

然一丘、翠柏蒼竹、四面圍繞、卽惠陵也、導者曰、浣花草堂去此不遠、盍往觀焉、乃出廟門、西北行五里、得浣花橋、蕭然一小矼耳、過橋數十步、入草堂寺、殿閣巍奐、像設莊嚴、自殿西逶邐而左、慈竹夾路、翠微眉宇、愈進愈邃、清流屈曲、修廊相屬、而杜工部祠在焉、像崇三尺許、衣冠而坐、其左邊刻像石面祔祀者、爲陸放翁、祠西引渠成池、有鼈數十、浮出水面、見人無畏避之狀、草堂寺自梁時已著名、工部流離秦隴、卜地於西枝邨、將置草堂、爲詩紀之、未果、乾元己亥冬、入蜀依嚴武、其居適與寺隣、遂名爲草堂、今祠所在、卽遺址也、歸途過青羊宮、規模極大、中設劇場、商賈雲集、（朗廬曰、其爲名都可想、）百貨山積、人雷汗雨、殊爲可厭、支機石在滿城君平街焦家巷、崇四尺餘、廣二尺五六寸、厚可一尺、面平而頂斜殺、黝然淡黑、不過一頑石也、乃相傳以爲天上物、立祠奉之、人情喜誕、往往廼爾、問躍龍池、廢已久、相如宅亦存名而已、蓋蜀地經張獻忠之亂、文物蕩然、遺跡舊蹤、無從考究、其存于今者、槩屬後人摸擬云、

十一日、議買舟東下、時水大漲、江路危險、乃取陸路、會陳錫鬯趨重慶府、因約與俱、卯牌發錦城、路上甃

况外國乎、

甕江曰、本邦邊邑、有大里小里之稱、蓋此類、

朗廬曰、本邦藏、近日爲外洋品所壓、不可不憂、

紫黻曰、又回顧、
成齋曰、殷阜可想、

紫黻曰、六朝佳句、

朗廬曰、清爽可想、

石平坦如砥、過大面鋪、宿龍泉驛、

十二日、發龍泉山坡、聯屬、但不高峻耳、踰山泉鋪、大霧起于巨壑、倏忽四塞、數步之外、不辨人馬、抵石橋鋪、街市頗繁盛、沿雁江而行、過古折柳橋、爲唐刺史雍陶題名處、今則橋已廢矣、路左右橘樹遍野、纍纍結子、如綴碧玉、宿簡州、是日行程爲七十里、其實可百里、蓋山巓水涯、夷險不一、故里程不無伸縮、所至止記大數耳、

十三日、過林江寺、宿資陽縣、蜀中多產蔗、蔗有二種、紫色者少液、只供咀嚼、青者以製糖、糖價極廉、成都至重慶、即川東官道、而道路橋梁修治殊至、田野闢開、邑里殷富、非復川北之比、客店大者可容千人、店中或有設劇場者、

十四日、侵曉發、市聲未囂、掉舟濟雁江、殘月在水。涼氣可掬。宿資州、即漢時資中縣、城北有鳳躍舊跡、

十五日、過唐明渡、即珠江也、將入銀山鎭、斷巖屏立、刻明人詩數章、松柏垂蔭、一蹊從其下、過不風而冷、宿内江縣、

十六日、路右多鹽井、皆深約二三百丈、廣不過尺、汲井之方、巨竹穿節、接數竿爲一長筩、底施獸皮、以深

紫黻曰、造語精警、似子、

甕江曰、邦人作文、長於議論、短於記實、此種筆墨、吾不能不贊揚、

甕江曰、漢時講利者主鹽鐵、宋元以降變爲鹽茶、茶成衰界、迹於前、此擧諸洲鹽池歷代鹽政、非通經世之務者不能道也、

梅里曰、地距海遠、則必有鹽池鹽井、造物之爲人、可謂密矣、春秋傳所謂郇瑕氏之地沃饒近鹽、即是歟、

杏嚴曰、鹽價亦有高低、非獨値也、盖民嗜食川鹽、非以價低、以質高耳、

對山曰、弊所從生、片言揭

見山曰、法久弊生、凡事皆然、鹽潞河三者、爲吾華要政、不得其人則不治、得其人不能盡其長則亦不治、此近今所以益壞也、

掬水、水排皮上湧、塡筩中、便引出之、皮乃塞底、而水不漏、有一大筊、繫筩裊裊不絶、遠接于車、以繞車輪、牛挽車轉、筩則冉冉出井、牛又逆行、放筩下井、蓋牛之行有順逆、而筩之出井、緩其放之也急、以輕重不同也、筩已出井、有槽承水、以筧注鍋中、煮之爲鹽、每斤價七八文、至宜昌則三倍矣、蓋禹域之出鹽有數種、其煮海而成者、薊遼山東兩淮廣南閩浙是也、挹井者、蜀及滇黔是也、沃水於土、或値雨過、鹽氣自然滲漉、因煮之而成者、河北營幷是也、崖碇崔巍、雨淋日炙、自然而成者、階成蘭鳳是也、若夫巴東朐䏰井水凝成鹽、當中突起、四邊漸平鋪、如張傘狀、解州則薰風自南、一夕即成鹽、此其大畧也、鹽有定例、凡沿海州縣、及有鹽井鹽池者、皆聽民煮之、官出帑收買、戶部乃給鹽引於商、就場照引受鹽、又必掣之於批驗所、故受鹽多寡、皆可按引而知、其運販亦隨引所定、各異其地、謂之官鹽。若一犯界、即爲私鹽。夫分疆畫地、不得引與地相乖、於是乎近楚者不得食於楚、近蜀者不得食於蜀、而私販起矣。且鹽商各衙門皆有額規、不得稍有虧欠、加之地方文武官吏誅求無算、各項費用、盡資之於鹽、故官鹽必昂於私鹽、此私

磐牙曰、家有鹽泉之井戶、有橘柚之園、始也論之於口、今也接之於目、在入蜀者固不得不措一筆也、此段道詳、縷抹鹽井、論及鹽法、雖無關於記行、亦時務不得不然、

敬宇曰、上叙鹽之事、委曲周詳、至此以斷語結之、文乃有著落、

桐雲曰、鹽政積弊、自古已然、人盡知之、鮮有能祛之者、唐劉晏制法盡善、尚有未盡善之處、讀君此論、知深於經世之學矣、

販之所以日盛而不可禁、官鹽之所[illegible]壅滯而虧於課額也、唐劉晏爲轉運使、用榷鹽法、以爲官多則擾民、於是於出鹽之鄉、獨置吏及亭戶、榷鹽轉鬻之商、任其所之、舊時諸道有榷鹽錢、商舟所過有稅錢、悉奏罷之、是法頗善、但置吏販鬻、猶易啓弊竇、余則以爲凡産鹽之地、計眞竈若干、出鹽若干、以收其稅、聽商民就場賣買、隨便轉販、不必給引、則商民均賴其利、官亦庶免乎虧鹽課之憂矣、買舟下珠江三十里、抵碑木鎭、復舍舟而轎、經雙鳳驛、過銀匠街、宿隆昌縣、縣多出絺綌、價極廉、

朗廬曰、雖不欣然、

桐雲曰、此論最爲警切、不得爲許、

磐牙曰、德政坊節孝坊、雖非乃事、要之水廣生魚、不爲盛事也、

十七日、過李市鎭、稻花方秀、清香冉冉送人不絶、宿榮昌縣、夜熱如蒸、

十八日、戴星而發、避熱也、經郵亭鋪、宿永川縣、苦熱通夕不寐、

十九日、蓐食上程、過馬方橋、宿來鳳驛、自入川省、每縣有德政坊、每閭有節孝坊、坊皆華表兩柱、刻獸上題聯句、又揭扁額、鏤金施彩、最爲壯麗、所費率數百千金、頌德政者多近世人、蓋數十年來風俗澆漓、循吏不易得、遇有治功稍優者、民俱推奉、必爲建坊、若節孝坊、則其子若孫請諸官、官以聞於朝、合格輒賜

朗廬曰、奇府、

旌表抑、亦見古今世道之變也、

二十日、夜半出店、過浮圖關、山峻轎危、軒則朝天、輕則俯地、殘夢屢驚、比天明、雨點點下、經白市驛、入龍洞關、滿山奇石、皆成淺白色、累累疊起、如波濤之湧、抵勞淳鋪、雷游雨急、循峻阪而下、則俯瞰大江、右挹江光、左掖山翠、東走數十里、抵重慶府、府依山爲城、高而長、如大帶拖天際、躡磴而上百八十餘級、始至城門、又歷九十餘級、乃出街上、范記云、盛夏無水、山水皆有瘴、詢之、曰、瘴氣大減於昔時、但井不可食、特充洗滌之用而已、

雲江曰、寫袄教之變、歷歷如覩、又曰、近日傳教師入我邦、讀至此、不覺不寒而慄、

香巖曰、他日蜀民必以天主教激成禍變、

梅里曰、凝合之偽殘、乃我之藥石、當路者宜寫一通、寘之几上、

二十一日、淸曆六月朔也、初余在成都、聞重慶有袄教之變、至則已平矣、蓋袄教之入蜀、民皆不喜、而奸宄無賴之徒、爭竄名於教會、恃勢橫暴、民益惡之、然司教者略不經意、民訟之官、又不得直、由是忿懣不能平、至同治十二年、遂寧諸縣民群起殺教徒、而今玆又有江北之變、江北與重慶相對、別置同知官一員、正月教徒之在江北者、放火燒民居數戶、團民卽捕之、既而教徒又縛納粮廳城者三人、拔其鬚、爭折辱之、且死乃釋之、於是四鄉之民、不期而集、燬教會醫館、并傷殘教徒、遠近聞風起者十餘萬人、二月遂

朗廬曰、直道也、而可疑卽在乎此、

斐江曰、使彼棼神像、差强人意、

香巖曰、嘉陵江至合江縣與大江合、尚在渝州之上、

中洲曰、用彼池蛮、能使讀者如目覩相揖狀、妙哉、

又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矣、況中華乎、

涉江南入府城、將盡火教堂、以甘心焉、鎮道及地方官百方慰諭、久之始退、法郎西人范若瑟司教、知曲在己、執倡禍者三人獻之、照例懲罰、地方官亦令團首捕致首亂者、頃之教徒又毒於井中、以害渝州民、執而鞫之、卽首服、然未至結案也、教徒之在江北者凡數千、方民逐之江南、城中教徒三百餘戶、見民衆勢張甚、皆虞不能自保、乃焚所崇奉神像、更立天地君親師位、於是比戶皆放砲稱賀云、

二十二日、嘉陵江來注于江、自是江勢益壯、余將買舟、屬陳錫鬯聽采、凡船上設艙槅牕槅者曰艕子、供行旅寄載、其無之者大曰五板、小曰三板、皆裝載貨物、客亦得就搭焉、適有一大船裝鹽趨宜昌者、錫鬯勸余附載、乃告別錫鬯、相揖而祝曰、一路平安、蓋是邦送行常語也、嗟余自入蜀、卽納交於錫鬯、肝膽相投、事輒咨詢、依以爲西道主人、錫鬯亦自任不辭、今乃遽然分袂、眞所謂別離已異域、音信若爲通者、口叙常語、而誠發自中、黯然久之、遂自東門乘脚艇順流而下、鹽船大受十四萬斤、入水甚深、以故泊在下流灘深處、距城十五里、就遷則日已中矣、下午拔錨、船上艕一、槳四、皆須七八人之力、方得操之、一長年

中洲曰、想見舟長面如鐵壚、

朗廬曰、似吾邦不識卷戰狀、

斐江曰、極瑣細事、寫得入微、

中洲曰、瑣屑事、記得極細極微、非麻姑爬癢手、焉能如此、

紫巖曰、追叙法、

穆峰曰、方急之則不得抒之之術、及得其術、則已無其患、世間往往有此種事、

執大竹條、左右指揮、動如忿口角、吐沫、聲如洪鐘、舟人或懈、輒號呼撻背、皆隱然墳起、成紫黑色、頃之創痕層層、交背、旁觀亦爲酸鼻、泊何家嘴、一名唐家沱、初陸行每宿苦蟲、不能安眠、蟲色淺紅、匾而圓、微成三稜、名曰臭蟲、不潔之所生也、以其伏于臥坑、又曰坑蟲、晝間無見、至夜就寢、四集嘬膚、隨成微腫、癢不可堪、搔之見血、乃結痂、經月不痊、及上舟始免其厄、後聞蟲性惡油、寢藉油布、則無患、

二十三日、舟初入巴峽、沿岸有石山、有土山、土山率墾爲田、民皆就家焉、魚子沱北岸一小聚、人家且十餘戶、並在一磐石上、過草峽、山中多出煤炭、泊施家沱、已暝、山上新月纖纖、畫眉離鸞入夢矣、

二十四日、過李渡、一聚數十家、皆石上搆家、石大家亦隨大、不築而基、亦一奇也、過涪州、城市整齊、山容亦嵬峩爭獻奇、伊川程先生嘗謫焉、易傳之著、實成乎此、想像高風、不堪欽仰、城東有一河、舟人云舟楫能達于思南府、經離石鎮、抵酆都縣、道家以爲冥獄在酆都、遂以此當之、絕壁隱約于山巓深樹間、舟人曰、閻羅天子所居、山下則城市烟火、依然人間世矣、泊馬唐灣、涪州至酆都、皆得瑰巖怪石爲奇、否則凡

中洲曰、多情卽至情、

桐雲曰、神情惝怳、飛躍紙上、

朗廬曰、與陸把異筆同奇、

香巖曰、求翼堂先生亦注易於此、

朗廬曰、道家來因羅亦妄、妙門乎、

紫巖曰、空中樓閣、借舟子口中點出、得法、

中洲曰、仰視故奇、登之或不奇、何足憾、

蟄江曰、宛然活畫、

紫瓛曰、比例層出不竭、

中洲曰、形容怪奇石各處各様、文亦愈出愈奇、

朗廬曰、譬喩張飛同種人、能得所託、所以可傳、

山耳、

二十五日、過鐵門坎、急湍激蕩、忠州在南岸、滿目荒涼、殊無足觀者、抵舊忠州、方溪自南來入于江、水勢頗緊、過石寶砦、一大石四面削成、矗立三十餘丈、自趾起閣、層層爲級者十一、以屬巔、巔有一梵宮、磬聲隱隱出自雲際、以舟行貪程、不得一登、可憾、過武林關、抵雙渠子、漩渦疊起、舟所掀舞、一再轉纔得出、泊仰渡、夜熱甚、

二十六日、過胡灘、水勢漫緩、不復覺危險也、白水溪自南來、有一大盤石障之、水自石背散漫而下、旭日映射、熒乎璀璨、晒氷綃、推玉簾、自此而東、奇石滿江、大者如瓢、大旌、如築層樓、長者跨于數里、如橋梁、如隄防、兩岸之山、亦坼如皴、如愈出愈奇、舟行迅疾、左右顧眄不暇、至萬縣、縣城人烟稠密、頗爲殷富、將入巴陽峽、亂石堆疊、長數百丈、蜿蜒如龍、曰龍蟠石、水束而過、及入峽、益窄若二、大舟來過、各懸相搪不可過也、雲陽縣城市矮陋、獨南岸新修張翼德祠、金碧爛然眩人目、過半邊灘、舟又過渦掀舞者三、泊廟磯子、亦熱甚、

二十七日、過三塊石、以三大石束水得名、抵靈姑洗

中洲曰、闢鐵、

犛牙曰、魚復浦八陣、郭璞賦江而叙、鄭元注水而実、詩聖已後、始噪于世、豈所謂愈遠愈著者歟、

鶴峰曰、太陽之宛空而不落、地球之旋轉而不崩、物之奇怪、莫過焉、然其理則必有之、凡物極其理、則天下無復奇怪矣、

桐雲曰、議論宏通、不泥陳説、非具大學識、難竟辨此、

犛牙曰、城名白帝、正指公孫而名之也、不改其名而徒改祀典、明人之陋也、可笑、

盤渦盪舟、過安平驛、抵漫里三沱、舟又掀舞者數矣、抵夔州、街上人家多茅茨、瓦屋僅居十之一、同治九年、江大漲、城上水深丈餘、南門漂去、居民避水門上者、皆葬於魚腹、今未能復舊觀也、蓋城壁高於江面七八丈、而水出其上、數百年來所未嘗有云、大抵每歲夏秋、水長數丈、今茲則否、亦幸已、然昨來見舟船觸礁破壞者再矣、吁險矣、而古人云未如人情之最險、果然耶、夔州禹貢荊梁二州之域、過此則荊州也、

二十八日、僦小舟、往觀魚復浦八陣圖、方在水底不可見、舟人云、天寒水落、則六十四蕝猶見其彷彿云、纍纍之石、在渦回浪湧之間、經數千百年、未嘗轉移、可謂奇矣、先儒劉隅謂、浦之上有溪、引江濤以趨北崖、岸有土壤易崩、故江漲則益趨之、唯浦隆然介其中、盤錯鬱結其回、浦下則束以瞿唐、鎮以灩澦、江流抗於吭隘、漫渙而回、延滙于數沱、此浦又在回沱之曲、正其旋緩歇薄之會、而盪激衝撼之所不及也、故瞿唐不劃、灩澦不拔、則石無可轉之期、此論明確、足以破千古之惑矣、一山臨江而起、爲白帝城遺墟、舍舟由山後螺旋而上、殿宇巍然、舊祀公孫述、明時廢之、更祀昭烈、庭中有仙人掌數株、皆高過一丈、所罕

觀殿門俯瞰瞿唐不雨而萬雷作于脚底繞殿多老樹陰森含風頓忘三伏之熱徘徊移時登舟則烈日赫赫復在洪爐中矣

二十九日抵瞿唐口灔澦堆屹立于江心嵚岈岩崿望之如亂石疊累而成者其實一大石也是爲大灔澦稍近北岸雙石對峙與大灔澦遂成鼎足狀者爲小灔澦冬時水落環堆石礁簇出者六七舟曲折縫其間而行極爲危險夏秋水漲則弃三堆皆在二丈水下矣今夏水不甚長灔澦出江面二丈餘於水候爲最好然猶大渦洶湧勢甚急疾舟人必隨渦委曲而過入峽則兩岸絶壁陡立有石破天驚之勢其近水處層層擘裂如剖蓮囊諸山皆以石爲體其色有粉壁者有赤甲者隨色各得名又有疊成數十級如可拾而上者曰孟良梯如象鼻下向欲飲于江者曰石鼻子頭戴圓石欲墜不墜者曰擂鼓臺巖腹有洞如並懸日月者曰男女孔其他成形取勢各不同非筆墨所能悉也懸巖凹處或有蓄一撮土種以穀苗皆倒生如頭髮鬖鬖下垂者風箱峽巖上穴居者數戸與木客相距蓋無遠矣過此則有大石橫排而左右出江愈束水愈急弩發雷轟天地爲改色爲黑石

桐雲曰、句奇語重、

紫薇曰、有此奇景、有此奇句、

穗峰曰、如積亂石、蓋所以有灔澦堆之名、

紫薇曰、縫字新、

蕉江曰、能寫難寫之狀、此種筆墨、視范陸二記、無遜色、

紫薇曰、此比尤新穎、

朗廬曰、愈出愈奇、筆亦愈寫愈巧、

紫薇曰、美人細意熨貼平、裁縫滅盡針線迹、

蕉江曰、奇絶、

灘至大溪口則山稍豁開舟路之險亦紓矣大抵峽中有灘處大渦磅礴轉轂翻輪江流爲之激蕩水面高低不一所以爲大險過荒灘盤渦折柁泊巫山縣修之縣城在北岸山腹去夔州百二十里街市蕭條亦遭同治水災而然夜月鮮明望巫峽諸山秀翠如畫神魂爽越已在十二峰之上矣

三十日行半里將入巫峽北岸有神女廟據范陸二記廟本在巫山凝眞觀蓋後人遷之也已入峽灘勢不如瞿唐然亦爲險惡夾江之山皆峻絶摩空草卉掩生其間墾爲田者比瞿唐爲多抵青石洞人家可十戸聚爲邑居北岸則巫山十二峰前後蔽虧其得見者特六七峰而已最東一峰膚白如雪細皴刻畫頂挿雙玉筍晶乎玲瓏與雲光相掩映最西一峰其形亦相肖諸峰皆娟秀明媚有鸞翔鳳翥之態與他山之瑰奇鬱律各自爲雄者剛柔相制主賓相得以成絶大奇觀宜乎古來騷人韻士載之圖畫賦之諷詠推爲名山第一也大約巫峽之山質鋭而脚少麥張其絶壁斷崖多在肩以上瞿唐則自水面陡立腹背以上斜殺而生毛且巫之山秀媚而鬱律其秀媚者如淑女之貞靜端正顧盻含態鬱律者如偉丈夫

成齋曰、總括前段、遂及修紀美、

朗廬曰、太險故爲太奇、

紫薇曰、頓述一筆、而手神貼妥、令人意遠、

成齋曰、起下文、

穗峰曰、一段叢抒中第一佳山水、篇中第一好文字、

鶴皐曰、皆當怪巫山十二峰、何以入高唐之夢也、從讀此記、求最東最西二峰、以雌雄擬、乃知由形生影、遂成此話柄、乎之曉爲之得發、

中洲曰、大亦奇觀、

梅里曰、瞿峽中眞景、雖影寫之術、不能及焉、

蕉江曰、比喻絶妙、

桐雲曰文亦秀媚鬱葎江山之助是不可少

中洲曰判決允當山靈不含冤

中洲曰讀過一轉忽得奇文議論出人意表妙妙

紫薇曰文心奇詭

紫薇曰思秉有力

中洲曰我郡高梁川行舟上下皆如此文所記余常欲記之而不能以讀尊文

衣冠儼然尊瞻視瞿唐則猛將臨陣皆裂髮竪可望
而不可狎蓋巫峽能兼瞿唐之奇而瞿唐不能有巫
峽之富二峽之優劣於是而判矣巖間處處有懸泉
其多不可得數謖謖有聲如聞松風抵皮石卽楚蜀
過脉處南岸有小聚茆舍瓦屋相間頗楚潔可就而
買醉也舟行一轉忽得奇巖曰鐵棺峽以形似得名
不知何物黠仙藏體魄於絶壁千年不朽以雲烟爲
墓田猿鶴爲弔客使過者不覺仰首驚嘆也經南木
園抵廣東沱去巫山縣百十五里巫峽至此而盡矣
大抵上峽之舟皆候風挂帆又有數十人縴之蹈懸

欲自燒筆硯

覲江曰世事皆然數語可以充坐右箴

梅里曰當叙奇險之際擧術徃徃擴出

桐雲曰文情跌宕

穗峰曰此時渺渺蒼蒼別情人之想矣

穗峰曰十六字亦是一幅好畫圖

崖而行遇路絶不可行者輒皆上舟盪槳搖櫓經數
刻僅能進寸而下灘之舟則一瞬千里快如奔馬但
覆敗之患常不在寸進而在快奔靜觀者蓋知之矣
將抵巴東縣雨忽至回顧峽中諸山出沒于雲際如
舉手送行依依惜別者朝來天陰然諸山無一點雲
翳得縱攬神秀之美至此爲雲爲雨相送不已神女
豈有情乎不然宋玉之言欺我也小泊巴東亦圯于
水城郭未經修築尤爲荒寂寇萊公祠及白雲觀皆
鞠爲茂草遺跡不可考獨秋風亭僅存基址云下午
發舟至牛口雨晴雲冉冉捲而上山翠如染斜日映

覲江曰土煤我邦之所無

朗廬曰山水外衷不漏有用品亦可以覩用心經濟之一班

紫薇曰一跳字又奇

成齋曰叙瞿唐灔澦以奇叙巫峽以正而叙人鮓甕以險三勝各有所擅故筆亦肖之

之風景可畫過巴斗大渦巨浪繞舟而起使人瞿然
抵石門關關在北岸鑿崖爲磴道道旁土皆深黑色
有頹乎崩者有巋然崇者一望如潑墨詢之土煤也
蓋巴東而東多産土煤比煤炭火力差劣又無烟氣
注水塡之竹筒擣實而出之如圓壔狀每壔重一斤
兑錢一文過業灘雨又大至遂泊篷滴終夜不絶
三十一日款乃一聲紅暾跳於波上巖間殘溜懸爲
飛瀑戛玉散絲玲瓏可愛過叱灘入人鮓甕亂石排
水面大者如岡阜小者如劍鋩忿迅爭聳與水相搏
濤瀾奔跳隨處作盤渦舟掀舞於其間不當一槁葉

覲江曰危險之狀寫得許悉讀者不覺手握汗

紫薇曰上極力形容得此一結如神龍點睛

舟人極力盪槳適左舷兩槳觸浪而折急移右邊一
槳代之勢隨浪旋轉又遇大渦相蹙舟膠定不動衆
皆失色有宣佛號者有投糈醻江神者相與出死力
拮据久之始得能出險皆額手稱慶蓋峽中灘險以
十數而無過於此灘者稱曰人鮓甕果不虛也歸州
城在北岸闤闠頗覺殷盛過香溪入江處香溪發源
昭君村至此入于江抵兵書峽兩岸奇峰對峙直上
通霄漢南者虎蹲北者龍躍而龍腹背皆懸白簾其
下絶壁有小竅高於水面五六丈竅中如積書狀舟
人云卽兵書也上古邈矣或大禹治水時藉以鎮罔

中洲曰、雋語使人不覺失笑、

兩耶、將圯上老人避秦火秘於此耶、何藏之密、而鎖之固也、抵新灘、亦險惡、水落則石聳湍激、疾如建瓴、往往不免於覆沒、是日水勢稍漫、舟人鼓棹而過、入馬肝峽、北岸削壁數仞、當中有石下垂、黝黑而微潤、狀如肝臟分六葉者、所以得名、石下又有一孔、小石蹲踞、如獅子哆口者、為獅子巖、兩岸群山皆峭拔、亦有飛瀑數道亂瀉、大者飜銀飛雪、小者垂絲撒髮、晚泊青林井、以候水勢、蓋重慶至此、水候有常度、過此以往、非增減一丈則不可、入夜雨大至、舟人皆喜、以為水且長也、

得江曰、日本邦干戈騷擾之際、亦不甚多盜如此、彼今號為治平、尚有此患、詢可異焉耳、

八月一日、天暝、漲痕忽高一丈矣、至夜舟人戒盜、大抵江路每九十里有馬頭、馬頭必置兵船數隻、以備盜劫、舟或泊他處、必有攘奪之患、以故未得馬頭、雖入夜舟行不止、一得馬頭、日高亦繫纜、猶往往不免喪財也、

二日、乘水長出通陵、則望黃牛山於群峰巑岏之上、過達洞灘、巨浪重疊、舟搖搖如航于大洋、自此水稍濶、亦多灘險、亂石循江堆積、如濬一道長渠、委泥土于岸上、其散列中流者、植鋒刃、鋪齒牙、使人一見魂褫、黃陵廟在南岸、一岳起於廟背、如列白屛風、范陸

朗廬曰、況人世乎、

成齋曰、前三峽景狀既盡、故此文變峨嵋獨上品評語以下所謂紫蘭相資者

桐雲曰、山固奇峭清麗、文亦頻挫秾潤、山靈有知、亦呼負負、

二記皆云、廟背大峰峻壁之上、有黃石如牛、又有一黑石如人牽之、注視之、無見、問之舟人、亦以不知答、豈山石亦有古今之變耶、繞出山後、則水之濶者復蹙、是為黃牛峽、一名西陵峽、兩岸層嶂複嶺、屛矗墉圍、若路窮不可行、纔一轉、忽復通舟、所謂假十二峰者、爭聳于霄漢、奇峭清麗、不讓於眞者、舟疾如箭、山逆舟而來、愈來愈妙、有秀潤者、有刻削者、有卓拔詭異者、有靜深蕭遠者、蓋凡行巫峽、而奴視瞿唐、恨不得一一名狀之、徒目送心賞、使奇巒秀峰終于無聞、非山靈負我、我負山靈也、北岸山頂大孔豁開、孔上

中洲曰、以簡單一辭、記許多奇景、去文人者筆手段、不可無此秘訣、

香巖曰、蝦蟇碚秋冬出水、可游、

成齋曰、三峽總論、

竹溪曰、又總結一段、筆酣墨飽、

有一條大石橫臥、如架橋者、曰天然橋、南岸則怪石羅列于山腹、如老猴人立而相戲者、為數凡穴、曰石猿子、瞿唐之山、僅能生毛、巫峽則帶土而稍蒼、至黃牛、樹木陰森、交柯攢翠、瀑水挂其間、若斷若續、雖巧畫者、不能寫其眞、入扇子峽、蝦蟇碚隱伏水底、不可得見、抵平善壩、則峽漸盡、山漸夷、然其所以娛目怡心者、猶未盡、南金關以東、若別開乾坤、山益卑而遠、水亦濶而慢、蓋瞿唐黃牛與巫峽、所謂三峽者、其峰巒巖壁雄偉奇狀之觀、舉凡天下山水、無復出其右者、抵鄧家沱、平田淺渚、柳蟬秋秀、於是神意脩然、如

又曰、東上起下、餘韻悠然、
梅里曰、篇中關節處叢見筆力、
敬宇曰、瞿唐巫山黃牛三峽之奇景、非犯險難不可得而見、彼余則得咫之於几席間、先生之賜浩多矣、
桐雲曰、自此入湖北省、
朗廬曰、出至險就至平、快適可想、

出於千軍萬馬之中、而入乎燈紅酒綠之場、宜昌府距此十五里、

三日、下鹽船、更買小船、抵宜昌城下、泊焉、宜昌即夷陵、古以為重鎮、三國時為吳西陵、街衢殷富、城南引江水成一大浜、帆檣蝟集、蓋上游一都會也、歐陽文忠嘗謫於此、遺跡不可復識、然追思低回、不能自釋、文章之於人也大矣、志倍登岸辨食具、還報曰、成都有圖圕之設、已非北地比、至江南則人皆好潔、無物不美、醬酒亦不讓燕京、如紹興酒、則其尤著者也、余為之開顏、日暮倚舷而坐、水輪送涼、笙歌之聲繚繞

朗廬曰、我吉備山中有龍橋者、大盤間山骨橫梭上生、大樹通牛馬、下則溪水本流、仰之穹窿、為半尺狀、長約二十有間、可稱絕奇也、
穗峰曰、岩獅子嶽石猿子、名實相背、虎牙固不然、何也、　又曰、白牙字對出磨字妙、
桐雲曰、湖貢沃山道江東別為沱、又東至於澧、過九江、至於東陵、按沱在今枝江縣、澧在今華容縣、九江

滿江、夜分乃止、

四日、解纜、兩岸之山偃然橫地、而峽中山脈南走、出其背者、簇簇相聯、如夏雲之鬱勃湧起、南岸有荊門十二碚、碚面洞開一大穴、徑數丈、崇倍之、其頂可通人行、名曰仙人橋、陸記云、荊門者、當以險固得名、俗謂石穴為荊門、妄也、北岸為虎牙山、與荊門相對、公孫述作浮橋拒漢兵處、山下灘亦名虎牙、水平如磨、唯見波流渙散成小靨耳、過枝江縣、抵楊溪口、水中出洲大小無數、嫩草數畝（中洲曰、館大字著標給、卻可口）、綠樹點綴其間、江鄉風致清麗可人、過東市、川省木材多聚焉、木材之出于川

今九江府也、
艷江曰、筏上搆屋作圃、見於范紀、余竊疑焉、此妄今果真矣、浮家泛宅、何等奇觀、
桐雲曰、山色空濛雨亦奇、
艷江曰、水會柏柏放翁晚泊句可想、
敬宇曰、前月二十九日至是月四五日、寓蜀中山水最奇絕者、與有生平欲累辭之趣、江山之助詢不少矣、

省者、縛作大筏、上又搆屋、資生之具皆備、多者至六七戶、或有作圃種菜蔬者、候水長順流而下、蓋東坡所謂魚蠻子類也、以風勢不便、小泊江口、地多產茶、市屋櫛比、鬻茶者不下百餘戶、亦多設廠售木材、雨驟至、驅暑如洗、少焉大月湧於波間、乃解纜復行、過松滋城、市空濛乍有乍無、抱月而臥、過采穴、抵虎渡口、江水注洞庭處也、蓋黃牛至夷陵、江廣且十餘里、洞庭在其南方八百里、茫無津涯、大抵湖水增寸、未以覺其漲、而在江則減四五尺、於是昔人就采穴虎渡楊林市宋穴調絃諸口、鑿地導江注于湖、既復出

成齋曰、忽復回顧說治水之策、
中洲曰、吾兄滿腹裡濟為蜀中奇山水所壓、久不能發之、至此山水稍平夷、水利論復發矣、
艷江曰、寫美人兮天一方、依依戀戀、情況可想、
又曰、土產物價稅法、皆是有用文字、

於江、以故水勢緩慢、不至為巨害、今則獨存虎渡一口、若江流一漲、陡高數丈、田園室廬、所在淹沒、而民為魚鱉、然則鑿地疏決、豈非南服治水之急務乎、

五日、比曉、舟已抵沙市、沙市一名沙頭、客舟之泊于岸者、相排相倚、不見寸隙、過枝江時、猶見烟鬟霧髻于船尾、至此引領西望、無復黛翠、唯有帆影出沒於烟水淼茫間耳、臨江有二關、一屬戶部、一屬工部、屬工部者科木材、屬戶部者科雜貨、如鹽科每斤為十八文、且舟之循江上下者、在宜昌及九江、又皆科之、予曩寄載鹽船、長年云、納科四十八兩、若舟加大、科

成齋曰、弊政極矣、

雙江曰、此極弊害、不獨止蜀川、省讀者悦爲秦越可乎、

磐牙曰、西岸之制、擧全國而爲之、漢土之制、擧天下而歸之二、數相混淆、則長亂而商亦久、其處矣、此論甚長、史家無辭、

紫巖曰、荆襄大局、如掌上螺紋、

亦加重、或別裝他貨、亦從科之、夫商賈轉貨、關以識之、科以節之、古今之通法也、清國二十年來、設關之外、每數十里置廨設卡、陸有派員、水有查船、率科百分之六、名曰釐捐、各省軍餉、皆取給焉、是豈非關外有關、科外有科者耶、加以委員貪汚、上下其手、抽釐不平、多方勒索、於是乎商賈裹足、百貨阻滯、而夾帶偸漏之弊興焉、可勝嘆哉、荆州府在沙市北十五里、春秋時爲楚郢都、梁元帝定都于此、周師奄至、擧國爲俘、自古稱荆州難守、其地平衍沮洳、北則無峻嶺巖關爲之阻、南則長江帶之、沿岸皆可艤舟、故呂蒙

中州曰、史學兵學、復發矣、

桐雲曰、平度地勢、因而論事、足爲靡芳諸人關罪、

朗廬曰、工藝固不可不循土地、

白衣搖櫓、而糜芳不之覺者、非智不足也、李靖乘水漲襲蕭銑、而百粵江西不及入援者、非怠懈失機也、蓋弁備南北、日夕守望、力不暇給、勢固然也、出沙市、抵匣子溝、多開場製磚、蓋南方土皆膠固、無地不窑、村莊墟落、砌磚爲垣墻、若夫北土善鹻、燒磚多窳拆、不可用、故州縣城郭、大率以土築成、少用磚者、亦南北地味之異也、下午風順、挂帆而行、抵郝穴泊焉、買鷄、價極賤、夜多蚊、

六日、抵石首縣、一二小山蟬聯近岸、皆成張蓋狀、縣城在山下、半復于隍、宿莽欲藏、朱甍遇水而然、自入

穆峰曰、水害之多可知矣、

雙江曰、唐人句云、江豚吹浪晴還雨、讀此始覺其妙、

磐牙曰、發蒸以來、歷節候者不少、至此始書立秋、則知行旅之困於暑也、

湖地、兩岸皆果、至此距江面殆不盈尺、甚則與水平矣、過宋穴鋪、當前望見華容縣諸山、江流曲折、舟往如復、山亦乍左乍右、無有定所、冬春水落、不至如此之迂回云、既而夕日浴波、江豚出沒于紫瀾漪漭之間、狀酷肖花豬、但背上負一塊肉、如駱駝爲異耳、泊洪家灘、蚊陣壓舟、

七日、江色拖練、微瀾不起、行三十里、帆腹忽飽、雷雨齊發、急收帆、小泊蹈市驛、雨稍微、復解纜行、過監利縣、泊車灣、林木蕭蕭、一葉初落、客衣知秋、

八日、出車灣十五里、阻風、泊小灣中、

中州曰、逐底從風景上寫、見筆爲好風景、

磐牙曰、叙景比峽中似不費力者、其實模象怳兒、共用全力、各極其妙、

雙江曰、畢遠山水、寫作一幅水墨圖、妙甚、

桐雲曰、八月湖水平、適當其時、

中洲曰、叙蜀中景、使人魂動、健如枯生、叙湖上景、風平波明、鴨如畫、讀之令人心曠、讀景雨後何等、

九日、掩篷而坐、詩魔惱人、急呼紅友驅之、玉山忽頹、栩栩遊於黑甜之鄉、

十日、天陰、行四十五里、風逆、小泊干口、下午復行九十里、泊池霸口、

十一日、睡起則去池霸口已遠矣、兩岸沒于水、人家皆在波光瀲灧中、既而岳州諸山、蜿蜒而出、賈船之挂帆、至自洞庭者、如鷗鷺群飛、與山翠相映、作青白、變幻無常、洞庭與大江一衣帶地、劃之、會江大漲、沒在水底、行樹微露梢末、點點如薺、湖面則皎然一白、與天無際、當中有一點青螺、如隨波下上著、爲鵠

巧手、

蟄牙曰、秦蜀楚江、此方人未有游者、漸卿與君范先天下之游而游、岳陽樓翻不上、而范希文已拜下風矣、

覽江曰、所謂涇以渭濁者、亦是類也、

朗盧曰、一幅江南烟雨圖、

香巖曰、日南又名臨湘、

蟄牙曰、荊楚之地、古多雲夢、後世多赤壁、然一處著名、則疑似紛作、遇其地以不指定其處爲妙、本朝輜越內此川中嶋亦准此、

朗盧曰、其址不明、而二賦顯千古、文字亦大矣哉、

朗盧曰、奇景也、而思之則悠、

窩山君山在其背、不見岳州之山、導湖北走、至湖注江處而盡、於是播鼓山出于水中、由播鼓迦流三十里、達于洞庭云、播鼓前二水相會、北者如渥丹、南則瀯然蘸藍、而中間一道、清濁相搏、滚滚而東、成珊瑚色、行數十里、風便帆駛、雨絲如纖、北岸糢糊、不辨遠樹、南岸則層巒亂巘、沿江起伏、翠鬟隱隱、如隔碧紗望美人、抵楊林磯、江勢彎環、如開粧奩狀、南邊藍色變爲黃、蓋洞庭之水至此、漸與江相混和也、岡阜之擁沓而起者、皆壁立如赭、爲數凡九、至日南磯而盡、日南對岸曰螺山、多人烟、就泊焉、是夜尤苦蚊、

十二日至十三日、皆阻雨、蓬底悶悶、日長如年、

十四日、天陰熱甚、過新堤、行六十里、南岸得一大臯、前面削立、色如渥赭、卽嘉魚之赤壁也、蔡九霞曰、宋蘇軾指黃州赤鼻山爲赤壁、按劉備居樊口、進兵逆操、遇于赤壁、則赤壁當在樊口之上、且赤壁初戰、操軍不利、退次江北、則赤壁當在江南、今江漢間名爲赤壁者五、漢陽漢川黃州嘉魚江夏、惟在嘉魚者與史合、此論蓋得之矣、抵石頭司、江益濶、泊嘉魚縣、夜大雨、

十五日、村落浸水、茅簷近與帆影映、鷄犬之聲皆在

覽江曰、說水理津津有味、不獨此條、

成齋曰、前曰雖大聲在蓬底、此曰舟從綠楊上過、皆奇想也、

朗盧曰、請問之麻姑、

朗盧曰、至經濟有用處、每每留心、非尋常文人所及、

中洲曰、肯綮結束有云、武昌以下、邦人足跡或至、故不煩記、余謂邦人記其山川風俗者或有之、恐無記其産物者、蓋非不記也、不能記也、嗚呼、是吾凡之所以不能者筆乎、

蓬底、蓋秋水方漲、舟循大陸而行、冬春則柳塘麥畦、高於江一丈矣、江之水在黃牛以西、群山束之、偪仄窮蹙、一出峽口、肆然始得逞其勢、經江陵公安石首監利華容、自西而北、而東而南、隨勢迂回、至于岳陽、自西南轉出東北、趍流而下、南北諸縣、皆沿岸置隄、民賴以爲命、故一潰決、則千里爲壑、泊下口、夜雨凉甚、

十六日、發下口、自出嘉魚、舟常從綠楊上過、以江岸皆沒于水也、大軍山壓江而出、是爲金口、就泊焉、是夜亦雨、

十七日、抵鸚鵡洲、人家櫛比、炊烟如湧、非復芳草萋萋之景致、揚帆東南、轉循武昌城壁而行、武昌包黃鶴山爲城、規模宏大、在禹貢亦爲荊州域、楚熊渠封其子紅爲鄂王、於是始有鄂渚之名、春秋曰夏汭、漢曰江夏、三國時吳人遷都焉、名曰武昌、唐宋曰鄂州、地最肥腴、多産物、蠶絲茶葉及棉花爲之最、歐洲人買茶、多在兩湖、又産煤炭、人家爨炊、常用土煤、其薪柴木材、取給於湖南、湖廣素稱産稻之鄕、至有湖廣熟天下足之諺、故滇黔閩粤川陝山西諸省、例不徵漕、山東河南獨徵雜糧、惟江蘇安徽浙西江西及湖

甕江曰、有用文字、亦是范陸二記之所無、

香巖曰、可謂周悉無遺、

成齋曰、川米語、與上文湖廣熟議相呼應、

朗廬曰、髮賊之慘可想、

南北六省、每歲徵白糧以實于京倉、蓋湖北一省、如宜昌、施南、鄖陽、皆在萬山中、德安、襄陽、安陸、亦多種菽麥、少有稻田、武昌屬地亦强半在山中、獨漢黃二郡產稻而已、故武昌漢陽一帶、有川米來而價減之語、則知方今楚人、皆待濟于川省矣、北岸則漢陽府、春秋鄖地、三國時屬魏、後又屬吳、唐曰沔州、又曰漢陽、枕大江而控漢水、扼南北要衝、與岳陽皆為鄂渚門戶、咸豐中髮賊已陷岳州、水陸並下、奪而據之、鄂城亦隨陷、府城南北隅有小阜、樹木森蔚、為曾肅基、遡漢就東岸客店宿焉、漢水上流濶十有餘里、兩岸

皆山岳連亘數百里、至安陸則地平土鬆、又無支流殺勢、故水路易淤塞、東西遷徙、率無虛歲、下至漢口、廣不能一里、一遇江漲、水輙逆行、潛沔諸邑、皆受其害、大抵沿江州縣、皆為髮賊所蹂躪、如武昌漢口人家燒燬略盡、今之街衢、多亂定後所創、是以未能復昔日之觀云、宜昌以東、江路平漫、可以行汽船、聞英吉利人近有開航路之議、

十八日、黃鶴山迤西有磯、劃江而起、磯上構層樓、所謂黃鶴樓也、蓋因山得名、黃鶴樓始見于齊梁間、厥後興廢不一、今樓同治中更造、崇三層、八面軒敞、尤

甕江曰、風景如此、李白詩非溢美、

朗廬

甕江曰、敍風景

朗廬曰、醜事而風土可想

甕江曰、二賦千古絕調、然其旨在寓言、若認假為眞、不異於癡人說夢、赤壁既非曹瞞之戰場、月徘徊于斗牛之間、亦遠經度、所謂斷岸千尺、虛夸非實、固不足道、

香巖曰、五老峰遠矚奇秀、為雲所掩、且廬山之勝、以棲賢三峽橋開先漱玉亭為最、即東坡賦詩處也、

捫雲曰、是為小孤山、昔人詩小姑今日嫁彭郎、乃傅會之詞、江南為江西界、江北為安徽界、

甕江曰、遐慮篇首伏線、

中洲曰、此則不可無此言、

宜遠矚、武昌漢陽皆為秋漲所包裹、如乾達婆城變幻於海上者、碧瓦粉壁、魚鱗雜遝、商船四集、桅檣林立、南北則廣原際天、莽莽蒼蒼、目盡而止、樓上多丐人擁客乞錢、麾之不去、匆匆拂衣下樓、更上北岸晴川閣、閣踞大別麓、亦在長江之濱、蓋取於晴川歷歷之句為名、崇不及黃鶴、遐矚亦不能相若也、山上有禹廟、山後有月湖、湖中小洲為伯牙琴臺遺址、及暮上火輪船、

十九日、至黃州、坡遊赤壁實在北岸、一小岡臨江如削、賦中所謂斷岸千尺、要不過文士虛夸耳、晚抵九

江、廬山秀峙於天際、戴雲為帽、但在舟中不見九屏、略無足娛人者、豈眞面目藏在其中、不許外觀耶、（中洲曰、甚諧、才情可掬、）一白湖光忽見于船左、卽彭蠡湖、有山如拳當湖口而出、上戴浮圖、層層倚空、如招人、過彭澤縣、依山荒涼、入夜投錨、蓋恐崖岸沒水有膠淺之虞也、

二十日、昧爽發輪、過安慶府、至南京、則已瞑矣、

二十一日、舟達于上海、志信於是辭去、君亮亦將東歸、嗚呼、我三人相攜奔走炎風烈日之下、傳餐換衣、情同骨肉、今乃擊缶唱河梁曲、天涯地角、形單影孤、余何以堪之、然天已假我三人、以良緣、今之雲散、安

甕江曰總束更揭要領十二分着力

中洲曰百十餘日九千餘里之遊至結尾一日記同遊之別算日計程分舟車轎之多寡將山川風俗記述之詳略備悉行總括全編至矣盡矣而更敍顧余一論出人意表有餘意不盡之妙感服感服

香巖曰四明之天台雁宕溫之永嘉[illegible]之[illegible]黃山白岳閩之武夷[illegible]之衡嶽桂[illegible]山之可游者不獨蜀之羅浮也漸卿方盛年何難遍及

知不爲他日萍合之因哉是行爲日百十有一日爲程九千餘里大抵車取二轎取三舟則略與二者相抵其記之也北則詳于雍豫西南則詳於梁蜀若夫武昌以下我邦人士足跡或有及焉者其山川風俗皆能述之不復須煩言也顧余年方壯異日或得作嶺南之遊探梅羅浮觀潮兩廣以續棧雲峽雨之記其爲樂何如也古人有言得隴望蜀余旣涉隴之境又盡蜀之勝矣而意猶未饜焉人實苦不知足哉

老友岡松君盈常語余曰江河二水其源蓋出于圖別特據西說圖別特爲大塊最高處其山曰喜馬拉高二萬九千一百脚地上山嶽無與爲高佛經所載大雪山蓋謂此也山勢東迤而漸頹則西藏故西藏爲地上都邑之最高者大河之發源於此有恒河有印度河其他比達麻足趾諸河皆西南流入于海所以紀印度諸部也夫山之大者其出水必多今河流之出于西藏而西南流者如此獨得無有東北流者乎元世祖時命都實爲招討使往求河源歸言河源在土番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渙弗可逼視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粲若列星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

西域聞見錄亦言賀卜諾爾即世傳黃河之源星宿海也禹貢岷山導江益州記曰大江之源發于羊膊嶺下緣崖散漫小大百數猶未足濫觴東南下百餘里至白馬嶺而經天彭闕亦謂爲天谷傅同叔曰岷山在氐道天彭亦在氐道天彭以上江水猶微則岷山當在天彭之東西域聞見錄言自後藏西南溫都斯坦各國雪水經番地流入中國滙爲揚子大江也先師文簡先生亦以爲水出于大雪山之陰者皆北注于星宿海或東流爲大江蓋漢人無能窮其源也言見先生禹貢注今所謂圖別特大抵古土番地星宿海方在土番其與喜馬拉相距蓋不甚遠但其地皆山險故水潛行於地底至星宿海始裂地上湧也聞見錄所載溫都斯坦蓋指印度東北一部近世英吉利盡略有印度地概稱溫都斯坦蓋原於此然溫都斯坦雪水流入中國亦大概言之耳據傅同叔言岷山天彭並在氐道氐道與喜馬拉東西相直益亦不甚相遠要之江河二水皆發於圖別特而其資源實在於喜馬拉也余往自孟津渡河至潼關復東北望見河流紆餘于山嶽間究然如帶若夫江則至重

慶始見其淵涆治天、未能有問二水之源、君盈博
通今古、善文章、少從文简旁學西洋窮理之說、今
也益致力於西籍、其論江河二水、蓋非誣也、

井井居士又記

曰漕運、曰土產、曰教法、曰税科、曰形勝、歷歷備載、
不止寫山水之奇、斯書一出、范陸二記恐不得專
美於前也

皇明治十一年四月初二

甕江川田剛妄評

卷中記中原諸州、以水利為之綱、而地質土產漕
運紡織阿片之患害、民物之凋弊等、觸處寓慨、曲
為之區畫指置一一、中窾至入隴蜀、敘景紀勝之
中、觀國俗憂民瘼之念、猶隱隱動乎楮墨間、乃經
世大文章、莫作一部游記看、
又曰、繁簡得宜、有韻致、有精彩、即以文辭評之、亦
記行最上乘矣、

明治戊寅四月十七日

辱知重野安繹妄批

此册之到、有恪接手便讀、不如平生之懶、游已屬

開闢、文亦雅健暢達、大可觀、而甚可喜、即日讀完
一過、次日再讀、三日三讀、殆無瑕疵可指、以為逆
途來示、而徒爾返璧、亦乖所望、輙細切白紙、揷之
各處、隨筆書鄙見、雖不滿作者之望、猶賢於寂黙
返寄也、時方新暑如熾、與蜀中苦熱楚江蚊陣、雖
不可同論、然亦相應和於几上、不覺評而又評、滿
紙纍纍、不遑顧其為附贅為縣疣、無寸益於作者
也、他日嶺南之游、若果續而成稿乎、幸復賜示、有
恪雖衰老、猶將樂讀而塗抹之也、至囑至囑、

土井有恪妄批

古人記遊者多矣、大抵皆止一方名山勝地、若一
州一省而已、如范陸二記最其尤者、然亦唯記西
南一隅耳、今漸卿起齊魯燕趙、究巴蜀、下三峽、經
吳楚境、東至海、周遊幾一萬里、記行幾三萬言、可
謂前無古人矣、且以彼土人記彼土、雖弁記全國、
在吾人不如讀此記之能悉情狀、蓋彼自記其新
于耳目者、慣以為常者必不及記也、而我則併不
知其常者、乃如中原驛旅而乏於米飯、虧於浴室、
鈌於枕衾、闕於厠圊、或燒馬矢代薪、或穴崖腹棲
遷、吾人創見乎此記以驚怪、而彼必不異也、至水

脈源委必詳之溝洫堤防三致意則漸卿別具經濟大略其他土宜物產之多寡得失以至稅法奸情盡記無漏嗟漸卿一游涉之際用意之精密如是是豈徒游記視之而可乎直以為支那風土記看之而可也至其文之馳驟得適度則范陸或有之邦人所未曾有也敬服敬服

明治十年九月念五　海南藤野啓拜觀

江山之奇靈原谷之奥蘊與作者懷抱相肰發遂成文家鉅觀司馬子長見此當把臂入林鄺亭以下恐須喘汗却走足為斂衽

丁丑四月　高心夔讀過并記

大著攷山川之沿革扶郡國之利病論形勢之夷險究古今之成敗絕大文章非尋常日記也惜先生行期太迫鄙人又人事牽帥不獲往復質證快然久之疑義與析請待他日

寫景亦似柳子厚遊記奇古疏宕未易才也

丁丑四月八日　楊峴拜讀

叙行役之況狀山川之奇厲辭精工已甚可貴其間考古蹟紀水道辨土宜徵民俗詳形勢論利弊犂然卓然若觀掌而知指者斯識有心人哉而學術才識卽此可以推見不比尋常游記第爭長于筆墨間也

强汝詢讀一過畢因記

紀遊文章之小品耳而作者經世之才與史家方輿之學已可窺見一斑於中原南北之形勢山之支派水之經緯言之犂鑿土田物產之饒瘠民風之淳漓鉅細靡遺如道家中事得之中國久居者已非易易況東瀛萬里遠游之客哉其文字脩潔通峭狀物微妙上之祖述酈道源之注水經次之則與陸務觀范石湖王阮亭張雲谷隴蜀諸紀相

頡頏矣漸卿詞兄跨海相訪愧人事紛紜不能細讀而為之序聊綴數言以誌欣慕

光緒丁丑　李鴻裔記

承示尊著棧雲峽雨日記屬為評騭展讀一過山川古蹟鉤攷源流如數家珍想見學富五車酈氏之水經注范氏之方輿紀要殆不是過而其論古今得失語語精當亦幾幾乎與顧氏郡國利病書相上下承屬序言忽忽未暇略題七截一章以誌欣佩

杜陵詩到夔州老春蜀漁洋紀驛程同付東瀛高

士筆摩指雙眼看分明、

丁丑春三月　　呉大廷書於槎室

讀破萬卷行萬里、寫出棧雲和峽雨、何期東海來奇才、人中之龍文中虎、我取揚州月二分、重來滬上遇斯文、他時訪友西川去、見見聞聞報與君、

丁丑天中節讀漸卿先生蜀遊日記、謹題一詩、請正、即乞和教、

七十五叟齊學裘初稿

自來言地輿者三家、酈氏水經注詳於水道、顧景范氏方輿紀要詳於形勢、顧亭林氏郡國利病書詳於治術、為文排日紀行者、亦有三家、漢馬第伯封禪儀詳於典禮、唐李習之來南錄詳於郵程、近世徐霞客遊記詳於游覽、其用意不同、而其各以所得垂之無窮、要自卓然成一家言、大著棧雲峽雨日記二卷、於山川之脈絡、風氣之升降、國計民生之得失、罔不研究、想見識略閎遠、問學該博、至其攄情寫景、或如明窗淨几、展視淡墨古畫、意思閒遠、或如奔濤急瀧、魚黿蛟龍、萬怪惶惑、可駭可愕、匪特攷證之詳、抑由用筆之妙、他日壽之名山、不難驂靳古之作者、如有刊本、幸以餉我、

光緒四年戊寅秋八月無錫薛福成

奉讀竹添漸卿棧雲峽雨日記及詩文草、率題一律并引

自火輪瀛機旁午於重洋、而鄒衍氏所謂大九州者、乃得利濟四通、遄行無滯、非徒賈客之利而已、凡夫通儒碩彥、韻士驂人、以逮一材一技之長、莫不聯翩頡頏、攬勝於禹蹟、殆將徵諸見聞、以擴其智識、舉平生之所學、相與講同辯異、決擇於是非、而一切墨守墟拘之見、浮光掠影之論、泯然息焉、紀澤少嘗從事於形聲訓詁之學、既又取泰西語言文字討論而參稽之、於是東西文士、謬采虛譽、昕夕過從、則益得詢訪其為學之本源、大氐西國人士、功利之見多、勤遠路、通賄幣、崇侈炫富、非古而是今、若與中國先聖醇儒之教判然為異者、然其好學覃思、鉅細不遺、嚴整密察、令行而禁止、雖桀驁之夫、駭獷之童、未嘗輕易叛教違法、則實事求是、有足多者、日本密邇中國、服膺宣聖、自唐以降、常與華士賡酬為歡、暨今文教益昌、經師輩出、余居京邸時、已聞井井居士名、光緒戊寅秋、銜命使於歐羅巴洲、道出津沽、池田松坪出居士所為

詩古文及棧雲峽雨日記、問序於余、益居士之為
學、不主一蹊一徑、其立論必要之敦本抑末、背偽
以歸眞、大而無夸、通而不泛、又未始狃於一偏、期
諸折衷事理、無悖于道義已耳、庶幾實事求是、以
上通於先聖昔賢之微指者、游蹤所歷、山川阨塞、
形勝要區、莫不博攷詳搜、窮竟原委、非服古有素、
劬學多聞、固不能取給於車塵馬跡間也、至於俛
仰今昔、發為詠歌、憑眺留連、一若不能自已者、然
則居士問學材智、誠不藉山川之情以相啓牖、著
屐擕筇、特出其夙所蘊蓄、以自印證云爾、深山蘊
玉、滄海孕珠、豈不信然、
案牘成堆百緒棼、忽開迷霧見晴雲、言之有物辭逾
美、道本同源派未分、水木湛華清入句、冰霜無滓淨
成文、匡時又信經綸術、匪獨吟壇共策勳、
湘鄉曾紀澤稿

棧雲峽雨日記卷之下終

跋

環球而居焉、其民分爲黃白黑三大種、今也白人之勢、若潮之方進、若風之方發、而黃黑二種式微矣、蓋黃種之居于東洋者數邦、有并土地人民移之于他人手者、有奴役者、有割地者、有予利柄于人、而已自朘削者、所被雖有深淺、所及雖有早晚、總之不免立于一大厄運中、而僅自救之不暇也、譬諸疾之在躬、遠聲色、嘗良苦者、庶幾乎蘇矣、若夫呼息奄奄、而猶護病諱醫、啞啞笑語自傍人觀之、秪見其可深哀也、讀井井子棧雲峽雨紀行、所歷足跡半于

清國、可以略觀其全勢焉、蓋民力衰凋、生息拂地、而物產之阜、富厚之資、猶有藏于無盡者、其民儉嗇、長于商易、足以爭利于海外也、但據所紀、阿片之毒、宗教之祻、束手狼狽、浸入膏肓、嗚呼轉厄爲健之道、唯有嘗膽啖苦、鍊養徹神焉爾、不知彼邦之人、謂何、觀國之光、豈聲容文物云乎哉、我國之士、跋彼地與其人交者不多、井井子經歷之間、訪器識之士、肝膽相投、痛哭相問難者、益在文字之外矣、余於跋此篇、爲一發之、

丁丑九月　　井上毅

跋

余既在鍾君子勤案頭、獲觀漸卿先生所著游記、歎爲抗志希古命世獨立。越日漸卿過訪、復出是編、屬爲點勘、遂更而讀之、記中因事設辭、發揮心得、莫不持之有故而達之有序。君子立言不爲一時。賈生策治安、昌黎著原道、隱然以守先待後自任。吾於漸卿見之矣。至其文雄奇浩博、盡態極妍、合龍門淑宕、廬陵紆餘爲一手、盡人能知之。又何足爲漸卿重哉。校既竟、爲揭其學術志節之大者、還以質諸漸卿、當亦相視而笑、莫逆於心。光緒丁丑五月朔喜

雨時晴。几案如拭。方德驥書於上海梅溪廣舍。

跋

井井竹添君天草人也幼學韓村木下翁之門有神童稱稍長仕熊本侯擢列家宦戊辰歳仰余料慮論國家之大經慷慨激切余深感于卓識無幾何國家維新莫之識士知其才學者少矣余每惜之寔之出處從東遊乙亥春飄然而来於是説經日夕志在諸海遠遊於是從森公使航清國交於諸名公而子夏深入巴蜀往来一百餘日筆桟雲峡雨日記及帰持示索序之記僅二巻曲盡蜀中山水情景兩讀之可以觀道途於桟雲峡雨中之想而知利也地理也其在清國也政治也民情也閲再十歳寔也除分析識遠而添確尉乎經世之意豈非蜀山之靈助之將中之奇以作代一大篇者郎經是余自信貴其才學之應慮也固樂書之

明治十一年初冬　少年竹添謹書

棧雲峽雨日記後序

我東方亞細亞洲文藝最盛人物多出莫禹域若也疆域廣生齒繁莫禹域若也可與歐羅巴頡頏者莫禹域若也禹域與我邦文字同可親厚一也人種與我同可親厚二也輔車相依唇齒之國可親厚三也亞細亞不及今同心戮力則一旦有事權歸于白皙種而我人種危矣可親厚四也抑元世祖之侵我西邊我邦人之擾閩浙當是時未有歐羅巴之外交也未有

狼子野心之覬覦者也設使如今日則二國必無此事矣今也我邦與禹域務當小大相忘強弱莫角誠心實意交如兄弟互相親信不容讒間有過相寬恕無禮不相咎蓋二國所期者在于同心協力保護獨立以存亞細亞之權而已矣近者我邦通航禹域發遣公使莫非職是之由也竹添漸卿君奉命往禹域行旅古燕趙周鄭秦蜀吳楚之地暫歸故土余幸得讀

其所作棧雲峽雨日記地勢民俗縷載不遺洵爲方今有用之書可備參考者也至其描繪山川文字〻〻工讀者自知之矣余不敢贅明治九年臘月

江都　中村正直

書織雲咲雨日紀後

昔者晁衡之入唐也與王維李青蓮之徒游處觀諸其詩可知也後之集唐詩者亦載胡曾陪命使鄉國一律説者以爲於吾朝之詠而朝文與晁通等晁卿所作也其詩遒雋高雅直與王李並駕而馳使人一誦轍意消矣嘗曰吾邦以詩名家者

世不乏其人然上下千有餘歲未見踰於晁卿與顔一律者也然晁卿在唐風受明皇知遇遊薦歷清要是詩所及蓋不過乎崤函涇渭之間未必有得於嘉陵三江之佛鬱也其能得于此者獨有我衛卿而已夫衛卿以一奴書生鞠躬乎禹域所至皆有記述攬山水之勝考

風壤之異至於治亂興廢之蹟遺今昔之感者必徵之陸藉辯論極精又從以諷詠俯仰慷慨筆隨意至使人如躬踐其境者只亦過於晁卿遠矣宜乎命曲園吳桐雲輩嘖嘖傳而稱之不能釋也嗚呼衛卿與晁卿之詩雖異至於以文章騁譽乎異域吾未知其孰

愈也誰謂古今人不相及乎哉吾適衛卿命以贊辭乎不自量謬以一二指摘已畢爲影数語而還之

麑水三松辰擧拜書

峽雨棧雲收入詩喜君携贈蜀中奇絶身未作成都客綠水青山已舊知　輕舟一葉去隨潮楚尾呉頭水路遥最是荒煙冷雨句牽人吟夢落楓橋　護美

友人來贈一卷詩自道西游和指方棧雲峽雨斷文信楚江烟柳何難授今我投筆二十年從離鞍馬髮蒼老頹唐之韻太不和妍

副島種臣

序

友人竹添君近歸自禹域貺其槖則幽冀徐豫雍梁荊揚之山川險易風俗醇漓描寫歷々若目覩之捜討古蹟徘徊墟墓之間笑罵豎子憑弔英雄感慨悲歌若耳聽之使余不覺廢卷而長嘆也嗚呼大才則大用小才則小用君才雖大矣若使不乘四載不遊九州則其才亦囿於小耳何得有此蒼々莽々雄奇鉅大之篇乎哉因思英雄豪傑之出于世亦如此苟不得其時而乘其勢則與豎子竟歸于一轍使其徒發阮籍廣武之歎焉耳聞君將復往禹域異日再倒其槖而示之則不知使余又爲何等感慨也姑書數語於卷端以見余之於君傾注情殷期待正復不小也

明治九年十二月

江都　中邨正直撰

隱畊葛其龍曰不寫離情而離情自見讀之黯然魂消

劍盟萬世清曰半度自佳

隱畊曰古勁

紫薇孫爾度曰潛思渡采古意新聲

雪門程光祖曰不減三日廚下讚

棧雲峽雨詩草

肥後 井井居士 竹添光鴻

同津田君亮發燕京留別駐京諸友

東來萬里又西征豈是尋常離別情飛絮落花春盡路差池帽影出燕京

渡易水

悲歌擊筑尋無迹綠樹蒼莨連隴麥風不蕭蕭水不寒一腔詩思入秦客

憶內

驛路千絲柳難縫客子衣臨別密密縫衣破未言歸客中又為客音信自茲違遙想空閨夢猶向燕都飛

湖山橫山應曰情緒纏綿勝王漁洋風雨灞橋句

雪門曰見境生情

隱畊曰情真語摯字字一淚

三洲長炗曰起勢如奔蒼千里

紫薇曰句奇語重節短韵長

磐溪大槻崇曰漢家少恩哉

堯母陵

堯母陵前淚不乾遙遙鄉思在雲端何人為掃新阡路春雨秋風宿草寒 無似余先然服除未幾即出游春秋享祀屬諸門生者三年于茲每思及之不禁泣然

紀信城

將抵清風店大風揚沙雨亦從至

野寬風力大塵捲夕陽黃雨聲追客到心與馬蹄忙

漢王黃蓋出東門卻遣真龍天外翻兔盡狗烹何足恠曾無血食報忠魂

三洲曰字字從遒勁而生出無一語浮泛末結七字一棒打殺宋家母子君臣異樣出色

湖山曰似讀鐃歌樂府

香嚴李鴻裔曰宋五大言何止氣吞雲夢

磐溪曰寫得好笑

紫薇曰悲憫之思以蘊藉出之不數鄭監門流民圖矣

杜太后故里

誰將黃袍加我兒兒有大志我先知殿前檢點飛騰日正是王家孤寡時吾家借作前車鑒兒終弟及毋相疑樞臣記言慈顏喜寧知樞臣心則否榻前一詔捲狂風常棣花碎血痕紅

八卦臺

睥睨坤輿黑子哉亞歐弗墨是浮埃五洲興廢憑誰卜欲問庖犧八卦臺

新樂縣途上

渺渺平沙驛路長如舟小屋倚林塘一生慣啖椿榆葉知否人間有稻粱

陶堂高心夔曰忠憤之懷精識之論關係世道人心不淺[illegible]以纖聲

雪門曰如見肺肝

磐溪曰千鈞一髮

對山王祥麟曰有慨乎其言之

天主堂

金碧耀日高煌煌謂是西人天主堂不獨遠海架十字中原半為西教場自稱西教窮深浩不比空疎佛與老更散貨財賂重利籠絡蚩氓一何巧誰將爛爛巖下電照破魔心裝佛面孟軻不作韓愈逝世道之微微於線

漸卿詰兄懷詩見訪和其卷中天主堂之詠敬以奉貽即睎是正 高心夔

周王飲馬瑤泉岸休屠金人負歸漢流沙不度老

氏經、龍驚紛紛鳴震旦、摩訶羅馬復代雄、西土氣衰流嚮東、東極三山日出處、聲教舊與吾華同、孔孟雖亡心理在、至誠尊親況無外、後來祆俗劇蚩尤、誰道皇風委荊艾、吾華百世安文柔、勢傾大瀛真可憂、空傳智士出丹穴、欲識異書堪白頭、詩客款門一驚喜、喜卿詩有湘靈旨、登高不見繋將山、愁思茫茫東海水、

南十里舗題壁

未食首陽薇、先飯滹沱麥、我非戡亂人、亦非避世客、性僻喜遠游、風塵任僕僕、惟願到新豐、痛飲酒萬斛、

隱畊曰、胸次不凡、

香巖曰、吾讀符、

磐溪曰、寫出光武心曲、藹然不見痕跡、妙甚、

而後入巴蜀、飽啖荔子肉、任他笑貪饞、胸中闊千尺、

千秋臺

得官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此言本自肺肝出、真龍初志猶井蛙、新莽妖氛天地暗、捲雲高躍萬人瞰、昆陽雷雨滹沱氷、一朝身應金刀讖、臺前獻壽朝羣臣、今日始知天子尊、含笑顧語陰皇后、亦知望外有美人、

車上書所見

月未離畢豈滂沱、井水不如流汗多、矻矻汲井灌瀧畝、井若告竭將奈何、我行冒熱日午時、停車懸懇為

三洲曰、借畊夫之口、寫出在上君子之醜態、足使鄙紳愧死、

紫薇曰、立言得體、

隱畊曰、慷慨悲歌、有穀有色、

劍盟曰、清挺、

磐溪曰、呼醒俗不少、

竈九蔡錫齡曰、語奇而正、

隱畊曰、翻陳出新、亦有

致辭、廟堂君子恤民隱、旱魃雖虐勿憂飢、農夫舉手笑且應、四體不勤徒為佐、試將君子比夏畦、夏畦不病君子病、

燕趙途上

撲面塵三斗、縈心柳萬絲、邯鄲仙夢短、燕趙古歌悲、野色晴逾曠、山容近更奇、周游男子事、須及壯年時、

金提店、相傳為郭巨鑿獲金釜處、

殺兒罪非小、活兒罪更大、誰知至孝情、多出人情外、

豫讓橋

一劍如霜白日寒、漆身呑炭幾辛酸、酬恩不愧男兒

深意、

隱畊曰、景春見不到此、

對山曰、一氣呵成、豪横絶世、

磐溪曰、警抜、

隱畊曰、想見雅人深致、

三洲曰、末句前人未道及、以外人賦此題、不可無此一轉語、

事、自古人生知己難、

沙河

七國何紛擾、朝從而夕衡、一試揣摩術、金印光瑩瑩、當世無賢士、倖成豎子名、至今沙河上、猶說蘇秦亭、

黃粱夢鎮

山月林風興自長、榮華轉眼即荒涼、盧生也被仙翁誤、枉向黃粱夢裏忙、

宿邯鄲

緇塵容易上征裘、露宿風餐萬里遊、客到邯鄲眠始穩、一場鄉夢勝封侯、

鄴都懷古

銅臺一夕起悲風、柳怨花愁淚雨紅、繐帳笙歌長不改、死猶好色笑英雄、

三洲曰、魏武得此七字、不知地下作何顏色、

羑里城

斜陽影裏久徘徊、羑里城荒鳥雀哀、誰識聖人真德性、也從憂患玉成來、

湖山曰、憂患養德性、可謂名言矣、

磐溪曰、十分精力、吾無遺恨、

鄂王廟 隱畊曰、字字精當、筆挾風霜、○紫巖曰、下即不離弔古絶唱、○雪門曰、詩史斷案、

痛飲黃龍志欲成、金牌何事枉班兵、中原草木皆腥氣、十道風雲盡哭聲、誰道賊臣能構獄、不知高廟竟無情、兩宮長作望鄉鬼、月苦霜淒五國城、

三洲曰、筆力健舉、筋骨堅可稱七律上乘、

又曰、七八項第六一直說下、不歸入本題、仍是不離本題、妙甚、

端木子故里

先賢故里遠來遊、滿隴黃雲正麥秋、十哲之中推經濟、多知貫得到源頭、大仁店近薰風暖、飛鳳山高朝旭浮、堪笑世間窮措大、漫將貧賤傲王侯、

三洲曰、弔古之作、命意往往奇警切中、近人唯張仲治有此、

衛州途上

萬里黃沙兩鬢絲、自憐吟骨瘦於詩、雨行苦冷晴行熱、乍著重裘乍著絺、

隱畊曰、恰是途中情景、

對山曰、其秀在骨、

新鄉縣阻雨西風寒甚

征衣潋盡髮鬅鬙、愁對清樽獨自傾、亂後中原多戰骨、眼中宿莽是荒城、驛窓有夢尋鄉夢、燈火無情照客情、記取新鄉今夜雨、西風匝屋作秋聲、

枕山大沼厚曰、如讀船山集、

紫巖曰、雄渾、雄渾、

同盟山

同盟山上樹森森、想見當年旄鉞臨、不是周王能克受、人心向背即天心、

磐溪曰、本同盟字、能言難言、妙甚、

罌粟花 紫巖曰、體無比興賦語、證去卞含白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

翠袖輕飄不受塵、嬌紅艷紫殿殘春、前身應是傾城女、香色娛人又殺人、

隱畊曰、新艷而復痛快、詠物詩中僅見之作、

三洲曰、新巧此題之詩、從未有如此作、須印刷此詩千萬紙、使支那人戶誦之、

香巖曰、比擬成趣、

宿孟縣

大行西來欝崢嶸、屛圍嶂列擁燕京、迤為百花又馬耳、餘勢起伏趨井陘、我行日與山相遠、山色送我青不盡、山靈應與我有緣、幾回相望轉纏綣、晝行看山未暫閒、夜窓又自對孱顏、今宵始與名山別、無端又夢故園山、

竹虛千實之曰、真摯、

磐溪曰、纏綣之情、恐切於此時、

孟津

天涯飄蕩竟如何、齊魯幽燕次第過、虐雪炎風人欲老、兩年兩度渡黃河、客冬衝雪過山東渡黃河

磐溪曰、也壯、也悲、

洛陽

落盡百花春已殘、薰風一路摽征鞍、魏姚自有前生約、恰到河南看牡丹、

磐溪曰、風趣無限、

乾陵

隱畊曰、意在言外、

武家風是呂家風、玩弄乾坤在掌中、地下相逢應一笑、綺羅叢裏兩英雄、

隱畊曰、含蓄不盡、
三洲曰、好議論、
劍盟曰、無限感慨、

天津橋

人才何必分南北、標榜漫傳道學名、獨使半山憂社稷、天津橋上杜鵑聲、

隱畊曰、令人聞風興起、

王祥河

聽得鴉兒反哺聲、征人來此若為情、北邙陵墓多無識、一水長留孝子名、

三洲曰、句句奇創、眞無一字猶人、可謂才人之詩、
桃山曰、奇想可喜、西楚大王不若一趙卒、古人未經道、

楚坑行

紫巖曰、字字奇闢、及吉錦囊佳句、何以加茲、

楚坑高兮秦關低、坑中夜夜哭聲悽、一叢髑髏怨不滅、化為亂石嚙馬蹄、君不見烏江重瞳子、頭飛肉散無完體、何若秦卒二十萬、能全身首聚坑底、

紫巖曰、奇句、眞似李長吉、
三洲曰、末句何等俊拔、
紫巖曰、盡而不盡、極合短古體裁、

崤函

三晉雲山連秦樹、斜陽欲沒崤函路、亂石怒與車輪搏、響徹幽巖起怪霧、當年此地扼戎兵、刀折弦絕天冥冥、二陵風雨來不盡、秦人骨白晉山青、

磐溪曰、穴居之狀、寫得逼眞、

穴居歌

鑿崖為室土為席、只有扃扉不須壁、屋上坦坦廣幾弓、牛挽碓車人曬麥、在屋栽地出蹊天、上天下地距咫尺、垂髫黃髮長團欒、終身唯知穴居適、竹生竹生

桃山曰、人生識字憂患始、坡翁所言、子今信之、

欲何為、十年敝盡遠遊衣、病妻稚子天一角、楚水秦山髩欲絲、嗚呼何不擲書買耒耜、穴居子笑遠游子、

紫巖曰、出以比興、一語抵千頁、

函谷關

峰巒疊如夏雲起、中通一綫不方軌、重關已扼百二雄、形勝更控黃河水、憶昔秦人擅富強、祖龍威暴乃虎狼、負嵎眈眈牙磨劍、六國如醉六王狂、珠履金印爭延賓、憑軾結轍來往頻、寧知扶危自有道、堪笑雞鳴狗盜人、

隱畊曰、仲迪所以為天下士也、

又

五更雞唱辭荒驛、函谷馬嘶天欲白、重疊抱關皆土山、山巔山腹種麻麥、

香巖曰、似漢魏謠諺、
磐溪曰、薛君逃關之時有此景況否、

宿盤豆驛、寄懷友枝庄三

我發燕京日、君書自遠臻、未展心先喜、一讀淚滿巾、君夙樂高蹈、憂道不憂貧、常棣萼栿散、辛苦在天倫、陟屺遥瞻望、望斷蘐花春、中夜夢負米、覺來疑是眞、對人強言笑、向隅獨吟呻、天心薄孝子、何地植忠臣、吾言不他告、君聞且勿嗔、歸期秋風近、鄉味欲叉蒓、與君浮鷹水、依舊釣細鱗、今夜月如眉、我行初入秦、屋梁依稀影、思君展轉頻、知君當此夕、亦當思故人、

劍盟曰、孝思友誼、溢於言表、
竹厓曰、眞切、
桃山曰、少陵太白湊合成妙、

潼關

即風陵所在、紫巖曰、渾灝流轉、五律正宗、劍盟曰、壯采紛披、

三洲曰、魄力汪森、直逼

匹馬蹄聲急風陵欲起風河流抱城潼山勢入秦雄
市近人烟密關高鳥道通長安何處是目斷夕陽中

唐賢、
隱畊曰氣魄沈雄俯視一切、

華山 二首

雲際蒼龍隱鱗甲天邊玉女露嬌鬟詩囊欲蓄烟嵐
秀立馬貪看太華山

隱畊曰調高響逸、

暫駐征驂太華前滿林積翠雨如烟雲間鐵鎖通仙
路天半瑤華湧妙蓮大地茫茫吾欲老千秋邈邈客
猶眠名山在眼難攀得奈此風塵未了緣

磐溪曰前聯不攀之意既見、
又曰與韓公衡山之嘆事異意同、

鴻門

紫巖曰奇思獨闢初又偕拾即是故妙又曰不忍句精奥似子又曰神光離合紙上有風雲之色、

重瞳視近不視遠沐猴而冠韓生哂誰道大王性不
忍不忍可忍忍不忍劍舞雙雙白日寒真龍低首慘
無神蓊地一捲風雲起玉斗撞碎泣謀臣君不見新
安白骨高於岡冤氣于今草不蒼忍坑秦卒二十萬
不忍俎上一漢王

三洲曰劍舞四句妙有轉折通篇開闔頓挫似史公寫鴻門會、
磐溪曰借一忍字翻案留侯論絕世奇作、
紫巖曰夾敘夾議無礙辨才、

晨起浴驪山溫泉

濕烟縷縷日升遲風冷華清曉鳥悲最是遠來憔悴
客溫泉如鑑照鬚眉

磐溪曰情在言外人所不知、
紫巖曰風冷七字神來、

灞橋

水綠山明幾朝古陵寂寞草蕭蕭多情秖有風前
柳飛絮隨人過灞橋

三洲曰風神欲絕、
雪門曰情景宛然、
劍盟曰娩厳、

長安旅夜

承露盤空仙路絕延秋門古夜烏悲無情一片長安
月偏向離人照鬢絲

雪門曰丰神搖曳、
紫巖曰柳有情月無情意之所至筆即隨之、

咸陽

洗盡炎塵一雨晴田田苜蓿馬蹄輕終南山色長安
月夜送行人入渭城

雪門曰亦娩秀、
隱畊曰唐音、

始皇

法若牛毛吏如虎卻嗤秦網太恢踈銷兵未到澤中
劍刼火猶餘圯上書徐福三千攜艷玉祖龍一夕化
游魚經營別見英雄迹萬古長城銕不如

香巖曰一氣貫注、
磐溪曰或云支那即秦字其早稱於西洲以築萬里長城然否、

馬嵬

六軍底事駐前旌枉殺蛾眉太不情畢竟君王忘所
食美人未必定傾城

香巖曰卓識、
枕山曰隨園得意處、

贈扶風孫明府

四海皆兄弟逢君信此言一身忘是客終日為停轅
踐履儒風貴耕耘土俗敦南薰生意滿膴膴古周原

磐溪曰吐屬醞藉贈華人當如此、
隱畊曰三四淡而有味、

夜發岐山寄內

岐山風化啟睢麟走馬朝來西水濱自古聖賢皆好
色有情烟月笑離人

香巖曰絃外有音、
湖山曰國風好色大王好色千古人情如此用烟月笑人等字覺新奇可驚也、
隱畊曰自古才人亦未有不多情者、

冒雨踰大散關至東河橋

磐溪曰、地是東河橋畔、無想我岐蘇道中、
枕山曰、詩中列子、
三洲曰、纔入棧中、詩即峭蒼多烟嵐氣、
枕山曰、結二句豪爽張問陶當豎降旗、
香巖曰、頰上添毫之筆、
隱畊曰、筆下亦有豪氣、

惟雨脚底起、還傾頭上盆、千峯懸飛瀑、萬壑互吐吞、雲與人爭路、人奔雲亦奔、一笑跨奔雲、冷然下前村、

白家店雨夜（劍賍曰、橫空盤硬語、是學昌黎而得其神似者、）

石氣蒸作雲、吹送千山雨、羈懐慘不樂、孤燈耿篷户、夜黑林有風、惡夢忽逢虎、（隱畊曰、破空而來、）

度鳳嶺

棧雨關雲滿客袍、我行逾遠氣逾豪、秦川如綫樹如薺、立馬天邊鳳嶺高、

留侯祠

磐溪曰、非此不足排俗説、

水自涓涓山自蔥、祠堂深鎖夕陽中、赤松應在荒唐境、黃石終歸亡是公、祇願報韓全素志、敢言佐漢奏奇功、史家徒説知幾早、千古無人識苦衷、

香巖曰、音節入古、
紫巖曰、千鎚百鍊、
陶堂曰、刪末二句更高、
紫巖曰、善摹奇景、筆力千鈞、
三洲曰、五六妙絶、肖李青蓮芳樹春流一聯、
紫巖曰、清傑半綿

度畫眉關至馬道　二首

曉月送我畫眉關、忽到鋉佛焦巖間、（鋉佛、焦巖、俱地名、）武曲之谿何屈曲、褒谷之水幾彎彎、欲墜不墜石抱石、欲飛不飛山挾山、千古烟霞應有待、不遺塵蹤久仙寰、（武曲鋪西有石、鎸千古烟霞四大字、）

奇峯當面起、怪石壓頭傾、褒谷連斜谷、山耕雜水耕、隴雲晴帶雨、秦樹夏啼鶯、莫問興亡事、前途多古城、

馬道驛北一水曰樊河、相傳鄧侯追淮陰至此及之

隱畊曰、起勢超脱、
磐溪曰、忽取俗説、化為好典故、節促意足、古樂府妙訣、
隱畊曰、收筆勁峭、
竹虛曰、遒鍊、
枕山曰、才筆縱橫、隨園亦瞠若其後、

隆準是盲龍、重瞳乃沐猴、天下幾人識英雄、獨有漂母與鄧侯、一夜東遁鞭匹馬、非我負漢漢負我、樊河水漲不可行、下馬河上藉草坐、無端聽取碧蹄聲、何人履我呼我名、厚意未報一飯德、回鞭且酬知己情、却有神駿留化石、禍機似諷狗烹容、千載鐘室有誰弔、石馬不嘶山月白、（山上有石、狀如馬、傳為淮陰所乘馬所化、）

觀音碥

巨靈擘怪石、疊之作奇巒、綠草生石隙、嫋娜媚于蘭、上有百尺瀑、吹雪六月寒、下有千丈壑、水黑毒龍蟠、

紫巖曰、亦清婉亦拗折、合摩詰昌黎為一手、
又曰、篇足以達雞頭之情、
紫巖曰、巴蜀為中土最險之地、非此不足以達之、

一步一奇出、百回千回看、欲寫幽奇景、倪黃亦應難、詩魔已乞降、苦孥繞筆端、忽驚紫雲起、慈佛立巑岏、

褒姒鋪

烽火衝霄虜騎馳、壓弧箕服果妖兒、一言一笑傾人國、善學展禽是息嬀、

鷄頭關

七盤之路何崢嶸、水齧山根山欲傾、人影高從九天落、吟肩聳與亂峯爭、巖留鳳嘴雲常護、（嶺上一巖石名鳳嘴、）石化鷄頭夜不鳴、（嶺上又有巨石、狀如鷄頭、因以為關名、）百二秦關從此盡、平原開處見褒城、

劍鋤曰、放翁遺句、
紫巘曰、蘊藉風流
湖山曰、奇險之景、出以穩秀句、老手老手、
紫巘曰、晚唐佳句、
香巖曰、第三首入妙
雪門曰、栩栩欲活、

棧中雜詩

游遍中原尚未還、肩輿又向錦城間、亂峰迎客益門鎮、冷雨吹衣大散關、誰架垂虹通石棧、我來叱馭度雲山、憑君莫說三巴路、未聽猿聲鬢已斑、

送勝迎奇日日忙、者番游景滿詩囊、山遮馬首疑無路、峽聽鷄鳴別有鄉、一澗白雲人影淡、千林綠雨客衣凉、旗亭酒熟宜微醉、野蔌溪魚飯亦香、

山家枕水小於船、豚柵鷄棲共一椽、衣帶棧雲疑有雨、日蒸關樹欲生烟、怪峰危嶂犢耕石、黃麥綠苗鳩喚天、蜀道雖高多坦路、秉輿安穩不妨眠、

隱耕曰、十字奇峭、
雪門曰、逼近唐音、
磐溪曰、是則破解俗說者、飛仙臥龍對配妙、
磐溪曰、起得雄偉、

宿褒城 有雲濛山、相傳徐佐卿駕鶴登仙于此、

秧青新雨後、一路水濺濺、峽盡野初闊、山開天忽圓、褒城平似掌、漢樹淡於烟、借問雲間鶴、飛昇有幾仙、

黃沙鎮 武侯所開、志謂青城道士曾憩于此、未幾仙去、故又名曰仙賀、

丞相經營扼要衝、山圍古戍水溶溶、居民也自知輕重、不說飛仙說臥龍、

武侯墓

阿瞞仲謀草竊耳、高臥南陽不肯起、龍孫三顧何頻煩、君臣相契如魚水、率土誰非漢家臣、鞠躬誓欲掃風塵、蠻酋七擒伏天討、出師二表泣鬼神、北風不競

雪門曰、陳壽本為穢史、此論甚當、
紫巘曰、論史有識、
又曰、結句嗣響杜少陵
磐溪曰、結得悲壯、
磐溪曰、湊合妙、但恨華人不易解、
枕山曰、亦是坡公舊想、一轉為新、
紫巘曰、精警、其本質傳之以色澤、若置飛卿集中、直可亂真、

我武揚、中原父老爭壺漿、俗儒安知王者師、漫言用兵非所長、星殞郿原炎運蹙、一家熱血殲綿竹、家國存亡終始同、惠陵無人杜鵑哭、山色千年猶如故、老柏深藏丞相墓、眼中一掬英雄淚、灑向定軍山下路、

又

三弔忠魂泣湊河、定軍山下又滂沱、人生勿作讀書子、到處不堪感淚多、我朝楠公與武侯事相類、楠公墓在湊河上、

蔡嶺道中

枇杷黃熟杏桃紅、一路旗亭酒不空、水漲田田溪雨足、山鶯啼老綠秧風、

對山曰、風致嫣然、
隱耕曰、百鍊千鍊、成此奇句、
香巖曰、句奇意創、此集中古體之劚勝者、
三洲曰、落想天降、善狀難狀之景、
對山曰、景意獨造、

雨踰五丁關 即五丁開山處

路似羊腸往復還、籃輿咿軋濕雲間、舊知蠻俗仍羌俗、送盡秦山又蜀山、滑石亂流三日路、由大安至黃壩、溪澗溝渠有數十道、盲風怪雨五丁關、天涯落魄感何極、衣上泥痕和淚斑、

宿寧羌 紫巘曰、善狀奇狀、畫棧道者所不能到、又曰、情中有景、境中有人、

深谷長留太古風、逼人爽氣自蓬蓬、萬峰束天小於甕、客與繁星宿半空、冷燈一點夢魂瘦、搖搖猶向家山走、夜深驚聞屋瓦碎、奇雲壓窓雨如豆、

雨宿木寨山

紫薇曰、紙上有陰森之氣、親其境者可知也、

湖山曰、把酒酹五丁、亦是奇句、

三洲曰、新晴句錬字勝、放翁快晴生馬影、

紫薇曰、健字分字、有無限力量、

隱畊曰、非幽人不能領略、

怪底陰寒逼臥屏、斷雲一片在窓櫺、林藏虎影風聲惡、水帶龍涎雨氣腥、鄉夢崎嶇山嶮巇、夜燈明滅鬢星星、壯心銷盡蠶叢路、把酒懸憑酹五丁、

新晴發木寨山

已有先吾發、鈴聲隔谷聞、新晴人影健、亂水馬蹄分、山赭樓黃麥、林深釀綠雲、探奇如學道、要在忍辛勤、

龍洞背 即古龍門閣

龍洞深而黝、中有萬雷轟、吸盡前溪水、吐從後澗傾、上有玉皇觀、深樹映雕甍、苔古鱗甲滑、沙肥脊背平、奇巖蓮花現、恍聞妙香清、滿山多怪石、一一如鑿成、

枕山曰、宛然大蘇手段、

三洲曰、健筆拔於少陵紀行諸篇外、別竪一幟、近世清人紀游諸作、恭擬少陵千篇一律、愈多愈可厭、不及此等詩遠矣、

隱畊曰、奇境須得此奇筆狀之、

紫薇曰、既奇而法亦正、而能眞巔著萬水諸嶋、遍口角流沫、右手胝矣、

造物真好事、斧斤費經營、大笑立龍首、老龍眠不驚、

朝天嶺 朝天鎮在其下

雄鎮踞一方、形勢如在井、出井忽近天、道是朝天嶺、俯視嘉陵江、倒蘸千仞影、日光不到處、濕雲朝暮冷、鳥路幾縈回、連天一綫永、前行人已遠、猶在後人頂、巨石當道出、贔負各爭猛、起者如豹虎、歌者如蚱蜢、或瘦而嶒崚、或秀而明靚、或獰而攫地、或頑而生癭、百竅自玲瓏、一一可貫綆、巖間水滴久、此中皆幽景、巨靈去何年、無人來管領、昂頭嘯蒼穹、日落萬籟靜、

千佛崖

雪門曰、妙諦、

懸巖臨水甚奇崛、誰向巖間刻千佛、大龕小龕佛纍纍、面目依稀總如活、過客拍掌稱奇妙、全身裝成金碧耀、但恐佛有靈兮佛亦愁、愁遏民青塗石竅、

劉茂錫自陝西送至廣元、臨別賦以為謝

相遇論交臭味真、天涯知己勝鄉親、蜀山棧與秦川峽、一路憑君作主人、

聽妓彈琵琶

雪門曰、淺淡入神、

劍望曰、秀色可餐、

青衫有客入三巴、望斷東天遠憶家、一握江州司馬淚、嘉陵水上聽琵琶、

昭化縣客次遇盗

香巖曰、工於發端、又曰、此與下輿歌想見作者之悱惻、

枕山曰、歐北口吻、

紫薇曰、藹然仁者之言、

如有人兮戶半開、夢醒急呼僮僕來、獨失汗衫與破帽、盗兮盗兮費我疑、盗兒之意何為耳、入室未嘗胠行李、深知寒儒太落魄、無乃梁上古君子、聞說萑苻遍江湄、夜夜來覷行旅帷、殷勤示我前車戒、果然君子是吾師、嗚呼汝盗有德性、何不告我以名姓、天下原少忠恕人、勿向他人加盗行、

昭化阻雨

紫薇曰、情深文明、

江城隱隱柝聲沈、孤枕淒涼萬里心、數盡歸期聞點滴、巴山夜雨一燈深、

劍閣

紫皺曰、通篇從劍字落想、語語不拾人牙慧、或謂非上乘禪、其然豈其然乎
紫皺曰、劍字觀叢
雪門曰、一結有江上數峯神韻
紫皺曰、劍字正夾
紫皺曰、奇麗
雪門曰、與會飈舉

不入劍州路、焉知蜀山奇、曲折鑿成道、突崖壓人危、半峰以上峭而立、氣沖霄漢勢岌岌、裙腰一帶亂石圍、鐵色黯黮晴猶濕、截然中斷開一門、高架重關障雄藩、時平鎖鑰生綠鏽、曰紫雉堞帶血痕、東客萬里來巴蜀、無端鄉愁積成斛、臨風且歌蜀道難、遇雨又唱淋鈴曲、蜀道即今為康莊、蜀山依舊攢劍鋩、劍鋩日觸離人目、不怕離人割愁腸、

姜平襄侯祠 劍門南數百步、為姜公駐軍處、其左隔水丘上有公祠

奇峰爭削芙蓉鍔、千朶萬朶擁劍閣、高鳥退飛不能度、全蜀北門資鎖鑰、陰平鼓聲如疾雷、北兵踴躍從

紫皺曰、好斷制
磐溪曰、為姜公吐氣、劍山亦有情、
紫皺曰、借旁意結醒、
雪門曰、可入賀囊、
隱畊曰、音節蒼涼

天來、屈膝甘向魏廷拜、劉家孺子何不才、姜公祠枕潺湲水、我來下馬烟雨裏、斷碣殘碑涕淚多、荒烟蔓草迷古壘、臥龍雖逝猶有君、其奈天意厭三分、鄧艾檻車鍾會死、忠魂含笑對劍山、

宿劍門驛

酒痕淚點客衣斑、一夜歸心滿劍關、巴雨蜀雲人萬里、杜鵑聲裡夢家山、

不寐有感

水行苦多風、山行苦多雨、蜀山行不盡、雨絲日縷縷、備嘗遠客情、寫入新吟譜、勿謂少年狂、我已為人父、

枕山曰、敘得憶家之情綿綿不盡、
劍盟曰、清空一氣、

燈昏破屋中、偏濕無乾處、愁聞隣兒啼、呱呱頻索乳、

天成橋上作

劍門疎雨散如塵、淡綠濃青點綴新、欲畫不知身入畫、天成橋上看山人、

發劍州

鷄籌報境夢魂驚、又治行裝出劍城、雨蝕殘碑前代字、風吹老柏漢時聲、劍門以南、老柏夾道、相傳為蜀漢時所植 半生詩酒遑狂態、萬里江山弔古情、溫飽原非男子志、破氈短褐一身輕、

劍州雜詩二首

隱畊曰、唐人名句、
劍盟曰、逼近晚唐
紫皺曰、二首神似放翁、
隱畊曰、神似杜陵、
枕山曰、冷語妙甚

湍流激石響如霆、古廟陰森龍氣腥、雲絮亂黏巴樹白、子規啼破蜀山青、天低劍外朝捫斗、雨滴愁邊夜聽鈴、遠役何堪多病客、數莖蓬鬢漸星星、

木葉初黃上棧車、綠陰時節尚天涯、雲封劍閣猿啼晝、雨滿巴山客憶家、故劍依人情切切、余之西航、屬家累于增田氏、 聲絲學語響哇哇、一女甫三歲、 慇懃莫把歸期問、岷嶺吳江萬里賒、

上亭鋪 一名郎當驛、即明皇聞鈴處、

詩情酒興任縱橫、莫管娥眉恨未平、地下三郎應妬殺、看山含笑聽鈴聲、

陶堂曰、此詩高老無匹、步虛二字、為下昇仙作一引線、後四韻不減而擬、又曰、就崔嵬三字、乃唐人秘法、湔卿遂得之耶、

紫薇曰、起勢突兀、

送險亭下作

鷄鳴桑樹夕陽頹、一望平原秧緑堆、山入雲中飛舞去、人從天上步虛來、昇仙無術客將老、（七曲山有盤陀石、相傳為仙蹟、）送險有亭顏始開、預想梓潼今夜夢、猶攀星月繞崔嵬、

下轎歌

自入棧道、每遇高山危磴、必下轎而步、以分轎夫之勞、陶公云、彼亦人子也、作下轎歌、

下山如入井、上山如升天、盤曲石為梯、豈岌馬難前、轎夫跋涉雲嵐裏、雨淋日炙無時已、昇我入井又升天、一肩積血兩團紫、君不聞古聖重民力、力役三日、心惻惻、又不聞良將恩如父、常與士卒同辛苦、我下轎步脚鑄鐵、蹈破山腹石皆裂、轎夫舉手一齊呼、勇是孟賁心是佛、吁嗟乎坐轎人與昇轎人、一勞一逸大不均、昇者莫辭一身苦、坐者須發一念仁、大道陵夷風俗薄、富役貧兮強陵弱、要知我苦人亦苦、莫向人前貪獨樂、我顧轎夫每長嘆、客路何忍加呵譴、坦處乘轎仄處行、歷盡蜀山險萬變、

雪門曰、仁者之言藹然、

紫薇曰、句奇峭、

紫薇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磐溪曰、天下本少忠恕人、今乃有之、輿夫之感泣何如也、

發梓潼

剪剪輕寒襲細綿、我行已出萬山前、輿窓日日霏微

磐溪曰、隨處考証、

磐溪曰、第三妙句、第四奇句、

紫薇曰、黯淡之色、撲人眉宇、

湖山曰、題中有詩、

雨、始信梅霖到蜀天、（范記云、蜀中無梅雨、未必然也、）

雨中過石牛堡

松竹深深翠欲流、郎園曉冷淡烟浮、天停宿雨為今雨、（連日滂沱、昨天陰而不雨、）人叱水牛耕石牛、（劍州以南多水牛、）山轉溪迴又巒落、鵑啼猿叫總離愁、閨中若問金錢卜、（用成句、）一片歸帆八月秋、

過魏城驛抵綿州

濕雲低處一鳩鳴、十日曾無雨日晴、滿地桑陰深又淺、吹為緑雨到綿城、

自綿州抵皂角鋪、一路所過宛如故鄉風景、

一路鵓鴣泥滑滑、千山杜宇雨霏霏、映衣秧緑濃於染、出屋炊烟濕不飛、堂北草深憐益母、天南羽倦憶當歸、松光竹影參差裡、寫出鄉園白版扉、

飛石（在綿江、俗傳從羅江飛來、）

巨石一夜乘長風、飛自羅江來涪江、形如廈屋色如鐵、屹立洪波千頃中、汝無羽翼解飛舞、堅骨稜稜自千古、惟汝能挽既倒瀾、故向橫流作砥柱、何不飛向窮閻貧士一椽、無家之子泣風雨、

龐侯祠

歲時俎豆自悠悠、祠廟巍然祭靖侯、才大真難容百

紫薇曰、幽艶、

寵九曰、古拙似老杜石筍諸作、

湖山曰、仁愛之情藹然即見、

雪門曰、三四切當、

里功成尚恨出中謀、（侯嘗獻上中下三策、先主用其中策以取蜀）鷹揚未集三巴業、鳳去長留萬古愁、獨使一身當內外、臥龍何以復神州、

劍盟曰、詠古能寫出前人心事來、方爲有識、

過彌牟鎮觀八陣圖慨然有作

嗟嗟八陣圖、千秋蹟不滅、雄材冠武韜、精義探易疊、成三尺壘、分作八門闢、中藏十萬兵、鎧光寒白日、威留魚腹浦、氣蒸蛾眉磧、憶嘗征南蠻、神出而鬼沒、又復臨中原、風雷捲地發、生前無匹敵、死猶走仲達、鬱鬱定軍松、蕭蕭彌年月、我來對悲風、滿腔沸熱血、馬革當裹屍、高臥非人傑、

湖山曰、老練蒼雅、詩亦如武侯兵法、以下數十首、縱橫變化、有征南蠻臨中原之遺意、敬服敬服、

枕山曰、鬱鬱二句、宛然老成、

成都雨夜

簾冷香消夢後情、錦城歌管夜三更、傷心奈此天涯客、獨對殘燈聽雨聲、

隱畊曰、纏綿悱惻、情見乎詞、

磬溪曰、與七年夜雨不曾知、著風情奈何、

枕山曰、真個成都絕句、

昭烈廟（即惠陵所在）

修廊曲殿矗層層、尚守先祧有老僧、一體君臣長合祭、（又祔祭武侯諸功臣）三分事業繼中興、荒烟何處埋疑塚、翠柏于今護惠陵、漢賊從來不兩立、紫陽特筆凜如氷、

隱畊曰、渾灝流轉、闓吞自如、

湖山曰、懷古諸作、余以此篇爲第一、

後主

降車遠出錦官城、從此炎劉火德傾、國小興亡關正統、才愚終始聽阿衡、一坏陵土艱難業、千古蘋蘩庇

香巖曰、三四論古爲卓識、

雪門曰、詞不泛設、可謂

蔭情、（配食昭烈廟）勝有永安宮裏詔、英雄心事自光明、

詩史、

草堂寺

大耳經營闢壘荒、三郎遺跡亦莊莊、水光竹影城西路、來訪詩人舊草堂、

香巖曰、已得唐賢三昧、

枕山曰、大爲詩人吐氣、

對山曰、有弦外音、

支機石祠

世上漫傳織女機、荒庭草色滿烟扉、無情當日乘槎客、不載天孫載石歸、

紫巖曰、未經人道、

劍盟曰、逸情雲上、

贈陳（錫疇）明府

客裏光陰亦惜分、每逢知己便論文、到門今雨心如洗、入室南風人欲薰、德政原從儒行得、頌聲早藉口

磬溪曰、宛然華人口氣、非此不足以贈陳明府、

碑聞、慶雲一片須珍重、燮理他年定屬君、（陳有德政、詳于棧雲峽雨日記）

蜀產歌

蜀錦顏色不烱烱、鹿功今日居下等、甯遠又竭金銀氣、寒精夜夜泣空礦、山深却少棟梁材、運搬遠從黔滇來、煤炭唯上富家竈、紫草僅給貧戶炊、茶樹斫殘稻苗嫩、倉穀足以濟凶饑、別有藥物推大宗、年年販售金百萬、君不見禹域殷富在江南、粟米如山又浴蠶、錦繡文章千萬戶、西來猛虎視眈眈、

陶堂曰、善說蜀國乎、足以爲法矣、

又曰、雜說言之是格奇也、雜而不滯是句法變也、不作首尾、只用蜀字江南字相映、是心思密也、遺古樂府之貌而得其神理、大難大難、

桐雲曰、一結大有深意、

香巖曰、收句自妙、

曉踰山泉鋪

竹塢曰、神完氣足、
湖山曰、曉行深霧之景描得妙、
對山曰、御風而行、冷然善也、
枕山曰、此首善學張船山者、

石氣濛濛白、散作萬山雲、馬影當面失、鈴語到耳聞、行至天近處、忽然吐朝暾、一半是渾沌、陰陽猶未分、一半金世界、萬象森成文、自疑化瞿曇、不然入仙羣、須臾雲捲盡、遼闊天地寬、顧影發大笑、猶是風塵人、

過古折柳橋

錦城春事去忽忽、瀘水渝山又向東、客思濃於戎酒綠、衰顏何似蜀江紅、錦城以南水皆濁而赤、一家消息雲天外、十載光陰離別中、慵向橋頭尋古柳、髩寒影瘦不禁風、

自內江至隆昌

香巖曰、龍標遺響、
湖山曰、風調絶佳、情味不淺、
劍里曰、思清骨秀、
磐溪曰、炎天早發寫得實際、
紫厳曰、眼前語、出以斂錬便佳、
湖山曰、鹽井之狀寫得詳密、所謂有韵記文者乎、

稻花香裡鳥聲圓、山色圍村水滿田、風景依稀故園路、不知身到夜郎天、隆昌古夜郎地

曉發榮昌

屋小氣如蒸、出門見殘月、月弦赤於火、知送夜來熱、欲乘曉氣清、客先鷄聲發、

鹽井

鹽井至小可覆掌、接篾裊裊發百丈、遠送竹筩取鹽水、牛車挽之冉冉上、桶承筧送長不絶、瀉入紅爐鳴活活、火候漸進水氣盡、無端高堆萬斛雪、聞說巴東朐䏰井、鹽水自凝形如筍、碎來萬點吹不飛、鹹中別

隱畊曰、造句如生鐵鑄成、
香巖曰、諷刺之言出以醞藉、亦惱詩人溫厚之懷、
枕山曰、宛轉回顧自有古法、妙絶奇絶、
竹塢曰、沈痛、
雪門曰、真實語、今日之去思碑當鑒之、
香巖曰、寫出形勢、

帶甘味永、君不見蜀江如箭石巉巉、萬里不通海客帆、天心巧作生生計、海有海鹽山山鹽、

德政坊

文翁黃霸無處無、德政之碑滿通衢、口碑不如石碑美、今人應笑古人愚、昨日一莖生兩穗、今日羣虎過江逝、閭閻菜色非凍餒、訟庭哭聲皆感涕、一朝解任無人說、碑字埋苔任摧折、石碑口碑孰爲久、口碑不滅石碑滅、

重慶府

盤石縈城聳半空、大江來抱氣濛濛、山風帶熱水含

隱畊曰、倜儻不羣、
紫厳曰、風流自賞、如三河少年、
香巖曰、雋永、
湖山曰、好竹枝、
竹塢曰、娟娟可喜、
枕山曰、意懽而調健、

毒、身在蠻烟瘴雨中、

巴峽

雍州行遍又梁州、客路風塵欲白頭、載得歸心下巴峽、長江萬里一孤舟、

泊施家灘

施家灘上泊舟時、落盡楊花聽子規、山靜江深天在水、一痕新月小於眉、

涪州

荔枝推閬中、經歲味尚美、川廣雖多液、乾之則瘠矣、要取其未乾、健馬馳千里、七日到長安、妃笑天顏喜、

我來乘扁舟溯洄涪州水何處妃子園日沒江烟裏

酆都縣 道家以冥獄為在酆都遂以此地當之

酆都一帶夕陽東樹色深籠古梵宮安得移身冥獄住水明山綠畫圖中

泊馬唐灣是夜雨

愁邊燈火滅還明到枕疎鐘夜幾更一葉扁舟巴峽底蓬窓和雨聽灘聲

忠州 劉晏陸贄李吉甫白居易諸公皆嘗謫于此

斜陽映水暮烟浮山郭凄涼氣似秋祇為先賢遺愛在荒城千古表忠州

紫巖曰奇語中國人所不能道

竹厓曰神宗人法

香巖曰音節逼近大歷十子

隱畊曰妙有神韻

隱畊曰語有關繫

紫巖曰真題法

石寶砦

孤根拔地聳雲表天風浩浩吹不倒絕頂現出梵王宮十層樓閣是磴道上方鐘鼓度晨昏畫中烟水下界翻靈境多被僧占有乃信福地在法門

雙渠子 灘名 ○竹厓曰命奇一結有卓識通體完足

漩渦欲吞舟舟子巧回避右轉又左旋綽綽有餘地一渦纔過一渦生江心殷殷萬雷聲聲山峽皆飛動孤客性命鴻毛輕君不聞灩澦大如馬瞿唐偪仄不可下又不聞江流出峽險始夷險始夷時江少奇自古熊魚難兼得笑問江神知不知

雪門曰此峙

湖山曰說徒占靈境彼此同慨

隱畊曰形容盡致

香巖曰妙論前人所未發

隱畊曰論文故亦不甚平

由胡灘至萬縣

出峽又入峽奇石爭獻奇胡灘以東最奇絕幾回狂呼神欲馳人言亂石江之蠹吾謂亂石是寶璐有石大江生顏色無石大江只泥淤石飛石跳灘又灘石氣連山山骨寒安借夜半負山力一擔轎子移奇蹟

萬縣城西有轎子山以形似得名最為奇敏

巴陽峽 峽口有龍蟠石長數百丈

毒龍化為石戀水猶蟠曲水走龍欲吞大江為之蹙峽口隘如關孤舟太偪仄水面忽生鱗涼風吹山綠

夔州 二首

香巖曰奇情豪韻

湖山曰句句挺拔

紫巖曰奇景不可無奇筆達之奇情狀之也

香巖曰陽耀陰藏奇氣盤鬱

劍盟曰起句奇結句雄

高城一片白雲間江氣濛濛控百蠻腰下寶刀鳴不歇亂山何處鬼門關

魚腹浦前風欲生永安宮上雨初晴灘聲高漲黃龍峽月色將秋白帝城二十年來為客日八千里外憶家情孤蓬又趁東歸水屢向舟人問去程

瞿唐峽

灩澦當其口盤渦與舟爭一躍入瞿唐水勢如瓴傾奇巖高百尺嶄絕皆削成形紋赤甲爛素彩粉壁明何年毒龍爪爬劈痕縱橫上見穴居者天半帶雲耕麥禾無生意瘦葉皆倒生天窄暹漏日江霧未全晴

杭山曰肖山谷老人

湖山曰英氣可想

竹厓曰精警流利

劍盟曰詩思亦如蜀中山水層出不窮

湖山曰萃蔡蒼蒼然讀范陸二家詩

磐溪曰其奇可想其境如見宛然一篇三峽記

枕山曰、奇聯俱逼蘇、
又曰、好結句、
陳眸曰、流麗、
磐溪曰、此詩便是一幅好圖畫矣、
湖山曰、氾陸外又出一

黑石灘無色、風箱峽有聲、客子方被褐、病骨冷欲驚、行出大溪口、山明水亦平、三峽從此始、作詩紀我行、赤甲、粉壁、皆巖名、黑石灘名、風箱峽名、崖上穴居者數戶、山間有土、農皆墾為田、種以蕎麥、

泊巫山縣

千古陽臺定若何、翠鬟依舊態晴波、孤舟載得巫山夢、為雨為雲恨更多、

巫峽

巫峽之山高且大、峰巒直聳青天外、爭奇獻媚看何窮、天然一幅好圖畫、青則染藍白撒鹽、鑿以龜坼削以鐵、矗然而長毛生脛、禿然而童頷無髯、松巒相對

奇何等才氣、
磐溪曰、形容之妙、使人飛舞、
湖山曰、奇警驚人、
枕山曰、冷語絕妙、
陳眸曰、奇語、

翠屏翠、望霞還與起雲媚、飛鳳翩翩舞態濃、登龍躍躍鱗甲墜、松巒、翠屏、望霞、起雲、飛鳳、登龍、皆十二峯名、嬌如高士脫塵俗、濯如美人新出浴、已將超逸兼雍容、端莊又見嬌態足、中有巫山第一峯、挿天玉筍雙玲瓏、儼然占得九五位、臣使諸山來朝宗、君不見瞿唐未免挾霸氣、至此正饕王者貴、又不見效顰顰亦好、嫣然西陵假十二、黃牛峽有假十二峯、極其明媚、黃牛一名西陵峽、

鐵棺峽　凡

紫巖曰、怒罵以嬉笑出之、使君於此不

黃粱夢裡滄桑變、石火光中閱世頻、千載鐵棺懸不朽、天邊白骨笑行人、

枕山曰、亦奇亦怪、為今古未有之詩、卻可當一編地理志、
湖山曰、事事皆實、筆筆變化、使人一唱三歎、
磐溪曰、客之去豚之食、禹域何異俗之多、
劍盟曰、此等詩近於歌謠、不嫌其率直、
雪門曰、起勢兀突、

舟中所見

誰將劫灰此中積、滿山黝黝如潑墨、居民藉以謀衣食、面目深黑疑鬼魆、汲水樣填竹筒內、捏成一樣筒兒大、堆地千筒又萬筒、筒筒擔來向舟賣、君不見巴東土煤賤於薪、千筒不抵錢一緡、又不見黃河南北數十郡、燃草不給燒馬糞、

泊葉灘

雨絲紛不收、風意冷於秋、忽覺短篷重、峽雲來壓舟、

人鮓甕　灘名、在歸州

灘聲怒欲捲城走、晴天雷在地中吼、孤舟不當一葉

對山曰、生氣逼出、
紫巖曰、比例奇確、
枕山曰、比喻妙、
磐溪曰、人鮓甕字既奇、衍為一篇詩、益奇、蓋以奇人度奇險、雖以周孔自信、豈無三蘸九折之畏乎、
湖山曰、起手矯健、結得完密、中間層出波瀾、拓開意境、蓋得法於老蘇而變其面目者、
香巖曰、一結意境極佳、

輕、千渦萬渦湧左右、左船槳折去無獲、右船幸有兩槳存、遷右就左渾不定、努力撐舟抵峽舋、宛似睢陽嬰孤壘、力抗千軍爭生死、又似李陵戰方苦、囊創猶聞鼓聲起、忽墮渦中勢不測、舟人相看慘無色、握槳投水禱江神、合掌瞑目念菩薩、菩薩於我無宿緣、江神與人亦漠然、獨有周孔真吾師、為我嘗說涉大川、邪許聲中共擊楫、轉舟稍得就利涉、此生初能出萬死、譬之衝圍得凱捷、驚魂未定青山送、半日朦朧心如夢、謂君勿復說既往、掩耳怕聞人鮓甕、

香溪口　宋　香溪之源出昭君村、梯歸又有宋玉故

枕山曰張問陶得意處

冷雨淒風送暮哀美人才子共塵埃玲瓏一掬香溪水流自昭君村裏來

兵書峽

枕山曰仁人之意才人之語

隱谿曰深人無淺語

祖龍一炬竟何如峽裏當年留燼餘天意好生非好殺誰來絕壁讀兵書

舟中感懷

枕山曰三四宛然苏翁

劍盟曰天然妙對

杳杳東天遠家鄉只夢還風腥人鮓甕日炙馬肝山飽慣江濤險終輸水鷺閒自驚明鏡裡著雪鬢毛斑

過新灘入馬肝峽

亂石如劍森矗立穿破艙底不易涉官槽龍門各爭

湖山曰如此險惡如此安穩亦所謂利涉大川之驗

險新灘兩岸南曰官漕北曰龍門見陸記危灘最怕豪三峽新灘又名豪三峽見范記竹子來時水淼漫石沉江底不見灘扁舟坐穩詩可錄且向峭壁詢馬肝馬肝峽石壁峭絕處有石下垂如肝狀因以得名馬肝又為硯石別名

空舲峽

磐溪曰聞子規啼否

波光瀲灩遠涵青無限奇峯展畫屏宛轉隨舟看更好棹郎指點是空舲

自黃牛灘至下牢谿

枕山曰句句儁秀

湖山曰實境直寫偽爽可誦

好脫征衫貰綠醪拚將一醉寫吟毫舟從白帝城頭落山向黃陵廟外高奇句欲爭三峽險驚魂已慣九

紫巖曰宋人佳句

劍盟曰結亦有力

江濤西風吹送瀟瀟雨日暮猿聲是下牢

黃牛峽

香巖曰起筆洒然

百里好山千尺水扁舟載我畫中過瞿唐巫峽皆奇絕看到黃牛景最多

出峽抵鄧家沱

湖山曰黃牛之險夷陵之夷諷誦之際恍如到其境

峽門開處水平空又過江平正斂風山入夷陵皆貼地扁舟來繫綠楊中

泊鄧家沱紫巖曰盛唐嗣響

枕山曰村古五字村店暑夜皆境如覩

湖山曰二律格調高雅

久為巴蜀客又向楚天過村古蚊聲集江開月色多淫祠仍陋俗夜舫自蠻歌搔盡星星髮鄉愁奈汝何

宜昌夜泊

枕山曰亦杜亦陸

劍盟曰非至其地者不知此詩之妙

夷陵阨巴蜀荊楚有門庭月照虎牙白山連馬肺青虎牙馬肺皆灘名三遊留古洞至喜表高亭憑弔無人共含情近酒餅

過荊門

紫巖曰易險而夷詩境即隨之而變

山低樹遠水違村隱隱城垣白一痕柔櫓不搖風力軟扁舟容與下荊門

過松滋驟雨正晴大月如盆

香巖曰三四韻聲繪影

枕山曰渾淨切白合為一手

涼聲瑟瑟滿前灣秋近蘋風荻露閒城影沈烟唯有樹天光接水欲無山雨猶餘滴孤篷冷舟自隨波雨

劍盟曰極盡煆錬之功而不見痕跡
香巖曰收聯意興闌殘而與税多舟畏關相爲開闔鍼綫極密此老杜所謂詩律細也
竹虛曰錬
香巖曰境象縹緲
枕山曰宋調唐意
枕山曰似陸
隱畊曰情景逼真
枕山曰又似陸
隱畊曰用意渐巧

梁間今夜空閨應憶我松滋對月賦刀環

沙市

市近風前岸烟迷雨後灣眼中千里水何處一拳山價賤瓜堆地沿江多瓜西税多舟畏關白鷗誰得狎飛沒淼茫前

過石首縣

山容若張蓋雨斂夕陽浮千尺楚江水一帆何處舟地卑魚上岸城破草藏牛試問劉郎浦繡林依舊不

雨後涼甚是日立秋

一江涼雨壓輕舟日暮瀟瀟蘆荻洲更有秋風催客急先吾已到岳陽樓

泊車灣

江色茫難辨蕭蕭獨夜舟疎蓬間聽雨遠客早知秋天黑雁聲濕水寒魚氣愁前途猶遼遠點檢舊征裘

阻風二日

休將逆浪訴封姨野蔌堆盤酒滿巵連日停舟殊不惡蓬窓細補紀行詩

遙望洞庭湖

大江水與洞庭水其間僅隔一帶耳秋江高漲一帶沈岸樹點點浮如薺湖光忽從樹杪得天邪水邪同

香巖曰雄状難状之景妙有山水清音
香巖曰入少陵之室
枕山曰陸而似晉人指
湖山曰錬字錬句唐賢距我不遠
隱畊曰生脆如哀家梨
雪門曰即登伭回來不看山意
香巖曰大言却醞藉
隱畊曰餘音繞梁三日不絕

一色極目渺茫疑無地龍氣深蒸雲夢澤岳陽之樓在何處欲往從之陽侯怒君山翠黛爲誰容無人更弔湘妃墓湖水北注江水東江湖相會劃青紅青紅百里流不亂風帆蹴破五彩虹

螺山阻雨　二首

村色晩烟外客檣風岸前避人如少婦默坐學枯禪
江黑雨懸夜燈青蟲聚船不堪秋氣冷水枕夢難圓
棧雲猶在袂水枕又蓬窓蟲咽荒村草雨寒殘夜釭秋聲連楚澤客夢落吳江隔岸僧菴近晨鐘斷續撞

自螺山至嘉魚縣

雨後秋江水漲灣人家多在淼茫間白帆點點還相映一岸垂楊一峅山

九江

孤蓬挑盡首重回五老峯頭霽色開不怪眼前無好景看山人自蜀中來

潯陽

淪落天涯白髮生荻花楓葉又秋聲琵琶聽遍江南北一到潯陽便有情

隱畊曰、非身到其境、不能領此、

隱畊曰、筆力健擧、

附錄

乘槎稿

乙亥歲航海赴清國、十二月十二日舟到山東芝罘、是夜海月鮮明、與山雪相射、覺寒光料峭逼人、

朔風簸海湧狂瀾、吹到烟臺意始安、雪色月光渾不辨、夜山一白壓篷寒、

發黃山館

緇塵和雪滿征裘、瘦馬嘽嘽行不休、踏盡峰巒三日路、殘山送客出登州、

桐雲曰、妙句從閱歷中得來、

船山草場廬曰、五六蒼古、

桐雲曰、琢句鍊字、皆有分寸、

隱畊曰、清挺、

船山曰、不愧唐人、

隱畊曰、唐音、

桐雲曰、即境言情、丰神楈絶、

樂安縣途上

睡魔纔去又詩魔、深擁車帷筆屢呵、海外交游知己少、客中情味得酸多、荒城寒色連平野、古驛殘星帶瘦騾、明日春風何地到、今年盡日渡黃河、

黃河

神禹疏通後、黃河萬古流、水枯高出岸、氷合狹容舟、前路猶千里、征人欲白頭、心隨東逝浪、遠到日邊不、

芝陽除夜

明日逢元日、清樽幸不空、村荒寒色外、年盡馬蹄中、守夜杯盤冷、圍爐帽梲紅、一行肥薩客、聚首話鄉風、

隱畊曰、生峭、

陶堂曰、項聯沈鬱、句法亦精、

彥清劉夜芬曰、三四驚心動魄、

森公使薩州人、穎川書記官與余爲肥州人、

憶內

鏡裡衰顏借酒酡、鄉園此夕果如何、空閨守歲又今歲、應恨半生離別多、

滬上遊草

滬上歲暮

自信儒冠誤此生、前途似夢未分明、年豐故國民猶亂、春近他鄉客有情、綠眼紅毛爭互市、嗸鴻饑鼠泣孤城、夜深獨對寒燈坐、硯水生氷筆有聲、

題顧少梅羅浮香夢圖

隱畊曰、起筆清超、

船山曰、吟到梅花句亦香、可以評此詩、

隱畊曰、寫夢境入神、

船山曰、竹字下得妙、

陶堂曰、此篇鑱鑿逼迫之董生行矣、

香巖曰、苦吟深造、字字精撰、轉換整鍊、搉顧挫、

又曰、此詩具見作者性情、佩服佩服、

非雲非雪白茫茫、梅花萬樹圍草堂、人與梅花爭清瘦、花香深處夢亦香、仙境隔在深山中、疑與人間路不通、明月夜來靜無影、孤鶴呼侶迷西東、披圖清香猶滿幅、吟骨如氷詩不俗、誰作此圖顧少梅、題詩之人其姓竹、

李孝子歌

山左有孝子、世居日照里、天日不照孝子身、（隱畊曰、卽從日照入手、）既盲其目又聾其耳、（勢更緊、）兒聾母亦聾、兒盲母亦盲、兒唯有一誠、此誠通神明、（隱畊曰、折入深際、）盲則視無形、聾則聽無聲、承意扶起居、撫體問寒燠、母心樂融融、何須耳與目、李孝子明且聰、

陶堂曰、一接奔雲裂石、
見山曰、孝是奇孝、詩是奇詩、
隱畊曰、一收亦老樸、
隱畊曰、怨而不怒、得風人之意、
舩山曰、寓意深惋、
桐雲曰、有情有景、

絶勝世上為人子、有目如盲耳如聾、一朝血涙染斬麻、孝子性命風中花、吾聞天亦有耳目、獨厄孝子一身毋乃酷、

初春書感

敝褐依然薄宦身、功名多屬少年人、梅花冷落桃花笑、同是東風一様春、

上巳

只聞柔櫓響、江霧隱行舟、雨妬花魂碎、風狂蝶夢愁、香泥詩客杖、春味酒家樓、故國誰修禊、兵戈滿九州、本邦鎮西之亂、至今未平、親戚故舊不通音信久矣、

香巖曰、一起似古樂府、
陶堂曰、少陵胸次、
桐雲曰、音節悲涼、有古樂府之遺、
見山曰、詩史、
香巖曰、晩唐風味、
彥清曰、情味無盡、

錦旗行　我朝天子親征、必以錦旗前導、命親王發師、亦賜錦旗遣之、

昨日錦旗東、今日錦旗西、昨日東民哭、今日西民啼、未聞鐘室烹走狗、晉陽之甲漫藉口、一麾直欲捲靖洲、薩兒之膽大於斗、戰骨如山血如河、腥風漠漠鬼哭多、千村萬落為焦土、嗚呼奈汝蒼生何、

送人歸日本

懶雲如夢雨如塵、陌路花飛欲暮春、折盡春申江上柳、他郷又送故郷人、

映藜堂坐雨分韵得春字

奇遇原知有宿因、披肝露膽日相親、聊憑酒與充吟

香巖曰、一結意遠、
陶堂曰、二律圓穩、似江南士夫之作、非復燕蜀奇傑氣象、
杭山曰、思清才艷、
桐雲曰、製題甚古、
桐雲曰、格律整亮、直逼

客、為寫詩狂學醉人、十畝綠陰催薄暮、一庭紅雨送殘春、不須結伴蹈青去、門外紛紛車馬塵、

葛隱畊陳旻壽汪曉村諸子來過

雨聲昨夜過江津、落盡紅桃長綠蘋、輕燕受風忙似客、垂楊委地懶於春、烟雲到處留清夢、詩酒憑誰作主人、野蔌山肴須盡醉、征衣明日又緇塵、予將遊杭蘇、故云、

杭蘇遊草

丁丑三月攜家探西湖之勝、十八日發上海、抵黄渡、水色漸青、

東風催我著征裘、泛宅遥為吳會遊、千點楊花輕似

放翁、
桐雲曰、鍊極、
彥清曰、五六寫得出、
桐雲曰、神來之筆、

絮、一篙春水滑於油、題詩已遍巴中路、勝景又探湖上樓、北馬南船隨意樂、天涯薄宦勝封侯、

十九日小雨、過大窑、土人多置窑燒磚瓦、自此至杭、兩岸皆桑田也、

磚窯火冷濕烟微、十里荒村水半扉、乍暖乍寒春晩雨、時裘時葛客中衣、深深人語穿桑出、裊裊帆光映柳飛、最喜別添新薦美、蓴龍擘玉鱖魚肥、

遊鴛湖

水光磨出碧琉璃、花蘸胭脂柳蘸眉、一笑翩鴻來照影、鴛鴦湖上立多時、

桐雲曰風雅宜人

廿日泊大麻是夜雨

漁户炊烟一帶横泊舟方及晚潮生微風裊柳毵毵影細雨敲蓬點點聲客裡青衫時有淚鏡中白髮最無情携家好伴江湖夢戒且同聽長短更

桐雲曰晚唐佳句
彥清曰極刻劃又極渾成對句尤勝
見山曰真景

廿一日舟到杭州

華硯雜脂粉妻孥同一舩水清人影外山到櫓聲前魚價賤於菜桑條翦作拳（桑樹翦去上條至數年後成拳狀謂之拳桑）看兵亂後膏腴半荒田

廿二日遊西湖初雨後晴三首

畫舫浮春弄玉簫衣香扇影水迢迢東風吹遍千株

彥清曰竟體清脆
桐雲曰麗句

柳青到蘇堤第六橋

蘇小墓前春欲空流鶯啼破一林紅細霧山翠霏霏雨遠送衣香習習風古寺旛幢烟柳外美人笑語畫舩中移篙又向三潭去彷彿瀛洲有路通

桐雲曰寫景如畫
見山曰放翁佳句

淡粧何窈窕濃抹亦鮮妍西子嬌容足蘇仙好句傳樓明皆倚水橋小不妨舩最好三潭夜花間抱月眠

桐雲曰為忠魂釋恨

岳王墳

偏安宋室厭中興自壞長城修歲纘香火千年岳王墓青山何處弔諸陵

孤山

桐雲曰憑弔千古感慨無窮

湖光瀲灔雨潸潸處士墳留積翠間千里風塵憐薄宦一家忠孝弔孤山（西匪之役杭城林典史一家殉忠葬諸孤山薛太史慰農撰聯有孤山終古屬林家之句）詩因多病年年瘦髩為憂時種種斑鶴子梅妻真可羨青雲何似白雲閒

彥清曰平淡中却極感慨之致
桐雲曰佳句可入錦囊

廿三日上吳山山上有伍胥廟

當日鴟夷最可傷江流曲折繞錢塘潮聲不到伍員廟一片吳山對夕陽

廿六日將登洞庭山自嘉興轉舟西折抵平望泊焉

水如碧玉幾回環帆走桑陰漠漠間兒女有情同客

曲園曰好句欲仙
見山曰趣識

味詩囊無稅過江關回頭已失嘉興樹當面飛來七子山聞說洞庭奇石富又迂舟路問孱顏

廿七日過吳江縣

長竿插在釣魚矼映水鸕鷀立一雙亂後荊榛鋤未盡荒城殘日過吳江

陶堂曰老洫用南華奇警無匹
桐雲曰寫景逼真

過黃涇距洞庭山可廿里

牧童何處去牛背立飢鴉老洫縱横水荒村八九家草深難辨路蘆斷忽通艖指點洞庭近蒼蒼倚晚霞

彥清曰奇險

是夜泊銅村

隔橋知市近欲上酒家樓夜熱天含雨崖傾樹攫舟

見山曰、唐音、

船山曰、情韵雙絶、

桐雲曰、磐鍊乃臻草然名作、

人從憂患老、宦為斗升謀、莫使機心動、江湖有白鷗、

廿八日抵蘇州、泊閶門外、雨大至、賦似內人、

蹇驢曾度棧雲間、毎聽鈴聲鬢欲斑、今夜姑蘇城外雨、蓬窓剪燭話巴山、

呈俞蔭甫太史 太史主講西湖詁經精舍、著述等身、

霽月光風滿講帷、薰陶自恨及門遲、漢唐以下無經學、許鄭之間有友師、金印終輸經國業、塵心不繫釣魚絲、玉堂若使神仙老、辜負湖山晴雨奇、

奉和井井詞兄原韻即正　曲園居士樾

彦清曰、漁洋神韵、

見山曰、是唐賢絶句、

桐雲曰、一氣奔注、

東瀛仙客駐幨帷、游覽都忘歸計遲、萬里雲山俱入畫、一門風雅自相師、岡游者屬同游、青衫舊恨關時局、黃絹新詩門色然、自愧迂疏章句士、感君欣賞我無奇、

楓橋雨夜 寒山寺為髮賊所毀、僅存基址、

漁火欲沈江草外、客愁來聚酒杯前、荒烟冷雨寒山寺、人在楓橋半夜船、

登惠山俯瞰太湖、是日微雨屢至、惠山一名九龍山、

時開時闔雨成態、乍滅乍生雲亦奇、無限水光看不足、九龍山上立多時、千重浪自中心湧、一白天包四

紫薇曰、五字不磨、

面垂、此個丈夫真氣象、西湖雖美是西施、

虎邱寺

古寺人稀落日斜、鐘聲隱隱隔烟霞、真娘墓上春如夢、蝶懶蜂狂自落花、

劒池

雲烟隨變滅、霸業總茫茫、唯有劒池水、一泓寒玉光、

留別蘇城諸賢

別酒驪歌恨奈何、海槎明日又烟波、一旬遊勝三年學、為受蘇城麗澤多、

三復尊集、長篇雄偉而無鬆筆、短句警拔而有餘味、讀之快心洞目、恨篇之易卒也、蓋亾論得江山之助、江山亦借大筆而生光輝者、是豈尋常詩人所能辦哉、大清諸名家亦當避席而讓一座焉、何其快也、若夫蜀道紀行之詳細考據之精確、比之范陸二公記、筆力精采有過無不及、余將作一序、詳論之、再游期近、不能卒業、為之赧然、

丙子寒露節後二日　大槐崇妄評

蜀中山水雄奇、詩足以副之、不負此遊矣、

楊峴拜讀

大著評點一過古體千錘百鍊俱從刿心嘔肝而出知其寢饋於長吉者深矣近體亦沈著亦流麗遠摹杜陵近規文簡卓卓可傳欣佩無似

吳大廷書於梲室

淡而不枯高而不桅語語從性真出不拾人牙慧非攢言琢句旁績為工華悅為麗也有目者當共賞之

雲間雪門氏題

大著古體諷諭忠厚深得風人之旨而音節諧亮古藻紛披尤徵邃學近體風格遒上寄託深遠杜公之波瀾獨老成洵堪奉贈循誦數過佩服無已

劉瑞芬拜識

破半日工夫細閱一過凡題目加朱圈者皆可存也近體選者十之七古體則十無二三作者於近體已得唐賢三昧古體則音節未叶句法未融杜老曰佳句法如何東坡曰文字之道當從聲音悟入請取詩騷以下至唐宋諸家集精心研索即知音節句法之離合矣

作者學有根矩藹然仁人志士之言又熟精乙部辭必己出不肯拾人牙慧此其長也而往往有率易處有粗獷處此小疵也蓋詩有章法古人所謂或製首以通尾或尺接而寸附也有脉理之貫通古人所謂貫一為拯亂之藥也是以去累則成篇合法則入格如端綺然經緯分明邊幅平正無紕無纇斯為佳製鄙論如此漸卿道兄以為然否厚承遠訪欵獻商榷不欲以流俗虛談相待知明哲必能鑒察

光緒三年太歲在丁丑斗建辰之月

李鴻裔書

國初趙秋谷著有聲病譜一書言古近體均有音節亦只在四聲求之與詞曲家所言聲律尚有寬嚴之分其所推究皆人籟也詩之妙蘊實在天籟天籟之清濁高下緩急向背又不在四聲之叶否則精粗相去遠矣大作奇氣縱橫句法不諧處亦不為病唐人如高達夫元次山宋人如黃山谷王半山正以不諧見奇此又一說也不諧處正是天籟求之四聲反淺惟律詩稍嚴耳

棧雲峽雨稿　四十五　奎文堂藏

高心夔識

右棧雲峽雨詩草杭蘇游草各一冊、日本井井居士所作也、居士以東國通儒、慨然有遠遊之志、以乙亥十二月、航海芝罘、遵陸而至京師、居未幾、遂由燕趙度河而南、自豫入秦、而蜀、而楚、還至滬上、復為蘇杭之游、此編蓋其紀行之作、聞見所及、發為詠歌、懷古感今、若有不能自已者、其為詩發攄胸臆、時有奇氣、不規規於撫倣、而自合於前賢之矩矱、蓋好學深思、而得力於游覽者為不少也、戊寅之夏、居士税駕津門、余以朱君靜山之介、晤於池田領事之署、既賦長律以贈之、因獲覩居士是編、復為述其梗概、跋而歸之、以志嚮往、

大清光緒四年秋九月朔仁和嚴徐慶銓并識

棧雲峽雨詩草終

明治十一年十一月卅日版權免許
同　十二年三月　出版

著述人　熊本縣士族　竹添進一郎　麹町區中六番町四十番地寄留

出版人　熊本縣士族　中溝熊象　日本橋區濱町二丁目十二番地寄留

頒行

書肆
同通三丁目十四番地　丸屋善七
同兩國横山町三丁目七番地　太田勘右衛門
同通旅籠町十七番地　星野松藏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外紀